金瓶梅词话校注

茅盾署

〔明〕蘭陵笑笑生 原著

馮其庸 顧問

白維國 卜鍵 校註

岳麓書社

一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校註說明

關于校勘

一、底本與校本

現存『金瓶梅』的版本，可以分爲這樣三個係統：（一）題作《新刻金瓶梅詞話》的詞話本，或稱作萬曆本、十卷本。（二）題作《新刻（鐫）繡像批評金瓶梅》的繡像本，或稱作崇禎本、廿卷本。（三）以繡像本爲基礎加上評點，題作《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的張評本，或稱作第一奇書本。

《金瓶梅詞話》是其他幾種版本《金瓶梅》的祖本，今存三部完整刻本及一部二十三回殘本。三部完整刻本是：（一）一九三二年在山西發現，後入藏北京圖書館，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的中土本。該本一九三三年以古佚小說刊行會的名義影印，後文學古籍刊行社、香港太

平書局等以影印本再翻印；一九七〇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了該本的朱墨二色套印本。（二）日本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藏本。（三）日本德山毛利氏棲息堂藏本。一九六三年日本大安株式會社據這兩部藏本配本影印。

本書以大安株式會社影印本爲工作底本，覆以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朱墨本及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主要的參校本有：

（一）《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二）《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臺北天一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三）《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在茲堂本。

在校點過程中，我們還參考了一些近人點校的詞話本，主要有：

（一）《世界文庫》本，鄭振鐸點校，上海生活書店，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

（二）《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施蟄存點校，上海雜志公司，一九三五年。

（三）全標點本 魏子雲（？）點校，臺北增你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六年。

（四）《中國小說史料叢書》本，戴鴻森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五）梅節重校本，梅節點校，香港夢梅館，一九九三年。

此外還參考了齊魯書社出版的排印本《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一九八七）和《新刻繡像金瓶梅》（一九八九）。

二、文字的校改與校記

本書以盡量保持原書面貌爲校勘宗旨，不以今人的習慣（或認識）去輕易改動古人的著作。

（一）校改只限於原書文字上的衍奪訛倒、扞格難通之處，至於情節枝梧之處，概仍其舊，不作校改，必要時在校記或注釋中說明。

（二）校勘以本校爲主。本校不能解決而文字有徵引出處的，如前十回移入《水滸傳》的情節，以及詩、詞、曲、賦有出處者，參校有關文獻；無徵引出處的，參考崇禎本和張評本，但改字必有文字音、形、義方面的依據，不輕易以崇禎本，或張評本改動詞話本，以盡量保存詞話本原貌。

（三）除極明顯的小節性誤刻外（見關於字體的說明），凡改字皆出校記，以保存原文。改字有依據的交代依據，以形義或文理校改的曰『酌』，以示區別。

三、字體

在排版容許的範圍內盡量保存原書的用字習慣。具體處理辦法如下：

（一）誤字。原則上一經認定皆予改正，并寫出校記。但有下面兩種情形的例外：一種從今日正字的角度看是誤字，但原用字可能反映出某種當時的語音特點（如『踉踉蹌蹌』寫作『浪浪滄滄，』『束着』寫作『來着』），或者可能保存了當時用語的習慣（如『濡伋（沒）』，『撥（撲）地』，『跳（逃？跑？）了』等），則不輕易改動原用字而出校記，在校記裏說明應做某字。一種是明顯的技術性誤刻，改動後不會產生歧義，而且這種誤刻多次重復，交叉出現，無法逐一出校，則只正字而不出校記。這樣的用字有：楊，揚；折，拆；己，已，巳；到，倒；州，洲；僕，撲；買、賣；檠，擎；們，門；日，月；太，大；正，止；蛾，娥；件，伴；了，丫，丁，子；比，北；主，生；如，奴；王，玉；只，足；斑，班；看，着；快，怏；几，九；埽，掃；又，不；要，耍；刀，刁；瓜，爪；狼，狠；土，上；干，千；項，頃；自，目；早，皁；間，問，閒，聞；頓，頃；毋，母；東，柬；也，巴；久，反；你，他；使，便；壺，壼；澄，橙；恁，怎；兒，見；烏，鳥；都，卻；姐，娘；道，通；名，多；王，五；人，八，入；大，火；今，令；哩，裡，里；兒，鬼等等。

（二）異體字或俗體字。原則上改爲規範用字，如『葢』改作『蓋』，『窓』改作『窗』，

『髩』改作『鬢』，『媍』改作『婦』，『裡』改作『裏』等等。

（三）假借字。假借字（包括一些俗體字）或反映了當時俗文學的用字習慣，如『倘』（躺），『辰』（晨），『交』（叫，教），『番』（翻），『裝』（妝），『吊』（掉）等；或反映出本書作者的用字習慣，如『已』（一），『撰』（賺），『顧』（雇），『萌』（蒙），『洋』（漾）等；或反映出作品的方言特點，如『月』（藥），『缺』（撅），『乞』（吃），『伯』（百），『多』（都）等等，是研究《金瓶梅》語言特色的有價值的材料，原則上予以保留，不加改動。

（四）自造字。底本上出現若干不見於字書的自造字，可以確定是誤字或者能夠認定其本字的，改從正字或本字。如『葷』正作『葷』，『顈』正作『類』，『蛔』正作『鈿』等等。無法認定或者底本所造字反映出某種用字習慣的，予以保留，不加改正。如『搉』『確』『蚺』、『[illegible]』、『稇』、『擽』、『騣』等等。

（五）簡體字。底本中的某些俗體字跟現行簡化漢字字形相同，則保留原貌，不再改成繁體，以求盡量存真，并供簡化字工作者參考。

（六）同一詞語有若干種不同的寫法，如『早時，早是』；『此時，比是』；『博浪，百浪，浮浪』；『恒是，恒屬、恒數』；『服侍，服事，伏侍，扶侍，扶持』等等，亦仍其舊，

不作統一。

四、刪節

本書刪除底本中跟情節發展關係不大的那部分直接描寫性行爲的文字，但涉及性器與性行爲的一般性叙述及暗示性文字（包括韻文）不刪，以免情節支離，文字破碎；能夠深刻反映人物性格的文字亦不刪，以免影響讀者對人物形象的理解。刪節處均註明所刪字數。

關于註釋

一、本書註釋力求全面深入地反映出原著作爲明代社會風俗長卷的整體風貌，爲研究明代社會生活、市井風情、方言俗語等提供較爲係統的原始材料，并有助於閱讀者加深對原書的理解。

二、基於上述目的，原書中涉及的典章故實、職官稱謂、釋道方術、風俗游藝、建築陳設、服飾飲食、醫藥生物、方言俗語、歷史典故，以及詩、詞、曲、賦、偈語、寶卷等，均加註釋。

三、注釋力求簡明翔實。有出處的均註明出處，并適當引用原文；前人有詮釋的，適當

援引，作爲釋義的輔助或補充；他書中有相應用例的，亦視需要適當援引，供讀者參考。

四、相同條目原則上只註一次，但前後文語義不同時，則重出另註，俾可前後參照，以利理解。

五、本書之註釋，曾參閱下列各書及有關的研究、考證文章：

姚靈犀《金瓶小札》（天津書局一九四〇年版）

魏子雲《金瓶梅詞話註釋》（臺北增你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六年版）

張遠芬《金瓶梅詞語選釋》（齊魯書社一九八四年版）

王利器主編《金瓶梅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上海市《紅樓夢》學會、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編《金瓶梅鑒賞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蔡敦勇《金瓶梅詞話劇曲品探》（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孟昭連《金瓶梅詩詞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李　申《金瓶梅方言俗語彙釋》（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謹作說明，不敢掠美，並向上述著作者致以謝意。

校註者

一九九五年歲初

校註《金瓶梅詞話》序

馮其庸

《金瓶梅》一書，初以抄本流傳於世，據現有的記載，是在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前後。此書最早的刻本是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金瓶梅詞話》本。抄本與刻本前後相距二十一年，但這只是一個參數，因為抄本真正最早流傳的時代，估計還可能早得多。自從《金瓶梅》一書在社會上開始流傳以后，便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而且是截然不同的反響：

《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

——袁宏道《與董思白書》

這是完全贊揚的一種反響。

>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正月）五日，伯遠攜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說來，大抵市渾之極穢者，而烽焰遠遜《水滸傳》，袁中郎極口贊之，亦好奇之過。
>
>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

這是完全否定的一種反響。

還有一種情況是同一個人，既贊賞它，又反對它。袁中道在《游居杮錄》裏說：

>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小說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

這是稱贊《金瓶梅》。但這段文字接着又說：

> 追憶思白言及此書曰：決當焚之。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為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

董其昌始而稱贊《金瓶梅》『極佳』，繼而又說『決當焚之』，其原因也就是袁中道說的『此書誨淫。』

比較具有一些近代人的文藝意識的是清代的劉廷璣，他在《在園雜志》裏說：

> 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為何人。結構鋪張，針綫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

劉廷璣能使自己的眼光擴大到全局，不囿于『淫書』、『穢書』之一點，這確實是很不容易的。至于現當代國際國內的研究家們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歷史的、社會的、文學的、民俗的、語言的種種方面，更是理所當然的了。

《金瓶梅》的繡像評批本早在清代初年就有了，但全校全註本，則還是近年來的事。數年前，劉輝、卜鍵兩君與我談起《金瓶梅》研究的情況，深感急需有一個認認真真的全校全註本，方能進一步促使『金學』研究的發展，否則『學』無所『本』，就變成捨『本』逐『末』。於是我們就起草報告，呼吁有關領導的批準。同時又決定分頭進行工作，由卜鍵、白維國兩位負責『詞話』本的校註工作，由劉輝負責評批本的彙校彙評工作。荏苒之間，忽已寒暑數易，評批本的彙校彙評固已先期完稿付梓，而詞話本的校註工作亦已克服重重困難，認真完成並已交岳麓書社付排。回思數年間的奔走呼吁，終成碩果，實足為兩

君賀也。

予因而有感曰：世之『金學』，俟『詞話』全校全註本出、彙校彙評本出，必將飛越，而此兩書之出，本亦『金學』飛越之實證也。

夫然則世之斤斤於『誨淫』之論者，當亦跨園池而涉汪洋乎！至于嗜痂逐臭之夫，固不足與言『學』矣！

是為序。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夜一時

於京華瓜飯樓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長情，憂鬱爲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爲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廻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于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于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①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鐘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其他關係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無不小補。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堯舜聖賢，鮮不爲所躭。

富貴善良，是以搖動人心，蕩其素志。觀其高堂大廈，雲窗霧閣，何深沉也；金屏繡褥，何美麗也；鬢雲斜軃，春酥滿胸，何嬋娟也；雄鳳雌凰迭舞，何殷懃也；錦衣玉食，何侈費也；佳人才子，嘲風咏月，何綢繆也；雞舌含香，唾圓流玉，何溢度也；一雙玉腕綰復綰，兩隻金蓮顛倒顛，何猛浪也。既其樂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將興，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脫也；陷命於刀劍，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羅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經凶禍，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

欣欣子書于明賢里之軒

金瓶梅序

《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蓋爲世戒，非爲世勸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命名者，亦楚《檮杌》之意也。蓋金蓮以姦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較諸婦爲更慘耳。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淨婆，令人讀之汗下。蓋爲世戒，非爲世勸也。余嘗曰：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兒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爲這，烏江設此一着耳。』同座聞之，歎爲有道之言。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幾爲導淫宣慾之尤矣。奉勸世人，勿爲西門之後車可也。

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金閶道中

跋

《金瓶梅傳》，爲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删鄭衛之旨乎？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竟目爲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爲白之。

廿公書

【校記】

①元微之　原作元徵之，酌改。

新刻金瓶梅詞話

詞曰〔一〕

閬苑〔二〕瀛洲〔三〕，金谷〔四〕陵樓，筭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綉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䤖〔五〕，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一步，着甚來由〔六〕？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短短横牆，矮矮疎窗，忔憷兒〔七〕小小池塘。高低疊峰，綠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烹茶〔八〕，熱烘盞〔九〕，淺澆湯〔一〇〕。

水竹之居，吾愛吾盧〔一一〕；石磷磷床砌堦除〔一二〕。軒窗〔一三〕隨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無拘，此等何如，倚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炷心香，說些話，讀些書。

淨掃塵埃，惜耳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堦。也堪圖畫，還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貴幾時來？且優游，且隨分，且開懷。

四貪詞

酒

酒損精神破喪家，語言無狀鬧喧譁。踈親慢友多由你，背義忘恩盡是他。　切須戒飲流霞〔一四〕，若能依此實無差。失却萬事皆因此，今後逢賓只待茶。

色

休愛綠鬢〔一五〕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一六〕。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一七〕色更鮮。　莫戀此、養丹田〔一八〕，人能寡慾壽長年。從今罷却閒風月〔一九〕，紙帳梅花〔二〇〕獨自眠。

財

錢帛金珠籠內收，若非公道少貪求。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懷情爲利休。　急縮

手、且抽頭〔二一〕，免使身心晝夜愁。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二二〕。

氣

莫使強梁〔二三〕逞技能，揮拳捰袖〔二四〕弄精神。一時怒發無明〔二五〕火①，到後憂煎禍及身。莫太過、免災迍〔二六〕，勸君凡事放寬情。合撒手〔二七〕時須撒手，得饒人處且饒人〔二八〕。

【校記】

①無明火 『火』原作『穴』，據七十五回『心頭一點無明火』等語改。

【注釋】

〔一〕詞曰 以下四闋詞，前三闋見於《詞林紀事》卷二十二，元中峰禪師所撰。原文爲：

〔行香子〕短短橫牆，矮矮疏窗，一方兒小小池塘。高低疊嶂，曲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香。日用家常，竹几藤牀，盡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烘茶，淨洗盞，滾燒湯。

閬苑瀛洲，金谷瓊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綉地，莫也風流，却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篘，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是好，著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小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磷磷亂砌階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瀟灑，也安舒。 懶散無拘，此等何如？倚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炷些香，圖些畫，讀些書。

〔二〕閬苑——閬風之苑。又稱玄圃，傳說在崑崙之巔，仙人居處。屈原《離騷》：『登閬風而緤馬』。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一：『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爲太帝仙居。』

〔三〕瀛洲——傳說中的海上仙山。《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四〕金谷——地名，在今河南洛陽市西北。晉代權豪石崇在此建有豪華別業。《世說新語·品藻》注引晉石崇《金谷詩序》：『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

〔五〕醄——同『篘』，音『抽』，濾酒。古代用發酵法釀酒，須過濾才能飲用。該句用晉陶潛《歸園田居》之五『漉我新熟酒』句意。

〔六〕著甚來由——爲着甚麼。用于反問，表示何苦如此的意思。宋周紫芝〔感皇恩〕《竹坡老人步上南岡》：『無事小神仙，世人誰會，着甚來由自縈系？』金《董解元西廂記》卷八：『我尋思着甚來由，好出醜！』

〔七〕忔楂兒——即一搩兒，張開的大拇指到中指（或小指）的距離，形容長度短。《宣和遺事》前集：『十指露春筍纖長，一搾襯金蓮穩小。』或寫作『一折』。宋蔡伸〔浣溪沙〕：『玉趾彎彎一折弓，秋波剪碧灩雙瞳。』

〔八〕烹茶——煮茶。後亦泛指冲泡茶。宋蘇軾《遊惠山》：『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

〔九〕烘盞——將烹茶用的杯盞預烘使熱，這樣烹出的茶顏色好。明高濂《遵生八箋·飲饌服食箋上》：『凡點茶，先須熁盞令熱，則茶面聚乳，冷則茶色不浮。』

〔一〇〕澆湯——即點湯，注水。元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己集：『煎茶須用有焰炭火，滾起便以冷水點住，伺再滾起，再點，如此三次，色味皆進。』按，這裏係指唐、宋、元時的煮茶方法。當時飲茶是把在插鉢中研細的茶葉放在

茶鐺內煮，飲時並加調味。點三次水是要將茶煮透，使茶味全出。

〔一一〕吾愛吾廬——自己喜歡自己簡陋的居舍。語出晉陶潛《讀山海經》：『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一二〕堦除——臺階。堦，同『階』；除，也是臺階。《文選·晉陸機〈贈尚書郎顧彥先〉之二》：『豐注溢脩霤，黃潦浸階除。』

〔一三〕軒窗——窗。軒：窗。《文選·謝瞻〈答靈運〉》：『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李善注：『軒，窗也。』宋蘇軾〔江城子〕：『小軒窗，正梳粧。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一四〕流霞——神仙的飲料。後泛指美酒。漢王充《論衡·道虛》：『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

〔一五〕綠鬢——烏黑的鬢髮。南朝梁吳均《和蕭洗馬子顯古意》之三：『綠鬢愁中減，紅顏啼裏滅。』

〔一六〕翠花鈿——婦女貼在面部的飾物。明陸噓雲《世事通考》卷下：『翠花鈿，金花飾面也。唐韋固妻極姿容，因眉間有傷痕，常用翠花鈿貼之，故後人皆效焉。』

〔一七〕傾國傾城——形容女子絕色。語出《漢書·外戚傳》：『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一八〕丹田——道教謂人體部位名。唐吳筠《元氣論》：『上焦法天元，號上丹田也，其分野自胃口之上。心下鬲已上至泥丸。上丹田之位受天元陽炁，治於亶中……中焦法地元，號中丹田也，其分野自心下鬲至臍。中丹田之位受地元陰炁，治于胃管……下焦法水元，號下丹田也，其分野自臍中下膀胱囊及漏泉。下丹田之位受水元陽氣，治於氣海（左臍下一寸）。』一般指下丹田。道家認爲培養丹田之氣可養生。《黃庭外景經·上部經》：『呼吸廬間入丹田。』務成子注：『呼吸元氣會丹田中。丹田中者，臍下三寸陰陽户，俗人以生子，道人以生身。』

〔一九〕風月——指男女情愛之事。元吳昌齡《張天師》第三折：『原來你全無那風流情思，也枉耽着一個風月的名兒。』《紅樓夢》第五回：『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二〇〕紙帳梅花——藤皮繭紙做的帳子，上畫梅花爲飾。此句用宋朱敦儒〔鷓鴣天〕『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閒』句意。明屠隆《考槃餘事》卷四：『紙帳，用藤皮繭紙纏於木上，以索纏緊，勒作皺紋。不用糊，以線折縫縫之。頂不用紙，以稀布爲頂，取其透氣。或畫以梅花，或畫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

〔二一〕抽頭——抽身；脱身。宋蘇軾《與辯才禪師書》之五：『某幸于鬧中抽頭，得此閑郡。』金元好問《劉氏明遠庵》之一：『豪氣元龍百尺樓，功名場上蚤抽頭。』本書另有『抽取頭錢』之義，見第五十二回注。

〔二二〕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兒孫有他們自己的幸福生活，不必父母爲他們的將來耽憂。語出宋徐守信《絶句》：『汲汲光陰似水流，隨時得過便須休。兒孫自有兒孫計，莫與兒孫作馬牛。』元關漢卿《蝴蝶夢》楔子：『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遠憂。』

〔二三〕强梁——勇悍强横。《墨子·魯問》：『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拍案驚奇》卷十一：『常見大人家强梁僮僕，每每借着勢力，動不動欺打小民。』

〔二四〕揮拳裸袖——捋起袖子揮動拳頭。形容動武行粗。一般作『揎拳捋袖』。元楊暹《劉行首》第二折：『欺良壓善没分曉，揎拳捋袖行凶暴。』《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九回：『(夏侯玄)揎拳裸袖，徑擊司馬師。』

〔二五〕無明——佛教語。癡暗不聰明的意思。《俱舍論》：『癡謂無明。』佛教三世輪迴十二緣起的第一種緣起就是『無明』，以愚闇不明佛理，引起種種煩惱痛苦，故癡妄、慾念、怒嗔等皆可稱作『無明』。此處指怒火。《紅樓夢》第二十八回：『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

〔二六〕災迍——災禍。迍：音『諄』，困頓。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奏啓》：『晉代多難，災屯流移。』《舊唐書·僖宗紀》：『國步猶艱，群生寡遂；災迍薦起，寇孽仍臻。』

〔二七〕撒手——鬆開手；放弃。元關漢卿《望江亭》第一折：『你却便引的人來心惡煩，可甚的撒手不爲姦！』

〔二八〕得饒人處且饒人——能容讓别人的地方就容讓别人。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閔秀才説，

嘗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饒人一先（案：即讓人先著一子）……道人有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元關漢卿《竇娥冤》第二折：『既然有了藥，且饒你。正是：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目錄

校註說明……校註者（一）
校註《金瓶梅詞話》序……馮其庸（一）
原序及引首詞……（一）
第一回 景陽岡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一）
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貪賄說風情……（六五）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一〇六）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姦 鄆哥不憤鬧茶肆……（一三六）
第五回 鄆哥幫捉罵王婆 淫婦鴆殺武大郎……（一五四）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一七三）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一八八）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二一九）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外傳……（二五〇）

第十回　武松充配孟州道　妻妾翫賞芙蓉亭……（二七二）
第十一回　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二九七）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貪財……（三二五）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牆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三六三）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送奸赴會……（三八七）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翫登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四一六）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慶喜追歡……（四四二）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四六八）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四九四）
第十九回　草裏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五二〇）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五五〇）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五八三）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六一九）
第二十三回　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六三三）
第二十四回　陳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罵來旺婦……（六五五）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六七五）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惠蓮含羞自縊……（六九九）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七三〇）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七五七）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七七五）
第 三 十 回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嘉官……（八〇六）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覷玉簫 西門慶開宴吃喜酒……（八二八）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認女 應伯爵打渾趨時……（八六三）
第三十三回 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風……（八八三）
第三十四回 書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憤戳舌……（九〇九）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粧旦勸狎客……（九三八）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九七七）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説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九九六）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一〇一七）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説經……（一〇三七）
第 四 十 回 抱孩兒瓶兒希寵 裝丫鬟金蓮市愛……（一〇八七）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户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鬬氣……（一一二〇一）

第四十二回　豪家攔門翫烟火　貴客高樓醉賞燈……………………（一一二一）
第四十三回　爲失金西門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一一四七）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打夏景兒………………（一一七二）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景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一一九〇）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雨雪　妻妾笑卜龜兒卦……………………（一二〇八）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贓枉法……………………（一二四三）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衆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一二六〇）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餞行遇胡僧…………………（一二九〇）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一三二一）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住西門宅……………………（一三三七）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莫菇………………（一三七六）
第五十三回　吳月娘承歡求子息　李瓶兒酬願保兒童………………（一四一三）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一四五四）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楊州送歌童………………（一四七九）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賙濟常時節　應伯爵舉薦水秀才………………（一五一二）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一五三四）

第五十八回　懷妬忌金蓮打秋菊　乞臘肉磨鏡叟訴冤……（一五七〇）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一六〇七）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暗氣惹病　西門慶立段舖開張……（一六五三）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延請西門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一六七三）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登壇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一七二五）
第六十三回　親朋宿伴玉簫記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一七七四）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央潘金蓮　合衛官祭富室娘……（一八〇〇）
第六十五回　吳道迎殯頌真容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一八二一）
第六十六回　翟官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牒度薦亡……（一八六六）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一九〇〇）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慇懃尋文嫂……（一九四〇）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一九七七）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陞級　羣僚廷叅朱太尉……（二〇一一）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户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二〇五五）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爲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解冤……（二一〇三）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二一五三）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黃氏卷……（二一九五）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罵申二姐　玉簫愬言潘金蓮……（二二三〇）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慍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二二七九）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鄭月　賁四嫂倚牖盼佳期……（二三二二）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翫燈請藍氏……（二三五五）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二四〇九）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二四五一）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二四六九）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下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二四八五）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二五〇〇）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二五一八）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下賣春梅……（二五三九）
第八十六回　孫雪娥唆打陳經濟　王婆子售利嫁金蓮……（二五五七）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二五八一）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備府　吳月娘布施募緣僧……（二五九七）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誤入永福寺……（二六一五）

第九十回 來旺兒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二六三五）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衙內怒打玉簪兒……（二六五五）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二六七九）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仗義賙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二七〇四）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酒家店雪娥爲娼……（二七二八）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解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二七四八）
第九十六回 春梅遊舊家池舘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二七六八）
第九十七回 陳經濟守備府用事 薛嫂賣花說姻親……（二七八四）
第九十八回 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舘遇情郎……（二八〇三）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怒殺陳經濟……（二八二一）
第一百回 韓愛姐湖尋父母 普靜師薦拔群冤……（二八四一）

第一回

景陽岡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詞曰：

丈夫隻手把吳鈎〔一〕，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卻爲花柔？請看項籍〔二〕並劉季〔三〕，一似①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四〕、戚氏〔五〕，豪傑都休。

此一隻詞兒〔六〕，單說着『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晉人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七〕。』如磁石吸鐵，隔礙潛通。無情之物尚爾，何况爲人終日在情色中做活計一節。須而『丈夫隻手把吳鈎』，吳鈎，乃古劍也。古有干將、莫釾〔八〕、太阿〔九〕、吳鈎、魚腸〔一〇〕、躅鏤〔一一〕之名。言丈夫心腸如鐵石，氣概貫虹蜺，不免屈志於女人。

題起當時西楚霸王〔一二〕，姓項名籍，單名羽字。因秦始皇〔一三〕無道，南修五嶺〔一四〕，北築長城〔一五〕，東填大海〔一六〕，西建阿房〔一七〕，并吞六國〔一八〕，坑儒焚典〔一九〕。因與漢王劉邦，單名季字，時二人起兵，席捲三秦〔二〇〕，滅了秦國，指鴻溝〔二一〕爲界，平分天下。因用范增〔二二〕之謀，連敗漢王七十二陣。只因寵着一個婦人，名喚虞姬，有傾城之色，載于軍中，朝夕不離。一旦被韓信〔二三〕所敗，夜走陰陵〔二四〕，爲追兵所逼。霸王敗向江東取救，因捨虞姬不得，又聞四面皆楚歌〔二五〕，事發，嘆曰：『力拔山兮氣蓋世〔二六〕，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畢，泪下數行。虞姬曰：『大王莫非以賤妾之故，有廢軍中大事②？』霸王曰：『不然。吾與汝不忍相捨故耳。況汝這般容色，劉邦乃酒色之君，必見汝而納之。』虞姬泣曰：『妾寧以義死，不以苟生！』遂請王之寶劍，自刎而死。霸王因大慟，尋以自刎。史官有詩嘆曰：

拔山力盡霸圖隳，倚劍空歌不逝騅。
明月滿營天似水，那堪回首別虞姬。

那漢王劉邦，原是泗上亭長〔二七〕，提三尺劍〔二八〕，硭碭山斬白蛇起手〔二九〕，二年亡秦，五年滅楚，掙成天下。只因也是寵着個婦人，名喚戚氏夫人，所生一子，名趙王如意〔三〇〕。因被呂后〔三一〕妒害，心甚不安。一日，高祖有疾，乃枕戚夫人腿而臥。夫人哭曰：『陛下萬歲〔三二〕後，妾母子何所托？』帝曰：『不難。吾明日出朝，廢太子而立爾子，意下如何？』

戚夫人乃收淚謝恩。呂后聞之，密召張良〔三三〕謀計。良舉薦商山四皓〔三四〕，下來輔佐太子。一日，同太子入朝。高祖見四人鬚鬢交白，衣冠甚偉，各問姓名。一名東園公，一名綺里季，一名夏黃公，一名甪里先生。因大驚曰：『朕昔求聘諸公，如何不至，今日乃從吾兒所游？』四皓答曰：『太子乃守成之主也。』高祖聞之，愀然〔三五〕不悅。比及〔三六〕四皓出殿，乃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廢太子，況彼四人輔佐，羽翼已成，卒難搖動矣。』戚夫人遂哭泣不止，帝乃作歌以解之：

鴻鵠高飛兮〔三七〕，羽翼抱龍。羽翼抱龍兮③，橫縱四海。橫縱四海兮，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兮〔三八〕④，尚安所施！

歌訖，後遂不果立趙王矣。高祖崩世，呂后酒酖殺趙王如意〔三九〕，人彘了戚夫人〔四〇〕，以除其心中之患。

詩人評此二君，評到個去處〔四一〕。說劉項者，固當世之英雄，不免爲二婦人，以屈其志氣。雖然妻之視妾，名分雖殊，而戚氏之禍，尤慘于虞姬。然則妾婦之道，以色事其丈夫⑤，而欲保全首領于牖下，難矣。觀此二君，豈不是『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有詩爲證：

劉項佳人絕可憐，英雄無策庇嬋娟〔四二〕。
戚姬葬處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四三〕。

說話的〔四四〕，如今只愛說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則德薄〔四五〕，女衒色⑥則情放。

若乃持盈慎滿〔四六〕，則爲端士淑女，豈有殺身之禍？今古皆然，貴賤一般。如今這一本書，乃虎中美女〔四七〕，後引出一個風情〔四八〕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了破落户〔四九〕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後不免屍横刀下，命染黄泉〔五〇〕，永不得着綺穿羅，再不能施朱傅粉。靜而思之，着甚來由！況這婦人，他死有甚事？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関〔五一〕産業。驚了東平府〔五二〕，大鬧了清河縣〔五三〕。端的〔五四〕不知誰家婦女？誰的妻小？後日乞〔五五〕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

說時華岳〔五六〕山峰歪，道破黄河水逆流。

話說宋徽宗〔五七〕皇帝政和〔五八〕年間，朝中寵信高、楊、童、蔡〔五九〕四個奸臣。以致天下大亂，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罡星〔六〇〕下生人間，攪亂大宋花花世界〔六一〕，四處反了四大寇。那四大寇？

山東宋江〔六二〕 淮西王慶〔六三〕 河北田虎〔六四〕 江南方臘〔六五〕

皆轟州劫縣，放火殺人，僭稱王號。惟有宋江，替天行道，專報不平，殺天下贓官污吏、豪惡刁民。

那時山東陽谷縣〔六六〕，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個嫡親同胞兄弟，名唤武松。其人身長七尺，膀闊三停，自幼有膂力，學得一手好槍棒。他的哥哥武大，生的身不滿三尺，爲人懦弱，又頭腦〔六七〕濁蠢可笑，平日本分，不惹是非。因時遭荒饉，將祖房兒〔六八〕賣了⑦，

與兄弟分居，搬移在清河縣居住。這武松因酒醉，打了童樞密〔六九〕，單身獨自，逃在滄州橫海郡〔七〇〕小旋風柴進莊上——他那裏招攬天下英雄豪傑，仗義疏財，人號他做小孟嘗君〔七一〕柴大官人，迺是周朝〔七二〕柴世宗〔七三〕嫡派子孫——那裏躲逃。柴進因見武松是一條好漢，收攬在莊上。不想武松就害起瘧疾來，住了一年有餘，因思想〔七四〕哥哥武大，告辭歸家。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地方⑧。

那時山東界上，有一座景陽岡。山中有一隻吊睛白額虎，食得路絶人稀。官司〔七五〕杖限〔七六〕獵戶擒捉此虎。岡子路上，兩邊都有榜文，可教過往經商，結伙成群，于巳、午、未三個時辰〔七七〕過岡，其餘不許過岡。這武松聽了，呵呵大笑，就在路旁酒店內吃了幾碗酒，壯着膽，横拖着防身稍棒〔七八〕，踉踉蹌蹌〔七九〕⑨，大扠〔八〇〕步走上岡來。不半里之地，見一座山神廟，門首貼着一張印信〔八一〕榜文〔八二〕。武松看時，上面寫道：『景陽岡上，有一隻大蟲〔八三〕，近來傷人甚多。見今立限各鄉并獵戶人等，打捕住時，官給賞銀三十兩。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旅，白日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武松喝道：『怕甚么鳥！且只顧上岡去，看有甚大蟲。』武松將棒綰在脅下，一步步上那岡來。回看那日色，漸漸下山。此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走了一會，酒力發作，遠遠望見亂樹林子，直奔過樹林子來，見一塊光撻撻地〔八四〕大青臥牛石，把那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待要睡。但見青天忽然起一陣狂風，看那風

時，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雲生從龍，風生從虎〔八五〕。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皆落黃葉，刷刷的響，撲地一聲，跳出一只吊睛白額斑斕猛虎來，猶如牛來大。武松見了，叫聲『阿呀』時，從青石上翻身下來，便提稍棒在手，閃在青石背後。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只爪在地下跑了一跑〔八六〕，打了個歡翅〔八七〕，將那條尾剪了又剪〔八八〕，半空中，猛如一個焦霹靂〔八九〕，滿山滿嶺盡皆振響。這武松被那一驚，把肚中酒都變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原來猛虎項短，回頭看人教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伸，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側邊〔九〇〕。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了一聲，把山岡也振動。武松卻又閃過一邊。原來虎傷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力已自〔九一〕沒了一半。武松見虎沒力，翻身回來，雙手輪起稍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枝帶葉打將下來。原來不曾打着大蟲，正打在樹枝上，磕磕〔九二〕把那條棒折做兩截，只拏一半在手裏。這武松心中也有幾分慌了。那虎便咆哮性發，剪尾〔九三〕弄風起來，向武松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一跳，卻跳回十步遠。那大蟲撲不着武松，把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乘勢向前，兩隻手撾在大蟲頂花皮，使力只一按。那虎急要掙扎，早沒了氣力。武松儘力撾定那虎，那裏肯放鬆。一面把隻腳，

望虎面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虎咆哮，把身底下扒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裏。武松按在坑裏，騰出右手，提起拳頭來只顧狠打。儘平生氣力，不消半歇兒〔九四〕時辰，把那大蟲打死。倘卧着，卻似一個綿布袋⑩，動不得了。有古風〔九五〕一篇，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但見：

景陽岡頭風正狂，萬里陰雲埋日光。
焰焰滿川紅日赤，紛紛遍地草皆黃。
觸目晚霞⑪掛林藪〔九六〕，侵人冷霧滿穹蒼〔九七〕。
忽聞一聲霹靂響，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逞牙爪，谷裏獐鹿皆奔降。
山中狐兔潛蹤跡，澗内獐猿驚且慌。
卞莊見後魂魄散〔九八〕，存孝遇時心膽亡〔九九〕。
清河壯士酒未醒，忽在岡頭偶相迎。
上下尋人虎饑渴，撞着猙獰來撲人。
虎來撲人似山倒，人去迎虎如岩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爪牙撾處幾泥坑。
拳頭腳尖如雨點，淋漓兩手鮮血染。
穢污腥風滿松林，散亂毛鬚墜山崦〔一〇〇〕。

近看千鈞勢未休，遠觀八面威風減。
身横野草錦斑消，緊閉雙睛光不閃。

當下這隻猛虎，被武松没頓飯之間，一頓拳脚，打的動不得了。使〔一〇一〕的這漢子口裏兒自氣喘不息。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稍棒，只怕大蟲不死，向身上又打了十數下。那大蟲氣都没了。武松尋思：『我就勢把這大蟲拖下岡子去』。就血泊中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疏軟了。武松正坐在石上歇息，只聽草坡裏刷刺刺響。武松口中不言，心下驚恐：『天色已黑了，倘或〔一〇二〕又跳出一個大蟲來，我卻怎生〔一〇三〕鬬得過他！』剛言未畢，只見坡下鑽出兩隻大蟲來，唬武松大驚道：『阿呀，今番我死也！』只見那兩個大蟲于面前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卻是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頭上帶着虎磕腦〔一〇四〕。那兩人手裏各拏着一條五股剛叉，見了武松，倒頭便拜，說道：『壯士，你是人也，神也？端的〔一〇五〕吃了猍律心〔一〇六〕⑫、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了身軀！不然，如何獨自一個，天色漸晚，又没器械，打死這個傷人大蟲？我們在此觀看多時了。端的壯士高姓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我便是陽谷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問：『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兩個道：『不瞞壯士說，我們是本處打獵户。因爲岡前這隻虎，夜夜出來，傷人極多，只我們獵户，也折〔一〇七〕了七八個，過路客人，不計其數。本縣知縣相公〔一〇八〕，着落我們衆獵户，限日捕捉。得獲時賞銀三十兩，不獲時定限吃拷。叵耐〔一〇九〕這業畜〔一一〇〕勢大，難近得

他，誰敢向前？我們只和數十鄉夫〔一一一〕，在此遠遠地安下窩弓〔一一二〕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卻見你大剌剌〔一一三〕從岡子上走來，三拳兩腳，和大蟲敵鬭，把大蟲登時〔一一四〕打死了。未知壯士身上有多少力。俺衆人把大蟲綣了，請壯士下岡，往本縣去見知縣相公，討賞去來。』于是衆鄉夫獵户，約湊有七八十人，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個兜轎〔一一五〕擡了武松，逕投本處一個上户家〔一一六〕⑬。那户、里正〔一一七〕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在草庭上，卻有本縣里老〔一一八〕都來相探，問了武松姓名。因把打虎一節，說了一遍。衆人道：『真乃英雄好漢！』那衆獵户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盞〔一一九〕，吃得大醉。打掃客房，武松歇息。

到天明，里老先去縣裏報知。一面合〔一二〇〕具虎床〔一二一〕，安排花紅〔一二二〕軟轎，迎送武松到縣衙前。清河縣知縣〔一二三〕使人來，接到縣内廳上。那滿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賀將來，盡皆出來觀看，哄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到廳上下了轎，扛着大蟲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一二四〕，怎打得這個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參見畢，將打虎首尾〔一二五〕訴說了一遍，兩邊官吏都驚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庫中衆上户出納的賞錢三十兩，就賜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幸，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這三十兩賞賜？給發與衆獵户——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責罰——何不就把這賞給散〔一二六〕與衆人去？也顯相公恩沾〔一二七〕，小人義氣。』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一二八〕。』武松就把這三十兩賞錢，在廳上俵

散〔一二九〕與眾獵戶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是陽谷縣的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我這縣裏做個巡捕的都頭〔一三〇〕，專一河東水西擒拏盜賊，你意下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一三一〕立了文案⑭，當日便參武松做了巡捕都頭。眾里正、大户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誇官，〔一三二〕吃了三五日酒。正要陽谷縣抓尋〔一三三〕哥哥，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一日在街上閑游，喜不自勝。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有詩爲證：

壯士英雄藝略芳，挺身直上景陽岡。
醉來打死山中虎，自此聲名播四方。

按下武松，單表武大。自從與兄弟分居之後，因時遭荒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爲人懦弱，模樣猥衰，起了他個渾名，〔一三四〕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一三五〕』。俗語言其身上粗躁，頭臉窄狹故也。以此人見他這般軟弱樸實，多欺負他。武大并無生氣，常時〔一三六〕迴避便了。看官〔一三七〕聽說：世上惟有人心最歹，軟的又欺，惡的又怕，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古人有幾句格言，說的好：

柔軟立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何礙？青史〔一三八〕幾場春夢〔一三九〕，紅塵多少奇才⑮。不須計較巧安排，守分而今見在。

且說武大，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一四〇〕度日。不幸把渾家〔一四一〕故了，丟下個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個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一四二〕了資本，移在大街坊〔一四三〕張大户家臨街房居住，依舊做買賣。張宅家下人〔一四四〕見他本分，常看顧〔一四五〕他，照顧〔一四六〕他炊餅。閑時在他鋪中坐，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下人個個都歡喜，在大户面時，一力〔一四七〕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户〔一四八〕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

這張大户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產，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一四九〕皆無。媽媽〔一五〇〕余氏，主家嚴厲，房中并無清秀使女〔一五一〕。一日，大户拍胸嘆了一口氣。媽媽問道：『你田產豐盛，資財充足，閑中何故嘆氣？』大户道：『我許大〔一五二〕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家財，終何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教媒人替你買兩個使女，早晚習學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户心中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教媒人來，與大户買了兩個使女。一個叫做潘金蓮，一個喚做白玉蓮。

這潘金蓮卻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顏色，纏得一隻好小腳兒，因此小名金蓮。父親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一五三〕府裏，習學彈唱，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梳一個纏髻兒〔一五四〕，着一件扣身衫子〔一五五〕。做張做勢〔一五六〕，喬模喬樣〔一五七〕，況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五，就會描鸞刺綉，品竹彈絲〔一五八〕，又會一手琵琶。後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户家。與玉蓮同時

進門，大户家習學彈唱。金蓮學琵琶，玉蓮學箏。玉蓮亦年方二八，乃是樂户〔一五九〕人家女子，生得白淨，小字玉蓮。這兩個同房歇臥。主家婆〔一六〇〕余氏初時甚是擡舉二人，不曾⑯上鍋排備洒掃，與他金銀首飾粧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一六一〕的臉襯桃花，眉灣新月，尤細尤灣。張大户每要收〔一六二〕他，只怕主家婆利害，不得手。一日，主家婆鄰家赴席不在，大户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一六三〕。正是：美玉無瑕，一朝損壞；珍珠何日，再得完全？

大户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

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淚，第三耳便添聾，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

還有一莊兒不可説，白日間只是打盹⑰，到晚來噴涕也無數。後主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户攘罵〔一六四〕了數日，將金蓮甚是苦打。大户知不容此女，卻賭氣倒陪房奩〔一六五〕，要尋嫁得一個相應的人家。大户家下人都説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宅內房兒，堪可〔一六六〕與他。這大户早晚還要看覷〔一六七〕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大自從娶的金蓮來家，大户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没本錢做炊餅，大户私與銀伍兩，與他做本錢。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户候無人，便踅入房中與金蓮厮會〔一六八〕。武大雖一時撞見，亦不敢聲言。朝來暮往，如此也有幾時⑱。忽一日，大户得患陰寒病症〔一六九〕，嗚呼哀哉〔一七〇〕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童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不容在房子裏住。武大不覺又尋紫石街西王

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

原來金蓮自從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衰，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一七一〕。報怨大户：『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腿〔一七二〕的，只是一味咻酒〔一七三〕。着緊處，都是錐扎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裏悔氣〔一七四〕，卻嫁了他。是好苦也！』常無人處彈個〔山坡羊〕〔一七五〕爲證：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他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己誇獎，他烏鴉怎配鸞凰對。奴眞金子埋在土裏。他是塊高號銅〔一七六〕，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體〔一七七〕？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一七八〕。奈何？隨他怎樣，倒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一七九〕，所稟伶俐，配個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湊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一八〇〕。武大每日自挑炊餅担兒出去，賣到晚方歸。婦人在家，別無事幹，一日三餐吃了飯，打扮光鮮〔一八一〕，只在門前簾兒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一八二〕，雙睛傳意。左右街坊有幾個奸詐浮浪〔一八三〕子弟，睃見了武大這個老婆，打扮油樣〔一八四〕，沾風惹草〔一八五〕，被這干人在街上撒謎語〔一八六〕，往來嘲戲〔一八七〕，唱叫：『這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裏〔一八八〕！』人人自知武大是個懦弱之人，卻不知他娶得這個婆娘在屋裏，風流伶俐，諸般都好，爲頭的

一件，好偷漢子〔一八九〕。有詩爲證：

　　金蓮容貌更堪題，笑蹙春山〔一九〇〕八字眉。
　　若遇風流清子弟，等閑雲雨〔一九一〕便偷期〔一九二〕。

這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一九三〕做露出來，勾引的這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一九四〕、扠兒雞〔一九五〕⑲，口裏油似滑〔一九六〕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住不牢，又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混沌〔一九七〕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囉唣〔一九八〕。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一九九〕，卻也氣概些，免受人欺負。你是個男子漢，倒擺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武大道：『我那裏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才料〔二〇〇〕！把奴的釵梳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二〇一〕不遲。』武大聽了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得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淨。

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一日街上所過，見數隊纓鎗，鑼鼓喧天，花紅軟轎，簇擁着一個人，卻是他嫡親兄弟武松。因在景陽岡打死了大蟲，知縣相公擡舉他，新陞做了巡捕都頭。街上里老人等作賀〔二〇二〕他，送他下處去〔二〇三〕。卻被武大撞見，一手扯住，叫道：『兄弟，你今日做了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是哥哥，二人相合，兄弟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上坐，房裏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

陽岡打死了大蟲的，便是你小叔〔二〇四〕。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便道：『叔叔萬福〔二〇五〕。』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叔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個相讓了一回，都平磕了頭起來。

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着。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管待〔二〇六〕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的〔二〇七〕。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氣力，不然如何打得那大蟲。心裏尋思道：『一母所生的兄弟，又這般長大，人物壯健。奴若嫁得這個，胡亂〔二〇八〕也罷了。你看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二〇九〕，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裏遭瘟〔二一〇〕，直到如今！據看武松又好氣力，何不交他搬來我家住。誰想這段姻緣卻在這裏。』那婦人一面臉上排下笑來，問道：『叔叔，你如今在那裏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二一一〕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亂〔二一二〕在縣前尋了個下處，每日撥兩個土兵〔二一三〕服事做飯』。婦人道：『叔叔何不搬來家裏住？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事，做飯腌臢〔二一四〕。一家裏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嫂。』婦人又道：『莫不別處有嬸嬸？可請來厮會也。』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道：『叔叔青春〔二一五〕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原來叔叔倒長奴三歲。叔叔今番〔二一六〕從那裏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

餘。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不想搬在這裏。』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纔得到這裏。若似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是。』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二一七〕。』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强，安身不牢〔二一八〕。奴家平生快性〔二一九〕，看不上這樣三打不回頭，四打連身轉的人〔二二〇〕。』有詩爲證。詩曰：

叔嫂萍踪〔二二一〕得偶逢，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暗把邪言釣武松。

原來這婦人甚是言語撇清〔二二二〕。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嫂嫂憂心。』二人只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果餅歸來，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且下來安排則個〔二二三〕。』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二二四〕！叔叔在此，無人陪侍〔二二五〕，卻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二二六〕王乾娘來安排〔二二七〕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二二八〕⑳！』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子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果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二二九〕。武大教婦人坐了主位〔二三〇〕，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二三一〕。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大篩酒〔二三二〕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没甚管待，請杯兒水酒〔二三三〕。』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裏來管閑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的肉果兒也〔二三四〕不揀一箸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

——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二三五〕——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武大又是善弱〔二三六〕的人，那裏會管待人。婦人陪武松吃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乞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理他。吃了一歇〔二三七〕，酒闌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杯兒去。』武松道：『生受〔二三八〕。我再來望〔二三九〕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是必〔二四〇〕上心，搬來家裏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二四一〕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吾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者，奴這裏專候。』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點碧桃春自開。有詩爲證：

可怪金蓮用意深，包藏淫行蕩春心。
武松正大原難犯，耿耿清名抵萬金。

當日，這婦人情意十分殷勤。卻説武松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土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强如〔二四二〕拾了金寶一般歡喜，旋〔二四三〕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二四四〕。武松分付土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宿歇〔二四五〕。

次日早起，婦人也慌忙起來，與他燒湯〔二四六〕淨面〔二四七〕。武松梳洗裹幘〔二四八〕，出門去縣裏畫卯〔二四九〕。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來家吃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説〔二五〇〕。到縣裏畫卯已畢，伺候了一早辰，回到家中。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三口兒同吃了

飯，婦人雙手便捧一杯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縣裏撥個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卻怎生這般計較〔二五一〕！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拿東拿西，蹀裏蹀斜〔二五二〕，也不靠他。就是撥了土兵來，那廝〔二五三〕上鍋上灶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恁的，卻生受嫂嫂了。』有詩爲證：

武松儀表〔二五四〕甚搊搜，〔二五五〕阿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裏住，要同雲雨會風流。

話休絮煩〔二五六〕。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裏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交買餅饊茶果，請那兩邊鄰舍。都鬭分子〔二五七〕來與武松人情〔二五八〕。武大又安排了回席〔二五九〕，卻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個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二六〇〕。武大依前〔二六一〕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承差應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羹頓飯〔二六二〕，歡天喜地服事武松。武松倒安身不得。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二六三〕他，武松是個硬心的直漢。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二六四〕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二六五〕緊起，只見四下彤雲〔二六六〕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二六七〕飄簾。瓊花〔二六八〕片片舞前檐。剡溪〔二六九〕當此際，濡沒㉑子猷船〔二七〇〕。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鹽〔二七一〕㉒撒粉〔二七二〕漫連天。當時呂蒙正，窰內嗟無錢〔二七三〕。

當日這雪直下到一更時分，卻似銀粧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早去縣裏畫卯㉓，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趕出去做買賣，央及〔二七四〕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去武松房間裏簇了一盆炭火，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鬭〔二七五〕他一鬭，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望見武松，正在雪裏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迎着笑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罣心〔二七六〕。』入將門來，便把毡笠兒〔二七七〕除〔二七八〕將下來。那婦人將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子上。隨即解了纏帶〔二七九〕，脫了身上鸚哥綠〔二八〇〕紵絲〔二八一〕衲襖〔二八二〕，入房內。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辰，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二八三〕有一相識請我吃飯了。卻纔〔二八四〕又有一個作杯〔二八五〕，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向火〔二八六〕。』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二八七〕，換了一雙襪子，穿了暖鞋〔二八八〕，掇〔二八九〕條櫈子，自近火盆〔二九〇〕邊坐的。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閂，後門也關了。卻換些煮酒〔二九一〕菜蔬，入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了？』婦人道：『你哥哥每自出去做些買賣，我和叔叔自吃三杯。』武松道：『一發〔二九二〕等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

道：『那裏等的他。』說由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不必嫂嫂費心，待武二自斟。』婦人也掇一條櫈子，近火邊坐了。桌上擺着杯盤，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飲個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飲。』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卻篩一杯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卻拿注子〔二九三〕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二九四〕將酥胸微露，雲鬟半嚲〔二九五〕，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個唱的，〔二九六〕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的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是心頭〔二九七〕。』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見了。』婦人道：『呵呀！你休說，他那裏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飲過，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烘動春心〔二九八〕，那裏按納〔二九九〕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頭來低了，卻不來兜攬〔三〇〇〕。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內，卻拏火筯〔三〇一〕簇火。婦人良久〔三〇二〕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裏，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么？』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婦人見他不應，匹手〔三〇三〕便來奪火箸，口裏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三〇四〕，只不做聲〔三〇五〕。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箸，卻篩一盞酒來，自呷

了一口，剩下大半盞酒，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杯兒殘酒。』乞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三〇六〕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的噙齒戴髮〔三〇七〕的男子漢〔三〇八〕，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三〇九〕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恥，爲此等〔三一〇〕的勾當。倘〔三一一〕有些風吹草動〔三一二〕，我武二眼裏認的是嫂嫂，拳頭卻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如此所爲！』婦人吃他幾句，搶〔三一三〕的通紅了面皮〔三一四〕，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火〔三一五〕，口裏指着說道：『我自作耍子〔三一六〕，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火，自往廚下去了。有詩爲證：

潑賤謀心〔三一七〕太不良，貪淫無恥壞綱常〔三一八〕。
席間尚且求雲雨，反被都頭罵一場。

這婦人見勾搭〔三一九〕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三二〇〕了一場好的。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的，自己尋思〔三二一〕。天色卻早申牌〔三二二〕時分，武大挑着担兒大雪裏歸來，推開門放下擔兒，進的房來，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三二三〕是誰！爭柰〔三二四〕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裏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我不賴他。』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

聲，乞鄰舍聽見笑話。』武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三二五〕。』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膩靴〔三二六〕，着了上蓋〔三二七〕，戴上氈笠兒，一面繫纏帶，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裏去？』也不答，一直只顧〔三二八〕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前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混沌蟲〔三二九〕！有甚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一定叫個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裏住，卻不道你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乞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三三〇〕！他來調戲我，倒不乞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卻做不的這樣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三三一〕，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三三二〕了一頓。

正在家兩口兒絮聒〔三三三〕，只見武松引了個土兵，那着條扁擔，徑來房內，收拾行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三三四〕，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裏再敢問備細〔三三五〕，由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吶吶〔三三六〕罵道：『卻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三三七〕，人自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卻不知反來嚙咬〔三三八〕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三三九〕。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心中只是放去不下。

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卻被

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有詩爲證：

　　雨意雲情不遂謀，心中誰信起戈矛。
　　生將武二搬離去，骨肉番令作寇仇。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一似　宋卓田〔眼兒媚〕詞作『一怒』，《清平山堂話本·刎頸鴛鴦會》作『一以』。以『一怒』爲宜。

②有廢軍中大事　『廢』原作『費』，酌改。

③羽翼抱龍兮　『羽翼抱龍』四字原無，酌補。

④矰繳　『矰』原作『繑』，據《史記·留侯世家》原詩改。

⑤以色事其丈夫　『色』字原無，酌補。

⑥衒色　『衒』原作『衍』，據《清平山堂話本·刎頸鴛鴦會》同文改。

⑦祖房兒　『祖』原作『租』，酌改。

⑧陽谷縣　詳上下文意，當作『清河縣』。案：《水滸傳》載武松爲清河縣人，在陽谷縣做都頭。《金瓶梅》將清河、陽谷地名互易，然有沿襲《水滸》未改盡處，不一一出校。

⑨踉踉蹌蹌　原作『浪浪滄滄』，據《水滸傳》貫華堂本改。容與堂本作『浪浪蹌蹌』。

⑩綿布袋　『綿』《水滸傳》容與堂本作『錦』。

⑪晚霞 「晚」原作「晩」，據《水滸傳》第二十三回同詩改。

⑫揔律 「揔」原作「總」，據《水滸傳》改。

⑬上户 「上」原作「土」，據《水滸傳》改。

⑭立了文案 「立」原作「去」，據《水滸傳》改。

⑮多少 「少」原作「才」，酌改。

⑯不曾 「曾」原作「會」，酌改。

⑰打盹 「盹」原作「酏」，酌改。

⑱幾時 「幾」原作「計」，酌改。

⑲扠兒難 「難」原作「難」，酌改。參見注文。

⑳見便 「便」原作「使」，據《水滸傳》改。

㉑濡沒 原作「濡役」，酌改。晉葛洪《神仙傳·葛玄》：「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水滸傳》作「凍住」。崇禎本作「濡滯」。

㉒飛鹽 原作「飛淺」，參酌《世說新語·言語》謝朗詩改。《水滸傳》作「飛瓊」。崇禎本亦作「飛鹽」。

㉓早去縣裏畫卯 「早」原作「果」，參考《水滸傳》改。《水滸傳》作「清早」。

【註釋】

〔一〕丈夫隻手把吳鈎——此詞見于元蔣子正《山房隨筆》。詞牌爲〔眼兒媚〕，作者是宋代的卓田。原詞文字爲：「丈

夫隻手把吳鈎，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卻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清平山堂話本·刎頸鴛鴦會》入話亦引該詞。吳鈎：古代武器名。傳説爲春秋時吳王闔閭所造。《吳越春秋·闔閭内傳》：『闔閭既寶莫耶，復命于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九：『唐人詩多有言吳鈎者。吳鈎，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

〔二〕項籍——歷史人物。字羽，下相（今江蘇宿遷）人。本爲楚國貴族，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從叔父項梁起兵反秦。後自立爲西楚霸王。在楚漢戰爭中被劉邦擊敗，自刎于東城（今安徽定遠縣）。世傳項羽自刎于烏江，是從元代開始的誤傳。詳見《史記·項羽本紀》。

〔三〕劉季——即劉邦，字季，沛縣（今江蘇沛縣）人。曾任泗水亭長，秦二世元年起兵反秦，攻占咸陽。後擊敗項羽，建立西漢王朝。史稱漢高祖。詳見《史記·高祖本紀》。

〔四〕虞姬——項羽姬。常隨出征。項羽被漢軍圍困垓下（今安徽靈壁南），虞姬自刎。

〔五〕戚氏——劉邦姬，生子趙王如意。劉邦曾欲廢太子劉盈（呂后子），改立如意，被呂后忌恨。劉邦死後，呂后毒死如意，截斷戚氏手足耳目，置廁中，名曰『人彘』。見《史記·呂太后本紀》。

〔六〕此一隻詞兒……做話計一節——這一節文字又見于《清平山堂話本·刎頸鴛鴦會》。文曰：『右詩詞各一首，單説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體一用也。故色絢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晉人有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慧遠曰：「順覺如磁石遇針，不覺合爲一處。」無情之物尚爾，何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警世通言·蔣淑真刎頸鴛鴦會》亦引。

〔七〕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語出《世説新語·傷逝》：『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八〕干將、莫釾——古劍名。《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

〔九〕太阿——古劍名。《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寶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泄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

〔一〇〕魚腸——古劍名。《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寶劍》：「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

〔一一〕躅鏤——古劍名。又作「屬鏤」。《左傳·哀公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一二〕西楚霸王——項羽的自號。《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西楚，古地域名。東、西、南三楚之一。《史記·貨殖列傳》：「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項羽據有西楚之地，國號亦稱「西楚」。

〔一三〕秦始皇——戰國末期秦國國君，秦王朝的建立者。嬴姓，名政。他在位期間剪滅六國，建立起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封建王朝。自以「德兼三皇五帝」而號曰皇帝，自稱始皇帝。故史稱「秦始皇」。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一四〕修五嶺——指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取嶺南之地。《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案：指嶺南），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裴駰集解：「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五嶺，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諸，五曰越嶺。」

〔一五〕築長城——秦統一六國後，利用各國原有的邊城，修築一道東起遼東、西到臨兆的北方邊城，曰萬里長城。《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一六〕填大海——當指神人鞭石入海爲秦始皇造橋的故事。《藝文類聚》卷七十九引《三齊略記》：『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

〔一七〕建阿房——建造阿房宮。《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一八〕六國——指戰國時代除秦而外的齊、楚、燕、韓、趙、魏六個國家。自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二三〇年）滅韓始，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滅齊，秦用十年時間并吞六國。

〔一九〕坑儒焚典——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史書及《詩》《書》等，次年又活埋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史稱『焚書坑儒』。《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得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二〇〕三秦——指秦故地。滅秦後，項羽三分秦地，分別封王，曰三秦。《史記·秦始皇本紀》：『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

〔二一〕鴻溝——古渠名。故道大部循今河南賈魯河東，由滎陽北引黃河水至淮陽入穎水。楚漢曾以此渠爲界。《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

〔二二〕范增——項羽謀士。被尊爲亞父。滅秦後，曾力主利用鴻門宴除掉劉邦，不納。後項羽中離間計，削其權力。范增憤而離去，中途疽發背而死。見《史記·項羽本紀》。

〔二三〕韓信——秦末淮陰人。初從項羽，不受重用。後經蕭何推薦，劉邦拜爲大將，累建大功，被封爲齊王。滅楚後改封楚王，降淮陰侯，後被殺。《史記》《漢書》皆有傳。

〔二四〕陰陵——古地名。在今安徽定遠縣西北。《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

〔二五〕四面皆楚歌——楚漢垓下之戰，劉邦用張良計，令漢兵唱楚歌，動搖楚軍軍心。《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二六〕力拔山兮氣蓋世——此詩見于《史記·項羽本紀》：『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二七〕泗上亭長——泗水地方上掌諍訟、治安的小吏。《史記·高祖本紀》：『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張守節正義：『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

〔二八〕三尺劍——劍。劍長約三尺，故曰。《史記·高祖本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二九〕硭碭山斬白蛇起手——硭碭山，地名，硭山和碭山的合稱，在今安徽碭山縣南。斬白蛇事見《史記·高祖本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

〔三〇〕趙王如意——漢高祖劉邦第四子。戚氏夫人所生，名如意，封爲趙王。受高祖寵愛，數次欲立爲太子。後被呂后毒死。

〔三一〕呂后——劉邦妻。名雉，字娥姁。《史記·呂太后本紀》：「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

〔三二〕萬歲——死亡的諱語。《漢書·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慎朝暮。」顏師古注：「萬歲之期，謂死也。」

〔三三〕張良——劉邦謀士。字子房，傳爲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人。本爲韓國貴族，曾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陽）狙擊秦始皇，未中。後歸劉邦，爲其主要謀士，封留侯。劉邦欲廢太子，張良計使太子迎四皓爲傅，得免。詳見《史記·留侯世家》。

〔三四〕商山四皓——秦末隱居商山（在陝西商縣東南）的四位老人。因鬚眉皆皓白，故稱「四皓」。《史記·留侯世家》：「漢十二年，上以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

〔三五〕愀然——憂傷的樣子。《荀子·富國》：「愀然成憂戚，非樂而日不和。」南朝梁任昉《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之一：「每時入芻藁，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

〔三六〕比及——等到；及至。《禮記·檀弓上》：「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元曾瑞〔哨遍〕《秋扇》：「比及盼得到白露中秋節，把四海蒼生熱殺也。」

〔三七〕鴻鵠高飛兮——此歌見于《史記·留侯世家》：「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三八〕矰繳——射鳥用的拴有細繩的箭。矰：系有生絲繩的箭。繳：系在箭上的生絲繩。《戰國策·楚策四》：「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唐戴叔倫《孤鳴篇》：「已無矰繳患，豈乏稻粱資。」

〔三九〕酖殺趙王如意——用藥酒毒死趙王如意。酖，毒酒。《史記·呂太后本紀》：「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

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孝惠還，趙王已死。」集解引應劭曰：「酖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四〇〕人彘——人豬。《漢書》作「人豕」。《史記·呂太后本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四一〕去處——地步；方面。元李行道《灰闌記》第四折：「老夫已暗地着人吊取原告并干證人等到來，以憑覆勘。這也是老夫公平的去處。」《紅樓夢》第六回：「外頭看着雖是烈烈轟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本書另有「處所」義，見後文。

〔四二〕嬋娟——形態美好的樣子。也指美女。此處爲後一義。唐方干《贈趙崇侍御》：「卻教鸚鵡呼桃葉，使遣嬋娟唱竹枝。」元李致遠〔新水令〕《離別》：「青瑣畔，綉幃前，少個嬋娟。」

〔四三〕墓田——墳地。《晉書·嵇紹傳》：「賜墓田一頃，客十户，祠以少牢。」明徐渭《春日過宋諸陵》：「過客悲山鳥，王孫種墓田。」

〔四四〕說話的——對說書藝人的稱呼。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迹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水滸傳》第三十一回：「休道是兩個丫鬟，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

〔四五〕故士矜才則德薄——以下至「豈有殺身之禍」，這一節文字見于《清平山堂話本·刎頸鴛鴦會》：「故知士矜才則德薄，女衒色則情放。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爲端士淑女矣，豈不美哉。」《警世通言·蔣淑貞刎頸鴛鴦會》亦引。

〔四六〕持盈慎滿——謹慎持重，防止將事情做過頭。《老子》：「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韋昭注：

「持，守也。盈，滿也。」

〔四七〕虎中美女——唐蒲州人崔韜路逢雌虎，虎化爲美女，與崔結爲夫婦，并爲崔生一子。后經舊處，見所御之虎皮，復生爲虎，食崔及其子。見唐薛用弱《集异記》。這里用來比喻美女如虎。

〔四八〕風情——風月之情。指男女情愛之事。南唐李煜《賜宮人慶奴》：「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

〔四九〕破落户——家道中衰而破産的人家。後專指這種人家的無賴子弟。清梁章鉅《稱謂錄》卷三十：「《咸淳臨安志》：行在號破落户者，巧于通衢竊取人物。即今扒手之流。」清李鑒堂《俗語考原》：「謂舊家子弟游蕩無賴者。」《警世通言》卷三十三：「當時有一個破落户，叫做王酒酒，專一在街市上幫閑打哄。」

〔五〇〕黄泉——地下的泉水。指葬身之地。《左傳·隱公元年》：「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

〔五一〕潑天鬨——滿天價鬨鬨揚揚地。形容極繁盛。元張國賓《合汗衫》第四折：「若説着俺祖先，好家私似潑天。」元鄭廷玉《看錢奴》第二折：「這幾年間暴富起來，做下潑天也似家私。」

〔五二〕東平府——歷史政區。宋宣和元年（一一一九年）改鄆州爲東平府，治所在須城（今山東東平），轄境相當今山東汶上、平陰、東平、梁山、肥城、陽谷、東阿等縣地。元改爲路，明洪武時降爲州。

〔五三〕清河縣——地名。歷史上數次設郡，轄境相當今河北清河、山東臨清、武城、夏津等地，宋以後縮小。

〔五四〕端的——究竟；到底。《水滸傳》第十六回：「你端的是甚麽人？」《西游記》第七十四回：「端的是甚麽妖精，他敢這般短路。」本書另有「果真」、「底細」等義，見後文。

〔五五〕乞——介詞，被。又作「吃」。《水滸傳》第二十一回：「今晚必然乞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明高濂《玉簪記》第十四齣：「想是調戲我的師父，乞我師父夾臉噀了八百八十八口啐氣。」本書另有「吃」、「受」、「因此」等義，見後文。

〔五六〕華岳——華山。在陝西華陰縣南。因西面有少華山，故又稱太華山。華山爲五岳中的西岳，故曰華岳。

〔五七〕宋徽宗——北宋皇帝。名佶，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工書畫，怠政事。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傳位于欽宗，自稱太上皇。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與欽宗同被金兵所俘，囚于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一一三五年死。

〔五八〕政和——宋徽宗年號。公元一一一一年爲政和元年，至一一一八年十一月改元重和，凡八年。

〔五九〕高、楊、童、蔡——宋徽宗朝任事的四位權臣。高：高俅，殿前都指揮使，加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楊：楊戩，宦官，彰化軍節度使，遷太傅。童：童貫，宦官，封廣陽郡王。蔡：蔡京，右僕射，遷太師。

〔六〇〕罡星——即天罡星。北斗七星的斗柄。晉葛洪《抱朴子·雜應》：「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道家稱北斗叢星中共有三十六天罡。小說家以副梁山泊三十六將。《宣和遺事》前集：「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此處言「罡星下生人間」，即指此。

〔六一〕花花世界——指繁華的人間世界。語本《華嚴經》：「佛土生五色蓮，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元人有〔叨叨令帶風入松〕詞云：罷罷耍耍，花花世界盡寬大。」

〔六二〕宋江——北宋末年山東農民軍首領。《宋史·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又《宋史·徽宗本紀四》：「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六三〕王慶——傳說爲北宋末年淮西農民軍領袖。史無傳。《水滸全傳》有征王慶的故事。

〔六四〕田虎——傳說爲北宋末年河北農民軍領袖。史無傳。《水滸全傳》有征田虎的故事。

〔六五〕方臘——北宋末年浙江農民軍領袖。《宋史·宦者傳三》：「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宣和二年十月起爲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三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四月生擒臘及妻

邵、子亳二太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

〔六六〕陽谷縣——地名。隋始置，後沿用。相當今山東陽谷縣。

〔六七〕頭腦——頭臉；相貌。《水滸傳》第二十四回：『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生得猙獰，頭腦可笑。』明薛論道〔朝天子〕《不平》：『村頭腦紫貂，瘦身軀綠袍。』本書另有『頭緒』、『雜燴』等義，見後文。

〔六八〕祖房兒——祖上留下的房屋。《西湖佳話·六橋才迹》：『東坡一時惻然，隨着人取了契券來，當老婦人前，燈上燒了，竟還了他的祖房。』

〔六九〕樞密——即樞密使。樞密院的長官。《宋史·職官志二》：『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樞密使，知院事，佐天子執兵政。』童樞密指童貫。童貫出西北監軍，領樞密院事，故稱。

〔七〇〕滄州橫海郡——地名。北魏熙平二年（五一七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轄境相當今河北青縣、滄縣、鹽山、山東寧津、樂陵、無棣等地。唐代方鎮割據，滄、景、德、棣四州稱橫海軍（后期號義昌軍），治所在滄州。

〔七一〕孟嘗君——戰國時齊國貴族。姓田名文，封於薛（今山東滕縣東南），稱薛公，號孟嘗君。門下有食客數千，并招致『任俠奸人』六萬余户居薛，以豪俠稱。《史記》有傳。

〔七二〕周朝——指五代時郭威所建王朝。公元九五一年，後漢鄴都留守郭威滅漢稱帝，建都汴（今河南開封），國號周，史稱後周。共歷三帝，十年。

〔七三〕柴世宗——後周第二代皇帝。姓柴，名榮，邢州龍岡（今河北邢臺西南）人。周太祖郭威的養子。郭威死後，柴榮繼位，稱世宗。柴榮死，殿前都點檢趙匡胤逼迫柴榮子宗訓（案：史稱恭帝）禪讓，後周滅亡。

〔七四〕思想——思念；想念。三國魏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足下去後，甚相思想。』《三遂平妖傳》第一回：『員外驀然思想起來，兩眼托地淚下。』本書另有『思忖』義，見後文。

〔七五〕官司——官府。晉葛洪《抱朴子·酒誡》：「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宣和遺事》前集：「你可急忙告報官司去，恐帶累咱每。」本書另有「訴訟」義，見後文。

〔七六〕杖限——限期完成某項任務，到期未完成則以杖刑處罰。《水滸傳》第三回：「一面迭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

〔七七〕巳、午、未三個時辰——干支計時法將一晝夜分爲十二個時辰，分別用十二地支表示。每一時辰相當今二個小時。巳時指上午九點至十一點；午時指中午十一點至一點；未時指下午一點至三點。

〔七八〕稍棒——做兵器用的木棒，長與人身約等。多寫作「哨棒」。《水滸傳》第二十三回：「武松拿了哨棒，三個出酒店前來作別。」

〔七九〕踉踉蹌蹌——走路不穩的樣子。清桂馥《札樸》卷九：「行不正曰踉蹡。」或作「浪浪蹌蹌」。《水滸傳》容與堂本第二回：「被山風一吹，酒卻涌上來，浪浪蹌蹌，一步一顛。」

〔八〇〕大扠步——邁開大步。《類篇·手部》：「扠，行也。」通常作「大踏步」。元史樟《莊周夢》第三折：「到人間恰正黃昏後，大踏步衝驚鶖。」參見第五回注「大踏步」條。

〔八一〕印信——印章。多指公印。唐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韵》：「斂緡偷印信，傳箭作符繻。」《元典章·刑部十四》：「中書省捉獲得王容詐雕行省并中書省印信。」

〔八二〕榜文——公開張貼的文書、告示。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七十八：「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印信榜文，即蓋有官印的告示。

〔八三〕大蟲——虎的別稱。晉干寶《搜神記》卷二：「扶南王范尋養虎于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虎名大蟲，亦名大靈。」

〔八四〕光撻撻——光禿禿，空蕩無物的樣子。明高明《琵琶記》第三齣：「你不聞東村有個李太婆，年紀七八十歲，

頭光撻撻的，也只要嫁人。」或作「光塌塌」。元武漢臣《老生兒》第三折：「你覷那光塌塌的墳墓前，濕津津的田地上。」

〔八五〕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龍行乘雲，虎行生風。語出《周易·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八六〕跑——獸用爪刨地。《廣韵·肴韵》：「跑，足跑地也。」晉葛洪《西京雜記》卷四：「馬鳴蹋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

〔八七〕歡翅——動物伸展身體抖動毛羽的動作。

〔八八〕剪——揮動；横掃。元喬吉〔梁州第七〕《射雁》：「血模糊翅搧，撲刺刺可憐，十二枝梢翎響地皮上剪。」《水滸傳》第四十三回：「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剪。」

〔八九〕焦霹靂——焦雷；突發而短促的響雷。《紅樓夢》第二十六回：「寳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

〔九〇〕側邊——旁邊。《水滸傳》第六十回：「黑旋風李逵在側邊叫道：『哥哥休説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卻不好！』」

〔九一〕已自——已經；已是。元無名氏《小孫屠》第十四齣：「還了香願，到得店里，已自死了。」《水滸傳》第十八回：「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里了。」或作「已此」。《拍案驚奇》卷十七：「達生回家已此晚了，同娘喫了夜飯。」

〔九二〕磕磕——物相撞聲。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卷二：「手二銅盞疊之，其聲磕磕，曰冰盞。」

〔九三〕剪尾——揮動尾巴。《三遂平妖傳》第十回：「剪尾能驚獐鹿，咆哮嚇殺狐狸。」《西游記》第三十二回：「但見那崒嵂嵂出林虎剪尾。」

〔九四〕半歇兒——半會兒，很短的時間。《水滸傳》第四回：「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涌上來。」明陳

與郊《文姬入塞》：「枉問半歇，怎寄半摺。」

〔九五〕古風——詩體名。即古體詩，跟律詩、絶句等近體詩相對。每篇字數、句數不拘，不求對仗，平仄和用韵也比較自由。

〔九六〕林藪——山林草澤。藪，長滿草的湖。《管子·立政》：「林藪積草，天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

〔九七〕穹蒼——天空。穹，穹隆，中間高四周低垂，古代認爲天就是這種樣子。蒼，青色。《詩經·大雅·桑柔》：「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孔穎達疏：「穹蒼，蒼天……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

〔九八〕卞莊——春秋時魯國大夫。食邑于卞，謚莊，故稱卞莊子。傳說他曾刺雙虎。《史記·陳軫列傳》：「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九九〕存孝——即李存孝。五代時後唐將領，本姓安，名敬思。後從李克用，賜姓名，爲義子。《新唐書·義兒傳》說他「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矟，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但没提到他殺虎的事。元陳以仁有《雁門關存孝打虎》雜劇，演李存孝打虎被李克用收爲義子事。

〔一〇〇〕山崦——山坳；山曲。唐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中題峽山寺》之一：「樹隨山崦合，泉到石棱分。」《三國演義》第七十六回：「山崦内又有兩軍撞出：左邊丁奉，右邊徐盛。」

〔一〇一〕使——累。《醒世姻緣傳》第五十四回：「有活我情願自己做，使的慌不使的慌，你別要管我！」

〔一〇二〕倘或——假如；若是。元關漢卿《哭存孝》第一折：「倘或着他拿將去了，殺壞了俺兩個怎了？」《紅樓夢》第一百八回：「他的病才好，倘或撞着甚麽，又鬧起來，那可怎麽處？」

〔一〇三〕怎生——怎樣；怎麼。唐呂岩《絕句》：『不問黃芽肘後方，妙道通微怎生說？』《五代史平話·梁史上》：『僖宗方在幼冲，縱有忠臣直諫，怎生省得？』

〔一〇四〕虎磕腦——虎頭形巾帽。磕腦，武士用的護頭厚巾。《明史·輿服志三》：『（洪武）二十二年，令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搕腦。』《三國志平話》卷上：『帝見一人，帶狻猊磕腦，龍鱗凱青戰袍，抹綠靴。』元陳以仁《存孝打虎》第二折：『就用這死虎皮，做一個虎皮磕腦、虎皮袍、虎筋縧。』

〔一〇五〕端的——果真；真個。元楊樵雲〔滿庭芳〕《影》：『溪橋斷，梅花晴雪，端的白三分。』《水滸傳》第二十三回：『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參見本回注〔五四〕。

〔一〇六〕忽律——鱷魚的別稱。也寫作『忽雷』等。《太平廣記》卷四六四引唐鄭常《洽聞記》：『鱷魚別號忽雷……一名骨雷。』

〔一〇七〕折——損失；傷亡。《禮記·祭法》：『萬物死皆曰折。』《前漢書平話》卷上：『陳豨收軍還于代州，點檢兵數，約折勾一百兵人。』

〔一〇八〕相公——對地方官員的敬稱。宋王□《道山清話》：『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爲相公。』《水滸傳》第二十八回：『小人是管營相公家里梯己人。』《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六：『提點相公坐名要問這寶鏡。』

〔一〇九〕叵耐——不可耐；可惡。叵，『不可』的合音。元尚仲賢《柳毅傳書》第二折：『叵奈那業龍說與俺老家公。』《七國春秋平話》卷中：『叵耐獨漢敢發此言！』

〔一一〇〕業畜——作惡的畜牲。業：梵文Karman的意譯，指身、口、意三方面的活動。業分爲善、惡、非善非惡三種，但通常指惡業。《拍案驚奇》卷七：『旁有小童喝他道：「業畜！何乃擅離本處，驚動官長？」』

〔一一一〕鄉夫——村民；農夫。《水滸傳》第二回：『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后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

〔一一二〕窩弓——帶機關的弓弩。設在隱蔽處，若觸動機關，可自行發箭。元無名氏《連環記》第三折：『我只待窩

弓彙箭擒狼虎，布網張羅打鳳凰。」也叫「伏弩」。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三：「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內方石，外沙演，户交橫莫耶，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制有其機也。」

〔一一三〕大剌剌——大模大樣、滿不在乎的樣子。《水滸傳》第九回：「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剌剌的。」《拍案驚奇》卷二：「那月娥裝做個認得的模樣，大剌剌走進門來呼爺叫娘。」也作「大落落」。《醒世姻緣傳》第五回：「胡旦也不等人通報，竟自大落落走進去了。」

〔一一四〕登時——當時；立即。晉葛洪『抱朴子·釋滯』：「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氣，亦登時差也。」《北史·祖珽傳》：「至夜，珽忽令大叫，鼓譟聒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

〔一一五〕兜轎——只有座位沒有轎廂的軟轎。元睢景臣〔耍孩兒〕《咏西湖》：「坐兜轎的共訪歐陽井，騎蹇驢的來尋和靖碑。」又稱「兜子」。《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二引唐馮翊子《桂苑叢談》：「乃立促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

〔一一六〕上户——上等人家。唐杜寶《大業雜記》：「敕江南諸州，科上户分房入東都住，名爲部京户。」

〔一一七〕里正——古代鄉里民職。《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注：「一里八十户……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宋史·食貨志上五》：「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長、鄉書手課督賦税……淳化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户爲里正，第二等户爲户長，勿冒名以給役。」亦稱「里長」。《大明律附例四》「凡各處人民，每一百户內議設里長一名，甲首一十名，輪年應役，催辦錢糧，勾攝公事。」

〔一一八〕里老——鄉里中年長有威望的人。元無名氏《陳州糶米》第三折：「那官人里老安排的東西，他看也不看。」

〔一一九〕把盞——持杯敬酒。《警世通言》卷三十二：「凡十娘相厚者，無不畢集，都與他夫婦把盞稱喜。」又作「把杯」、「把酒」，見後文。

〔一二〇〕合——組裝；裝配。《水滸傳》第三十三回：『連夜合個囚車，把這廝盛在里面。』《古今小説》卷二十九：『差人去叫匠人合一個籠子，將玉通和尚盛了。』

〔一二一〕虎床——放置虎尸的架子。床：放置器物的坐架。南朝陳徐陵《玉臺新咏序》：『翡翠筆床，無時離手。』唐杜牧《郡齋獨酌》：『交横碧流上，竹映琴書床。』

〔一二二〕花紅——表示喜慶所簪的金花與所佩的紅綢。《二刻拍案驚奇》卷七：『太守分付花紅羊酒鼓樂，送到他家。』本書另有『紅利』義，見後文。

〔一二三〕知縣——官名。縣的行政長官。唐以前稱縣令。唐代以佐官代行縣令職務曰『知縣事』，是『知縣』名稱之始。宋代以京官等爲縣官，結銜稱某官知某縣事，餘仍稱縣令。明代始正式用作一縣長官的名稱。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十：『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异矣。』《宋史·職官志七》：『縣令……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禁令，則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賦役、錢穀、振濟、給納之事皆掌之……若京、朝、幕官則爲知縣事。』《明史·職官志四》：『縣，知縣一人，正七品……知縣掌一縣之政。』

〔一二四〕恁地——又作『恁的』。這麼（樣）；那麼（樣）。清西厓《談徵·言部》：『恁音任……宋人語録以爲語助詞，猶然如此也。』宋柳永〔晝夜樂〕：『早知恁地難棄，悔不當初留住。』金《董解元西廂記》卷四：『料想當日别離不恁的苦。』本書另有『怎麼』義，見後文。

〔一二五〕首尾——始末經過。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三一：『時有一囚，與爭財弟同獄，問得首尾。』

〔一二六〕給散——分發；發放。宋蘇軾《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又官吏無狀，于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平妖傳》第七回：『又把大食籮抬着火燒饃饃，給散我們吃。』

〔一二七〕恩沾——恩惠。唐韓愈《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沾動植。』宋柳永〔御街

行」：『鵲書飛下，鷄竿高聳，恩霑均寰宇。』

〔一二八〕處分——處理；處置。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古今小說》卷十：『你卻將此軸去訴理，述我遺命，求他細細推詳，自然有個處分。』另有『處罰』義，見後文。

〔一二九〕俵散——散發；分發。《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一》：『百姓合散蠶鹽，每年只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宋歐陽修《青州宮青苗錢第一劄子》：『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

〔一三〇〕都頭——武職名。宋代禁軍、廂軍都有都頭、副都頭之職。《宋史·職官志六》：『侍衛親軍步軍……每軍有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指揮使、副指揮使，每都有都頭、副都頭、十將、將、虞候、勾承、押官，各以其職隸于步軍司。』州縣的捕快頭目亦稱都頭。清梁章鉅《稱謂錄》卷二十六：『《庸閑齋筆記》：唐代嘗以都頭爲官名而兼平章事者，今以都頭爲縣役之通稱。』

〔一三一〕押司——官職名。宋代地方官的屬吏，掌案牘、獄訟等事務。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十二：『諸縣人吏，國初押司、錄事于等第户差選諳吏道者充。』

〔一三二〕誇官——科舉中試或新授官職者披紅跨馬游街稱誇官。《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六回：『他們外省女婿中了狀元，都興丈人家請游街誇官。』

〔一三三〕抓尋——尋找。《京本通俗小說·拗相公》：『我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古今小說》卷二：『一時間失脱了，抓尋不見。』

〔一三四〕渾名——諢名；綽號。《京本通俗小說·拗相公》：『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即當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渾名。』《水滸傳》第二十九回：『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渾名，叫做蔣門神。』

〔一三五〕三寸丁谷樹皮——武大的外號。三寸丁言其個頭矮小，谷樹皮言其皮膚粗糙。谷樹，即穀樹，又叫楮樹，皮斑白，可造紙。

〔一三六〕常時——時常；經常。明高深甫〔九回腸〕《離思》：『眉尖上，常時描出愁模樣？』《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人聽見他這些話，也就常時請他來吃杯酒。』本書另有『平時』、『固定的時候』等義，見後文。

〔一三七〕看官——小說、話本對讀者或聽衆的敬稱。宋羅燁《醉翁談錄》卷一：『舉斷模按師表規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古今小說》卷十三：『看官，我今日說一節故事，乃是張道陵七試趙昇。』

〔一三八〕青史——史書。古以竹簡記事，竹殺青乃書，曰青簡，故史書曰青史。唐岑參《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一三九〕春夢——比喻繁華如夢，轉眼成空。宋趙令畤《侯鯖錄》卷七：『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于田間。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中呼此媼爲春夢婆。』

〔一四〇〕炊餅——即蒸餅，又稱『籠餅』，饅頭、花卷之類。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二：『仁宗廟諱貞，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明蔣一葵《長安客話》卷二：『籠蒸而食者皆爲籠餅，亦曰炊餅。今畢羅、蒸餅、蒸卷、饅頭、包子、兜子之類是也。』

〔一四一〕渾家——妻子。清錢大昕《恒言錄》卷三：『稱妻曰渾家。』明朱有燉《仗義疏財》第三折：『他吉日良辰，娶了個渾家。』本書另有『全家』義，見後文。

〔一四二〕消折——虧損；損失。宋葉適《淮西論鐵錢五事狀》：『銅鐵異用，風波滯留，便已盤費消折。』《儒林外史》第十五回：『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錢，不得回家。』

〔一四三〕大街坊——街坊：鄰居。同居一街，但相隔較遠的，稱大街坊。元無名氏《殺狗勸夫》楔子：『誰起風波誰要強，瞞不過鄰里衆街坊。』

〔一四四〕家下人——家奴；僕人。《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咱們家的家下人，家裏還夠使喚，只是園裏没有人。』

〔一四五〕看顧——照顧；特別加以關照。元無名氏《合同文字》第三折：『怎知道壽短促，命苦毒，再没個親人看

顧。」《水滸傳》第十回：「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

〔一四六〕照顧——顧客向店家或商販購買商品。本書第六十九回「太太和三娘常照顧小的花翠」，亦此意。本書另有「賜與」義，見後文。

〔一四七〕一力——盡全力；竭力。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七：「使臣至是一力回護，幸而免焉。」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第四折：「我去夫人根前一力保你。」

〔一四八〕大户——有財勢的人家。元無名氏《看錢奴》第一折：「這人沒錢時無些話，纔的有便說誇，打扮似大户豪家。」《古今小說》卷一：「原來宋家也是個大户，有體面的。」

〔一四九〕寸男尺女——一男半女。指一個兒女。元馬致遠《岳陽樓》第二折：「俺兩口兒自成夫婦，已經數載，寸男尺女皆無。」

〔一五〇〕媽媽——又作「媽媽子」。妻子。元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三折：「我便肯了，則怕俺媽媽不肯。」《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員外張士廉，年過六旬，媽媽死後，孑然一身，并無兒女。」本書另有「母親」、「鴇子」、「年老僕婦」等義，見後文。

〔一五一〕使女——婢女；女僕。元楊顯之《瀟湘雨》第二折：「他是夫人，我是使女？」

〔一五二〕許大——如此大；這樣大。《水滸傳》第七十八回：「直做到許大官職，都是精鋭勇猛之人。」《古今小說》卷二十七：「許大年紀，不痴不顛，卻做出恁般行徑。」

〔一五三〕招宣——似是作者虛擬的官職。招討使跟宣撫使的混稱。《宋史·職官志七》：「招討使，掌收招討殺盜賊之事，不常置。」「宣撫使，不常置，掌宣布威靈，撫綏邊境及統護將帥、督視軍旅之事，以二府大臣充。」又宋代內侍省有「昭宣使」之職。《宋史·職官志六》：「熙寧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班遂省……其官稱，則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宣政使、宣慶使、昭宣使。」但從王招宣祖上爲「太原節度邠陽郡王」的

地位看，此處似不可能爲内侍之職。

〔一五四〕纏髻兒——一種少女髮式。形制未詳。或許因其用絨繩或帛縷纏裹而得名。

〔一五五〕扣身衫子——緊身可體的衣衫。《清平山堂話本·刎頸鴛鴦會》：「梳個從鬢頭兒，着件叩身衫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

〔一五六〕做張做勢——故意做出某種姿態或樣子。《古今小説》卷一：「我只做張做勢的叫疼，就遮過了。」

〔一五七〕喬模喬樣——打扮妖嬈不同一般。《古今小説》卷二十二：「似此喬模喬樣，委的我家住不了。」

〔一五八〕品竹彈絲——指吹奏管弦樂器。竹，指笛簫等管樂；絲，指琴箏等弦樂。元高明《琵琶記》第三齣：「綉屏前品竹彈絲，擺列的是朱唇粉面。」又作「品竹調絲」。《清平山堂話本·柳耆卿詩酒玩江樓》：「吟詩作賦，琴棋書畫，品竹調絲，無所不通。」

〔一五九〕樂户——名隸樂籍的人家。《魏書·刑罰志》：「諸强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户。」《隋書·裴蘊傳》：「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户。」

〔一六〇〕主家婆——主持家政的女主人。通常作「主人婆」。《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因爲那大户要纏着他，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醒世姻緣傳》第三十九回：「可奈又把一個結髮妻來死了，家中没了主人婆。」

〔一六一〕出落——指青春期體態發育。元關漢卿〔一枝花〕《贈朱簾秀》：「十里揚州風物妍，出落着神仙。」《醒世恒言》卷七：「看看長成十六歲，出落得好個女兒。」

〔一六二〕收——收用，從肉體上占有女子。《續資治通鑒·元文宗至順元年》：「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

〔一六三〕收用——男主人從肉體上占有使女。《醒世姻緣傳》第五十五回：「你那家子曾收用過了不曾？」

〔一六四〕攘罵——嚷罵；叱罵。《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知縣又把水手們嚷罵一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

四十四回：『婊子口里也嚷罵老狐狸。』

〔一六五〕房奩——嫁妝。元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一折：『雖然没甚房奩送，倒也落的三朝吃喜筵。』《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我家下有十萬貫家財，須著一個有十萬貫房奩的親來對付我。』

〔一六六〕堪可——正好；宜於。元關漢卿《裴度還帶》第三折：『堪可貧僧備齋，看有是麼人來。』元無名氏《赤壁賦》第三折：『風清月白，景物稀奇，堪可賞玩也。』

〔一六七〕看覷——看望。此指私會。《古今小說》卷十八：『初意成親後，一年半載，便要回鄉看覷。』《水滸後傳》第十八回：『只怕放心不下，還要小可到東京來看覷先生哩。』本書另有『偷看』、『看待』等義，見後文。

〔一六八〕廝會——相會。廝，『相』字的北方讀音。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十：『世多言白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牓曰「大廝國寺」，傳以爲笑。』明王錂《春蕪記》第十七齣：『一向客游在外，許久不與宋生廝會。』

〔一六九〕陰寒病症——中醫指命門火衰、元陽虛憊常痿不起之症。

〔一七〇〕嗚呼哀哉——表示悲痛之辭，常用以哀悼死者，因借指死亡。《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施濟忽遘一疾，醫治不痊，嗚呼哀哉了。』

〔一七一〕合氣——賭氣；鬬氣。元楊顯之《瀟湘雨》第四折：『怎麼我這眼連跳又跳的，想是夫人又來合氣了。』《醒世姻緣傳》第三十回：『或與婆婆合氣，或與丈夫反目。』

〔一七二〕牽着不走，打着倒腿——形容人猥瑣不成器，怎樣促進都無助于事。今仍用。李準《李雙雙小傳》：『我就見不得牽着不走，打着倒退，狗肉不上桌這號人！』

〔一七三〕咮酒——無節制地喝酒。咮，同『噇』。《集韵·江韵》：『饚，食無廉也。或從口。』元無名氏《謝金吾》第

三折：「這早晚，衙內還在那里味酒。」

〔一七四〕悔氣——晦氣，倒霉。元李文蔚《燕青博魚》第三折：「這也是你自家的悔氣，着那廝打了。」清孔尚任《桃花扇》第三齣：「不要叫贊禮們偷吃，尋我們的悔氣呀。」

〔一七五〕山坡羊——曲牌名。南北曲都有，北曲屬中呂宮，南曲屬商調。明代宣德到弘治年間成爲民間流行小曲，字數定格與南曲略有不同。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山坡羊者……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此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弦索北調，其語穢褻鄙賤。」

〔一七六〕高號銅——純度較高的銅，號，純度標號。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八：「廢銅鑄錢者，每火十耗其一。蓋鉛質先走，其銅色漸高。」

〔一七七〕羊脂玉——質地細膩如羊脂的優質軟玉。也叫白脂玉，以産于新疆于闐者最著名。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十八：「朝鮮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與葱嶺美者無殊异。」《水滸傳》第二回：「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

〔一七八〕靈芝——菌類植物。生于枯木根際，又稱木靈芝，可入藥。古人認爲是瑞草，服之可延年成仙。《爾雅·釋草》：「菌，芝。」郭璞注：「芝，一歲三華，瑞草。」《文選·漢張衡〈西京賦〉》：「浸石菌于重涯，濯靈芝以朱柯。」

〔一七九〕顔色——容顔，容貌。《文選·晉陸機〈擬青青河畔草〉》：「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顔色。」本書另有「色彩」、「臉面」義，見後文。

〔一八〇〕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比喻没有緣份，遇不上合適的對象。

〔一八一〕光鮮——鮮明潔淨。《醒世恒言》卷三：「少不得頭上腳下都要收拾得光鮮，等他好去别人家做人。」《醒世姻緣傳》第十九回：「梳得那頭比常日更是光鮮，扎縛得雙腳比往日更加窄小。」

〔一八二〕嘲——撩逗；戲弄。《玉篇·口部》：「嘲，言相調也。」宋趙福元〔鷓鴣天〕《贈歌妓》：「腔子裏，字兒添，嘲撩風月性多般。」《西游記》第二十三回：「你看便去看他，但只不可只管嘲他了。」

〔一八三〕浮浪——輕浮放浪。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三：「當春末，揣妓多從浮浪人，躍大馬游金明。」《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四：「（伯皋）聽他仍舊外邊浮浪快活。」又作「博浪」、「百浪」，見後文。

〔一八四〕油樣——油頭粉面的樣子。

〔一八五〕沾風惹草——比喻賣弄風情，勾引異性。跟「拈花惹草」義同。《紅樓夢》第二十一回：「今年才二十二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

〔一八六〕撒謎語——用隱語諷諭人或事。謎語，隱含嘲諷的話。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卷三：「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

〔一八七〕嘲戲——調笑戲弄。元吳昌齡《東坡夢》第一折：「安石將小官的〔滿庭芳〕奏與天子，道俺不合吟詩嘲戲大臣之妻。」《紅樓夢》第六十四回：「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裏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

〔一八八〕這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里——比喻漂亮女子嫁給醜陋無能的男人。《水滸傳》第二十四回：「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拍案驚奇》卷十：「把一個如花似玉的愛女，嫁與那酸黃齏爛豆腐的秀才，没有一人不笑他呆痴，道是：好一塊羊肉，可惜落在狗口裏了！」

〔一八九〕偷漢子——女子暗與男人通姦。《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叫你來偷漢子！」《紅樓夢》第九十一回：「小蹄子，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似的。」

〔一九〇〕春山——指女子的眉毛。春日山色黛青，女子以黛青畫眉，故稱。元吳昌齡〔端正好〕《美妓》：「秋波雨點真，春山八字分。」

〔一九一〕雲雨——指男女性行爲。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指楚懷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後因稱男女性行爲爲雲雨。

〔一九二〕偷期——偷情；男女私約幽會。宋柳永〔集賢賓〕：『縱然偷期暗會，長是匆匆。』元吳昌齡《東坡夢》第二折：『你待赴白蓮會裏，先和那紅粉偷期。』

〔一九三〕金蓮——指女子纖足。《南史·齊東昏侯紀》：『又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後因以金蓮稱纖足。宋盧炳〔踏莎行〕：『明眸剪出玉爲肌，鳳鞋弓小金蓮襯。』

〔一九四〕胡博詞——樂器名。三弦（或四弦），長頸，無品，共鳴箱下部蒙以蟒皮。今蒙古族樂器火不思、柯爾克孜族樂器考姆兹、納西族樂器胡撥，均其屬。歷史上另有和必思、渾不似、琥珀槌、琥珀詞、虎拍思、胡撥四、虎撥思兒、胡不思、吳撥四、烏悲詞等名稱。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今樂器中有四弦長頸圓鼙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予心疑其非。復偶與教坊老妓談及，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箜篌，似三弦，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名。本虜中馬上所彈者。」予乃信以爲然。及查正統年間賜迤北瓦剌可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撥思者，蓋即此物，而《元史》中又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

〔一九五〕扠兒雞——通常作『叉兒機』，樂器名。明張岱《陶庵夢憶》卷四：『樂奏馬上，三弦、胡撥四、琥珀詞、土兒密失、叉兒機、僸侏兜離，罔不畢集。』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今京師有吳撥四、土兒密失、叉兒機等。』或作『插兒機』。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磨難曲》：『朱二說：「……我收拾着幾件樂器，分散給您，没有的拍手亦可。」果然取出硼硼鼓、插兒機，交於別人。』

〔一九六〕油似滑——油一般圓滑。又作『油裏滑』（見第七十五回）。《醒世恒言》卷二十七：『那哥哥叫做焦榕，專在各衙門打幹，是一個油裏滑的光棍。』

〔一九七〕混沌——天地未開辟前元氣渾然一團的樣子。謂人糊涂無知識。元無名氏《小尉遲》第一折：「這個養爺老的混沌了，我是劉季真的兒。」《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混沌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出半天裏，便把着喪門關了。」

〔一九八〕囉唣——騷擾；搗亂。元楊顯之《瀟湘雨》第四折：「且不要囉唣，待我唱與你聽。」明湯顯祖《邯鄲記·度世》：「那先生被我們囉唣的去了，我們也去罷。」本書另有「纏綿」義，見後文。

〔一九九〕典房——典租房屋。承典人交付一定的典價後，在約定的典租期間內享有房屋使用權。到期出典人將典價交還承典人，收回房屋；若無力交還典價，房屋產權即歸承典人所有。清顧張思《土風錄》卷十四：「典屋曰徣。」《篇海類編·彳部》：「徣音借。徣與也。」

〔二〇〇〕濁才料——糊涂東西；蠢家伙。才料，同「材料」，指人時含有喜愛或厭惡的感情色彩。元商衢〔梁州第七·新水令〕：「罵你個短命薄情才料，小可的無福怎生難消。」元秦簡夫《東堂老》第一折：「那潑烟花專等你個腌材料。」

〔二〇一〕治——置辦；購買。《紅樓夢》第二十四回：「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便拿去治買東西。」

〔二〇二〕作賀——祝賀；慶賀。《古今小說》卷三：「我們鬭分銀子，與你作賀。」

〔二〇三〕下處——臨時的居住處。明陸噓雲《世事通考》上卷：「下處，所寓之處也。」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劉武忠書簡帖》：「下處已有，俟公到修治也。」元柯丹丘《荊釵記》第二十一齣：「既蒙允肯，同到下處，寫書與你。」

〔二〇四〕小叔——丈夫的弟弟。《爾雅·釋親》：「夫之弟爲叔。」《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公吃茶，婆吃茶，伯伯姆姆來吃茶。姑娘小叔若要吃，竈上兩碗自去拿。」也作「小叔子」。《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別人不過是禮上的面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

〔二〇五〕萬福——婦女敬禮。兩手鬆鬆抱拳重疊在胸前右下側上下移動，同時口稱「萬福」。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卻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一：「鶯啞的門開瞬目覷，見個女孩兒深深地道萬福。」

〔二〇六〕管待——款待；招待。《三國志平話》卷上：「酒食管待陳宮畢，宮辭了去。」《水滸傳》第六回：「且如小僧，做個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

〔二〇七〕坐的——或作「坐地」。坐着。根據動程不同，也可解作「坐下」、「坐了」。元無名氏《玩江亭》第二折：「你尋一坨兒穩便處閑坐的。」《朱子語類》卷一百零四：「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

〔二〇八〕胡亂——將就；湊合。宋無名氏《張協狀元》第十齣：「張丈，你胡亂去供床下睡一宵。」《五代史平話·周史》卷上：「咱待去爲人雇傭，挑擔東西，胡亂糊口度日。」本書另有「隨便」義，見後文。

〔二〇九〕丁樹——「三寸丁谷樹皮」的略稱。參見本回注「三寸丁谷樹皮」條。

〔二一〇〕遭瘟——遭遇瘟神；倒霉。元石君寶《曲江池》第二折：「總饒你便通天徹地的郎君，也不殺三朝五日遭瘟。」

〔二一一〕逐日——每天。元關漢卿《謝天香》第一折：「我逐日家把你相試，乞求的教你做人時。」又作「日逐」，見後文。

〔二一二〕胡亂——隨便；任意。宋司馬光《乞不貸故鬬殺劄子》：「此人稱是東岳急腳子，胡亂打人，不伏收領。」《水滸傳》第四回：「胡亂賣些與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另有「將就」義，見本回注。

〔二一三〕土兵——民兵。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十二：「土兵，其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刺爲兵者是也……成化二年，用陝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

〔二一四〕腌臢——骯髒；不乾淨。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七：「鬢邊蟣虱渾如糝，你尋思大小大腌臢。」元無名氏

《賺蒯通》第三折：「休笑我面色腌臢，形容兒猥縮。」

〔二一五〕青春——年齡（專指青少年的）。明湯顯祖《牡丹亭》第三十二齣：「且請問芳名，青春多少？」

〔二一六〕今番——這次。元楊文奎《兒女團圓》第三折：「你今番去了，再幾時來也？」《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一回：「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復中原，誓不見陛下也！」

〔二一七〕撒潑——耍野蠻；耍無賴。元關漢卿《竇娥冤》第二折：「浪蕩乾坤，怎敢行凶撒潑，擅自勒死平民！」《紅樓夢》第六十回：「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裏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

〔二一八〕人無剛强，安身不牢——人没有剛强的性格，難以存身立世。第八回又作「人無剛骨，安身不牢」。《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

〔二一九〕快性——性格爽快。朝鮮刊《老乞大》卷下：「我是快性的，撿好銀子來！」《水滸傳》第二十一回：「宋江是個快性的人，乞那婆子纏不過。」

〔二二〇〕三打不回頭，四打連身轉——本爲理髮行業語。元代《淨髮須知》引《大元新話》：「按大元體例，世圖故變，别有數名。還有一答頭、二答頭、三答頭、一字額、大開門、花鉢椒……」「三打」即三答頭，兩耳側各留縷髮，結辮垂於左右肩；額正中散垂一撮頂髮，稍長則剪。「四打」即四答頭，於三答之外另垂一辮於腦後。「不回頭」和「連身轉」是指梳這樣的髮型應遵守的禮儀。比喻人循規蹈矩，懦弱無能。《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

〔二二一〕萍踪——浮萍漂泊不定，比喻人行踪不定。宋陸游《答交待楊通判啓》：「瓜戍及期，幸仁賢之爲代；萍蹤無定，恨候望之未遑。」元薩都剌《秋日病起池上》：「飄風辭萍蹤，落葉散魚影。」

〔二二二〕撇清——故意顯示清白。《熊龍峰小說四種·張生彩鸞燈傳》：「撇清的心中泛濫，賣乖的外貌威儀。」《醉醒石》第一回：「那裏有不要錢的人，這是人面前撇清的話兒。」

〔二二三〕則個——語氣助詞。用在句末，表示祈使。宋無名氏《張協狀元》第二齣：『張協夜來一夢不祥，試尋幾個朋友扣他則個。』《宣和遺事》前集：『待朕與諸臣消愁解悶則個！』亦作『子個』。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二：『可憐自家，母子孤孀，投托解元子個！』

〔二二四〕曉事——懂事；明白事理。漢楊修《答臨淄侯箋》：『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零八：『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才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

〔二二五〕陪侍——陪伴侍奉。《警世通言》卷二十：『渾家見他懷悶，離不得把些精神來陪侍他。』《西游記》第六十九回：『他已有三個閣老陪侍左右，請入文華殿去也。』

〔二二六〕間壁——隔壁；毗連的人家。《水滸傳》第三回：『卻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吃酒！』《古今小說》卷一：『央間壁小二挑了，來到蔣家門首。』

〔二二七〕安排——整理；整治（飯菜）。元楊景賢《西游記》第一本第一折：『夜來我買得一尾金色鯉魚，欲要安排他，其魚忽然眨眼。』《古今小說》卷三：『教八老買兩個豬肚磨淨，把糯米、蓮、肉灌在裏面，安排爛熟。』本書另有『處置』、『籌劃』義，見後文。

〔二二八〕見便——識局；有眼力。《清平山堂話本·五戒禪師私紅蓮記》：『清一見他生得清秀，諸事見便，藏匿在房裏。』

〔二二九〕盪酒——燙酒；溫酒。元李直夫《虎頭牌》第四折：『快與我殺羊盪酒來，與叔叔暖痛者。』《水滸傳》第十回：『我自有伴當盪酒，不叫你休來。』

〔二三〇〕主位——主人的席位。一般在下首或靠外的一側。《後漢書·趙岐傳》：『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

〔二三一〕打橫——坐在橫頭。跟主賓位（上首）橫向，故曰打橫。是陪客或次賓的位置。《醒世恒言》卷三十：『房

德復身到書房中，扯把椅兒，打橫相陪。』《石點頭》卷四：『孫三郎與鳳奴并坐，方氏打橫。』

〔二三二〕篩酒——斟酒。有時也指溫酒。《水滸傳》第十一回：『林冲叫酒保只顧篩酒。』《警世通言》卷十九：『衙內見篩下酒色紅，心中早驚。』

〔二三三〕水酒——薄酒；淡酒。多用於客氣。元無名氏《冤家債主》楔子：『兄弟有一壺水酒，就與哥哥餞行。』

〔二三四〕肉果兒——肉塊兒。

〔二三五〕小意兒——小殷勤；在細微處體貼人。《水滸傳》第二十一回：『這閻婆惜被那張三小意兒，百依百隨，輕憐重惜。』《紅樓夢》第六十回：『他最小意殷勤，伏侍的芳官一干人。』

〔二三六〕善弱——善良懦弱。《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武大又是個善弱的人。』

〔二三七〕一歇——一會兒。《二刻拍案驚奇》卷八：『好似熱地上蜒蚰，一歇兒立腳不定。』《醒世姻緣傳》第四回：『李成名下了馬，將門用石子敲了一歇。』

〔二三八〕生受——客套話。麻煩；受累。元李行道《灰闌記》第一折：『索是生受姐姐來。』《水滸傳》第四回：『不須生受，洒家便要去。』本書另有『辛苦』義，見後文。

〔二三九〕望——探望；看望。元孟漢卿《魔合羅》第一折：『自從哥哥去後，不曾來望得你。』

〔二四〇〕是必——務必；一定。元劉庭信〔一枝花〕《春日送別》：『你是必早尋一個着實店房裏宿。』《拍案驚奇》卷六：『你在他家走動，是必在你身上想一個計策。』

〔二四一〕吃——介詞，被。元關漢卿《金綫池》第二折：『那一口吃你家媽媽趕逼我不過，只得忍了一口氣，走出你家門。』朝鮮刊《朴通事》卷中：『只那般去了，路上必定吃別人笑話。』本書另有『受』、『因爲』、『禁受』、『可惜』等義，見後文。參見本回注『乞』條。

〔二四二〕强如——勝似；勝過。元不忽木〔點絳唇〕《辭朝》：『會三島十洲客，强如宴公卿萬户侯。』《儒林外史》第

四十四回：「他若幫觀我些須，強如坐一年館。」

〔二四三〕旋——現；臨時。唐杜荀鶴《山中寡婦》：「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元馬致遠〔四塊玉〕《恬退》：「酒旋沽，魚新買，滿眼雲山畫圖開。」

〔二四四〕停當——完備；齊整；周全。《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翠蓮道罷，妝扮停當，直來到父母根前。」《水滸傳》第十三回：「數日之間，也待打點停當，差人起程。」本書另有「合適」、「穩妥」義，見後文。

〔二四五〕宿歇——住宿；過夜。又作「歇宿」。元鄭廷玉《後庭花》第三折：「你今夜還去那店裏宿歇。」《拍案驚奇》卷四：「前面到何處可以宿歇？」

〔二四六〕燒湯——燒熱水。《說文·水部》：「湯，熱水也。」《三遂平妖傳》第三回：「到天曉，媽媽起來燒湯洗面。」

〔二四七〕淨面——洗臉。《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一回：「安老爺依然安詳鎮靜，在那裏漱口淨面。」

〔二四八〕裹幘——裹頭巾。《說文·巾部》：「髮有巾曰幘。」

〔二四九〕畫卯——簽到。舊時官衙卯時（晨五時至七時）點名，稱點卯；前去應到叫應卯，簽到叫畫卯。元張之翰《和愚公韵》：「纔看曹掾喧畫卯，不覺庭樹陰轉午。」明周順昌《與朱德陞孝廉書》：「月中分兵部觀政，殊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恭升堂畫卯而已。」

〔二五〇〕應說——答應。

〔二五一〕計較——計算比較。《漢書·賈誼傳》：「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顏師古注：「稽，計也，相與計較也。」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治家》：「計較錙銖，責多還少。」本書另有「計議」、「小心」、「處置」、「挑剔」等義，見後文。

〔二五二〕蹀裏蹀斜——蹀躞；腳步小而不穩的樣子。南朝梁鮑照《擬行路難》之六：「丈夫生死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

〔二五三〕那廝——那家伙。廝，對人的賤稱。《玉篇·广部》：「廝，賤也。」《公羊傳·宣公十二年》：「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陳立疏：「廝爲賤役之通稱」《秦并六國平話》卷上：「卿如何不殺匈奴之人，與那廝放馬關前牧養！」

〔二五四〕儀表——相貌；外表。南朝梁沈約《豫章文憲王碑》：「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

〔二五五〕搊搜——雄武勇悍。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二：「其時遂把諸僧點：搊搜好漢每兀誰敢？」又「見法聰生得搊搜相，刁厥精神，蹺蹊模樣。」

〔二五六〕絮煩——囉索；說話重復煩瑣。宋無名氏《張協狀元》第一齣：「話休絮煩。那一日正行之次，自覺心兒裏悶。」《五代史平話·梁史上》：「話不要絮煩。且說那朱溫自與董巢相別後，其父朱誠喪亡。」另有「膩煩」義，見後文。

〔二五七〕鬭分子——湊分子。衆人按份兒集資送禮。後文又作「鬭分資」。《水滸傳》第二十四回：「衆鄰舍鬭分子與武松人情。」《古今小說》卷三：「我們鬭分銀子，與你作賀。」

〔二五八〕人情——行人情；禮節應酬。元關漢卿《魯齋郎》第三折：「父親母親人情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了。」《紅樓夢》第六十八回：「外頭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本書另有「禮物」、「情面」義，見後文。

〔二五九〕回席——受人飲宴後設酒席回請。元無名氏《玩江亭》第二折：「我如今饑又饑，渴又渴，師父可與我回席者。」

〔二六〇〕歇宿——宿歇；住宿。《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張主管閑坐半晌，安排歇宿。」明李贄《又與楊鳳里書》：「曾繼泉可移住大樓下，懷捷令上大樓歇宿。」參見本回注「宿歇」條。

〔二六一〕依前——跟從前一樣；照舊。又作「依先」，見後文。唐韓愈《黄家賊事宜狀》：「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

攻討。」宋張先〈南鄉子〉《中秋不見月》：『今夜相思應看月，無人，露冷依前獨掩門。』

〔二六二〕頓羹頓飯——燒菜煮飯。頓：炖；煮。羹：有濃汁的菜肴。《水滸傳》第二十四回：『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

〔二六三〕撥——撩撥；挑逗。唐白居易《題盧秘書夏日新栽竹》：『撑撥詩人興，句牽酒客歡。』唐秦韜玉《長安書懷》：『涼風吹雨滴寒更，鄉思欺人撥不平。』

〔二六四〕看看——眼看；將要。唐劉禹錫《酬楊侍郎憑見寄》：『看看瓜時欲到，故侯也好歸來。』元關漢卿《魯齋郎》楔子：『小人害急心疼，看看至死，怎麽救小人一命！』本書另有『漸漸』、『探望』義，見後文。

〔二六五〕朔風——北風。《爾雅·釋訓》：『朔，北方也。』唐長孫佐輔《關山月》：『拂曉朔風悲，蓬驚雁不飛。』

〔二六六〕彤雲——下雪前密布的濃雲。唐宋之問《奉和春日玩雪應制》：『北闕彤雲掩曙霞，東風吹雪舞山家。』

〔二六七〕祥瑞——指雪花。《宋書·符瑞志》：『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前。時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爲瑞。』

〔二六八〕瓊花——白玉製的花。喻雪花。唐皮日休《奉和魯望早春雪中作》：『威仰噤死不敢語，瓊花雪魄清珊珊。』宋楊萬里《觀雪》：『落盡瓊花天不惜，封他梅蕊玉無香。』

〔二六九〕剡溪——水名。在今浙江省嵊縣。曹娥江的上游。

〔二七〇〕子猷船——指晉人王徽之雪夜乘船訪戴逵及門而返的故事。子猷：王徽之的字。《世說新語·任誕》：『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二七一〕飛鹽——喻飛雪。《世說新語·言語》：『謝太傅（安）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

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謝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謝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二七二〕撒粉——喻飛雪。南朝陳張正見《應衡陽王教咏雪》：「入窗輕落粉，拂柳駛飛綿。」唐李世民《望雪》：「不妝空散粉，無樹獨飄花。」

〔二七三〕呂蒙正窰內嗟無錢——呂蒙正（九四六——一〇一一），宋河南洛陽人，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太宗、真宗朝三次任宰相，封萊國公。元王實甫有《呂蒙正風雪破窰記》雜劇，演呂蒙正少貧寒，與妻劉月娥居破窰中，風雪天赴僧寺趕齋，寺僧先齋後鳴鐘，使呂撲空。呂恚恨發憤，狀元及第云。

〔二七四〕央及——央告；懇求。元關漢卿《救風塵》第一折：「如今卻要嫁周舍，我央及你勸他一勸。」《警世通言》卷六：「只得破兩貫錢，倒去陪他個不是，央及他動身。」

〔二七五〕撩鬬——撩撥挑逗。元關漢卿《單刀會》第二折：「他酒性躁不中撩鬬，你則綻口兒休題着索取荆州。」《紅樓夢》第八十回：「便時常要茶要水，故意撩逗他。」

〔二七六〕罣心——挂心；挂念。南朝梁沈君攸《雙燕離》：「翩翩桂水不忍渡，懸目挂心思越路。」明李贄《與潘雪松書》：「房費日費已辦，不勞挂心。」

〔二七七〕毡笠兒——氈制的有檐帽。可遮雪。以范陽（今河北涿縣）所出爲名産。清顧張思《土風錄》卷三：「小氈帽曰氈笠子。」《水滸傳》第九回：「粉青氈笠，似倒翻荷葉高擎。」本是西北少數民族服飾。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於闐皆小金花氈笠，金絲戰袍束帶。」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三：「大觀四年十二月詔：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氈笠子，著戰袍，繫番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

〔二七八〕除——摘下；取下。《水滸傳》第二十四回：「一腳歇了擔兒，便去除下簾子，關上大門。」清逌廬《童子軍·歸田》：「除盔換笠黃，賣馬牽牛壯。」

〔二七九〕纏帶——可纏在腰間的扁長形口袋。内裝錢物，并兼束衣。明李實《蜀語》：『繞腰窄囊曰纏帶。』朝鮮刊《老乞大》卷上：『纏帶裏裝着一卷紙……只道是腰裏纏帶裏是錢物。』又作『纏袋』。《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卻没個被囊，只得打個包兒，又做起一個纏袋，準備些乾糧。』《拍案驚奇》卷十四：『慌忙向自己腰袴邊一個破纏帶裏頭拈出個銅錢來，放在石獅子頭上。』

〔二八〇〕鸚哥綠——像鸚鵡翠羽那樣的綠色。也叫『鸚鵡綠』。鸚哥：鸚鵡的俗稱。宋陸游《驛舍見故屏風畫海棠有感》：『猩紅鸚綠極天巧，疊萼重跗眩朝日。』明張昱《惆悵》之二：『畫閣小杯鸚鵡綠，玉盤纖手荔枝紅。』

〔二八一〕紵絲——精紡的苧麻纖維。學名稱精乾麻，有絹絲般的光澤。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八：『紵絲，染絲所織諸顔色者，有織金、閃褐、間道等類。』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苧質本淡黄，漂工化成至白色。先用稻灰石灰水煮過，入長流水再漂再曬，以成至白。』

〔二八二〕衲襖——衲補加固的夾或綿上衣。多爲習武者所服。《廣雅·釋詁》：『衲，補也。』王念孫疏證：『今俗猶謂破布相連處爲衲頭。』元高文秀《黑旋風》第一折：『你這般茜紅巾，腥衲襖，乾紅搭膊，腿綳護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烟薰的子路，墨染的金剛。』元無名氏《爭報恩》第一折：『你道他是賊呵，他頭頂又不曾戴着紅茜巾、白氈帽，他手裏又不曾拿着蘸檀棍，長朴刀，他身上又不穿着這香綿衲襖。』

〔二八三〕早間——早晨；早上。宋朱熹《朱子語類》卷十六：『蓋爲早間盥濯才了，晚下垢污又生，所以常要日新。』元鄭廷玉《後庭花》第一折：『今日早間聖人賜老夫一女，小字翠鸞。』

〔二八四〕卻才——剛才。後文又作『恰才』。《水滸傳》第十回：『卻才老軍所説，五裏路外有那市井。』《三遂平妖傳》第十一回：『卻才大尹叫我上廳去，説早朝時白鐵班善王太尉説道。』本書另有『剛剛』義，見後文。

〔二八五〕作杯——請喝酒；作飲酒的東道。《水滸傳》第三十七回：『差撥哥哥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杯。』

〔二八六〕向火——烤火。唐拾得《嗟見世間人》：『爐子邊向火，鑊子裏澡浴。』元劉唐卿《降桑椹》第二折：『我竈

窩裏向火去也。」

〔二八七〕油靴——表面涂有油蠟以防雨雪的靴子。又稱「油臘靴」。清蔡奭《官話彙解》上卷：「油靴：水靴。」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凡當差內使小火者，不敢概穿（靴），只穿單臉青布鞋青布襪而已。或雨雪之日，油靴則不禁也。」

〔二八八〕暖鞋——氈或綿製的保暖軟鞋。《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兩公子同蘧公孫都走出廳上，見頭上戴着新氈帽，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腳下踏着暖鞋。」

〔二八九〕掇——端；持。宋楊萬里《火閣午睡起負暄》之一：「覺來一陣寒無奈，自掇胡床近太陽。」元秦簡夫《東堂老》楔子：「下次小的每掇一張卓兒過來着。」

〔二九〇〕火盆——攏炭火用的銅盆或鐵盆。木炭燒紅後置盆內以取暖。《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

〔二九一〕煮酒——熱酒。宋蘇軾《贈嶺上梅》：「且趁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玄德心神方定，隨到小亭，已設樽俎：盤置青梅，一樽煮酒。」

〔二九二〕一發——索性；乾脆。元無名氏《看錢奴》第一折：「這等，你一發搬在俺家中住罷。」《古今小說》卷三十一：「也罷，一發喚蕭何來與你審個明白。」本書另有「越發」、「一併」義，見後文。

〔二九三〕注子——斟酒器。又作「素子」。細長形，頸細底大，口向外開，無柄無梁。多用錫或陶瓷制作。唐李匡乂《資暇集》卷下：「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嘴、柄皆具。大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清顧張思《土風錄》卷三：「酒壺曰注子」。《醒世恒言》卷二十二：「他每吩咐小和尚，另藏着一把注子，色味雖同，酒力各別。」

〔二九四〕一徑——一面；一邊。本書第四回：「一徑把壺來斟酒，勸那婦人酒。」第二十四回：「婦人一徑身子把燈

影着，左手執酒，剛待的經濟用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上只一捏。』另有『一直』、『徑自』、『越發』義，見後文。

〔二九五〕嚲——音『朵』。下垂。《字彙補·身部》：『嚲，垂也。』《紅樓夢》第七十四回：『王夫人一見他釵嚲鬢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

〔二九六〕唱的——歌女；妓女。又作『娼的』。《水滸傳》第三回：『這個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

〔二九七〕口頭不是心頭——嘴上說的跟心中想的不一致。參見第二回注『心頭不似口頭』條。

〔二九八〕春心——指男女情愛之心。《拍案驚奇》卷三十一：『正寅看見賽兒尖鬆鬆雪白一雙手，春心搖蕩。』

〔二九九〕按納——抑制；忍耐。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三：『君瑞心頭怒發，忿得來七上八下，煩惱身心怎按納！』也作『按捺』。《清平山堂話本·刎頸鴛鴦會》：『（張二官）氣得按捺不下，打一磚去。』

〔三〇〇〕兜攬——招接；理睬。《水滸傳》第二十一回：『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個。』《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不教人來兜攬，任他放屁喇撒一出，沒興自去。』

〔三〇一〕火筯——火筷子。夾炭火用的兩根金屬條，有的根端用細鏈連接。清蔡奭《官話彙解》上卷：『火筯：火快子。』《拍案驚奇》卷七：『原來公遠起初一到爐邊，便把火筯插在灰中。』也作『火箸』。《紅樓夢》第五十回：『湘雲聽了，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着手爐。』

〔三〇二〕良久——許久；較長的一段時間。《戰國策·燕策三》：『秦王目眩良久。』《史記·商君列傳》：『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

〔三〇三〕匹手——劈手；冲着手。元關漢卿《四春園》第二折：『但是別人的錢鈔，我劈手的奪將來我就要。』《紅樓夢》第九十五回：『鳳姐見賈璉進來，便劈手奪去。』

〔三〇四〕焦燥——着急而煩躁。後文又作『焦唣。』宋無名氏《張協狀元》第三齣：『幾番焦燥，命直不好，埋冤知

是幾宵。」也作「焦躁」。宋朱熹《答黃子耕書》：「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

〔三〇五〕做聲——出聲。指説話、咳嗽等。《京本通俗小説·西山一窟鬼》：「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廝覷，做聲不得。」《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四：「權躲在裏面去，勿得做聲！」

〔三〇六〕爭些兒——差一點兒；險些。元尚仲賢《柳毅傳書》第二折：「則俺這兩只腳爭些兒踏空。」《三國演義》第一百十六回：「橋上土塌，陷住馬蹄，爭些兒掀下馬來。」又作「爭些子」。宋劉克莊〔滿江紅〕《傅相生日癸亥》：「江左惟公，爭些子，吾其衽髮。」

〔三〇七〕噙齒戴髮——牙齒不外露，頭上有頭髮，是對人的形像的描述。語出《列子·黃帝》：「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元無名氏《連環記》第三折：「奉先你是個男子漢，頂天立地，噙齒戴髮。」

〔三〇八〕男子漢——男子；大丈夫。元無名氏《獨角牛》第二折：「你是個男子漢，頂天立地，噙齒戴髮。」本書另有「丈夫」義，見後文。

〔三〇九〕人倫——禮教所規定的人與人之間應有的關係。特指尊卑長幼，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之間的關系。《孟子·滕文公上》：「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三一〇〕此等——這種；這樣。《二刻拍案驚奇》卷九：「此等鋤强扶弱的事，不是我，誰人肯做？」清李漁《閑情偶寄》卷一：「此等詞曲，幸而出自元人；若出我輩，則群口訕之，不識置身何地矣。」

〔三一一〕勾當——行爲；事情。清翟灝《通俗編》卷十二：「勾當乃幹事之謂，今直以事爲勾當。」元高明《琵琶記》第六齣：「這幾日老相公出朝，不知有甚勾當。」《前漢書平話》卷下：「吾者久困淹滯，作爲庶民，故來謁舅舅尋些小勾當。」

〔三一二〕風吹草動——比喻輕微的變故。清翟灝《通俗編》卷一：「《晉書·劉曜載記》：崔岳謂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按：俗謂細事騷擾曰風吹草動，本此。」敦煌本《伍子胥變文》：「偷踪竊道，飲氣吞聲；風吹草動，即便藏形。」

〔三一三〕搶——搶白。金《董解元西廂記》卷四：「花言巧語搶了俺一頓，俺耳邊佯不聞。」

〔三一四〕面皮——臉皮。指臉色。《水滸傳》第三十回：「張都監看了，變了面皮。」本書另有「相貌」、「情面」義，見後文。

〔三一五〕家火——又作「家活」。家什；日常生活用具。明賈仲明《昇仙夢》第一折：「天色晚了，收拾了家火，我還家去。」元無名氏《劉弘嫁婢》第一折：「柴米油鹽醬醋茶，應用家活都有了。」

〔三一六〕耍子——玩笑；戲耍。《西游記》第十五回：「我老漢作笑耍子，誰知你高徒認真。」《平妖傳》第五回：「我是耍子，你便認真起來。」本書另有「游玩」義，見後文。

〔三一七〕⿰言柔心——歹心；惡心。⿰言柔，「⿰忄柔」的借字。《集韵·豪韵》：「⿰忄柔，劣也。」今徐州方言仍有此語，見《徐州方言志》。

〔三一八〕綱常——即三綱五常。三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宋史·葉味道傳》：「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

〔三一九〕勾搭——勾引；引誘。《醒世恒言》卷三：「那蘭花見勾搭朱小官人不上，別尋主顧。」也作「鈎搭」。元無名氏《爭報恩》第一折：「這早晚王臘梅還不到房裏歇息，多喒又和丁都管鈎搭去了。」

〔三二〇〕搶白——譏諷；指責。《京本通俗小說·馮玉梅團圓》：「玉梅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慚。」明邵璨《香囊記》第三齣：「小子志量如此，老兄何故當面搶白？」

〔三二一〕尋思——思索；考慮。《後漢書·劉矩傳》：「縣官不可人，使歸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三國志平話》

卷上：『仲相低頭尋思半晌，終不曉其意。』

〔三二二〕申牌——申時。下午三時至五時。宋代官衙挂牌報告時辰，故某一時辰也稱某牌。《宣和遺事》前集：「一杯未盡笙歌送，階下辰牌又報時。」按：此辰牌即時辰牌，非指辰時（晨七時至九時）。宋袁褧《楓窗小牘》卷上：『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又爲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環而出。』

〔三二三〕情知——按情理推斷即知；明明知道。唐駱賓王《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情知唾井終無理，情知覆水也難收。』《五燈會元》卷七：『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三二四〕爭奈——怎奈；不可奈。唐顧況《從軍行》之一：『風寒欲砭肌，爭奈裘襖輕。』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第一折：『春光在眼前，爭奈玉人不見。』

〔三二五〕些個——表示少量。一些；若干。宋周邦彥〔意難忘〕《美咏》：『些個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五代史平話·梁史上》：『去見那朱五經，問他學習些個。』也表示程度輕微，見後文。

〔三二六〕油臘靴——即『油靴』。參見本回注『油靴』條。也作『油膀靴』。《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尋思了半晌，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六：『蠟靴，用黃蠟四兩，以二兩粘瀝青，入蠟均用。』

〔三二七〕上蓋——外衣；罩衫。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七：『時太上、官家并已七八分醉，遂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元無名氏《神奴兒》第一折：『揀個有顏色的段子，與孩兒做領上蓋穿。』

〔三二八〕只顧——專一地；一個勁兒地。《水滸傳》第四十二回：『遠遠望見一個去處，只顧走。』《醒世恒言》卷三十四：『情知是長兒藏下，攔着門只顧罵。』本書另有『盡管』、『僅是』義，見後文。

〔三二九〕混沌蟲——糊涂蟲。參見本回注『混沌』條。蟲，對人的謔稱。元無名氏〔清江引〕《義士人》：『皂羅辮兒緊扎梢，頭戴方檐帽……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

〔三三〇〕混沌魍魎——糊涂鬼。魍魎：鬼怪。《説文·虫部》：『蝄蜽，山川之精物也。』段玉裁注：『俗作魍魎。』《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喫別人笑。』

〔三三一〕休書——休棄妻子的文書。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卷下：『願難相挈以行，乃偏作一休書遺之。』《水滸傳》第八回：『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并無爭執。』

〔三三二〕數罵——數説責罵。《醒世姻緣傳》第八回：『珍哥脱不了還是那些話，數罵不了。』《紅樓夢》第一百七回：『（賈政）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來數罵了幾句。』

〔三三三〕絮聒——嘮叨；絮絮不休。元石君寶《曲江池》第二折：『爭奈我這虔婆絮聒殺人，無計奈何，須索跟他走一遭。』《西游記》第十四回：『不必恁般絮聒惡我，我回去便了。』又作『聒絮』，見後文。

〔三三四〕裝幌子——挂出幌子。比喻出醜；丢面子。幌子，店鋪門外挂的營業標志，又叫『望子』。《平妖傳》第三十三回：『隨他去恐不了事，倒裝幌子』。《古今小説》卷三十八：『問甚麼！説起來妝你娘的謊子。』又作『裝望子』。《水滸傳》第四十五回：『本待要聲張起來，又怕鄰舍得知笑話，裝你的望子。』

〔三三五〕備細——底細；詳情。《醒世恒言》卷三：『宋重問了備細，鄉人見鄉人，不覺感傷。』《平妖傳》第十一回：『蠻子和尚到時已知備細。』本書另有『詳盡』義，見後文。

〔三三六〕喃喃呐呐——小聲咕噥。後文又作『喃喃噥噥』、『喃喃洞洞』。《拍案驚奇》卷十：『免不得與金朝奉共出些遮羞錢與他，尚自喃喃呐呐的怨悵。』《醒世姻緣傳》第十回：『喃喃呐呐的，一邊走，一邊罵出去了。』他書又作『喃喃咄咄』、『喃喃喏喏』、『喃喃篤篤』等。

〔三三七〕親難轉債——親戚間也難以轉承債務。比喻雖是親人也不能完全倚賴。《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卻也好！只道説是：親難轉債。』

〔三三八〕嚼咬——吃白食。

〔三三九〕花木瓜，空好看——比喻徒有外表而實際不中用。木瓜，落葉灌木或小喬木，果實長橢圓形，黃色，有香氣，可入藥，但不宜生食。宣城人刻紙爲花貼在木瓜上，使果實長成後有花紋，稱花木瓜。宋楊萬里《野店多賣花木瓜》：「天下宣城花木瓜，日華露液綉成花。」因以借喻。元無名氏《舉案齊眉》第四折：「則俺那美玉十分俊，不似你花木瓜，外好看。」

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子貪賄說風情

月老〔一〕姻緣配未眞，金蓮賣俏〔二〕逞花容。
只因月下星前〔三〕意，惹起門旁簾外心。
王媽誘財施巧計，鄆哥賣果被嫌嗔〔四〕。
那知後日蕭牆禍〔五〕，血濺屏幃滿地紅。

話說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六〕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卻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卻得二年有餘，轉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七〕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八〕，打點〔九〕上司。一來卻怕路上小人〔一〇〕，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一一〕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英雄膽力，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勔〔一二〕，見做殿前太尉〔一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稍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須得你去方可。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

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自來也不曾到東京，就那里觀光上國〔一四〕景致，走一遭，也是恩相擡舉。』知縣大喜，賞了武松三杯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

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卻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大恰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交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廝思想我了？不然，卻又回來？那廝一定强我不過，我且慢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匀粉面，再挽雲鬟，換了些顏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交奴心裏没理會〔一五〕處。每日交你哥哥去縣裏尋叔叔陪話〔一六〕，歸來只說没尋處。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没事壞鈔〔一七〕做甚麼！』武松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說知。』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

三個人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一八〕坐了，他便掇杌子〔一九〕打横。土兵擺上酒來，熱下飯〔二〇〕一齊拏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勸杯〔二一〕，叫土兵篩一杯酒，拏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三個月，少是一個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二二〕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早閉

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二三〕。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杯。武松再斟第二盞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二四〕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說。我的哥哥爲人質樸，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裏壯〔二五〕。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二六〕』。那婦人聽了這幾句話，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二七〕紫漲〔二八〕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個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二九〕，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肐膊上走得馬，〔三〇〕人面上行的人〔三一〕。不是那腲膿血〔三二〕搠不出來鱉老婆〔三三〕。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三四〕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塊磚兒，一個個也要着地〔三五〕。』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卻不應心頭不似口頭〔三六〕。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杯。』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三七〕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爲母〔三八〕。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有甚小叔。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三九〕！自是老娘悔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有詩爲證。

苦口良言諫勸多，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存坐〔四〇〕，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四一〕來，武大、武松吃了幾杯酒，坐不住，都下的樓來，弟兄洒淚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武松道：『哥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裏坐的，盤纏〔四二〕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道：『哥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在家仔細〔四三〕門户。』武大道：『理會得了。』

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駝垛〔四四〕，討了脚程〔四五〕，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

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日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家。歇了担兒，先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卻來屋裏動旦〔四六〕。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起來，罵道：『不識時濁物〔四七〕！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鄰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四八〕。聽信你兄弟，說空生有〔四九〕卵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五〇〕！』武大道：『由他笑也罷。我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㖸〔五一〕在臉上道：『呸！濁東西！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卻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五二〕，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五三〕鬧慣了，自此婦人約莫〔五四〕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裏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卻不好！』有詩爲證：

慎事關門幷早歸，眼前恩愛隔崔嵬。
春心一點如絲亂，空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五五〕，日月攛梭〔五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五七〕。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單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自去房內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卻有一個人從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沒巧不成話〔五八〕，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裏拏着叉竿〔五九〕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六〇〕，卻打在那人頭巾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紀，生的十分博浪〔六一〕。頭上戴着纓子帽兒〔六二〕，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六三〕，長腰身，穿綠羅褶兒〔六四〕，腳下細結底陳橋鞋兒〔六五〕，清水布〔六六〕襪兒，腿上勒着兩扇玄色〔六七〕挑絲護膝兒〔六八〕，手裏搖着洒金川扇兒〔六九〕。越顯出張生〔七〇〕般龐兒〔七一〕，潘安〔七二〕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與奴個眼色兒。這個人被叉竿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腳，待要發作〔七三〕時，回過臉來看，卻不想是個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鬒鬒①賽鴉翎的鬢兒〔七四〕，翠灣灣的新月的眉兒，清泠泠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嬌滴滴銀盆〔七五〕臉兒，輕嬝嬝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白面臍肚兒，窄多多尖趫腳兒，肉奶奶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緊揪揪、紅縐縐、白鮮鮮、黑裀裀，正不知是什麼東西。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

兒：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䯼髻〔七六〕，口面〔七七〕上緝着皮金〔七八〕。一逕裏墊出香雲一結，周圍小簪兒齊插。六鬢②斜插一朵並頭花，排草〔七九〕梳兒後押〔八〇〕。難描八字灣灣柳葉〔八一〕，襯在腮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菜玉〔八二〕酥胸無價。毛青布〔八三〕大袖衫兒，褶兒又短，襯湘裙〔八四〕碾絹〔八五〕綾紗。通花汗巾兒〔八六〕袖中兒邊搭剌〔八七〕，香袋兒〔八八〕身邊低掛。抹胸兒〔八九〕重重紐扣，褲腿兒臟頭垂下。往下看，尖翹翹金蓮小腳，雲頭〔九〇〕巧緝山牙〔九一〕，老鴉鞋兒〔九二〕白綾高底〔九三〕，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九四〕扣〔九五〕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裏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初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散，賣弄殺偏俏的冤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九六〕③去了。變顏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九七〕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九八〕一時被風失手，誤中官人〔九九〕，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一〇〇〕道：『不妨，娘子請方便。』卻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那婆子笑道：『兀的〔一〇一〕誰家大官人〔一〇二〕打這屋檐下過？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一〇三〕休怪。』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個喏〔一〇四〕，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一〇五〕招花惹

草、慣細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回，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有詩爲證：

風日清和漫出遊，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一〇六〕轉，惹起春心不肯休。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不想這段姻緣卻在他身上。』卻是在簾下眼巴巴的〔一〇七〕看不見那人，方纔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

看官聽說：莫不這人無有家業的？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户財主，就縣門前，開着個生藥鋪〔一〇八〕。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一〇九〕象棋〔一一〇〕，抹牌道字〔一一一〕，無不通曉。近來發跡〔一一二〕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一一三〕，說事過錢〔一一四〕，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那人複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他父母雙亡，兄弟俱無，先頭〔一一五〕渾家是早逝，身邊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衛〔一一六〕吳千户〔一一七〕之女，填房〔一一八〕爲繼室〔一一九〕。房中也有四五個丫鬟婦女，又常與抅攔〔一二〇〕裏的李嬌兒打熱〔一二一〕，今也娶在家裏。南街子又占着窠子〔一二二〕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居住。專一飄風戲月，調占良人婦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一個月倒在媒

人家去二十餘遍。人多不敢惹他。

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一二三〕！怎能勾得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撮合〔一二四〕得此事成，我破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于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逕踅入王婆茶坊〔一二五〕裏來，便去裏邊水簾〔一二六〕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卻纔唱得好個大肥喏〔一二七〕！』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一二八〕？』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一二九〕的妹子，五道將軍〔一三〇〕的女兒。問他怎的〔一三一〕？』西門慶說：『我和你說正話，休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的？他老公〔一三二〕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餶飿〔一三三〕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道：『莫不是花肐膊劉小二的婆兒〔一三四〕？』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一三五〕猜不着了。』王婆冷冷笑道⑤：『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笑一聲。他的蓋老〔一三六〕，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腳〔一三七〕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麼？』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故事〔一三八〕。自古駿馬卻駝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一三九〕。月下老〔一四〇〕偏

這等配合。』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果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時卻算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一四一〕，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卻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卻再計較〔一四二〕。』說畢，大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踅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一四三〕？』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⑦：『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一個⑥在屋裏！』西門慶笑道⑦：『我問你這梅湯，你卻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一四四〕，也與我做頭媒。說道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一四五〕！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乞得那等刮子〔一四六〕！』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見今也有幾個身邊人〔一四七〕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一四八〕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到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了，我自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多少年紀？』王婆子道：『那娘子是丁亥

生，屬豬的，交新年恰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卻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子底下那⑧凳子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睃望〔一四九〕。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一五〇〕？』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取一鍾來⑨，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一五一〕還錢。』王婆道：『由他。伏惟安置〔一五二〕，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當晚無話。

次日清晨，王婆卻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踅走。王婆道：『這刷子〔一五三〕踅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交他舐不着⑩。那廝全⑪討縣裏人便益，且交他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一五四〕⑫，撰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子，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勤，做媒婆〔一五五〕，做賣婆〔一五六〕，做牙婆〔一五七〕；又會收小的〔一五八〕，也會抱腰〔一五九〕，又善放刁。還有一件不可說，髽髻上着綠，陽臘灌腦袋〔一六〇〕。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一六一〕，出口勝隨何〔一六二〕。只憑說六國〔一六三〕唇槍，全仗話三齊〔一六四〕舌劍。隻鸞孤鳳〔一六五〕，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六六〕，一席話撺唆〔一六七〕擺對〔一六八〕。解使〔一六九〕三重門內女⑬，遮麼〔一七〇〕九皈殿中

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一七一〕，把臂拖來；王母宮〔一七二〕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略施奸計，使阿羅漢〔一七三〕抱住比丘尼〔一七四〕；纔用機關，交李天王〔一七五〕摟定鬼子母〔一七六〕。甜言說誘，男如封陟〔一七七〕⑭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一七八〕須亂性。藏頭露尾，攛掇〔一七九〕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一八〇〕，調弄〔一八一〕嫦娥〔一八二〕偷漢子。這婆子，端的慣調風月巧□排⑮，常在公門操鬬毆。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一八三〕裏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踅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裏瞧。王婆只推不看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搧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杯茶〔一八四〕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一八五〕⑯，緣何陪着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便問：『乾娘，間壁賣的是甚麼？』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河漏子〔一八六〕，乾巴子肉〔一八七〕，翻包着菜肉匾食〔一八八〕，餃窩窩〔一八九〕，蛤蜊麵〔一九〇〕，熱盪溫和大辣酥〔一九一〕。』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一九二〕！』王婆笑道：『我不是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如法〔一九三〕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拏的家去。』王婆道：『若要買他燒餅，少間〔一九四〕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

的是。」吃了茶，坐了一會，起身去了。

良久，王婆只在茶局裏，比時〔一九五〕冷眼張見〔一九六〕他在門前，踅⑱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睃一睃，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逕入茶房裏來。王婆道：『大官人僥倖⑳，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㉑，吃個寬煎茶兒㉒如何〔一九七〕？』西門慶道㉓：『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形容便得知〔一九八〕。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一九九〕，只一智，便猜個中節〔二〇〇〕！大官人，你將耳朵來。你這兩日腳步兒勤，赶趁〔二〇一〕得頻，已定〔二〇二〕是計掛着間壁那個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隨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叉簾子時見了一面，恰似收了我三魂六魄〔二〇三〕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二〇四〕。不知你會弄手段麽？』王婆冷冷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二〇五〕，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一個㉔泡茶〔二〇六〕，直到如今不發市〔二〇七〕，只靠些雜趁〔二〇八〕養口〔二〇九〕。』西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

『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丢下這個小廝〔二〇〕，無得過日子。迎頭兒〔二一〕跟着人說媒，次後〔二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閑常〔二三〕也會做牽頭〔二四〕，做馬伯六〔二五〕，也會針灸看病，也會做貝戎兒〔二六〕。』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二七〕。你好交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哈哈笑了。有詩爲證：

西門浪子意猖狂，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生交巫女會襄王〔二八〕。

畢竟婆子有甚計策說來？要知後項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黑鬒鬒　『鬒』原作『鬢』，參考《水滸傳》第四十四回『黑鬒鬒鬢兒』語改。後文寫作『黑臻臻』。

②六鬢　疑爲『雲鬢』之誤。『雲』的簡體與『六』字形近。第四回『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又來插在婦人雲鬢上。』第十九回『雲鬢簪着許多花翠』等語，可作參證。

③爪哇國　原作『爪睛目』，據《水滸傳》改。

④卻是　原作『都是』，參考崇禎本改。

⑤王婆冷冷笑道　二字下原衍『不是若是他時』六字，從《水滸傳》刪。

⑥一個　原作『不』，據《水滸傳》改。

⑦西門慶笑道　「道」字原奪，據《水滸傳》補。

⑧那　原作「拿」，酌改。按：第一回「那着條扁擔」，「拿」作「那」，可證。

⑨鍾　原作「童」，酌改。

⑩舐　原作「抵」，據《水滸傳》改。

⑪全　《水滸傳》作「會」，「全」字疑誤。

⑫敗缺　原作「販鈔」，據《水滸傳》改。第九十三回有「納些敗缺」語，可作參證。

⑬三重　「重」原作「里」，據《水滸傳》容與堂本改。

⑭封陟　「陟」原作「涉」，據《太平廣記》卷六十八所引唐裴鉶《傳奇》「封陟」條改。

⑮巧□排　「巧」字下疑脱一字。

⑯影射的　「影」原作「紛」，據《水滸傳》改。

⑰河漏子　「漏」原作「滿」，據《水滸傳》改。

⑱踅　原作「蹵」，據《水滸傳》改。

⑲又睃一睃　「睃」原作「復」，據《水滸傳》改。

⑳僥倖　疑應作「稀倖」，第六十一回「稀倖，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屋裏來」語，可作參證。《水滸傳》作「稀行」。

㉑渴　原作「湯」，據《水滸傳》改。

㉒吃個寬煎茶兒　「個」原作「了」，「煎」原作「蒸」，據《水滸傳》改。

㉓西門慶道　「道」字原奪，據《水滸傳》補。

㉔一個　原作「不」，據《水滸傳》改。

【註釋】

〔一〕月老——主管人間婚姻的神仙。唐李復言《續玄怪錄·定婚店》：『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有老人倚布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固步覘之，不識其字，既非蟲篆八分科斗之勢，又非梵書，因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曰：「天下之婚牘耳。」』

〔二〕賣俏——做出嬌媚姿態誘人；賣弄風騷。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一折：『你看人似桃李春風牆外枝，賣俏倚門兒。』元無名氏《百花亭》第一折：『你看那女子，扭捏做作，必是個賣俏的猱兒。』

〔三〕月下星前——指觸發男女情思或私下約會的環境。清阮大鋮《燕子箋》第三十九齣：『閃得我月下星前，獨自孤單。』通常作『月下花前』。宋杜安世〔剔銀燈〕：『月下花前，偷期竊會，共把衷腸分付。』

〔四〕嫌嗔——憎厭嗔怒。《元典章·刑部》：『何丑老歸家，報稱有鄭舍俚嗔嫌兒何雲二回應言語，將刀殺死何雲二在徐姓一門首。』

〔五〕蕭牆禍——指家庭內部的矛盾。蕭牆：當門的短牆。語出《論語·季氏》：『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六〕撚指——猶彈指。形容時間短暫或過得很快。《三國志平話》卷上：『秀才坐定，將酒傾在瓦鉢內，一飲而竭，連飲三鉢，撚指卻早酒帶半酣。』或作『拈指』。《水滸傳》第一百八回：『拈指間，烘烘火起，烈烈烟生。』

〔七〕東京——宋朝的都城汴梁。《宋史·地理志一》：『東京，汴之開封也。梁爲東都，後唐罷，晉復爲東京，宋因周之舊爲都。』

〔八〕朝覲——臣下朝見君王。此指地方官考滿入京陛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

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禮記·樂記》：「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

〔九〕打點——打通關節。元無名氏《灰闌記》第一折：「你可去衙門打點，把官司上下布置停當。」本書另有「安排」義，見後文。

〔一〇〕小人——指行爲不端的人，盜賊。《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九：「忙敲樓窗向鋪裏叫道：『隔壁仔細，家中敢有小人了！』鋪中人驚起，口喊『捉賊！』」

〔一一〕猛可——猛然；突然。元睢景臣〔哨遍〕《高祖還鄉》：「猛可裏擡頭覷，覷多時認得，險氣破我胸脯。」《平妖傳》第二十一回：「如今猛可地去開個彩帛鋪，只怕被人猜疑。」

〔一二〕朱勔——歷史人物。北宋末年蘇州人，商人出身，交結蔡京、童貫，冒軍功爲官。徽宗時主持應奉局，搜羅花石供應朝廷，荼毒江南二十年。後被欽宗所殺。《宋史》卷四百七十有傳。

〔一三〕殿前太尉——作者虛擬的官職。殿前，當指統制親軍的殿前司。《宋史·職官志六》：「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各一人，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太尉：秦漢時的最高軍事長官。後成爲虛銜。宋徽宗政和二年定爲武官的最高官階。《宋史·職官志九》：「太尉，政和新置。以太尉本秦之主兵官，遂定爲武階之首。」殿前太尉當是對有太尉官銜的殿前司高級武官的稱呼。

〔一四〕上國——京師；國都。南朝梁江淹《四時賦》：「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蕙枝。」唐劉長卿《客舍贈別韋九建赴任河南》：「頃者遊上國，獨能光選曹。」

〔一五〕理會——明白；了解。宋蘇軾《答張嘉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宣和遺事》前集：「敢破家喪國天子，是甚般聰俊，何事不理會！」本書另有「處理」、「計議」、「理睬」、「辦法」等義，見後文。

〔一六〕賠話——說表示歉意的話；賠罪。元無名氏《醉寫赤壁賦》第四折：「親自到他宅上遞一杯，一來送行，二

來陪話。』《古今小說》卷三十八：『看往日夫妻之面，與你陪話便了。』

〔一七〕壞鈔——花錢；破費。《水滸傳》第四十五回：『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亦作『破鈔』。清李漁《比目魚》第三齣：『我揀那極肯破鈔的人，相處幾個。』另作『壞錢』，見後文。

〔一八〕上首——位次較尊的一邊。通常指正位或左手一邊。元楊梓《敬德不伏老》第一折：『有功者上首而坐，簪花飲酒。』

〔一九〕杌子——無靠背的小凳。黃侃《蘄春語》：『今語謂斷木爲四足，上平無倚者，皆曰杌凳。』宋洪邁《夷堅甲志》卷十六：『見王氏入其室，自取杌子坐床畔，以手挂帳。』

〔二〇〕下飯——又作『嗄飯』。佐餐的菜肴。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中：『（劉岑）未達時，貧甚，用選官圖爲下飯。』元高明《琵琶記》第二十齣：『前日早膳還有些下飯，今日只得一口淡飯。』

〔二一〕勸杯——酒席上用來敬酒的杯子，比一般酒杯大些。也叫『賞杯』。宋《西湖老人繁勝錄》：『開煮迎酒候所，有十三庫……每庫各用丫鬟五十餘人，執勸杯之類。』《水滸傳》第三十回：『這玉蘭應了，便拏了一付勸杯，丫鬟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

〔二二〕扇籠——籠屜；蒸籠。扇：量詞，一架單層的籠屜稱一扇。元李文蔚《蔣神靈應》第一折：『饅頭喫上五六扇，賺鵝吃了一大隻。』故一單層的籠屜也可稱作扇籠。《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

〔二三〕理論——論理；辯是非。元無名氏《馮玉蘭》第一折：『好教我哭啼啼難理論，待向前還倒褪。』《醒世恒言》卷三十四：『不如竟到官司，與他理論。』本書另有『處置』、『理睬』等義，見後文。

〔二四〕精細——精明，細心。元無名氏《黃鶴樓》第三折：『小校，與我喚一個精細伶俐的來。』《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好個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綫，諸子百家皆通。』

〔二五〕表壯不如裏壯——外表雄壯不如内裏厚實。指一個家庭光靠丈夫能幹不行，還須妻子善理家事。元羅貫中《風雲會》第三折：『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妻若賢夫免災殃。』明沈璟《義俠記》第十齣：『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須知裏壯纔堪羡，怕甚麼男兒家柔輭。』

〔二六〕籬牢犬不入——籬笆結實狗就鑽不進來。比喻自身防範嚴密，外人就没法鑽空子。《照世杯》卷三：『古人說得好：籬牢犬不入。若外人不曾看見爾的頭臉，怎就想着親切你的身體？』

〔二七〕須臾——片刻；一會兒。《禮記·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明張存紳《雅俗稽言》卷二：『須臾、斯須、瞬息、頃刻，皆不久之辭，今所常言也。與釋氏一彈指、一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别甚詳。按《毗曇論》云，云是三十息爲一須臾也。《僧祇律》云，云是十六萬念八千瞬爲一須臾也。』

〔二八〕紫漒——紫漲：臉漲成紫絳色。《水滸傳》第二十四回：『那婦人聽了這話……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漒了面皮。』也作『紫漲』。《拍案驚奇》卷三十二：『狄氏紫漲了面皮。』

〔二九〕不戴頭巾的男子漢——指有丈夫氣概的婦女。頭巾是男子裹頭用的，婦女不用，故以不戴頭巾指明女子身分。元李文蔚《燕青博魚》第三折：『我是個拳頭上站的人，肐膊上走的馬，不帶頭巾的男子漢，丁丁當當響的老婆！』也可說成『不戴帽兒的漢子』。《醒世姻緣傳》第三十三回：『你哄你那傻爹罷了，你連我這不戴帽兒的漢子也哄起來了！』

〔三〇〕拳頭上也立得人，肐膊上走得馬——形容人有氣魄，能任事，潑辣敢爲。多用于女子自誇。《醒世恒言》卷三十四：『老娘人便看不像，卻替老公爭氣。前門不進師姑，後門不進和尚，拳頭上立得人起，臂膊上走得馬過。』《廿載繁華夢》第六回：『須知我是拳頭上立得人，臂膊上走得馬，叮叮當當響的女兒。』

〔三一〕人面上行的人——有體面的人。元岳伯川《鐵拐李》第二折：『俺伯伯是人面上行的人，你要愛惜行止。』

〔三二〕膿膿血——假在膿血中。形容人猥瑣窩囊。山東話把人窩囊說成『假儂』。《醒世 姻緣傳》第七十九回：『幸

得他不像别的假儂孩子，凍得縮頭抹脖的。」

〔三三〕撇不出來鱉老婆——猥瑣見不得世面的婦女。撇：扎，戳。鱉：龜類，遇到危險時把頭縮入甲殼內，怎樣戳扎都不伸出來。

〔三四〕螻蟻——螻蛄和螞蟻。指微小的生物。螻蛄：昆蟲名，生活在泥土中，又叫「喇喇咕」或「土狗子」。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四：「况夫螻蟻至微，微而有知。」

〔三五〕丢下塊磚兒，一個個也要着地——比喻說話要有根據，一項項落在實處。《水滸傳》第二十四回：「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磚頭瓦兒，一個也要着地！」《古今小說》卷三十八：「老娘不是善良君子，不裹頭巾的婆婆，洋塊磚兒也要落地。」又作「丢塊瓦兒，也要下落」，見第二十三回。

〔三六〕心頭不似口頭——心裏想的和口頭說的不一致。參見第一回注「口頭不是心頭」條。明沈璟《義俠記》第十齣：「怕你心頭不似口頭言，若得依如此心堅，何須武二頻頻勸。」

〔三七〕胡梯——樓梯；扶梯。《古今小說》卷三十八：「正要上樓，卻好春梅開了門，走到胡梯邊。」《醒世姻緣傳》第二十回：「急急攛掇上在看家樓上，鎖了樓門，去弔了胡梯。」

〔三八〕長嫂爲母——長兄的妻子如同母親。明徐畛《殺狗記》第六齣：「自古道：長兄爲父，長嫂爲娘。雖然不是親的，也是個嫂嫂，難道與我每做朋友不成？」也說成「嫂如娘大。」明沈璟《義俠記》第八齣：「常言嫂如娘大，好知輕識重賢達，只會把至親欺壓。」

〔三九〕喬家公——硬充家長的人。家公：家長；男主人。《莊子·寓言》：「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成玄英疏：「家公，主人公也。」喬：假裝。《清平山堂話本·錯認屍》：「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餘，出入房屋，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欺負洪三。」

〔四〇〕存坐——存身；安坐。元李好古《張生煮海》第二折：「海水見底，那龍神怎麽還存坐的住？」元張壽卿《紅

梨苑》第三折：「我不別仁兄不爲過，只爲後花園裏難存坐。」

〔四一〕喬張致——又作「喬張智」。假做的誇張姿態；裝模作樣。參見第十六回注「張致」條。《水滸後傳》第四回：「單是小奶奶喬張做致，有些不尷尬。」

〔四二〕盤纏——生活費；日常花銷。元無名氏《冤家債主》第二折：「這幾日家中無盤纏，俺去茶坊裏坐下，等二舍來。」《二刻拍案驚奇》卷十：「起初這幾個攛掇我母親告狀，母親回他没盤纏吃官司。」本書另有「路費」、「花費」義，見後文。

〔四三〕仔細——小心；注意。元劉唐卿《降桑椹》第二折：「哥也看仔細些，莫要掉將下來。」《西游記》第六十六回：「那妖精又解搭包兒，行者又叫：『列位仔細！』」本書另有「小氣」、「儉省」、「清楚」等義，見後文。

〔四四〕駝垜——馱子；牲口馱運的成垜貨物。元李直夫《虎頭牌》第二折：「我就着人打開駝垜，將一領錦團襖子來與哥哥御寒。」

〔四五〕脚程——路費。程：盤程；旅費。《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他這番盤程帶少了……叫了一隻船回南京，船錢三兩銀子也欠着。」

〔四六〕動旦——動彈；活動。《水滸傳》第七回：「就潑皮都不敢動旦。」《元典章·刑部四》：「到碾上，見作耍小廝一個，在西北碾槽内，手脚動但掙揣。」他書又作「動撣」、「動彈」、「動憚」等。

〔四七〕濁物——蠢東西。指卑俗蠢笨之人。《紅樓夢》第一百九回：「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裏還肯混在世上。」

〔四八〕禁鬼——用巫咒拘禁鬼祟，不使爲害。此指閉門不使鬼入。《水滸傳》第二十四回：「由他們笑道，說我家禁鬼。」

〔四九〕說空生有——没的說成有；無中生有。參見第二十五回注「没空生有」條。

〔五〇〕笑耻——耻笑；笑話。元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二折：『爹爹也全不怕九故十親笑耻。』《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公婆人人不歡喜，被人笑耻。』

〔五一〕噦——吐；唾。《南齊書·劉祥傳》：『何意輕肆口噦，詆目朝士。』《醒世姻緣傳》第六回：『計氏望着那養娘，稠稠的唾沫猛割丁向臉上噦了一口。』

〔五二〕氣生氣死——氣得死去活來。形容生氣到極點。本書第五十九回：『到別人屋裏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

〔五三〕落後——後來；以後。《元朝秘史》卷二：『房裏、車裏、床下都搜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醒世恒言》卷十六：『落後又見壽兒幾遭，相對微笑。』

〔五四〕約莫——估量，揣度。金《董解元西廂記》卷八：『夜去曉來，約末近數月。』《熊龍峰小說四種·張生彩鸞燈傳》：『那女子瞥見舜美，笑容可掬，況舜美也約摸着有五六分上手。』

〔五五〕白駒過隙——形容時間過得飛快。語出《莊子·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五六〕攛梭——像織機上的梭子一樣往返不停。元王惲《閩中北還》：『幹當江南有許多，往還冠蓋侶攛梭。』元無名氏《神奴兒》第二折：『教我便來來去去，腳似攛梭。』日月攛梭，形容時間過得快。也作『日月如梭』。《警世通言》卷十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

〔五七〕回陽——陽氣回動。古代認爲冬至日陰氣至極而陽氣回動。冬至一陽生，臘月二陽生，正月三陽生，春歸大地，萬物萌發。《周易·復》：『后不省方。』孔穎達疏：『冬至一陽生，是陽動用而陰復於靜也。』元朱德潤《十一月二十七日冬至》：『卷地顛風響怒雷，一宵天上報陽回。』

〔五八〕没巧不成話——没有巧合的情節，構不成一段故事。話：話本；故事。後文又作『没巧不成語』。《水滸傳》第二十四回：『自古道：没巧不成話。』也作『無巧不成話』或『無巧不成書』。《醒世恒言》卷三：『自古道：無巧不成話，恰好有一人從牆下而過。』《文明小史》第四十二回：『從來說得好，叫做無巧不成書。』

〔五九〕叉竿——一端呈丫形的竿子，用于支撐或叉取物品。明王圻《三才圖會·器用》：「叉竿，長二丈，兩歧。」宋鄧椿《畫繼·侯王貴戚》：「錦囊犀軸堆象床，叉竿連幅翻雲光。」

〔六〇〕不端不正——正好，不偏不斜。元無名氏《漁樵記》第三折：「老漢也分開人叢，不端不正，站在那相公馬頭前。」《清平山堂話本·錯認屍》：「吃了早飯，又入城尋問，不端不正，走到新橋上過。」本書另有「端正」義，見後文。

〔六一〕博浪——即浮浪。參見第一回注「浮浪」條。《警世通言》卷三十：「那兒子卻是風流博浪的人，專要結識朋友，覓柳尋花。」

〔六二〕纓子帽兒——飾有纓絡的有檐氈帽或騣帽。本是北方異族的冠式。《明史·輿服志三》：「撫安四夷之舞……其舞師皆戴白捲檐帽，涂金帽頂，一撒紅纓，紫羅帽襻。」《水滸傳》第三回：「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一頂混青抓角軟頭巾。」又稱「雨帽」。清蔡奭《官話彙解》上卷：「纓帽：雨帽。」

〔六三〕金井玉欄杆圈兒——即網巾圈，綴在網巾邊子後部用來穿引網繩的圈兒。金井玉欄杆形容圈兒的樣式如錢幣狀，材質是玉石的。

〔六四〕褶兒——腰中有帶褶的斜襟寬袖長衫，下擺較短。又稱「褶子」。《宋史·輿服志四》：「褶衣，復衣也。」

〔六五〕陳橋鞋兒——陳橋產的著名蒲鞋。明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二：「宕口蒲產，舊云陳橋，俱尚絹頭。初亦珍異之，結者皆用稻粱心，亦絕無黃草。自宜興史姓者客于松，以黃草結宕口鞋甚精，貴公子爭以重價購之，謂之史大蒲鞋……而蒲鞋濫觴極矣。」

〔六六〕清水布——原料純淨不摻雜質的布匹。《元典章·工部一》：「織造稀疏狹布，不堪用度。今後選揀堪中絲綿，須要清水夾密……并無藥綿，中副布疋，方許貨賣。」

〔六七〕玄色——黑紅色。《說文·玄部》：「玄，黑而有赤色者爲玄。」後多指黑色。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三：「玄

色，靛水染深青，蘇木楊梅皮等分煎水蓋。又一法：將藍芽葉水浸，然後下青礬、梔子同浸，令布帛易污。」

〔六八〕護膝兒——即膝褲。綁在膝上，下垂至鞋面的一種綁腿式服飾。清高靜亭《正音撮要》卷二：「護膝：包膝。」參見本回注「膝褲」條。

〔六九〕洒金川扇兒——四川產的以洒金紙做扇面的竹骨折扇。洒金，一種工藝。把碎金箔飛洒在漆器表面或涂有膠礬的紙面上作爲裝飾。金箔小者稱「屑金」，大者稱「片金」。若用金粉則稱「泥金」。川扇，明代折扇名品。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華燦則宜艷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鹿、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尚。」

〔七〇〕張生——指《西廂記》的男主人公張珙。珙字君瑞，書生，美男。在蒲州普救寺遇見前相國遺女崔鶯鶯，二人相愛，終成眷屬。

〔七一〕龐兒——臉龐；相貌。明徐渭《南詞叙錄》：「龐兒：貌也。」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第一折：「顛不剌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曾見。」今多從音作「盤兒」。

〔七二〕潘安——指晉代美男潘岳。潘岳字安仁，詩文中多省稱潘安。《世說新語·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

〔七三〕發作——發脾氣；怒斥。《紅樓夢》第一百回：「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說岳全傳》第十一回：「梁王被宗爺一頓發作，無可奈何，只得低頭跪下。」

〔七四〕黑鬒鬒賽鴉翎的鬢兒——這段韵文見於《水滸傳》第四十四回，文字爲：「黑鬒鬒鬢兒，細彎彎眉兒，光溜溜眼兒，香噴噴口兒，直隆隆鼻兒，紅乳乳腮兒，粉瑩瑩臉兒，輕裊裊身兒，玉纖纖手兒，一捻捻腰兒，軟濃濃肚兒，翹尖尖腳兒，花簇簇鞋兒，肉奶奶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窄湫湫、緊搊搊、紅鮮鮮、黑稠稠，正不知是甚麼東西。」

〔七五〕銀盆——喻明月。清鄭燮《送陳申秀才入都》：『長安新晴九陌淨，月光爛爛升銀盆。』用來形容人面部豐滿白皙。

〔七六〕鬏髻——婦女戴的冠狀假髻。有用金銀絲編成的，也有用頭髮、馬尾或黑絨布制作的。北方也叫提地。清葉夢珠《閱世編》卷八：「余幼見前輩冠髻高逾二寸，大如拳，或用金銀絲挽成之若烏紗者。頂上裝珠翠沿口，又另裝金花銜珠如新月樣，抱於髻前，謂之插梳……銀絲髻內映紅綾，光采煥發，且別于素色也。」也作『鬏髻』。《西游記》第二十三回：『時樣鬏髻皂紗漫，相襯着二色盤龍髮。』

〔七七〕口面——即沿口；邊緣。

〔七八〕皮金——即羊皮金。將金箔貼在薄羊皮上，切成細絲，作織物鑲邊。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十四：『秦中造皮金者，硝擴羊皮使最薄，貼金其上，以便剪裁。服飾用皆煌煌，至色存焉。』

〔七九〕排草——一種香草，屬報春花科。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排草出日南，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四：『排草香出交趾，今嶺南亦或蒔之。草根也，白色，狀如細柳根。』

〔八〇〕柙——本爲簾子的鎮腳物，又叫簾押。這裏指用梳子固定頭髮使整齊。

〔八一〕柳葉——指女子細長的眉毛。南朝梁蕭繹《樹名詩》：『柳葉生眉上，珠璫搖鬢垂。』

〔八二〕菜玉——玉石的一種。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十八：『凡玉唯白與綠兩色，綠者中國名菜玉。』

〔八三〕毛青布——明代時尚的一種青布。不經上漿碾光，故曰毛青。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三：「布青初尚蕪湖千百年矣……毛青乃出近代，其法取淞江美布染成深青，不復漿碾，吹乾，用膠水參豆漿水一過。先蓄好靛，名曰標碉，入內薄染即起，紅焰之色隱然。此布一時重用。」

〔八四〕湘裙——又稱『湘紋裙』（見第五十九回）。謂行動時裙褶擺動如湘水生波。語本唐李群玉《同鄭相並歌姬小飲戲贈》：『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

〔八五〕碾絹——即碾光絹。絹坯經上漿碾壓後，挺括有光澤。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碾石取江北性冷質膩者，石不發燒，則縷緊不鬆乏。蕪湖巨店，首尚佳石，廣南爲布藪而偏取遠產，必有所試矣。』

〔八六〕汗巾兒——拭汗的巾帕。婦女也用來做裝飾。《醒世恒言》卷三：『袖中帶得有白綾汗巾一條，約有五尺多長，取出劈半扯開，奉與美娘裹腳。』

〔八七〕搭剌——下垂。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物之垂下曰答喇。』元喬吉《兩世姻緣》第一折：『便似那披荷葉，搭剌着個褐袖肩。』《醒世姻緣傳》第十九回：『説的晁大舍搭拉着頭裂着嘴笑。』

〔八八〕香袋兒——盛香料的小口袋。用于薰衣被或懸挂佩帶。《紅樓夢》第十七——十八回：『説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寶玉所煩他作的那個香袋兒，纔做了一半，賭氣拏過來就鉸。』

〔八九〕抹胸兒——婦女穿的無領無袖袒肩的緊身短內衣，起蔽胸與束腰的作用。又稱『主腰子』。明楊慎《升庵外集》卷十六：『袜，女人脅衣也，今之抹胸。』清桂馥《札樸》卷九：『婦人懷中小衣曰袜胸。』南唐李煜《謝新恩》之三：『雙鬟不整雲憔悴，泪沾紅袜胸。』

〔九〇〕雲頭——鞋頭上的雲朵形裝飾。《元史·輿服志一》：『雲頭鞾，製以皮，幫嵌雲朵，頭作雲象，韈束于脛。』丁惟汾《俚語證古》：『履前飾雲鈎者謂之雲頭鞋。』

〔九一〕山牙——連續的山峰狀圖案。寓萬壽無涯之意。

〔九二〕老鴉鞋兒——黑緞面的鞋。老鴉：烏鴉。唐顧況《烏夜啼》：『此是天上老鴉鳴，人間老鴉無此聲。』此處指鴉羽般的黑色。

〔九三〕高底——一種將鞋後底加高的女鞋樣式。材料用氈、木、綿等不同，因有響腳、不響腳之分。清李漁《閑情偶寄》卷三：『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謂製之盡美又盡善者矣。然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與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指尖向下，而禿者疑

尖；無底則玉笄朝天，而尖者似禿故也。」

〔九四〕膝褲——又叫膝褲腿兒、膝襪。一種類似綁腿的服飾，上端綁于膝下，下端垂于腳面束緊。清葉夢珠《閱世編》卷八：「膝襪，舊施于膝下，下垂沒履。長幅與男襪等，或絲鑲，或綉畫，或純素，甚而或裝金珠翡翠，飾雖不一，而體制則同也。崇禎十年以後，製尚短小，僅施于脛上，而下及于履。」

〔九五〕扣——扣綉。參見第二十九回注「扣綉」條。

〔九六〕爪哇國——古國名。舊稱闍婆或訶陵，元時始稱爪哇國。轄地相當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一帶。常被用來指極遠之地。《平妖傳》第五回：「把這股熱騰騰的氣，撇向爪哇國裏去了。」

〔九七〕叉手——古代一種敬禮。左手握右手拇指，右手四指伸直，掩在胸前，躬身俯首至手。宋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韵略》：「俗呼拱手曰叉手。」《三國志平話》卷上：「劉備躬身，叉手施禮。」

〔九八〕奴家——女子自稱之詞。《敦煌變文集·破魔變文》：「奴家愛着綺羅裳，不薰沉麝自然香。」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婦人自稱奴，蓋始于宋時。嘗見《猗覺寮雜記》云：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是宋時婦女以奴爲美稱……予按：六朝人多自稱儂。蘇東坡詩：他年一舸鴟夷吾，應記儂家舊姓西。儂家猶奴家也，奴即儂之轉聲也。」

〔九九〕官人——對男子的敬稱。

〔一〇〇〕還喏——口中唱喏還禮。參見本回注「唱喏」條。

〔一〇一〕兀的——又作「兀得」。表驚異之辭。《宣和遺事》前集：「女奴來報：兀的夜來那高平章到來也！」《薛仁貴征遼事略》：「你不早言語，兀的不險！」

〔一〇二〕大官人——稱有地位的男子。比「官人」更尊敬些。《水滸傳》第三回：「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卻原來是殺豬的鄭屠！」《警世通言》卷三十七：「大官人叫鐵僧做甚麼？」另稱奴僕，見後文。

〔一〇三〕娘子——婦女的通稱。亦特稱妻子。元陶宗儀《輟耕錄》卷十四：『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考史，唐平陽公主有娘子軍。花蕊《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以及民間，共稱娘子，不分尊卑。』

〔一〇四〕唱喏——一種男子敬禮。施禮者一邊叉手躬身，一邊口中發出『喏』的聲音。《玉篇·口部》：『喏，敬言。』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于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爲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即今喏也。』元無名氏《鴛鴦被》第一折：『我央及你替我圓成，我唱喏。』

〔一〇五〕積年——多年；累年。《列子·周穆王》：『積年之疾，一朝都除。』《醒世恒言》卷七：『高贊請個積年老教授在家館穀。』

〔一〇六〕秋波——比喻女子的目光。謂其如秋天水波之清澈。南唐李煜〔菩薩蠻〕：『眼色暗相鈎，秋波橫欲流。』宋蘇軾《百步洪》：『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輿欲語防飛梭。』

〔一〇七〕眼巴巴——形容目光急切或無奈的樣子。元無名氏《飛刀對箭》第一折：『每日家苦淹淹守定這座大黃莊，空着我便眼巴巴盼不到長安道。』《說唐》第二十一回：『王小二目定口呆，眼巴巴看他把三十枝毛竹拖去了。』

〔一〇八〕生藥鋪——藥材店。生藥：未經炮制的中藥材。《水滸傳》第二回：『這柳士權卻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仕是親戚。』

〔一〇九〕雙陸——一種古代博戲。又稱打馬。傳說源自天竺（今印度）。局如棋盤，左右各六路，故曰雙陸（一說各十二路）。馬子形如棒槌，黑白各十五枚（一說十六枚）。雙方擲骰行馬，白馬從右到左，黑馬從左到右，先出盡者爲勝。唐李肇《國史補》卷下：『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黑黃各十五，擲采之

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變于雙陸。」元宋無《雙陸》：「金鏤紋桑斫局堅，紅雲倒浸一池蓮。星環紫極無多點，月印銀潢有兩弦。行彩砧聲鳴素練，計籌花片落牙錢。個人慣受卑棲苦，長爲歸遲罰綺筵。」

〔一一〇〕象棋——一種古代博戲。又稱象戲。古代象棋最初各六枚棋子，一梟五散，梟爲將。戰國楚宋玉《招魂》：「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南北朝時出現專門的象棋書《象經》，北周皇帝宇文邕所著。唐代見到上將、天馬、輜車、卒等名目，着法爲「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横行系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卒次第不乖行。」（見《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九所引唐人《玄怪錄》）現代三十二子的象棋大約定型于北宋末年。

〔一一一〕抹牌道字——應作「拆牌道字」。一種文字游戲。見第三回注「拆牌道字」條。

〔一一二〕發跡——由貧賤而發達。清顧張思《土風錄》卷九：「久困暴富曰發迹。」《史記·太史公自序》：「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五代史平話·梁史上》：「探聽得賢親在太原大大發迹，今將謂衣錦還鄉。」

〔一一三〕把攬——把持包攬。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代人上納官貨曰包攬。」即此之「把攬」。《禪林寶訓》卷三引《與山堂書》：「苟以一身之資，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

〔一一四〕過錢——代人轉遞賄賂。黑話叫過龍，以龍指錢串。《水滸傳》第六十二回：「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間過錢人去囑托。」

〔一一五〕先頭——時間在前的；早先。《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紅樓夢》第三十二回：「先頭裏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拿出小姐款兒來了。」

〔一一六〕衛——明代軍事建制。《明史·兵志二》：「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户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户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成軍。」按：明代并未設清河左衛，乃作者虛構。

〔一一七〕千户——千户所的長官。掌兵千人。《明史·職官志五》：『千户所，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從五品。』

〔一一八〕填房——女子嫁給失妻後再娶的男子。猶如填補前妻留下的空房，故曰。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三：『謂以女與人爲繼妻者曰填房。』《儒林外史》第五回：『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個填房。』

〔一一九〕繼室——續娶之妻；後房。《左傳·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晉書·禮志中》：『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

〔一二〇〕抅欄——也作『勾闌』、『构欄』。宋元時演出戲劇及各種伎藝的娛樂場所。勾欄的本義爲欄杆，演出場地多用欄杆圍起來，故稱。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元以後亦指妓院。清蒲松齡《聊齋志異·于中丞》：『是夜同在勾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床上。』本書即指後者。

〔一二一〕打熱——打得火熱。謂男女交好熱烈。本書第八十六回：『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拆散不開。』

〔一二二〕窠子——私娼。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八：『又有不隸于官，家居而賣奸者，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古今小說》卷三：『原來這人家是隱名的娼妓，又叫作私窠子，是不當官吃衣飯的。』也作『科子』。元無名氏《百花亭》第二折：『我苦着個科子，喚作白捉鬼。他沒廉恥，每夜瞞了我去與他偷。』

〔一二三〕雌兒——女子。《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這頭親，張員外怕不中意！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美。』《醒世恒言》卷十六：『銀子是小事，你且說是那一家的雌兒？』

〔一二四〕撮合——介紹說合。《醒世恒言》卷七：『這做媒乃是冰人撮合，一天好事。』《平妖傳》第二十二回：『舌上弄風波，將貧作富，撮合成交，那管終身誤。』

〔一二五〕茶坊——茶水鋪；茶館。《水滸傳》第七十二回：『宋江見了，便入茶坊裏來吃茶。』也作『茶房』。朝鮮刊

《老乞大》卷下：「每日穿茶房，入酒肆，妓女人家胡使錢。」

〔一二六〕水簾——店鋪門上懸掛的竹、珠、布簾。或謂簾似瀑布，或謂以錢爲泉水，故稱水簾。《西游記》第五十八回：「原來他水簾洞本是一股瀑布飛泉，遮挂洞口，遠看似一條白布簾兒，近看乃是一股水脈。」

〔一二七〕肥喏——聲音響且拖聲長鞠躬深的唱喏。元武漢臣《老生兒》第三折：「我往紙馬鋪門首唱了個肥喏，討了這些紙錢。」《醒世恒言》卷二十八：「吳衙內雙手接受，深深唱個肥喏。」

〔一二八〕娘子——此指妻子。《水滸傳》第六十一回：「娘子賈氏便道：「丈夫，我聽你說多時了。」」《清平山堂話本·西湖三塔記》：「行到自家門前，娘子方纔開門。」

〔一二九〕閻羅大王——傳說爲冥府十殿（參見第六十六回注）中第五殿閻羅殿的主管王。民間一般奉作掌人間善惡生死的冥神。閻羅，梵文Yamarāja的音譯。原是古印度神話中管理地獄之王。《法苑珠林》卷十二：「閻羅王者，昔爲毗沙國王。經與維陀如生王共戰，兵力不敵，因立誓願爲地獄主。」

〔一三〇〕五道將軍——傳說爲東岳大帝之屬神。掌世人生死。清翟灝《通俗編》卷十九引《三國典略》：「崔季舒未遇害，其妻晝魘，云見人長一丈，遍體黑毛，欲來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將軍，入宅者不祥。」又謂盜神。元秦子晉《搜神廣記》後集：「《世略》曰：五盜將軍者，即宋廢帝永光年間五盜寇也。」明田藝衡《留青日札》卷二十八：「今云五道將軍，謂盜神也。」

〔一三一〕怎的——也作「怎地」。詢問原因、狀況、方式等。相當于「做甚麽」、「甚麽」、「怎麽」。也可以表示推測或泛指方式、狀況等。用于反問，表示否定。元馬致遠〔商調·集賢賓〕《思情》：「更漏永，怎地捱？砧聲才住角聲哀。」《水滸傳》第二十三回：「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綠牡丹》第十八回：「你做文字罷了，叫喚怎的？」

〔一三二〕老公——丈夫。清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家族》：「《水滸》第四回：怎麽便打老公？此老公謂丈夫也。」

《古今小說》卷一：『後日嫁個恩愛的老公，寸步不離。』

〔一三三〕餶飿——一種丸狀麵食。油炸，可串成串，撒椒鹽食之，也可加輔料燒煮。清吳任臣《字彙補·食部》：『餶飿，麵果也。』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四：『旋切細料餶飿兒。』《平妖傳》第二十七回：『賣餶飿的喚作油熟。』《水滸傳》第一回：『看身上時，寒栗子比餶飿兒大小。』

〔一三四〕婆兒——妻子；老婆。

〔一三五〕其實——確實；實在。宋孔平仲《續世說·直諫》：『在德語太兇，其實難容。』《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他其實不在家，我又不是先知了風聲，把他藏起。』

〔一三六〕蓋老——丈夫。夫爲妻之天。額頭俗曰『天靈蓋』，故市語以藏頭法稱夫曰『靈蓋』。元佚名《墨娥小錄》：『夫：靈蓋』。省作『蓋』。宋元市語每于人稱或身體稱謂之後加『老』字，如眼曰『淥老』、手曰『爪老』、村人曰『和老』、娼婦曰『姐老』等等。故丈夫又曰『蓋老』。宋陳元靚《事林廣記》續集卷八：『夫：厥良，蓋老』。

〔一三七〕跌腳——頓足；跺腳。《西游記》第三十五回：『那魔墜將下來，跌腳捶胸。』《拍案驚奇》卷二：『那婆子故意跌跌腳道：「這樣天殺的！」』本書另有『屈膝』義，見後文。

〔一三八〕故事——舊事；常例。謂舊有規例之事。《漢書·劉向傳》：『宣帝循武帝故事，招名儒俊材置左右。』本書另有『藉口』義，見後文。

〔一三九〕駿馬卻馱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像駿馬常馱傻瓜走一樣，世上常有美妻和蠢丈夫共同生活的現象。《檮杌閑評》第十三回：『進忠道：「這樣一朵嬌花，怎麼錯配了對兒。」秋鴻道：「古語不差：駿馬每馱村漢走，嬌妻常伴拙夫眠。」』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二：『唐拙夫、繆學三，皆松郡名士。一日，挾妓飲，妓頗慧，唐曰：「此巧妻也。」繆曰：「巧妻常伴拙夫眠。」』

〔一四〇〕月下老——即月老。見本回注「月老」條。

〔一四一〕客人——指在外經商的人；客商。《宣和遺事》前集：「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場，拘榷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茶園買茶。」《水滸傳》第十六回：「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

〔一四二〕計較——此爲計議、商量義。元李壽卿《伍員吹簫》第三折：「你說的是。你請將眾人來計較。」《醒世恒言》卷三十：「房德隨喚陳顏進衙，與他計較。」參見第一回同條注。

〔一四三〕梅湯——一種祛暑飲料。今稱酸梅湯。元韓奕《易牙遺意》錄有「青脆梅湯」、「黃梅湯」、「鳳池湯」（即烏梅湯）的做法。黃梅湯法云：「肥大黃梅，蒸熟，去核，淨肉一斤，炒鹽四兩，干姜、水姜末一錢半，甘草末一兩半，花椒、茴香末隨意，拌勻，置磁器中曬。」鳳池湯法云：「烏梅去核留仁，一斤，甘草四兩，炒鹽二兩，水煎成膏。」與今酸梅湯做法不同。

〔一四四〕撮合山——媒人；撮合男女關系的中間人。《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元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醒世恒言》卷三：「就有張家嫂、李家婆，一班靠撮合山養家的，抄了若干表號，至朱家議親。」

〔一四五〕作戲——開玩笑；戲弄。《西游記》第六十八回：「有那游手好閑的，并那頑童們，烘烘笑笑，都上前拋磚弄瓦，與八戒作戲。」《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九：「雖如此說，懶龍果然與人作戲的事體多。」

〔一四六〕刮子——以掌擊腮耳部；耳刮子。參見第十二回注「耳刮子」條。

〔一四七〕身邊人——貼身伺候的人。可指貼身侍婢，也可指妾。宋廖瑩中《江行雜錄》：「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采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綫人、堂前人、雜劇人。」

〔一四八〕回頭人兒——再嫁的婦女。俗言「好馬不吃回頭草，烈女不嫁二夫君」，故稱再嫁婦女爲「回頭人」。清范寅

《越諺》卷中：『回頭人，夫亡改嫁。』《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就是回頭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

〔一四九〕瞜望——瞧，觀望。《玉篇·目部》：『瞜，視也。』也作『瞜看』。《水滸傳》第一百四回：『當下不但鄰近村坊人，城中人也趕出來瞜看。』

〔一五〇〕和合湯——用若干種原料泡制的茶湯。取和諧合好之意。此處語含雙關，暗指合成婚姻。《周禮·地官》：『媒氏下士二人，』賈公彥疏：『謂別姓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和合使成婚姻云。』

〔一五一〕一發——此爲『一并』、『一起』之義。宋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五：『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平妖傳》第十九回：『還有許多好耍子的一發教你。』

〔一五二〕伏惟安置——請人休息的客套話。伏惟：敬辭，表示俯伏恭敬地祝願或希望。漢揚雄《劇秦美新》：『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花月痕》第十四回：『萬里長途，伏維自愛。』安置：休息。元鄭廷玉《金鳳釵》第三折：『大哥，店身裏胡亂睡一夜，請安置。』《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鋪了床，伸開被，點上燈，請婆睡，叫聲安置進房內。』

〔一五三〕刷子——即傻子。蠢人、傻瓜。宋佚名《墨娥小錄》卷十四：『莊家學俏：花刷子。』元無名氏《冤家債主》第二折：『爲甚閻王不勾我？世間刷子少我錢。』《清平山堂話本·楊溫攔路虎傳》：『都頭使得好，我不是刷子。』

〔一五四〕納敗缺——吃虧；折便宜。敗缺：唐宋時俗語，有虧空、損失、秕漏等義。《景德傳燈錄》卷十二：『僧到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闕。」師放下拂子。』《五燈會元》卷十一：『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也可省作『納敗』。宋壽涯禪師〔漁家傲〕《咏魚籃觀音》：『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

〔一五五〕媒婆——以說合婚姻爲職業的婦女。元王實甫《破窰記》第三折：『打發的媒婆不喜歡，調唆的兩家亂一世。』

〔一五六〕賣婆——到人家裏向婦女兜售首飾及日常零星用品的婦女。明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二：「近年小民之家，婦女稍可外出者，輒稱賣婆。或兑換金珠首飾，或販賣包帕花錢，或包攬做面篦頭，或假充喜娘說合。苟可射利，靡所不爲。」

〔一五七〕牙婆——以介紹傭工或買賣人口爲職業的婦女；官媒婆。清梁章鉅《稱謂錄》卷三十一：「《異聞總錄》：耿家買一侍婢。云：行至一橋迷路，爲牙媼引，迫於饑寒，遂自鬻。牙媼言：遇之於廣備橋。案：牙媼即牙婆。」

〔一五八〕收小的——收生；接生。小的，指嬰兒。《水滸傳》第二十四回：「老身爲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

〔一五九〕抱腰——接生時抱產婦腰以助產。也指接生。敦煌寫本《太子成道經》：「喜樂之次，腹中不安，欲似臨產，乃遣姨母波闍波提抱腰。」

〔一六〇〕鬏髻上着綠，陽臘灌腦袋——未詳確義。大約指替男女私情牽綫，給人戴綠帽子。

〔一六一〕陸賈——漢初人。有辯才。秦滅，南海尉趙佗自立爲南越武王。劉邦稱帝後，派陸賈使越，說尉佗曰：「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使尉佗接受了漢朝的封號而臣伏。呂后時，尉佗改稱帝。漢文帝立，復使陸賈責佗，佗上書自稱「蠻夷大長老臣佗」。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一六二〕隨何——漢初人。曾任謁者。楚漢戰爭中爲劉邦說淮南王英布歸漢，以辯才稱。後爲護軍中尉。《史記》、《漢書》有傳。

〔一六三〕說六國——戰國時，諸侯割據，秦國崛起。說客或游說燕、趙、魏、齊、楚、韓六國合縱以抗秦（如蘇秦），或說六國連橫以事秦（如張儀），各以辯才稱。

〔一六四〕話三齊——三齊，指今山東大部分地區。春秋戰國時爲齊國領土。秦亡後，項羽分立爲齊、膠東、濟北三國，故曰三齊。楚漢相爭時劉邦門客酈食其說齊王田廣歸漢，『伏軾下齊七十余城』。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一六五〕隻鸞孤鳳——比喻失偶的婦女。《藝文類聚》卷九十引南朝宋范泰《鸞鳥詩序》：『昔罽賓王買峻祁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致也……其夫人曰：「嘗聞鳥見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意。鸞睹形悲鳴，哀響中霄，一奮而絶。』後多以孤鸞喻失偶。

〔一六六〕鰥男——無妻或喪妻的男子。漢劉熙《釋名·釋親屬》：『無妻曰鰥。』

〔一六七〕撥唆——撥弄調唆。元尚仲賢《柳毅傳書》楔子：『我今到父王面前，撥唆幾句言語，撚他去了。』明馮夢龍《掛枝兒·是非》：『恨只恨撥唆的賊，我無端錯聽了他。』

〔一六八〕擺對——擺成一對；成雙排列。明劉若愚《酌中志》附卷：『各四人或六人……或擺對於前，或擁衛於後。』此本書指結爲配偶。

〔一六九〕解使——即使；哪怕。本書另有『致使』義，見後文。

〔一七〇〕遮麼——任憑；儘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梁寶誌禪師：『遮莫刀劍臨頭，我自安然不睬。』唐李白《少年行》：『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

〔一七一〕金童玉女——道家所稱供仙人使役的童男童女。唐徐彥伯《幸白鹿觀應制》：『金童擎紫藥，玉女獻青蓮。』

〔一七二〕王母宮——西王母的宮殿。王母，即西王母，傳說中居於昆侖之丘（一說玉山）的女仙。《山海經·西次三經》：『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一七三〕阿羅漢——梵文Arhat的音譯。稱斷絕嗜欲、擺脫煩惱的僧人。省稱爲『羅漢』。《大智度論》卷三：『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破，是名阿羅漢。』

〔一七四〕比丘尼——梵文Bhiksuri的音譯。稱出家修行並受過具足戒的女僧。俗稱『尼姑』。按佛教規定，初受十戒者，男稱沙彌，女稱沙彌尼。到二十歲受具足戒，男稱比丘，女稱比丘尼。《魏書·釋老志》：『桑門（按：即沙彌）爲息心，比丘爲行乞……婦人道者爲比丘尼。』

〔一七五〕李天王——道教神將。因其左手持塔，故又稱『托塔李天王』。托名李靖。靖爲唐初名將，死後被奉爲神，封靈顯王。李天王形像的形成，大約受佛教傳說毗沙門天王的影響。毗沙門在佛教中爲護法兼施福之天神，左掌持塔，右握寶杵。哪吒是他的第三子，爲他捧塔，塔中供奉佛祖。而在道教傳說中，哪吒是李天王第三子，天王手中之塔是專爲防哪吒索命而由佛祖所贈的。

〔一七六〕鬼子母——佛教傳說女神。前身爲牧牛女，有孕。王舍城獨覺佛出世，有五百人共詣芳園，途中遇女，邀共往。女喜而舞蹈，遂墮胎兒。乃發惡願：來世生王舍城中，盡食人子。投生爲王舍城娑多藥叉長女，婚後生兒五百而食人男女。後經佛勸化，轉爲保護小兒之神。見《鬼子母經》。

〔一七七〕封陟——傳說是唐敬宗時人。居少室山，有美女乘車自空降，願奉箕帚。封陟不爲所動。三年後，封病死，被鬼使驅往冥府，途中遇美女，知女爲上元夫人。上元夫人爲之延壽一紀（十二年），封陟『慟哭自咎』。見《太平廣記》卷六十八引唐裴鉶《傳奇》。

〔一七八〕麻姑——道家女仙。晉葛洪《神仙傳》卷七：『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

〔一七九〕攛掇——慫恿；勸誘。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以言從臾曰攛掇。』宋朱熹《答陳同甫書》：『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西游記》第三十回：『他怪我攛掇師父念緊箍兒咒。』

〔一八〇〕送暖偷寒——指爲男女私通傳遞消息。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二折：『直待我拄着拐幫閑鑽懶，縫合唇送暖偷寒。』也作『偷寒送暖』。元白樸《牆頭馬上》第二折：『枉罵他偷寒送暖小奴才，要這般當面搶白。』

〔一八一〕調弄——撩撥戲弄。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相者初謂司帑者調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具言始末。』元季子安〔粉蝶兒〕《題情》：『俏冤家風流萬種，他也待七擒七縱，把我似勤兒般推磨相調弄。』

〔一八二〕嫦娥——神話人物。《淮南子·覽冥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高誘注：『姮娥，羿妻。』姮娥，即嫦娥。

〔一八三〕茶局子——茶坊；茶館。元蕭德祥《四春園》第三折：『他去那閣子裏扳折了窗櫺，茶局子裏摔碎了湯瓶。』

〔一八四〕點茶——一種烹茶方法。宋趙佶《大觀茶論》：『點茶不一：而調膏繼刻，以湯注之，手重筅輕，無粟文蟹眼者，謂之靜面點……有隨湯擊拂，手筅俱重，立文泛泛，謂之一發點。』後泛指泡茶。明陸樹聲《茶寮記·烹點》：『煎用活火，候湯眼鱗鱗起，沫餑鼓泛，投茗器中。初人湯少許，俟湯茗相投即滿注。雲腳漸開，乳花浮面，則味全。』

〔一八五〕影射的——相好的；姘頭。影射有『假冒』『冒充』之義，如元高明《琵琶記》第十六齣：『我去相識家張外郎處借些穀子影射便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十九回：『京都大柵欄的同仁堂，本是幾百年的老鋪，從來没有人敢於影射他的招牌的。』影射的或許指冒名的、非正式名分的。

〔一八六〕河漏子——即餄餎。也叫『活絡』。一種雜麵條。用餄餎床子，把和好的濕面通過床孔壓入沸水鍋內煮食。元王禎《農書》卷七：『北方山後諸郡多種（蕎麥），治去皮殼，磨而爲麵……或作湯餅，謂之河漏，滑細

如粉。」此處言「拖煎河漏子」是與性行爲有關的戲語。

〔一八七〕乾巴子肉——肉乾。《集韵·麻韵》：「羓，臘羓。」明李實《蜀語》：「乾肉及餅曰巴，牛肉曰牛乾巴。」《西游記》第十三回：「那伯欽另設一處……點剁鹿肉干巴，滿盤滿碗的，陪着三藏吃齋。」巴子，又稱女陰。今東北地區罵人曰「媽拉個巴子」，即此義。此處爲雙關語。

〔一八八〕扁食——餃子。清李鑒堂《俗語考原》：「扁食，北方俗語。凡餌之屬，水餃、鍋貼之屬，統稱爲扁食。王譽昌《崇禎宮詞注》：「翊坤宮近侍劉某，善治扁食，進御者必其手造。」明時已有之。」餃子的餡是包在皮內的，這裏說「翻包着菜肉」也是暗指性器的隱語。

〔一八九〕餃窩窩——餃子樣的窩窩。餃子包餡，中腹飽滿凸起；窩窩尖圓，中腹成空洞狀。二者無法統一到一起，世上也無這種食品，只是出於關合性器的需要杜撰的食品名。

〔一九〇〕蛤蜊面——蛤蜊湯面。蛤蜊亦名蚌，蚌也是女陰的隱語。

〔一九一〕大辣酥——酒。蒙古語 darasun 的音譯。宋陳元靚《事林廣記》續集卷八〈蒙古譯語〉：「酒：答剌速。」或譯作「答刺孫」、「打刺蘇」等。元劉唐卿《降桑椹》第一折：「俺打刺孫多了，你兄弟莎塔八了。」這裏只取「酥」意，也是關合性行爲的戲語。

〔一九二〕風——瘋狂；嘻戲。《水滸傳》第七十四回：「教人憂得你苦，你卻在這裏風！」《西游記》第三十二回：「你原來是個風和尚。」

〔一九三〕如法——按規定的程式或方法；按常法。唐白居易《歸田》之一：「不如歸山下，如法種春田。」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四：「偶橐笈有少許，即授之，俾如法用。」

〔一九四〕少間——片刻；一會兒。宋朱熹《朱子語類》卷六十九：「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古今小說》卷三：「少間我送盤纏來與你。」

〔一九五〕比時——彼時；當時。元無名氏《馬陵道》第三折：『比時龐涓要得抄寫天書，即免其死。』元無名氏《貨郎擔》第四折：『張三姑爭忍不過，比時向前將賊漢扯住絲縧。』本書另有『既然』、『與其』義，見後文。

〔一九六〕張見——望見；瞧見。《拍案驚奇》卷二十七：『卻被船家後艙頭張見了，就起不良之心。』《儒林外史》第二十一回：『老和尚在裏面一眼張見，慌忙招手。』

〔一九七〕寬煎茶兒——茶少水多的茶水。暗寓『寬心去煎熬』之意。

〔一九八〕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形容便得知——進門不必問他興衰順逆，只看表情就可察知。元無名氏《凍蘇秦》第二折：『我恰才入門來休問榮枯事，可不道觀着容顏兀的便得知。』《三寶太監西洋記》第四十八回：『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容顏便得知。今日國師的臉嘴，像個輸了陣來的。』

〔一九九〕三智五猜——謂多方猜測。三智：佛教謂一切智，即聲聞緣覺之智；道種智，即菩薩之智；一切種智，即佛智。見《智度論》。《水滸傳》第二十四回：『老娘也不消得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十分。』

〔二〇〇〕中節——合上節拍。此謂擊中肯節（關鍵）。《淮南子·說林訓》：『使但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唐蘇鶚《杜陽雜編》卷中：『虎子盤旋宛轉，無不中節。』

〔二〇一〕趕趁——追逐；追趕。宋朱熹《朱子語類輯略》卷一：『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宋洪邁《夷堅支志》庚集卷六：『家衆既往，我獨避雨，趕趁不及。』本書另有『趕生意』之義，見後文。

〔二〇二〕已定——一定。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第二折：『那娘子已定出來也，我只在這裏等待問他咱。』《水滸傳》第七回：『若不如此，已定送了衙內性命。』

〔二〇三〕三魂六魄——魂魄的統稱。道家認爲人有三魂七魄。《雲笈七籤》卷五十四：『夫人身有三魂：一名胎光，太清陽和之氣也；一名爽靈，陰氣之變也；一名幽精，陰氣之雜也。』『其第一魄名尸狗，其第二魄名伏矢，其第三魄名雀陰，其第四魄名吞賊，其第五魄名非毒，其第六魄名除穢，其第七魄名臭肺。』

〔二〇四〕没人腳處——不知怎麽辦才好。多用來形容高興或惶恐到極點。《綠野仙踪》第七回：「那婦人到此，越發着急的了不得，連圈連拜，連說連吹，忙亂的没人腳處。」《江左十年目睹記》第十四回：「把個小獻歡喜得没人腳處。」

〔二〇五〕鬼打更——比喻徒有形式。

〔二〇六〕泡茶——用沸水冲泡的茶（區別於用火煮的茶），是後起的一種飲茶方式。清沈濤《交翠軒筆記》卷四：「古人煎茶即今人之熬茶，點茶即今人之泡茶。」《古今小說》卷三：「這兩包粗果，送與姐姐泡茶。」

〔二〇七〕發市——開市；買賣首次成交。《警世通言》卷三十九：「我教你去看有其人衕撞卦鋪，教我三日不發市。」明吾邱瑞《運甓記》第二十三齣：「今日早間坐到這個時候，並無一個主顧與我發市。」

〔二〇八〕雜趁——不是正項的零碎謀生手段。

〔二〇九〕養口——養家糊口。《水滸傳》第三十九回：「他爹自教得他幾隻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

〔二一〇〕小廝——男孩。元關漢卿《緋衣夢》第一折：「俺兩家指腹成親，後來我家生了個女兒……他家得了個小廝。」《元典章·刑部四》：「有小廝四個於礙北四五步地街南作耍。」另指年輕男僕，見後文。

〔二一一〕迎頭兒——首先；開頭。元喬孟符《金錢記》第四折：「他見我春風得意長安道，因此上迎頭兒將女婿招。」元馬致遠《漢宮秋》第一折：「迎頭兒稱妾身，滿口兒呼陛下，必不是尋常百姓家。」

〔二一二〕次後——後來；以後。元無名氏《小尉遲》第一折：「二十年前，敬德佐於定陽王劉武周手下爲將，次後降唐去了。」《紅樓夢》第十九回：「先時還扎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

〔二一三〕閑常——平時；平常。《三遂平妖傳》第三回：「閑常時不曾這般焦燥，爲甚事打他？」《水滸傳》第十七回：「哥哥放着常來的一般兒好酒肉弟兄，閑常不采的是親兄弟。」

〔二一四〕做牽頭——爲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綫。《古今小說》卷一：「婆子只爲圖這些不義之財，所以肯做牽頭。」《警

世通言》卷二十四：『趙昂與皮氏都是他做牽頭。』

〔三一五〕馬伯六——又作『馬八六兒』。不正當男女關係的撮合人。通常寫作『馬泊六』。《水滸傳》第一百一回：『侍婢與一個薛婆子相熟，同他做了馬泊六，悄地勾引王慶從後門進來。』《拍案驚奇》卷六：『從來馬泊六撮合山，十椿事到有九椿是尼姑做成，尼庵私會的。』

〔三一六〕貝戎兒——『賊』的拆字說法。《醒世姻緣傳》第八十六回：『把那唐詩套上兩句：一騎紅塵廚子笑，無人知是貝戎來。』

〔三一七〕棺材本——買棺材的錢。謂送老之資。《西游記》第五十三回：『這罐水夠我的棺材本也。』

〔三一八〕巫女會襄王——巫山神女會楚襄王。戰國楚宋玉《神女賦》：『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參見第一回注『雲雨』條。此處指潘金蓮私會西門慶。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一〕計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色不迷人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虧；
精神耗散容顏淺，骨髓焦枯氣力微。
犯着姦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藥難醫。
古來飽暖生閑事〔二〕，禍到頭來總不知。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個字最難——怎的是挨光？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三〕；第三，要鄧通〔四〕般有錢；第四，要青春小少，就要綿裏針〔五〕一般軟款〔六〕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

我小時在三街兩巷〔七〕游串，也曾養得好大龜〔八〕。第三，我家裏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就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勤？乾娘，你自作成，〔九〕完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西門慶當日意已在言表。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五件事多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肯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西門慶道：『這個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大官人肯依我麽？』西門慶道：『不揀〔一〇〕怎的，我都依你①。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一一〕，自作成我則個！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卻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一二〕，端的强似孫武子教女兵〔十三〕，十捉八九，着大官人占用。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個雌兒來歷，雖然微末〔一四〕出身，卻倒百伶百俐〔一五〕，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一六〕，百家奇曲，雙陸象棋，無般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關外潘裁的女兒，賣在張大户家學彈唱。後因大户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爲妻。這幾年，武大爲人軟弱，每日早出晚歸，只做買賣。這雌兒等閑〔一七〕不出來。老身〔一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一九〕。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

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卻走過去問他借曆日〔二〇〕，央及人揀個好日期，叫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來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二一〕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裁，這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卻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二二〕，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來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裏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料②施主〔二三〕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二四〕他針指。若是他不來兜攬答應時，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裏答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我卻說道③：「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個出錢，一個出力。不是老身路岐〔二五〕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二六〕。」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不成〔二七〕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卻拿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提在桌子上，便說：

「娘子，且收拾過生活〔二八〕去，且吃一杯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鈔〔二九〕。」他不肯和你同卓吃，走了回去了④，此事便休了；若是只口裏說要去，卻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三〇〕，我便推道〔三一〕沒了酒，再交你買。你便拿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果子來配酒〔三二〕。我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屋裏。若焦唣〔三三〕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由我拽上門不焦唣時，這光便有九分，只欠一分了便完就〔三四〕。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裏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卻不可燥爆〔三五〕，便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卓子上拂落一雙箸〔三六〕下去，只推拾箸，將手去他腳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收了，再也難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三七〕，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王婆道：「卻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三八〕⑤。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亦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細說念〔三九〕他。你快使人送將細絹綿子〔四〇〕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若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於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四一〕，就去街上買了細絹三疋，并十兩⑥清水好綿。家裏叫了個貼身答應的小廝〔四二〕，名喚玳安，用包袱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

正是：　雲雨幾時就⑦，空使襄王築楚臺〔四三〕。有詩為證：

兩意相投似蜜甜〔四四〕，王婆撮合更搜奇〔四五〕。
安排十件挨光計，管取〔四六〕交歡不負期。

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四七〕，懶去走動。』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個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四八〕，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四九〕，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五〇〕不見？』王婆道：『那廝跟了個客人在外邊，不見個音信回來，老身日逐〔五一〕耽心不下。』婦人道：『大哥今年多少青春？』王婆道：『那廝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五二〕。』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沒人。待老身東擯西補的來，早晚也替他尋下個兒。等那廝來卻再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五三〕。難得一個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裏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照顧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紬絹表裏〔五四〕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余，不能勾閑做得。今年覺得好生〔五五〕不濟〔五六〕，不想又撞着閏月，趁着兩日倒閑，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掯〔五七〕，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倒閑，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

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干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好日〔五八〕，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你不知全⑧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歷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五九〕，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六〇〕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手取過曆頭〔六一〕來，掛在牆上，便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個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六二〕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六三〕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沒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約定後日準來。當夜無話。

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內乾淨，預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卓子干淨，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裏不住聲假喝采道：

『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個不曾見這個好針線！』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箸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六四〕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裏，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裏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了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得，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六五〕。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六六〕。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拿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有詩爲證：

阿母牢籠〔六七〕設計深〔六八〕，大郎愚鹵〔六九〕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卻把婆娘自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

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去了，王婆便踅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房裏，取出生活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裏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裏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食不到〔七〇〕吃傷〔七一〕了哩！』那婦人道：『卻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乾娘見外〔七二〕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

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希奇果子來，殷勤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被小意兒過縱〔七三〕，十個九個着了道兒〔七四〕。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請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

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來後門首，叫道：『娘子，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卻待來也。』兩個廝見〔七五〕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

卻說西門慶巴不到〔七六〕此日，打選〔七七〕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拏着洒金川扇兒，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口——茶坊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七八〕⑨，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裏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拖進房裏來，看那婦人道：『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雲鬢疊翠，粉面生春；上穿白夏布〔七九〕衫兒，桃紅〔八〇〕裙子，藍比甲〔八一〕，正在房裏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道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鄰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針綫，縫的又好又密，真個難

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裏道：『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大官人，你那日屋檐下頭過，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網巾〔八二〕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笑道：『那日奴誤冲撞官人，休怪。』一面立起身來，道了個萬福。那西門慶慌的還禮不迭，因說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卻是間壁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就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是個養家經紀人〔八三〕。且是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又會撰錢〔八四〕，又且好性格。真個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了這大郎，但有事百依百隨〔八五〕，且是合得着。』這婦人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强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夫主〔八六〕所爲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八七〕，一生只是志誠〔八八〕爲，倒不好？』王婆一面打着攛鼓兒〔八九〕說，西門慶獎了一回。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裏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藥鋪。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黄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

光的是實⑩；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又放官吏債〔九〇〕，結識人。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也是吳千戶家小姐，生的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連日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連日家中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九一〕楊提督〔九二〕親家陳宅合成帖兒〔九三〕。他兒子陳經濟，才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九四〕，俺這裏又使⑪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同做保山〔九五〕⑫，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九六〕，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九七〕。到明兒娶過了門〔九八〕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拏上些人情〔九九〕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卓面〔一〇〇〕，到是正景。怎的好和人鬭氣。』兩個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一〇一〕，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綫。有詩為證：

水性從〔一〇二〕來是女流，〔一〇三〕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淫蕩春心不自由。

西門慶見金蓮，十分情意欣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吃畢，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一〇四〕。

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一〇五〕。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拏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何？』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裏。有銀子在此。』便向茄袋〔一〇六〕裏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與王婆子，交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官人。』口裏說着，卻不動身。王婆將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卻亦不動身。也是姻緣，都有意了。

王婆便出門去了，丢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裏。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見了他這表人物，心中到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鵝燒鴨、熟肉鮮鮓、細巧果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擺在房裏卓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杯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卻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卻說這話？』一面將盤饌卻擺在面前。三人坐定⑬，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拏起酒盞來，遞與婦人，說道：『請不棄，滿飲此杯。』婦人謝道：『多承官人厚意，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有詩爲證：

從來男女不同筵，〔一〇七〕賣俏迎奸〔一〇八〕最可憐。

不獨文君奔司馬，〔一〇九〕西門今亦遇金蓮。

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拏起箸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五歲，屬龍的，正月初九日丑時〔一一〇〕生。』西門慶道：『娘子倒與家下賤累〔一一一〕同庚〔一一二〕，也是庚辰〔一一三〕，屬龍的，只是娘子月分大七個月，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一一四〕。』婦人道：『將天比地，折殺〔一一五〕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個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一一六〕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卻是那裏去討！武大郎好有福，招得這位娘子在屋裏。』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裏討得一個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裏。』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是他在時，卻不恁的家無主，屋倒豎〔一一七〕。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那婦人便問：『大官人⑭恁的時，沒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卻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也。繼娶這個賤累，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裏的勾當都七顛八倒〔一一八〕。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武大娘子這手針綫，

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先妻也沒武大娘子這一般兒〔一一九〕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一二〇〕，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一二一〕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歧人〔一二二〕⑮，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卻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見今已娶在家裏。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册正〔一二三〕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卻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個細疾〔一二四〕，白不得好〔一二五〕。』婆子道：『若有似武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說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耍〔一二六〕，急切便那裏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道：『正好吃酒，卻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一二七〕，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把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拏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得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睃那粉頭〔一二八〕時，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朵碧桃春自開。有詩爲證：

眼意眉情卒未休，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一味〔一二九〕花言巧舌頭。

畢竟未知后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我都依你　「都」原作「卻」，據《水滸傳》改。

②衣料　「料」字原奪，據《水滸傳》補。《水滸傳》作「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

③說道　二字原無，據《水滸傳》補。

④走了回去了　「走」原作「去」，據《水滸傳》改。

⑤洞庭湖　「湖」原作「河」，據第四回同語改。

⑥十兩　下原有「銀子」二字，據《水滸傳》及前文「十兩好綿」語刪。

⑦□□雲雨幾時就　「雲雨」上疑脫二字，或可補入「巫山」二字。

⑧全　疑應作「會」。

⑨瞧科　「科」原作「利」，據《水滸傳》及後文「恐怕婢子瞧科」（第四十八回）、「不怕婢子瞧科」（第五十三回）等語改。

⑩光的是實　「光」原作「白」，從《水滸傳》改。

⑪使　原作「便」，參考崇禎本改。

⑫保山　「山」原作「即」，據後文多處「保山」語改。

⑬坐定　「定」原作「在」，據《水滸傳》改。

⑭大官人　「人」字原無，參考《水滸傳》補。《水滸傳》作「官人」。

⑮路岐人　「岐」原誤作「妓」，據《水滸傳》改。

【註釋】

〔一〕挨光——偷情的隱語。猶言挨時光，做功夫。《二刻拍案驚奇》卷三：『送入洞房，就是東邊小院桂娘的卧房，乃前日偷眠，妄想强進挨光的所在。』也作『研光』。《醒世恒言》卷二十六：『怎生設法上得樓去方好。如此空研光，眼飽肚饑，有何用處！』

〔二〕飽暖生閒事——謂生活富裕之後，往往會鬧出一些閒是非來。通常作『飽暖生淫慾』或『飽暖思淫慾』。元賈仲名《對玉梳》第三折：『爲甚這廝做出這等事來？這廝只因飽暖生淫慾。』《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一：『自古道：飽暖思淫慾。王祿手頭饒裕，又見財物易得，便思量淫蕩起來。』

〔三〕行貨——貨物；貨色。代指不宜直接說出的東西。此處指生殖器。元李行道《灰闌記》第一折：『他是風流人物，又生得驢子般一頭大行貨。』另用來駡人，猶言『家伙』，見後文。

〔四〕鄧通——漢文帝寵臣。文帝曾賜其銅山，使自鑄錢，富甲天下。《史記·佞幸列傳》：『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于是賜鄧通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五〕綿裏針——綿裏藏針。比喻人表面柔和而心懷刻毒或軟中有剛善于忍耐。這裏是後一義。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四折：『得了個紙條兒恁般綿裏針，若見玉天仙怎生軟廝禁？』

〔六〕軟款——溫柔；柔和。元白樸《梧桐雨》第三折：『教幾個鹵莽的宮娥監押，休將好軟款的娘娘驚唬。』元李好古《張生煮海》第三折：『秀才家能軟款會安詳，怎做這般熱忽喇的勾當？』

〔七〕三街兩巷——指勾欄妓院等娛樂場所集中的街巷。三街，後文又作『三瓦』，泛指類似宋元都市中的娛樂場所瓦子那樣的街區。兩巷，泛指平康巷、清水巷那樣妓館集中的街巷。《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四：『終日只是三街兩市，和着酒肉朋友串哄。』

〔八〕龜——男子外生殖器的隱語。《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

〔九〕作成——成全。元秦簡夫《東堂老》第一折：『這裏有一門親事，俺要作成你。』《醒世恒言》卷三：『今見朱小官在店，誰家不來作成，所以生理比前越盛。』

〔一〇〕不揀——不管；不論。《元典章·刑部九》：『錢賠不起呵，他底田產、人口、頭匹的，不揀甚麼，準折屬官。』《水滸傳》第六十八回：『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揀是誰，便爲梁山泊之主。』

〔一一〕撒科——打趣；開頑笑。科：本指舞臺動作，因科諢常常連用而有諢（以言語逗笑）義。明徐渭《南詞敘錄》：『身之所行，皆謂之科。今人不知，以諢爲科，非也。』明湯顯祖《牡丹亭》第五十五齣：『你得便宜人偏會撒科。』

〔一二〕武成王廟——供奉周朝開國元勛呂尚（俗稱姜太公）的廟。唐玄宗開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於長安洛陽兩京及各州立太公廟，祀呂尚（太公望）。肅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〇年）追封呂尚爲武成王，太公廟改稱武成王廟，以歷代名將從祀。明初罷。

〔一三〕孫武子教女兵——孫武，春秋時著名軍事家。子：古代對人的尊稱。孫武曾爲吳王訓練宮女操兵。《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于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一四〕微末——身分低微卑賤。《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昭乃江東微末之士。』清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一：『小臣微末，何敢妄議。』

〔一五〕百伶百俐——形容非常聰明伶俐。元鍾嗣成〔南呂·一枝花〕〈自序醜齋〉：『饒你千件千宜，百伶百俐。』《水滸傳》第八十一回：『燕青是個百伶百俐的人，如何不省得？』

〔一六〕針指女工——指縫紉刺綉等手藝。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楔子：『只生得個小姐，小字鶯鶯，年一十九歲，針指女工，詩詞書算，無不能者。』

〔一七〕等閑——輕易；隨便。唐白居易《新昌新居》：『等閑栽樹木，隨分占風烟。』金《董解元西廂記》卷六：『魚水似夫妻止美滿，被功名等閑離拆。』

〔一八〕老身——老年人自稱。宋代以後多用于老年婦女。元關漢卿《竇娥冤》楔子：『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士。』《古今小說》卷一：『婆子道：「老身取笑，豈敢小覷大官人。」』

〔一九〕理會——此爲商量、計議之義，《京本通俗小說·菩薩蠻》：『這也是宿世冤業，且得他量輕發落，卻又理會。』參見第二回同條注。

〔二〇〕曆日——日曆；曆書。《周禮·春官》：『以會天位。』漢鄭玄注：『若今曆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宋范成大《除夜書懷》：『床頭新曆日，衣上舊塵埃。』

〔二一〕休——罷休；完結。《水滸傳》第四十二回：『我命運這般蹇拙，今番必是休了。』清洪昇《長生殿》第四十九齣：『廣寒宮，容相就，十分愁病一時休。』另表示禁止或用作語氣助詞，見後文。

〔二二〕便當——方便妥當。元鄭光祖《㑳梅香》楔子：『休往旅店中去，就向後花園中萬卷堂上安歇呵，可也便當。』《五代史平話·漢史上》：『既是嫂嫂改適他人，只得教媒人與婚主訂議，挈取成保自隨，乃爲便當。』

〔二三〕施主——施舍錢物給別人的人。多指布施僧道者。唐杜荀鶴《題江寺禪和》：『懶求施主修真像，翻說經文是安言。』

〔二四〕賣弄——誇獎；稱贊。《水滸傳》第三十六回：『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本

書另有『炫耀』義，見後文。

〔二五〕路岐——陌路；在路邊打野場賣藝。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六：『或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要鬧寬闊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平妖傳》第三十一回：『媳婦不是路岐，也不會賣藥打卦。』

〔二六〕澆手——以酒食酬謝出力的人。《拍案驚奇》卷十八：『明日早上備一桌酒飯，請那燒爐的家僮，說道一向累他辛苦了，主翁特地與他澆手。』《歧路燈》第十六回：『就在此陪客，你扎的枕頭，我就當與你澆手哩。』

〔二七〕不成——難道。用於句首，表示反詰。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七十八：『不成殺人者亦止令出金而免？』宋陳允平〔清平樂〕：『誤了海棠時候，不成直待花殘？』也可以用于句末，多跟『難道』呼應，加强反詰語氣。如下文『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本書還有『不成器』等義，見後文。

〔二八〕生活——活計。多指手工工藝。清顧張思《土風錄》卷八：『百工作事曰生活。』元無名氏《鴛鴦被》第一折：『妾身每日在綉房中做些女工生活，好是煩惱人也！』《水滸傳》第四回：『小人趕趁些生活，不及相陪。』

〔二九〕壞錢——破費；花錢。《醒世恒言》卷十四：『別人兀自壞錢娶渾家，不能得恁的一個好女兒。』參見第二回注『壞鈔』條。

〔三〇〕入港——投合；對勁。《警世通言》卷三十二：『二人都是過來之人，志同道合，說得入港。』本書另有『勾搭上手』義，見後文。

〔三一〕推道——推說；借口。宋辛棄疾〔臨江仙〕《簪花屢墮戲作》：『一枝簪不住，推道帽檐長。』又作『推說』。《水滸傳》第十八回：『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

〔三二〕配酒——下酒；以果菜助飲。清蔡奭《官話彙解》上卷：『配酒：下酒。』

〔三三〕焦唣——即焦躁。見第一回注『焦躁』條。明汪廷訥《廣陵月》第五齣：『陛下休得焦唣，臣此去收了長安。』

《清平山堂話本·董永遇仙傳》：『孩兒不可焦皂。』

〔三四〕完就——完滿，圓成。《宋元戲文輯佚·孟月梅寫恨錦香亭》：『屏開孔雀都完就，請新人，笙歌迎引願好逑。』《三遂平妖傳》第五回：『好兒郎不完就他，卻交說嫁一個瘋子。』

〔三五〕燥爆——急躁粗魯。元無名氏《符金錠》第四折：『情理宜韓松使燥暴，腦背後都來到。』清李漁《蜃中樓》第十八齣：『況且我叔父的心性最是燥暴。』

〔三六〕筯——又作『箸』。筷子。《玉篇·竹部》：『筯，匙箸，與箸同。』《世說新語·忿狷》：『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

〔三七〕凌烟閣——爲表彰功臣而建的高閣，上面繪有功臣的圖像。以唐太宗貞觀十七年所建繪有二十四功臣像的凌烟閣最爲有名。北周庾信《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天子畫凌烟之閣，言念舊臣。』唐白居易《題酒甕呈夢得》：『凌烟閣上功無分，伏火爐中藥未成。』

〔三八〕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書會留文。意爲得到好處莫忘本。洞庭湖，此謂江蘇太湖。太湖中有洞庭山，以産柑橘著稱。宋韓彥直《橘錄》上：『洞庭柑皮細而味美，……鄉人謂其種自洞庭山來，故以得名。』宋蘇舜欽《蘇州洞庭山月月禪院記》：『予觀震澤受三江，吞齧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志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民俗淳樸，皆以樹桑梔橘柚爲常産。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竹相參差於岩壑，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

〔三九〕說念——勸誘說服。元楊文奎《兒女團圓》楔子：『何須你簸揚我貪杯酒浸頭，則你那閒言語說念的春風樹點頭。』

〔四〇〕綿子——絲綿；蠶繭亂絲做成的絮狀物。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凡雙繭并繅絲鍋底零餘，并出種繭殼，皆緒斷亂不可爲絲，用以取綿。用稻灰水煮過，傾入清水盆內。手大指去甲淨盡，指頭頂開四個；四四數

足，用拳頂開；又四四十六拳數，然後上小竹弓……上弓之時惟取快捷，帶水擴開，若稍緩，水流去，則結塊不盡解，而色不純白矣。」

〔四一〕茶肆——茶坊；茶館。《宣和遺事》前集：「出豫門，見街東一個茶肆，牌書「周秀茶坊」。」

〔四二〕小廝——年輕男僕。《醒世恒言》卷二十九：「一個小廝捧壺，一個小廝打扇，他便看幾行書，飲一杯酒，自取其樂。」參見第二回同條注。

〔四三〕楚臺——楚王夢遇神女的陽臺。後指男女歡會之所。參見第一回注「雲雨」條。宋秦觀〔醉桃源〕：「楚臺魂斷曉雲飛，幽歡難再期。」

〔四四〕兩意相投似蜜甜——此詩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文字作：「兩意相交似蜜脾，王婆撮合更稀奇。安排十件挨光事，管取交歡不負期。」

〔四五〕搜奇——尋求奇特怪異之事。唐司空圖《爭名》：「爭名豈在更搜奇，不朽纔消一句詩。」明黃周星《登洞庭西山縹緲峰放歌》：「我來終是苦驕陽，搜奇討勝空彷徨。」

〔四六〕管取——保證；管保。宋金盈之《醉翁談錄》卷六：「此時童女有如菩薩現前，他日大兒管取如來抱送。」元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一折：「軍中若把文章用，管取崢嶸衣錦還。」

〔四七〕不快——不舒服；有病。宋趙與時《賓退錄》卷九：「有疾曰不快。」《後漢書·華陀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明馮夢龍《挂枝兒·傷病》：「玉人兒，這幾日，身子有些不快。」本書另有「不滿」義，見後文。

〔四八〕十病九痛——謂多病。《水滸傳》第二十四回：「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紅樓夢》第一百二回：「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又作「七病八痛」、「七痛八病」，見後文。

〔四九〕山高水低——比喻意外的不幸事件。多指死亡。《醒世恒言》卷八：『萬一有些山高水低，有甚把臂。』《平妖傳》第二十七回：『若有些山高水低，倒要吃他一場官事。』

〔五〇〕一向——許久；很長時間。宋秦觀〔促拍滿路花〕：『未知安否，一向無消息。』明梁辰魚《浣紗記》第十二齣：『一向不見到來，想是朝廷多故，不得工夫也。』另有『總是』義，見後文。

〔五一〕日逐——逐日；每天。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有一學者先佞佛，日逐念金剛大悲咒不停口。』明徐渭《女狀元辭鳳得鳳》第一齣：『你好生看守房子，日逐慣打柴放牛。』

〔五二〕替手——代替人干活。《醒世姻緣傳》第三十九回：『好叫他替手墊腳的與你做個走卒。』

〔五三〕送終衣服——壽衣；去世時穿的衣服。送終：爲長輩親屬料理喪事。《紅樓夢》第五十四回：『想來你是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裏，你倒出去送了終。』

〔五四〕表裏——衣服的面料與裏子。也可泛指衣料。元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二折：『如今將羊酒表裏取梅英去。』《水滸傳》第十三回：『梁中書叫取兩錠白銀，兩副表裏來，賞賜二人。』

〔五五〕好生——非常；十分。《元朝秘史》卷一：『那三個人的顏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即將這兩個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躁。』本書另有『用心』義，見後文。

〔五六〕不濟——身體不好；病重。《北齊書·段韶傳》：『今病疾如此，殆將不濟。』《儒林外史》第十七回：『太公自知不濟，叫兩個兒子都到跟前。』

〔五七〕勒掯——刁難；故意爲難。民國二十五年《牟平縣志》：『故意爲難曰勒掯。』元無名氏《漁樵記》第四折：『官人，則被你勒掯殺我也。』《警世通言》卷二十五：『公子執定前言，勒掯不許。』

〔五八〕黃道好日——吉日；宜于做事的日子。黃道本是我國古代天文學名詞，指地球人所見太陽於一年內在恒星之間所走的視路徑。古人按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把黃道分爲十二宮。星命學遂謂有十二值日天神，每日輪值。其

中青龍、明堂、金匱、天德、玉堂、司命六辰所值日爲黃道日，是宜出行嫁娶動土的吉日。元方回《寓杭久無詩長至後偶賦》：「野曝尚分黃道日，春耕欲老紫陽山。」

〔五九〕破日——橫日；曆書中注明「破」的日子。建除家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十二直配合十二地支，以占日辰吉兇。《淮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衡：通「橫」，橫逆。故破日萬事不利。清周亮工《書影》卷一：「梁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輒請得即日就師學。父紿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豈不佳！」父大驚異。」

〔六〇〕外後日——後日的次日；大後日。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十：「今人謂後三日爲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外後日是方六房裏請我吃中飯。」亦作「大後日」。《水滸傳》第六十二回：「明日，宋江請；後日，吳用請；大後日，公孫勝請。」

〔六一〕曆頭——日曆；曆書本子。宋朱敦儒〔鷓鴣天〕：「檢盡曆頭冬又殘，受他風雪忍他寒。」明阮大鋮《雙金榜》第二十一齣：「曆頭上明日大吉日。」

〔六二〕歸壽——歸終；終老。《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歸壽衣正要黃道日好，何用別選日。」

〔六三〕起動——煩勞人做事的客套話。《五燈會元》卷十七：「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明邵璨《香囊記》第五齣：「多多起動王鄰母。」

〔六四〕將次——逐漸接近或到來；將要。宋周密〔謁金門〕：「屈指一春將次盡，歸期猶未穩。」朝鮮刊《老乞大》卷上：「主人家，餅有了不曾？將次有了。」

〔六五〕回禮——受人款待後治酒席回敬；答禮。《水滸傳》第三十七回：「眾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與他慶賀。次日，宋江置酒食與眾人回禮。」

〔六六〕遠親不如近鄰——遠處的親戚不如近傍的鄰居關系密切。謂近鄰可以互相照顧，《醒世姻緣傳》第八十回：『遠親不如近鄰，你倒凡百事肯遮庇。』也作『遠親不似近鄰』。元秦簡夫《東堂老》第四折：『豈不聞遠親呵不似我近鄰。』

〔六七〕牢籠——打鳳牢龍的省語。比喻設圈套陷人。元王曄《桃花女》第四折：『怎知你是盡頑兇，設就牢籠。』《水游傳》第五十六回：『徐寧不解牢籠計，相趁相隨到水頭。』

〔六八〕阿母牢籠設計深——本詩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四回。『自送人』作『白送人』，餘同。

〔六九〕愚鹵——愚笨粗鹵。《水滸傳》第一百十四回：『小弟雖是個愚鹵匹夫，曾聞聰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敗。』也作『愚魯』。唐柳宗元《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余弟宗卿，獲庇仁宇，命佐廉問，忘其愚魯。』

〔七〇〕不到——不至于；不會。又作『不道』、『不到的』、『不道得』等。宋趙以夫〔賀新郎〕：『追憶蘭亭當日事，盡淒涼也勝爐仝屋。應不到，羨金谷。』宋王明清《揮麈餘話》卷二：『我游奕一軍，鈴束得整齊，必不到得生事。』《古今小說》卷十五：『我教你把這件物事將去爲定，他不道得不肯。』

〔七一〕吃傷——因吃得過多而感到厭膩，不想再吃。《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婆子的酒食，不到的吃傷了娘子。』

〔七二〕見外——當成外人；客氣。《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叔叔卻怎地這般見外。』《儒林外史》第三回：『若要如此，就是見外了。』

〔七三〕過縱——親近；貼慰。通常作『過從』。元朱庭玉〔梁州第七〕《妓門庭》：『撋就的姨夫每廝和會，端的俺許你、許你一片心過從着四下裏。』元無名氏〔水仙子〕：『咒的你不滿三十，再休想我過從的意。』

〔七四〕着了道兒——中計；落入圈套。元鄭庭玉《後庭花》第二折：『我如今不先下手，倒着他道兒。』《警世通言》卷二十八：『六月十三是我壽誕之日，不要慌，教這婦人着我一個道兒。』

〔七五〕廝見——相見。特指見面行禮問候。宋辛棄疾〔夜游宮〕《苦俗客》：『幾個相知可喜，才廝見，說山說水。』

元楊顯之《瀟湘雨》第一折：「待我喚他出來，和我侄兒廝見。」

〔七六〕巴不到——形容急切盼望。明顧大典《青衫記》第三齣：「佳人年少，歲月鏡中消，巴不到一鞍一馬遂心苗。」《醒世恒言》卷十三：「當日無情無緒，巴不到晚，又去設了香案。」又作「巴不得」、「巴不的」，見後文。

〔七七〕打選——揀擇整理（服飾）；打扮。《儒林外史》第十八回：「到十五日早上，打選衣帽，正要出門。」

〔七八〕瞧科——察覺；看破內情。科：本指戲劇表演的動作，轉指情景、隱情。元徐再思〔沉醉東風〕《春情》：「今日個猛見他，門前過，待喚着怕人瞧科。」《拍案驚奇》卷一：「文若虛是個伶俐的人，看見來勢，已此瞧科在眼裏。」

〔七九〕白夏布——即白苧布。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凡苧麻無土不生……色有青黃兩樣。每歲有兩刈者，有三刈者，績爲當暑衣裳帷帳。」參見第十四回注「白苧布」條。

〔八〇〕桃紅——桃花那樣的紅色。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三：「蓮紅、桃紅色、銀紅、水紅色，以上質亦紅花餅一味，淺深分兩加減而成。是四色皆非黃繭絲所可爲，必用白絲方現」。

〔八一〕比甲——一種沒有領子和袖子的衣服，長約及膝，對襟，多罩在衫裙外。《元史·后妃傳》：「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名察必，弘吉剌氏……又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于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襟，名曰比甲，以便弓馬。」

〔八二〕網巾——束髮的網狀物。用絲綫、馬鬃等結成，上下各開一口，上口用來露出髻頂，較小，下口用來束髮，較大。網口加邊子，內穿網繩，收束可攏住頭髮使整齊。明王圻《三才圖會·衣服門》：「網巾古無是製。國朝初定天下，改易胡風，乃以絲結網以束其髮，名曰網巾。」

〔八三〕經濟人——生意人；做買賣的人。明張存紳《雅俗稽言》卷二十一：「人以能幹運者爲經紀。唐已有此語。」《三遂平妖傳》第十五回：「若有剩餘，散與窮經紀人，交他安心做道路。」

〔八四〕撰錢——即賺錢。明楊柔勝《玉環記》第十齣：『江湖行遍，道咱每能撰錢。』《醒世恒言》卷三：『把從良二字只當個撰錢的題目，這個謂之假從良。』

〔八五〕百依百隨——形容各方面都順從。《水滸傳》第二十一回：『這閻婆惜被張三小意兒百依百隨，輕憐重惜，賣俏迎奸。』《紅樓夢》第六十回：『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强了。』又作『百依百順』。《紅樓夢》第七十九回：『凡女兒一舉一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

〔八六〕夫主——丈夫。《敦煌變文集·醜女緣起》：『夫主入來無喜色，親羅末看見殷勤。』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第一折：『老身姓鄭，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國。』

〔八七〕萬丈水無涓滴漏——水高萬丈而無點滴泄漏。比喻行爲穩妥無絲毫差錯。

〔八八〕志誠——誠實。元湯式〔湘妃引〕《和陸進之韵》：『使聰明休使小聰明，學志誠休學假志誠。』《西游記》第五十九回：『我是個志誠有餘的君子，不是那借物不還的小人。』

〔八九〕打攛鼓兒——敲邊鼓。比喻從旁攛掇幫腔。容與堂本《水滸傳》第二十四回：『王婆打着攛鼓兒道：「說的是。」』《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二：『賈清夫又打着攛鼓兒道：「多拏些酒出來，我們要吃得快活。」』也作『打邊鼓』。《拍案驚奇》卷三十一：『鄭貫打着邊鼓兒，巴不得殺了何正寅，他要權攝縣事。』

〔九〇〕放官吏債——借債給官吏或選官的人，以謀管事或請托關節，從中漁利。《拍案驚奇》卷二十二：『（張全）在京都開幾處解典庫，又有幾所緞段鋪，專一放官吏債，打大頭腦的。』

〔九一〕禁軍——本爲皇帝的親兵，宋代稱中央直接掌握的正規軍爲禁軍。開國初約二十萬人，宋仁宗以後諸邊多事，增至八十二萬人，故常稱『八十萬禁軍』。《宋史·兵志一》：『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户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則曰鄉兵。』《水滸傳》第七回：『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

〔九二〕提督——官名。明永樂二十二年京師置三大營，主管武官名提督。後地方掌重要軍事的官員加「提督軍務」銜。宋代禁軍的主管官員稱「都指揮使」，「提督」是明代人的稱呼。

〔九三〕合成帖兒——婚儀的一個步驟。男方遣媒去女家提親（古禮稱納彩），經同意後即請問女方生母姓名及女子本身名、排行、生辰年月日時等，稱討帖兒（古禮稱問名）。這時開列的寫有上述內容的帖子稱草帖，意爲非正式的。男方拏回去請人合卜，并供放在家堂內。所卜無妨尅，家堂亦無異常事發生，方回草貼，以後再過細帖（也叫定帖），就算定下婚事。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婚娶之禮，先憑媒氏，以草帖子通於男家。男家以草帖問卜，或禱簽，得吉無尅，方回草帖。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後過細帖，又謂定帖。帖中序男家三代官品職位名諱，議親第幾男，及官職年甲月日吉時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書主婚何位尊長，或入贅，明開；將帶金銀、田土、財產、宅舍房廊、山園，見列帖子內。女家回定帖，亦如前開寫。……或伐柯人兩家通報，擇日過帖，各以色彩襯盤安定帖送過，方爲定論。」

〔九四〕討帖兒——求婚時男方請問女方生辰八字等情況，稱討帖兒。詳見前條注。

〔九五〕保山——介紹人。多做媒人。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二：「作事居間者曰保山。」《紅樓夢》第六十五回：「我作的這保山如何？」

〔九六〕下小茶——婚儀的一個步驟。合婚、相親之後，男方在正式下聘禮之前送一點象征性禮品，曰下小茶（正式聘禮曰大茶）。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庶民家男女年命合婚，得吉即往相視，留一物示意，簪花、戒指、巾帕之類。次行小茶禮，物止羹果，數用四或六，甚至十六，數隨家豐儉。」

〔九七〕當行厭當行——謂同行互相嫉妒。當行：同行；本行。元彭壽之〔八聲甘州〕：「偷方覓便俏家風，當行識當行。」

〔九八〕過門——女子出嫁到男家（也可指男子入贅女家）。元無名氏《舉案齊眉》第一折：「明日是個好日辰，將梁

鴻招過門罷。」《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我已點下香燭了，趁娶親的未來，保你過門平安。」

〔九九〕人情——禮物。清翟灝《通俗編》卷九：「以禮物相遺曰送人情。唐、宋、元人皆言之也」。《水滸傳》第二十回：「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參見第一回同條注。

〔一〇〇〕卓面——成桌的酒餚或祭品。此指前者。元無名氏《隔江鬬智》第三折：「我帶着個包袱兒，只等筵席散後，就將這桌面包了家去吃。」

〔一〇一〕假嘈——故意大聲亂說。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群口而鬬其人曰嘈。」《紅樓夢》第六十五回：「三個攔着不肯叫走……口裏亂嘈了一回，才放他出去。」

〔一〇二〕水性——水易流動，比喻女子情不專一。明王錂《春蕪記》第十一齣：「那小姐水性婦人，自然喜我了。」

〔一〇三〕水性從來是女流——此詩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文字相同。

〔一〇四〕風流茶説合，酒是色媒人——謂茶和酒是色情的媒介物。《水滸傳》第二十回：「自古道：風流茶説合，酒是色媒人。正犯着這條款。」或作「茶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等。《拍案驚奇》卷七：「誰曉得借酒爲名，正好兩下做光的時節。正是：茶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

〔一〇五〕一客不煩二主——謂只求一人幫忙，不再另煩他人。《醒世姻緣傳》第二十二回：「一客不煩二主，俺們既做莊家，難道不使個頭口？爽利每人分個牛與我們。」也作「一客不犯二主」等。《西游記》第三回：「一客不犯二主。若没有，我也定不出此門。」

〔一〇六〕茄袋——隨身佩帶裝錢或零星物件的小口袋。《宋史·輿服志六》：「京湖制置司以所獲亡金寶物來上……銷金玉事件二，皮茄袋一，玉事件三。」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各穿窄袖，束玉帶，佩茄袋刀帨。」

〔一〇七〕從來男女不同筵——此詩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末句作「西門慶亦偶金蓮」。

〔一〇八〕賣俏迎奸——又作「賣俏營奸」。賣弄風情，營私行奸。《水滸傳》第二十一回：「這閻婆惜被那張三小意兒

百依百隨，輕憐重惜，賣俏迎奸，引亂這婆娘的心。」也作『賣俏行奸』或『迎奸賣俏』等。元李行道《灰闌記》第四折：『只爲趙令史賣俏行奸，張海棠負屈啣冤。』元岳伯川《鐵拐李》第二折：『怕有一等迎奸賣俏俊官員，打一副金頭面，早忘了守三年。』

〔一〇九〕文君奔司馬——指漢代臨邛富商卓王孫之女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之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户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

〔一一〇〕丑時——干支紀時以『丑』作標記的時辰。相當今夜裏一點到三點。

〔一一一〕賤累——謙稱自己的妻子。明陳士元《俚言解》卷一：『俗稱妻爲賤累。』《醒世姻緣傳》第五十四回：『童奶奶道：「好位齊整相公，就是大奶奶生的嗎？」狄員外笑道：「也只有一個賤累。」』

〔一一二〕同庚——同歲。庚：年歲。清顧張思《土風錄》卷十一：『年齒曰庚，問人年曰尊庚，同年歲曰同庚。』宋朱熹《元範別後寄惠佳篇》：『歲月幸同庚，詩書復同道。』

〔一一三〕庚辰——年庚在辰。謂出生在辰年。古代以干支紀年，逢辰的年分曰辰年，生肖配以龍，又稱龍年。這一年出生的人屬相爲龍。

〔一一四〕子時——干支紀時以『子』作標記的時辰。相當今午夜十一時到次日一時。

〔一一五〕折殺——因承擔不起而使福壽減損。元張國賓《合汗衫》第四折：『將軍休拜，可折殺老漢兩口兒也。』也作『折煞』。《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三回：『莫説這種笑話，不要折煞我。』

〔一一六〕拆牌道字——又叫『拆白道字』。一種文字游戲，利用諧音、反切、拆字、合字、藏頭、縮脚等手段，把一個字或一句話拆散説出。元無名氏《玩江亭》第一折：『拆牌道字，頂針續麻，無所不通，無般不曉。』《西

游記》第九回：『行令猜拳頻遞盞，拆牌道字漫傳鍾。』

〔一一七〕家無主，屋倒豎——家中缺少主持家政的人，連房屋都會顛倒過來。形容家中無秩序。《拍案驚奇》卷十六：『又道是：家無主，屋倒豎。燦若自王氏亡後，日食用度，著長碗短，十分的不象意。』

〔一一八〕七顛八倒——形容秩序混亂，不成體統。《鳴鶴餘音》卷六錄何仙姑〔八聲甘州〕詞：『千門萬户，盡七顛八倒，掘地尋天。』《說唐演義全傳》第五十六回：『俺好好一座江山，被你弄得七顛八倒。』

〔一一九〕一般兒——一種。五代南唐李煜〔烏夜啼〕：『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東周列國志》第三十七回：『隗后這回裝束，別是一般豐采，喜得襄王微微含笑。』本書另有『同樣』、『相似』、『一夥』等義，見後文。

〔一二〇〕外宅——外室；男子養于別宅并與之姘居的婦女。《古今小說》卷二十九：『我養你母子二人豐衣足食，做個外宅。』

〔一二一〕慢曲兒——節奏舒緩有贈板的曲牌曲子。如仙呂宮〔八聲甘州〕、商調〔山坡羊〕等。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故曰淺斟低唱。』毛先舒《填詞名解》：『詞以慢名者，慢曲也，拖音裊娜，不欲輒盡。』

〔一二二〕路歧人——指走江湖的妓女或藝人。宋曾三異《因話錄》：『散樂出《周禮》注，云野人之能樂舞者。今乃謂之路歧人。』亦作『歧路人』。宋王銍《默記》：『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有歧路人獻雜手藝者，作踏索之伎。』

〔一二三〕册正——扶正；把妾立爲正妻。册：本指皇帝的册封，這裏指通過正式手續。《醒世姻緣傳》第一回：『許說計氏已有五六分的疾病，不久死了，即册珍哥爲正。』

〔一二四〕細疾——需要精細保養的病，如肺結核。

〔一二五〕白不得好——竟不能痊愈。『白』與否定詞連用，表示意外，相當于『竟』。《醒世姻緣傳》第四十九回：『我倒也想他的，白没個信兒。』《紅樓夢》第七十七回：『成日價叫你們查一查，都歸攏一處，你們白不聽。』

〔一二六〕説要——戲言；説着玩。《水滸傳》第十七回：『我自和嫂子説要，兄弟如何救得哥哥！』又九十九回：『寺内衆僧都只道他説要，又見他這般性格，不敢不依他。』

〔一二七〕差撥——差遣；支使。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二：『或宅舍府第莊舍，亦自創造船隻，從便撑駕往來，則無官府捉拏差撥之患。』元高明《琵琶記》第二十六齣：『特令差撥陰兵，與他并力築造墳臺。』本書另有『差人』義，見後文。

〔一二八〕粉頭——妓女。也稱作風不正派的婦女。明陸噓雲《世事通考》上卷：『粉頭：妓者之稱。言其以脂粉涂飾頭面也。』《醒世恒言》卷三：『我們是門户人家，靠着粉頭過活。』

〔一二九〕一味——一個勁兒地；只是。宋朱熹《朱子語類輯略》卷八：『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元馬致遠《漢宮秋》楔子：『因我百般巧詐，一味諂諛，哄的皇帝老頭兒十分歡喜。』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姦　鄆哥不憤鬧茶肆

酒色多能誤國邦〔一〕，由來美色喪忠良。
紂〔二〕因妲己〔三〕宗祀〔四〕失，吳〔五〕爲西施〔六〕社稷〔七〕亡。
自愛青春①行處樂，豈知紅粉笑中殃。
西門貪戀金蓮色，内失家麋外趕獐〔八〕。

話說王婆拏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裏有酒，没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裏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耽閣。』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没事相陪吃一盞兒，怕怎的！』婦人口裏說：『不用了。』坐着卻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裏。當路坐了，一頭續着緒〔九〕②。

卻說西門慶在房裏，把眼看那婦人，雲鬟半嚲，酥胸微露，粉面上顯出紅白來。一徑把壺來斟酒，勸那婦人酒。一回推害熱〔一〇〕，脫了身上綠紗褶子〔一一〕，『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一二〕上。』那婦人連忙用手接了過去，搭放停當。這西門慶故意把袖子在卓上一拂，將那雙箸拂落在地下來。一來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箸正落在婦人腳邊。這西門慶連忙將身下去拾箸，只見婦人尖尖趫趫剛三寸、恰半扠〔一三〕一對小小金蓮，正趫在箸邊。西門慶且不拾箸，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唣〔一四〕！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個勾搭我？』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娘子作成小人則個！』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說：『只怕乾娘來撞見。』西門慶道：『不妨。乾娘知道。』當下兩個就在王婆房裏脫衣解帶，共枕同歡。但見：

交頸鴛鴦戲水〔一五〕，并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一六〕生，美甘甘同心帶〔一七〕結。一個將朱唇緊貼，一個把粉臉斜偎③。羅襪高挑，肩膊上露兩灣新月〔一八〕；金釵斜墜，枕頭邊堆一朵烏雲〔一九〕。誓海盟山〔二〇〕，搏弄〔二一〕得千般旖旎；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二二〕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脈脈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二三〕匹配眷姻諧，眞個偷情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便雙膝跪下，說道：『乾娘饒恕！』王婆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婦人便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說：『我只依着乾娘說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着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一去了不來，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語無憑，當各人留下件表記物件〔二四〕拏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又來插在婦人雲鬢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一面亦將袖中巾帕遞與西門慶收了。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厮也是歸來時分，奴回家去罷。』便拜辭王婆、西門慶，踅過後門歸來，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

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智賽隨何，機强陸賈。女兵十個九個都出不了乾娘手。』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道：『這色系子女〔二五〕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裏彈唱姐兒〔二六〕出身，甚麽事兒不久慣〔二七〕知道得！還

虧老娘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强撮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乾娘這般費心，我到家便取定銀子送來。所許之物，豈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耳聽好消息〔二八〕。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二九〕。』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吃，且莫忘了洞庭湖。』一面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罩〔三〇〕，笑了去。不在話下。

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三一〕，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個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三二〕，武大還未見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趄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三三〕拏去。且請家里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使手勢④，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在那邊。婆子拏瓢出了門。一力攛掇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艷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個小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里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正是：合歡杏桃真堪笑⑤，裏許⑥原來別有人〔三四〕。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爲證：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三五〕高，到大來人難

要。他怎肯守定顏回〔三六〕，甘貧樂道〔三七〕？專一趁東風，水上漂。有疾被他撞倒，無情被他罣着，到底被他纏住摯着。也曾在馬房裏餵料〔三八〕，也曾在茶房裏來叫。如今弄的許由〔三九〕也不要。赤道〔四〇〕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個並肩疊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没問甚麼？』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便説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説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内，二人交杯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鬢〔四一〕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姮娥〔四二〕。有〔沉醉東風〕〔四三〕爲證：

動人心紅白肉色〔四四〕，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衫袖挽泥金摞。喜孜孜寶髻斜歪。恰便似月裏姮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西門慶誇之不足，摟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脚，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拃，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四五〕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説：『屬虎的，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婦人問：『家中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個身邊人，只是没一個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個小女，早晚出嫁，并無娃兒。』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

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四六〕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摟相抱，如蛇吐信子〔四七〕一般，嗚咂有聲。那王婆子只管往來拏菜篩酒，那裏去管他閑事，由着二人在房内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烘動春心。西門慶色心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四八〕，引婦人纖手捫弄。原來西門慶自幼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來着⑦銀打就、藥煮成的托子。那話約有許長大，紅赤赤黑鬚，直竪竪堅硬。好個東西！有詩單道其態爲證：

一物從來六寸長，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爲本事，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曾與佳人鬬幾場。

少頃，婦人脱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户〔四九〕上并無毳毛，猶如白馥馥、鼓蓬蓬、軟濃濃、紅縐縐、緊湫湫，千人愛，萬人貪，更不知是何物！有詩爲證：

溫緊香乾口賽蓮，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便吐舌開口笑，困時隨力就身眠。
内襠縣裏爲家業，薄草崖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清子弟，等閑⑧戰鬬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踅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

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五〇〕。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正是：自知本分爲活計，那曉防奸革弊心。有詩爲證：

好事從來不出門〔五一〕，惡言醜行便彰聞。
可憐武大親妻子，暗與西門作細君〔五二〕。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五三〕，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五四〕在鄆州〔五五〕生養的，人取名叫做鄆哥兒。家中止有個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廝生的乖覺〔五六〕，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果品，如常〔五七〕得西門慶賫發〔五八〕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繞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五九〕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一個去處〔六〇〕，一尋一個着。』鄆哥道：『聒譟〔六一〕老叔，教我去。尋得他見，撰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是好處。』那多口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剌〔六二〕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房裏坐的。這早晚多定只在那裏。你小孩子家，只故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六三〕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入王婆子茶房裏去。卻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櫈兒上績苧蔴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六四〕。』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撰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個，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

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說句話兒。』望裏便走。那婆子⑨一把手便揪住道：『這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罵道：『含鳥〔六五〕小猴孫！我屋裏那討甚麼西門大官？』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你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六六〕，半點兒也沒多落在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裏放屁！』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栗暴〔六七〕。鄆哥便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合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則聲〔六八〕，大耳刮子〔六九〕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蟲〔七〇〕，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七一〕一頭大栗暴，着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七二〕四分五落，滾落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七三〕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王婆茶房裏罵道：『老咬蟲，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說與他，也不做出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面，交你撰不成錢使！』這小猴子提個籃兒，逕奔街上，尋這個人不見。鄆哥尋這個人，卻正是：王婆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七四〕一齊來〔七五〕。有分交：險道神〔七六〕脫了衣冠，小猴子泄漏出患害。

畢竟未知道鄆哥尋甚麼人。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青春 「春」原作「青」，酌改。
②續着緒 原作「續着鎖」，據《水滸傳》容與堂本改。
③把粉臉斜偎 「把」字原奪，從《水滸傳》補。
④使手勢 「使」原作「便」，參考崇禎本改。
⑤眞堪笑 「眞」原作「君」，參考第十四回重文改。
⑥裏許 原作「衷訴」，參考第十四回重文改。
⑦來着 「來」疑爲「東」字之誤。崇禎本作「帶」。
⑧等閑 「閑」原作「言」，據第一回「若遇風流清子弟，等閑雲雨便偷期」語改。
⑨婆子 「子」字原奪，從《水滸傳》補。

【註釋】

〔一〕酒色多能誤國邦——此詩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引首。末句作「武松已殺貪淫婦，莫向東風怨彼蒼。」其他文字也小有出入。
〔二〕紂——歷史人物。商代最後一位君主，名受，亦稱帝辛。傳說他剝削殘酷，刑罰苛重，是出名的暴君。周朝軍隊攻入商都時自焚死。
〔三〕妲己——商紂王的寵妃。姓己，有蘇氏之女。紂進攻有蘇氏時被獻給紂，受寵愛。傳說她慫恿紂王建酒池肉林，設炮烙之刑，是女人禍國的典型。周武王滅商時被殺死。

〔四〕宗祀——後代對祖先的祭祀。宗：祖先。宗法社會中，宗祀是最重要的祭禮之一。《孝經·聖治》：「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五〕吳——古國名。始祖是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擁有今江蘇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建都于吳（今江蘇蘇州）。春秋後期國力始强，吳王闔閭曾一度攻破楚國，其子夫差曾敗越國。公元前四七三年被越所滅。

〔六〕西施——歷史上有名的美女。春秋末年越國苧羅（今浙江諸暨）人。公元前四九四年，越國被吳國打敗，屈辱求和。西施被獻給吳王夫差，成爲寵妃。傳說吳滅後，西施隨越國大夫范蠡隱居五湖。

〔七〕社稷——土神和穀神。我國古代王朝建立必設社稷壇墠，以示有土；滅人之國，必變置滅國的社稷。因以社稷爲國家政權的標志。《尚書·太甲上》：「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三國演義》第二回：「陛下今不自省，社稷立見崩摧矣！」

〔八〕內失家麋外趕獐——家中養的麋走失了，卻去趕逐野外的獐。比喻置家中妻妾于不顧而去追逐家庭以外的女子。麋：鹿屬，俗稱四不像。獐也是一種鹿科動物，比鹿略小。

〔九〕績着緒——撚着綫。績：把絲麻等纖維撚成綫。《說文·糸部》：「績，緝也。」《詩經·陳風·東門之枌》：「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緒：絲頭。《說文·糸部》：「緒，絲耑也。」撚綫時不斷地續進新纖維，使綫加長。《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徑奔人茶坊裏去，卻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績緒。」

〔一〇〕害熱——怕熱；感到熱。

〔一一〕褶子——即褶兒。一種腰有帶褶的長衫。參見第二回注「褶兒」條。本書另有「綱褶」義，見後文。

〔一二〕護炕——炕端或床端的護欄。

〔一三〕半扠——半搩。張開的拇指和中指（或小指）的最大距離叫一搩（扠），一半即半搩（扠）。搩，或寫作「折」、「扎」、「拃」等。《宣和遺事》前集：「鳳鞋半折小弓弓，鶯語一聲嬌滴滴。」元蘭楚芳〔粉蝶兒〕《思情》：

「我則見窄弓弓藕芽兒剛半扎。」

〔一四〕囉唣——糾纏；調戲。清蒲松齡《聊齋志異·連瑣》：「又欲視其裙下雙鉤，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唣矣！』」《天雨花》第二十回：「當街囉唣千金女，該當甚麼罪和名？」參見第一回同條注。

〔一五〕交頸鴛鴦戲水——這段韵文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文字基本相同。《清平山堂話本·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和《古今小說·明悟禪師趕五戒》也有相似文字：「戲水鴛鴦，穿花鸞鳳。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綰。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體；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一個初侵女色，由如餓虎吞羊；一個乍遇男兒，好似渴龍得水。可惜菩提甘露水，傾入紅蓮兩瓣中。」

〔一六〕連理枝——相交的樹枝。比喻相愛甚篤的男女或夫妻。傳說戰國時宋康王舍人韓憑妻貌美，爲康王所奪。夫妻二人自殺死，遺書求合葬。王怒，不聽，使冢相望。「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見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一。後又稱其樹曰連理枝。唐白居易《長恨歌》：「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一七〕同心帶——綰有連環結的帶子。喻男女同心，故名。唐楊衡《夷陵郡内叙别》：「留念同心帶，贈遠芙蓉簪。」

〔一八〕新月——每月初出的彎月。比喻女子的纖足。

〔一九〕烏雲——比喻女子濃密的黑髮。宋蘇軾《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行當更向釵頭兒，病起烏雲正作堆。」

〔二〇〕誓海盟山——指山海發誓。表示誓言長久。語本《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後多指相愛男女間的盟誓。

〔二一〕搏弄——捏弄；玩弄。元湯式〔一枝花〕《贈素雲》：「半霎兒滿地平鋪素剪絨，則落得高卧先生恣搏弄。」清洪昇《長生殿》第七齣：「咱這裏羞羞澀澀，驚驚恐恐，直恁被他搏弄。」

〔二二〕恰恰——象聲詞。鶯啼聲。唐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之六：「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元張可久

〔水仙子〕《春愁》：『景中情誰喚起，聽西園恰恰鶯啼。』本書比喻女子動聽的語音。

〔二三〕直饒——即使；縱然。《敦煌變文集·無常經講經文》：『直饒滿國是生涯，心中也是無厭足。』宋辛棄疾〔水龍吟〕《別傳先之提舉》：『富貴他年，直饒未免，也應無味。』

〔二四〕表記物件——可作證明的東西；信物。元喬吉《金錢記》第一折：『身邊諸事皆無，只有開元通寶金錢五十文與他爲表記。』

〔二五〕色系子女——『絕好』二字的拆字。參見第二十三回注『色絲子女』條。

〔二六〕彈唱姐兒——學習彈琴唱歌以供奉主人的年輕女子。

〔二七〕久慣——經久熟練。《拍案驚奇》卷二：『那月娥是個久慣接客、乖巧不過的人。』《兒女英雄傳》第十四回：『經了這場折磨，自己覺得那走路的情形都已久慣在行。』

〔二八〕眼望旌節至，耳聽好消息——比喻靜待成功的消息。旌節：旌旗和節杖，是將帥、使臣所用的儀仗。軍隊凱旋或使臣回朝，都會帶來好消息，故曰。後文又作『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元鄭光祖《王粲登樓》楔子：『孩兒去了也，我掩上這門兒。正是：眼望旌捷旗，耳聽好消息。』《清平山堂話本·風月瑞仙亭》：『卓員外住下，待司馬長卿音信。正是：眼觀旌節旗，耳聽好消息。』

〔二九〕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比喻事後索取報酬。挽歌郎：專爲送喪人家唱挽歌的人。《水滸傳》第二十一回：『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卻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

〔三〇〕眼罩——遮眼用的紗布。也叫『眼紗』，見後文。清汪啓淑《水曹清暇錄》：『正陽門前多賣眼罩，輕紗爲之，蓋以蔽烈日風沙。勝國舊例，遷客辭闕時以眼紗蒙面，今則無所忌也。』

〔三一〕雪花銀子——上等白銀。元無名氏《來生債》第一折：『與你這一錠家那雪花銀。』元無名氏《桃花女》第二折：『雪花銀子有三十個，不比別人家寒酸。』

〔三二〕這咱晚——這時候（多指時間較晚）。也說成「這咱」、「這咱時」、「這早晚」等。《水滸傳》第二十一回：「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吃酒取樂。」明湯顯祖《牡丹亭》第二十八齣：「這咱時節有人，敢是老姑姑送茶來？」

〔三三〕一任——任憑；聽任。唐杜甫《鷗》：「雪暗還須浴，風生一任飄。」元無名氏《度柳翠》第一折：「一任你漫天飛柳絮，盡着你滿地落風塵。」

〔三四〕合歡杏桃真堪笑，裏許原來別有人——意謂另有心上人。合歡：兩兩相并或相交。《說郛》卷三十一引《戊辰雜鈔》：「女初至門，婿去丈許逆之。相者授以紅綠連理之錦，各持一頭，然後入。俗謂之通心錦，又謂之合歡梁。」明胡侍《真珠船》卷二：「雙頭蓮，即合歡蓮，一名嘉蓮，一名同心蓮。」合歡杏桃即一個杏或桃的種核内有兩個種仁。裏許：裏邊。許：助詞。唐戴叔倫《聽歌回馬上贈崔法曹》：「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旁邊醉客來。」人：果仁。宋楊伯嵒《臆乘》：「俗稱果核中子曰人，或曰仁。」此處爲雙關語，以果核中另有果仁寓另有心上人。

〔三五〕恁兒——恁：那麼；那樣。《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卷上：「法師思維：此中得恁寂寞！」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二本楔子：「我從來斬釘截鐵常居一，不似恁惹草拈花沒掂三。」

〔三六〕顏回——春秋末魯國人。字子淵，孔子的學生，以甘貧樂道聞名。《論語·雍也》：「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三七〕甘貧樂道——甘於貧賤，以所行合道爲樂。語出《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三八〕餧料——給牲畜添加草料。餧：喂養。《玉篇零卷·食部》：「餧……以物散與鳥獸食之。」唐宋之問《江南曲》：「采花驚曙鳥，摘葉餧春蠶。」

〔三九〕許由——上古高士。傳説堯以天下相讓，許由不受，逃隱箕山。《太平御覽》卷七六二引《琴操》：『許由無杯器，常以手捧水。人以一瓢遺之。由操引畢，以瓢挂樹；風吹樹，瓢動，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擾，遂取損之。』

〔四〇〕赤道——知道。多用在帶反詰語氣的場合，表示『誰知道』、『不知道』。

〔四一〕水鬢——婦女用刨花水梳抿的鬢髮，整齊而有光澤。元王和卿〔一半兒〕《題情》：『鴉翎般水鬢似刀裁，小顆顆芙蓉花額兒窄。』

〔四二〕姮娥——即嫦娥。見第二回注『嫦娥』條。

〔四三〕沉醉東風——曲牌名。北曲〔雙調〕，共七句，字數定格爲七、七、三、三、七、七、七。其中一、二、五、七四句的字數亦可爲六。

〔四四〕動人心紅白肉色——此曲見《雍熙樂府》卷十七，題目爲《相思仕女》：『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且休提西施嬌，敢比那楊妃賽。喜孜孜寶髻斜歪。月裏嫦娥下世來，想起他千金難買。』原曲四首，此爲第一首。

〔四五〕嘲問——帶挑逗性地詢問。本書第十四回：『又令李嬌兒衆人各巡酒一遍，頗嘲問他話兒。』

〔四六〕香茶木樨餅兒——以木樨（桂花）爲主香的香茶餅子。香茶餅兒：香料配以茶葉制成的餅狀物，可含在口內袪除惡味。明高濂《遵生八箋·飲饌服食箋》：『香茶餅子：孩兒茶芽茶四錢，檀香一錢二分，白荳蔻一錢半，麝香一分，砂仁五錢，沉香一分半，片腦四分，甘草膏和糯米糊搜餅。』

〔四七〕信子——某些蛙類和蛇類的舌頭。尖端分岔，能伸出口外捕食。《封神演義》第六十回：『眼、耳、鼻中冒出火焰，如頑蛇吐信一般。』

〔四八〕那話——委婉語。代替不便直接説出的事物。此指生殖器。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二：『不合道渾如那話初出産門來。』指胎兒。《古今小説》卷二十一：『那話兒歇在那裏？』指船。《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那話已

有個完的意思。」指銀子。

〔四九〕牝户——陰户。漢東方朔《神異記》：『男露其牡，女張其牝。』

〔五〇〕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謂好事不易傳揚，壞事卻往往傳播得很遠。《五燈會元》卷九：『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檮杌閑評》第十五回：『正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街坊鄰舍都知些風聲。』

〔五一〕好事從來不出門——此詩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四回。文字相同。

〔五二〕細君——古時諸侯之妻稱細君。也作妻的通稱。後特指妾。清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七：『小妻曰妾……曰細君。』

〔五三〕小的——小孩子；少年。元關漢卿《五侯宴》楔子：『兀那嫂嫂，你爲何抱着這小的在此啼哭？』元無名氏《存孝打虎》第二折：『則怕那毒蟲傷害了那小的性命，叫他起來。』另稱奴僕或用作平民自稱，見後文。

〔五四〕做軍——充當軍户；當兵。南北朝時，兵士及其家屬的户籍屬于軍府，稱軍户。宋代改爲召募。《宋史·兵志七》：『召募之制，起于府衛之廢。唐末士卒疲于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黥面爲字，以識軍號，是爲長征之兵……國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

〔五五〕鄆州——古地名。隋開皇十年置，治所在今山東鄆城。宋移治須城（今山東東平）。宣和元年升爲東平府。

〔五六〕乖覺——機敏懂事。明葉盛《水東日記》卷十：『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元戴善夫《風光好》第二折：『若論姐姐這等乖覺，料他到的那裏。』

〔五七〕如常——平時；日常。《水滸傳》第十六回：『這裏黃泥岡上如常有賊打劫客商。』《古今小說》卷二十五：『此三人如常帶劍上殿，視吾如小兒，久必篡位矣。』

〔五八〕賫發——資助；打發。元李行道《灰闌記》第一折：『你也不必多說了，你不賫發我，教那個賫發我？』《警世通言》卷二十五：『多少賫發些盤費，着他回去。』

〔五九〕一等——一種；一類。唐寒山詩：『世有一等流，悠悠似木頭。』元關漢卿《竇娥冤》第二折：『有一等婦女每相隨，并不說家克計，則打聽些閑是非。』

〔六〇〕去處——地方；處所。宋楊萬里《休日晚步》：『莫道行春無去處，山礬香裏聽溪聲。』《元朝秘史》卷四：『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參見第一回同條注。

〔六一〕聒譟——打擾；麻煩。《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待我滿月回門來，親自上門叫聒譟。』《古今小說》卷一：『薛婆進了典鋪，與管典的相見了，叫聲聒譟，便把箱兒打開。』另有『吵鬧』義，見後文。

〔六二〕刮剌——勾搭；勾引。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相挑曰刮。』《醒世姻緣傳》第四十三回：『可一像那班裏幾個老婆，他沒有一個不掛拉上的。』另有『掙脫』義，見後文。

〔六三〕小猴子——稱男孩或小僮。清顧張思《土風錄》卷十七：『給役小僮曰猴子。』《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五：『若不依我，我去對他家家主說了，還要拏你這小猴子擺布哩。』

〔六四〕聲喏——唱喏。宋方勺《泊宅編》卷四：『一夕，公獨坐便齋，神聲諾而不見形。』《水滸傳》第七回：『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參見第二回注『唱喏』條。

〔六五〕含鳥——含屌。罵人的話。鳥：『屌』的借字，男性外生殖器。《水滸傳》第四十二回：『那大漢上半截不着一絲，露出鬼怪般肉，手裏拏着兩把夾鋼板斧，口裏喝道：「含鳥休走！」』

〔六六〕馬蹄刀水杓裏切菜，水泄不漏——歇後語。比喻一點好處也不給外人。馬蹄刀：狀如馬蹄的半圓形彎刀。水杓：舀水用的杓，杓體半球形。用馬蹄狀刀在水杓裏切菜，汁水不會漏掉，故歇『水泄不漏』。《儒林外史》第十九回：『同你共事，你是馬蹄刀瓢裏切菜，滴水也不漏，總不肯放出錢來。』

〔六七〕栗暴——用拳頭棱角處敲擊人的頭部叫鑿栗暴。清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十一：「《廣韵》：「捌，打也。」」按：捌，拳擊首也。吳中曰捌栗暴。」《醒世恒言》卷三十四：「恰正抓住了兜肚，鑿下兩個栗暴。」《三刻拍案驚奇》第十八回：「後邊隨即兩只手如雨般把僧頭上栗暴亂鑿。」

〔六八〕則聲——做聲；出聲。元無名氏《硃砂擔》第二折：「你但則聲，我就殺了你！」《警世通言》卷二十八：「許宣聽得，心寒膽戰，不敢則聲。」

〔六九〕耳刮子——用手掌擊人面頰及耳根部；耳光。《西游記》第五十二回：「(行者)急縱身跳個滿懷，劈臉打了一個耳括子。」也作「耳光子」。《水滸傳》第五十一回：「白秀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

〔七〇〕老咬蟲——罵人的話。清范寅《越諺》卷中：「老齩口，指男女私爲夫婦者。」疑即此意。《水滸傳》第二十一回：「今晚必然吃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

〔七一〕叉——用手卡住并推。元無名氏《飛刀對劍》第四折：「則今日打爲庶民，永不敘用，叉出轅門去！」《拍案驚奇》卷二：「程金便一把叉住喉嚨。」

〔七二〕雪梨——安徽宣城出產的著名梨品。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七十四引《原始》：「山東出水梨，宣城產雪梨。」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十：「乳梨出宣城，皮厚而肉實，其味極長……乳梨即雪梨。」

〔七三〕虔婆——賊婆。宋王得臣《麈史》卷中：「京師謂人神識不穎者呼曰「乾」。……後予見揚子《方言》稱齊人謂賊曰「虔」，因知乾乃虔。」明周祈《名義考》卷五：「《方言》謂賊爲虔，虔婆猶賊婆也。」另稱妓院鴇母，見後文。

〔七四〕没興——失運；倒霉。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没興主司逢葛八，賢弟被黜兄薦發。」《清平山堂話本・錯認屍》：「没興賒得店中酒，災來撞着有情人。」

〔七五〕從前作過事，没興一齊來——書會留文。謂倒霉的事都湊到一起。《平妖傳》第三十六回：「正是：從前作過

事，没興一齊來。」明徐復祚《投梭記》第三十一齣：「從前作過事，没興一齊至。」《西湖二集》卷九：「果是從前作過事，敗落一齊來。」

〔七六〕險道神——傳説中的開路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開路神君》：「開路神君乃是《周禮》之方相氏也……俗名險道神，一名阡陌將軍，一名開路神君。其神身長丈餘，頭廣三尺，鬚長三尺五寸，鬚赤面藍。頭戴束髮金冠，身穿紅戰袍，腳穿皂皮靴。左手執玉印，右手執方天畫戟。出柩以先行之，能押諸凶煞，惡鬼藏形，行柩之吉神也。」《古今小説》卷三十八：「其日人山人海來看。險道神脱了衣裳，這場話非同小可。」

第五回　鄆哥幫捉罵王婆　淫婦藥鴆武大郎

參透風流二字禪〔一〕，好姻緣是惡姻緣。
痴心做處人人愛，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眞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説當下鄆哥被王婆子打了，心中正没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二〕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巷，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麼吃的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粉，一地裏没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武大道：『我屋裏並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粉。』鄆哥道：『你説没麥粉①，怎的賺得〔三〕你恁肥膯膯〔四〕的，便顛倒②提起你來也不妨③，煮你在鍋裏也没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

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五〕？』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卻不道咬下他左邊的〔六〕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七〕。你只做個東道〔八〕，我吃三杯，我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④？跟我來。』

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個小酒店裏，歇下担兒。拏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鏇〔九〕酒，請鄆哥吃了。那小廝道：『酒不要添，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卻說與你。你卻不要氣苦〔一〇〕，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卻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肐𦛨〔一一〕。』武大道：『卻怎的來有這肐𦛨？』『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掛一小勾子〔一二〕，一地裏〔一三〕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裏來，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裏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得三五十文錢使。叵耐王婆那老豬狗，不放我去房裏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求問我。』武大道：『真個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屁鳥人！那廝兩個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問道真個也是假，莫不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服，做鞋腳〔一四〕，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個女孩兒，要便〔一五〕朝打暮罵，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

神錯亂，見了我不做喜歡。我自也有些疑忌〔一六〕在心裏。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没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三人也有個暗號兒〔一七〕，見你入來拏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一八〕，打你這般二十個。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一九〕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卻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没出氣處。我教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在左邊〔二〇〕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丢在街心來，你卻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卻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我把與你去，你可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幾貫錢并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那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禮虧，只得窩盤〔二一〕他些個。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并不題起别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卻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

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裏來理會

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得〔二二〕他出去了，便踅過王婆茶房裏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裏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個，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廝七八〔二三〕也將來也，你只在左邊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街上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自把担兒寄了，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虎有倀〔二四〕兮鳥有媒〔二五〕，暗中牽陷自狂爲。
鄆哥指訐⑥西門慶，虧殺王婆撮合奇。

且說鄆哥提着籃兒，便走入茶坊裏來，向王婆罵道：『老豬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𩬻𩬻！』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時，把那手中籃兒丢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卻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裏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卻得壁子礙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時，卻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裏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裏，做手腳〔二六〕不迭〔二七〕，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撲入床下去躲。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裏推得開，口裏只叫：『做得好

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裏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見了⑦個紙虎兒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交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題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二八〕。』便來拔開拴，叫聲：『不要來！』武大卻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腳來。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撲地⑧望後便倒了。西門慶⑨打鬧裏⑩一直走了。鄆哥見頭勢〔二九〕不好，也撇了王婆，撒開跳了⑪。那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蠟渣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救得甦醒。兩個上下肩摻着，便從後門扶歸⑫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當夜無話。

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⑬，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妝艷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又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問〔三〇〕。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又捉着你奸。你倒挑撥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卻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三一〕？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卻

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卻踅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卻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孚〔三二〕，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卻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個撐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腳。』西門慶道：『我枉自做個男子漢⑭，到這般去處卻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卻要長做夫妻，要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每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卻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卻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三三〕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三四〕，大官人家卻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割來與你。卻是甚麼東西？』婆子道：『如今這搗子〔三五〕病得重，趁他狼狽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三六〕，卻交大娘子。自去贖一貼心疼的藥來，卻把這砒霜來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他命。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由身〔三七〕。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一頂轎子娶到家去。這個不是長遠做夫婦，諧老同

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三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三九〕！』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四〇〕；若是剪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卻如何處置？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卻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證，詩曰：

雲情雨意兩綢繆〔四一〕，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世間有此事，武大身軀喪粉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着那婦人：『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交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機，把些小意兒貼戀〔四二〕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這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卻便走了起身。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卻把被一蓋，都不要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發之時，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氣斷了，你便揭起被來，卻將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没了血跡，便入在材裏，扛出去燒了。有麽鳥事⑮！』那婦人道：『好卻是好，只是奴家臨時手軟了，安排不得屍首。』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四三〕，我自就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撚爲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

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没了兩氣〔四四〕，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道⑯：『你做甚麽來哭？』婦人拭着眼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乞那西門慶騙〔四五〕了，誰想脚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只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并不記懷〔四六〕。武二來家，亦不題起。你快去贖藥〔四七〕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拏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卻交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裏吃。吃了倒頭一睡，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卻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裏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四八〕你。』看看天色將黑了，婦人在房裏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拏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裏。聽那更鼓〔四九〕時，卻好〔五〇〕正打三更〔五一〕。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卻舀一碗白湯〔五二〕來，把到樓上，卻叫：『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將那藥抖在盞子裏，把那藥帖〔五三〕安〔五四〕了。將白湯冲在盞裏，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便把藥來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婦人道：『只要他醫治病好，管甚麽難吃易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五五〕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没頭没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

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五六〕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要再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正似：

油煎肺腑〔五七〕，火燎肝腸。心窩裏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五八〕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五九〕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六〇〕上。地獄〔六一〕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奸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腳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裏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卻把七竅淤血痕迹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卻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卻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泪有聲謂之哭，有泪無聲謂之泣，無泪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嚎了半夜。

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⑰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

買棺材津送〔六二〕，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大官人休是⑱網巾圈兒——打靠後〔六三〕。』西門慶道：『這個何須你說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心，就是你武大一般！』王婆道：『大官人且休閑說。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地方〔六四〕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忤作〔六五〕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六六〕何九他也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分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把銀子交付與王婆買棺材，他便自去對何九⑲說去了。正是：三光〔六七〕有影遣誰繫⑳，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西門慶怎的對何九說。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六八〕。

【校記】

①麥粉　原作『粉麥』，據上文『麥粉』語改。《水滸傳》作『麥稃』。

②顛倒　『顛』原作『軟』，據《水滸傳》改。

③不妨　『妨』原作『防』，據《水滸傳》改。

④會　原作『合』，據《水滸傳》改。

⑤數貫錢　『數』字下原有『十』字，據《水滸傳》及下文『幾貫錢』語改。

⑥指訐　『訐』原作『計』，據《水滸傳》容與堂本改。

⑦見了　「見」原作「用」，據《水滸傳》改。
⑧撥地　「撥」字疑誤，《水滸傳》、崇禎本均作「撲地」。
⑨西門慶　原作「武大」，據《水滸傳》及上下文意改。
⑩打鬧裏　「裏」字原奪，據《水滸傳》及第七回「打鬧裏」語改。
⑪跳了　「跳」疑應作「逃」。崇禎本作「跑」。
⑫扶歸　下原有「中」字，從《水滸傳》刪。崇禎本作「家中」。
⑬不能勾起　「能勾」原作「出勿」，據《水滸傳》改。
⑭枉自做個男子漢　「枉」原誤作「往」，據《水滸傳》改。「子」字原無，據《水滸傳》補。
⑮鳥事　「鳥」原作「了」，據《水滸傳》改。崇禎本作「不了」。
⑯武大道　「道」字原奪，據《水滸傳》補。
⑰奔來　「來」原作「走」，據《水滸傳》改。
⑱休是　「休」字原無，酌補。
⑲何九　「九」字原無，酌補。
⑳遺誰繫　原作「遺誰概」，據第八十二回重文改。

【註釋】

〔一〕參透風流二字禪—此詩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六回引首。《古今小說》卷三十八亦引，文字小異。
〔二〕一徑——一直；徑直。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二：「衝軍陣、鞭駿馬，一徑地西南上迓。」元鄭廷玉《冤家債主》

第二折：『俺一徑的來尋你，你要了他罷。』

〔三〕賺得——落得；至于。《紅樓夢》第七十四回：『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了一場病。』

〔四〕肥腯腯——形容脂肪豐富的樣子。《水滸傳》第二十五回：『你說没麥稃，你怎地棧得肥腯腯地？』

〔五〕鴨——駡人的話。指妻子有外遇的男人。光緒十年刊《新刻江湖切要》：『鴨：王八。』宋莊裕《鷄肋編》：『浙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知鴨作羹雖甚熟亦無氣。後至南方，乃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于無氣也。』又一說謂鴨頭綠色，而娼妓人家男子戴綠頭巾，故引爲諱語。

〔六〕左邊的——男性生殖器的諱語。傳說真武大帝統下有龜蛇二將，龜居左而蛇居右，故以「左邊的」指龜。龜又是男性生殖器的隱語。

〔七〕不濟事——不頂用。《北齊書·高昂傳》：『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西游記》第五十三回：『那婆子道：「就有藥也不濟事。」』

〔八〕東道——請人吃飯的義務或約定。春秋時晉國秦國合兵圍鄭。鄭文公派燭之武說秦穆公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見《左傳》僖公三十年)。鄭國在秦國的東邊，故燭之武說鄭國願做秦國東方道路上的主人，以供使者往來之需。後因以東道主泛指主人，以設宴請客曰做東道。

〔九〕鏇——鏇子，溫酒器。元戴侗《六書故·地理一》：『鏇，酒器也，旋之湯中以溫酒與洎者也。』《水滸傳》第二十七回：『那婦人心裏暗喜，便去裏面托出一旋渾色酒來。』

〔一〇〕氣苦——生氣苦惱。《紅樓夢》第八十回：『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既到此時，也說不得了。』

〔一一〕肐膝——腫塊；硬結。多寫作『疙瘩』或『疙疸』等。清翟灝《通俗編》卷十六：『今以皮膚小腫爲疙瘩。』《水滸傳》第五十三回：『你不是耍，若跌下來，好個大疙瘩。』元劉唐卿《降桑椹》第二折：『有一個私去看

病的，嘴上就生癩疙疸。」

〔一二〕掛一小勾子——做成一筆小買賣。與主顧搭上關系曰掛勾子，也可指買賣成交。《水滸傳》第二十六回：「我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勾子。」

〔一三〕一地裏——到處。元鄭廷玉《後庭花》第一折：「若是你那殺人也，一地裏將咱尋趁。」《儒林外史》第三回：「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

〔一四〕鞋腳——鞋襪之類。《醒世姻緣傳》第五十七回：「那小璉哥已是洗面梳頭，換了衣服鞋腳，另是一個模樣了。」《歧路燈》第四回：「俺後門上有個薛家女人，針綫一等，單管替這鄉宦財主人家做鞋腳、枕頭面兒。」

〔一五〕要便——動輒；動不動。《水滸傳》第二十三回：「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又第三十九回：「你這廝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

〔一六〕疑忌——疑心；懷疑。《水滸傳》第二回：「看看待晚，岳廟裏張牌疑忌，一直奔回家來。」《平妖傳》第三十八回：「文招討并無疑忌，直喚小人到帳下。」

〔一七〕暗號兒——彼此約定的秘密信號。宋俞文豹《吹劍四錄》：「臨去取不看文字，惟尋暗號。」《老殘游記》第十三回：「你不看見他那伙計叫翠環吃菜麼？那就是個暗號。」

〔一八〕了得——能任事；本領强。唐李山甫《游俠兒》：「荆軻只爲閑言語，不與燕丹了得人。」《警世通言》卷二十一：「若非恩人英雄了得，吾女必陷于賊人之手。」

〔一九〕乾——白白地；無代價地。金《董解元西廂記》卷八：「歡喜教這兩個也，乾撞殺鄭恒那蠢廝。」《拍案驚奇》卷十七：「師父就在，你我也只好乾咽唾。」

〔二〇〕左邊——旁邊；附近。或曰「左側」。元馬致遠〔賞花時〕《弄花香滿衣》：「不離人左側。」《三遂平妖傳》第十九回：「李遂約莫是州衙左側，交窟子手從這裏打出去。」

〔一一〕窩盤——撫慰；攏絡。《負曝閑談》第十七回：『當下又窩盤了他娘幾句，他娘的氣也漸漸的平下來了。』也作『窩伴』。《古今小說》卷六：『扶他到西房去，着實窩伴他，勸解他。』

〔一二〕巴不得——也作『巴不的』。表示急切盼望。《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元馬致遠《黃粱夢》第一折：『我巴不的選場中去哩。』參見第三回注『巴不到』。

〔一三〕七八——十成有七八成；多半。元無名氏《符金錠》第三折：『伺候着，七八丢下綉球兒來也。』

〔一四〕虎有儔——虎有同類相助。儔：同類。《水滸傳》做『倀』。明張自烈《正字通·人部》：『世傳虎齧人，人死魂不敢它適，輒隸事虎，名倀鬼。虎行求食，倀必與俱，爲虎前導。』

〔一五〕鳥有媒——鳥有鳥媒相誘。鳥媒：被馴化用來引誘他鳥的鳥，也叫囮子。此處指做事有幫手。《文選·潘岳〈射雉賦〉》：『睨驍媒之變態。』徐爰注：『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按，此詩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五回。

〔一六〕做手腳——暗中施展手段。《西游記》第二十五回：『大聖卻又留心，恐他仙法難參，油鍋裏一時難做手腳。』《平妖傳》第三十四回：『莫等他做手腳，只管冲突前去便了。』

〔一七〕不迭——不及；來不及。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二：『一個走不迭和尚，被小校活拏。』《警世通言》卷十三：『有時老媳婦和他厮叫，還喏不迭。』

〔一八〕智量——智謀；謀略。元王曄《桃花女》第三折：『老夫周公，昨日使了個智量。』《古今小說》卷二十八：『若還智量勝鬚眉，便帶頭巾何愧？』

〔一九〕頭勢——勢頭；形勢。宋朱熹《答黃直卿書》：『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辭。』《西游記》第五十一回：『早是我先看頭勢，不曾放了雷捅。』

〔二〇〕采問——理睬過問。

〔三一〕干休——罷休；就此算了。元高明《琵琶記》第十八齣：『老相公又不肯干休，只管在家囉唣。』《古今小說》卷三十八：『有一日撞在我手裏，決無干休！』

〔三二〕情孚意孚——情意投合。孚：合；相投。明張自烈《正字通·子部》：『孚，合也。』也作『情孚意合』，見第八十二回。

〔三三〕周旋——周濟；成全。《三國志·魏志·臧洪傳》：『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古今小說》卷九：『當朝裴晉公每懷惻隱，極肯周旋落難之人。』

〔三四〕天生天化——上天生就的。《陰符經》：『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醒世恒言》卷二十三：『我是天生天化，踏着尾巴頭便動的。』

〔三五〕搗子——對人的鄙稱，猶言『家伙』、『傻瓜』或『光棍』、『地痞』。《水滸傳》第三十二回：『這一二十個，盡是爲頭的莊客，餘者皆是村中搗子。』

〔三六〕砒霜——一種無機化合物。學名叫三氧化二砷，白色粉末狀，有劇毒。有時略帶黃色或紅色，又稱砒黃、紅砒或紅礬。

〔三七〕幼嫁從親，再嫁由身——少女時出嫁從父母之命，改嫁則由自己做主。《水滸傳》第二十五回：『自古道叔嫂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何典》第四回：『老話頭嫁由親，二嫁由身。』

〔三八〕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想要生活得舒服快樂，就得下大功夫。《西游記》第八十回：『古人云：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古今小說》卷一：『這叫做：欲求生受用，須下死工夫。』

〔三九〕一不做，二不休——第一不幹，第二幹就幹到底，不要中途而廢。語本唐趙元一《奉天錄》卷四：『朱泚臣張光晟臨死而言曰：「傳語後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張光晟是朱泚的部將，從泚叛唐，後殺泚歸降仍被殺，故有此語。元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三折：『我如今一不做，二不休，拚的打死你也。』

〔四〇〕剪草除根，萌芽不發——將草連根除掉，不使再生。比喻徹底鏟除禍根，不留後患。語本《左傳·隱公六年》：『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元張國賓《合汗衫》第三折：『常言道：剪草除根，萌芽不發。』《警世通言》卷十二：『焦吉便要教這十條龍苗忠殺了萬秀娘，喚做斬草除根，萌芽不發。』

〔四一〕雲情雨意兩綢繆——謂男女情愛纏綿。雲情雨意，指男女情愛。參見第一回注『雲雨』條。綢繆：緊密纏繞，比喻情意纏綿。按，此詩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五回，末句作『畢竟難逃天地眼，武松還砍二人頭。』

〔四二〕貼戀——體貼眷戀。《水滸傳》第二十五回：『你便把些小意兒貼戀他。』又作『貼變』。宋周邦彥〔看花回〕：『因甚個，底死嗔人，半晌斜眄費貼變。』

〔四三〕壁子——牆壁。朝鮮刊《朴通事》卷中：『將個磨果釘子來，釘在這壁子上，挂幾軸畫兒。』

〔四四〕一絲沒了兩氣——形容氣息微弱殆盡。元岳伯川《鐵拐李》第三折：『這其間哭的你一絲兩氣。』《警世通言》卷十五：『見秀童躺在門板上，七損八傷，一絲兩氣。』

〔四五〕駶騙——又作『局騙』。設圈套騙人。《元典章·刑部十七》：『其局騙者，結成黨與，白日設局，强騙人物。』元柯丹丘《荊釵記》第二十九齣：『我告你局騙人財禮。』

〔四六〕記懷——記在心裏。明薛近兗《綉襦記》第十五齣：『看我的薄情，只是如故，不要記懷罷。』《平妖傳》第五回：『我依着你說話，不記懷便了。』

〔四七〕贖藥——購藥；買藥。元高明《琵琶記》第二十二齣：『如今贖得些藥，安排煎了。』《醒世恒言》卷二十七：『那老嫗央人去請醫診脈，取出錢鈔，贖藥與他吃。』

〔四八〕扶持——伏侍；照料。《孟子·滕文公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二：『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

〔四九〕更鼓——報告更次的鼓聲。宋蘇軾《夜過蘇堯文戲作》：「先生骨清少眠臥，長夜默坐數更鼓。」

〔五〇〕御好——恰好；剛好。《三遂平妖傳》第三回：「兩個兀自收拾未了，胡員外御好歸來。」《醒世恒言》卷十五：「兩個御好打個照面，各打了問訊。」

〔五一〕三更——第三個更次。一夜分作五個更次，每更約兩個小時，三更相當今午夜十一時至次日一時。

〔五二〕白湯——白開水。明周履靖《錦箋記》第二十齣：「呀！藥在裏頭，番了，如何好？省得師父罵，背他侵些白湯，不效不干我事。」

〔五三〕藥帖——寫有藥料、藥量及服用方法的帖子。藥店隨藥包在一起，以備查驗。《水滸傳》第二十六回：「武松道：「御贖誰的藥吃？」那婦人道：「見有藥帖在這裏。」」

〔五四〕安——安放；放置。宋陸游《東陽道中》：「小吏知人當著句，先安筆硯對溪山。」《警世通言》卷十九：「隨行自有帶着的酒盞，安在桌上，篩下一盞。」

〔五五〕當不得——受不了；禁不住。當：承受。《水滸傳》第三回：「鄭屠當不過，討饒。」《紅樓夢》第九回：「先是秦鍾不肯，當不得寶玉不依，只叫他「兄弟」。」

〔五六〕太醫——宮廷中的醫官。秦漢置太醫令、丞，遂有太醫之稱。《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鈎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宋元以後多用來尊稱醫生。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二折：「請個好太醫，看他證候咱。」

〔五七〕油煎肺腑——這段韵文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五回，五六兩句不同。

〔五八〕七竅——人頭上耳、目、鼻、口共七個孔竅，合稱七竅。清李鑒堂《俗語考原》：「七竅謂眼耳口鼻也。」《莊子·應帝王》：「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

〔五九〕枉死城——傳說中地獄府城，收拘非命枉死的鬼魂。《水滸傳》第二十一回：「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

渺渺應歸枉死城中。」清黃斐默《集説詮真》引《玉歷鈔傳》：「枉死城，系環繞本殿之右，古人誤以爲凡受傷冤死者悉皆歸入此城之説，遍傳爲真。」

〔六〇〕望鄉臺——傳説中地獄鬼魂最後一次回望家鄉的高臺。清蒲松齡《聊齋志異·耿十八》：「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多，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爲望鄉臺。」

〔六一〕地獄——梵文Naraka的意譯。佛教謂輪回轉生的六道中惡道之一，有八寒地獄、八熱地獄等名目。生前作惡的人死後墮地獄，受湯鑊、拔舌、溟冷等種種苦。《法苑珠林》卷十一〈六道·地獄部〉輯錄佛經中地獄諸説。

〔六二〕津送——發送；送喪。宋周煇《清波別志》卷下：「遼使耶律迪病且殆……今用章頻、王咸宜奉使卒于契丹、北人津送體例比類。」《元典章·刑部五》：「家人被殺，官司不行追給燒埋銀兩，無力津送。」

〔六三〕綱巾圈兒，打靠後——歇後語。綱巾圈：綴在綱巾邊子後部用來穿引綱繩的圈兒，金屬或玉石等製成。結束綱巾後，綱巾圈位于腦袋後部，故歇「打靠後」。比喻丢在腦後，不放在心上。參見第三回注「綱巾」條。

〔六四〕地方——指里、甲、保長等負責一小地區賦役及治安等事的役員。《醒世恒言》卷一：「地方呈明：石知縣家財人口變賣都盡。」

〔六五〕忤作——即仵作。官署中負責檢驗尸傷的役吏。亦稱殯殮行人。宋廉布《清尊錄》：「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仵作行者也。」《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仵作揣摩了意旨，將無作有，多報的是拳毆腳踢致命傷痕。」

〔六六〕團頭——行業組織的頭目。通常指仵作、乞丐等賤業團行的頭目。《古今小説》卷二十七：「那丐户中有個爲頭的，名曰團頭，管着衆丐。」《警世通言》卷三十三：「王酒酒便隨程五娘到褚堂仵作李團頭家，買了棺木。」

〔六七〕三光——日、月、星的合稱。漢班固《白虎通·封公侯》：「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

〔六八〕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鷺鷥羽白，藏在雪中不易發現，飛起始見。鸚鵡體小，羽多綠色，藏在

柳中亦不易發現，鳴叫方知。比喻隱秘的事情露出端倪，被人察覺。《清平山堂話本·戒指兒記》：「畢竟未知進來與小姐相見也不相見。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清平山堂話本·錯認屍》：「雪隱鷺鷥飛起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可怪狂夫戀野花〔一〕，因貪淫色受波喳〔二〕。
亡身喪命皆因此，破業傾家總爲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須誇。
一朝禍起蕭牆內，虧殺王婆先做牙〔三〕。

卻說西門慶便對何九①說去了。且說王婆拿銀子來買棺材冥器〔四〕，又買些香燭紙錢〔五〕之類，歸來與婦人商議，就于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六〕。鄰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拙夫因害心疼得慌，不想一日一日越重了，看來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敢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七〕。』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又

去請仵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八〕物件也都買了。就于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九〕，晚夕〔一〇〕伴靈〔一一〕拜懺〔一二〕。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一三〕整頓。

且說何九到巳牌〔一四〕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借一步〔一五〕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六〕一個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一七〕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之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一八〕：『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一九〕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蹺蹊〔二〇〕。』兩個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自袖子裏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②。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身，凡百事周全，一床錦被遮蓋〔二二〕則個！餘不多言。』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二三〕，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老九，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卻。』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杯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鋪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

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直去了。

何九心中疑忌：『我殮武大身屍，他何故與我這十兩銀子？此事必蹺蹊。』一面來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火裡火發③在那里。何九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二四〕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紙髮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症候，幾個日子便把命丢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里自忖的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裏。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二五〕，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二六〕玩着那兩點神水〔二七〕，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黄，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二八〕。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二九〕？』一面七手八腳葫蘆提〔三〇〕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三一〕釘了。王婆一力攛掇，拿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了，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衆火家各分散了。

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個鄰舍街坊，吊孝相送。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三二〕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并武大屍首，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三三〕撒在池子裏。原來那日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去設個靈牌〔三四〕，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三五〕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金旛、錢紙、金銀錠之類。那日卻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坊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個恣情肆意，停眠整宿〔三六〕。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④，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今武大死後，帶着跟隨小廝，逕從婦人家後門而入。自此和婦人情沾肺腑，意密如膠，常時三五夜不曾歸去，把家中大小丟的七顛八倒，都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幾時，必有敗。有〔鷓鴣天〕〔三七〕爲證：

色膽如天不自由〔三八〕，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溺愛誰將身體修？
只爲恩深情鬱鬱，多因愛闊恨悠悠。
要將吳越冤仇〔三九〕解，地老天荒〔四〇〕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剌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四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四二)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幔，颯颯涼侵扇。處處過端陽⑤，家家共舉觴。

西門慶自岳廟(四三)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裏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裏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大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裏，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一面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裏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撮下笑來(四四)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四五)，到明日養個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四六)，那裏得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四七)。』婆子便看着潘媽媽：『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四八)。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說罷，潘媽媽道：『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原來這婆子撮合得西門慶和這婦人刮剌上了，早晚替他通事殷勤兒，提壺打酒，靠些油水養口。一面對他娘潘媽媽說：『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則個！』一面安下鍾箸，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杯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去。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于是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的殘饌撇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陪侍。

西門慶從月臺〔四九〕上過來，婦人從梯橇接着。到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樓上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紙蒙着，羹飯〔五〇〕也不揪採〔五一〕。每日只是濃妝艷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陪伴西門慶做一處，作歡頑耍。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五二〕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兒了？把奴冷丟，不來揪採。』西門慶道：『便是家中小妾昨日沒了，殯送忙了兩日。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氈包〔五三〕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拿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卓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酒肉嗄飯〔五四〕果品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卓整菜兒。等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閣。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

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子，拿着一條十八兩秤〔五五〕，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一塊濕雲處，大雨傾盆相似。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剌剌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洗炎驅暑，佳人貪其賞玩；潤澤田苗，行人忘其泥濘。正是：江淮河

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魚肉雞鵝菜蔬果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檐下，用手巾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雨腳〔五六〕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放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個賴精！』婆子道：『我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五七〕！』婦人道：『乾娘，你且飲過盪熱酒盞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杯，說道：『老身往廚下烘乾衣裳去。』一面走到廚下，把衣服烘乾。那雞鵝嗄飯，割切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共設佳肴，交杯疊股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初學一兩句，不十分好。官人休要笑耻。』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摟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五八〕，款弄冰絃〔五九〕，慢慢彈着，唱了一個〔兩頭南〕〔六〇〕調兒：

冠兒不戴懶梳妝〔六一〕，髻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六二〕，開籠廂〔六三〕，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喜歡的没入腳處。一手摟過婦人粉項來，就親了個嘴，稱誇道：『誰知姐姐你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构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没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殢雨尤雲〔六四〕，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脱下他一只綉花鞋兒，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六五〕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腳兒，官人休要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廚房中動咲用着。二人在房内顛鸞倒鳳，似水如魚，取樂歡娛。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槍法打動。兩個女貌郎才，俱在妙齡之際。有詩單道其態，詩曰：

寂靜蘭房簟枕涼⑥，才子佳人至妙頑。
纔去倒澆紅蠟燭，忽然又棹夜行船。
偷香粉蝶餐花萼，戲水蜻蜓上下旋。
樂極情濃無限趣，靈龜口内吐清泉。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六六〕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各散去了。正是：倚門相送劉郎〔六七〕去，烟水桃花去路迷。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何九　『何』原作『胡』，據上下文改。

②辛苦錢　『苦』字原奪，據《水滸傳》補。

③火裡火發　原作『久哩火家』，據第六十一回、第六十八回『等的火裡火發』語改。

④瞧破　『破』原作『被』，酌改。

⑤處處過端陽　『過』原作『遇』，酌改。

⑥簟枕　『簟』原作『簞』，酌改。

【註釋】

〔一〕可怪狂夫戀野花——此詩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五回，末句作『血污游魂更可嗟』。

〔二〕波喳——波折；磨難；艱辛。元王仲文《救孝子》第一折：『時坎坷受波查，且澆菜且看瓜。』元李文蔚《燕青博魚》第一折：『你不肯道是相賫發，專與俺窮漢受波查。』

〔三〕做牙——做介紹人；拉縴。牙：牙子；中間人。《元典章新集·刑部》：『李高三贖賣乾魚，令杞一、余興二作牙。』

〔四〕冥器——陪葬的器物。後多指供焚化用的紙扎器物。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五：『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紙爲之，謂之冥器。』

〔五〕紙錢——焚化用的錢幣形紙張。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今代送葬，爲鑿紙錢，積錢爲山，盛加雕飾，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今紙錢則皆燒之。』

〔六〕隨身燈——停靈時在亡者頭前或腳後點的燈。謂給亡者照亮冥途。又叫『長命燈』或『引魂燈』。《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我家公婆又未死，如何點盞隨身燈？』

〔七〕暄熱——炎熱。元馬致遠《薦福碑》第二折：『天色暄熱，就在柳蔭直下歇一歇。』《水滸傳》第三十九回：『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閑玩一回。』

〔八〕一應——一切；所有。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七：『一應儀仗排立，並行放免。』元關漢卿《竇娥冤》第四折：『一應大小屬官今晚免參，明日蚤見。』

〔九〕禪和子——禪宗僧人。泛指僧人。宋蘇軾《禪戲頌》：『一碗羹，勘破天下禪和子。』《古今小說》卷二十九：『這四句詩，單道著禪和子打坐參禪，得成正果，非同容易。』

〔一〇〕晚夕——晚上；夜間。唐劉威《題許子正處士新池》：『那堪更到芙蓉拆，晚夕香聯桃李蹊。』元無名氏《飛刀對劍》第二折：『到晚夕下寨安營，到來日看俺相持。』

〔一一〕伴靈——守靈。守在靈床或靈柩前，謂陪伴亡靈。清袁枚《新齊諧·引鬼報冤》：『過數日，煥章誘此妾出屋伴靈。』《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

〔一二〕拜懺——僧道替人禮拜念經，以懺罪消災或超度亡靈。明吳炳《畫中人》第二十齣：『不須另請男眾，小尼原會拜懺的。』《儒林外史》第四回：『眾和尚吃完了齋，洗了臉和手，吹打拜懺。』

〔一三〕火家——仵作行役夫。因其火化屍首，故稱。《清平山堂話本·錯認尸》：『叫了兩個火家，來河下撈起尸首。』另有『夥計』義，見後文。

〔一四〕巳牌——巳時。相當今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宋代官衙挂牌報時，稱衙牌，故某時辰又曰某牌。《古今小說》卷三：『且說吳山到次日巳牌時分，喚壽童跟隨出門。』

〔一五〕借一步——請人暫停腳步或邀往別處談話的客套話。《拍案驚奇》卷六：『夫人，借一步說話。』《警世通言》

卷十二：『尊兄倘不見責，權借一步，某有實情告訴。』

〔一六〕轉角頭——拐角處；轉彎的地方。《水滸傳》第二十五回：『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裏。』

〔一七〕閣兒——大房間內間隔成的小房間。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四：『閣，夾室也，以板爲之。』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六：『但此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一二十步，分南北兩廊，皆濟楚閣兒，穩便坐席。』

〔一八〕酒保——酒店夥計。保：保傭；傭工。《史記·欒布傳》：『賃傭于齊，爲酒人保。』集解引《漢書音義》：『酒家作保傭也。』《水滸傳》第六回：『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吃酒，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

〔一九〕案酒——亦作『按酒』。下酒用的菜肴。明璩昆玉《古今類書纂要》：『咹酒，下酒之物。』元蕭德祥《殺狗勸夫》第一折：『兄弟每慢慢的把盞者，將羊背子來做按酒，快活吃。』

〔二〇〕蹺蹊——可疑；奇怪。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第四折：『有這般蹺蹊的事！』元岳伯川《鐵拐李》第四折：『這廝說話，有些蹺蹊。』

〔二一〕少刻——片刻；一會兒。《宣和遺事》後集：『少刻，阿計替入。』《水滸傳》第十七回：『少刻，只見兩個嘍囉扶出鄧龍來。』

〔二二〕一床錦被遮蓋——用錦緞被子蓋上。比喻掩蓋弊端或缺欠。多用在祈求人庇護的場合。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床錦被遮蓋。』《古今小說》卷四：『雖然如此，也虧陳小姐後來守志，一床錦被遮蓋了。』

〔二三〕打緊——要緊；重要。《元典章·工部二》：『海道裏官糧交運將大都裏來的，最打緊的勾當。』《西游記》第三十八回：『這甚打緊？你肯早說時，卻不尋下些等你。』另有『緊自』義，見後文。

〔二四〕陰陽——陰陽生。也是民間對堪輿先生的稱呼。參見第十一回注『陰陽生』條。

〔二五〕千秋旛——人死後停靈時所覆白旛。《水滸傳》第二十五回：『何九叔看着武大尸首，揭起千秋旛。』

〔二六〕五輪八寶——指構成眼睛的物質。五輪：血風氣水肉。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龍樹王菩薩《眼論》有「五輪，血風氣水肉」，五輪應五臟也。』八寶：指天地風水山澤雷火八種構成世界的物質。也作『五輪八光』。《古今小說》卷三十三：『兩個媒人用五輪八光左右兩點瞳人，打一看時。』

〔二七〕神水——眼內津液。也指瞳仁。清程穆衡《水滸傳注略》：『目有神膏，有神水，有神光。神水者，先天真氣所化潤澤之水也。』《警世通言》卷十九：『衙內用五輪八光左右兩點神水，則看了一看。』

〔二八〕中惡——得暴病。《三國志·吳志·孫權潘夫人傳》：『諸宮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托言中惡。』

〔二九〕走動——改變；走樣。

〔三〇〕葫蘆提——糊涂；馬虎。明湯顯祖批注《董解元西廂記》：『葫蘆提，方言，糊涂也。』宋張耒《明道雜志》：「（錢勰）因决一大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耳。」』《古今小說》卷三十八：『被我葫蘆提瞞過了。』

〔三一〕長命釘——釘合棺蓋與棺身的長釘。大殮時只釘入一半，備有開棺之需。出殯前一日釘死。

〔三二〕化人場——燒化尸首之所；火葬場。《警世通言》卷三十二：『高氏叫洪三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

〔三三〕骨殖——尸骨。殖，音『市』。《清平山堂話本·合同文字記》：『選吉日良時，將你父母骨殖還鄉。』明湯顯祖《牡丹亭》第三十七齣：『小姐骨殖丢在那裏？』

〔三四〕靈牌——寫有亡者稱謂姓名的木牌。用于供奉。也叫『神主』、『木主』等。《水滸傳》第二十六回：『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槅子前面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

〔三五〕靈床子——人死後爲之虛設的床位。清吳榮光《吾學錄》初編卷十六：『柩東設靈床，施幃帳枕衾衣冠帶履之屬，設頮盆帨巾于靈床側，皆如生時。』《世說新語·傷逝》：『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

〔三六〕停眠整宿——整夜留宿。多指偷情或宿娼。元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本第二折：『誰着你停眠整宿？』《古今

小說》卷三十八：『正要稱意停眠整宿，只聽得有人敲門。』

〔三七〕鷓鴣天——詞、曲牌名。詞譜與曲譜定格的字句格律相同，均爲七、七、七、七、三、三、七、七、七，共九句五十五字。按，此處爲八句五十六字，與詞譜、曲譜均不合，實爲律詩。

〔三八〕色膽如天不自由——此詩前兩句與《水滸傳》第二十六回〔鷓鴣天〕詞首二句同。餘皆異。

〔三九〕吳越寃仇——比喻難以消解的巨大寃仇。吳與越是春秋時期地域相鄰的兩個敵國，經常爭戰。公元前四九四年吳王夫差率軍攻破越國，俘越王句踐。二十二年後，句踐又率軍滅掉吳國，夫差自殺死。

〔四〇〕地老天荒——極言時間長久。語本唐李賀《致酒行》：『吾聞馬周昔作新豐客，天荒地老無人識。』

〔四一〕端陽佳節——農歷五月初五日。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十一：『京師市廛人以五月初一日爲端一，初二日爲端二，數以至五謂之端五。』五、午古通，故干支逢五亦曰午，五月五日也稱作午日、端午、重午等。日午又曰正陽，所以端午也稱作端陽。傳說楚國的屈原于是日投江，民間爲紀念他，有賽龍舟、吃粽子、繫五彩縷等活動。

〔四二〕海榴——即石榴。又名海石榴。因來自海外，故稱。清汪灝《廣群芳譜》卷二十八：『石榴，一名丹若，本出涂林安石國。漢張騫使西域，得其種以歸，故名安石榴……有海榴，來自海外，樹高二尺。』唐李白《咏鄰女東窗海石榴》：『魯女東窗下，海榴世所稀。』

〔四三〕岳廟——東岳大帝廟。傳說東岳大帝掌管人間生死，各地多有所祀。《雲笈七籤》卷七十九引舊題東方朔撰《五岳真形圖序》：『東岳太山君領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生死，百鬼之主帥也，血食廟祀所宗者也。』

〔四四〕擻下笑來——現出笑容。擻：變出；現出。《石點頭》卷十一：『當下方六一見了姚二媽，滿面擻起笑來。』

〔四五〕進門盞兒——新娘進夫家門喝的迎門酒，取『進門就見喜』之意，故云『到明日養個好娃娃』。

〔四六〕老伴兒——配偶（多指年長的）。《儒林外史》第九回：『你那兩個令郎都娶了媳婦，曾添了幾個孫子了麼？你

的老伴也同在這裏？」

〔四七〕小花不結，老花兒結——雙關語。字面謂嫩花不結果，花老了才結果實。實以結果喻養子。

〔四八〕花子——叫化子；乞丐。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五：「京師謂乞兒爲花子，不知何取義。」《古今小說》卷二十八：「甚麼花子，一些體面不存，直入內室？」

〔四九〕月臺——露天賞月的平臺。多指屋前連着前階的平臺。元李文蔚《燕青博魚》第三折：「來到這月臺上，將席子展開，待我睡一覺咱。」

〔五〇〕羹飯——菜飯。特指祭奠用的菜與飯。明沈采《千金記》第三十三齣：「這冤戮可嘆，饑寒塞邊，誰餔羹飯？」《古今小說》卷二十九：「妾在城住，夫死百日，家中無人，自將羹飯祭奠。」

〔五一〕揪採——理睬，答理。清李調元《卍齋瑣錄》卷八：「俗言揪睬，音秋彩。填詞家多用此字。蜀人翻用，謂人不禮曰不揪不睬。」宋張鎡〔眼兒媚〕《初秋》：「起來没個人揪睬，枕上越思量。」《五代史平話·漢史上》：「那兩個舅舅李洪信、李洪義全不瞅睬着知遠。」

〔五二〕撇閃——拋閃；拋弃使孤單。

〔五三〕氈包——氈片做的包袱。《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兩個長隨跟着，一個抱着氈包，一直來到河下。」

〔五四〕嗄飯——即「下飯」。見第二回注「下飯」條。

〔五五〕十八兩秤——一斤實稱十八兩的黑秤。標準秤一斤十六兩。

〔五六〕雨腳——雨滴；雨點。唐白居易《竹枝詞》：「巴東船舫上巴西，波面風生雨腳齊。」唐韓偓《暴雨》：「電尾燒黑雲，雨腳飛銀線。」

〔五七〕海青——青布直身袍服。取「四海永清」之意。明鄭明選《秕言》：「吳中方言稱衣之廣袖者謂之海青。」也指做這種袍服的青布衣料。本書即後一義。

〔五八〕玉笋——比喻女子的手指。唐韓偓《咏手》：『腕白膚紅玉笋芽，調琴抽綫露尖斜。』

〔五九〕冰弦——琴弦的美稱。傳説古有冰蠶，吐絲五彩，以作琴弦，故稱。明劉基《琴歌贈劉元明》：『龍門獨樹冰繭弦，空林霜清鳴暗泉。』清孔尚任《桃花扇》第二十三齣：『鶯喉歇了南北套，冰弦住了陳隋調。』

〔六〇〕兩頭南——曲牌名。又作〔兩頭蠻〕。爲南曲〔雙調〕近詞。明王驥德《曲律·論腔調》：『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又有錯出其間，流而爲〔兩頭蠻〕者，皆鄭聲之最。』

〔六一〕冠兒不戴懶梳妝——此曲《詞林摘艷》甲集收錄，無名氏小令，題作《閨情》。《雍熙樂府》卷十六收入〔番馬舞西風〕《閨情》套曲中，曲牌作〔兩頭蠻〕。

〔六二〕梅香——婢女的通名。清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婦女》：『梅香，亦使女之稱。』宋華岳《呈古洲老人》：『朱簾更倩梅香掛，要放銀蟾入座來。』

〔六三〕籠廂——箱子。籠：竹箱。元戴侗《六書故·植物三》：『今人不言匧笥而言箱籠，淺者爲箱，深者爲籠也。』

〔六四〕殢雨尤雲——又作『尤雲殢雨』。指男女昵戀歡合。殢：滯留。尤：過分。雲雨：指男女情愛之事。元湯式〔一枝花〕《冬景題情》：『他有那錦心綉腹，我有那冰肌玉骨，但能夠殢雨尤雲那些兒福。』

〔六五〕鞋杯——把酒杯置女子弓鞋內飲酒。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三：『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脱其鞋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杯。』

〔六六〕盤桓——往來交接。《醒世恒言》卷三十九：『即教令史去喚兩個妓女，誰知都被那和尚們盤桓了一夜，這時正好熟睡。』

〔六七〕劉郎——指東漢永平年天臺人劉晨。見第三十七回注『仙洞嬌姿逢阮肇』條。這裏用作情郎的代稱。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我做媒人實可能，全憑兩腿走殷勤。
唇槍慣把鰥男配，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一〕常頭上帶，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賣①翠花兒〔二〕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使的小廝玳安兒，問：『大官人在那裏？』玳安道：『俺爹在鋪子裏，和傅二叔算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鋪，主管〔三〕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一直走到鋪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在裏面與主管算帳。一面點首兒，喚他出來。這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薛嫂道了萬福，西門慶問他有甚說話。薛嫂道：『我來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四〕中得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

的三娘窩兒〔五〕。方纔我在大娘房裏，買我的花翠，留我吃茶，坐了這一日，我就不曾敢題起。逕來尋你老人家，和你說。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是咱這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六〕。手裏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七〕也有兩張；四季衣服、妝花〔八〕袍兒，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廂子；珠子箍兒〔九〕、胡珠環子〔一〇〕、金寶石頭面〔一一〕、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裏現銀子他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一二〕也有三二伯筩〔一三〕。不幸他男子漢〔一四〕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還小，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么？有他家一個嫡親的姑娘〔一五〕，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一六〕。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一七〕，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家②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了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垛〔一八〕。誰似你老人家有福，好得這許多帶頭〔一九〕，又得一個娘子。』西門慶只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二〇〕在他心上，就問薛嫂兒：『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我和你老人家③這等計議：相看〔二一〕不打緊。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槅兒哩〔二二〕！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二三〕房子裏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二四〕都無，只靠侄男侄女養活。今日已過，明日我來會大官人。咱只倒在身上求他。求只求張良，拜只拜韓信〔二五〕。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道他侄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二六〕什么人

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多許他幾兩銀子，家裏有的是那囂段子〔二七〕，拏上一段，買上一担禮物，親去見他；和他講過，一拳打倒〔二八〕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二九〕，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看官聽說：世上這媒人們，原來只一味圖撰錢，不顧人死活。無官的說做有官，把偏房〔三〇〕說做正房〔三一〕。一味瞞天大謊〔三二〕，全無半點兒真實。正是：

媒妁般〔三三〕勤說始終，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三四〕。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北邊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

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三五〕，買了四盤羹果，顧了一個擡盒的。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三六〕，小廝跟隨，逕來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裏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得知，說：『近邊〔三七〕一個財主，敬來門外，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三八〕是大，先來覿面〔三九〕，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領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見在門首下馬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了丫鬟打掃客位〔四〇〕，收拾乾淨，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擸掇，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兒〔四一〕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入見。這西門慶頭

戴纏棕大帽〔四二〕，一撒〔四三〕鈎絛〔四四〕，粉底皂靴〔四五〕，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裏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傍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我纔對你老人家說，就忘了！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慶大官人。在縣前開着個大生藥鋪，又放官吏債。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因說：『你兩親家都在此，漏眼不藏絲〔四六〕，有話當面說，省得俺媒人們架謊〔四七〕。這裏是姑奶奶大，人有話不先來和姑奶奶說，再和誰說？』婆子道：『官人倘然要說俺侄兒媳婦，自恁〔四八〕來閑講便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薛嫂馱盤子出門，一面走來陪坐。拿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我侄兒在時，做人掙了一分錢，不幸死了，如今多落在他手裏，少說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侄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四九〕，就與上我一個棺材本，也不曾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五〇〕，替你兩個硬張主。娶過門時，生辰貴長〔五一〕，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門窮親戚，也不過〔五二〕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適間所言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你老人家既開口，休說一個棺材本，就是十個棺材本，小人也來得起！』說着，向靴桶〔五三〕裏取出六錠——三十

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找七十兩銀子、兩疋段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五四〕，只照頭〔五五〕上門行走。』看官聽說：世上錢財，乃是衆生腦髓，最能動人。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五六〕，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當老身意小〔五七〕。自古先說斷，後不亂〔五八〕。』薛嫂在傍插口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裏這等計較！我的大老爹不是那等人，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來往，好不四海〔五九〕，結識人寬廣。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陪的坐；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說過話，明日好往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侄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官人，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六〇〕，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拄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便說道：『還虧我主張有理么？寧可先在婆子身上倒，還强如別人說多。』因說道：『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裏和他說句話。咱已是會過，明日先往門外去了。』西門慶便拿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便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時分纔歸家去。

話休饒舌。到次日，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六一〕，騎着大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便騎驢子，出的南門外，來到豬市街，到了楊家門首。原來門面屋〔六二〕四間，

到底五層。西門慶勒馬在門首等候。薛嫂先入去，半日，西門慶下馬。坐南朝北一間門樓〔六三〕，粉青照壁〔六四〕。進去裏面，儀門〔六五〕紫牆〔六六〕，竹槍籬影壁〔六七〕，院内擺設榴樹盆景〔六八〕，臺基〔六九〕上靛缸〔七〇〕一溜，打布櫈〔七一〕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槅扇〔七二〕，三間倒坐客位〔七三〕。正面上供養着一軸水月觀音〔七四〕，善財童子〔七五〕，四面掛名人山水；大理石屏風，安着兩座投箭高壺〔七六〕。上下椅卓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一面走入裏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妝未了，你老人家請先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七七〕來，西門慶吃了，收下盞托〔七八〕去。這薛嫂兒倒還是媒人家，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的什麼。當初有過世的他老公在，鋪子裏一日不算銀子，搭錢兩大簸羅〔七九〕。毛青鞋面布，俺每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見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八〇〕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廝。長了十五歲，吊起頭〔八一〕去，名喚蘭香；小丫頭才十二歲，名喚小鸞。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强如住在北邊那搭刺子〔八二〕哩，往宅裏去不方便。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了我幾疋大布〔八三〕，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又道：『剛纔你老人家看見門首那兩座布架子〔八四〕，當初楊大叔在時，街道上不知使了多少錢。這房子也值七八百兩銀子，到底五層，通後街。到明日，丟與小叔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良久，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

郁，婦人出來。上穿翠藍〔八五〕麒麟補子〔八六〕妝花紗衫，大紅〔八七〕妝花寬襴〔八八〕；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西門慶睜眼觀看那婦人，但見：

長挑身材，粉妝玉琢。模樣兒不肥不瘦，身段兒不短不長。面上稀稀有幾點微麻，生的天然俏麗；裙下映一對金蓮小腳，果然周正堪憐。二珠金環，耳邊低挂；雙頭鸞釵，鬢後斜插。但行動，胸前搖響玉玲瓏；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恰似嫦娥離月殿〔八九〕，猶如神女下瑤階〔九〇〕。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薛嫂忙去掀開簾子，婦人出來，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把眼上下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門爲正，管理家事。未知意下如何？』那婦人問道：『官人貴庚〔九一〕？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青春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九二〕。』說着，只見小丫鬟拿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銀鑲雕漆茶鍾，銀杏葉茶匙。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忙用手接了。道了萬福。慌的薛嫂向前，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裙邊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扠、一對尖尖趫趫金蓮腳來，穿着大紅遍地金〔九三〕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來，

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九四〕内拿下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九五〕日期：『奴這裏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來對北邊姑娘那裏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是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椿事，好不歡喜，纔使我領大官人來這裏相見。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九六〕，保這們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的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九七〕？』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

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老公也罷了。』因問西門慶房裏有人没有人，見作何生理〔九八〕。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裏人〔九九〕，那個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是不知道的？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一〇〇〕。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了小厮安童，盒子裏跨着鄉裏來的四塊黄米麵棗兒糕〔一〇一〕、兩塊糖、幾個艾窩窩〔一〇二〕，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

定〔一〇三〕不曾?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曾〔一〇四〕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一〇五〕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家使了大官人〔一〇六〕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僮五六十文錢:『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下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麽?與我些,包了家去稍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窩,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

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手裏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一〇七〕兒子尚舉人〔一〇八〕爲繼室。若小可〔一〇九〕人家,還可有話說;不想聞得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慶定了,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秤〔一一〇〕了。尋思已久:『千方百計,不如破他爲上計!』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推官兒子尚舉人。他又是斯文詩禮人家,又有莊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强如嫁西門慶。那廝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一一一〕。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户家女兒。過去做大〔一一二〕是做小〔一一三〕?卻不難爲你了!況他房裏又有三四個老婆,并没上頭〔一一四〕的丫頭。到他家人多口多,你惹氣也!』婦人道:『自古船多不碍路〔一一五〕。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願讓他做姐姐,奴做妹子。雖然房裏人多,漢子歡喜,那時難道你阻他?漢子若不歡喜,那時難道你去扯他?不怕一百,人單擢着。休說他富貴人家,那家没四五個?着緊〔一一六〕街上乞食的,攜男抱女,也挈扯着三

四個妻小。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奴過去自有個道理，不妨事。』張四道：『娘子，我聞得此人單管挑販[一一七]人口，慣打婦熬妻[一一八]；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你願受他的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在他家把得家定，裏言不出，外言不入[一一九]，他敢怎的？爲女婦人家，好吃懶做，嘴大舌長，招是惹非，不打他，打狗不成？』張四道：『不是。我打聽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一二〇]，他人多口多④，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裏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凡事從上流看，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臥柳[一二一]；又裏虛外實[一二二]，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一二三]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一二四]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着起來，朝廷爺[一二五]⑤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一二六]借馬價銀子[一二七]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裏？各人裙帶上衣食[一二八]，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這張四見說不動這婦人，到吃他搶了幾句的話，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爲證：

張四無端喪楚言[一二九]，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慚歸家，與婆子〔一三〇〕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

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禮。請了他吳大妗⑥來坐轎押担〔一三一〕。衣服頭面、四季袍兒、羹果茶餅、布絹紬綿，約有二十餘担。這邊請他姑娘并他姐姐接茶〔一三二〕陪待，不必細說。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高僧念經，做水陸〔一三三〕燒靈〔一三四〕，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

這張四，臨婦人起身那當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鄉鄰，來和婦人講話。那日，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顧了幾個閒漢〔一三五〕，并守備府〔一三六〕裏討的一二十名軍牢〔一三七〕，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妝、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邀請了街坊鄰舍，進來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鄰聽着！大娘子在這裏，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是我的姐姐養的。今日不幸他死了，掙了一場錢。有人主張着你，這是親戚，難管你家務事。這也罷了。爭柰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一三八〕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没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鄰在這裏，你手裏有東西没東西，嫁人去也難管你。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一三九〕衆人看一看；你還擡去，我不留下你的，只見個明白。娘子，你意下如何？』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一四〇〕又嫁人。他手裏有錢没錢，人所共知。就是積攢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兒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百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

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有沒有，看一看，你還拿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腳也要瞧不成？』

正亂着，只見姑娘拄拐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列位高鄰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我說處⑦？死了的也是侄兒，活着的也是侄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裏沒錢，他就是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麼？』衆街鄰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侄兒，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克性兒〔一四一〕。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說道：『你好失心兒〔一四二〕！鳳凰無寶處不落〔一四三〕。』此這一句話，道着這婆子真病。須臾怒起，紫漲了面皮，扯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不才，是楊家正頭香主〔一四四〕⑧。你這老油嘴〔一四五〕是楊家那膫子〔一四六〕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行〔一四七〕，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耻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留着他在屋裏，有何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是圖錢，爭柰是我姐姐養的。有差遲〔一四八〕，多

是我過不得日子，不是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兒黑尾〔一四九〕！』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一五〇〕，老奴才，老粉嘴〔一五一〕！你恁騙口張舌〔一五二〕的好淡扯〔一五三〕，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一五四〕！』張四道：『你這嚼舌頭〔一五五〕老淫婦！掙將錢來焦屎靶〔一五六〕，怪不的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蒼根〔一五七〕，老豬狗！我無兒無女，强似〔一五八〕你家媽媽子〔一五九〕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裏夢裏〔一六〇〕！』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多虧衆鄰舍勸住，説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攘，打鬧裏領率西門慶小廝、伴當〔一六一〕并發來衆軍牢，趕人鬧裏，七手八腳，將婦人床帳、裝奩、箱籠，搬的搬，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大的，敢怒而不敢言〔一六二〕。衆鄰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多散了。

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紅紗燈籠，他這姐姐孟大姨送親。他小叔楊宗保，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撒〔一六三〕，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段、一柄玉絛兒〔一六四〕。蘭香、小鸞兩個丫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小廝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三日〔一六五〕[9]。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裏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娘[10]。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裏，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爲證：

乍睹多情⑪風月標，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一六六〕歸何處？夜夜嬋娟在柳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賣　原誤作『賞』，參考崇禎本改。

②娘家　『家』字原奪，參考崇禎本改。

③你老人家　『你』字原無，據上文『你老人家』語補。

④他人多口多　『他』原作『把』，酌改。

⑤朝廷爺　『廷』原作『送』，酌改。

⑥吳大妗　『妗』原作『娘』，酌改。

⑦說處　『處』原作『去』，參考崇禎本改。

⑧正頭香主　『主』原作『王』，參考崇禎本改。

⑨做三日　『三』原作『生』，酌改。

⑩三娘　『娘』原作『姨』，酌改。

⑪乍睹多情　『乍』原作『怎』，酌改。

【註釋】

〔一〕利市花——此指婚禮中作酬賞的喜慶花紅之類。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至迎娶日，兒家以車子或花檐子發迎客，引到女家門。女家管待迎客，與之彩段，作樂催妝上車。檐從人未肯起，炒咬利市，謂之起檐子，與了然後行。迎客先回到兒家門，從人及兒家人乞覓利市錢物花紅等，謂之攔門。」

〔二〕翠花兒——翠玉等制成的花形飾物。泛指首飾。宋汪元量《湖洲歌》：「更闌炙燭綉筵遮，卸卻金鈿與翠花。」

〔三〕主管——店鋪掌事的夥計。《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一個開綫鋪的員外張士廉……家有十萬貲財，用兩個主管營運。」《古今小說》卷三：「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吳山，再撥主管幫扶，也好開一個鋪。」

〔四〕管情——管保；肯定。元劉唐卿《降桑椹》第三折：「若奶奶嚐下這桑椹子去，管情百病消除了也。」《西游記》第九十回：「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管情捉住老妖。」

〔五〕窩兒——位置；空缺。元李行道《灰闌記》第一折：「我如今將這頭面，兑換些銀兩，買個窩兒，做開封府公人去。」《紅樓夢》第三十六回：「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窩兒呢。」

〔六〕正頭娘子——正妻。《紅樓夢》第四十六回：「想着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醒世姻緣傳》第九回：「老爺老奶奶明媒正禮與大爺娶的正頭妻。」

〔七〕拔步床——又作「八步床」、「白步床」。一種結構高大的床。外有雕花的床罩，可施帳幔。床前有踏步，床裏有背閣等。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增補幸云曲》：「朝廷家有龍床，大人家有八步床、頂子床。」清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什物》：「拔步床：《荆釵記》劇：「可將冬暖夏涼描金彩漆拔步大涼床搬到十二間頭透明樓上。」今鄉村人尚云拔步床，城市人反云踏步床，非也。」

〔八〕粧花——運用挖梭技法多彩顯花的紡織工藝。用粧花工藝織出的絲織品花紋復雜，色彩豐富。最少四色，多至十八色，一般用六色到九色。構成方法是在地緯之外用彩綉形成花紋，絹地稱粧花絹，羅地稱粧花羅，緞地稱粧花

緞。通常單說粧花多指粧花緞。

〔九〕珠子箍兒——嵌有珠花的束額飾物。箍兒：又稱勒子，婦女戴於額上包緊兩鬢的飾物，多用綾、帛制成，珠箍是豪華的一種。《天水冰山錄》有「珍珠大頭箍、珍珠小頭箍、珍珠抹額」等名目。《紅樓夢》第六回：「那鳳姐兒家常帶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圍着攢珠勒子。」攢珠勒子即珠子箍兒。

〔十〕胡珠環子——嵌有胡珠的耳環。胡珠：海外產的珍珠。言其貴重。

〔一一〕頭面——首飾。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五：「首飾曰頭面。」元無名氏《百花亭》第三折：「妾身止有這副金頭面，釧鐲俱全，與你做盤纏去。」

〔一二〕三梭布——明代松江所產的細密棉布。幅寬，織造時三人運梭，故稱。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

〔一三〕筩——計量布匹的單位。明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五：「凡疊布必成筩，一筩十端。而葛之大者，率以兩端爲一連；苧則一端爲一連；他布則以六丈爲端，四丈爲匹，此其別也。」

〔一四〕男子漢——丈夫；配偶中的男方。

〔一五〕姑娘——姑母；父親的姐妹。清李鑒堂《俗語考原》：「父之姊妹曰姑，俗稱姑娘。」元無名氏《劉弘嫁婢》第一折：「我辭別了姑夫姑娘，我就出去了。」本書另有「侍妾」、「婢女」等義，見後文。

〔一六〕燈人兒——彩燈上畫的仕女。喻美女。

〔一七〕當家立紀——又作「當家理紀」。主持家政。《醒世姻緣傳》第十一回：「你老本本等等另娶個正經親家婆，叫他出來隨人情當家理紀的。」

〔一八〕一箭就上垜——一箭就射中箭垜。比喻一下子就達到目的。垜：垜子；箭靶。元無名氏《符金錠》第二折：「我如今就去，一箭上垜。」《石點頭》第十二回：「如此妙計，管情一箭上垜。」

〔一九〕帶頭——寡婦改嫁隨帶的財物或子女等。清蔣士銓《香祖樓》第三齣：『昨日說了一個松江寡婦邱氏，卻有一個帶頭女兒。』

〔二〇〕可——合；符合。《荀子·正名》：『故可道而從之。』唐楊倞注：『可道，合道也。』《再生緣》第七十七回：『宜嗔宜喜容俱稱，不肥不瘦可人心。』

〔二一〕相看——相親；提親後派人或親身往對方家察看對方人品相貌。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然後男家擇日備酒禮詣女家，或借園圃，或湖舫內，兩親相見，謂之相親。』《紅樓夢》第三十一回：『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

〔二二〕山核桃，差着一槅兒哩——歇後語。核桃的果實內有若干內果皮把種仁隔開，故以『山核桃』歇『差着一槅兒』。比喻親戚關系遠了一層。《醒世姻緣傳》第五十三回：『放着晁爲仁親叔伯兄弟，你們山核桃——差着一格子哩。』

〔二三〕公公——對太監的稱呼。元無名氏《抱妝盒》第二折：『陳公公，你快救太子出去。』清李漁《玉搔頭》第十四齣：『二位公公聽啓，天子至尊，天下至大。』

〔二四〕男花女花——男孩女孩。指兒女。《儒林外史》第十七回：『三十歲上就斷了弦，夫人沒了，而今兒花女花也無。』

〔二五〕求只求張良，拜只拜韓信——求人就要求像張良、韓信那樣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張良、韓信，見第一回注。明楊之炯《玉杵記》第十八齣：『自古道得好：求便求張良，拜便拜韓信。』

〔二六〕隨問——任憑；無論。本書第十一回：『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也辯不過他。』第十六回：『隨問把我做第幾個的也罷。』

〔二七〕囂段子——疏薄的劣質緞子。囂：薄。楊樹達《長沙方言續考》：『澆，通訓爲薄。今長沙謂布帛不堅致曰澆，

音囂。」《醒世姻緣傳》第八回：「你把那糊窗户的囂紗着上二匹，叫人看着，也還有些體面。」

〔二八〕一拳打倒——形容一下子就征服對方。

〔二九〕張主——做主；主持。明呂坤《呻吟語》：「天地全不張主，任陰陽；陰陽全不擺布，任自然。」《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二：「妾乃是賤輩。唯君家張主。」另有「主意」、「靠山」義，見後文。

〔三〇〕偏房——妾；側室。清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家族》：「偏房……謂妾也。」元楊顯之《酷寒亭》第二折：「俺哥哥才娶的偏房，新亡了正室。」

〔三一〕正房——正妻。正妻居正房，故稱。也稱「正室」。宋無名氏《張協狀元》第四齣：「丑：主門下不是正房生。末：是庶出？」明湯顯祖《牡丹亭》第四十齣：「活鬼頭還做了秀才正房，俺那死姑娘到做了梅香伴當。」

〔三二〕瞞天大謊——天大的謊話。《醒世恒言》卷二十五：「從没有見你恁樣說瞞天謊的祖師。」清李漁《奈何天》第七齣：「這瞞天大謊不是我說起的。」

〔三三〕媒妁——婚姻介紹人。《孟子·滕文公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集韵·藥韵》：「妁，媒也。」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十六：「男曰媒，女曰妁。」

〔三四〕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又作「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親」。指人的遇合（多指婚姻）靠緣分。《清平山堂話本·董永遇仙傳》：「豈不聞古人云：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明柯丹邱《荆釵記》第四十八齣：「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三五〕尺頭——衣料；緞疋。泛指可包括成衣。元施惠《幽閨記》第三十九齣：「老夫告回，即辦尺頭羊酒來作賀。」《紅樓夢》第二十一回：「一面又拿大紅尺頭給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裳。」

〔三六〕頭口——指騾馬等大牲畜。以其按頭數、牙口計值，故曰。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驢騾曰頭口。」《元朝秘史》卷七：「你後將蔑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

〔三七〕近邊——附近；旁邊。《大智度論·初品中住王舍城釋論》：「譬如毒草生處，近邊必有良藥。」

〔三八〕姑奶奶——祖父的姐妹。此處是媒婆降低一輩身分的稱呼。

〔三九〕覿面——見面。《爾雅·釋詁》：「覿，見也。」《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何前次相逢，覿面不認？」

〔四〇〕客位——待客的房間；客座。《水滸傳》第五十六回：「徐寧聽罷，教請湯隆進客位裏相見。」《儒林外史》第十九回：「匡超人聽見這話，忙請那人進到客位坐下。」

〔四一〕盒担兒——禮盒担子。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四：「盒担五擡，一錢。」

〔四二〕纏椶大帽——一種闊檐的遮陽涼帽。形似盔。明王圻《三才圖會·衣服門》：「纏椶帽，以藤織成，如冑。」

〔四三〕一撤——又作「衣撤」。即䙆繖。元人服裝質孫（亦作只孫）的漢譯名。也譯作一色衣。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九：「䙆繖，其制後襟不斷，而兩傍有擺；前襟兩截，而下有馬面褶，從兩傍起。」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史二》：「（寇天叙）每日帶小帽穿一撤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

〔四四〕鉤縧——帶有搭鈎的束腰絲帶。束緊後用搭鈎固定。宋戴侗《六書故·地理一》：「鈎帶有鈎，鈎帶者也。」

〔四五〕粉底皂靴——指朝靴。朝靴黑色，底邊以粉涂白，故曰。《儒林外史》第六回：「身穿圓領補服，腳下粉底皂靴。」

〔四六〕漏眼不藏絲——比喻没有有絲毫隱瞞。漏眼：漏洞。衣服有漏洞則纖維外露，藏不住絲。絲跟「私」諧音，指隱私。本書第八十五回：「此是裏邊與我的，漏眼不藏絲。」

〔四七〕架謊——又作「架誑」。從中構謊；捏造假話。本書第九十二回：「專一羅風賣雨，架謊鑿空。」

〔四八〕自恁——就那樣。《儒林外史》第十一回：「你自恁空身來走走罷了，爲甚么帶將禮來？」本書另有「本自」、「自然」等義，見後文。

〔四九〕隔從——血緣關系遠。從：同一宗族次於至親者，如叔、伯、堂兄弟等。又次者叫再從、三從。

〔五〇〕臭毛鼠——比喻惹人憎嫌的人。又作「臭老鼠」，見第八十九回。

〔五一〕生辰貴長——生日。泛指年節慶吊之日。元石子章《竹塢聽琴》楔子：「今日是小姐生辰貴降的日子，我與他上壽走一遭去。」

〔五二〕過——傳染。《古今小說》卷十六：「瘟病過人。」《紅樓夢》第五十一回：「不叫他在這屋裏，怕過了病氣。」

〔五三〕靴桶——靴子的筒狀部分；靴靿。《紅樓夢》第十七——十八回：「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取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折略節來。」

〔五四〕四時八節——泛指各種節日。四時：四季。八節：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周髀算經》卷下：「凡爲八節二十四氣。」趙嬰注：「二至者，寒暑之極；二分者，陰陽之和；四立者，生長收藏之始：是爲八節。」唐寒山詩：「四時周變易，八節急如流。」

〔五五〕照頭——跟從前一樣；照舊。

〔五六〕官銀——官方按標準成色鑄造的銀錠。

〔五七〕意小——心眼小；小氣。

〔五八〕先說斷，後不亂——事先說定，以後不會產生糾紛。唐樞《蜀籟》卷一：「先說斷，後不亂。」

〔五九〕四海——豪爽仗義，交際廣泛。《文明小史》第十八回：「這位四海兄是浦東絲廠裏的總帳房，最愛朋友，爲人極其四海。」

〔六〇〕下降——謂人前來己處的客套話。《拍案驚奇》卷十七：「恰好至期爲滿，得法師侵早下降便好。」《兒女英雄傳》第十九回：「既蒙官長下降，怎的不光明正大而來？」

〔六一〕插戴——定婚時男方送給女方的定禮。《醒世姻緣傳》第二十五回：「彼此來往通了婚事，又落了插戴。」參見本回注「插定」條。

〔六二〕門面屋——臨街開門的正面房屋。

〔六三〕門樓——上面有脊檐構造的院牆大門。明計成《園冶》卷一：「門樓，門上起樓，像城堞有樓以壯觀也。無樓亦呼之。」

〔六四〕照壁——院落的大門內或大門外起屏障作用的短牆。又稱影壁或照牆。《醒世姻緣傳》第九十八回：「你可在我們殿前壘一座照壁，我們可以方便。」

〔六五〕儀門——內院門。一般指大門之內的第二重正門。清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宮室》：「儀門：《文選·東京賦》：謻門曲榭。《在閣知新錄》：今府縣衙門有正門，有旁門，旁門即謻門，世俗作儀門。訛。按：今之衙門以二門爲儀門，仍中門，非旁門也。」元高文秀《誶范叔》楔子：「這是儀門前，且莫過去。」《紅樓夢》第三回：「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游廊悉皆小巧別致。」

〔六六〕紫牆——即子牆。院落內部比外圍牆矮些的內院牆。《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十二年》：「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

〔六七〕竹槍籬影壁——用削尖竹片編成的籬笆狀照壁。竹槍：以削尖的竹竿爲槍。《宋史·外國傳四·交阯》：「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

〔六八〕榴樹盆景——盆栽石榴樹。是北方庭院最常見的裝點。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京師五月，榴花正開，鮮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與夾竹桃羅列中庭，以爲清玩。榴竹之間，必以魚缸配之，朱魚數頭，游泳其中。幾於家家如此，故京師諺曰：天篷魚缸石榴樹，蓋譏其同也。」

〔六九〕臺基——傳統建築地面以上柱脚以下的磚石包砌部分。由磉墩、柱頂石、踏垛、欄杆及襯石等構成。

〔七〇〕靛缸——染布的染缸。舊式染業以蓼藍爲主要原料，加石灰浸泡成青色染液，稱藍靛，故染缸稱作靛缸。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三：「凡靛入缸，必用稻灰水先和，每日手執竹棍攪動，不可計數。」「天青色：入靛缸淺

染，蘇木水蓋。蒲萄青色：入靛缸深染，蘇木水深蓋。蛋青色：黃蘗水染，然後入靛缸。」

〔七一〕打布櫈——染坊整理布匹用的寬凳。也叫扯布凳。行話叫立馬。吳漢痴《切口大詞典·染色業》：『立馬：扯布櫈也。』

〔七二〕槅扇——飾有雕花格子的門扇。一對一對相連，可開關或拆卸。也用作亭閣的屏牆或室內的隔斷。《紅樓夢》第二十六回：『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

〔七三〕倒座客位——四合院建築坐南朝北的待客房間。因其朝向與正房相對，故稱倒座。倒坐一般在儀門之外的外院，用於起居或待客。《西游記》第八十三回：『只見有三間倒坐兒，近後壁卻鋪一張龍吞口雕漆供桌。』

〔七四〕水月觀音——觀音像的一種。做觀看水中月影狀。佛教傳說觀音菩薩有三十三種法相，觀水月是其中之一。見《法華經·普門品》。宋朱淑貞《偶得牡丹》：『自非水月觀音樣，不稱維摩居士家。』

〔七五〕善財童子——佛教傳說中觀音菩薩的侍童。因降生時種種珍寶自然涌出，故名善財。本爲福城長者的五百童子之一，後參拜五十三位善知識，得文殊菩薩傳授拂法，方成正果。見《華嚴經·入法界品》。《羅摩伽經》卷下：『爾時善財童子皆得見聞，善知解了諸奇特事。』

〔七六〕投箭高壺——投壺所用的箭壺。高頸圓腹，頸端有環狀雙耳（先秦時代無耳）。《禮記·投壺》：『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

〔七七〕福仁泡茶——即橄欖仁泡茶。橄欖因其主要產於福建，又稱福果。福仁與福人諧音，取吉祥意。

〔七八〕盞托——配套使用的茶盞和底托。《水滸傳》第四回：『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

〔七九〕簸籮——盛器。圓形或長圓形，以柳條或篾條編成。大小與深淺隨用途而各異。《紅樓夢》第七十一回：『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笸籮內。』

〔八〇〕染的——染匠；染坊工匠。

〔八一〕吊起頭——束髮成髻，表示成年。

〔八二〕搭剌子——旮旯子；角落。

〔八三〕大布——寬幅的土布。光緒《順天府志·物産》：「棉布：按用棉紗穿筬，上機織成。闊者曰大布，狹者曰小布。」《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八回：「又往下看去，見是孔陵蓍草，尼山石硯……其餘便是山東棉綢大布。」

〔八四〕布架子——染坊晾布用的架子。行話叫天平。吳漢痴《切口大詞典·染色業》：「天平：晾布之高架也。」

〔八五〕翠藍——像翠鳥羽毛那樣的鮮艷藍色。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三：「翠藍、天藍二色俱靛水分深淺。」

〔八六〕麒麟補子——綉有麒麟圖案的補子。補子：本是官員服裝上標識品級的徽飾，按品級不同，在官服胸背處綴補不同圖案的補子。麒麟是四品、五品官員與命婦所綴的補子圖案。這裏寫市井婦女所服，當是一種類似補子的圖案。

〔八七〕大紅——正紅；標準的紅色。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三：「大紅色：其質紅花餅一味，用烏梅水煎出，又用鹼水澄數次，或稻藁灰代鹼，功用亦同。澄得多次，色則鮮甚。」

〔八八〕寬襴——衣服邊緣處另鑲的寬邊。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後周武帝始令袍下加襴。」《金史·輿服志中》：「十五年制曰：袍不加襴，非古也。遂命文資官公服皆加襴。」

〔八九〕月殿——月宮。傳說爲奔月的嫦娥所居。參見第二回注「嫦娥」條。唐李咸用《雪》：「高樓四望吟魂斂，卻憶明皇月殿歸。」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第三折：「我這裏甫能見娉婷，比着月殿嫦娥也不恁般撐。」

〔九〇〕瑤階——玉石臺階。此處代指神仙所居之瑤臺。晉王嘉《拾遺記·昆侖山》：「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

〔九一〕貴庚——尊稱別人的年齡。庚：年齡。

〔九二〕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妻子比丈夫大兩三歲則家財興旺。是媒人爲促成女大男小婚姻

常用的套話。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三：『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若媒人之言：女大兩，黃金長；女大三，黃金山。則無稽之談矣。』《平妖傳》第二十二回：『常言道：妻大一，有飯吃；妻大二，多利市；妻大三，屋角攤。如今剛大兩歲，正是利市，發財旺夫。』

〔九三〕遍地金——用金綫在緞地上織出大團的花紋，如滿地鋪金，故名遍地金。也稱金寶地。參見第十四回注『織金』條。

〔九四〕托盤——端茶酒菜飯時承托杯盤碗盞的大盤。多爲木制。也用來盛禮物。《水滸傳》第二回：『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把上樓來。』

〔九五〕行禮——送聘禮。定下婚事後男方擇吉日送聘禮（俗稱彩禮）到女方家。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次後擇日送聘禮。預令媒氏以鵝酒，重則羊酒，道日方行送聘之禮。且論聘禮：富貴之家當備三金送之，則金釧、金鐲、金帔墜者是也。若鋪席宅舍，或無金器，以銀鍍代之……更言士宦，亦送銷金大袖、黃羅銷金裙、段紅長裙，或紅素羅大袖段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團冠、四時冠花、珠翠排環等首飾，及上細雜色彩段匹帛，加以花茶果物、團圓餅、羊酒等物，又送官會銀錠，謂之下財禮。』

〔九六〕做硬主媒——態度堅決地保媒。做硬：持堅決强硬態度。本書第七十四回：『你又求人，又做硬兒。』

〔九七〕搗謊——撒謊。本書第八十二回：『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

〔九八〕生理——活計；職業。《五代史平話·周史上》：『居民不安生理，劉知遠憂之。』元李行道《灰闌記》楔子：『匆匆發忿出家門，別尋生理度寒溫。』

〔九九〕房裏人——妾；小妻。《紅樓夢》第十六回：『說話時問姨媽，才知道是打官司的那小丫頭子，叫什么香菱的，竟給薛大傻子作了房裏人。』也作『屋裏人』。《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其實我究竟没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裏人。』

〔一〇〇〕四門親家——親家的親家。西門慶跟陳洪是親家，陳洪與提督楊戩是姻親，故西門慶與楊戩稱四門親家。

〔一〇一〕黃米麵棗兒糕——一種黏食。以水調黃米麵加棗蒸制而成。黃米：黍子去殼的子實，比小米稍大而色黃，故稱。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隨部》：『糜：黍之不黏者，色微黃；其黏者，北人謂之黃米，色深黃。』

〔一〇二〕艾窩窩——一種黏食。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五：『窩窩以糯米粉爲之，狀如元宵粉荔，中有糖餡，蒸熟，外糝薄粉，上作一凹，故名窩窩……茶館所制甚小，曰愛窩窩。相傳明世中宮有嗜之者，因名御愛窩窩，今但曰愛而已。』

〔一〇三〕插定——相親時男方把釵插在女方髮髻上，表示定下婚事。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釵插於冠髻中，名曰插釵。』《儒林外史》第二十七回：『老太家裏拿出四樣金首飾、四樣銀首飾來……交與沈天孚去下插定。』

〔一〇四〕已曾——已經。

〔一〇五〕早是——幸虧；幸好。元孟漢卿《魔合羅》第一折：『早是我那婆子着我拿着兩塊油單紙，不是都壞了。』《水滸傳》第三十六回：『早是不曾動手，爭些兒誤了我哥哥性命！』

〔一〇六〕大官人——也作『大官』或『大官兒』。尊稱別人的奴僕。參見第二回同條注。

〔一〇七〕推官——官職名。唐代設置，爲節度使、觀察使屬官，掌刑獄推問。後代沿置。《宋史·職官志七》：『幕職官：簽書判官廳公事、兩使防團軍事推判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掌裨贊郡政，總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長而罷行之……凡節度推判官從軍額，察推及支使從州府名……小郡推判官不并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明史·職官志四》：『府：知府一人，同知、通判無定員，推官一人……推官理刑名，贊計典。』

〔一〇八〕舉人——科舉考試鄉試合格者。《明史·選舉志二》：『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爲舉

人。』

〔一〇九〕小可——平常；普通。宋范仲淹《讓觀察使第一表》：『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并僞署觀察使之名。』《西游記》第二十六回：『就是游遍海角天涯，轉透三十六天，亦是小可。』

〔一一〇〕動不得秤——稱量已定，不能再移動法碼或秤砣。比喻事情已成定局，不能再爭衡改變了。

〔一一一〕潑皮——流氓；無賴。元李壽卿《伍員吹簫》第三折：『元來是怕媳婦的喬人，唬良民的潑皮。』《水滸傳》第六回：『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個嫌博不成才破落户潑皮。』

〔一一二〕做大——做正妻。《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一：『文姬是先娶的，須讓他做大。』另有『擺架子』義，見後文。

〔一一三〕做小——做妾。《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一：『這邊朱家又是官家小姐，料不肯做小。』《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因他有幾分顏色，從十七歲就賣與北門橋來家做小。』

〔一一四〕上頭——女子成年束髮插笄曰上頭。清梁章鉅《退庵隨筆·家禮一》：『女子至十四，則擇日爲蓄髮，謂之上頭。』又女子出嫁日結髮成髻，妓女初次接客後改梳髻，亦曰上頭。此處指婢女被扶爲妾，由梳鬟改爲梳髻。

〔一一五〕船多不礙路——船多不妨礙行路。比喻各不相干，互不妨礙。後文又作『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

〔一一六〕着緊——此處表示假設的讓步。即使；就算。

〔一一七〕挑販——販賣。本書第十七回：『此人專在縣中把攬説事，舉放私債，家中挑販人口。』

〔一一八〕打婦熬妻——虐待妻妾。熬：折磨；熬煉。

〔一一九〕裏言不出，外言不入——家裏的話不傳到外面去，外面的話不傳入家內來。本書第八十三回：『做奴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

〔一二〇〕三窩兩塊——指家庭成員關系復雜，分成幫派。《醒世姻緣傳》第四十四回：『膝下又没有三窩兩塊，只有一男一女。』

〔一二一〕眠花卧柳——指嫖妓宿娼。花柳：喻妓女。《紅樓夢》第四十七回：「（柳湘蓮）酷好耍槍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爲。」

〔一二二〕裏虛外實——內裏空虛而表面上殷實。猶如「外强中乾」。

〔一二三〕坑陷——傾害；用手段使受損害。《水滸傳》第六十九回：「我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萬萬的人。」也作「傾陷」。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一：「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

〔一二四〕倘來——意外得到或用不正當手段謀取。《莊子·繕性》：「物之儻來，寄者也。」成玄英疏：「儻者，意外忽來者耳。」《新唐書·紀王慎傳》：「況榮寵貴盛，儻來物也。」元秦簡夫《東堂老》第三折：「忠孝是立身之本，這錢財是倘來之物。」

〔一二五〕朝廷爺——皇帝的俗稱。《文選·朱浮〈爲幽州牧與彭寵書〉》：「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李善注：「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

〔一二六〕太僕寺——官署名。掌輿馬畜牧之事。《明史·職官志三》：「太僕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寺丞四人……卿掌牧馬之政令，以聽於兵部。少卿一人佐寺事，一人督營馬，一人督畿馬。寺丞分理京衛、畿內及山東、河南六郡孳牧、寄牧馬匹。凡軍民孳牧，視其丁產，授之種馬。牡十之二，牝十之八，爲一群。歲徵其駒，曰備用馬，齊其力以給將士。將士足則寄牧於畿內府州縣，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閱之。」

〔一二七〕馬價銀子——明初規定各地蓄馬以供邊備。成化四年（一四六八年）起，以南方不產馬，改徵銀，儲太僕寺常盈庫，稱馬價銀。嘉靖以後，皇帝多次動支馬價銀。《明實錄》卷二百三十六：「嘉靖十九年四月……宣府諸路墩臺宜修者一百二座……上詔出太僕馬價三萬兩給之。」

〔一二八〕裙帶上衣食——指婚姻關係帶來的生活環境。宋趙昇《朝野類要》卷三：「親王南班之婿，號曰西官，即所謂郡馬也。俗謂裙帶頭官。」元王子一《誤入桃源》第三折：「本是個神仙境界，錯認作裙帶衣食。」

〔一二九〕喪楚言——耗費口舌。喪：耗費；損失。楚言：傖俗之言。《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唐皎然《冬日天井西峰張煉師所居》：「仙鄉何代隱，鄉服言亦楚。」

〔一三〇〕婆子——妻子；老婆。元柯丹邱《荊釵記》第十三齣：「誰知我那婆子嫌貧愛富，定要嫁孫家。」《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一回：「只要你做了督辦，你的婆子也會這樣辦法。」另有「老年婦女」義，見後文。

〔一三一〕押担——押送禮擔。聘禮押擔應由新郎的父親擔任，或以伯、舅代父。本書沒有寫到西門慶本家的任何親長，押擔乃由外家的大妗子擔當。

〔一三二〕接茶——接受聘禮。聘禮必有茶，故聘禮又稱茶禮，因曰。《二刻拍案驚奇》卷九：「須得説是老孺人的親外甥，就在孺人家裏接茶出嫁的，方有門當户對的來。」《醒世姻緣傳》第五十四回：「童奶奶道：『還沒有接茶哩。』」

〔一三三〕做水陸——做水陸道場。全稱爲「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是一種規模較大的佛教法會，僧侶誦經施食，以救度水陸二界鬼衆苦惱。相傳起自梁武帝。元關漢卿《竇娥冤》第四折：「改日做個水陸道場，超度你升天便了。」

〔一三四〕燒靈——焚化靈位。服喪期滿，神主祔於先祖，供奉神主的几筵等物撤除焚化，曰除靈，亦曰燒靈。孀婦改嫁前將先夫靈位焚化，亦稱燒靈。

〔一三五〕閑漢——沒有固定職業的游民。或傭工，或幫閑。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子弟少年輩飲酒，近前小心供過，使令買物命妓，取送錢物之類，謂之閑漢。」《水滸傳》第二回：「高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閑漢柳大郎。」

〔一三六〕守備府——官署名。守備的衙署。參見第十二回注「守備」條。

〔一三七〕軍牢——軍卒和獄卒。泛指官府衙役。《紅樓夢》第一回：「丫鬟於是隱在門内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

對的過去。」

〔一三八〕業障——佛教指妨礙正道的諸惡業。業：罪業。障：障礙。前世之罪業即爲今生之障礙，故曰業障。比喻成爲負擔或累贅的人與事。清李漁《比目魚》第十二齣：「非是俺一鞭行色太匆忙，要急拋離這烏紗業障。」

〔一三九〕眼同——二人以上共同經眼。《清平山堂話本·刎頸鴛鴦會》：「遂喚原媒，眼同將婦罄身趕回。」《歧路燈》第一百二回：「只可惜二賢弟不在家，不能眼同交付。」

〔一四〇〕添羞臉——厚着臉皮不顧羞耻。添，「腆」的借字。漢揚雄《方言》卷十三：「腆，厚也。」元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三折：「腆着臉，看我兇他上祖。」《儒林外史》第四回：「腆着臉，拿着帖子去說。」

〔一四一〕溫克性兒——溫和蘊籍的性情。《詩經·小雅·小宛》：「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二本第一折：「他臉兒清秀身兒俊，性兒溫克情兒順。」

〔一四二〕失心兒——失心瘋；神經病。此謂心中有病。元賈仲名《蕭淑蘭》第三折：「離魂魄似失心，思昏沉悶圍愁浸。」《醒世恒言》卷二十二：「元禮魂飛魄喪，好像失心風一般。」

〔一四三〕鳳凰無實處不落——傳説鳳凰擇地而棲，不是實地不落。比喻沒有利益的事不幹。

〔一四四〕正頭香主——指嫡親的家庭成員。正頭：名分正式的。本族的正式成員才有資格拈香祭祖，故曰。《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二回：「這魏大哥是正頭香主，指望着娶過媳婦去侍奉婆婆，生兒種女。」

〔一四五〕油嘴——言辭油滑，油腔滑調。也指説話油滑的人。元無名氏《硃砂擔》楔子：「你怎麼信那些油嘴的話頭？」

〔一四六〕膫子——雄性外生殖器。元馬致遠《岳陽樓》第一折：「灌得肚兒脹，溺得膫兒疼。」《醒世姻緣傳》第六十七回：「送給他去也只是驢膫子上畫墨綫，沒處顯這道黑。」

〔一四七〕女生外向行——指女子出嫁後總是偏向夫家。語出漢班固《白虎通·封公侯》：「以男生内向，有留家之義；

女生外向，有從夫之義。」元無名氏《舉案齊眉》第二折：「女生外向，怎教我不着惱。」《廿載繁華夢》第十二回：「女生外向，故不能旺父母，只能旺夫家。」

〔一四八〕差遲——又作「差池」。差錯；意外。元高文秀《澠池會》第四折：「廉頗多有差遲，今日叩門負荊請罪。」《水滸傳》第八回：「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

〔一四九〕黃貓兒黑尾——比喻人前後行爲不一，表面一樣，背後又一樣。明馮惟敏〔朝天子〕《嘲誚》：「黃貓兒黑尾鬼胡伶，口兒裏無乾淨。」

〔一五〇〕花根——詈辭。花子根；乞丐坯子。花：花子；乞丐。

〔一五一〕粉嘴——白嘴。指空口白話之人。《西游記》第二十五回：「你這個童兒，年幼不知事體，就來亂罵，白口咀咒。」元無名氏《認金梳》第三折：「你正是個老粉嘴，没的說。」一說粉嘴指驢。

〔一五二〕騙口張舌——說假話，弄口舌。元無名氏《馬陵道》第四折：「你道是同心共膽，還待要騙口張舌。」元無名氏《漁樵記》第三折：「都是你這老蒜麻嘴，没空生有，說謊吊皮，片口張舌謅出來的。」

〔一五三〕淡扯——扯淡；胡說。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五：「又有諱本語而巧爲俏語者，如詬人嘲我曰滔牙……言胡說曰扯淡。」《醒世姻緣傳》第二回：「你没的扯淡，你認得我是誰？」

〔一五四〕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謂人不得好死。繩扛（杠）是抬棺入殮之具。不使繩扛即死不得所，不得善終。

〔一五五〕嚼舌頭——亂說；搬弄口舌。《紅樓夢》第一百三回：「小蹄子別嚼舌頭了！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去？」又作「嚼舌根」，見後文。

〔一五六〕焦尾巴——罵人没有後嗣，斷了香火。《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看鳳姑娘仗着老太太這樣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

〔一五七〕蒼根——詈辭。蒼頭根；奴才坯子。蒼：蒼頭；奴僕。

〔一五八〕强似——又作「强如」。勝過。元喬吉《揚州夢》第三折：「做一對好夫妻出入京華，不强似綠楊門外閑繫馬。」

〔一五九〕媽媽子——老婆子；妻子。《西游記》第九十七回：「那媽媽子聽見叫他小名，慌得跪倒磕頭道：『好老兒啊！這等大年紀還叫我的小名兒。』」另有「母親」、「老年女僕」義，見後文。

〔一六〇〕睡裏夢裏——又作「夢裏睡裏」。在睡覺、做夢的狀態中。比喻糊涂或不明其事。

〔一六一〕伴當——僕人；隨從。元高明《琵琶記》第十齣：「路上人問你，便説道是使喚的伴當。」《武王伐紂平話》卷上：「二人仗劍殺臣，臣縱馬而走，遂殺了伴當數人。」

〔一六二〕敢怒而不敢言——心中憤怒卻不敢説出。語出唐杜牧《阿房宮賦》：「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水滸傳》第三十二回：「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雖不滿意，敢怒而不敢言。」

〔一六三〕衣撒——即襬撒。見本回注「一撒」條。

〔一六四〕玉絛兒——有玉質環扣的束腰絲帶。

〔一六五〕做三日——婚儀之一。婚後第三日，男家親戚携禮到女家會親吃酒。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三日，女家送冠花、彩緞、鵝蛋，以金銀缸兒盛油蜜，頓於盤中，四圍撒貼套丁膠於上，并以茶餅鵝羊酒果物等合送去婿家，謂之送三朝禮也。」《天雨花》第十三回：「次日，魏家備盤盒來做三朝，丁家款待酒飯而去。」

〔一六六〕風吹列子——列子：戰國時鄭人，相傳他能御風而行。《莊子·逍遙游》：「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此處謂人飄然若成仙。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靜悄房櫳〔一〕獨自猜，鴛鴦失伴信音乖。
臂上粉香猶未泯，床頭楸面〔二〕暗塵埋。
芳容消瘦虛鸞鏡〔三〕，雲鬢蓬鬆墜玉釵。
駿驥不來勞望眼，空餘鴛枕淚盈腮。

話說西門慶自從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四〕，如膠似漆。又遇着陳宅那邊使了文嫂兒來通信〔五〕，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六〕，攢造〔七〕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三朝九日〔八〕，足亂了約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了兩遍。門首小廝常見王婆，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只說：『大官人不得閑哩！』婦人盼他急的緊，只見婆子回了婦人，婦人又打罵小女兒街上去尋覓。那小妮子〔九〕怎敢入他那深宅大院裏去，只在門首

趯探〔一〇〕了一兩遍，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又被婦人噦罵〔一一〕在臉上，打在臉上，怪他没用。便要教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那時正值三伏，天道十分炎熱。婦人在房中害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澡盆，要洗澡。又做了一籠夸〔一二〕餡肉角兒〔一三〕，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纊短衫，坐在小杌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嘴谷都〔一四〕的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悶悶不語，用纖手向腳上脱下兩隻紅綉鞋兒來①，試打一個相思卦〔一五〕，看西門慶來不來。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一六〕。有〔山坡羊〕爲證：

凌波羅襪〔一七〕，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娘〔一八〕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扠。他，不念咱；咱，想念他。想着簾兒私下，門兒悄呀〔一九〕②，空教奴被兒裏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二〇〕，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二一〕？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念戀他。

當下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見西門慶不來了，不覺困倦來，就歪在床上盹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來，心中正没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便問：『角兒蒸熟了③？拿來我看。』迎兒連忙拿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翻來覆去只數了二十九個，少了一個角兒。便問：『往那裏去了？』迎兒道：『我並没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

嬌態淫婦奴才！你害饞痨饞痞〔二三〕，心裏要想這個角兒吃？你大碗小碗呋搗〔二三〕不下飯去，我做下的孝順你來！』于是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跣剝〔二四〕去了身上衣服，拿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豬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下百數！』打的妮子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了？眼看着就是個牢頭〔二五〕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二六〕，今日往那裏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二七〕，放起他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皮臉〔二八〕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二九〕，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纔饒了他。

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妝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便，只見西門慶家小廝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的。婦人叫住他，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平日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嘗與他浸潤〔三〇〕，他有甚不是，在西門慶面前替他說方便，以此婦人往來熟滑〔三一〕④。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裏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他：『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三二〕，看我一看？想必另續上了一個心甜的姊妹，把我做個網巾圈兒——打靠後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得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裏丟我恁個半月，音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

是笑，不肯說，『有樁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不對他說便了。』玳安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由不的那裏眼中淚珠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便不對你說；對你說，便就如此。』婦人倚定門兒，長嘆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抛閃〔三三〕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另有前腔爲證：

喬才心邪〔三四〕，不來一月，奴綉鴛衾曠了三十夜。他俏心兒別，俺痴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舍。興，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了。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的〔三五〕也只在這兩日頭，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個字兒，等我替你捎去，與俺爹瞧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裏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三六〕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他若是問起你來這裏做什麼，你怎生回答他？』玳安道：『爹若問小的，只說在街上飲馬，六姨使王奶奶叫了我去，捎了這個柬帖兒〔三七〕，多上覆〔三八〕爹，好歹請爹過去哩。』婦人笑道：『你這小油嘴！到是再來的紅娘〔三九〕，倒會成合事兒哩。』說畢，令迎兒把卓上蒸下

的角兒裝了一碟兒，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四〇〕。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四一〕，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四二〕的耽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疊成一個方勝兒〔四三〕，封停當，付與玳安兒收了。『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走走，奴這裏來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粉團⑤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肐膳的帳〔四四〕；騎着木驢兒磕瓜子兒——瑣碎昏昏〔四五〕。』說畢，騎上馬去了。

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一般，那裏得個西門慶影兒來？看看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四六〕，盼一夜如半夏。等了一日，杳無音信；盼了多時，寂無形影。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旋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走走，去請他來。王婆道：『咱晚來，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四七〕往大官人宅上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來，肯誤了勾當！』當下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原來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款剔銀燈，睡不着，短嘆長吁，翻來覆去。

正是：得多少琵琶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個〔綿搭絮〕〔四八〕爲證：

當初奴愛你風流〔四九〕，共你剪髮燃香〔五〇〕，雨態雲蹤兩意投。背親夫，和你情偷。怕甚麼傍人講論，覆水難收〔五一〕。你若負了奴眞情，正是緣木求魚〔五二〕空自守。

又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傍定幃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爲仇天降災！

又

奴家又不曾愛你錢財，只愛你可意的寃家，知重知輕性兒乖。奴本是朵好花兒，園內初開；蝴蝶餐破，再也不來。我和你那樣的恩情，前世裏前緣今世裏該。

又

心中猶豫展轉成憂，常言婦女痴心，惟有情人意不周。是我迎頭，和你把情偷。鮮花付與，怎肯干休？你如今另有知心，海神廟裏和你把狀投〔五三〕！

原來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到天明，使迎兒：『過間壁瞧那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了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

且說那婆子，早辰梳洗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問門上：『大官人在家？』都說不知道。在對門牆脚下等不勾多時，只見傅夥計來開鋪子。婆子走向前來，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這早來問着我，第二個人也不知他。』說：『大官人昨日壽日，在家請客吃酒。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裏去了，一夜通沒來家。你往那裏尋他去。』這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抅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廝跟隨，吃的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有甚話說？』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

比及⑥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且喜。還虧老身去了，沒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得來了！』婦人聽見他來，連忙叫迎兒收拾房中乾淨，一面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帶酒半酣，進入房來，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來丟了，一向不來傍個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裏想起奴家來。還說大官人不變心哩！』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甚麼新娘子來？只因小女出

嫁⑦，忙了幾日，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就是這般話。』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再不外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五四〕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那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情意，生碗來大疔瘡〔五五〕，害三五年黃病〔五六〕，匾擔大蛆螬口袋！』婦人道：『賊負心的！匾擔大蛆螬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見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五七〕，替他放在卓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還不與他帶上着，試了風〔五八〕！』婦人道：『那怕負心强人〔五九〕陰寒死了，奴也不疼他！』一面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拏在手裏觀看。卻是一點油金簪兒〔六〇〕，上面鈒着兩溜子〔六一〕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六二〕』，卻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個唱的與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裏，不與他，說道：『你還不變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裏去了？卻帶着那個的這根簪子？』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吃酒醉了，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道：『你哄三歲小孩兒也不信。哥哥兒，你醉的眼花恁樣了，簪子落地下就看不見？』王婆在傍插口道：『大娘子，你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刺屎，出門交癩象⑧拌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近〔六三〕。』西門慶道：『緊自〔六四〕他麻犯〔六五〕人，你又自作耍〔六六〕。』婦人因見手中擎着一根紅骨、細洒金、金釘鉸〔六七〕川扇兒，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見扇兒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是那個妙人與他的扇子。不由分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

扯的爛了，說道：『這扇子是我一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今日纔拏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奚落〔六八〕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拏茶來，叫迎兒放下茶托〔六九〕，與西門慶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聒聒〔七〇〕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誤了勾當。老身廚下收拾去也。』

婦人一面分付迎兒房中放卓兒，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無非是燒鷄、熟鵝、鮮魚、肉酢、菓品之類。須臾安排停當，拏到房中，擺在卓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做下上壽的物事〔七一〕，用盤托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看：一雙玄色段子鞋，一雙挑綫〔七二〕密約深盟〔七三〕、隨君膝下〔七四〕、香草邊闌〔七五〕、松竹梅花歲寒三友〔七六〕、醬色〔七七〕段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七八〕永祥雲嵌八寶〔七九〕、水光絹〔八〇〕裏兒、紫綫帶兒、裏面裝着排草梅桂花兜肚〔八一〕，一根并頭蓮瓣簪兒〔八二〕。簪兒上鈒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并頭蓮，贈與君關髻〔八三〕。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摟過，親了個嘴，說道：『知你有如此一段聰慧，少有！』婦人教迎兒執壺，斟一杯與西門慶，花枝招颭，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迎兒打發王婆出去，關上大門，廚下坐的。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八四〕，暗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鬬碧⑨。僧投古寺，深林中嚷嚷鴉飛；客奔荒村，閭巷內汪汪犬吠。枝上子規〔八五〕啼

夜月，園中粉蝶戲花來。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如顛狂鷂子〔八六〕相似，盡力盤桓，淫慾無度。

常言道：樂極悲生〔八七〕，泰極否來〔八八〕。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從領了知縣書禮，離了清河縣，送禮物馱担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八九〕了箱馱，街上各處閑行⑩了幾日，討了回書〔九〇〕，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大路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卻淡暑新秋，路上水雨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在路上雨水所阻，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看哥哥。不免差了一個土兵，預先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了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也不久——只在八月內回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九一〕，然後逕奔來抓尋武大家。可可〔九二〕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關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與我就是了。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促促，騎上頭口，飛的一般去了。

這王婆拏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迎兒開了門，婆子入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匆匆有句話和你們說。如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武二差土兵寄了書來，他與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幾句

話兒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九三〕，早處長便〔九四〕。』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開⑪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九五〕。一面與婦人多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了；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了。武松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腳，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每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與大姐情深意海，不能相捨。武二那廝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么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了：幼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古來叔嫂不通門户〔九六〕。如今已自大郎百日〔九七〕來到，大娘子請上幾位衆僧來，把⑫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來，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廝回來，我自有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無些鳥事。』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正是人無剛骨，安身不牢。』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郎百日——請僧念佛燒靈；初八日晚，抬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拏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拏了數兩散碎銀錢、二斗白米齋襯〔九八〕，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昇天⑬，晚夕除靈〔九九〕。道人〔一〇〇〕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一〇一〕來，鋪陳道場〔一〇二〕，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排整理齋供〔一〇三〕。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響靈杵〔一〇四〕，打動鼓鈸，宣揚諷誦，咒演《法華經》〔一〇五〕，禮拜《梁王懺》〔一〇六〕。早辰發

牒〔一〇七〕，請降三寶〔一〇八〕，證盟〔一〇九〕功德，請佛獻供；午刻召亡施食〔一一〇〕。不必細說。

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一一一〕，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一一二〕拈香〔一一三〕僉字，證盟禮佛〔一一四〕。婦人方纔起來⑭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參拜。那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個都昏迷了佛性禪心，一個個多關不住心猿意馬〔一一五〕，都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一一六〕輕狂〔一一七〕，念佛號不知顛倒；維那⑮〔一一八〕昏亂，誦經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一一九〕，推倒花瓶；秉燭頭陀〔一二〇〕，錯拿香盒。宣盟表白〔一二一〕，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闍黎〔一二二〕，武大郎念爲大父。長老〔一二三〕心忙，打鼓錯拏徒弟手；沙彌〔一二四〕心蕩，磬搥打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一二五〕降不住。

那婦人佛前燒了香，僉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了。依舊陪伴西門慶做一處，擺上酒席葷腥來，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大官人，你到放心，由着老娘和那禿廝〔一二六〕纏。你兩口兒是會受用〔一二七〕！』

看官聽說：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懷不亂〔一二八〕的少。古人有云：一個字便是『僧』〔一二九〕，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個『鬼樂官』，四個字是『色中餓鬼』。蘇東坡又云：『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毒轉禿，轉禿轉毒〔一三〇〕。』此一篇議論，專說這爲僧戒行。

住着這高堂大廈、佛殿僧房，吃着那十方檀越〔一三一〕錢糧，又不耕種，一日三餐，又無甚事縈心，只專在這色慾上留心。譬如在家俗人，或士農工商，富貴長者，小相俱全，每被利名所絆，或人事往來；雖有美妻少妾在旁，忽想起一件事來關心，或探探瓮中無米，囤內少柴，早把興來没了，卻輸與這和尚每許多。有詩爲證：

色中餓鬼獸中狨〔一三二〕，壞教貪淫玷祖風〔一三三〕。
此物只宜林下看，不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這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裏。到午齋往寺中歇晌〔一三四〕回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裏飲酒作歡。原來婦人卧房正在佛堂〔一三五〕一處，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窗下水盆裏洗手，忽然聽見婦人在房裏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哼哼唧唧，恰似有人在房裏交姤一般。于是推洗手，立住了腳，聽勾良久。只聽婦人口裏嗽聲〔一三六〕呼叫西門慶：『達達〔一三七〕，你休只顧碎打〔一三八〕到幾時？只怕和尚來聽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在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秃廝聽了個不亦樂乎〔一三九〕。落後衆和尚都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道婦人有漢子在屋裏，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四〇〕。臨佛事完滿，晚夕送靈化財〔一四一〕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一四二〕，換了一身艷衣服，在簾裏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一四三〕。王婆吕將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秃冷眼瞧見簾子裏，一個

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立，想起白日裏聽見那些勾當，只個亂打鼓撺鈸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一四四〕刮在地下，露見青旋旋〔一四五〕光頭，不去拾，只顧撺鈸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一四六〕也燒過了，還只個撺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一四七〕蓋子上没燒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一四八〕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王婆說⑯：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笑的去了。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證：

淫婦燒靈志不平，和尚竊壁聽淫聲。
果然佛道能消罪，亡者聞之亦慘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紅綉鞋兒 『鞋』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②簾兒私下，門兒悄呀 『簾』原作『門』，『門』原作『簾』，據《雍熙樂府》改。
③熱 原作『熱』，參考崇禎本改。
④熱滑 『熱』原誤作『就』，參考崇禎本改。
⑤粉團 『粉』原作『糞』，參考崇禎本改。
⑥比及 『及』下原有一『時』字，參考崇禎本删。

⑦小女 「小」原誤作「少」，參考崇禎本改。

⑧癩象 「癩」原作「攋」，酌改。

⑨鬬碧 「鬬」原作「閑」，酌改。崇禎本作「同碧」。

⑩閑行 「行」原誤作「門」，參考《水滸傳》改。

⑪分開 「開」原誤作「門」，據第九十五回重文改。

⑫把 原作「抱」，參考崇禎本改。

⑬昇天 「昇」原作「升」，酌改。

⑭起來 「來」字原無，參酌崇禎本補。

⑮維那 「那」原作「摩」，參考《水滸傳》改。

⑯王婆 崇禎本作「乾娘」。

【註釋】

〔一〕房櫳——房間。櫳：窗欞。《文選·張協〈雜詩〉之一》：「房櫳無行迹，庭草萋以綠。」唐王維《桃源行》：「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鷄犬喧。」

〔二〕楸面——指圍棋棋盤。圍棋盤多用楸木制成，故詩文常以楸代棋盤。唐李洞《對棋》：「側楸敲醒睡，片石夾吟詩。」宋陸游《自嘲》：「遍游竹院尋僧語，時拂楸枰約客棋。」

〔三〕鸞鏡——有鸞鳥紋飾的銅鏡。傳說古代罽賓國王獲一鸞鳥，三年不鳴，在鏡中見到自己的身影，一鳴而絕。見南朝宋范泰《鸞鳥詩序》。後因以鸞鳥爲鏡飾。唐秦韜玉《咏手》：「鸞鏡巧梳勻翠黛，畫樓閑望擘珠簾。」

〔四〕燕爾新婚——歡樂新婚。燕：安樂。語出《詩經・邶風・谷風》：「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元關漢卿《裴度還帶》第四折：「狀元下馬就親，洞房花燭，燕爾新婚。」

〔五〕通信——婚儀之一。古稱「請期」，即請女方擇定成婚日期。實際上男家已卜定吉日，只是通知女方，故後俗稱「告期」或稱「通信」。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三：「鄉人謂納采曰下定，又曰下茶。謂納吉曰通信，又曰送吉期。」

〔六〕促忙促急——也作「促急促忙」。因時間緊迫而匆忙急促。《水滸傳》第三十四回：「正要將息人强馬壯，不在促忙。」

〔七〕儹造——趕製。儹，通「趲」，趕緊。《水滸傳》第八十九回：「一面儹造雷車已了，裝載法物，推到陣前。」

〔八〕三朝九日——泛指婚儀的各項活動。三朝即做三日（參見第七回該條注）。九日指做單九、做雙九等活動。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其兩新人於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門禮，女親家廣設華筵，款待新婿，名曰會郎……女家或於九朝內，移廚往婿家致酒，謂之暖女會。」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婦家以飲食供送其女，或加服飾酒禮，遍拜婿之諸親，隨時舉會，號曰做三朝，曰做單九，曰做雙九。」

〔九〕小妮子——少女的賤稱。宋戴侗《六書故・人二》：「今又謂婢曰妮。」清翟灝《通俗編・婦女》：「今山左目婢曰小妮子。」元關漢卿《竇娥冤》第一折：「美婦人我見過萬千向外，不似這小妮子生得十分憊賴。」

〔一〇〕踅探——往來探看。本書第三十回：「又走來角門首踅探。」

〔一一〕噦罵——連唾帶罵。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人即之，或咄咄噦罵，至以瓦礫詬群兒。」

〔一二〕籠夸——籠籭。夸：扁平的盛器。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值四十萬。」

〔一三〕角兒——餃子。一種用圓形面片做皮，裹餡後折疊捏合成有角的半圓形的食品。蒸食或煮食。明張自烈《正字通・食部》：「水餃餌即段成式食品湯中牢丸，或謂之粉角。北人讀角如矯，因呼餃餌，譌爲餃兒。」清蒲松齡

《聊齋志異·司文郎》：『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咱而甘之。』

〔一四〕嘴谷都——撅起嘴的樣子。元關漢卿《陳母教子》第二折：『無語低頭，嘴碌都的恰便似跌了彈的斑鳩。』《醒世姻緣傳》第三回：『家堂上香也不曾燒得，大家嘴谷都在床炕上，各自睡了。』

〔一五〕相思卦——因思念情人而卜其歸期或約期的卦。又名占鬼卦。

〔一六〕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遇見人不敢大聲說出心中所思，只能暗地裏用錢幣占問遠行親人的歸期。卜金錢：以擲錢幣視其正反排列占卜。語出唐于鵠《江南曲》：『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一七〕凌波羅襪——指女子纖足。語出三國魏曹植《洛神賦》：『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按：這兩曲〔山坡羊〕見於《雍熙樂府》卷二十『雜曲』部。曲牌作〔山坡裏羊〕，題目爲《思情》。原曲共四首，此爲第二首和第三首。〔山坡裏羊〕即〔蘇武持節〕，屬北曲〔中呂宮〕。

〔一八〕些娘——一點點兒。娘：詞綴，無實義。元張可久〔齊天樂過紅衫兒〕《湖上書所見》：『笑指梅香罵，檀口些娘大。』元無名氏〔醉中天〕《咏鞋》：『半折些娘大，着眼柳條兒比下，實實不耍。』

〔一九〕呀——虛掩。元無名氏〔塞鴻秋〕：『冥冥悄悄款把門兒呀，潛潛等等立在花陰下。』通常寫作『亞』、『椏』等。元朱庭玉〔青杏子〕《歸隱》：『塵事遠狂交疏人情寡，終朝把草堂門亞。』元李子昌〔梁州令〕：『春晝永朱扉半椏，東風靜湘簾低掛。』

〔二〇〕烟花——指妓女。元無名氏《貨郎旦》第四折：『早將一個潑賤的烟花娶過來。』《警世通言》卷二十四：『奴是烟花，出身微賤。』

〔二一〕眉兒淡淡教誰畫——暗用張敞畫眉之典。《漢書·張敞傳》：『（敞）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後以此指夫妻恩愛狎昵。此言情郎不來，無人爲之畫眉。

〔二二〕饞痨饞痞——比喻嘴饞到極點。痨（結核病）和痞（腫塊）都是頑症。《儒林外史》第六回：『那掌舵駕長害

饞癆，左手把着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

〔二二三〕咮搗——貪婪地吃喝。元武漢臣《老生兒》楔子：「你那窮弟子孩兒，一世不能勾長俊的，與你噇膿搗血將去。」《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只買了豬頭肉、飄湯燒餅，自己搗嗓子。」

〔二二四〕跣剝——剝光衣服。跣：光着腳。《醒世姻緣傳》第二十九回：「將那張醉翁椅子抬到閣下大殿當中檐下，跣剝得精光，四腳拉叉睡在上面。」

〔二二五〕牢頭——獄卒頭。此指把打罵視作尋常的人。《說岳全傳》第六十四回：「歐陽從善與這些牢頭禁子猜拳行令，直吃到更深。」

〔二二六〕輕學重告——添油加醋地學舌告狀。《飛龍全傳》第四十回：「嫂嫂必定輕言重告，說我生事打人了。」

〔二二七〕小衣——內褲；褲子。清梁同書《頻羅庵遺集》卷十四：「俗呼袴曰小衣。」《急就篇》卷二：「襌衣蔽膝布母緍。」宋王應麟補注：「布母緍，小衣也，猶犢鼻耳。」

〔二二八〕皮臉——厚臉皮。多用來形容人沒羞恥。元劉唐卿《降桑椹》第一折：「我兩個一生皮臉無羞恥，油嘴之中俺爲祖。」《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五回：「舍着俺兩個的皮臉替狄大爺做去。」

〔二二九〕舒着臉——伸着臉。《說文·予部》：「舒，伸也。」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牆頭記》：「半夜轉了腿肚子，腳頭冰涼舒不開。」

〔二三〇〕浸潤——沾染。比喻私相狎昵。《警世通言》卷十九：「誰知浸潤之間，太真與祿山爲亂。」清和邦額《夜譚隨錄》卷四：「女雖無言，而顏色甚適，因思姑去，可以浸潤矣。」

〔二三一〕熟滑——熟悉，因習慣而自然。《警世通言》卷三十：「那女兒所事熟滑。」《醒世姻緣傳》第四十五回：「再待幾日，熟滑下來，只怕你留他住下，他還不住下哩。」

〔二三二〕傍個影兒——露一下面。《醒世姻緣傳》第四十四回：「那親戚朋友們都往那裏尋他，通也沒人再往這裏傍

影。』《歧路燈》第二十七回：『我是你一個娘舅，一年多没見，你通不來傍個影兒。』

〔三三〕拋閃——同『撇閃』。見第六回該條注。元關漢卿《金綫池》第四折：『擔閣的男游別郡，拋閃的女怨深閨。』《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得官不得官，早早回來，休拋閃了恩愛夫妻。』

〔三四〕喬才心邪——此曲亦見於《雍熙樂府》卷二十，跟前面兩首〔山坡羊〕曲同一題目，是四首曲中的第一首。喬才：狡狙的家伙。明徐渭《南詞敘錄》：『喬才，狙詐也，狡獪也。』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三：『凡輕儇挑達少年曰趫才。』此處用作昵稱。

〔三五〕怕不的——表示推測。恐怕；也許。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第四折：『那吃敲才怕不口裏嚼蛆。』《醒世姻緣傳》第十九回：『怕不的他那鞋你也穿的。』

〔三六〕上壽——祝壽。《後漢書·明帝紀》：『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李賢注：『壽者人之所欲，故卑下奉觴進酒，皆言上壽。』元石子章《竹塢聽琴》楔子：『今日是小姐生辰貴降的日子，我與他上壽走一遭去。』

〔三七〕柬帖兒——寫有簡單文字用於通事的紙片。元白樸《牆頭馬上》第一折：『張千，將這簡帖兒與那小姐去。』《花月痕》第十三回：『荷生將柬帖兒遞給青萍。』

〔三八〕上覆——上稟；奉告。元喬吉《金錢記》第一折：『煩你與小生在那嬌娘根前道個上覆咱。』《三國演義》第六十七回：『上覆魏公，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

〔三九〕紅娘——唐元稹《鶯鶯傳》、金代諸宮調《董解元西廂記》及元雜劇《西廂記》裏的人物。女主人公崔鶯鶯的婢女，爲促成張生與鶯鶯的親事出過很多力。

〔四〇〕寄生草——曲牌名。屬北曲〔南呂宮〕。字數定格是三、三、七、七、七、七、七，共七句。明清流行的同名小曲即由此變化而來。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

化、治後，中原又行〔瑣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紋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

〔四一〕將奴這知心話——此曲見於《雍熙樂府》卷十九『雜曲』部，題爲《相思》。原曲共四首，此爲第四首。四、五兩句原作『夜深潛立荼蘼下，露苔冰透凌波襪。』

〔四二〕没打弄——没法打發；無可排遣。

〔四三〕方勝兒——相交的雙菱形。象征兩心相連。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一折：『不移時，把花箋錦字，疊做個同心方勝兒。』《警世通言》卷二十三：『樂和將此詩題於桃花箋上，摺爲方勝。』

〔四四〕賣粉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肐胆的帳——歇後語。粉團：一種沾有芝麻的丸狀食品，歇『冤(圓)屈麻飯』。麻飯：與『麻煩』諧音，指麻煩人。敲板兒：即敲擊竹板，是叫街的響器；蠻子：對南方人的蔑稱。『敲板兒』歇『肐胆』，因爲打竹板發出『肐胆』『肐胆』的響聲（今北方猶稱打的竹板爲『呱噠板』，亦擬其聲）。『肐胆帳』即『疙瘩帳』，指攪和不清的關係或問題。全句是說賣粉團的北方人和敲竹板走街的南方人撞到一起，一方賣『圓曲麻飯』，一方敲竹板『肐胆』『肐胆』地響，所以歇『冤屈麻飯肐胆的帳』，謂潘金蓮冤人纏人麻煩人。

〔四五〕騎着木驢兒磕瓜子兒，瑣碎昏昏——歇後語。木驢兒：剮人的刑具，行刑前把犯人綁在木驢上示衆。騎上木驢將被處死還嗑瓜子兒，豈不是昏頭昏腦，故歇『昏昏』。瑣碎：字面指瓜子皮滿地狼藉的樣子，是『磕瓜子兒』的歇後。瑣碎又有麻煩人、攪纏人的意思。《醒世恒言》卷三十二：『千狀百態，不知有多少魔頭出來瑣碎。』這句歇後語謂潘金蓮麻煩得人昏頭昏腦。

〔四六〕挨一日似三秋——形容心情焦急，恨時光難過。三秋：三個月。語本《詩經·王風·采葛》：『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四七〕侵早——天剛亮；清早。清翟灝《通俗編》卷三：『侵早即凌晨之謂。』唐杜甫《贈崔十三評事公輔》：『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

〔四八〕綿搭絮——曲牌名。屬南曲〔越調〕，字數定格爲七、四、六、三、四、四、四、四、七，共九句。

〔四九〕當初奴愛你風流——以下四支曲子載《雍熙樂府》卷十五『南曲小令』部，題作《思情》。原曲共有七支，此處選用其中的第五、二、三、六四支。

〔五〇〕剪髮燃香——剪髮贈人，燃香灸體。是女子盟情的手段。

〔五一〕覆水難收——倒掉的水難於再收回來。比喻破裂的關係難以再復原。《後漢書·何進傳》：『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又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八：『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去。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

〔五二〕緣木求魚——爬上樹去找魚。比喻行爲與願望相違或願望落空。語本《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五三〕海神廟裏和你把狀投——指王魁在海神廟起誓後負心之事。王魁：宋人，下第後在山東萊州遇妓女敫桂英，兩情交好，桂英備資送王魁赴選。『魁將告行，桂曰：「州北有望海神，我與君對神痛誓，各表至誠而別。」魁忻然諾之，乃共到祠下。魁先盟曰：「某與桂英情好相得，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神若不誅，非靈神也，乃愚鬼耳！」』後王魁考中狀元，負約另娶。桂英告神後自裁，化作厲鬼，活捉王魁對誓。見宋羅燁《醉翁談錄》卷二。

〔五四〕旺跳——生命力旺盛；活蹦亂跳。《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七回：『你只指着你那旺跳的身子說兩個誓，我就罷了。』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姑婦曲》：『旺跳的勝兒一旦死，指望女兒來送終。』

〔五五〕疔瘡——惡性小瘡。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丁瘡候》：『疔瘡者，風邪毒氣於肌肉所生也……初起時突起如丁

蓋，故謂之疔瘡。」《水滸傳》第五十三回：『今後但吃葷，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

〔五六〕黃病——肝膽病變引起的周身皮膚發黃之症。

〔五七〕瓦楞帽兒——一種棕結的涼帽。由四塊瓦狀的帽盔組成，帽盔相摺處凸起成楞，故曰瓦楞帽。帽上有頂，可飾紅纓或緯綫。本是元人冠式，明初規定生員使用，嘉靖後市民亦用。《儒林外史》第一回：『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頭戴瓦楞帽。』

〔五八〕試了風——被風吹着；受了風。

〔五九〕强人——强盜。《武王伐紂平話》卷中：『行經數日，前到華州山下，忽有數千强人，捉住姜尚。』

〔六〇〕一點油金簪兒——簪頂鍍油金的簪子。宋陳元靚《事林廣記》續集卷八：『鍍油金法：膽礬半兩，鷄屎礬半兩，晉礬半兩，合研輕飛過，入硇砂三銖，信土一兩，赤土二兩，衮合更研將及分數者。金打成薄片，用前件藥水調拌金片上，炙乾。更搽勻炙乾，掇以牛糞灰，一片片隔住，大火一煅，取出溫湯洗過是也。』

〔六一〕兩溜子——兩行；兩排。《紅樓夢》第三回：『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

〔六二〕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這是兩句描寫春游情景的詩。詩中嵌有書中人物孟玉樓的名字，故孟玉樓鈒在自家的金簪上。這兩句詩又見於《李師師外傳》、《清平山堂話本·西湖三塔記》、《水滸全傳》第一百零一回、《醒世恒言》卷三十一等。《解學士詩》謂出自李白詩。後一句還見於《全元散曲·水仙子過折桂令·行樂》等書。

〔六三〕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刺屎，出門交癩象拌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近——歇後語。癩象：大象。山東等地稱象爲癩象。能看見四十里外的蜜蜂拉屎，卻看不見身邊的大象，故歇『覷遠不覷近』。

〔六四〕緊自——又作『緊着』。强調已有的條件。本來就；本自。《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五回：『捨着俺兩個的皮臉替大爺做去，緊子冬裏愁着没有棉褲襖合煤燒哩。』

〔六五〕麻犯——糾纏使不安寧。本書第十二回：「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

〔六六〕作耍——開頑笑。元無名氏《桃花女》楔子：「你這婆婆，怎麼說我作耍？」《水滸傳》第四回：「和尚，你真個也是作耍？」

〔六七〕釘鉸——鉚釘；銷釘。此指折扇扇骨底端的銷釘。明張自烈《正字通·金部》：「今凡刀柄、鞍首皆有釘鉸。」

〔六八〕奚落——嘲諷；譏誚。明湯式〔新水令〕《送王姬往錢塘》：「則被你紫雲娘奚落殺白衣士。」《紅樓夢》第八回：「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

〔六九〕茶托——承托茶盞的器物，類似矮腳小盤。清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什物》：「《演繁錄》：茶托子始於唐崔密女，前世未有也。按：茶托子或有無底者，亦可作茶囊子。」參見第七回注「盞托」條。

〔七〇〕聒聒——斗嘴；絮叨。明璩昆玉《古今類書纂要》：「聒聒：言語多，耳邊不安靜。」《水滸傳》第八回：「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咭咶。」《拍案驚奇》卷二十六：「兩個人常自聒聒聒聒的一番，我也不知一個清頭。」

〔七一〕物事——物品；東西。宋程顥、程頤《二程語錄》卷十二：「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三：「這書房往日嘫曾來，不曾見這般物事。」

〔七二〕挑綫——刺綉技法。用彩色雙股合捻綫越過數根紗扎成花。又稱灑綫。

〔七三〕密約深盟——雙關語。字面指刺綉針法深密，暗寓男女密結盟好。

〔七四〕隨君膝下——雙關語。字面指護膝繫於膝下，暗寓妾身隨君之意。

〔七五〕香草邊闌——紉有香草莖的邊欄。邊欄：沿織物周邊或底邊織綉的連續圖案。紉入香草，使具香氣，又寓美人芳草之意。

〔七六〕松竹梅花歲寒三友——指護膝上綉有松、竹、梅圖案。松、竹、梅冬季不凋，稱爲歲寒三友。宋葛立芳〔滿庭芳〕《和催梅》：「梅花，君自看，丁香已白，桃臉將紅，結歲寒三友，久遲筠松。」本書寓恩情經久不歇之意。

〔七七〕醬色——絳色；大紅色。《說文·糸部》：「絳，大赤也。」護膝：見第二回同條注。

〔七八〕潞紬——山西潞安州出產的名品絲綢。

〔七九〕永祥雲嵌八寶——圖案名。祥雲：象征祥瑞的彩雲。此指以雲形圖案爲底。嵌八寶，即在雲形圖案中綉入八種吉祥寶物的圖案，如方勝、寶瓶、元寶、火珠等。

〔八〇〕水光絹——表面有水紋條的碾光絹。

〔八一〕兜肚——兜裹腹部的菱形布片。有帶，分別系於頸後與背後。又稱「兜兜」。清高靜亭《正音撮要》卷三：「兜兜：兜肚。」又卷二：「兜兜：護肚。」《紅樓夢》第三十六回：「瞧他手裏的針綫，原來是個白綾紅裏的兜肚。」

〔八二〕並頭蓮瓣簪兒——簪頂爲並頭蓮樣的簪子。並頭蓮：並生於同一莖上的雙朵蓮花。也叫「並蒂蓮」。清陳淏子《花鏡·荷花》：「並頭蓮，紅白俱有，一幹兩花。」「蓮」跟「憐」諧音，比喻相愛的男女或夫妻，寓並頭相憐（愛）之意。

〔八三〕關髻——綰住髮髻。關：通「綰」，把頭髮挽起用簪子別住。「關髻」與「關己」諧音，寓「關心自己（我）」之意。

〔八四〕密雲迷晚岫——這段韵文又見於《水滸傳》第三十七回。「僧投古寺」以下四句，《水滸傳》作「疏林古寺，數聲鐘韵悠揚；小浦漁舟，幾點殘燈明滅。」

〔八五〕子規——鳥名。杜鵑的別稱。宋陸佃《埤雅·釋鳥》：「杜鵑，一名子規。」

〔八六〕鷂子——猛禽名。雀鷹的俗稱。形體似鷹而小，背灰褐色，腹白帶赤。常在空中上下盤旋翻飛，故以「顛狂鷂子」形容輕狂男女。

〔八七〕樂極悲生——歡樂到極點就會發生悲傷的事。語本《淮南子·道應訓》：「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元宮天挺

《范張鷄黍》第四折：「可正是樂極悲生，今日個泰來否往。」

（八八）泰極否來——好運到極點就會轉成厄運。泰、否都是卦名，泰卦爲乾下坤上，上下交通之象；否卦爲坤下乾上，天地不交之象。泰則順，否則塞。通常說「否極泰來」。漢趙曄《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時過於期，否終則泰。」唐白居易《遺懷》：「樂往必悲生，泰來猶否極。」

（八九）交割——交付並結清手續。元秦簡夫《東堂老》第四折：「我存下這一本帳目，是你那房廊屋舍、條凳椅桌……我如今一一交割。」

（九〇）回書——回覆的書信或文書；回信。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回：「寫了一封回書，交給帳房。」

（九一）稟帖——下級向上級報告事情的簡單文書。《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因把他這些話，又寫了一個稟帖，稟按察使。」

（九二）可可——恰恰；偏巧。元武漢臣《生金閣》第一折：「今日買賣十分苦，可可撞見大官府。」《水滸傳》第九十四回：「唐斌那枝箭，可可地射着一個軍卒右股。」

（九三）遲滯——拖延耽擱。《警世通言》卷十七：「請馬相公到此讀書應舉，不可遲滯。」

（九四）長便——長久而穩妥的辦法。元徐元瑞《吏學指南·詳恕》：「長便：謂久有利益也。」金《劉知遠諸宮調》第一：「早離西房，便爲長便。」又作「常便」。《水滸傳》第三十三回：「只恐劉高那廝不肯與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個常便。」

（九五）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形容人被突然的消息或情景驚得透心涼。頂梁骨：頭蓋骨；顱骨。又作「頂陽骨」、「頂門骨」。《水滸傳》第三十一回：「驚得面面廝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儒林外史》第二十回：「話說匡超人看了款單，登時面如土色。真是：分開兩扇頂門骨，無數涼水

澆下來。」

〔九六〕叔嫂不通門户——小叔與嫂子互不往來。語本《禮記·曲禮上》：「嫂叔不通問。」

〔九七〕百日——指人死後整一百天。是日舉行較大的祭祀法事。祭畢，孝眷可除去重孝。《北史·外戚傳》：「又詔自始薨到七七，皆爲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紅樓夢》第六十五回：「爺在家廟裏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家。」

〔九八〕齋襯——施舍給僧道的錢糧等物。齋：施飯。襯：梵語達襯拏Daksinā的省譯，意爲施財。字或寫作「嚫」或「儭」。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社會》：「奉佛則有上天竺寺光明會，皆城内外富家助備香花燈燭，齋襯施利。」《水滸傳》第四十五回：「待節下，又帶挈他去看經，得些齋襯錢。」

〔九九〕除靈——即燒靈。見第七回注「燒靈」條。《中華全國風俗志·浙江·海寧風俗記》：「魂亭俗例不得過第三冬至，必須撤去，謂之除靈，又曰化座。除靈之日，上午鋪設尚白，仍爲喪事；下午一律易吉，懸燈結彩，仿佛喜事。」

〔一〇〇〕道人——火工道人。寺院中做雜活的傭工。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八：「少艾者，僧三寵下次，則皆道人所有。」《京本通俗小説·菩薩蠻》：「可常作了辭世頌……結跏趺坐圓寂了，道人報與長老知道。」

〔一〇一〕經担——盛裝佛經及法事用品的擔子。《水滸傳》第四十五回：「只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

〔一〇二〕道場——佛教做法事的場所；法會。《紅樓夢》第六十三回：「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買珍。」

〔一〇三〕齋供——齋僧的飯食。

〔一〇四〕靈杵——僧人法器。爲一端有鈴的短木棍。也作「鈴杵」。《水滸傳》第四十五回：「那海闍黎越逞精神，搖着鈴杵，念動真言。」

〔一〇五〕法華經——佛經之一。全稱爲《妙法蓮華經》。敘述釋迦牟尼現種種化身，說微妙法，宣傳聲聞、緣覺、菩薩三乘歸宗於佛乘的理論。

〔一〇六〕梁王懺——懺法名。全稱爲《慈悲道場懺法》。元釋覺岸《釋氏稽古略》卷二：「梁（武）帝初爲雍州刺史時，夫人郗氏性酷妒。既亡，至是化爲巨蟒入後宮，通夢於帝求拯拔。帝閱佛經爲制《慈悲道場懺法》十卷，請僧懺禮。夫人化爲天人，空中謝帝而去。其懺法行於世，曰梁皇懺。」梁皇懺是僧徒最常用的超度懺法。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二本第二折：「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皇懺。」

〔一〇七〕發牒——法事活動之一。將寫有所請神仙名號的牒文焚化，或逐一念誦所請神仙的名字，使降臨道場。《水滸傳》第四十五回：「只見海闍黎同一個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闍黎，搖動鈴杵，發牒請佛。」

〔一〇八〕三寶——佛教語。指佛（佛祖）、法（教義）、僧（僧衆）。宋釋道誠《釋氏要覽》卷中：「三寶：謂佛、法、僧。」

〔一〇九〕證盟——法事活動之一。請神驗證盟約。《水滸傳》第四十五回：「少間，證盟已了，請衆人和尚就裏面吃齋。」

〔一一〇〕召亡施食——法事活動之一。念經召請亡者靈魂，使勿入迷途，並設食普饗水陸一切鬼魂。《水滸傳》第四十五回：「海闍黎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參禮三寶。」

〔一一一〕齋戒——祭祀前沐浴更衣，戒酒戒葷，以示誠敬。《孟子·離婁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太上虛皇天尊四十九章經》：「齋戒者，道之根本，法之津梁。子欲學道，清齋奉戒，念念正真，邪妄自泯。」

〔一一二〕齋主——做法事的主人或布施僧道的人。《楞嚴經》卷一：「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爲齋主。」

〔一一三〕拈香僉字——法事活動之一。拈香：上香；焚香。《花月痕》第五回：「到了山門，便有齋婆迎接上殿拈

香。」僉字：在拜懺文書上簽名。

〔一一四〕禮佛——拜佛，向佛祖禮拜。《南史·張暢傳》：「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

〔一一五〕心猿意馬——佛教比喻凡心躁動，如猿馬般難以控制。語本《維摩經·香積佛品》：「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唐釋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願托慮於禪門，澄心於定水，制情猿之意躁，繫意馬之奔馳。」《敦煌變文集·維摩詰經講經文》：「卓定深沉莫測量，心猿意馬罷顛狂。」

〔一一六〕班首——班列之首。此指僧院的首座。僧侶在僧寺的位置以受戒先後爲次序。位置最尊的稱爲首座或上座，由住持聘請年高德劭的尊宿擔任。宋釋贊寧《僧史略》卷中：「首座之名，即上座也。居席之端，處僧之上，故名。」

〔一一七〕班首輕狂——這段韵文又見於《水滸傳》第四十五回。「武大郎念爲大父」，《水滸傳》作「王押司念爲押禁」，後面還有「動鐃的望空便撇，打鈸的落地不知。敲鈷子的軟作一團，擊響磬的酥作一塊。滿堂喧哄，繞席縱橫」六句，《金瓶梅》無。

〔一一八〕維那——僧職名。寺院三綱之一，管理僧衆庶務，位於首座、寺主之下。維：綱維。那：梵語羯磨陀那Kamnadana的省譯，意爲「授事」。《百丈清規》卷四：「維那……凡僧事内外，無不掌之。」

〔一一九〕行者——在寺院中服役而尚未剃度的修行人。《禪林象器箋》卷八：「有髮而依止僧寺，稱爲行者。」

〔一二〇〕頭陀——梵語Dhuta的音譯。佛教苦行之一，共有十二種修行規定，稱頭陀行。按這些規定修行的，稱修頭陀行者。通常指行腳乞食的僧人。《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題注：「天竺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陀。」

〔一二一〕表白——做法事時擔任贊導宣唱、拜表通陳的僧道。宋釋道誠《釋氏要覽》卷上：「表白：《僧史略》云：亦曰唱導也……舍利弗多辯才，曾作上座，贊導頗佳，白衣大歡喜。此表白之椎輪也。」

〔一二二〕闍黎——梵語Acarya的音譯。或譯作阿闍黎等。謂有資格教授弟子的僧人。意譯爲軌範師。

〔一二三〕長老——佛教稱謂。對臘（僧齡）高德劭僧人的尊稱。《十誦律》卷三十九：『佛言：從今下座比丘喚上座言長老。』或專稱住持。《百丈清規》卷二：『始奉其師爲住持，而尊之曰長老。』

〔一二四〕沙彌——梵語Sramanera的音譯。稱剃髮受沙彌戒（共十條，也稱十戒），但還未受具足戒（二百五十條）的少年（七歲到二十歲）出家男子。俗稱小和尚。《魏書·釋老志》：『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

〔一二五〕金剛——梵語Vajra的意譯。謂堅强無所不摧。通常指金剛力士，即執金剛杵守護佛法的天神。《大日經》卷一：『一切持金剛者皆悉集會。』宋辛棄疾《竊憤續錄》：『入其寺，有二金剛，鐫石爲之，並拱手而立。』

〔一二六〕秃廝——對僧人的蔑稱。廝：猶言『家伙』。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第二折：『這秃廝巧說。』《西游記》第五十六回：『秃廝無禮，還我大王的命來！』

〔一二七〕受用——享受；享用。《法苑珠林》卷十二：『四方僧物，飲食卧具，皆悉不得共同受用。』《平妖傳》第三十五回：『張鸞、卜吉雖在其位，全無權柄，到落得清閑受用。』

〔一二八〕坐懷不亂——傳説春秋時魯國柳下惠夜宿郭門，以衣蔽不及入郭門之女，卻沒有發生非禮行爲。後以此指男子潔行。《荀子·大略》：『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詩經·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毛傳：『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托之，男子閉户而不納……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以體暖之）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

〔一二九〕一個字便是僧——以下四句又見於《水滸傳》第四十五回：『和尚們還有四句言語，道是：一個字便是僧，兩個字是和尚，三個字鬼樂官，四字色中餓鬼。』

〔一三〇〕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轉毒轉秃，轉秃轉毒——譏諷和尚刻毒的話。出自托名的《東坡問答錄·納佛印令》：『蘇東坡與佛印共飲，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

富則慳。」坡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一三一〕檀越——梵語陀那鉢底DanaPati的省譯。意譯爲施主。指向寺院施舍財物、飲食的世俗信徒。《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梵云陀那鉢底，譯爲施主。陀那是施，鉢底是主。而言檀越者，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轉名爲檀，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捨，自可越渡貧窮。」

〔一三二〕色中餓鬼獸中狨——色中餓鬼指僧人，謂好色僧人如同獸中的狨一樣。狨：獸名，即金絲猴。宋陸佃《埤雅·釋獸》：「狨，蓋猿狖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色。今俗謂之金綫狨者是也。」按，這首詩又見於《水滸傳》第四十五回。第三句作「弄假成真說祖風。」

〔一三三〕祖風——祖輩或祖師的遺風。唐顧雲《蘇君廳觀韓幹馬障歌》：「乃孫屈迹寧百里，好奇學古有祖風。」

〔一三四〕歇晌——午休。多指午睡。《紅樓夢》第七十三回：「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

〔一三五〕佛堂——供奉佛像的房間。此指做佛事的房間。《水滸傳》第二十二回：「朱仝自進莊裏，把朴刀倚在壁邊，把門來拴了，走入佛堂內。」

〔一三六〕嗽聲——吮聲；吸氣聲。此指因快感而發出的吸氣聲。嗽：吸吮。漢劉熙《釋名·釋飲食》：「嗽，促也，用口急促也。」

〔一三七〕達達——父親。明陳士元《俚言解》卷一：「河北人呼父爲大，又訛爲達。」亦用作枕席間女對男的狎昵之稱。本書第二十一回：「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睥幃[illegible]枕。」

〔一三八〕礭打——又作「搉打」。即拍打，碰撞、撞擊之意。按：「礭」與「搉」字不見於字書。本書「仰搉」，它書作「仰拍」「仰排」或「仰爬」。又本書「搉（礭）鈸打鼓」或寫作「排鈸打鼓」。由此可推斷「搉」（礭）音「拍」或「排」。另有一音作「掰」，見後文。

〔一三九〕不亦樂乎——形容盡情或過甚。語本《論語·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

〔一四〇〕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動。語出《詩經·大序》：『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一四一〕送靈化財——焚化靈牌和紙錢紙錠。送靈：此指燒靈，燒掉靈牌，把亡靈送走。化財：焚化錢紙。

〔一四二〕孝髻——婦女服喪所戴的白鬏髻。《警世通言》卷五：『既要我嫁人，罷了。怎好戴孝髻出門？嬸嬸尋一頂黑髻與奴換了。』

〔一四三〕靈座——供奉神主的几筵。又稱靈位。晉潘岳《寡婦賦》：『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晉書·顧榮傳》：『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

〔一四四〕僧伽帽——僧帽。僧伽，梵語Sangha的音譯。意爲大衆。原指四位僧人以上組成的團體，後單個和尚也可稱僧伽，簡稱僧。故僧帽亦稱僧伽帽。宋蘇軾《成伯家宴戲作》：『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卻空回。』

〔一四五〕青旋旋——形容新剃光頭的青色。元楊文奎《兒女團圓》第二折：『你看那青旋旋的頭兒，小小的口兒。』《水滸傳》第四十五回：『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

〔一四六〕紙馬——印有神像的紙片。馬：神的坐騎。以馬代神，表示敬畏。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月光馬兒》：『京師謂神像爲神馬兒，不敢斥言神也。』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天香樓偶得》云：俗於紙上畫神像，涂以彩色，祭賽既畢則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爲神所憑依，似乎馬也……然而昔時畫神像於紙，皆有馬以爲乘騎之用，故曰紙馬。』

〔一四七〕紙爐——化紙爐。焚燒紙錢、紙錠的爐竈。也叫天爐，謂化紙給天國。

〔一四八〕襯錢——布施給僧道的錢財。參見本回注『齋襯』條。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誤打李外傳

色膽如天不自由〔一〕，情深意密兩綢繆。
只思當日同歡愛，豈想蕭牆有後憂。
只貪快樂恣悠遊，英雄壯士報冤仇。
天公自有安排處，勝負輸贏卒未休。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換了一身艷色衣服，晚夕安排了一席酒，請王婆來作辭〔二〕，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養活。分付等武二回來，只說大娘子度日不過，他娘教他前去〔三〕，嫁了外京客人去了。婦人箱籠，早先一日都打發過西門慶家去，剩下些破卓壞櫈、舊衣裳，都與了王婆。西門慶又將一兩銀子相謝。到次日，一頂轎子，四個燈籠，王婆送親〔四〕，玳安跟轎〔五〕，把婦人抬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潑皮，有錢有勢，誰敢來多管？地街〔六〕上編了四句口號〔七〕，說得極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先奸後娶醜名留。
轎內坐着浪淫婦，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院，角門〔八〕進去，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跡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臥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九〕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一〇〕揀跡〔一一〕，卓椅錦杌，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裏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赶着叫娘。卻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床〔一二〕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鬏髻〔一三〕，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過不題。

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家中大小多不歡喜。看官聽說：世上婦人，眼裏火〔一四〕的極多。隨你甚賢慧婦人，男子漢娶小，說不嗔，及到其間，見漢子往他房裏同床共枕歡樂去了，雖故〔一五〕性兒好殺，也有幾分臉酸心歹。正是：可惜團圞〔一六〕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

西門慶當下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妝打扮，穿一套艷色衣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裏，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腳〔一七〕。月娘在坐上仔細定睛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一八〕，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帶着風情月意。纖腰裊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一九〕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二〇〕，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小厮每家來，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今日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强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遞了鞋腳。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多拜見，平叙了姊妹之禮，立在傍邊。月娘教丫頭拿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赶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邊，不轉睛把眼兒只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因是八月十五日生的，故小字叫做月娘——生的面若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①豐肥，身體沉重，在人前多咳嗽一聲，上床賴追陪〔二一〕；解數〔二二〕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的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多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彎〔二三〕與②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裏出身〔二四〕，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二五〕。這婦人一抹兒〔二六〕多看到在心裏。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房裏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腳。凡事不拏强拏，不動强動。指着丫頭，赶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二七〕把小意兒貼戀。幾次，

把月娘喜歡的沒入腳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和他同卓兒一處吃。因此，李嬌兒等衆人見月娘錯敬他，各人都不做喜歡，說：『俺們是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好沒分曉！』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到了亦如然。〔二八〕
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西門慶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趁。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按下這裏不題。

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縣，且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銀①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他。不必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腳，帶上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一驚，揑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二九〕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迎兒小女在樓穿廊〔三〇〕下撣綫〔三一〕，說道：『我莫不眼花了？』叫聲嫂嫂，也不應；叫聲哥哥，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我哥嫂聲音？』向前便問迎兒小女。那迎兒小女見他叔叔來，唬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裏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三二〕了，只得走過幫着迎兒支吾。武二見王婆過來，唱了個喏，問道：『我哥哥往那裏去了？嫂

嫂也怎的不見？』那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哥哥自從你去了，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了？得什麽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么藥吃不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卻怎的這般説！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三三〕；今早脱下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三四〕。誰人保得常没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裏？』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三五〕，家中一文錢也没有，大娘子又是没脚蟹〔三六〕，那裏去尋墳地做着？虧他左邊一個財主，前與大郎有一面之交，舍助一具棺木。没奈何，放了三日，擡出一把火燒了。』武二道：『今嫂嫂往那裏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没的養贍〔三七〕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道，前月他嫁了外京人〔三八〕去了。丢下這個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

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了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處去，開了門，去門房裏换了一身素淨衣服。便教士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絛〔三九〕，買了一雙綿鞋，一頂孝帽〔四〇〕，帶在頭上；又買了些菓品點心、香燭冥紙〔四一〕、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四二〕，安排羹飯，就在卓子上點起燈燭，鋪設酒肴，挂起經旛紙繒〔四三〕。那消兩個時辰，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番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爲人軟

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④若是負屈啣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面澆奠〔四四〕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聲大哭。倒還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家鄰舍無不悽惶〔四五〕。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肴，和土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土兵房中傍邊睡，武二把迎兒房中睡；他便把條蓆子，就武大靈卓子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番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口裏只是長吁氣。那土兵齁齁的，卻是死人一般挺在那裏。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卓子〔四六〕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卻無分明。』說由未了，只見那靈卓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四七〕，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魂旛〔四八〕。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竪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卓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卻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番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是夢非夢。剛才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他的魂。想來他這一死，必然不明。』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四九〕；回頭看那土兵，正睡得好。于是咄咄不樂，『等到天明，卻再理會。』胡亂睡⑤了一回，看看五更〔五〇〕鷄叫，東方將明。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嗽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土兵出了門⑥，在街上訪

問街坊鄰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鄰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仵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

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只見⑦那小猴子手裏拏着個柳籠簸羅兒〔五一〕，正糴米〔五二〕回來。武二便叫：『鄆哥兄弟，唱喏。』那小厮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没人養贍〔五三〕，我卻難保你們打官司耍子。』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過賣〔五四〕⑧：『造兩分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倒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没什么……』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拏去，與老爹做盤費〔五五〕，我自有用你處。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取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只怕說與你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不放進去；又怎的幫扶〔五六〕武大捉姦，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說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子嫁與甚麼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乞西門慶擡到家，待撏吊底子兒〔五七〕，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

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大盤大碗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費交與你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證一證。』又問：『何九在那裏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尋何九！你未曾來時，三日前走的不知往那裏去了。』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

到二日，武二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五八〕，走到縣門前，只見鄆哥在此伺候，一直帶到廳上跪下，聲冤〔五九〕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毀屍傷。見今西門慶霸占嫂在家爲妾。見有這個小廝鄆哥是證見，望相公做主則個！』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六〇〕了鄆哥口詞〔六一〕，當下退廳，與佐貳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六二〕、主簿〔六三〕、吏典〔六四〕⑨，上下多是與西門慶有首尾〔六五〕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出來，便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院中都頭，不省得〔六六〕法度？自古捉奸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六七〕。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奸。你⑩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六八〕，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當止即止。』武二道：『告稟相公⑪，這多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拏人〔六九〕。』武二方纔起來，走

出外邊，把鄆哥留在裏面不放回家。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說武二回來，帶領鄆哥告狀一節。西門慶慌了，卻使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袖着銀兩，打點官吏，都買囑〔七〇〕了。到次日早辰，武二在廳上，已告稟知縣，催逼拏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⑫下狀子來，說道：『武二，你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七一〕吏典在旁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裏，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七二〕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七三〕。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既然相公不準所告，且卻有理。』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嘆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

這漢子怎消洋〔七四〕這一口氣？一直奔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鋪子的傅夥計在水櫃〔七五〕裏面⑬，見武二狠狠的走來聲喏，問道：『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說話。武二番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怪眼，說道：『你要死卻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要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你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裏？我個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小胆之人，見武二發作，

慌了手脚，説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顧着小人，只開鋪子，並不知他閑帳〔七六〕。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七七〕，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説謊。』武二聽了此言，方才放了手，大扠步雲飛奔到獅子街來。唬的傅夥計半日移脚不動。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

且説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隷〔七八〕李外傳——專一在縣在府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七九〕撰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八〇〕；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裏打背工〔八一〕⑭。因此縣中起了他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要來回報西門慶知道：武二告狀不行。一面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武松凶人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推更衣〔八二〕，從樓後窗只一跳，順着房山〔八三〕跳下人家後院内去了。那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西門慶在此麽？』那酒保道：『西門大官和一相識〔八四〕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八五〕，飛搶上樓去。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隷李外傳，就知⑮來報信的，心中甚怒，向前便問：『西門慶那裏去了？』那李外傳見是武二，唬得慌了，半日説不出來。被武二一脚把桌子踢倒了，碟兒盞兒都打的粉碎。兩個唱的也唬得走不動。武二匹面〔八六〕向李外傳打一拳來，李外傳叫聲『没呀』時，便跳起來立在櫈子上，樓後窗尋出路。被武二雙手⑯提住，隔着樓前窗，倒撞落在當街心裏來，跌得個發昏。下邊

酒保見武二行惡〔八七〕，都驚得呆了，誰敢向前？街上兩邊人多住了腳睜眼。武二又氣不捨〔八八〕，奔下樓，見那人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只把眼動。于是兜襠又是兩腳，嗚呼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都頭，此人不是西門慶，錯打了他。』武二道：『我問他，如何不說！我所以打他。原來不經打，就死了。』那地方保甲〔八九〕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近上來收籠他，那裏肯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裏來見知縣。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清河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多說：『西門慶不當死，不知走的那裏去了，卻拏這個人來頂缸。』〔九〇〕。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吃刀柳樹上暴〔九一〕。誰人受用，誰人吃官司，有這等事！有詩爲證：

英雄雪恨被刑纏，天公何事黑漫漫。
九泉〔九二〕乾死食毒客，深閨笑殺一金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肌膚 『肌』原作『肥』，參考崇禎本改。
②與 『與』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③金銀 『銀』字原無，從《水滸傳》補。

④你　「你」字下原有「看」字，從《水滸傳》刪。

⑤睡　原作「眺」，今正。垂，《詞話》本多從草體刻作「乇」，跟「兆」草體形近而誤。

⑥出了門　「門」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⑦只見　「只」原作「不」，據《水滸傳》改。

⑧過賣　原作「過貨買」，據《水滸傳》改。

⑨吏典　「典」原作「田」，據下文「吏典」語改。

⑩你　原作「他」，參考崇禎本改。

⑪相公　「公」字下原有「道」字，參考崇禎本刪。

⑫回　原作「問」，據下文「回出武松狀子」語改。

⑬水櫃　「水」原作「木」，據後文「水櫃」語改。

⑭打背工　「工」原作「又」，據後文「打背工」語改。

⑮就知　原作「知就」，參考崇禎本改。

⑯雙手　「手」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註釋】

〔一〕色膽如天不自由——此詩又見於《水滸傳》第二十六回，是一首詞，詞牌〔鷓鴣天〕。第五句爲「貪歡樂，恣優游」，末二句作「請看褒姒幽王事，血染龍泉是盡頭。」

〔二〕作辭——告辭；告別。《紅樓夢》第六十回：「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收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

〔三〕前去——改嫁的委婉語。也說『前進』，或『往前進』，見後文。

〔四〕送親——婚儀之一。女方擇賓客伴送新娘前往男家成婚。徐炎森《金陵雜志》：『新人上頭畢，由父兄抱之上轎。另請少年四人，隨轎走送，謂之送親，半途即回。』也有擇丈夫子女俱全的年長女眷擔任，曰送親太太。

〔五〕跟轎——跟隨轎子伺候。此指送親時扶持喜轎，俗稱扶轎竿，一般由新娘的哥哥擔任。

〔六〕地街——地方；街區。實指該地居民。

〔七〕口號——順口念出的詩。泛指打油詩、俗諺、口碑等。元喬吉《金錢記》第三折：『我與師父做了幾句口號……「這個先生實不中，九經三史幾曾通？自從到你書房內，字又不寫書懶攻。」』

〔八〕角門——建築物靠近角上的小門。泛指小的側門。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祕書省之西切近大慶殿，故於殿廊闢角門支以相通。』也作『腳門』。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三：『漢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蓋避當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即今官署腳門。』

〔九〕歡門——有彩飾的門。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食店）近裏門面窗户，皆朱綠裝飾，謂之驩門。』

〔一〇〕寶象花——一種吉祥圖案。以寶相（薔薇的一種）、牡丹、蓮花等大朵重瓣的花卉爲主體，鑲嵌多重其它花葉，并在花蕊和花瓣基部用圓珠作規則排列，顯示莊嚴與富麗。通常寫作『寶相花』。《元史·輿服志一》：『士卒袍，制以絹絁，繪寶相花。』

〔一一〕揀庄——又作『減妝』。婦女盛化妝品及零星物件的用具。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三：『家生動事如桌、櫈、涼床……又有鏡子、木梳、篦子、刷子、刷牙子、減裝。』《醒世恒言》卷三：『美娘點了一點頭，打發丫鬟出房，忙忙的開了減妝，取出二十兩銀子。』

〔一二〕陪床——陪房；隨嫁的使女。也稱『陪嫁丫頭』。

〔一三〕帶鬏髻——猶上頭。使女嫁人或被主人收用成爲侍妾才能戴鬏髻。此言將孫雪娥扶作侍妾。又本書第四十回：

『好淫婦，討了誰上頭話，就戴上䯼髻了！』

〔一四〕眼裏火——市語。指見到異性便產生情愛。明風月友《金陵六院市語》：『眼裏火，見者便愛。』《拍案驚奇》卷十七：『元來人生最怕的是眼裏火。一動了眼裏火，隨你左看右看，無不中心像意的。』

〔一五〕雖故——雖然。本書第十一回：『金蓮雖故口裏說着，終久懷記在心。』第二十三回：『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競。』

〔一六〕團圞——圓圓的樣子。五代前蜀牛希濟〔生查子〕：『新月曲如眉，未有團圞意。』元曾瑞〔醉花陰〕《懷離》：『明滴溜參兒相攙，剔團圞月兒初淡。』

〔一七〕見面鞋腳——新婦拜見尊親時遞上親手做的新鞋。一則顯示自己的手藝，二則『鞋』與『諧』諧音，取一家和諧之意。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次日五更，用一卓盛鏡臺、鏡子於其上，望上展拜，謂之新婦拜堂。次拜尊長親戚，各有彩段巧作鞋枕等爲獻，謂之賞賀。尊長則復換一疋回之，謂之答賀。』

〔一八〕眉似初春柳葉——這段韵文又見於《水滸傳》第二十四回。

〔一九〕檀口——紅唇。唐韓偓《余作探使以繚綾手帛子寄賀因而有詩》：『黛眉印在微微綠，檀口消來薄薄紅。』

〔二〇〕花解語——花會說話，喻美女。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二一〕追陪——事後補償。

〔二二〕解數——武術中化解對方來勢的招數。比喻技法、手段。此處暗指風月手段。宋陳元靚《事林廣記》戊集卷二：『脚頭教萬踢，解數百千般。』元關漢卿〔鬭鵪鶉〕《女校尉》：『演習得踢打溫柔，施逞得解數滑熟。』

〔二三〕雙彎——女子的雙足。彎：代指纏足婦女的弓足。《西湖二集》卷二十七：『那時雲華正坐閣前，低着頭綉鞋，其雙彎甚是纖小。』

〔二四〕房裏出身——陪房出身。謂孫雪娥原是隨嫁的使女。參見第七回注「房裏人」條。

〔二五〕善舞翠盤——形容體態輕盈，能舞於翠盤之上。盤舞：漢唐舞蹈名。宋樂史《楊太真外傳》卷上：「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盤舞，七盤舞也……今京師猶有舞翠盤及打碟子之戲。」

〔二六〕一抹兒——一瞥；用眼一掃。《西游記》第三十一回：「老孫這雙眼睛，不管那裏，一抹兒都見。」

〔二七〕快——善於；擅長。唐白居易《有感》之二：「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宋無名氏《張協狀元》第二齣：「小子最快說夢，又會解夢。」

〔二八〕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到了亦如然——比喻後人沒有汲取前人的教訓，重犯同樣的錯誤。語本古諺「前車覆，後車鑒」。漢賈誼《新書·連語》：「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誡。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誡，不可不察也。」按，這首詩又見於《水滸傳》第二十三回。

〔二九〕太歲——我國古代天文學假設的星名。太歲與歲星（木星）同軌道反方向運行。方術以太歲所在爲凶方，宜避之。因用以比喻凶惡的人。元關漢卿《望江亭》第二折：「花花太歲爲第一，浪子喪門世無對。」

〔三〇〕穿廊——傳統建築二門內兩旁連通廂房、正房的走廊。因從房屋山牆外端通過，又稱「穿山廊子」。《紅樓夢》第四十四回：「才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裏的一個小丫頭正在那裏站着。」

〔三一〕攆綫——即捻綫，用手指搓綿縷使成綫。五代後蜀歐陽炯〔賀明朝〕：《「故將纖纖玉指，偷捻雙鳳金綫。」

〔三二〕決撒——敗露；戳穿。元石君寶《秋胡戲妻》第四折：「我決撒了也，則除是這般。」《水滸傳》第六十六回：「這般模樣，必然決撒。」又指胎動臨產，見後文。

〔三三〕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同天有無法預測的風雲，人會遭遇迅即到來的意外禍福。元楊梓《敬德不

伏老》第三折：『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想我臨老也帶着殘疾。』明沈鯨《雙珠記》第六齣：『天有不測風雲，人有無端禍福。袁天綱之言，信不誣矣。』

〔三四〕今早脫下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今天脫下鞋襪，不知明天是否還能穿上它。謂人禍福難料，命限無常。

〔三五〕倒了頭——死亡的避諱語。《二刻拍案驚奇》卷四：『只要父親一倒頭，便思量擺布這庶母幼弟，占他家業。』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牆頭記》：『您兩個不成人，全不知養父母，倒了頭還怕您不出殯。』

〔三六〕沒腳蟹——比喻沒投靠、沒辦法的人。多指婦女。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無歸着曰沒腳海。』《水滸傳》第二十六回：『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也作『無腳蟹』。《醒世恒言》卷三：『你是個孤身女兒，無腳蟹。』

〔三七〕養贍——贍養的費用。《三俠五義》第八回：『婆媳二人全無養贍，就勢要給他婆媳二人出個主意。』另有『贍養』義，見後文。

〔三八〕外京人——外地人。

〔三九〕麻縧——用有籽麻做的腰帶。服喪用。也叫孝帶。古稱腰絰。《儀禮·喪服》：『苴絰杖絞帶。』漢鄭玄注：『麻在首在腰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腰絰象大帶。』《水滸傳》第二十六回：『去房裏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麻縧盤在腰裏。』

〔四〇〕孝帽——服喪戴的粗麻巾帽。也叫孝巾或孝冠。古稱首絰。

〔四一〕冥紙——爲亡者燒的錢紙。《水滸傳》第二十六回：『去縣前買了些米面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

〔四二〕靈位——即靈床。參見第六回注『靈床』條。元無名氏《寃家債主》第三折：『我死後，誰澆茶？誰奠酒？誰啼哭？誰安靈位誰齋七？』

〔四三〕經幡紙繒——泛指靈前懸挂的紙帛幡幔之類。經幡：寫有經文的長條布帛。紙繒：紙帛。

〔四四〕澆奠——把酒灑在地上奠祭神鬼或死者。元商挺〔潘妃曲〕：「悶酒將來剛剛咽，欲飲先澆奠，頻祝願。」《二刻拍案驚奇》卷六：「辦了些牲醴酒饌，到墓間澆奠一番。」

〔四五〕恓惶——悲傷。《舊唐書·李重福傳》：「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恓惶？」元高文秀《黑旋風》第三折：「閣不住兩眼恓惶淚，俺哥哥含冤負屈有誰知？」

〔四六〕靈卓子——供奉靈牌的桌子。

〔四七〕無形無影——這段韵文又見於《水滸傳》第二十六回。

〔四八〕影魂幡——遮魂幡。挂在靈位前的白幡。

〔四九〕三更三點——正午夜。更：夜間計時單位。一夜分五更，每更約兩個小時。點：響器，似銅鼓而小。古代夜間擊點報時，故亦作爲計時單位。一更分五點，每點約今二十四分鐘。三更三點即今二十三點四十八分至零點十二分。

〔五〇〕五更——夜間的最後一個更次。相當今凌晨三點到五點的時間。南朝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

〔五一〕柳籠簸羅兒——柳條編的圓口盛器。底部半球形，敞口，斗較深。因狀如馬籠頭，故曰柳籠。《水滸傳》作「柳籠栲栳」。

〔五二〕糴米——買米。《說文·入部》：「糴，市穀也。」元無名氏《陳州糶米》第一折：「只是除了倉米又没處糴米，教我們怎生餓得過！」

〔五三〕養贍——養活；贍養。《水滸傳》第二十六回：「我的老爹六十歲，没人養贍。」《清平山堂話本·陰隲積善》：「但只見得一半歸家養贍老小，感戴恩德不淺。」

〔五四〕過賣——酒店飯館的夥計。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六：「客至坐定，則一過賣執箸遍問座客。」《醒世姻緣傳》第八回：「走堂的過賣，提壺的酒生，站住了脚，在店後邊聽。」

〔五五〕盤費——日常生活開支。《水滸傳》第八回：「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古今小說》卷三：「一時慌促搬來，缺少盤費，告官人有銀子乞借應五兩。」另有「花費」義，見後文。

〔五六〕幫扶——幫助扶佐。《古今小說》卷三：「令子吳山，再撥主管幫扶，也好開一個鋪。」《紅樓夢》第九十六回：「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冲冲喜才好。」

〔五七〕搗吊底子兒——性交的避諱語。本書第五十二回：「我兒，兩個盡着搗，盡着搗，搗吊底子兒，不關我事。」

〔五八〕狀子——告狀的文書。元孟漢卿《魔合羅》第三折：「將狀子來我看。」清李漁《憐香伴》第十九齣：「他爲何手拏狀子，難道要告我不成？」

〔五九〕聲冤——喊冤；申訴冤屈。元武漢臣《生金閣》第四折：「兀那婦人，你爲何聲冤？」《拍案驚奇》卷八：「百姓不敢聲冤，官司不敢盤問。」

〔六〇〕摘問——審問并記錄（口供）。本書第二十五回：「走到後邊摘問了小玉口詞。」

〔六一〕口詞——口供；供詞。元吳昌齡《張天師》第三折：「我爲甚先吐了這招承的口詞？」《說唐》第七回：「蔡公問了衆人口詞，喝令把響馬帶進來。」

〔六二〕縣丞——官名。知縣的輔官，掌文牘及倉庫、刑獄等事。《明史·職官志四》：「縣：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巡捕之事。」

〔六三〕主簿——官名。漢代設置，中央及郡縣官署均設此職，典領文簿，辦理事務。明清各卿寺亦有設主簿者，外官則設於知縣之下。

〔六四〕吏典——州縣等地方衙門的吏員。《大明律集解增附》：「寫字頗可，文移粗知，爲二等。司府首領并衛所、州

縣、倉庫、驛遞等衙門吏典，挨次收參。」元李行道《灰闌記》第四折：『小的做個吏典，是衙門裏人，豈不知法度！」

〔六五〕首尾——瓜葛；曖昧關係。元孫仲章《勘頭巾》第四折：『這樁事可不道你也和他曾有首尾來？」《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六：『就是做過幾件欺心的事體，也有與他首尾過來的。」

〔六六〕省得——懂得；明白；知曉。元宮天挺《范張鷄黍》第一折：『這些話我也省的，這一向我早忘了一半。」《拍案驚奇》卷三十：『那心上事只有李參軍知道，連討命的做了事也不省得。」

〔六七〕捉奸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謂懲奸辦案必須掌握直接證據。宋胡大初《晝簾緒論·治獄篇》：『諺曰：捉賊須捉贓，捉奸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爲有道。」元李文蔚《燕青博魚》第三折：『常言道：捉賊見贓，捉奸見雙。燕大，你既要拏奸，如今還我奸夫來便罷！」

〔六八〕造次——魯莽；輕率。《敦煌變文集·伍子胥變文》：『君莫造次，大須三思。」《五燈會元》卷四：『老僧適來造次。」

〔六九〕拏人——捕人，捉人。拏：擒捉。《三國演義》第六十六回：『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并皆拏下。」《紅樓夢》第六十八回：『咱們只去見官，省了捕快皂隸拏來。」

〔七〇〕買囑——收買囑托；買通。《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這裏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雇了車來。」

〔七一〕當該——當值；值班。元王仲文《救孝子》第四折：『今日陞廳坐衙，當該令史那裏？」明湯顯祖《牡丹亭》第二十三齣：『捧的是功曹令史、識字當該。」

〔七二〕屍傷病物踪——問理人命案必須查證的五個方面：屍首、傷情、疾患、物證、過程。

〔七三〕推問——推究審問。《三國志·吳志·孫堅傳》：『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再生緣》第五回：『果然進喜遭推問，只恐心慌出亂言。」

〔七四〕消洋——消解；平息。洋：熔化；消釋。元柯丹邱《荊釵記》第八齣：『冰見了日頭就洋了，怎么曬得冰乾？』

〔七五〕水櫃——商店的櫃臺。水：錢幣的代稱。《史記·貨殖列傳》：『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商店銷貨金額稱流水，故櫃臺稱水櫃。本書第五十回：『水櫃上放着一瓶酒。』

〔七六〕閑帳——比喻與己無關的閑事。《醒世姻緣傳》第十八回：『除卻了陳老先生，別人也不來管那閑帳。』

〔七七〕相知——熟人；知交。唐馬戴《下第再過崔邵池陽居》：『關內相知少，海邊來信希。』《拍案驚奇》卷十一：『狂蜂浪蝶，夭桃隊裏覓相知。』

〔七八〕皂隸——古代的兩種賤役。後專稱衙役。《左傳·昭公七年》：『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紅樓夢》第六十八回：『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拏來。』

〔七九〕聽氣兒——探聽消息。

〔八〇〕賣串兒——兩下裏串通賣關節。

〔八一〕打背工——舞臺上演員背人旁白叫『打背躬』。轉指中間人或經辦人欺瞞事主，從中賺取好處。《醒世姻緣傳》第八回：『還有奶奶們托着買人事，請先生，常是十來兩銀子打背弓。』《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我要在中間打五十兩銀子的背公。』

〔八二〕更衣——大小便的婉辭。漢王充《論衡·四諱》：『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漢張仲景《傷寒論·少陰病》：『少陰病，下利，脈微濇。嘔而汗出，必數更衣。』

〔八三〕房山——山牆。人字形屋頂的建築左右兩側的外牆。

〔八四〕相識——猶『相知』。熟識的人；朋友。唐杜甫《復愁》之三：『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傷多。』《水滸傳》第十

六回：『再有幾個相識在裏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

〔八五〕撥步撩衣——撩起衣襟，大步急行。撥步，後文作『潑步』，猶『破步』。本書第七十回：『左手執着藤棍，右手潑步撩衣。』

〔八六〕匹面——迎面；朝着面部。元楊梓《霍光鬼諫》第三折：『將霍山纏住拘，將霍禹匹面毆。』或作『劈面』。宋鄧肅〔臨江仙〕《登泗州嶺》：『佳人嗔不語，劈面噀丁香。』

〔八七〕行惡——行凶；做惡。《封神演義》第六十回：『馬元少待行惡，吾來也！』

〔八八〕氣不捨——怒氣不消。本書第八十四回：『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閒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來。』

〔八九〕保甲——地方上負責户籍治安的役員。《宋史·兵志六》：『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户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明清兩代相沿之，以十户爲牌，設牌頭；十牌爲甲，設甲頭；十甲爲保，設保長。

〔九〇〕頂缸——比喻代人受過。明張存紳《雅俗稽言》卷三十六：『金陵江岸善崩，或言豬婆龍爲祟。第嫌其豬同國姓也，遂托言爲黿。上命捕之，適釣一黿，引之不能出。或言此黿爪扒土耳。因取沙缸穿其底，從釣綸投下，籠罩黿面。黿用前爪推缸，爪不及土，一引即出。時乃謠曰：「豬婆龍爲殃，癩頭黿頂缸。」噫！天下之避事于此，嫁禍于彼者，獨一黿乎哉！』《紅樓夢》第六十一回：『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拏你來頂缸的。』

〔九一〕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吃刀柳樹上暴——姓張的喝酒姓李的醉，桑樹被砍一刀柳樹暴皮。比喻一方空擔其名，卻由他人受益或受過。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一：『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吃酒李公醉。」張公者，斥張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不盛也。』《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卷中：『僧問：「只好師意作麼生？」師云：

「張公吃酒李公醉。」

〔九二〕九泉——猶黃泉。地下有泉水的深處。指葬處。漢阮瑀《七哀》：『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元無名氏《賺蒯通》第四折：『便作有春秋祭饗，也濟不得他九泉下魂魄淒涼。』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朝看瑜伽經〔一〕，暮誦消災咒〔二〕。
種瓜須得瓜，種荳須得荳〔三〕。
經咒本無心，冤結如何究？
地獄與天堂，作者還自受。

話説武二①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裏見知縣去了。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窗，順着房山，扒伏在人家院裏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丫頭，走來毛廁〔四〕裏淨手〔五〕，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了一個漢子扒伏在院牆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的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拏去縣中見官去了，多已定死罪。大官人歸家去，無事！』這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着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説。二人拍手喜笑，以爲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

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饋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雪花銀，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

知縣受了西門慶賄賂，到次日早衙陞廳，地方保甲押着武二，并酒保、唱的干證人〔六〕，在廳前跪下。縣主〔七〕一夜把臉番了，便叫：『武二，你這廝昨日虛告，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了人，有何理說？』武二磕頭告道：『望相公與小人做主。小人本與西門慶執仇廝打，不料撞遇了此人在酒樓上，問道西門慶那裏去了，他不說。小人一時怒起，誤打死了他。』知縣道：『這廝何說！你豈不認的他是縣中皂隸？想必別有緣故，你不實說。』喝令左右：『與我加起刑來。人是苦蟲，不打不成〔八〕！』兩邊閃三四個皂隸役卒，抱許多刑具，把武松拖翻，雨點般篦板子〔九〕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二十板，打得武二口口聲聲叫冤，說道：『小人平日也有②與相公用力效勞之處，相公豈不憫念？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你這廝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强〔一〇〕！抵賴那個？』喝令：『與我好生拶〔一一〕起來！』當下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一二〕，教取面長枷〔一三〕帶了，收在監內，一干人寄監在門房〔一四〕裏。內中縣丞佐貳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多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張主。又見武松只是聲冤，延挨〔一五〕了幾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仵作、甲鄰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一六〕委的〔一七〕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鬭毆，拳打腳踢，撞跌

身死；左肋、面門〔一八〕、心坎、腎囊〔一九〕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二〇〕，解送東平府來詳允〔二一〕發落。

這東平府府尹〔二二〕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二三〕。幼年向雪案〔二四〕攻書，長大在金鑾〔二五〕對策〔二六〕。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户口增，錢糧辦，黎民〔二七〕稱頌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贊歌喧市井。攀轅截鐙〔二八〕，名標書史播千年；勒石鐫碑〔二九〕，聲振黃堂〔三〇〕傳萬古。正直清廉民父母〔三一〕，賢良方正號青天〔三二〕。

這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事了，便教押過這一干〔三三〕犯人，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三四〕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爲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三五〕，本縣參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守孝不滿，擅自嫁人。是松在巷口打聽，不合與獅子街王鸞酒樓上，撞遇先不知名今知名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鬭毆，互相不伏，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娼婦牛氏、包氏見證，致

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使忤甲鄰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三六〕、塡圖，解繳前來。覆審無異詞③。擬武松合依鬭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刃④，律絞〔三七〕。酒保王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

知縣李達天　縣丞樂和安　主簿華何祿

典史〔三八〕夏恭基　司吏〔三九〕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跪下，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道：『小的本爲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誤打死此人。』把前情訴告了一遍，『委是小的負屈啣冤。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但只是個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四〇〕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將一干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誤打死這李外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四一〕枷了，下在牢裏。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鄆哥、仵作何九，

一同從公根勘〔四二〕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屈官司，因此押牢〔四三〕禁子〔四四〕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吃。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腳。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走去央求⑤親家陳宅心腹，并家人來旺⑥，星夜來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四五〕蔡太師〔四六〕，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賫了一封緊要密書帖兒〔四七〕，特來東平府下書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四八〕，陞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四九〕，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了，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五〇〕四十，刺配〔五一〕二千里充軍〔五二〕。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干人犯，釋放寧家〔五三〕。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五四〕，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五五〕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五六〕，迭配〔五七〕孟州〔五八〕牢城〔五九〕。其余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六〇〕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六一〕，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

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六二〕多辦賣了，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安付⑦左鄰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街坊鄰舍上户〔六三〕人家，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刑，平昔與武二好的，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土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

路，迤運〔六四〕往孟州大道而行。正遇着中秋〔六五〕天氣。此這一去，正是：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饑餓過平生。有詩為證：

府尹推詳〔六六〕秉至公〔六七〕，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刺配牢城去，病草萋萋遇暖風。

這裏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于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來保、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六八〕，懸起錦障〔六九〕⑧，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鬟使女，兩邊侍奉。怎見當日好筵席？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七〇〕，簾開合浦之明珠〔七一〕。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七二〕；碧玉杯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腑〔七三〕，果然下箸了萬錢〔七四〕；黑熊掌〔七五〕，紫駝蹄〔七六〕，酒后獻來香滿座。更有那軟炊紅蓮香稻〔七七〕，細膾通印子魚〔七八〕。伊魴洛鯉〔七九〕，誠然貴似牛羊；龍眼〔八〇〕荔枝〔八一〕，信是東南佳味。碾破鳳團〔八二〕，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八三〕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八四〕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多兩傍列坐，傳杯弄盞，花簇錦攢〔八五〕飲酒。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個小廝、一個小女兒，纔頭髮齊眉兒，生的乖覺，拏着兩個盒兒，說道：『隔壁花太監家的，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衆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門大娘戴。』揭開簾子看盒兒，一盒是朝廷上用〔八六〕的果餡椒鹽金餅〔八七〕，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兒〔八八〕。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八九〕，打發兩個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綉春。小廝叫做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裏間壁住的花家，這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過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他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不然房裏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月娘道：『前者六月間，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九〇〕時我在山頭〔九一〕會他一面。生的五短身材，團面皮，細彎彎兩道眉兒，且自白淨，好個溫克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九二〕梁中書〔九三〕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了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來親近你我，又在個緊鄰，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答他。』

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娘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日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

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家爲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師⑨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九四〕扶侍。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九五〕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逵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九六〕，與養娘媽媽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九七〕陞廣南鎮守〔九八〕，因侄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人説親，娶爲正室〔九九〕。太監在廣南〔一〇〇〕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是⑩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裏。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會中朋友。西門慶是個大哥。第二個姓應，雙名伯爵，原是開紬絹鋪的應員外〔一〇一〕兒子，沒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一〇二〕幫嫖貼食〔一〇三〕，會一腳好氣毬〔一〇四〕，雙陸棋子〔一〇五〕，件件皆通。第三個姓謝，名希大，字子純，亦是幫閑勤兒〔一〇六〕，會一手好琵琶，每日無營運〔一〇七〕，專在院中吃些風流茶飯。還有個祝日念、孫寡嘴、吳典恩、雲裏手、常時節、卜志道、白來搶，共十個朋友。卜志道故了，花子虛補了。每月會在一處，叫兩個唱的，花攢錦簇〔一〇八〕頑耍。衆人見花子虛乃是內臣〔一〇九〕家勤兒〔一一〇〕，手裏使錢撒漫〔一一一〕，都亂撮合他在院中請表子〔一一二〕，整三五夜不歸家。正是：

紫陌〔一一三〕春光好，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喜，在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一一四〕，于是坐在青紗帳內，令婦人馬爬〔一一五〕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釵，捧定那話，往口裏吞放。西門慶垂首玩其出入之妙。嗚咂良久，淫興倍增，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麼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裏，到有兩個好丫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過用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他跟出來，見是生的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裏恁般用人！』婦人聽了，瞅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我不好駡你！你心裏要收這個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遠打週折〔一一六〕，指山說磨〔一一七〕，拏人家來比奴一節？奴不是那樣人[11]，他又不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面騰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說畢，當下西門慶品簫過了，方才抱頭交股而寢。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快把紫簫吹〔一一八〕。有〔西江月〕〔一一九〕爲證：

紗帳輕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白玉體透房幃，禁不住魂飛魄蕩。玉腕款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痴。才郎情動囑奴知，慢慢多咂一會。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後邊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收用了這妮子。婦人自此一力擡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在房中

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的兩隻腳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謔浪〔一二〇〕，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爲人濁蠢，不任事體〔一二一〕，婦人打的是他。正是：

燕雀池塘語話喧，皆因仁義説愚賢。
雖然異數同飛鳥，貴賤高低不一般。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武二　此二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②也有　『有』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③異詞　『詞』原誤作『同』，今正。
④金刃　『刃』原誤作『兩』，據《大明律》改。
⑤央求　『求』字下原有『浼』字，參考崇禎本删。
⑥來旺　『旺』原作『報』，據上下文改。
⑦安付　『付』原作『撫』，據第八十二回『安付他看守房中』等語改。
⑧錦障　『錦』原作『金』，參考崇禎本改。
⑨太師　『師』原作『史』，據上下文改。

⑩是 原作『見』，參考崇禎本改。

⑪奴不是那樣人 『奴』字原無，參酌崇禎本補。

【註釋】

〔一〕朝看瑜伽經——瑜伽經：佛教經典之一，全稱是《大遍照金光如來在淨光天大樓閣中說瑜伽大教王經》，是佛教密宗經典，宋釋法賢譯。按，此詩又見于《水滸傳》第四十五回，『冤結如何究』句下還有『照見本來心，方便多竟究。心地若無私，何用求天佑』四句。

〔二〕消災咒——指佛教的《消災吉祥經》。全稱是《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一卷，唐釋不空譯。消災解冤法事多誦此經。

〔三〕種瓜須得瓜，種荳須得荳——比喻有其因必得其果。《呂氏春秋·用民》：『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古今小說》卷二十九：『前爲因，後爲果，作者爲因，受者爲果。假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是因，得是果。』

〔四〕毛廁——又作『毛司』。廁所。《續金瓶梅》第三回：『小玉日常在後院子毛廁上小便。』《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四十六回：『這大門裏面的一所毛廁，向來係家丁們包與鄉下人淘去的。』

〔五〕淨手——大小便的婉辭。朝鮮刊《老乞大》卷上：『這般黑地裏，東廁裏難去，咱們只這後園裏去淨手不好那？』《水滸傳》第四十三回：『李逵卻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

〔六〕干證人——與訟案有關連的證人。清刊《六部成語·刑部》：『干證，干連作證之人也。』《宋史·刑法志二》：『諸鞫獄追到干證人，無罪遣還者，每程給米一升半，錢十五文。』

〔七〕縣主——縣令；知縣。清梁章鉅《稱謂錄》卷二十二：『《北史》元志爲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道，志言：

神鄉縣主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遂命分道而行。』《儒林外史》第十六回：『匡超人看見是本縣縣主的帖子，嚇了一跳。』

〔八〕人是苦蟲，不打不成——人是受苦的動物，不打不行。多用于刑訊的場合。蟲：泛指動物。《大戴禮記·易本命》：『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故人亦稱蟲。元關漢卿《竇娥冤》第二折：『人是賤蟲，不打不招。左右，與我選大棍子打着！』《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正待分辯，知縣大怒，說：「人是苦蟲，不打不招。」』

〔九〕篦板子——長竹板。打人的刑具。《水滸傳》第四回：『但凡和尚破戒吃酒，決打四十竹篦，趕出寺去。』

〔一〇〕口强——强嘴；强辯。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三：『這煩惱如何向？待漾下，又瞻仰；道忘了，是口强，難割捨我兒模樣。』元無名氏《神奴兒》第一折：『俺兄弟媳婦口强，你讓他些兒。』

〔一一〕拶——刑罰之一。用繩穿五根小木棍（名拶子），套在手指上收緊使痛。明張自烈《正字通·手部》：『拶，刑具。《莊子》「罪人交臂歷指」，注：即今背剪拶指也。』明徐渭《祝僉事爲神于南昌》：『縛杖之二十，拶其手，痛不可忍。』

〔一二〕杖子——棍子。此指刑杖。《宋史·刑法志一》：『常刑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古今小說》卷三十五：『你見靜山大王，吃不得幾杖子，殺人放火都認了。』

〔一三〕長枷——長方形的枷。枷：刑具；木制，有長、方、圓等不同形狀。一般爲兩片，各有半孔，拼合可夾住犯人脖子，使行動不便。長枷量重，重犯所戴。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八：『今枷制，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以乾木爲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重二十斤，杖罪重一十五斤。』《五代史平話·周史上》：『繼韜見說，且喝令長枷送獄收問。』

〔一四〕門房——大門旁的房間。多爲守門人居所。

〔一五〕延挨——拖延。《水滸傳》第九十回：『那蔡京、童貫等那裏去議甚么封爵，只顧延挨。』《古今小說》卷一：『再延挨幾日，他丈夫回來，此事便付東流。』

〔一六〕屍單格目——驗屍報單的欄目。屍單印有固定格式，由仵作與屍親、見證眼同確認傷痕的部位、大小、顏色等，逐一用朱筆填入表格內。故又稱『屍格』。《古今小說》卷一：『若不見貼骨傷痕，凶手怎肯伏罪？沒有屍格，如何申得上司過？』《兒女英雄傳》第十一回：『照例相驗，填了屍格回來。』

〔一七〕委的——確實；的確。《武王伐紂平話》卷中：『武吉曰：「豈敢虛誑，委的是實。」』明唐順之《乞留餘鹽疏》：『災傷委的十分重大，百姓委的餓饉難存。』

〔一八〕面門——臉的正面。《水滸傳》第六十七回：『被李逵手起，望面門上只一斧，胳䐗地砍着。』《拍案驚奇》卷二十一：『元椿御好抬頭看時，當面門上中一箭。』

〔一九〕腎囊——陰囊；睪丸外面的囊狀包皮。

〔二〇〕申詳——公文用語。向上級呈報。申：呈報。詳：說明。《唐六典·刑部》：『凡有冤滯不申欲訴理者……至尚書省左右丞爲申詳之。』《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你作速辦妥了，以便備文申詳。』

〔二一〕詳允——公文用語。請求上級批准。《晉書·禮志上》：『賀循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竟不行。』

〔二二〕府尹——官名。始于漢代的京兆尹。一般爲京畿府的行政長官。《明史·職官志三》：『順天府，府尹一人，正三品……府尹掌京府之政令。』也泛稱太守、知府等一般府的長官。《水滸傳》第十八回：『隨即引了兄弟何清，徑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麽？」』

〔二三〕平生正直，稟性賢明——這段韵文又見于《水滸傳》第二十七回、《西游記》第九十七回、《平妖傳》第二十九

回等，文字各有不同。

〔二四〕雪案——映雪的書案。指刻苦學習。《文選·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注引《孫氏世錄》：「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第一折：「暗想小生螢窗雪案，刮垢磨光，學成滿腹文章。」

〔二五〕金鑾——唐宮殿名。在大明宮，與翰林院相接。皇帝常在此殿召見翰林學士。後多指皇宮的正殿。

〔二六〕對策——應試者就政事、經義等方面的問題做出回答。古時把問題寫在竹簡上，故曰策。漢代起成爲取士考試的一種形式，宋代以後作爲殿試的主要課目，合格者賜予進士出身。

〔二七〕黎民——百姓；民衆。黎：衆。《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詩經·大雅·雲漢》：「周有黎民，靡有孑遺。」

〔二八〕攀轅截鐙——攀住車轅，截去馬鐙。形容百姓挽留有政績的官員。《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東觀漢記》：「秦彭，字國平。爲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上：「姚元崇初牧荆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

〔二九〕勒石鐫碑——在石碑上刻字。指立碑記頌政績。《玉篇·力部》：「勒，刻也。」《隋書·史萬歲傳》：「于是勒石頌美隋德。」《說文·金部》：「鐫，琢石也。」唐白居易《青石》：「不願作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虚辭。」

〔三〇〕黃堂——指知府府堂。漢代太守堂曰黃堂，後代的知府相當于漢代太守，因稱。明陳士元《俚言解》卷二：「世傳黃堂即吳郡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後太守居之，數失火，涂以雄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堂名黃堂始此。或云以黃歇姓名堂。或云二説皆非，古者太守所居黃堂，猶三公之黃閣也。《緗素雜記》：「天子曰黃閫，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

〔三一〕父母——對地方官的美稱，猶言民之父母。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十六：「今鄉官，稱州縣官曰父母，撫

按司道府曰公祖，沿明世之舊也。」宋王禹偁《謫居感事》：『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惸嫠。』

〔三二〕青天——喻清官，言其清明如天。語本唐韓愈《與崔群書》：『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元關漢卿《竇娥冤》第二折：『張驢兒做叩頭科云：謝青天老爺做主。』

〔三三〕一干——跟某事件有干連的一夥（人）。《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那府尹聽得有殺人公事，即便陞堂，便叫一干人犯逐一從頭說來。』《水滸傳》第二十六回：『一干高鄰在這裏，中間高鄰那位會寫字？』

〔三四〕供狀招擬——犯人的書面供詞及審案官員擬定的罪罰。清黃六鴻《福惠全書·刑名·釋供狀》：『鞫審之際，兩造以口具白事之始末也。上官訊問，犯證對答，夾而叙之，後開取供年月日，令在詞人犯按名書押。』擬：定罪。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八：『法當極典，乃父方爲宰相，法官僅擬發邊衛立功。』

〔三五〕膂力——體力，力氣。膂：脊骨。唐杜甫《錦樹行》：『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邦國。』

〔三六〕具結——對官署提出表示負責的文書。《警世通言》卷十五：『名吏具結呈報上司。』《老殘游記》第十八回：『王輔庭叫他具結回去罷。』

〔三七〕律絞——按律法定爲絞罪。絞：死刑之一，可全屍首，較斬刑爲輕。大惡則用凌遲。清刊《六部成語·刑部》：『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并絞：凡誤殺人，不論用手足或他物以及金刃，罪皆應絞。謀殺、故殺則斬。』

〔三八〕典史——官名。知縣的屬官，典文移出納。《明史·職官志四》：『縣。知縣一人……其屬典史一人……典史典文移出納，如無縣丞，或無主簿，則分領丞簿職。』

〔三九〕司吏——地方衙署主司某項事物的吏員。元孟漢卿《魔合羅》第三折：『今日陞廳，坐起早衙，怎生不見掌案當該司吏。』

〔四〇〕不待——不想，不打算。元無名氏〔水仙子〕：『一自兩別離，不待梳妝懶畫眉。』《醒世姻緣傳》第一百回：『素姐本等不待下氣。只是叫寄姐鬬敗了的鷄，不敢展翅。』

〔四一〕輕罪枷——輕罪犯人所戴的重量較輕的枷。參見本回注「長枷」條。

〔四二〕根勘——徹底查究。宋蘇軾《論高麗進奉狀》：『兼今來引至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四》：『操戈入室，理所必然，根勘已明，可驅之去。』

〔四三〕押牢——管理監牢。《水滸傳》第十二回：『衆多押牢禁子、節級，見説楊志殺死没毛大蟲牛二，都可憐他是個好男子。』也可用來代稱獄卒。《水滸傳》第四十回：『猙獰劊子仗鋼刀，丑惡押牢持法器。』

〔四四〕禁子——監獄中看管罪犯的人；獄卒。《水滸傳》第五十二回：『牢裏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拍案驚奇》卷二十：『先將那當牢的禁子殺了，打出牢門。』

〔四五〕内閣——明清兩代政務機構。明初廢宰相，以殿閣大學士備顧問，尚無實職。永樂初，選翰林院官入值文淵閣，參與機務，因在大内殿閣辦公，故稱内閣。後以大學士入閣，權柄漸重，成爲最高決策機構。《明史·職官志一》：『中極殿大學士、建極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掌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撿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閣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閣。』清代權柄歸軍機處，内閣虚設。

〔四六〕太師——官名。周代設置，爲天子首輔之臣，與太傅、太保合稱三公。自漢以後，多爲榮譽加銜。實授此號者，皆一代名宦。《宋史·職官志一》：『宋承唐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爲宰相、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政事，皆赴上於尚書省……若太師則爲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彦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崇寧三年，蔡京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大觀元年，京爲太尉，二年，爲太師。』

〔四七〕密書帖兒——密信。《三國志·吳志·朱異傳》：『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

〔四八〕大理寺寺正——官名。大理寺的輔官。大理寺：中央司法機構，始設于北齊，歷代沿置，清末廢。《宋史·職官志五》：『大理寺：舊置判事一人，兼少卿事一人……元豐官制行，置卿一人，少卿二人，正二人，推丞四人，

斷丞四人，司直六人，評事十有二人，主簿二人。卿掌折獄、詳刑、鞫讞之事。凡職務分左右：天下奏劾命官、將校及大辟囚以下以疑請讞者，隸左斷刑，則司直、評事詳斷，丞議之，正審之。」明代大理寺分左右二寺，各設寺正一人，分理京畿、十三布政司刑名覆審之事。

〔四九〕門生——門下學生。漢代稱親傳者爲弟子，再傳者爲門生。科舉鄉試、會試考中者對主考官亦自稱門生，謂出其門下。此指後者。

〔五〇〕脊杖——刑罰之一。用荆杖抽打背部。唐韓愈《論變鹽法事宜狀》引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

〔五一〕刺配——刑罰名。犯人面部刺字，發配邊遠地區服役。《宋史·刑法志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元典章·刑部七》：「山南江北道廉訪分司官先將鄭青面刺「犯奸二度」四字，將本人轉發金場運司收管，配役本省，不見犯奸刺配通例。」

〔五二〕充軍——刑罰名。將犯人發配邊遠地區服役。《明史·刑法志一》：「流有安置，有遷徙，有口外爲民，其重者曰充軍。充軍者，明初唯邊方屯種。後定制，分極邊、烟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軍，有終身，有永遠。」

〔五三〕寧家——回家。元李行道《灰闌記》第二折：「這事問成了也，干證人都着寧家去。」

〔五四〕明降——明確地裁決、意旨。元孟漢卿《魔合羅》第三折：「則俺那官人要個明降，這殺人的要見傷，做賊的要見贓，犯奸的要見雙。」

〔五五〕鐵葉團頭枷——枷的一種。圓形或近似圓形，上面裝有鐵葉，釘合牢固。這種枷便于犯人吃飯飲水，是長行犯人所戴之枷。

〔五六〕刺了兩行金字——刑罰之一。在犯人身體某些部位刺字，涂以墨。古稱墨刑，漢代稱黥刑，宋元曰刺字。《元史·刑法志三》：「諸竊盜初犯，刺左臂，謂已得財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强盜初犯刺項，再犯刺右面，

三犯刺左面。」金字：對所刺墨字的諱稱。《水滸傳》第八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

〔五七〕迭配——遞配；發配去充軍。元張國賓《合汗衫》第一折：『脊杖了六十，迭配沙門島去。」

〔五八〕孟州——地名。相當今河南孟縣、濟源、溫縣一帶，爲洛陽北面門户。

〔五九〕牢城——宋代囚禁流配罪犯的地方。《宋史·刑法志一》：『諸犯徒流罪，并配所在牢城，勿復轉送闕下。」

〔六〇〕押行——簽署并發出（公文）。

〔六一〕防送公人——押解流配犯人的公差。《水滸傳》第八回：『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監押前去。」

〔六二〕家活——家俱；日用器物。宋陸游《食薺》之三：『風爐歙鉢窮家活，妙訣何曾肯授人？」元無名氏《劉弘嫁婢》第一折：『柴米油鹽醬醋茶，應用家活都有了。」

〔六三〕上户——富户；上等人家。唐杜寶《大業雜記》：『（大業二年）五月，敕江南諸州，科上户分房入東都住，名爲部京户，六千餘家。」

〔六四〕迤逞——連續行路的樣子。《熊龍峰小説·張生彩鸞燈傳》：『女子收拾了一帕子金珠，也妝作一個男兒打扮，與舜美攜手迤逞而行。」《劉知遠諸宮調》卷一：『至次日，辭主人，又迤邐轉疃尋村。」

〔六五〕中秋——農歷八月。秋季三個月，七月曰孟秋，八月曰中秋，九月曰季秋。

〔六六〕推詳——推究審察。元孟漢卿《魔合羅》第四折：『投至得推詳出賊下落，搜尋的案完備。」

〔六七〕府尹推詳秉至公——此詩又見于《水滸傳》第三十回。『府尹』作『孔目』，『牢城』作『恩州』。

〔六八〕圍屏——多扇相連可以折疊的屏風。用時可環繞障蔽若圍牆然，故曰圍屏。《清稗類鈔·物品類》：『圍屏，可以環繞障閉之屏風也。」

〔六九〕錦障——錦制的步障。步障：用以遮蔽風塵或視綫的一種屏幕。《世説新語·汰侈》：『君夫（王愷）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七〇〕象州之古玩——指南方遠地出産的或南洋船來的珍貴玩器。象州：古州名，相當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象州縣。此處應爲泛指。明張瀚《松窗夢語》卷四：『粤之東西在嶺海間，古稱百粤。粤以東……廣以西……多珠璣、犀齒、毒瑁、金翠，皆自諸夷航海而至，故聚于粤之東；若櫰、楠、杞、梓、金、藤、葛，則産于粤之西矣。』

〔七一〕合浦之明珠——合浦：地名，位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南部沿海，以産珠稱。晉葛洪《抱朴子·袪惑》：『凡探明珠，不于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

〔七二〕火棗交梨——傳説中的仙果。指名貴果品。南朝梁陶弘景《真誥·運象》二：『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于金丹也。』宋王逵《蠡海集·鬼神》：『老氏之言交梨火棗者，蓋梨乃春花秋熟，外蒼内白，雖雪梨亦微蒼，故曰交梨，有金木交互之義。棗味甘而色赤爲陽，有陽土生物之義，故曰火棗。』

〔七三〕烹龍肝，炮鳳腑——形容烹制極珍貴的食品，兼取吉祥意。明《天啓宫詞一百首》注：『按祖制，遇大典禮，光祿寺備烹龍炮鳳之宴。然相傳有其名耳。是日尚膳監宰雄鷄代鳳，牡羊代龍，大棗稱安期棗，桃稱方朔桃，俱裝進御前。』

〔七四〕下箸了萬錢——形容食用奢侈，花費巨大。《晉書·何曾傳》：『（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七五〕熊掌——熊的脚掌。珍貴食品之一。清李化楠《醒園録·食熊掌法》：『先用溫水泡軟，取起，再用滚水燙，退去毛，令淨。放磁盤内，和酒醋蒸熟去骨，將肉切片，裝磁盤内，下好肉湯及清醬、酒、醋、姜、蒜，再蒸至極爛。好吃。』

〔七六〕駝蹄——駱駝的腳掌。也是一種珍貴的食品。明陶宗儀《輟耕錄》卷九：『所謂八珍，則醍醐、麈沆、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

〔七七〕紅蓮香稻——一種優質稻米。唐陸龜蒙《別墅懷歸》：『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京口大稻謂之粳，小稻謂之秈。其粒細長而白，味甘而香，九月而熟，是謂稻之上品，曰箭子；其粒大而芒紅皮赤，五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紅蓮。』

〔七八〕通印子魚——即子魚。一種名貴的魚。宋王得臣《麈史》卷中：『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二三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八：『魚通印之語，本出于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爲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綿黃雀」（見蘇軾《送牛尾狸與徐使君》：「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雀漫多脂」），乃借子字與黃字爲假對耳。』

〔七九〕伊魴洛鯉——伊水的魴魚，洛水的鯉魚。都是有名的魚品。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三：『別立市于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于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于牛羊。」』

〔八〇〕龍眼——果名。俗稱桂圓，又稱木彈、驪珠、益智子、綉水團等。以荔枝過而龍眼熟，隨其後，故又稱荔枝奴。清汪灝等《廣群芳譜》卷六十三：『（龍眼）閩廣蜀道出荔支處皆有之。樹似荔支，高一二丈，枝葉微小，葉似林檎，凌冬不凋。春末夏初開細白花，七月實熟，大如彈丸，肉薄于荔支，白而有漿，甘如蜜質，味殊絶。』

〔八一〕荔枝——果名。又稱離枝、丹荔等。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下：『荔枝樹，高五六丈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鷄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

〔八二〕鳳團——印有鳳紋的茶餅。宋代福建的貢茶之一。宋張舜民《畫墁錄》卷一：『丁晉公（謂）爲福建轉運使，始制爲鳳團，後又爲龍團。』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

〔八三〕壓賽——類似；勝似。今多寫作『亞賽』。漢劇《宇宙鋒》第一場：『內侍臣掩紅燈相府內過，燈光下見一女亞賽嫦娥。』

〔八四〕石崇——人名。晉代南皮人，字季倫，歷官散騎常侍、荊州刺史，以奢靡豪富著稱。《世說新語·汰侈》：『石崇與王愷爭豪，并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作炊……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

〔八五〕花簇錦攢——形容鮮艷華麗、富貴熱鬧的景象。參見本回註『花攢錦簇』條。

〔八六〕上用——供皇家使用的；御用。《紅樓夢》第二十四回：『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第四十回：『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

〔八七〕果餡椒鹽金餅——果品名。明高濂《遵生八箋·飲饌服食箋下》：『椒鹽餅方：白面二斤，香油半斤，鹽半兩，好椒皮一兩，茴香半兩，三分爲率；以一分純用油、椒鹽、茴香和面爲穰，更入芝麻，粗屑尤好。每一餅夾穰一塊，捏薄入爐。又法：用湯與油對半，用糖與芝麻屑並油爲穰。』

〔八八〕玉簪花兒——花草名。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七：『玉簪處處人家栽爲花草。二月生苗成叢，高尺許，柔莖如白菘，其葉大如掌，團而有尖，葉上紋如車前葉，青白色，頗嬌瑩。六七月抽莖，莖上有細葉，中出花朵

十數枚，長二三寸，本小末大；未開時，正如白玉搔頭簪形，又如羊肚蘑菇之狀。』

〔八九〕看菜兒——拏菜肴款待人。

〔九〇〕出殯——喪儀之一。把靈柩運到埋葬或寄放的地點。《北平風俗類徵》引《燕京雜記》：『京師出殯，最爲虛費。一棺舁者百人，少者亦數十人。銘旌高至四五丈，舁者亦數十人，以帛纏之，至用百餘疋。幡蓋儀從等物，指不勝屈。』《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擇個好日子出殯。』

〔九一〕山頭——墳頭；墳塋。《水滸傳》第二十六回：『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

〔九二〕大名府——府名。五代漢乾祐元年（九四八年）設。宋代爲防守汴京的門户，建號北京。轄境相當今河北成安、大名、臨西，山東臨清、冠縣、莘縣，及河南內黄等地。明代轄地縮小。

〔九三〕中書——官名。中書舍人的省稱。《宋史·職官志一》：『（中書省）舍人：四人，舊六人。掌行命令，爲制詞；分治六房，隨房當制。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頭。』

〔九四〕養娘媽媽——女僕。多指侍候小主人的女僕。宋黄庭堅《宴桃源》：『鏡中羸得消瘦。生受，生受，更被養娘催繡。』《水滸傳》第三十回：『張都監着丫鬟養娘，斟酒相勸。』

〔九五〕上元——農歷正月十五日。亦稱『元宵』、『元夕』。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一：『正月十五日元夕節，乃上元天官賜福之辰。』七月十五稱中元，爲地官赦罪之辰；十月十五稱下元，爲水官解厄之辰。參見第二十四回注『元宵』條。

〔九六〕鴉青寶石——即藍寶石。明黄省曾《西洋朝貢典錄·錫蘭山國》：『其寶石六物：一曰紅雅姑，二曰青雅姑，三曰黄雅姑，四曰青米藍石，五曰昔藍泥，六曰屈沒藍。』雅姑爲波斯語 Yakut 的音譯，意即寶石。此云『西洋大珠』、『鴉青寶石』，皆爲來自域外的罕見珠寶。

〔九七〕御前班值——在皇帝跟前分班輪值的近侍、近衛。《宋史·職官志六》：『（殿前司）騎軍有殿前指揮使、內殿

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祗候、金槍班、東西班、散直、鈞容直及捧日以下諸軍指揮。步軍有御龍直、骨朵子直、弓箭直、弩直及天武以下諸軍指揮……本司掌諸班直禁旅扈衛之事，捧日、天武四廂隸焉。』《明史·職官志三》：『（尚寶司）凡金牌之號五，以給勛戚侍衛之扈從及班直者、巡朝者、夜宿衛者。』

〔九八〕廣南鎮守——宦官職名。鎮守：即鎮守太監，皇帝派往各地方或軍隊中任監督事的親信太監。《明史·職官志三》：『鎮守太監始于洪熙，遍設于正統，凡各省各鎮無不有鎮守太監，至嘉靖八年後始革。』廣南鎮守即派駐廣南的鎮守太監。

〔九九〕正室——猶正房，正妻。《紅樓夢》第二回：『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

〔一〇〇〕廣南——地名。宋代置嶺南轉運使，亦稱廣南路。後分爲廣南東路、廣南西路，轄境分別相當今廣東、廣西境。元置行省，路降爲第二等地方行政區劃，在雲南廣南、富寧置廣南西路宣撫司。明代改爲廣南府。

〔一〇一〕員外——本爲官職名。晉武帝設員外散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謂正員以外的官職。唐至清各部均設員外郎，位在郎中之次。因此類官職可以捐買，富豪多有捐者，因成爲對富豪的尊稱。宋方回《續古今考》：『南渡前，開封富人皆稱員外。』此爲後一義。

〔一〇二〕本司三院——指樂户妓院。本司：主管司。此指教坊司，樂户屬教坊司管理，故曰本司。三院：泛指行院。

〔一〇三〕幫嫖貼食——幫嫖客助興混吃喝。

〔一〇四〕氣毬——古代的一種球類游戲，類似足球，有多種踢法。踢氣毬又叫蹴鞠。《説文·革部》：『鞠，蹋鞠也。』徐鍇繫傳：『蹋鞠以革爲圓囊，實以毛，蹴蹋爲戲。』唐歸氏（仁紹）子《答日休皮字詩》：『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就是語帶雙關咏氣毬的。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九：『今築氣毬者以脚蹙之，使之飛揚上騰。』氣毬的形制，元雜劇《度柳翠》第三折有描述：『這裏面有個表，這個爲三添氣。郎君子弟要難當作耍呵，吹一口氣，添上些水潤這表；傾了那水，再吹一口氣，拴

了這慈管兒，便難當作耍。去了抛索兒，褪了那口氣，便難當作耍不的了也。」氣毬的玩法，宋陳元靚《事林廣記》續集卷七有詳細介紹。

〔一〇五〕棋子——指圍棋。《宋書·張暢傳》：「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等器及棋子。」本書第六十八回還有同樣的用法。

〔一〇六〕幫閑勤兒——爲人捧場助興混飯吃的人。明璩崑玉《古今類書纂要》卷七：「幫閑者，乃無籍之徒，扛幫浪子嫖賭閑戲者也。」

〔一〇七〕營運——營生；謀生手段。明鄭若庸《玉玦記》第二十二齣：「不如歸家，尋些營運。有暇再來，免得誤你。」

〔一〇八〕花攢錦簇——同「花簇錦攢」。明無名氏《元宵節》第二折：「喜鰲山高接雲衢，蓋的來花攢錦簇。」或作「錦簇花攢」。元無名氏《符金錠》第四折：「酒泛瓊瑤，樂動簫韶，玳筵排錦簇花攢。」

〔一〇九〕内臣——指太監。唐元稹《宋常春等内僕局令》：「敕近制選内臣之善于其職者，監視諸鎮，蓋所以將我腹心之命達于爪牙之士也。」

〔一一〇〕勤兒——浪蕩子；不務正業的富家子弟。明徐渭《南詞叙錄》：「勤兒，言其勤于悦色，不憚煩也。亦曰刷子，言其亂也。」

〔一一一〕撒漫——花錢大手大腳。漫：通「鏝」，錢幣的背面，指錢。元楊顯之《酷寒亭》第一折：「頭頂軍資庫，腳踏萬年倉；若將來撒鏝，不勾幾時光。」

〔一一二〕表子——妓女；姘婦。明周祈《名義考》：「倡妓俗謂曰表子……猶言外婦。」

〔一一三〕紫陌——帝都郊野的道路。唐李白《南都行》：「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唐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一一四〕品簫——女子口淫的隱語。簫：喻陰莖。

〔一一五〕馬爬——像馬那樣四肢着地而卧。

〔一一六〕遶打週折——繞圈子。比喻采取曲折迂回的手段。元秦簡夫《東堂老》第一折：「這老兒可有些兜答難說話，慢慢的遶打週遭和他說。」元高文秀《黑旋風》第二折：「兩下裏慌速速怕甚麼路途賒，必然寬打着大週折。」

〔一一七〕指山說磨——比喻說話兜圈子，借此說彼。通常作「指山賣磨」，謂以空話哄人。元無名氏〔普天樂〕《嘲風情》：「姐姐每鑽冰取火，婆婆每指山賣磨，哥哥每擔雪填河。」

〔一一八〕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快把紫簫吹——指「品簫」。內事：暗指吞納。清李芝庭《鄉言解頤》卷五：「司出納者曰內事。」

〔一一九〕西江月——詞牌名。雙調五十字。上下闋字數相等，均四句，字數爲六、六、七、六。

〔一二〇〕謔浪——戲謔放蕩。《詩經·邶風·終風》：「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一二一〕事體——事理。晉葛洪《抱朴子·仁明》：「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爲純臣。」另有「事情」義，見後文。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婦人嫉妒非常，浪子落魄無賴。
一聽巧語花言，不顧新歡舊愛。
出逢紅袖相牽，又把風情別賣。
果然寒食元宵〔一〕，誰不幫興幫敗。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二〕，鎮日夜不得個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三〕，尋些頭腦〔四〕廝鬧〔五〕。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一日，金蓮爲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没處出氣，走往後邊廚房下去，搥檯拍盤，悶狠狠的模樣。那孫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怪行貨子，想漢子便别處去想，怎的在這裏硬氣〔六〕？』春梅正在悶時，聽了幾句，不一時暴跳起來：『那個歪斯纏〔七〕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開口。春梅便使性〔八〕，做幾步走到前邊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

道：『他還説娘叫爹收了我①，俏一幫兒〔九〕哄漢子。』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只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一〇〕，起身早些，也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颭〔一一〕的走來，笑嘻嘻道：『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道：『不要説起，今早倦倒了不得。三姐，你在那裏去來？』玉樓道：『纔到後面廚房裏走了一下。』金蓮道：『他與你説些什麼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金蓮雖故口裏説着，終久懷記在心，與雪娥結仇。不在話下。

兩個做了一回針指，只見春梅抱着湯瓶〔一二〕，秋菊拿了兩盞茶來。吃畢茶，兩個放卓兒，擺下棋子盤兒下棋。正下在熱鬧處，忽見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鬏髻，露着四鬢〔一三〕，耳邊青寶石墜子〔一四〕，白紗衫兒，銀紅〔一五〕比甲，挑綫裙子，雙彎尖趫紅鴛瘦小鞋，一個個粉妝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銀子。』潘金蓮説道：『俺每纔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被西門慶一手扯住，説道：『你往那裏去？我來了，你脱身去了！實説，我不在家，你兩個在這裏做甚麼？』金蓮道：『俺兩個悶的慌，在這裏下了兩盤棋。早時②沒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了衣服，説道：『你今日送殯來家早。』西門慶道：『今日齋堂裏都是内相〔一六〕同官，一來天氣暄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家？』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使

回兩個小廝接去了。』一面脫了衣服坐下，因問：『你兩個下棋，賭些什麼？』金蓮道：『俺兩個自恁下一盤耍子，平白賭什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個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每並沒銀子。』西門慶道：『你沒銀子，拿簪子〔一七〕問我手裏當，也是一般。』于是擺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才數子兒〔一八〕，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一九〕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二〇〕下，倚着湖山，推〔二一〕掐花兒。西門慶尋到那裏，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卻躲在這裏。』那婦人見西門慶來，昵笑不止，說道：『怪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卻來纏我。』將手中花撮成瓣兒，洒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二二〕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到跟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方纔撇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答話〔二三〕！』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每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蓮當下只在月娘面前，只打了個照面兒〔二四〕，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薰下香，預備澡盆浴湯〔二五〕，準備晚間兩個效魚水之歡〔二六〕。

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往，出門走動。出入銀錢，都在唱的李嬌兒手裏。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裏宿歇，或吃酒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裏

丫頭，自往廚下拿去。此事不說。

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了。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了金蓮，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要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二七〕、銀絲鮓湯〔二八〕。纔起身，使春梅往廚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幫兒哄漢子。百般指豬罵狗〔二九〕，欺負俺娘兒們，你又使他③後邊做甚麼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此話欺負他？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朵〔三〇〕。你只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這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他往廚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卓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婦人見秋菊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不見來。』

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廚下，只見秋菊正在那裏等着哩，便罵道：『賊餳奴〔三一〕，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哩？爹緊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急的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三二〕！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三三〕。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剌八〔三四〕新梁興〔三五〕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裏蛔蟲！』春梅不忿他罵，說道：『沒的扯毯淡〔三六〕！主子不使了來問你，那個好來問你要？有沒，俺們到前邊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三七〕的！』一隻手擰着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似這等

硬氣，有時道〔三八〕着！』春梅道：『中！有時道使時道，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變〔三九〕了罷！』于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的黃黃，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還在廚房裏雌〔四〇〕着，等他慢條絲禮兒〔四一〕纔和麵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使我來叫你來了。」倒被小院兒裏的，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只相那個調唆〔四二〕了爹一般，預備下粥兒不吃，平白新生發〔四三〕起要餅和湯。只顧在廚房裏罵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個㩧攔〔四四〕你在這屋裏，只當吃人罵將來。』這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走到後邊廚房裏，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腳，罵道：『賊歪剌骨〔四五〕！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罵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那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出廚房門外，雪娥對着大家人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晦氣。早是你在旁聽，我又沒曾說什麼，他走將來凶神也一般大吆小喝〔四六〕，把丫頭採〔四七〕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把恁一場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腳兒〔四八〕！』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朵聽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裏兩淚悲啼，放聲大哭。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廚房裏亂的些甚麼？』小玉回道：『爹要

餅，吃了往廟上去，説姑娘駡五娘房裏春梅來，被爹聽見了，在廚房裏踢了姑娘幾脚，哭起來。』月娘道：『也没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駡他房裏丫頭怎的！』于是使小玉走到廚房，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連忙攢造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騎馬，小廝跟隨，往廟上去不題。

這雪娥氣憤不過，走到月娘房裏，正告訴月娘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于窗下潛聽。見雪娥在屋裏，對月娘、李嬌兒説他怎的攔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爲。『娘，你不知淫婦，説起來比養漢老婆〔四九〕還浪〔五〇〕，一夜没漢子也成不的〔五一〕。背地幹的那繭兒〔五二〕，人幹不出，他幹出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擺〔五三〕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鷄〔五四〕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五五〕。』月娘道：『也没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駡他怎的？』雪娥道：『我駡他秃也瞎也來？那頃〔五六〕，這丫頭在娘房裏，着緊不聽手〔五七〕，俺没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語。可可今日輪他手裏，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説着，只見小玉走到，説：『五娘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説道：『比對〔五八〕我當初擺死親夫，你就不消〔五九〕叫漢子娶我來家，省的我攔着他，撑了你的窩兒〔六〇〕。論起春梅，又不是我房裏丫頭，你氣不憤〔六一〕，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的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裏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每大家省言一

句兒便了。』孫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六二〕也一般，隨問誰也辯不過他④。又在漢子根前戳舌兒〔六三〕，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們都攆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着他那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拉些兒〔六四〕不曾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妝，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躺在床上。

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廟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曾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交人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擺殺漢子，萬也說我擺殺漢子。拾了本有，吊了本無〔六五〕。沒丫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裏丫頭伏侍，吃人指罵？我一個還多着影兒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神暴跳，五陵氣沖天〔六六〕。一陣風走到後邊，採過雪娥頭髮來，盡力拏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手，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交你主子惹氣。』西門慶便道：『好賊歪刺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裏罵，你還攬纏〔六七〕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算！』看官聽說：不爭〔六八〕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六九〕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金蓮恃寵仗夫君，到使孫娥忌怨深。

自古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今日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穿箍兒戴。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兒，出了氣，如何不喜？由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一日，在園中置了一席，請吳月娘、孟玉樓連西門慶，四人共飲酒。

話休饒舌。那西門慶立了一夥，結識了十個人做朋友，每月會茶〔七〇〕飲酒。頭一個名喚應伯爵，是個破落户⑤出身，一分兒家財都闞没了，專一跟着富家子弟幫闞貼食，在院中頑耍，諢名叫做應花子。第二個姓謝名希大，乃清河衛千户官兒應襲〔七一〕子孫，自幼兒没了父母，游手好閑，善能〔七二〕踢的好氣毬，又且賭博，把前程〔七三〕丢了，如今做幫閑的〔七四〕。第三名喚吳典恩，乃本縣陰陽生〔七五〕，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來往。第四名孫天化，綽號孫寡嘴〔七六〕，年紀五十餘歲，專在院中闞寡門〔七七〕，與小娘〔七八〕傳書寄柬，勾引子弟〔七九〕，討風流錢過日子。第五是雲參將〔八〇〕兄弟，名喚雲離守。第六是花太監侄兒花子虛。第七姓祝，名喚祝日念。第八姓常，名常時節。第九個姓白，名喚白來創。連西門慶共十個。衆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讓西門慶做了大哥，每月輪流會茶擺酒。

一日，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内官〔八一〕家擺酒都是大盤大碗，甚是豐盛。衆人都到齊了。那日西門慶有事，約午後不見到來，都留席面〔八二〕。少頃，西門慶來到，衣帽整齊，四個小廝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叙禮讓坐。東家〔八三〕安席〔八四〕，西門慶

居首席。一個粉頭，兩個妓女，琵琶箏纂〔八五〕，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八六〕嬌艷，色藝雙全。但見：

羅衣疊雪〔八七〕，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流鶯；舞態蹁躚，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八八〕墜秦樓〔八九〕，歌遏行雲〔九〇〕遮楚館〔九一〕。高低緊慢，按宮商〔九二〕吐玉噴珠；輕重疾徐，依格調鏗金戛玉〔九三〕。箏排雁柱〔九四〕聲聲慢，板排紅牙〔九五〕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三個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搖颭，綉帶飄飄磕頭。西門慶呼答應小使玳安，書袋〔九六〕內取三封賞賜，每人二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子虛：『這位姐兒上姓〔九七〕？端的會唱。』東家未及答，在席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的了。這擲箏〔九八〕的是花二哥令翠〔九九〕，勾欄後巷吳銀兒。那撥阮〔一〇〇〕的是朱毛頭的女兒朱愛愛。這彈琵琶的是二條巷李三媽的女兒，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見放着他親姑娘，大官人如何推不認的？』西門慶笑道：『六年不見，就出落得成了人兒了。』落後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姐殷勤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因問：『你三媽、你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走走，看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一〇一〕了一場，至今腿腳半邊通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常是接到店

裏住，兩三日不放來家。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一〇二〕，答應這幾個相熟的老爹，好不辛苦！也要往宅裏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也不在裏邊〔一〇三〕走走？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這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一〇四〕，說話兒乖覺伶變，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如何？』桂姐道：『爹休哄我。你肯貴人腳兒踏俺賤地？』西門慶道：『我不哄你。』到是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一〇五〕與香茶盒兒，遞與桂姐收了。桂姐道：『多咱〔一〇六〕去？如今使保兒〔一〇七〕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畢酒。約掌燈〔一〇八〕人散時分，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騎馬⑥同送桂姐，逕進拘攔往李家去。正是：錦綉窩中，入手〔一〇九〕不如撒手美；紅錦套裏，鑽頭容易出頭難。有詞爲證：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一一〇〕；迷魂洞，囚牢般巧砌疊〔一一一〕，檢屍場〔一一二〕，屠鋪般明排列。銜〔一一三〕一味死溫存，活打劫。招牌兒〔一一四〕大字書者：買俏金〔一一五〕，哥哥休撏；纏頭錦〔一一六〕，婆婆自接；賣花錢〔一一七〕，姐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肐膊通動但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一一八〕貴人，那陣風兒刮你到于此處？』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一一九〕，沒曾來得，老

媽休怪，休怪。』虔婆便問：『這二位老爹貴姓？』西門慶道：『是我兩個好友：應二哥，謝子純。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送回來。快看酒〔一二〇〕來，俺們樂飲三杯。』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了茶，一面下去打抹〔一二一〕春檯〔一二二〕，收拾酒菜。少頃，保兒上來放卓兒，掌上燈燭，酒餚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真個是風月窩〔一二三〕，鶯花寨〔一二四〕。免不得姊妹兩個在旁，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有詩爲證：

琉璃鐘〔一二五〕，琥珀〔一二六〕濃，小槽〔一二七〕酒滴珍珠紅〔一二八〕。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綉幕圍香風。吹龍笛〔一二九〕，擊鼉鼓〔一三〇〕，皓齒歌，細腰舞〔一三一〕。況是青春莫虛度，銀缸〔一三二〕掩映嬌娥語：酒不到劉伶〔一三三〕墳上去。

當下桂卿姐兒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一三四〕飲酒。西門慶向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禾唱南曲〔一三五〕，何不請歌一詞，以奉勸二位一杯兒酒，意下如何？』那應伯爵道：『我等不當起動，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日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一三六〕桂姐，故此發言，先索落〔一三七〕他唱。卻被院中婆娘見精識精〔一三八〕，看破了八九分。李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靦腆，不肯對人胡亂便。』于是西門慶便叫玳安小廝，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卓上，便說道：『這些不當甚麽，權與桂姐爲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那桂姐連忙起身相謝了，

方纔一面令丫鬟收下了，一面放下一張小卓兒，請桂姐⑦下席來唱。當下桂姐不慌不忙，輕拂羅袖⑧，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剌着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歌唱一隻〔駐雲飛〕〔一三九〕：

舉止從容〔一四〇〕，壓盡拘欄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嗏！玉杵污泥中，豈凡庸？一曲清商〔一四一〕，滿座皆驚動。何似襄王一夢中，何似襄王一夢中〔一四二〕！

唱畢，把個西門慶喜歡的没入腳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裏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在根前一力攛掇，就上了道兒〔一四三〕。次日，使小廝往家去拏五十兩銀子，段鋪內討四套衣裳，要梳籠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家中侄女兒，如何不喜？連忙拏了一錠大元寶〔一四四〕付與玳安，拏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卓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做三日〔一四五〕，飲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日念、常時節，每人出五分銀子人情作賀，都來賛他。鋪的蓋的，俱是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舞裙歌板逐時新〔一四六〕，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語富兒休暴殄〔一四七〕，儉如良藥可醫貧。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他還説娘教爹收了我　原作『我和娘收了』，參考崇禎本改。
②早時　『早』原作『子』，酌改。
③你又使他　『你』字前原有一『使』字，參考崇禎本刪。
④隨問誰也辯不過他　『也辯』原作『他辯』，參考崇禎本改。
⑤破落户　『破』原作『潑』，據前文同語改。
⑥騎馬　『騎』原作『騾』，參酌崇禎本改。
⑦桂姐　『姐』原作『卿』，詳上下文意改。
⑧拂　原作『扶』，酌改。

【註釋】

〔一〕寒食元宵——二節日名。寒食：清明前一日。是日起，三日内禁火，吃冷飯，故曰寒食。南朝梁宗懍《荆楚歲時記》：『去冬節（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元宵：農曆正月十五，是我國最熱鬧的節日之一。寒食元宵，一冷清，一熱鬧，比喻人或興或敗。

〔二〕顛寒作熱——把冷的顛倒説成熱的。比喻顛倒是非，惹起事端。《水滸後傳》第四回：『那趙玉娥正在妙齡，那李管營怎能遂其所欲，一味顛寒作熱，撒嬌撒痴。』

〔三〕聽籬察壁——暗中偵聽別人的談話或行動；聽壁角。

〔四〕頭腦——此爲碴口、由頭的意思。《二刻拍案驚奇》卷十：『果然莫翁在莫媽面前尋個頭腦，故意説丫頭不好，

要賣他出去。』參見第一回同條注。

〔五〕廝鬧——與人吵鬧。《醒世恒言》卷八：『妹子爲甚在這房中廝鬧？娘子怎又不見？』

〔六〕硬氣——態度强硬。《紅樓夢》第八十回：『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

〔七〕歪廝纏——没正經地胡亂糾纏。元無名氏《舉案齊眉》第二折：『兄弟喚作歪廝纏，則我叫做胡廝鬧。』

〔八〕使性——鬧性氣；耍脾氣。明賈仲明《對玉梳》第一折：『他一口氣成病，使性兒出去了。』

〔九〕俏一幫兒——結成一伙。俏：猶『帩』，使捆緊。《集韵·笑韵》：『帩，縛也。』《崇明縣志》：『帩，音峭，繩絞緊也。』引申指人結伙。

〔一〇〕送殯——出殯時陪送靈柩到葬地去。明徐霖《綉襦記》第二十二齣：『我兩人都靠送殯爲活，他把我主顧都搶了。』

〔一一〕搖颭——搖擺。颭：風吹物動。明張自烈《正字通·風部》：『颭，凡風動物與物受風搖曳者皆謂之颭。』這裏形容行走時衣隨風擺貌。

〔一二〕湯瓶——煮水用的瓶。明文震亨《長物志》卷十二：『湯瓶鉛者爲上，錫者次之，銅者不可用。形如竹筒者，既不漏火，又易點注。瓷瓶雖不奪湯氣，然不適用，亦不雅觀。』

〔一三〕四鬢——鬢髮。額角兩鬢與耳後兩鬢的合稱。《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扯碎了網巾你休要怪，擒了你四鬢怨不得咱。』

〔一四〕墜子——此指耳墜。懸垂耳下的飾物，以金珠寶石等製成。《紅樓夢》第三十一回：『猛一瞧，活脱兒就像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

〔一五〕銀紅——顔色名。像剛出熔爐的白銀那樣明艷的淺紅白色。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三：『蓮紅，桃紅色，銀紅，水紅色。以上質亦紅花餅一味，淺深分兩加、減而成。是四色皆非黄繭絲所可爲，必用白絲方現。』清平

步青《霞外攟屑》卷十：『退紅即今之粉紅色，所謂久出爐銀也。按李斗《揚州畫舫錄》，則以肉紅爲退紅，與粉紅不同。又云，淺紅白色曰出爐銀。』出爐銀，即銀紅色。

〔一六〕內相——稱太監。《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二：『近日有個欽差內相譚稹到浙西公幹。』《水滸後傳》第八回：『到城門邊，有四員內相，四名宮娥，捧着酒盒，撩衣跑進。』

〔一七〕簪子——綰住髮髻或將冠固定於髮髻上的用品。條狀，以金玉木骨等製成，一端尖，可插於髮內，另一端多製成花樣，或懸垂飾物，露於髻外。漢劉熙《釋名·釋首飾》：『簪，兟也。以兟連冠於髮也。』

〔一八〕數子兒——圍棋定局後計算雙方所占地域多少。我國古代用棋子數來表示，曰數子兒。

〔一九〕撲撒——手來回撥動或揉搓。元喬吉《揚州夢》第二折：『順手兒撲撒上翠鸞丹鳳，恣情的受用足玉暖香融。』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千古快》：『給我把衣服擰一擰，撲撒撲撒前後襟。』

〔二〇〕瑞香花——花名。宋陶穀《清異錄·花門·睡香》：『廬山瑞香花，始緣一比丘晝寢磐石上，夢中聞花香烈酷，不可名，既覺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謂乃花中祥瑞，遂以瑞易睡。』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四：『瑞香，南土處處山中有之。枝幹婆娑，柔條厚葉，四時不凋。冬春之交開花成簇，長三四分，如丁香狀，有黃白紫三色。』

〔二一〕推——假托；以……爲理由。元無名氏《千里獨行》第三折：『丞相領兵趕上雲長，則推與他送行。』《醒世姻緣傳》第十一回：『你推拾布裙，把我襪子割破。』

〔二二〕雙關——兩臂。兩臂合攏如關，故曰。《三俠五義》第九十三回：『焦赤扔了鋼叉，雙關子抱住艾虎。』

〔二三〕答話——對證話。指事後追究。本書第二十一回：『你爹但來晚了，都在你身上，等我和你答話。』第六十七回：『好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

〔二四〕打了個照面兒——本指面對面相見。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一：『與那五百年疚憎的冤家，正打個照面兒。』

多指到場露一下面。《紅樓夢》第八十二回：『寶玉連忙答應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邊打個照面。』

〔二五〕浴湯——洗澡水。湯：熱水

〔二六〕魚水之歡——指夫妻房事。《管子·小問》：『桓公使管仲求寧戚，寧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寧子其欲室乎？」』後因以魚水喻夫妻。

〔二七〕荷花餅——一種薄餅。本書第五十九回曰：『然後拏上兩箸賽團圓、如明月、薄如紙、白如雪、香甜美口、酥油和蜜餞、麻椒鹽荷花細餅』，形狀似與今荷葉餅相似，吃法與春餅相同。清袁枚《隨園食單·點心單》：『山東孔藩臺家製薄餅，薄若蟬翼，大若茶盤，柔膩絕倫。』大約是同一類食品。

〔二八〕銀絲鮓湯——用鯽魚鮓爲原料做的湯。鮓：腌製的魚。唐杜甫《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之二：『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

〔二九〕指豬罵狗——比喻指此而罵彼。本書第二十五回：『昨日不知那裏吃的稀醉了，在前邊大吆小喝，指豬罵狗。』今多作『指鷄罵狗』。

〔三〇〕盆罐都有耳朵——盆罐口端兩側穿提繩用的環狀物俗稱耳朵。借指人多耳多，說話有人偷聽。

〔三一〕賊餳奴——罵人的話。形容人黏滯拖沓。餳：糖稀，飴糖。《資治通鑑·陳宣帝太建十三年》：『目彥光爲「著帽餳」。』

〔三二〕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歇後語。回子：對回族帶侮辱性的稱呼。回族馬姓居多，故曰馬回子。回族人多信奉伊斯蘭教，每日有固定時間做禮拜（拜節），不能逾時，故歇『來到的就是』。指事情來得急，克時立辦。

〔三三〕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歇後語。鍋是用鐵煅打的，不能一下子就打成，故歇『也等慢慢兒的來』。

謂事情得一步一步地做，急不來。

〔三四〕忽剌八——忽然。蒙古語譯詞。《華夷譯語》：『忽兒八：忽然，突然。』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倉卒曰忽喇叭』。字或作『忽剌巴』、『虎辣八』、『虎拉巴』、『忽剌巴兒』等。元無名氏《雲窗夢》第三折：『忽剌八夢斷碧天涯。』《三俠五義》第十五回：『這些年也沒見你老人家說有兒子，今日虎拉巴的又告起兒子來了？』

〔三五〕新梁興——似爲『新例興』的音變。指新興的例兒（規矩）。本書第十八回：『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怪剌剌教丫頭看答着，甚麽張致！』

〔三六〕扯毬淡——『扯淡』的粗俗說法。扯淡話；胡說。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五：『言胡說曰扯淡。』《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沒得扯淡！就算你相與老爺，你到底不是個老爺！』

〔三七〕聲氣——聲音和氣息。指不滿的言論。《老殘游記》第十七回：『將來任憑你送人也罷，擇配也罷，你就有了主權，我也不遭聲氣。』

〔三八〕時道——時運；運氣。本書第七十四回：『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躧下去。』

〔三九〕別變——算計；處治。《醒世姻緣傳》第五十六回：『若不是這等體貼，就生生的叫人別變死了。』第六十九回：『他合他老子擰成一股，別變着不叫我來。』

〔四〇〕雌——踩；踏。此指久立不動。通常寫作『跐』。姚雪垠《長夜》二十九：『你又沒有槍，跟來做啥子？快給我跐在這兒。』

〔四一〕慢條絲禮兒——動作徐緩不着急的樣子。《儒林外史》第　回：『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怎的慢條斯理！』後文又寫作『慢條斯禮』、『慢條廝禮』。

〔四二〕調唆——挑撥，唆使。《綠野仙踪》第五十四回：『日日用這些半調唆、半嚼切的話聒噪。』後文又作『唆調』。

〔四三〕生發——興起，發生。《五代史平話·梁史上》：「國祚之所以長短，盜賊之所以生發，皆有一個定的。」

〔四四〕擱攔——把攬；獨占。《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這些大老官的命都是他擱攔着算了去。」後文多寫作「把攔」。

〔四五〕歪刺骨——詈詞。行爲不端的人。多用於婦女。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又北人詈婦之下劣者曰歪辣骨，詢其故，則云牛身自毛骨皮肉以至通體無一棄物，惟兩角內有天頂肉少許，其穢逼人，最爲賤惡，以此比之粗婢。後又問京師之熟諳市語者，則又不然。云往時宣德間，瓦刺爲中國頻征，衰弱貧苦，以其婦女售與邊人，每口不過酬幾百錢，名曰瓦刺姑，以其貌寢而價廉也。二說未知孰是。」按：二說皆附會。歪刺即「歪」，不正。刺：詞尾，無實義。歪刺，可指脚型或步態不端正，也可指行爲不端正。後文多寫作「𢱢刺骨」。

〔四六〕大吆小喝——大聲地吆喝喊叫。《紅樓夢》第六十回：「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失了體統。」

〔四七〕採——揪；扯。元紀君祥《趙氏孤兒》第三折：「你不招，令人與我採下去着實打者！」《儒林外史》第十八回：「那分府坐在轎裏，一眼看見，認得是支鍔，叫人採過他來。」

〔四八〕錯了脚兒——失足。比喻失運、失誤。

〔四九〕養漢老婆——與人私通的婦女。《紅樓夢》第一百一回：「你過去把那黑心的養漢老婆下死勁的打他幾下子，把妞妞抱過來。」

〔五〇〕浪——放浪；淫蕩。《詩經·邶風·終風》：「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程俊英注：「浪，放蕩。」元馬致遠《岳陽樓》第三折：「你個浪婆娘又摟着別人睡，不殺了要怎麼也波哥。」

〔五一〕成不的——不行；不能忍受。元馬致遠《岳陽樓》第二折：「看了他那嘴臉，我吃他吐的茶，就絶户了也成不的。」

〔五二〕繭兒——事情；行爲。明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那 個傷天理害人精，狠心腸幹這樣繭？」清蒲松齡

《聊齋俚曲集·禳妒咒》：『你看賊强人，才没人管着，任拘甚麼繭兒都作估出來了。』

〔五三〕擺——擺布。引申指暗害、毒死。元孟漢卿《魔合羅》題目：『李文道毒藥擺哥哥，蕭令史暗裏得錢多。』《古今小説》卷三十六：『看見那五個男女聞那香，一霎間都擺番了。』

〔五四〕烏眼鷄——形容人吵架或互相嫉恨而怒目相視的樣子。《紅樓夢》第七十五回：『一個個不像烏眼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或寫作『五眼鷄』。元無名氏《神奴兒》第一折：『則你那狀本兒如瓶注水，俺親弟兒看成做了五眼鷄。』

〔五五〕不待見——不想兒；看不上。元關漢卿《魯齋郎》第一折：『起初時性命也似愛他，如今兩個眼裏不待見他。』《紅樓夢》第二十一回：『難道圖你舒服，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見我呀！』

〔五六〕那頃——指示過去或將來的某一時間，那時候。頃：時候。今口語讀若『淺兒』。當是『其間』的合音。元關漢卿《五侯宴》第三折：『我到家中問的明白，那其間來認，未爲晚矣。』成化本《新編白兔記》：『待老漢送將兒去，那其間方知詳細。』

〔五七〕聽手——聽從使喚。

〔五八〕比對——本意爲比較對照，動詞。清盧文弨〈《示兒編》跋〉：『有可疑者，一一比對。』本書用作提起比照條件的連詞，相當於『既然』。

〔五九〕不消——不必；不需要。宋蘇軾《贈包安靜先生》之三：『便須起來和熱吃，不消洗面裹頭巾。』

〔六〇〕撑窩兒——頂占别人的位置。撑：排擠。參見第十九回注『撑』條。窩兒：位置，參見第七回注『窩兒』條。

〔六一〕氣不憤——不服氣；不平。後文又寫作『氣不忿』。《紅樓夢》第六十一回：『没的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

〔六二〕嘴似淮洪——嘴像淮河决堤的洪水。形容人語言尖利，洶洶不已。

〔六三〕戳舌兒——搬弄口舌。本書第二十八回：『你在傍戳舌兒怎的？』第三十四回：『平安兒含恨戳舌。』

〔六四〕拉些兒——差一點兒。拉：欠。《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外頭拉的帳不開發，使得麼？』引申指相差。

〔六五〕拾了本有，吊了本無——揀到就有了，丟掉就没有了。謂本來不是自己所有。

〔六六〕三尸神暴跳，五陵氣冲天——形容人暴怒。三尸：道家謂人體內作祟的神。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清西厓《談徵·事部》：『修真家言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將本人罪過奏聞上帝，減其祿命。上尸名彭倨，次名彭質，下名彭矯。每遇庚申日，徹夜不卧，守之至曉，則三尸不得上奏。』五陵：西漢五個皇帝陵：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的合稱。漢元帝以前，每立陵墓輒遷四方富豪以居之，因稱豪門氣概爲五陵氣。元無名氏《誶范叔》第四折：『當殿脱儒衣，口吐虹霓，三千丈五陵氣。』本書以五陵氣指怒氣。五陵，後文又作『五臟』。

〔六七〕攪纏——糾纏；攀扯。本書第二十八回：『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另有『花費』義，見後文。

〔六八〕不爭——只因；只爲。《宣和遺事》前集：『不爭奸佞居臺輔，合是中原血染衣。』元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本第二折：『不爭你握雨攜雲，常使我提心在口』。本書另有『假如』、『不但』、『不肯』等義，見後文。

〔六九〕管教——定使；定讓。宋周邦彦《蝶戀花》《咏柳》：『擬插芳條須滿首，管教風味還依舊。』元石君寶《曲江池》第四折：『你父子們有甚不相知，倒着俺定奪，管教你一家完美笑呵呵。』

〔七〇〕會茶——輪流做東會聚飲茶。《古今小説》卷十一：『與店中朋友同會茶之間，趙旭見案上有詩牌。』《西游記》第六十九回：『我又不曾與他會茶會酒。』

〔七一〕應襲——按規定繼承；承襲。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答應長隨……凡雙月十六日，例有答應牌子，前往校場比試武職應襲。』《明史·選舉志一》：『尋命都司、衛所應襲子弟年十歲以上者，提學官選送武學讀書。』

〔七二〕善能——擅長。《百喻經·貧人作鴛鴦鳴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

〔七三〕前程——功名；職位。清顧張思《土風錄》卷八：『生監以上通呼曰前程……本爲路程，借爲人身階銜也。』

《文明小史》第二十八回：『他以爲自己是司馬前程，專喜合官場來往。』

〔七四〕幫閑的——爲人捧場湊趣混飯吃的人。《醒世恒言》卷三：『那些王孫公子來一遍，動不動有幾個幫閑。』參見第十回注『幫閑勤兒』條。

〔七五〕陰陽生——明清兩代府縣掌天文、星卜、堪輿等事的吏員。《明史·職官志四》：『陰陽學：府，正術一人；州，典術一人；縣，訓術一人。亦洪武十七年置，設官不給祿。』《石點頭》卷十：『一日正當理事，陰陽生報道：府學新到教授來拜。』

〔七六〕寡嘴——貧嘴；慣説淡話的嘴。《三寶太監西洋記》第十四回：『我若是被他籠絡了，不但辜負了數千里而來，且又便饒了他耍着寡嘴。』

〔七七〕闖寡門——市語。指空手逛妓院，不請酒也不留宿。明風月友《金陵六院市語》：『闖寡門者，空談而去。』《石點頭》卷十：『就是没錢鈔不去嫖的，也要到此闖寡門，吃空茶。』

〔七八〕小娘——稱妓女、歌伎。唐元稹《箏》：『急揮舞破催飛燕，慢逐歌詞弄小娘。』《醒世恒言》卷三：『做小娘的，風花雪月，受用已勾。』

〔七九〕子弟——指嫖客。元武漢臣《玉壺春》第二折：『你不思進取功名，只要上花臺做子弟，有什麼好處？』

〔八〇〕參將——官名。明代爲鎮守邊區的統兵官，位次于總兵、副總兵，分守各路。另有漕運參將，督催糧運。《明史·職官志五》：『正德中，又選團營精鋭，置東西兩官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

〔八一〕内官——宦官；太監。唐李德裕《長安秋夜》：『内官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

〔八二〕席面——席位；筵席客人的位子。宋洪邁《容齋五筆》卷十：『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鬧了一會，席面已齊，杜少卿出來奉席坐下。』

〔八三〕東家——主人。清翟灝《通俗編》卷十三：『世俗謂主人曰東家。』此處指做東的主人。

〔八四〕安席——酒席開始時排座次、入席、敬酒等程序性活動。也叫「安座兒。」《西游記》第五十四回：「三藏下來，御也擎玉杯，與女王安席。」

〔八五〕䈥——樂器名。也叫軋箏。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樂十》：「唐有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之，固取名焉。」宋曾三異《同話錄》：「箏之制十三弦。舊制亦有十二弦者，謂之䈥箏。世俗有樂器，小而用七弦，名軋箏，今乃謂之䈥。」《元史·禮樂志五》：「䈥，制如箏而七弦，有柱，用竹軋之。」

〔八六〕梨園——唐玄宗時教練宮廷歌舞藝人之所。後因指樂舞戲曲行業，或指歌舞戲曲藝人、藝妓等。《新唐書·禮樂志十二》：「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

〔八七〕羅衣疊雪——形容羅衣輕柔似堆雪。唐杜甫《端午日賜衣》：「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按：這段韵文見於《水滸傳》第五十一回。「箏排雁柱聲聲慢」句，《水滸傳》作「笛吹紫竹篇篇錦」，餘同。

〔八八〕舞回明月——形容舞姿之美，令明月徘徊。宋晏幾道〔鷓鴣天〕：「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

〔八九〕秦樓——指歌榭舞樓。漢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鵠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後因稱鳳臺爲秦樓。唐李商隱《送千牛李將軍赴闕》：「會與秦樓鳳，俱聽漢苑鶯。」宋柳永〔西平樂〕：「秦樓鳳吹，楚館雲約，空悵望在何處？」并泛指歌樓妓館。元張國賓《薛仁貴》第三折：「也不知他在楚館秦樓貪戀着誰。」

〔九〇〕歌遏行雲——形容歌聲美妙，止住飄動的雲。《列子·湯問》：「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九一〕楚館——指歌樓舞館。參見本回注「秦樓」條。

〔九二〕宮商——古代五聲音階的第一、第二兩個音級。泛指音律。《宋書·律曆志上》：『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清毛奇齡《競山樂錄》：『人聲屑次雖多，然只五聲而止。如宮是第一聲，商是第二聲，從下而上，從濁而清，從低而高，從重而輕，宮是最下之一聲。』

〔九三〕鏗金戛玉——形容聲音清脆，如敲擊金玉。戛：輕輕地敲打。宋王邁《祭海陽縣尉林磻敵先生文》：『先生之文，戛玉鏘金。』

〔九四〕箏排雁柱——形容箏面上撐弦的柱碼斜排如雁行。唐路德延《小兒》：『簾拂魚鈎動，箏推雁柱偏。』

〔九五〕板排紅牙——謂拍擊檀木做成的紅色拍板。板：拍板，演唱時用以擊節的樂器，以數片堅木制成，一端用繩串聯，演奏時兩手合擊發音。排：拍擊。紅牙：形容拍板材質高貴。象牙制成的拍板稱牙拍或牙板，雖以木製，仍美稱牙板，取其高貴。檀木色紅，乃稱紅牙。宋司馬光《和王少卿十日與留臺諸官赴王尹賞菊之會》：『紅牙板急弦聲咽，白玉舟橫酒量寬。』

〔九六〕書袋——裝書卷、文件的口袋。《金史·輿服志下》：『大定十六年，世宗以吏員與士民之服無別……遂定懸書袋之制。省、樞密院令、譯史用紫紵絲爲之，臺、六部、宗正、統軍司、檢察司以黑斜皮爲之，寺、監、隨朝諸局、并州縣，并黃皮爲之。各長七寸，闊二寸，厚半寸，并於束帶上懸帶。』

〔九七〕上姓——問人姓氏的敬辭。猶言貴姓。《兒女英雄傳》第五回：『請問尊客上姓，仙鄉那裏？』

〔九八〕擽箏——演奏箏。擽，字書無此字，當是『擽』字之誤。《文選·嵇康〈琴賦〉》：『或摟、搋、擽、捋，縹繚潎洌。』李善注：『摟、搋、擽、捋，皆手撫弦之貌。』

〔九九〕令翠——尊稱別人包占的妓女。紅、翠：妓女的代稱。

〔一〇〇〕撥阮——彈奏阮。阮：樂器名，古琵琶之一種，傳爲晉阮咸所制，因名阮咸，省稱阮。唐李匡乂《資暇集》卷下：『樂器有似琵琶而圓者，曰阮咸……往中宗朝，元賓客行冲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冢獲其銅鑄成者

獻之。元曰：「此阮仲容（阮咸字仲容）所造」。乃命工人木爲之，音韵清朗，頗難爲名，權以仲容姓名呼焉。」

〔一〇一〕不好——患病的婉辭。元吳昌齡《張天師》第二折：「你那病人不好幾日了？」

〔一〇二〕供唱——優伶或妓女應招唱曲；賣唱。本書第三十二回：「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

〔一〇三〕裏邊——特指妓院。本書第六十九回：「他有兩夜没回家，只在裏邊歇哩。」

〔一〇四〕一團和氣——一團祥和之氣。形容態度溫和。宋程顥、程頤《二程外書》卷十二：「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一〇五〕挑牙——剔牙用的器物，一端可繫在汗巾上。《醒世姻緣傳》第十九回：「汗巾頭上還繫一副烏銀挑牙，一個香袋。」

〔一〇六〕多咱——甚麼時候。咱：「早晚」的合音，字或作「喒」、「偺」等。《醒世姻緣傳》第二十一回：「你從多咱來了？」《白雪遺音·馬頭調·世界上》：「今日離別了，未知何日才得見，多偺團圓？」

〔一〇七〕保兒——妓院中供使役的男子。明風月友《金陵六院市語》：「保兒爲抱老。」抱老又作孛老。元張可久〔寨兒令〕《妓怨》之一：「大姆埋冤，孛老熬煎，只爲養家錢。」《花月痕》第二十回：「曼雲回家，打發保兒來探劍秋。」

〔一〇八〕掌燈——執燈；點燈。《西游記》第十四回：「那老兒即令燒湯拏盆，掌上燈火。」

〔一〇九〕入手——上手；開始做。元紀君祥《趙氏孤兒》楔子：「俺二人文武不和，常有傷害趙盾之心，爭奈不能入手。」

〔一一〇〕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陷人坑：陷阱，爲誘人陷入而挖的坑。比喻妓院。按，此曲見於《雍熙樂府》卷十八「雜曲」部，曲牌〔水仙子〕，題作《嘲子弟》，作者爲元人湯式。

〔一一一〕砌疊——堆砌疊造。元尚仲賢《三奪槊》第一折：『比及武官砌疊個元戎將，文官掙揣個頭廳相。』

〔一一二〕檢屍場——檢驗屍傷情況的場所。

〔一一三〕膩羌衠——音「諄」。純粹；完全。《篇海類編・行部》：『衠，真也；正也；不雜也。』元關漢卿《救風塵》第四折：『這廝家豪富，衠一味虛肚腸，不幹些着實活路。』

〔一一四〕招牌兒——掛在店鋪門前標明店鋪名稱或經營範圍的牌匾等物。宋張任國〔柳梢青〕：『掛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

〔一一五〕買俏金——嫖妓費用。或作『買笑金』。唐劉禹錫《懷妓》之二：『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

〔一一六〕纏頭錦——贈給歌舞藝人或妓女的報酬。本贈錦，供舞女纏頭（古代歌舞者以錦巾裹頭），故曰纏頭錦。唐杜甫《即事》：『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仇兆鰲注：『錦纏頭，舞畢而贈彩也。』

〔一一七〕賣花錢——妓女賣身所得報酬。賣花：賣笑，賣身。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三》：『鄰里能助我，則乞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

〔一一八〕姐夫——稱嫖客。清余懷《板橋雜記》上卷：『（妓家）稱客曰姐夫。』《警世通言》卷二十四：『鴇子舉杯敬公子說：「王姐夫，我女兒與你成了夫婦，地久天長。」』

〔一一九〕窮冗——窮忙。忙碌的謙辭。明高濂《玉簪記》第二十六齣：『我連日窮冗，未曾來看他。』

〔一二〇〕看酒——供酒招待客人。本書第三十一回：『你在這裏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

〔一二一〕打抹——擦拭；揩拂。《儒林外史》第十回：『忙將這碗撤去，桌子打抹干淨。』另有『示意』義，見後文。

〔一二二〕春檯——酒臺；飯桌。古人稱酒爲春，故酒臺曰春臺。《水滸傳》第六回：『只見竈邊破漆春臺，只有些灰塵在面上。』

〔一二三〕風月窩——風月場所，指妓院。或作『風月場』、『風月館』、『風月所』等。元王曄〔水仙子〕《議擬》：『風

月所成文案，鶯花寨擬罪名，麗春院依例實行。」

〔一二四〕鶯花寨——指妓院。鶯花：鶯燕、花柳，均喻妓女。

〔一二五〕琉璃鍾——玻璃酒杯。按，這首詩原是唐代詩人李賀的詩，題作《將進酒》。末四句作「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餘同。這首詩《大宋宣和遺事》亦引。

〔一二六〕琥珀——形容酒色。指美酒。唐李白《客中作》：「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一二七〕小槽——釀酒時引出酒液的器具。《文選·劉伶〈酒德頌〉》：「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李善注：「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

〔一二八〕珍珠紅——酒名。宋蔡絛《西清詩話·紅麴酒》：「李賀云：酒滴珍珠紅。夏彥剛云：江南人造紅麴酒。」

〔一二九〕龍笛——樂器名。本謂笛聲似龍鳴。《文選·馬融〈長笛賦〉》：「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正相似。」後世以管首刻龍頭，曰龍笛。《元史·禮樂志五》：「龍笛，制如笛，七孔，橫吹之。管首制龍頭，銜同心結帶。」

〔一三〇〕鼉鼓——鼉皮鼓。鼉：又稱鼉龍、豬婆龍，即揚子鰐。《詩經·大雅·靈臺》：「鼉鼓逢逢，矇瞍奏公。」孔穎達疏引陸璣疏：「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可以冒鼓。」

〔一三一〕細腰舞——指美人歌舞。《南史·羊侃傳》：「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

〔一三二〕銀缸——銀燈。缸：油燈。通常寫作「釭」。南朝梁蕭繹《草名》：「金錢買含笑，銀缸影梳頭。」

〔一三三〕劉伶——晉代名士，以嗜酒稱。《世說新語·文學》：「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劉孝標注引《名士傳》：「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晉書》有傳。

〔一三四〕觥籌交錯——形容飲酒熱鬧的場面。觥：酒杯；籌：行酒令用的籌碼。宋歐陽修《醉翁亭記》：「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者，衆賓歡也。」

〔一三五〕南曲——宋、元、明時南方戲曲、散曲所用各種曲調的統稱。用韻以南方（今江浙一帶）語音爲標準，明中葉以後也兼從《中原音韻》。唱腔柔緩宛轉，伴奏以簫管爲主。宋元南戲和明清傳奇都以南曲爲主。元鍾嗣成《錄鬼簿》卷下：『蕭德祥，杭州人，以醫爲業，號復齋。凡古文俱隱括爲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等。』

〔一三六〕梳籠——妓女第一次接客伴宿。雛妓散髮或結辮，接客後改梳髻，故曰梳籠。也叫上頭。後文又寫作『梳弄』。明朱有燉《香囊怨》第二折：『前日小子見他説，要去這院裏揀一個女孩兒梳攏他。』清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二：『梳籠謂之開襆，幼女梳籠以得美少年爲貴，不計財帛。』

〔一三七〕索落——糾纏；强求。本書第三十二回：『你這狗才，頭裏嗔他唱，這回又索落他。』第三十五回：『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來。』

〔一三八〕見精識精——看出其中的奧妙或要害。《醒世姻緣傳》第四十八回：『龍氏方才見經識經，漸漸的收了法術。』

〔一三九〕駐雲飛——曲牌名。屬南曲〔中呂宮〕，字數定格是四、七、五、五、一、五、四、四、五、七。可作小令，也可用在套曲裏。明清時成爲流行的民間小曲。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里衖童孺婦媼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粧臺〕、〔駐雲飛〕、〔耍孩兒〕、〔皂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後又有〔桐城歌〕、〔掛枝兒〕、〔乾荷葉〕、〔打棗竿〕等。』

〔一四〇〕舉止從容——這隻曲子見於明楊柔勝《玉環記》第六齣。爲劇中人韋皐嫖院時贊美妓女玉簫所唱曲。

〔一四一〕清商——指清越的歌曲。商：商聲，古代五音之一，其調淒清，故曰清商。古樂府有清商曲，南曲曲牌有〔清商怨〕。晉葛洪《抱朴子·暢玄》：『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聽者也。』

〔一四二〕襄王一夢——指楚襄王夢與巫山神女相遇事。參見第二回注『巫女會襄王』條。

〔一四三〕上道兒——比喻中計，落入圈套。道兒：計謀，圈套。參見第三回注『着道兒』條。

〔一四四〕元寶——馬蹄形的銀錠。本爲錢幣名，唐代鑄行。鑄文『開元通寶』，若逆時針循讀，則成『開通元寶』，有招財進寶之義，遂以誤成俗。後以大額銀錠爲元寶，始於元代。《元史·楊湜傳》：『請以五十兩鑄爲錠，文以元寶，用之便。』清鄭觀應《盛世危言·鑄銀》：『紋銀大者爲元寶，小者爲錠。或重百兩，或重五十兩，以至二、三兩。』

〔一四五〕做三日——此指梳櫳妓女後第三日飲宴慶賀，如婚儀的『做三朝』。參見第七回注『做三日』條。

〔一四六〕舞裙歌板逐時新——此詩見於明鄭若庸《玉玦記》第二十二齣。

〔一四七〕暴殄——浪費；糟蹋。語本《尚書·武成》：『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本指殘害滅絕萬物。殄：滅絶。後指糟蹋東西。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一〕貪財

堪笑西門暴富，有錢便是主顧。
一家歪斯胡纏，那討綱常禮數。
狎客〔二〕日日來往，紅粉夜夜陪宿。
不是常久夫妻，也算春風一度〔三〕。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曾來家。吳月娘使小廝一連拏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一邊，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四〕了。別人猶可①，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和孟玉樓兩個，打扮粉妝玉琢，皓齒朱唇，無一日不走在大門首倚門而望，等到黃昏時分。到晚來歸入房中，粲枕孤幃，鳳臺〔五〕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月漾水底②，猶恐西門慶心性難拏〔六〕；怪玳瑁貓兒〔七〕交歡，鬬的我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個小廝，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

頭髮，生的眉目清秀，乖滑伶俐。西門慶教他拏鑰匙看管花園打掃，晚夕就在花園門前一間小耳房〔八〕內歇。潘金蓮和孟玉樓，白日裏常在花園中亭子上，坐在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廝專一通小殷勤〔九〕③，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個朝朝暮暮，眉來眼去，都有意了。

不想將近七月廿八日，西門慶生日來到。吳月娘見西門慶在院中留戀烟花，不想回家，一面使小廝玳安拏馬往院中接西門慶。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不敢怠慢，騎馬一直到构欄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衆人，正在那裏相伴着西門慶，摟着粉頭，花攢錦簇，歡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麽？家中没事？』玳安道：『家中没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算帳。』玳安道：『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上帳〔一〇〕。』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曾？』玳安道：『已稍在此。』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桂卿道了萬福，收了，連忙分付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廝吃了酒飯，復走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附耳低言，說道：『家中五娘使我稍了個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纔待〔一一〕用手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前邊那表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撾過來。拆開觀看，卻是一幅回文〔一二〕邊錦箋〔一三〕，上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日念，教念與他聽。這祝日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

〔落梅風〕〔一四〕，對衆朗誦了一遍：

黃昏想，白日思〔一五〕，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爲他憔悴死，可憐也綉衾獨自。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孤眠④心硬渾似鐵，這淒涼怎捱今夜？

下書　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裏邊睡了。且說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靴腳。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內，抱出他來到酒席上，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個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個臭死！』不說玳安含泪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舍下第五個小妾頭寄，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再無別故。』祝日念在旁又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個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裏新叙的一個表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趕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單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一六〕，就不消在前〔一七〕梳籠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裏的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那人兒便就要抛離了去！』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便道：『大官人，你依我。你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個再恁惱了，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肉咱大家吃。』到是這四五個鬮客〔一八〕，說的說，笑的笑，在席上猜枚〔一九〕行令〔二〇〕，頑

耍飲酒，把桂姐窩盤住了。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陪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只見少頃鮮紅漆丹盤，拏了七鍾茶來，雪綻般茶盞，杏葉茶匙兒，鹽筍芝麻木樨泡茶，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個〔朝天子兒〕〔二一〕，單道這茶好處：

> 這細茶的嫩芽〔二二〕，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楂，但煮着顏色大。絕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裏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簍兒千金價。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摟兒，卻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個笑話兒，與桂姐下酒〔二三〕。』該謝希大先說：『有一個泥水匠〔二四〕，在院中謾地〔二五〕。老媽兒〔二六〕怠慢着他些兒，他暗暗把陰溝〔二七〕內堵上個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平〔二八〕。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個磚拏出，把水登時出的罄盡〔二九〕。老媽便問：「作頭〔三〇〕，此是那裏的病？」泥水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原來把桂姐家來傷了。桂姐道：『我也有個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真人〔三一〕，擺着筵席請人，卻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一個個都路上吃了。真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人都說：「你那老虎都把客人路上吃了。」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往那裏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就是一能。」』當下

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每只自白嚼〔三二〕你家孤老〔三三〕，就還不起個東道？』于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鬧銀〔三四〕耳斡兒〔三五〕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算二百文長錢〔三六〕。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男裙，當兩壺半坛酒。常時節無以爲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成色銀子〔三七〕：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銀子螃蟹，打了一錢銀子豬肉，宰了一隻鷄，自家又賠出些小菜兒來。廚下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拏上來。衆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箸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

人人動嘴，個個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蝻〔三八〕一齊來；擠眼撥肩，好似餓牢〔三九〕纔打出。這個搶風〔四〇〕膀臂，如經年未見酒和餚；那個連二〔四一〕筷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個汗流滿面，恰似與鷄骨朵〔四二〕有冤仇；一個油抹唇邊，□□⑤把豬毛皮連唾咽。吃片時，杯盤狼藉；啖良久，箸子〔四三〕縱橫。杯盤狼籍，如水洗之光滑；箸子縱橫，似打磨〔四四〕之乾淨。這個稱爲食王元帥〔四五〕，那個號作淨盤將軍〔四六〕。酒壺番晒〔四七〕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四八〕。

當下衆人吃了個淨光王佛〔四九〕。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還被這夥人吃的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那小廝，不得上來掉嘴〔五〇〕吃，把門前

供養的土地〔五一〕翻倒來，使促恰〔五二〕⑥搠⑦了一泡稠谷都〔五三〕的熱屎。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五四〕内供養的鍍金銅佛搙在褲腰裏。應伯爵推鬭桂姐親嘴，把頭上金啄針兒〔五五〕戲〔五六〕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日念走到桂卿房裏照臉，溜〔五七〕了他一面水銀鏡子〔五八〕。常時節借的西門慶一錢八成銀子，竟是寫在嫖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爲證：

构欄妓者媚如猱〔五九〕，只堪乘興暫時留。
若要死貪無足厭，家中金鑰教誰收？

按下這裏衆人簇擁着西門慶歡樂飲酒。單表玳安小廝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在房坐的，見了玳安，便問：『你接了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如此這般，『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說道：那個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去罵小廝來？如何狐迷〔六〇〕變心這等的！』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廝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個九個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六一〕？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寨。』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路上說話，草裏有人〔六二〕。李嬌兒從玳安自院中來家時分，走來窗下潛聽。見潘金蓮對着月娘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金蓮只曉爭先話，那料旁人起禍端。

不說李嬌兒與金蓮結仇。單表金蓮這婦人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個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游玩，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廝灌醉了，掩閉了房門，褪衣解帶，兩個就幹做在一處。正是：色膽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但見：

一個不顧綱常貴賤〔六三〕，一個那分上下高低。一個色膽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個淫心蕩漾，從他律犯明條。一個氣喑眼瞪，好似牛吼柳影〔六四〕；一個言嬌語澀，渾如鶯囀花間。一個耳畔許雨意雲情，一個枕邊說山盟海誓。百花園內，翻爲快活排場〔六五〕；主母〔六六〕房中，變作行樂世界。霎時一滴驢精髓，傾在金蓮玉體中。

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這小廝進房中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股子葫蘆兒〔六七〕也與了他，繫在身底下。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廝在街吃酒耍錢，頗露出圭角〔六八〕⑧。常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朵內，說道：『賊淫婦，往常言語假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偷養小廝！』齊來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的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六九〕他的小廝。』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廝

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正值七月廿七日，西門慶上壽，從院中來家。二人如此這般，『他屋裏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葬送〔七〇〕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個淫婦，自除非饒了蝎子娘〔七一〕是的！』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他好日子。你每不依我，只顧說去。等住回〔七二〕亂將起來，我不管你。』

二人不聽月娘之言，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說金蓮在家養小廝一節。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聲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腳，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中，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要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下解了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個小廝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問賊奴才，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除了帽子，拔下他簪子來我瞧。』見没有⑨兩根金裏頭銀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裏頭銀簪子往那裏去了？』琴童道：『小的并没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剝〔七三〕了衣服，拏板子打！』當下兩三個小廝扶侍，一個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七四〕絹𧛮兒〔七五〕，𧛮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就看見，便叫：『拏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從那裏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唬的小廝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

的，並不曾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捆起，着實打！』當下把琴童兒綳子〔七六〕綳着，雨點般櫈杆〔七七〕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教大家人來保：『把奴才兩個鬢與我撏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這小廝只因昨夜與玉皇殿上掌書仙子〔七八〕廝調戲，今日罪犯天條〔七九〕貶下方。有詩爲證：

虎有倀兮鳥有媒，金蓮未必守空閨。
不堪今日私奴僕，自此遭愆〔八〇〕更莫追。

當下西門慶打畢琴童，趕出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唬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脈息，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一個⑪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個人進來。拏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拏在手裏，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到是真個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睡裏夢裏。奴才我纔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麼，天麼！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個來月，奴白日裏只和孟三姐做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私鹽私醋〔八一〕⑪，他有個不知道的？』因叫

春梅來，『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個不逢好死的嚼舌根〔八二〕的淫婦，嚼他那旺跳的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裏來歇，無非⑫都氣不憤，羣這有天沒日頭〔八三〕的事壓枉〔八四〕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揖〔八五〕的奴才，也不枉說的行，一個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八六〕，平空把我纂一篇舌頭〔八七〕！』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琴童那香囊來，說道：『這個是你的物件兒，如何打小廝身底下搜出來⑬？你還口強甚麼？』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颼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八八〕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奴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奴，也只臭烟〔八九〕了這塊地。這個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裏做生活，因從木香欄下所過，帶繫兒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裏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曾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剛纔琴童前廳上供稱在花園內拾的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朵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⑭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摟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痴〔九〇〕，坐在西門慶懷裏，說道：『這個……，爹，你好沒的說！和娘成日唇不離腮〔九一〕，娘肯與那奴才？這個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作做〔九二〕出這樣事來。爹，你也要

個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不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教金蓮起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⑮看菜兒，放卓兒吃酒。這婦人當下滿斟了一杯酒，雙手遞上去，花枝招颭，綉帶飄飄，跪在地下等他鍾兒。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關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定不饒你！』婦人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倒是插燭也似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方纔安座兒〔九三〕，在旁陪坐飲酒。正是：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潘金蓮這婦人，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得這場羞辱在身上。有詩為證：

金蓮容貌更溫柔，恃寵爭妍惹寇仇。
不是春梅當日勸，父娘皮肉怎禁抽？

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聽小廝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眾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整衣出來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等眾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柬請人。不在話下。

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家裏，瞞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金蓮。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告我說則個。』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裏白唆調〔九四〕漢子，打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

個淫婦冤仇結的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做作〔九五〕着把我的小廝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每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裏來便罷，但到我房裏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妗子⑯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并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個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廝扎罰子〔九六〕。你不問了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你休怪六姐，卻不難爲六姐了。我就替他賭了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個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春梅，他也是這般說⑰。』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

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九七〕。有周守備〔九八〕、夏提刑〔九九〕、張團練〔一〇〇〕⑱、吳大舅，許多官客〔一〇一〕飲酒。拏轎子接了李桂姐并兩個唱的，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侄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衆人，在上房裏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一〇二〕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到門首。桂姐又親自到他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閉，煉鐵桶〔一〇三〕相似，就是樊噲〔一〇四〕也叫不開，說道：『我不開！』這花娘〔一〇五〕遂羞訕滿面而回。正是：廣行方便，爲人何處不相逢；多結冤仇，路逢狹處難回避。

不題李桂姐回家去了，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鬢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腳水，百般殷勤扶侍，把小意兒⑲貼戀。到夜裏，枕蓆魚水歡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都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一〇六〕，再醮〔一〇七〕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去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裏架舌頭〔一〇八〕，在你根前唆調。我的傻冤家！你想起甚麼來，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〇九〕，把你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折剉〔一一〇〕。常言道：家鷄打的團團轉，野鷄打的貼天飛〔一一一〕。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裏，敢往那裏去？就是前日，你在院裏踢罵了小廝來，早時有上房大姐姐、孟三姐在根前，我是不是，說了一聲，也是好的：恐怕他家裏粉頭淘淥〔一一二〕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只是一味愛錢，和你有甚情節〔一一三〕⑳？誰人疼你？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兩個背地俏成一幫兒㉑算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纔害死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個主兒便了。』于是幾句把西門慶說的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

到次日，西門慶備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往院中來。卻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妝，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裹衾而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還沒一個出來陪侍。只見老媽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虔婆便問：『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一一四〕窮冗，家中無人。』虔婆道：『姐

兒那日打攪。』西門慶道：『怎的那日姐姐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裏，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小頂人〔一一五〕拏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個？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裏？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卧房裏睡。』慌忙令丫鬟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粧，裹被便坐在那床上，面朝裏，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便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答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道：『左右〔一一六〕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歡賣俏〔一一七〕，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户〔一一八〕中出身，蹺起腳兒，比外邊良人〔一一九〕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倒見我甚是親熱，又那兩個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你見，又說俺院中没禮法。只聞知人說，你家有的了五娘子，當能請你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你去，你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你倒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個不出來見你的？這個淫婦，我幾次因他再三咬群兒〔一二〇〕，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這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說道：『没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個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

善〔一二一〕。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一二二〕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沒見砍嘴的〔一二三〕。你打三個官兒唱兩個喏，誰見來〔一二四〕？你若有本事，到家裏只剪下一料子〔一二五〕頭髮拏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好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一二六〕？』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個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我在這裏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哥兒，你這一去，沒有這物件〔一二七〕，就休要見我！』

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裏去，逕到前邊潘金蓮房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拭抹涼席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人唬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爲甚麼，于是跪在地下，柔聲大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個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夕〔一二八〕恁提心吊膽，陪着一千個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拏鈍刀子鋸處〔一二九〕我，教奴怎生吃受〔一三〇〕！』西門慶罵道：『賊淫婦，你真個不脫衣裳，我就沒好意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條廝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一三一〕——向燈前倒着卓兒下了油。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嘴兒，

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没羞！娘幹壞了你的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來？平地裏起風波[一三二]，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一三三]哩！你教人有刺眼兒看得上你！』倒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反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你上來。我問你要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都骨朵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裏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心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淫婦的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這個剪頭髮卻成不的。可不唬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一三四]，活了二十六歲，從没幹這營生。打緊[一三五]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脱了奴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嗔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我！』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去？』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我就與你做。休要拏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綫兒[一三六]。』婦人道：『你既要做頂綫，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頭髮，西門慶拏剪刀，按婦人當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柳來，用紙包放在順袋[一三七]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抛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歡會異常。

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裏。桂姐便問：『你剪的他

頭髮在那裏？』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觀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為剪這頭髮，好不費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綫兒，逕拏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你恁個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是〔一三八〕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是怕他的，我語言〔一三九〕不的了！』桂姐一面教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裏，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躧踏〔一四〇〕，不在話下。到是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

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意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餐。吳月娘使小廝，請了家中常走看的那劉婆子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薑湯吃。又說：『我明日叫俺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一四一〕，有災沒有。』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算命〔一四二〕？』劉婆道：『他雖是個瞽目人〔一四三〕，到會兩三椿本事：第一善陰陽講命，與人家禳保〔一四四〕，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椿兒不可說，單管與人家回背〔一四五〕。』婦人問道：『怎麼是回背？』劉婆子道：『如果㉒有父子不和，兄弟不睦，大妻小妻爭鬭，教了俺這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鎮書〔一四六〕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溜〔一四七〕，田宅不興旺者，常與人開財門〔一四八〕，發利市。治病洒

掃，禳星告斗〔一四九〕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個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腳兒不穩〔一五〇〕，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書了二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渾家〔一五一〕大小吃了缸内水，眼看着媳婦偷盜，只相没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男子漢睡了那枕頭，也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潘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叫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了。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教買紙劄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瞎來燒神紙〔一五二〕。那劉婆子作辭回家。

到次日，果然大清早辰領賊瞎逕進大門，往裏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未來。看門小廝便問：『瞎子往那裏走？』劉婆道：『今日與裏邊五娘燒紙。』小厮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卧房明間内。等到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一五三〕，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一五四〕，賊瞎子用手掐了掐，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己丑時。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算命〔一五五〕。依子平〔一五六〕正論，娘子這八字中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碍。亥中一木〔一五七〕，生到正月間，不作身旺〔一五八〕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一五九〕，羊刃〔一六〇〕大重，夫星難爲，尅過兩個纔好。』婦人道：『已尅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一六一〕，只吃了亥中有癸水〔一六二〕，庚中又有癸水，水太多了，冲動了；只一重己土〔一六三〕，官煞混雜〔一六四〕。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爲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

厚，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并臨災殃必。命中又犯小耗〔一六五〕、勾絞〔一六六〕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只是主有比肩〔一六七〕不和，小人嘴舌〔一六八〕，常沾些啾唧〔一六九〕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裏一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賊瞎接了，放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個男女人形像，書着娘子與夫主生時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綫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火灰，暗暗攪在釅茶〔一七〇〕㉓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椿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一般嬌艷；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着緊還跪着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裏胡行。』婦人聽言有這等事，滿心歡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

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安頓㉔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兩日三，似水如魚，歡會如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一七一〕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甚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一七二〕，後門常鎖莫通和。
院内有井防小口〔一七三〕，便是禍少福星多。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別人猶可　『別人』上原衍一『到』字，參考崇禎本删。

②漾　原作『洋』，酌改。

③通小殷勤　『通』原作『道』，據第三十七回同語改。

④孤眠　『孤』字原空，據《雍熙樂府》卷二十同曲補。

⑤□□　此句跟上句對仗，此處似脱二字。

⑥使促恰　『促』原作『位』，據第二十七回『使促郤』、第六十八回『使促狹』及它書『使促恰』等語改。

⑦揦　原作『捌』，據第八回『蜜蜂兒揦屎』語改。

⑧圭角　原誤作『去用』，據第六十八回『頗露圭角』語改。

⑨沒有　原作『撇着』，參考崇禎本及上下文義改。

⑩一個　『一』原作『了』，參考崇禎本改。

⑪私鹽私醋　二『私』字原作『和』，據第七十二回『私鹽私醋』語改。

⑫無非　『無』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⑬搜出來　『搜』原作『揑』，酌改。

⑭爪哇國　『國』原作『圍』，據第二回同語改。

⑮秋菊　『菊』原誤作『氣』，今正。

⑯吳大妗子　『妗』原作『娘』，參考崇禎本改。

⑰這般說　『這』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⑱張圍練　『圍』原誤作『練』，今正。

⑲小意兒　『兒』原作『定』，據本書多處同文改。

⑳和你有甚情節　『和』字原無，參考崇禎本改。

㉑俏成一幫兒　『俏』原作『伯』，據第十一回『俏成一幫兒』語改。

㉒如果　『果』原作『何』，酌改。

㉓釅茶　『釅』原誤作『豔』，今正。

㉔安頓　『安』原作『常』，據本書多處同文改。

【註釋】

〔一〕魘勝——用巫術妨害或壓制別人。《漢書·王莽傳》：『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

〔二〕狎客——嫖客；狎妓之人。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七：『妓女舊日多乘驢，宣政間惟乘馬，披涼衫，將蓋頭

背繫冠子上。少年狎客往往隨後，亦跨馬。』

〔三〕春風一度——春風得意一回。比喻領略一番意境或情趣。多指男女間的歡愛。《警世通言》卷二十四：『草草合歡，也當春風一度。』《花月痕》第四十五回：『不料碧桃竟禁得起春風一度，而且曲盡媚嫵之態。』按，這首詩的首尾四句見於明鄭若庸《玉玦記》第八齣。『西門』作『窮兒』，餘同。

〔四〕閑靜——寂寞清靜。《水滸傳》第四十五回：『因此輪與這和尚們一心閑靜，專一理會這等勾當。』

〔五〕鳳臺——秦穆公女弄玉好吹簫，與蕭史結爲夫妻。穆公爲之造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後以鳳臺指女子居處。參見第十一回注『秦樓』條。

〔六〕心性難拏——心思情性難於把握。拏：把握。明王日華〔凌波仙〕：『小機關背地裏商量下，把俺做皮燈籠看待咱，從來道小性難拏。』

〔七〕玳瑁貓兒——毛色黃黑相間呈玳瑁甲殼顏色的貓。玳瑁：爬行動物，形似龜，甲殼黃褐色，有黑斑和光澤，可做裝飾品。

〔八〕耳房——正房或廂房兩側的小房。以位置狀如正房或廂房兩耳，故名耳房。元石子章《竹塢聽琴》第一折：『略去那耳房裏說話去來。』《紅樓夢》第三回：『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

〔九〕小殷勤——在細微處勤謹以討好別人。本書第十三回：『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殷勤。』

〔一〇〕上帳——登記入帳。上：登載，載入。唐張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之十：『新詩纔上卷，已得滿城傳。』《封神演義》第五十七回：『子牙大喜，上了哪吒功。』另比喻認可、承應，見後文。

〔一一〕纔待——剛要；止打算。《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葛來官纔待上前和他講說，被他劈面一頓臭罵。』

〔一二〕回文——一種圖案。本爲修辭手法，使文字回環往復都能成句。《晉書·竇滔妻蘇氏傳》：『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淒惋。』後亦稱回環不斷的花紋圖案

爲回文。

〔一三〕錦箋——精美的信紙。錦：織彩爲文，用來形容箋紙精美。唐李嶠《咏紙》：『雲飛錦綺落，花發縹紅披。』唐楊巨源《酬崔駙馬惠箋百張》：『百張雲樣亂花開，七字文頭艶錦回。』

〔一四〕落梅風——曲牌名。原是山西壽陽地區的俚曲，又名〔壽陽曲〕。屬北曲〔雙調〕，字數定格爲三、三、七、七、七，共五句。

〔一五〕黄昏想，白日思——這隻曲子見於《雍熙樂府》第二十册『雜曲』部。它實際由兩隻曲子合成，前一隻原題作《相思》，原集共四隻曲子，這裏引的是其中的第三隻；後一隻原題作《夜憶》，也是四隻曲子，此爲第二隻。

〔一六〕拘管——約束管制。唐孫棨《北里志》：『及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

〔一七〕在前——先前；從前。通常作『在先』。《元朝秘史》卷五：『在先塔塔兒有殺咱父親的仇怨。』《水滸傳》第三十一回：『在先也曾對你說來。』與此相對的是『在後』。《新編五代史平話·漢史上》：『知遠在後得知，由是心懷怨望。』

〔一八〕闞客——狎妓之人。闞，同『嫖』。清吳任臣《字彙補。門部》：『闞，溺娼也。俗字。』

〔一九〕猜枚——一種游戲。把棋子等小物件握在手中，令人猜單雙、數目、顏色等，以賭勝負。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十：『元人姚文奐詩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裏偶相逢，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詩料也，即今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

〔二〇〕行令——行酒令。飲酒時的游戲。以一人爲令官，飲者聽其號令而行，違者罰酒。酒令有多種，猜枚爲其中之一。

〔二一〕朝天子——曲牌名。也叫〔謁金門〕，屬北曲〔中呂宮〕，字數定格是二、二、五、七、五、四、四、五、二、二、五，共十一句。

〔二二〕這細茶的嫩芽——這隻曲子見於《雍熙樂府》第十八册「雜曲」部，題作《嘲妓名茶》，是咏物雙關的曲子。

〔二三〕下酒——以菜肴、詞曲、笑話等佐助飲酒。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脯臘》：「（鱧魚脯）白如珂雪，味又絶倫。過飯下酒，極是珍美也。」

〔二四〕泥水匠——瓦匠；以砌牆築屋爲職業的匠人。《水滸傳》第十回：「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

〔二五〕墁地——墁地；用磚石等鋪築室内或庭院的地面。清陳鼎《滇游記》：「大雄殿巨麗精巧，覆以琉璃瓦，墁地并徑丈點蒼石。」

〔二六〕老媽兒——稱鴇母。

〔二七〕陰溝——地下的排水溝。宋丘光庭《兼明書》卷五：「凡溝有露見其明者，有以土填其上者。土填其上者謂之陰溝，露見其明者謂之陽溝。」

〔二八〕打水平——找平地面，使排水通暢。水平：古代測量水平面的儀器。唐李靖《衛公兵法》卷下：「小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謂之水平。」用水平儀打量地面高低叫打水平。宋蘇軾《論八丈溝不可開狀》：「三縣官吏文狀稱，羅通、崔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是經馬行過，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

〔二九〕罄盡——没有一點兒剩餘。《爾雅·釋詁下》：「罄，盡也。」《何典》第九回：「把這些貪官污吏，滿門家眷等，殺個罄盡。」

〔三〇〕作頭——工匠頭目。用作對工匠的尊稱。宋蘇軾《與程天侔書》：「差一人押木匠作頭王皋。」《三寶太監西洋記》第十七回：「先叫二十四名打熟鐵的作頭過來。」

〔三一〕真人——道教稱存養本性或修真得道之人。《淮南子·本經訓》：「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也用作對

道士的尊稱。

〔三二〕白嚼——白吃；吃蹭飯。《二刻拍案驚奇》第八回：「都攛哄沈剛爲他置酒慶賀，欺人乘機白嚼。」

〔三三〕孤老——嫖客；姘夫。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今俗謂女所私之人曰孤老。」《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那些妓女們相與的孤老多了，卻也要幾個名士來往。」

〔三四〕鬧銀——孬銀；成色不純的銀子。本書第九十四回：「他一個錢兒不拏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鬧銀的。」

〔三五〕耳斡兒——耳挖兒，掏耳垢用的長柄小勺。《官場現形記》第十三回：「這時候他娘兒兩個頭上的金簪子、銀耳挖子，統通被差上拏去。」

〔三六〕長錢——足錢；足陌的錢。古代以百錢爲陌，以七十、八十、九十文錢當一陌的，叫短陌或短錢，整一百的叫足陌或長錢。晉葛洪《抱朴子·微旨》：「取人長錢，還人短陌。」《金史·食貨志》：「時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

〔三七〕成色銀子——不是足色的銀子。成色：金銀幣或器物中所含金銀的純度。《大明律附例七》：「凡收受諸色課程，變賣貨物，起解金銀，須要足色。如成色不及分數，提調官吏人匠，各笞四十。」

〔三八〕蝗蝻——蝗蟲。蝻：蝗的若蟲，形似蝗而個體較小，頭大，僅有翅芽，常成群吃農稼。宋蘇舜欽《有客》：「蠻夷殺郡將，蝗蝻食民田。」

〔三九〕餓牢——即監牢。牢獄中犯人吃不飽，故曰餓牢。

〔四〇〕搶風——行船風向不順時變換用帆角度曰搶風。這裏形容動作搶先。《三國演義》第四十九回：「徐盛教拽起滿帆，搶風而使。」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五：「我官兵搶風上迎，水陸嚴整。」

〔四一〕連二——連忙；連續不間斷地。也作「連三」。《南京民間故事·狼報恩》：「她連三披衣下床，點亮燈籠。」姚雪垠《長夜》三十二：「菊生不敢怠慢，連二趕三地穿好衣服，跳下床來。」

〔四二〕骨朵——即骨頭。『骨朵』是模擬方音的寫法。本書第八十三回：『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奴才骨朵癢了。』

〔四三〕筯子——筷子。《玉篇·竹部》：『筯，匙箸。與箸同。』『箸，筴也，飯具也。』按：筷子古稱『箸』，行船人諱言『箸』而改稱『筷』。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

〔四四〕打磨——擦拭，摩擦。元無名氏《小尉遲》第一折：『今日在私宅前廳上，收拾軍裝，打磨兵器。』

〔四五〕食王元帥——貪吃的大王。諱指貪吃的人。

〔四六〕淨盤將軍——專門打掃盤底的將軍。亦嘲人貪吃。元無名氏《小尉遲》第二折：『你道因何封我做淨盤將軍？若有人請我，到的酒席上，且不吃酒，將各樣好下飯狼餐虎噬，則一頓都噻了，方纔吃酒，以此號爲淨盤將軍。』

〔四七〕番晒——倒光。番：翻倒。晒：盡，空。本書第十五回：『米囤也晒，那討飯來？』

〔四八〕五臟廟——供養五臟神的廟。五臟：心、肝、肺、脾、腎五種器官，此指胃腸等消化器官。元鄭廷玉《金鳳釵》第二折：『百忙裏要饅頭面糕，枉把你五臟神虛邀。』

〔四九〕淨光王佛——一點兒不剩的調侃語。佛門要求四大皆淨，故將『淨光』與『王佛』聯系起來。

〔五〇〕掉嘴——牲畜到旁的槽子裏吃食。指吃白食，吃蹭飯。

〔五一〕土地——管理某一小地區的神。此指住宅前土地龕中的神像。清顧張思《土風錄》卷十八：『土地祠，各鄉鎮多有之。按《周禮·春官》：「大示而外有土示地示」，此後代土地神之所由名也。』

〔五二〕使促恰——搞惡作劇捉弄人。元武漢臣《生金閣》第三折：『我打你個促掐的弟子孩兒，釃這麼滾湯般熱酒來潑我。』《醒世姻緣傳》第六十二回：『使促狹，弄低心，無所不到。』

〔五三〕稛谷都——稀谷都；稀乎乎。形容稀軟黏綿的樣子。

〔五四〕明間——直接跟外面相通的房間；外間兒。一般較敞亮，故曰明間。清和邦額《夜譚隨錄》卷一：『言訖，出坐明間，命杜侍坐。』

〔五五〕啄針兒——一種首飾。簪狀，斜插在頭髮上，狀如書法中的啄（短撇）。

〔五六〕戲——『弄把戲』的略語，意爲偷竊。明風月友《金陵六院市語》：『弄把戲以喻乎偷。』

〔五七〕溜——偷。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有所避而倏遁曰溜；不告其人而私取其有若盜焉，亦曰溜。』《二刻拍案驚奇》卷九：『被我趁他不見，溜了一張來。』

〔五八〕水銀鏡子——用水銀磨光鏡面的銅鏡。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八：『凡鑄鏡，模用灰沙，銅用錫和……開面成光，則水銀附體而成，非銅有光明如許也。』

〔五九〕猱——獸名。猿類。亦作妓女的代稱。明朱權《太和正音譜·詞林須知》：『妓女總稱謂之猱。猱，猿屬，貪獸也，喜食虎肝腦……虎譬如少年，喜而愛其色；彼如猱也，誘而貪其財。』元喬吉《兩世姻緣》第一折：『有那等滴溜的猱兒不覓錢，他每都錯怨天。』

〔六〇〕狐迷——被美色所迷惑。狐：狐妖，比喻妖冶淫蕩善惑人的女子。

〔六一〕情實——真心。《管子·形勢解》：『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

〔六二〕路上說話，草裏有人——比喻話說出口，難免被旁人聽去。《西游記》等九回：『這正是路上說話，草裏有人。』

〔六三〕一個不顧綱常貴賤——這段韵文自『一個色膽歪邪』句以下，又見於《水滸傳》第四十五回，文字略有不同。

〔六四〕牛吼柳影——形容粗蠢之人行房時的喘息之聲。柳影：指男女幽會之處，轉指男女情愛之事。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四折：『心不存學海文林，夢不離柳影花陰，則去那竊玉偷香上用心。』

〔六五〕排場——戲場。泛指場所；場地。元商衜〔一枝花〕《嘆秀英》：『忍耻包羞排場上坐，念詩執板，打和開呵。』

〔六六〕主母——奴婢稱女主人。《拍案驚奇》卷十一：『卻說王家家僮們在縣裏打聽消息，得知家主已在監中，唬得

兩耳雪白，奔回來報與主母。」

〔六七〕錦香囊股子葫蘆兒——用錦摶成細股制成的葫蘆形香囊。香囊：盛香料的小囊，佩於身或懸於帳以爲飾物。男女間亦用作定情物。魏繁欽《定情詩》：「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六八〕圭角——圭玉的棱角，轉指痕迹；破綻。《醒世恒言》卷十五：「教他以討銀爲名，不時去打探，少不得露出些圭角來。」

〔六九〕擠撮——排擠撮弄。本書第六十五回：「我但開口，就說咱每擠撮他。」第八十六回：「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

〔七〇〕葬送——誹謗；誣告。《紅樓夢》第一百三回：「我待你不錯呀，爲甚麼你拏話來葬送我呢？」

〔七一〕蝎子娘——即蝎子。比喻惡毒的人。娘：表示怨詈之辭，用以加强語氣。元無名氏《陳州糶米》第二折：「出言語不識娘羞。」元秦簡夫《東堂老》第二折：「那廝門謊話兒弄你且是娘的靈。」

〔七二〕住回——過一會兒；停會兒。本書第十四回：「等住回他爹來，少不的也要留二娘。」第二十九回：「等住回日頭過熱了，做不的。」

〔七三〕旋剁——即「跣剁」。參見第八回注「跣剁」條。

〔七四〕玉色——帶有淡青色的白色。明陶宗儀《輟耕錄》卷十一：「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寶玉）倚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

〔七五〕襊兒——一種類似短上衣連綴裙子的服裝。又叫襊子、襊褶。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九：「世人所穿襊子，如女裙之制者，神廟（指明神宗朱翊鈞）亦間尚之，曰襯褶袍。」

〔七六〕綳子——束負小兒的寬布帶。唐張謂《三日岐王宅》：「金盆浴未了，綳子綉初成。」這裏指捆人用的寬帶。

〔七七〕欖杆——即攔杆，又作「欖杆」。用來攔擋行人或閑雜人的木棍，也可用作武器或刑具，本書第二十回：「請

不將來，可二十欄杆。」第四十六回：「兩名排軍各執攪杆，攔擋閑人。」

〔七八〕掌書仙子——掌管書啓的仙女。《新唐書·百官志二》：「掌書三人，掌符契、經籍、宣傳、啓奏、教學、稟賜、紙筆。」

〔七九〕天條——上天的律令條文。元無名氏《鎖魔鏡》第一折：「俺二人誤犯了天條，罰俺在鎖魔鏡裏受罪。」

〔八〇〕遭愆——遭殃；受罪。愆：罪過。《玉篇·心部》：「愆，過也。」元楊梓《霍光鬼諫》第二折：「冒突天顏，惹罪招愆。」《西游記》第四十三回：「一則老師父遭愆，二則我師弟盼望。」

〔八一〕私鹽私醋——比喻私下做的事；私情。古代鹽、醋由國家專賣（叫作「榷」），不許民間私下交易。私賣的稱私鹽、私醋，違法。《史記·平準書》：「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金史·章宗紀三》：「三月……壬寅，復榷醋。」

〔八二〕嚼舌根——猶『嚼舌頭』，說別人的壞話。《醒世姻緣傳》第八十九回：「那用你對着瞎眼的賊官證說我們這些嚼舌根的話。」《何典》第五回：「（醋八姐）是個小人家出身，嘴花捩撇的專喜嚼舌頭根。」

〔八三〕有天沒日頭——有天空沒太陽，比喻荒唐無稽的話。明郎瑛《七修續稿》卷五：「真個有天沒日頭，宋《神童詩》也。」民國二十三年《霸縣新志》：「誆語無稽之話曰有天沒日頭。」

〔八四〕壓枉——挾制冤枉。

〔八五〕成楫——成濟；有用。元鍾嗣成〔清江引〕：「利名假饒爭到底，爭得成何濟？」

〔八六〕尿不出來的毛奴才——指沒成人的年少僕人。尿：射精的諱語。毛：年小。《紅樓夢》第十九回：「那是我手裏調理出來的毛丫頭，甚麼阿物兒！」

〔八七〕纂舌頭——編造假話誣蔑人。纂：編造。《醒世姻緣傳》第九回：「我沒的因小女沒了，就枉口拔舌的纂他？」

〔八八〕沒口子——一連聲；口口聲聲連續不斷。《醒世姻緣傳》第六十回：「那小玉蘭沒口的只替相老娘念佛。」《兒女

英雄傳》第五回：「（安驥）沒口子只叫：『大師傅！可憐你殺我一個，便是殺我三個！』」

〔八九〕臭烟——污染使發臭。烟：當作「腌」，漬染，弄髒。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第三折：「枉腌了他金屋銀屏，枉污了他錦衾綉裀。」

〔九〇〕撒嬌撒痴——做出嬌憨的姿態。《水滸傳》第六十五回：「李巧奴撒嬌撒痴，便倒在安道全懷裏。」

〔九一〕脣不離腮——比喻關系密切，不可分離。《續金瓶梅》第四十一回：「咱姊妹兩個，自幼兒一生一長，脣不離腮的。」

〔九二〕作做——捏造；編造。也作「做作」。本書第二十五回：「挾下這仇恨兒，平空做作出來，拏這血口噴他。」另有「捉弄」義，見後文。

〔九三〕安座兒——猶「安席」。參見第十一回注「安席」條。這裏指入座，就座。

〔九四〕唆調——調唆；唆使。《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小姑你好不賢良，便去房中唆調娘。」參見第十一回注「調唆」條。

〔九五〕做作——捉弄；暗算。《拍案驚奇》卷六：「只是該與我熟商量，不該做作我。」又作「作做」。本書第十九回：「見了人把頭兒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作做他。」

〔九六〕扎罰子——抓住某人錯誤加以懲誡，以發泄怨憤或樹立威風。後文又寫作「扎筏子」。《紅樓夢》第六十回：「如今三姑娘正要拏人扎筏子呢。」

〔九七〕正生日——出生那一天的日子。做生日講究的用三天時間：前一日叫慶壽，正日子叫誕辰，第三天爲祝壽。

〔九八〕守備——官職名。明代設置。總兵的屬官，守御城堡，位次於游擊將軍。《明史·職官志五》：「總兵官、副總兵、參將、游擊將軍、守備、把總，無品級，無定員。總鎮一方者爲鎮守，獨鎮一路者爲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爲守備。」

〔九九〕提刑——官職名。提點刑獄公事的簡稱。宋淳化二年置。《宋史·職官志七》：『提點刑獄公事，掌察所部之獄訟而平其曲直，所至審問囚徒，詳覆案牘，凡禁繫淹延而不決，盜竊逋竄而不獲，皆劾以聞，及舉刺官吏之事。』明清置提刑按察使，掌一省司法。這裏指提刑所的長官。參見第十八回注『提刑所』條。

〔一〇〇〕團練——官職名。宋置。掌地方鄉兵『在所團結訓練』之事。《宋史·職官志六》：『防御使、團練使、諸州刺史，無定員。』

〔一〇一〕官客——男客人。《紅樓夢》第七十一回：『寧國府中單請官客，榮國府中單請堂客。』

〔一〇二〕雲絹——絹的一種。上面織有雲紋。《天水冰山錄》載抄沒嚴嵩家產有『大紅粧花斗牛補雲絹』、『大紅織金仙鶴補雲絹』、『玉色雲絹』等名目。

〔一〇三〕煉鐵桶——澆鑄的鐵桶。比喻門户關閉嚴密沒有縫隙。

〔一〇四〕樊噲——人名。漢高祖手下大將。鴻門宴上闖營門而入。《史記·項羽本紀》：『於是張良到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

〔一〇五〕花娘——妓女。明陶宗儀《輟耕錄》卷十四：『娼婦曰花娘。』

〔一〇六〕露水夫妻——不長久的夫妻。指姘居或半路結合的夫妻。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磨難曲》十三：『你自有結髮的恩和愛，這露水夫妻煞相干？』

〔一〇七〕再醮——再婚。醮：古代冠禮、婚禮時父母給子女酌酒的儀式。故婚禮亦曰醮禮，再婚曰再醮。後專指女子再婚。《孔子家語·本命》：『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王肅注：『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端，言不改事人也。』

〔一〇八〕架舌頭——進讒言；說壞話。架：從中挑撥。本書第二十五回：『甘興懷恨架風波。』第七十四回：『我這

一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

〔一〇九〕拖刀之計——對陣之將佯敗拖刀而走，待追將趕近突然回刀攻擊，謂之拖刀計。比喻圈套或令人上當的陰謀手段。元孟漢卿《魔合羅》第四折：「你暢好會使拖刀計，漾一個瓦塊兒在虛空裏怎生住的？」

〔一一〇〕折剉——折磨。宋蘇軾〔臨江仙〕：「苦被多情相折挫，病緒厭厭，渾似年時個。」

〔一一一〕家鷄打的團團轉，野鷄打的貼天飛——比喻自家人受了委屈還是戀着自家，而外人受了委屈則棄之而去。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南都閭巷中常諺，往往有粗俚而可味者，漫記數則……曰「家鷄打的團團轉，野鷄打的貼天飛。」」

〔一一二〕淘淥——耗損；銷蝕。指色欲或藥物損耗身體。《儒林外史》第二十一回：「恐怕這厮知識開了，在外没脊骨鑽狗洞，淘淥壞了身子。」

〔一一三〕情節——情分；情義。本書第二十一回：「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

〔一一四〕賤日——謙稱自己的生日。明李開先《賀總督薊遼保定大司馬兼大中丞東江楊公五十壽序》：「每逢賤日，東江輒以書禮相賀。」

〔一一五〕小頂人——妓女曰頂老，小頂人指年小尚未接客的雛使雛妓。參見第十五回注「頂老」條。

〔一一六〕左右——副詞。反正；橫豎。元無名氏《爭報恩》楔子：「左右這裏無有外人，咱兩個慢慢的吃。」

〔一一七〕迎歡賣俏——賣弄情色以討得別人歡心。清昭槤《嘯亭續錄》卷三：「若輩迎歡賣笑，雖其常態，然亦有深知大義者。」

〔一一八〕門户——稱妓院。明黃遵素《說略》：「門户二字，伎院名也。」《隔簾花影》第十六回：「那馬玉嬌原是門户出身，何分彼此？」

〔一一九〕良人——身家清白的人。這裏的良人家跟門户人家相對，指不操娼優、奴婢等賤役的人家。《水滸傳》第七

回：『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第三十九回：『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裏賣唱。』

〔一二〇〕咬群兒——牲畜常與同類爭鬭。比喻某人愛同周圍的人鬧糾紛。《醒世姻緣傳》第十二回：『一堂和尚，叫你這個俗人在裏邊咬群！』

〔一二一〕不善——非同小可；不得了。元白樸《牆頭馬上》第一折：『若有人撞見，這頓打可不善也。』

〔一二二〕好不好——用選擇問的形式表示不滿意的假定，相當於『若是不好的話，就……』本書第五十一回：『好不好拏到衙門裏，再與他幾拶子。』第八十二回：『我好不好拏針刺與你一下子，教你忍痛哩。』

〔一二三〕我見砍頭的，沒見砍嘴的——只有因犯罪而砍頭的，沒有說大話而砍嘴的。表示不相信別人說的大話。

〔一二四〕打三個官兒唱兩個喏，誰見來——歇後語。官兒：應作『躬兒』，是兒化引起的音變。打躬即作揖。唱喏：一種敬禮，一邊叉手打躬，一邊口中發出『喏』的聲音。全句的意思是：你說你打了三個躬唱了兩聲喏，有誰看見了？表示沒有見到或者不相信對方的說法。

〔一二五〕一料子——一綹子。『料』是『綹』（後文寫作『柳』）的方音寫法。

〔一二六〕排手——拍手；擊掌。二人以手掌相擊，表示認定不反悔。本書第二十一回：『李大姐做證見，你敢和我拍手麼？』清蒲松齡《聊齋志異·胡四娘》：『桂兒益恚，擊掌爲誓曰：「管教兩丁盲也！」』

〔一二七〕物件——東西；物品。《醒世姻緣傳》第五回：『次日起來，仍看人收拾了擺設的物件。』《紅樓夢》第一百五回：『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

〔一二八〕終夕——通宵；徹夜。《左傳·昭公二十年》：『終夕與於燎。』唐杜甫《八哀詩》之七：『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

〔一二九〕鋸處——用鋸鋸。比喻慢慢地折磨。

〔一三〇〕吃受——禁受，忍受。《大宋宣和遺事》前集：『賈奕小詞譏諷官家，是天子吃受不過，賜死市曹。』

〔一三一〕床地平——床前用木板或其它材料鑲成的地面。參見第三十四回注『地平』條。

〔一三二〕平地裏起風波——比喻無端生事。語本唐劉禹錫《竹枝詞》：『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一三三〕一心一計——一條心；同心同意。《紅樓夢》第六回：『今者女婿接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趁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兒女英雄傳》第十四回：『況大家又都是一心一計，這番去官比起前番的上任轉覺得興頭熱鬧。』

〔一三四〕娘胞兒——娘胎；母體。《集韵·尤韵》：『胞，胎衣也。』

〔一三五〕打緊——緊着；緊自。《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打緊他公公難理會，不比等閑的。』《紅樓夢》第七十六回：『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參見第八回注『緊自』條。

〔一三六〕頂綫兒——網巾頂所用之綫。網巾由帛制的邊子與人髮、馬鬃、絲綫等编結的網頂兩部分組成，網頂用綫曰頂綫兒。

〔一三七〕順袋——佩囊。唐代稱『算袋』，內裝文墨用具，官員衙日佩帶。後成爲常用佩囊。《紅樓夢》第四回：『（門子）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

〔一三八〕比是——連詞。表示先提出條件，然后加以推論。相當于『既然』。本書第七十五回：『比是你有恁性氣，不該往人家求衣食。』另有『與其』義，表示取捨關系，見後文。

〔一三九〕語言——言語；說。《警世通言》卷三十三：『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語言不得。』

〔一四〇〕躧踏——踩踏。躧：踩，踏。唐陸德明《釋文》：『躧，《三倉解詁》作「躧」，云：蹋也。』明無名氏《鎖白猿》第四折：『我怎敢再躧踏你這楚岫。』

〔一四一〕流年——星命用語。指占卜這一年的干支。如丙寅年占卜，則曰：『流年丙寅』。亦指這一年的運氣。《醒世

恒言》卷三十七：『想是我流年不利，故此没福消受。』

〔一四二〕算命——卜術之一。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時，按所屬天干、地支依次排列組成八個字，曰生辰八字，再用本干支所配五行生尅推算命運，定人吉凶禍福。相傳始于唐李虛中，托名鬼谷子。唐韓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銘》：『李君名虛中……最深于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

〔一四三〕瞽目人——盲人。明梅鼎祚《字彙·目部》：『瞽，目有眹（瞳仁）而無明。』《豆棚閑話·小乞兒真心孝義》：『一個瞽目老嫗坐於大石之上。』

〔一四四〕禳保——祭神以消除災病，保佑平安。《說文·示部》：『禳，磔禳祀，除癘殃也。』

〔一四五〕回背——用鎮物符水等驅除災晦，使人恢復平安。《醒世姻緣傳》第五十九回：『人家多有如此的，看了吉日，從新另娶，再不叫個陰陽生回背回背。』

〔一四六〕鎮書——鎮厭邪祟的符書。《陽宅十書·論符鎮》：『或有修造誤犯惡殺凶神，致使人財傷損，疾病連綿，多有力不能復改者，乃有黃公神符以鎮之，則可以免禍。』

〔一四七〕順溜——順利。《警世通言》卷三：『回來時乘着水勢，一瀉千里，好不順溜。』《醒世恒言》卷三十三：『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

〔一四八〕開財門——堪輿術之一。謂人宅門朝向不利，擇向另開門户以招財入門，曰開財門。

〔一四九〕禳星告斗——祭祀星辰、北斗，以禳除災厄。《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明高濂《玉簪記》第十七齣『算命通神，書符最有靈，人家來問我，開口要禳星。』

〔一五〇〕手腳兒不穩——偷竊的委婉語。《西游記》第三十九回：『你這猴子，手腳不穩，我把這還魂丹送你一丸吧。』

〔一五一〕渾家——合家；全家。元無名氏《飛刀對劍》第二折：『我渾家大小七八十口人。』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

窮漢詞》：「可憐俺渾家大小，祖祖輩輩，子子孫孫，就沒有個有財命的有擔福的？」另有「妻子」義，見第一回注。

〔一五二〕燒神紙——巫術之一。一邊燒紙馬以祭神，一邊通陳禱告，爲人禳除災厄。

〔一五三〕見禮——見面行禮。清孔尚任《桃花扇》第二齣：「蘇師父來了，孩兒見禮。」

〔一五四〕八字——出生年月日時的干支。年月日時合稱四柱，每柱一天干一地支，寫下來共八個字，曰八字。算命的第一步是排八字。清西厓《談徵·事部》：「古者但論年月日，不及時……（唐）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干支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並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

〔一五五〕已交正月算命——算命術推年以立春日爲劃年的界限，正月立春後出生的，用本年干支，立春前出生的，用上一年的干支。潘金蓮生于正月初九日，前文言那一年正月初八日立春，初九已入正月，故曰「已交正月算命」。

〔一五六〕子平——徐子平，五代宋初時人，命理學家。相傳以四柱八字算命的方法由徐子平最后完成，故算命術又稱子平術，或簡曰子平。明趙南星《目前集·雜事部》：「相傳宋有徐子平者，精于星學，后世術士宗之，故但稱曰子平。予聞之隱者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也。」

〔一五七〕亥中一木——算命術以干支配五行，甲乙寅卯屬木，壬癸亥子屬水。算命以日干代表自身，所以看命先看日干。潘金蓮生于乙亥日，日干爲乙，乙屬木，言「亥中一木」即指亥日中日干爲木。

〔一五八〕身旺——算命術以五行配四時，每個季節裏，五行分別處于「旺相休囚死」的狀態。如春季是木旺、火相、水休、金囚、土死。潘金蓮代表自身的日干屬木，生在正月，正月爲春之始，正是木旺的季節，故曰身旺。

〔一五九〕兩重庚金——五行與干支相配，庚屬金。潘金蓮生于庚辰年、庚寅月，八字中兩次逢庚，故曰「兩重庚金」。

〔一六〇〕羊刃——神煞名。又作陽刃、飛刃等。早期算命術流行星宿照命和神煞入命之說。羊刃入命則妨夫妨妻。《星平會海》：「甲祿到寅，卯爲羊刃；乙祿到卯，辰爲羊刃。」意即以自身日干出發，甲見卯、乙見辰等即爲羊刃入命。命中男多羊刃，妻宮有損；女帶羊刃，刑夫剋子。潘金蓮日干爲乙，年支見辰，故曰「羊刃大重，夫星難爲。」

〔一六一〕煞印格——八字生剋類型之一。命理學將八字中五行生剋歸納爲幾種關係：以生我者爲印綬（父母），我生者爲食神（子孫），剋我者爲官煞（官鬼），我剋者爲妻財，同類者爲比肩（兄弟）。每種關系又以干支陰陽的不同分爲正、偏兩類，如印綬分爲正印、偏印，食神分爲傷官、食神等等。潘金蓮生于乙亥日，日干爲乙木；年干和月干中都有庚金，金剋木，是爲官煞；日支和時支中都有水，水生木，是爲印綬，故曰煞印格。

〔一六二〕癸水——干支五行相配，癸屬水，故曰癸水。潘金蓮的生辰八字并未逢癸，這里說的癸水只代表五行之水。干支中亥也屬水，潘金蓮日支爲亥，故曰「亥中有癸水」；時支爲丑，丑也屬水，故曰「水太多了」。只是「庚中又有癸水」這句話與書中開列的潘金蓮八字五行不符，「庚」當作「丑」。

〔一六三〕己土——干支五行相配，己屬土，故曰己土。潘金蓮八字多水，應有土來剋制，可是只有時干己屬土，故曰「只一重己土」。

〔一六四〕關煞混雜——應作「官煞混雜」。命理學以八字中的日干爲「我」，周圍干支中剋「我」的叫官煞。其中以陽干剋陰我或陰干剋陽我爲正，稱正官；以陽干剋陽我或陰干剋陰我爲偏，稱偏官，又稱七殺或七煞。潘金蓮日干爲乙（屬陰），年干和月干都爲庚（屬陽），兩度以陽干克陰我，故曰「官煞混雜」。

〔一六五〕小耗——叢辰名。星命家謂虛耗之神，犯之者有遺亡虛驚之事。《協紀辨方書·義例》：「小耗者，歲中虛耗之神也……常居歲前五辰。」因其居大耗后一辰，未至于大耗，故曰小耗。

〔一六六〕勾絞——凶辰名。明汪廷訥《獅吼記》第八齣：「中有天狗、天賊、勾絞、毛頭、黃旛、豹尾，見則凶災立

至。」命學推算的方法是從年支出發，子逢戌，丑逢亥等等，即爲勾絞入命。潘金蓮年支爲辰，勾絞在寅，而她恰生在寅月，命犯勾絞。算卦的那一年又爲辰年，運亦犯勾絞。

〔一六七〕比肩——並肩。比喻所處地位相等。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沈佺期》：「蘇李居前，沈宋比肩。」此指妻妾。另爲星命用語，見後文。

〔一六八〕嘴舌——口舌，指背后議論或譏諷。元無名氏《單戰呂布》第一折：「你嘴舌我，我吃慶功酒時，你在那裏來？」

〔一六九〕啾唧——嘀咕。指爲口角言辭或爲瑣事煩擾。清惲敬《與二小姐書》：「汝身子要緊，不可將閑事逐日啾唧。」

〔一七〇〕釅茶——濃茶。《增韵·艷韵》：「釅，醲也。」《景德傳燈錄·佛日和尚》：「釅茶三五碗，意在钁頭邊。」

〔一七一〕乳母——奶媽。以給人家奶孩子爲職業的婦女。《荀子·禮論》：「乳母，飲食之者也。」清梁章鉅《稱謂錄》卷二：「《列女傳》：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乳母也。《史記》：漢武少時，東武乳母常養帝。案：觀此則晉以前尚無奶母之稱，而止曰乳母也。」

〔一七二〕三婆——指賣婆、媒婆、穩婆等職業婦女。元張壽卿《紅梨花》第三折：「老身是賣花的三婆是也。」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故事，民間婦無得入禁中者……惟三婆則時有之。一曰奶婆……一曰醫婆……一曰穩婆。」

〔一七三〕小口——雙關語，字面謂井口小，實指小人口舌。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牆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一〕

人生雖未有十全①，處世規模要放寬。
好事但看君子語②，是非休聽小人言。
徒將世俗能歡戲，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語知音女娘道：莫將苦處語爲甜。

話說一日，六月十四日③，西門慶從前邊來，走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你不在家，花家使小廝拿帖子來請你吃酒——若是他來家就去。』西門慶觀看原帖子，寫着：『即午院中吳銀家敘，希過我往，萬萬！』于是打選衣帽齊整，叫了兩個跟隨，預備下駿馬，先逕到花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銀絲鬏髻，金鑲紫瑛〔二〕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綫鑲邊裙；裙邊露一對紅鴛鳳嘴〔三〕，尖尖趫趫，立在二門裏台基上，手中正拿一隻紗綠潞細鞋扇〔四〕。那西門慶三不知〔五〕正進門，兩個撞了個滿懷。這西門慶留心已

久，雖故莊上見了一面，不曾細玩其詳。于是對面見了一面：人生的甚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皮，生的細彎彎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向前深深的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個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綉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少頃，使丫鬟拿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勸他早些來家。兩個小廝又都跟的去了，止是這兩個丫鬟和奴，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子見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已定伴哥同去同來，怎肯失了哥的事？』

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中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叙禮，說道：『蒙兄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望望，失迎，恕罪。』于是分賓主坐，便叫小廝看茶〔六〕。須臾茶罷，分付小廝：『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你西門爹吃三杯起身。今日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兄同往一樂。』西門慶道：『仁兄何不早說？』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封了來。』花子虛道：『兄何故又費心，小弟倒不是了。』西門慶見左右放卓兒，說道：『兄不消留坐了，咱往裏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兄坐。』一回，就是大盤大碗，鷄蹄鮮肉餚饌拿將上來。銀高腳葵花鍾，每人一鍾，又是四個捲餅〔七〕。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八〕吃。少頃，問玳安取了分資〔九〕來，一同起身上馬。西門慶是玳安④、平安兒，花子虛是天福、

天喜兒，四個小廝跟隨，逕往构欄後巷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一〇〕。到那裏，花攢錦簇，歌舞吹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

西門慶留心，把子虛灌的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一一〕之言，頓得相伴他一同來家。小廝叫開大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兒同丫鬟掌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挽扶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西門慶，說道：『拙夫不才貪酒，多累看奴薄面，姑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身還喏⑤，說道：『不敢。嫂子這裏分付，早辰一同出門⑥，將的軍去，將的軍來〔一二〕。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答裏〔一三〕來家。非嫂子耽心，顯的在下幹事不的了。你看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纏住了，我強着催哥起身⑦。走到樂星堂兒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小名叫做鄭觀音，生的一表人物——哥就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攔住了，說道：「哥家去罷，改日再來。家中嫂子放心不下。」方纔一直來家。不然，若到鄭家，一夜不來。嫂子在上，不該我說，哥也糊突。嫂子又青年，偌大〔一四〕家室，如何便丟了去？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道：『正是如此。奴爲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裏。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腳底板響〔一五〕的人，積年風月中走，甚麼事兒不知道？可可今日婦人倒明明開了一條大路，教他入港〔一六〕，于是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裏話！比來，比來〔一七〕相交朋友做甚麼？我已定苦心諫哥，嫂子放心。』婦人又道了萬福，又叫

小丫鬟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銀匙雕漆〔一八〕茶鍾。西門慶吃畢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門户。』于是告辭歸家。

自此，這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掛住在院裏，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徑⑧在門首站立着。看見婦人領着兩個丫鬟，正在門首，看見西門慶在門前咳嗽，一回走過東來，又往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裏盼着。婦人影身〔一九〕在門裏，見他來便閃進裏面，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個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

一日，西門慶門首正站立間，婦人使過小丫鬟綉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你請我做甚麼？你爹在家裏不在？』綉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西門爹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此一聲，連忙走過來。讓到客位内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于心，知感不盡。拙夫從昨日出去，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個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裏没在。若是我在那裏，有個不催促⑨哥哥早來家的？恐怕嫂子憂心。』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只是奴吃他恁不聽人說，常時在前邊眠花卧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鬟拿茶來吃了。那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千叮萬囑，央西門慶：『明日到那裏，好

歹勸他早來家。奴恩有報，已定重謝官人。』西門慶道：『嫂子沒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

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使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睦你來家。你買分禮兒知謝知謝他〔二〇〕，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罈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不題。有吳月娘便說：『花家如何送你這分禮？』西門慶道：『此是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我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此感不過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買了此禮來謝我。』那吳月娘聽了，與他打了個問訊〔二一〕，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二二〕！你也成日不着個家，在外[10]養女調婦，又勸人家漢子！』又道：『你莫不白受他這分禮？』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也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杯〔二三〕，請過這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禮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左右還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另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也是好處。』

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令節〔二四〕。這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個妓者，具柬請西門慶

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四人相陪。傳花擊鼓〔二五〕，歡樂飲酒。有詩爲證：

烏兔〔二六〕循環似箭忙，人間佳節又重陽。
千枝紅樹妝秋色，三徑黃花〔二七〕吐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二八〕，還思捧酒綺羅娘。
綉簾瑣闥〔二九〕私相覷，從此恩情兩不忘。

當日衆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更衣解手〔三〇〕。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槅子〔三一〕外邊站立偷覷，兩個撞了個滿懷。西門慶回避不及。婦人走于西角門首，暗暗使丫鬟綉春，黑影裏走到西門慶根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如今便打發我爹往院裏歇去，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這西門慶聽了，歡喜不盡。小解〔三二〕回來，到席上連偷酒在懷。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粧醉再不吃。看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窺覷。見西門慶坐在上面只推做打盹。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釘子⑪釘在椅子上，正吃的個定油兒〔三三〕，白不起身。熬的祝日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個還不動。把個李瓶兒急的要不的。西門慶已是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沒敬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去。』于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個小廝扶歸家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沒多酒就醉了。既是東

家費心，難爲兩個姐兒在此，拿大鍾來，咱每再週四五十輪，散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三四〕的囚根子〔三五〕不絕，暗暗使小厮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趁早與我院裏吃去，休要在家裏聒噪我。半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裏耐煩！』花子虛道：『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裏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再麻犯我是的。』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這花子虛得不的這一聲，走來對衆人說：『如此這般，我們往院裏去。』應伯爵道：『真個嫂子有此話？休哄我！你再去問聲嫂子來，咱好起身。』子虛道：『房下〔三六〕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自吃應花子這等韶刀〔三七〕。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腳〔三八〕來，咱去的也放心。』于是連兩個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到後巷吳銀兒家，已是二更天氣。叫開門，吳銀兒已是睡下，旋起來，堂中秉燭，迎接入裏面坐下。應伯爵道：『你家孤老今日請俺們賞菊飲酒，吃的不割不截〔三九〕的，又邀了俺每進來。你這裏有酒，拿出俺每吃！』

且不說花子虛在院裏吃酒。單表西門慶推醉到家，走到潘金蓮房裏，剛脫了衣裳，就往前邊花園裏去坐，單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的那邊趕狗關門。少頃，只見丫鬟迎春黑影影裏扒着牆，推叫貓，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遞了話。這西門慶掇過一張卓櫈來踏着，暗暗扒過牆來，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素體濃妝，立于穿廊下。看見西門慶過來，歡喜無盡，迎接進房中。掌着燈燭，早已安排一卓齊齊

整整酒餚果菜，小壺內滿貯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斝〔四○〕，迎春執壺遞酒，向西門慶深深道了萬福，說道：「一向感謝官人，官人又費心相謝，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這杯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個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的奴要不的。剛纔吃我都打發他往院裏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已分付過夜，不來了。兩個小廝都跟去了，家裏再無一人，只是這兩個丫頭，一個馮媽媽看門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個于是並肩疊股，交杯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綉春往來拿菜兒。吃得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枕。兩個丫鬟擡開酒卓，拽上門去了。兩人上床交歡。

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爲窗，裏面爲寮。婦人打發丫鬟出去，關上裏邊兩扇窗寮，房中掌着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鬟，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見他兩個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挺〔四一〕簽破窗寮上紙，往裏窺覷。端的二人怎樣交接〔四二〕？但見：

燈光影裏，鮫綃帳〔四三〕內，一來一往，一撞一冲。這一個玉臂忙搖，那一個金蓮高舉。這一個鶯聲嚦嚦，那一個燕語喃喃。好似君瑞遇鶯娘〔四四〕，尤若宋玉偷神女〔四五〕。山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戀蜂恣，未肯即罷。戰良久，被番紅浪，靈犀〔四六〕一點透酥胸；鬬多時，帳抅銀鈎，眉黛兩彎垂玉臉。那正是：三次親唇情越厚，一酥麻體與人偷。

這房中二人雲雨，不料迎春在窗外聽看了個不亦樂乎。聽見他二人說話，西門慶問婦人多少青春，李瓶兒道：『奴屬羊的，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西門慶道：『房下屬龍的，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明日買分禮物，過去看看大娘，只相不敢親近。』西門慶道：『房下自來好性兒，不然，我房裏怎生容得這許多人兒？』婦人又問：『你頭裏〔四七〕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裏，惟有我第五個小妾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自一所樓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都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腳樣兒〔四八〕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婦人便向頭上關頂〔四九〕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遞與西門慶，分付：『若在院裏，休要叫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如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窗外雞鳴，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婦人道：『你照前越牆而過。』兩個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使丫鬟立牆頭上，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丟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牆叫他。西門慶便用梯櫈扒過牆來，這邊早安下腳手〔五〇〕接他。兩個隔牆酬和，竊玉偷香〔五一〕，又不由大門裏行走，街坊鄰舍怎得曉的暗地裏事？有詩爲證：

吃食少添鹽醋〔五二〕，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事勤學，怕人知事莫做。

卻說西門慶天明依舊扒過牆來，走到潘金蓮房裏。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去了？一夜不來家，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哥又使了小廝邀我往院裏去，吃了半夜酒，脱身纔走來家。』金蓮雖故信了，還有幾分疑齪影在心中。一日，同孟玉樓，飯後的時分，在花園裏亭子上坐着做針指，只見掠過一塊瓦兒來，打在面前。那孟玉樓低着頭⑫納鞋，没看見。這潘金蓮單單把眼四下觀盼，影影綽綽〔五三〕，只見一個白臉在牆頭上探了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説道：『三姐姐，你看，這個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不知上牆瞧花兒，看見俺們在這裏，他就下去了。』説畢，也就罷了⑬。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裳，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趔趄着腳兒〔五四〕只往前邊花園裏走的。這潘金蓮賊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只見先頭那丫頭在牆頭上打了個照面⑭，這西門慶就躧着梯櫈過牆去了。那邊李瓶兒接入房中⑮，兩個廝會，不必細説。

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番來復去，通一夜不曾睡。到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一逕睡在床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床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又説没曾揸住你？你原來幹的那繭兒，我已是曉的不耐煩了！趁繭實説，從前已往，隔壁花家那

淫婦得手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明日你前腳兒但過那邊去了，後腳我這邊就嘤喝〔五五〕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標住〔五六〕他漢子在院裏過夜，這裏⑯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五七〕！嗔道〔五八〕昨日大白日裏，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裏做生活，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牆那邊探頭舒腦的〔五九〕，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六〇〕來勾你來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六一〕半夜叫了你往院裏去，原來他家就是院裏！』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慌的裝矮子〔六二〕，只跌腳〔六三〕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怪小油嘴兒，禁聲些。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兒，要拜認你兩個做姐，他情願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殷勤兒，啜哄〔六四〕人家老公。我老娘眼裏放不下砂子〔六五〕的人，肯叫你在我根前弄了鬼兒去了？』說着，一隻手把他褲子扯開，只見他那話軟仃儅〔六六〕，銀托子還帶上面。問道：『你實說，晚夕與那淫婦弄了幾遭？』西門慶道：『弄倒有數兒的，只一遭。』婦人道：『你指着你這旺跳的身子賭個誓。一遭就弄的他恁軟如鼻涕濃如醬，恰似風癱〔六七〕了的一般？有些硬朗氣兒，也是人心！』說着，把托子一揪掛下來。罵道：『沒羞的黃貓黑尾⑰的强盜！嗔道教我那裏沒尋，原來把這行貨子悄地帶出，和那淫婦合搗〔六八〕去了。』那西門慶便滿臉兒陪笑兒說道：『怪小淫婦兒，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稍了上覆來：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還要替你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

子〔六九〕去了，今日教我稍了這一對壽字簪兒〔七〇〕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卻是兩根番紋底板〔七一〕、石青填地〔七二〕、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七三〕制造，宮裏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等你過那邊去，我這裏與你兩個觀風〔七四〕，教你兩個自在合搗。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喜歡的雙手摟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的養兒不在阿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七五〕。我到明日梯己〔七六〕買一套粧花衣服謝你。』婦人道：『我不信那蜜口糖舌〔七七〕。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週全，要依我三件事。』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院裏去⑱。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我。』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處，都依你便了。』

自此爲始，西門慶過去睡了來，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身軟如綿花瓜子〔七八〕一般，好風月，又善飲。『俺兩個帳子裏放着菓盒，看牌〔七九〕飲酒，常頑耍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的兒來，遞與金蓮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俺兩個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爲證：

> 內府〔八〇〕衢花綾〔八一〕表，牙籤錦帶〔八二〕粧成。大青大綠細描金，鑲嵌斗方〔八三〕乾淨。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八四〕郎君。雙雙帳內慣交鋒。解名二十四〔八五〕，春意動關情。

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好生收我箱子內，早晚看着耍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的愛物兒〔八六〕，我借了他來家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裏要將來，就是，也打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沒問他要，我卻借將來了。怪小奴才兒，休作耍。』因趕着奪那手卷。金蓮道：『你若奪一奪兒，賭個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爛，大家看不成。』西門慶笑道：『我也沒法了，隨你。看畢了與他，罷麽？你還了他這個去，他還有個稀奇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八七〕去。』兩個絮聒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薰鴛被，款設銀燈，艷粧澡牝，與西門慶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于飛之樂。看官聽說：巫蠱魘昧之事，自古有之。觀其金蓮，自從教劉瞎子回背之後，不上幾時，就生出許多枝節，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爲寵愛，化幽辱而爲歡娛，再不敢制他。出三不信我〔八八〕。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腳水〔八九〕。有詩爲證：

記得書齋乍會時，雲踪雨跡少人知。曉來鸞鳳棲雙枕，剔盡銀缸半吐輝。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飛〔九〇〕。顛鸞倒鳳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十全 『十』原作『千』，據第八十六回引首詩重文改。
②好事 『事』原作『是』，據第八十六回引首詩重文改。
③六月十四日 詳上下文『六月』當作『八月』。
④玳安 原作『太平』，參考崇禎本及上下文改。
⑤屈身 『身』原作『着』，參考崇禎本改。
⑥一同出門 『同』原作『面』，酌改。
⑦溢着 『着』字下原衍一『你』字，參考崇禎本刪。
⑧一徑 『徑』原作『往』，參考崇禎本改。
⑨催促 『催』原作『權』，參考崇禎本改。
⑩在外 『外』原作『于』，參考崇禎本改。
⑪釘子 『釘』原作『箇』，酌改。『箇』草書作『个』，與『丁』形近。
⑫低着頭 『頭』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⑬也就罷了 『也』字下原有一『不』字，參考崇禎本刪。
⑭打了個照面 『照』原作『點』，據第十一回『打了個照面兒』、第五十三回『打了照面』等語改。
⑮接入房中 『接』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⑯這裏 『這』原作『是』，參考崇禎本改。
⑰黃貓黑尾 『尾』原作『晝』，據第七回『黃貓兒黑尾』、第二十八回『瞞着我黃貓黑尾』等語改。

⑱往院裏去　『往』字下原有一『走』字，參考崇禎本刪。

【註釋】

〔一〕偷光——偷看私情。光：情色之事的隱語。《拍案驚奇》卷二十六：『老和尚硬挨光，說得句把風話。』《水滸傳》第四十八回：『不是兩個性命相撲時，王矮虎卻要做光起來。』

〔二〕紫瑛——即紫石英。《說文·玉部》：『瑛，玉光也。』徐鍇繫傳：『今有白石、紫石瑛者，皆石之有光璧者。』宋錢易《南部新書》戊集：『紫石英，廣管瀧山中出，其色淡紫，真質瑩徹，隨其大小皆五稜。』

〔三〕紅鴛鳳嘴——形容綉有鴛鴦圖案的尖頭紅色女鞋。五代後唐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秦始皇）令三妃九嬪……靸蹲鳳頭履。』『漢有綉鴛鴦履。』這裏『紅鴛』指所綉圖案，『鳳嘴』肖其『頭銳而身大』之形。本書第五十九回：『下穿紫綃翠紋裙，腳下露一雙紅鴛鳳嘴。』

〔四〕鞋扇——沒有縫上鞋底的鞋幫。

〔五〕三不知——突然；沒料到。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七：『俗說三不知，意料不到之辭也。』語本《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何典》第四回：『三不知六事鬼走來。』另有『暗暗地』之義，見後文。

〔六〕看茶——供茶待客。《西游記》第十四回：『即喚老妻與兒女都來相見……又命看茶。』《醒世姻緣傳》第六十四回：『我流水叫徒弟看茶與他吃了。』

〔七〕捲餅——成卷狀的麵食。如今花卷之類。明方以智《通雅》卷四十九：『《通鑒》：起麵餅鴨臛。起麵餅，亦謂卷餅。程大昌曰：起麵餅，入教麵中。今書作酵。』

〔八〕馬上人——騎馬或跟馬隨侍的差役、奴僕人等。本書第七十八回：『左右拿上兩盤攢盒，點心下飯，兩瓶酒，打

發馬上人等。」

〔九〕分資——禮錢。本指共同送禮或湊分時各人分攤的錢，故曰分資。《醒世姻緣傳》第六回：「合縣士民，也有買三牲還願的，也有合分資做慶賀道場的。」

〔一〇〕做生日——慶賀生日。《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他家接過我的戲去與老太太做生日。」

〔一一〕央浼——央求；請托。浼：請托。元無名氏《百花亭》第二折：「我特特央浼你通個信去，與他知道。」

〔一二〕將的軍去，將的軍來——率領人馬出征，又率領人馬歸來。比喻領命又能覆命或伴人同去同歸。

〔一三〕一答裏——一同；一道。元無名氏《硃砂擔》第一折：「我和你合個夥計，一搭裏做買賣去。」

〔一四〕偌大——這麼大。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第二折：「老僧偌大年紀，焉肯做此等之態。」《老殘游記》第二回：「偌大的個戲臺，空空洞洞。」

〔一五〕頭上打一下腳底板響——形容人領悟力强，一點就通。《醒世姻緣傳》第九十五回：「伊留雷的老婆，更是敲敲頭頂腳底板兒動的主子。」腳底板：腳掌。元無名氏《謝金吾》楔子：「在我這左腳底板上以硃砂刺賀驢兒三個大字。」

〔一六〕入港——男女私下勾搭成奸的隱語。《拍案驚奇》卷十七：「只好眉梢眼角做些功夫，未能夠入港。」另有「投合」義，見第三回注。

〔一七〕比來——本來；原本。《景德傳燈錄·永嘉真覺大師》：「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

〔一八〕雕漆——一種工藝。將漆塗在銅、木器底胎上，髹塗多次使達到所需厚度，陰乾；尚未乾透時雕鏤出浮雕效果的花紋，再烘乾磨光。又以雕鏤手法稱剔，因漆色不同而曰剔紅、剔青等。明徐樹丕《識小錄》卷一：「雕漆起于宋，謂之宋剔。」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编》卷三十六：「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則本朝永樂、宣德間所謂果園廠者，其價幾與宋均。」

〔一九〕影身——掩身；遮藏身體。《水滸傳》第六十五回：『張順戴上頭巾，遮麈暖笠影身。』

〔二〇〕知謝——感謝。本書第六十九回：『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

〔二一〕打問訊——兩掌在胸前合十行禮，是僧尼人等的敬禮方式。明張存紳《雅俗稽言》卷二十：『《法華經》問訊如來……今僧尼見、見佛、見人，合掌作禮曰問訊，其語當自《法華》出，而俗轉爲問心，又謂之打問心。』

〔二二〕泥佛勸土佛——比喻同類相勸。謂彼此一樣，誰也不必說誰。

〔二三〕治杯——治酒；治辦酒席。治：備辦。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二：『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紅樓夢》第四回：『合家俱廝見過，又治席接風。』

〔二四〕重陽令節——農歷九月九日。古以九爲陽數，九月又九日，二九相重，故曰重陽。是日有登高、賞菊等活動。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酒，此禍可消。」……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是也。』

〔二五〕傳花擊鼓——一種游戲。繫鼓爲令，衆人傳花，鼓止，持花者受罰。也叫『擊鼓傳花』。唐南卓《羯鼓錄》：『嘗遇二月初……小殿內廷，柳杏將吐。（唐明皇）睹而嘆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坼。』此即擊鼓催花游戲所由來。

〔二六〕烏兔——指日月。傳說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玉兔，故曰。漢王充《論衡·說日》：『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

〔二七〕三徑黃花——園中菊花。三徑：指園中小徑。晉趙岐《三輔決錄·逃名》：『蔣詡，字元卿，隱于杜陵。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游。』晉陶潛《歸去來兮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黃花：即菊花。《禮記·月令》：

「菊有黃華。」南朝宋檀道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于宅邊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而後歸。」後作爲重陽典故。

〔二八〕登高烏帽客——指晉人孟嘉。晉陶潛《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嘉）傳》：「九月九日，（桓）溫游龍山，參佐畢集……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咨議參軍，時在座。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嘆之。」後用作重陽典故。

〔二九〕瑣闥——鏤刻有連瑣圖案的門。瑣：連環紋飾。《楚辭·離騷》：「欲少留此靈瑣兮。」王逸注：「瑣，門鏤也，文如連瑣。」闥：門。古代宮門鏤有連瑣圖案，故以瑣闥稱宮門。《樂府詩集·漢宗廟樂舞辭》：「霧集瓊階瑣闥，香生綺席華茵。」本書指女子居室之門。

〔三〇〕解手——解溲，大小便的婉辭。《負曝閑談》第十回：「這小子一時要解手，找着一個墳背後，蹲了下去。」

〔三一〕遮槅子——建在窗外起遮蔽作用的槅子。跟窗有一定距離，由固定的枋、框、檻牆跟可以卸下或支起的槅扇（或簾子）組成，上面或利用外伸的房檐作棚或另外接棚。白天可除下槅扇以通光，也可支起槅扇遮擋陽光，夜間安上（或放下）槅扇就成爲一道屏牆。後文又稱作「遮陽槅子」，見第九十回。

〔三二〕小解——小便；排尿。《鏡花緣》第三十三回：「（林之洋）一時忽要小解，因向宮娥道：『此時俺要撒尿。』」

〔三三〕定油兒——榨麻油時，將磨碎的芝麻泥入沸水中攪和，然後輕輕晃動容器（爲增加出油量），使油、水、渣分離，曰定油兒。比喻人久坐不動。

〔三四〕涎臉——賴皮賴臉；厚臉皮不識羞。明李日華《南西廂記》第六齣：「呸，好不識羞的涎臉！」《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三十五回：「并且一作了，就攘爲己有，真可以算得涎臉的了。」

〔三五〕囚根子——罵人的話，囚犯胚子。本書第三十一回：「踹踹門檻兒，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踝子骨搖折了。」

〔三六〕房下——對人稱自己的妻妾。明陸噓雲《世事通考》卷一：『房下、拙荆，皆自稱妻也。』宋蘇軾《致大哥書》：『軾房下四月四日添一男，頗易養。』

〔三七〕韶刀——嘮叨；羅嗦。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語瑣碎曰燒道。』《紅樓夢》第二十四回：『賈芸聽他韶刀的不堪，便起身告辭。』本書另有『糊涂』義，見後文。

〔三八〕討老腳——徵得妻子同意。妻曰腳頭妻。元張國賓《羅李郎》第二折：『哎！連你這嬌滴滴腳頭妻也這般灑灑瀟瀟。』明成化本《包龍圖公案斷歪烏盆傳》：『若還要去求官職，房中去問腳頭妻。』因以老腳指閫令。

〔三九〕不割不截——事情只進行一半，沒有完了。割截：割切；割斷。《南史·江淹傳》：『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不割不截，即沒有完結。

〔四〇〕玉斝——玉質酒杯。斝：音甲，古代酒器，圓口，有柄，三足。《說文·斗部》：『斝，玉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

〔四一〕簪子挺——簪子條狀那部分；簪子杆。挺，通『梃』。《廣雅·釋器》：『梃，杖也。』《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

〔四二〕交接——交媾；性交。《弘明集》卷五引漢桓譚《新論》：『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雌雄交接相生。』

〔四三〕鮫綃帳——華美的絲帳。綃：生絲。鮫綃：水底鮫人所織之綃。《文選·左思(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劉逵注：『鮫人，水底居也。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後以鮫綃稱華美輕薄的絲織品。

〔四四〕君瑞遇鶯娘——指張君瑞與崔鶯鶯相會于蒲東普救寺而相愛的故事。見唐元稹《會真記》、金《董解元西廂記》、元王實甫《西廂記》雜劇。參見第二回注『張生』條，第三十七回注『張生遇鶯鶯』條。

〔四五〕宋玉偷神女——指宋玉撰《高唐賦》、《神女賦》，叙楚懷王、楚襄王與巫山神女相交之事。賦中所叙與神女相交的是楚王而非宋玉，這裏乃移作者爲事主。

〔四六〕靈犀——古以犀爲靈獸，犀角中央有白綫貫通者稱通犀或通天犀，傳説感應靈異。後因指心靈感應。晉葛洪《抱朴子·登涉》：『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綖，有自本徹末。』唐李商隱《無題》：『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四七〕頭裏——先前；剛纔。指時間。元張國賓《合汗衫》第一折：『你這一會兒比頭裏那凍倒的時分，可是如何？』本書另有『前面』義，指空間，見後文。

〔四八〕脚樣兒——脚的大小尺寸，比照來做鞋。也叫鞋樣子。

〔四九〕⿰糹關頂——⿰糹關頭；用簪釵等將綰起的頭髮固定，或將巾冠固定在髮髻上。⿰糹關：音晚，『綰』的借字，謂用針狀物將一物固定在另一物上。《紅樓夢》第三回：『（賈寶玉）頭上戴着金絲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掛珠釵。』第三十八回：『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上。』參見第八十三回注『⿰糹關頭』條。

〔五〇〕脚手——供登高時手攀脚踏用的器物。

〔五一〕竊玉偷香——指男女私下偷情。竊玉：事不詳。《雍熙樂府》卷八〔南呂·一枝花〕《子弟收心》：『鄭生玉竊，韓壽香拈』，又卷十同調《花酒》：『我有那鄭生竊玉權術，韓壽偷香見識。』《太平樂府》周仲彬〔蝶戀花〕套：『朱門深閉賈充香，蘭房强揣鄭生玉。』可知爲鄭生事，餘未詳。偷香：指晉賈充女贈香給韓壽事。《世説新語·惑溺》：『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于青瑣中看，見壽，説之……壽蹻捷絶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説暢有異于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五二〕吃食少添鹽醋——此四句詩見于《清平山堂話本·合同文字記》，爲入話詩。

〔五三〕影影綽綽——隱約不清楚的樣子。《紅樓夢》第一百一回：『只見小紅、豐兒影影綽綽地來了。』

〔五四〕趔趄着腳兒——腳步不穩。清吳任臣《字彙補·走部》：『趔趄，足不進也。』元鄭廷玉《後庭花》第二折：『不覺的身趔趄，不覺的醉模糊。』

〔五五〕嘍喝——大聲喊叫。通常寫作『吆喝』。《西游記》第十五回：『哏哏的吆喝，正難息怒。』

〔五六〕標住——摽住；跟住不放。《西游記》第八十二回：『行者遠遠的標着那兩怪，漸入深山。』《醒世姻緣傳》第三十八回：『若不是狄周死鰾白纏，他還要攙空子待跑。』

〔五七〕吃不了包着走——比喻擔待不起，禁受不住。《紅樓夢》第二十三回：『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

〔五八〕嗔道——怪道；怪不得。《醒世姻緣傳》第五十九回：『嗔道你擠過我來，你待占這點子便宜哩。』《歧路燈》第十八回：『果然好，嗔道掌班的恁樣口硬。』

〔五九〕探頭舒腦——伸頭伸腦。探：向前伸出。舒：伸。《說文·予部》：『舒，伸也。』《醒世恒言》卷三：『進了門卻不敢直入，舒着頭，往裏面張望。』《水滸傳》第二回：『只見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

〔六〇〕勾使鬼——傳說中地府派出的勾攝人靈魂的鬼使。比喻勾搭牽綫之人。通常作『勾死鬼』。清蔣士銓《臨川夢》第十九齣：『笑嘻嘻勾死鬼，兩行兒紅粉金釵。』

〔六一〕忘八——稱妻子有外遇的人。忘八：龜的俗稱。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八：『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爲烏龜……又謂之忘八，以其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者俱忘也。』

〔六二〕粧矮子——下跪的隱語。裝矮子必曲膝，下跪亦屈膝，故曰。

〔六三〕跌腳——此爲折跌腿、屈膝之義。本書第二十一回：『那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折跌腿裝矮子，跪在地下。』另有『頓足』義，見第二回注。

〔六四〕啜哄——哄騙。元馬致遠《青衫淚》第二折：『儘着老虔婆百般啜哄，我再不肯接客求食。』

〔六五〕眼裏放不下砂子——比喻不能容忍看不入眼的事或人。《紅樓夢》第六十九回：『奶奶寬洪大量，我卻眼裏揉不下砂子去。』

〔六六〕軟仃儅——柔軟無力的樣子。後文又寫作『軟叮噹』。仃儅：下垂貌。清孔尚任《桃花扇》第二十三齣：『怕旁人呼號，捨着俺軟丟答的魂靈沒人招。』

〔六七〕風癱——因中風而癱瘓。

〔六八〕合搗——交媾。本書第七回：『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膫子合的。』第四十六回：『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

〔六九〕替樣子——照樣子描摹或影寫。此指描鞋樣兒。陳剛《北京方言詞典》：『替，臨摹或影着勾畫。(例)把這個花樣兒替下來。替個鞋樣兒。』

〔七〇〕壽字簪兒——簪頭鏨有『壽』字的簪子。

〔七一〕番紋底板——以西番蓮花樣爲圖案底紋。

〔七二〕石青填地——用石青填嵌花紋空隙。石青：一種藍色顏料，用藍銅礦石製成。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扁青……今之石青是矣，繪畫時用之，其色青翠不渝。俗呼爲大青。』

〔七三〕御前所——指內廷直接爲皇帝製造生活用品的機構。宋代內侍省有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屬婚娶之名物。明代有御用監，『凡御前所用圍屏、床榻諸木器，及紫檀、象牙、烏木、螺甸諸玩器，皆造辦之。』(《明史·職官志三》)

〔七四〕觀風——望風；放哨。《石點頭》第四回：『先把兩個銀戒指賞着春來，教他觀風做腳，防守門户。』

〔七五〕養兒不在阿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養兒女并不指望他能賺大錢，只要善于體貼人意就好。阿：同『屙』，排便。《西游記》第八十一回：『養兒不用阿金溺銀，只是見景生情便好。』

〔七六〕梯己——體己；私下給予特殊的恩惠。《水滸傳》第四十二回：『晁蓋又梯己備個筵席，慶賀宋江父子完聚。』

另有『私房』、『知己』等義，見後文。

〔七七〕蜜口糖舌——比喻說話動聽，甜言蜜語。

〔七八〕綿花瓜子——棉團。舊時紡綫先將棉花撕成巴掌大小團兒，叫棉瓜兒或棉花瓜子，再將棉瓜搓成條狀，方能捻綫。

〔七九〕看牌——玩牌。《醒世姻緣傳》第五回：『不許在此坐臥喧嘩，看牌賭博。』

〔八〇〕內府——皇家府庫。《周禮·天官》：『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八一〕衢花綾——提花綾。衢：舊式提花織機的部件名。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凡花機通身度長一丈六尺，隆起花樓，中托衢盤，下垂衢腳。』若提花，須有人在花樓上操縱衢盤，若不起花，則不須設衢盤、衢腳，故提花綾曰衢花綾。

〔八二〕牙籤錦帶——畫卷卷起後固定畫卷的錦質帶子與帶端的牙質扣籤。

〔八三〕斗方——一尺見方的書畫册頁。此指畫卷由一幅一幅的斗方式畫面組成。

〔八四〕宋玉——戰國時楚人，辭賦家。他所寫的《高唐賦》、《神女賦》敍楚王與巫山神女相交事。《登徒子好色賦》謂宋玉『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因作爲風流男子的代表。

〔八五〕解名二十四——指畫卷名『二十四解』。解：武術中化解對方來式的招數。此指風月手段。

〔八六〕愛物兒——心愛的物件。《紅樓夢》第七十三回：『這傻丫頭，又得個甚麼愛巴物兒，這樣喜歡？』

〔八七〕手卷——只能卷舒而不用於懸挂的橫幅書畫長卷。元紀君祥《趙氏孤兒》第四折：『我如今將從前屈死的忠臣良將，畫成一個手卷。』

〔八八〕出三不信我——謂事有應驗，若三次不驗則不能取信于人。

〔八九〕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腳水——喻人無論怎樣聰明，總有吃虧上當之時。《水滸傳》第十六回：『正應俗語道：

饒你奸似鬼，吃了洗腳水。」

〔九〇〕于飛——比喻夫妻恩愛或男女和合。語本《詩經·周南·葛覃》：「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鄭玄箋：「飛集叢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清蒲松齡《聊齋志異·梅女》：「兩人登榻，于飛甚樂。」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送奸赴會

眼意心期未即休，不堪拈弄玉搔頭〔一〕。
春回笑臉花含媚，淺蹙蛾眉〔二〕①柳帶愁〔三〕。
粉暈桃腮思伉儷〔四〕，寒生蘭室〔五〕盼綢繆。
何如得遂相如志〔六〕，不讓文君咏白頭〔七〕。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妗子〔八〕②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着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廝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妗子便往李嬌兒房里去了。少頃，西門慶進來，脱了衣服坐下③。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帶幾分憂色，便問：『你今日會茶來家忒早。』西門慶道：『今該常時節會，他家没地方，請了俺們在門外五里原永福寺去耍子。有花二哥④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個，往院裏鄭愛香兒家吃酒。正吃在熱鬧處，忽見幾個做公的〔九〕進來，不由分說，把花二哥拿的去了。把衆人唬的吃了一驚，我便走到李桂姐家

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内臣家房族中花大、花三、花四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一〇〕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每纔放心，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正該！鎮日跟着這夥人喬神道〔一一〕，想着個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當丢出事來，纔是個了手〔一二〕。你如今還不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一三〕廝打，群〔一四〕到那裏打個爛羊頭〔一五〕，你肯斷絶了這條路兒？正經家裏老婆，好言語説着，你肯聽？只是院裏淫婦，在你跟前説句話兒，你倒着人個驢耳朵〔一六〕聽他。正是：人家説着耳邊風〔一七〕，外人説着金字經〔一八〕。』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個頭八個胆〔一九〕打我？』月娘道：『你這行貨子，只好家裏嘴頭子〔二〇〕罷了。若上場兒，唬的看出那嘴舌來了。』

正説着，只見玳安走來，説：『隔壁花二娘家使了天福兒來，請爹過那邊去説話。』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兒，趔趄腳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没的教人扯你把。』西門慶道：『切鄰間，不妨事。我去到那裏看他有甚麽話説。』當下走過花子虚家來，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説話。只見婦人羅衫不整，粉面慵粧，從房裏出來，臉唬的蠟查也似黄，跪着西門慶，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没耐何〔二一〕，不看僧面看佛面〔二二〕。常言道：家有患難，鄰保〔二三〕相助。因奴拙夫不聽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信着人，成日不着家。今日只當吃人暗算，弄出這等事來。着緊這時節方對小廝説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個女婦人，没腳蟹，那裏尋那人情去？發狠起將來，想着他恁不依人説⑤，拿到東京打的他爛爛的不虧！只是難爲

過世老公公的名子。奴没奈何，請將大官人來。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題起罷，千萬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只休教他吃凌逼〔二四〕便了。』西門慶見婦人下禮〔二五〕，連忙道：『嫂子請起來，不妨。今日我還不知因爲了甚勾當。俺每都在鄭家吃酒，只見幾個做公的人把哥拿的到東京去了。』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此是俺過世老公公連房〔二六〕大侄兒花大、花三、花四，與俺家都是叔伯兄弟〔二七〕。大哥喚做花子由，三哥喚花子光，第四個的叫花子華。俺這個名花子虛，卻是老公公嫡親侄兒。雖然老公公掙下這一分家財，見俺這個兒不成器，從廣東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裏收着。着緊還打倘棍兒〔二八〕⑥，那別的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明分了些床帳家去了⑦，只見一分銀子兒没曾得。我便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俺這個成日只在外邊胡幹，把正經事兒通不理一理兒。今日手暗不透風〔二九〕，卻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嫂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來，原來是房分〔三〇〕中告家財事，這個不打緊處。既是嫂子分付，哥的事兒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如哥的事一般。隨問怎的，我在下謹領。』婦人問道：『官人若肯下顧〔三一〕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三二〕用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話的人。拿兩個分上，齊對楊府尹說，有個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提督楊爺與我舍下有親，他肯受禮？』婦人便往房裏，開箱子搬出六十定大元寶，

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消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去。奴床後邊有四口描金〔三三〕箱櫃，蟒衣〔三四〕玉帶〔三五〕，帽頂〔三六〕縧環〔三七〕，提繫〔三八〕條脫〔三九〕，值錢珍寶，玩好之物，亦發〔四〇〕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裏，奴用時取去。趁子奴不思個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得三拳迭不得四手〔四一〕，到明日，没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明奪了去⑧，坑閃〔四二〕得奴三不歸〔四三〕。』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個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己交與奴收着的之物，他一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説道：『既是嫂子恁説，我到家叫人來取。』于是一直來家，與月娘商議。月娘說：『銀子便用食盒〔四四〕叫小廝擡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裏來，教兩邊街房看着不惹眼〔四五〕？必須如此如此，夜晚打牆上過來，方隱密些。』西門慶聽言大喜，即令來旺兒、玳安兒、來興、平安四個小廝，兩架食盒，把三千兩金銀先擡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的時分，李瓶兒那邊同兩個丫環迎春、綉春，放卓櫈，把箱櫃挨到牆上。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牆頭上鋪苫毡條〔四六〕，一個個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你説有這等事？要得富，險上做。有詩爲證：

富貴自是福來投，利名還有利名憂。
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軟細金銀寶物，鄰舍街坊俱不得知道。連夜打點馱裝停當，求了他親

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上東京。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有日到了東京城內，交割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陞大理寺卿〔四七〕，今推開封府裏，極是個清廉的官。況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四八〕，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這裏西門慶又順星夜稍書花子虛知道，說人情都到了，等當官〔四九〕問你家財下落，只說都花費無存，止是房產莊田見在。

恰說一日楊府尹陞廳，六房〔五〇〕官吏俱都祇候，但見：

為官清正〔五一〕，作事廉明。每懷惻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田奪地，辨曲直而後施行；鬬毆相爭，審輕重方使決斷。閑則撫琴會客，也應分理民情。雖然京兆宰臣官，果是一邦民父母。

當日楊府尹陞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等一干人，上廳跪下，審問他家財下落。那花子虛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經，都花費了。止有宅舍兩所、莊田一處見在，其餘床帳家火物件，俱被族人分扯一空。』楊府尹道：『你每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之易，失之易。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太監住宅二所、莊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子由等還要當廳跪稟，還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下落。被楊府尹大怒，都喝下來了，說道：『你這廝少打！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你每不告，做甚麼來？如今事情已往⑨，又來騷擾，費告我紙筆。』于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

前來估計莊宅。不在話下。

早有西門慶家人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回來報知西門慶。西門慶[10]聽的楊府尹見了分上，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歡喜。這裏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教西門慶：『拿幾兩銀子買了所住的宅子罷，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月娘道：『隨他當官估價賣多少，你不可承攬要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這西門慶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五二]，計太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爲業；南門外莊田一處，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爲業。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没人敢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没銀子，延挨不肯上帳。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過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纔依允，當官交兑了銀兩。花大哥都畫了字[五三]。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共該銀二千八百九十五兩，三人均分訖。

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没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莊田又没了，兩箱内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踪影，心中甚是焦燥。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那邊使用銀兩下落，今剩下多少，還要湊着添買房子。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卧柳，不着家。只當被人所算，弄成圈套，拿在牢裏，使將人來對我說，教

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能走不能飛，曉的甚麼？認的何人？那裏尋人情？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到處求爹爹，告奶奶，甫能〔五四〕尋得人情。平昔〔五五〕⑪不種下，急流之中，誰人來管你？多虧了他隔壁西門慶，看日前相交之情，太冷天，刮的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把事兒幹的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出來，兩腳踏住平川地〔五六〕，得命思財，瘡好忘痛，來家還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五七〕來了。還說有也沒，你過陰〔五八〕！有你寫來的帖子兒在，沒你的手字兒〔五九〕，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六〇〕與人，便難了！』花子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下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往後知數拳兒了〔六一〕。』婦人道：『呸！濁才料⑫！我不叫罵你的。你早仔細好來！困頭兒上不算計，圈底兒下卻算計〔六二〕。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裏？蔡太師、楊提督好小食腸兒〔六三〕！不是恁大人情囑的話，平白拿了你一場，當官蒿條兒〔六四〕也沒曾打在你這王八身上，好好放出來，教你在家裏恁說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不道⑬你甚麼着疼的親故，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六五〕，使錢救你？你來家該擺席酒兒，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的人光光的，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搽〔六六〕帶罵，罵的子虛閉口無言。

到次日，西門慶使了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六七〕。子虛這裏安排了一席，叫了兩個妓者，請西門慶來知謝，就找着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門慶這邊，還找過幾百兩銀子，

與他湊買房子。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過馮媽媽子過來，對西門慶說：『休要來吃酒。開送了一篇花帳〔六八〕與他，只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識時，還使小廝再三邀請，西門慶一徑躲的往院裏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腳。看官聽說：大抵只是婦人更變，不與男子漢一心，隨你咬折釘子般剛毅之夫，也難防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爲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要之在乎夫唱婦隨〔六九〕，容德相感，緣分相投，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庶可以保其無咎；稍有微嫌，輒顯厭惡。若似花子虛，終日落魄飄風〔七〇〕，謾無紀律，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正是：

自意得其墊，無風可動搖。有詩爲證：

功業如將智力求〔七一〕，當年盜跖〔七二〕卻封侯。
行藏〔七三〕有義眞堪羨，好色無仁豈不羞？
浪蕩貪淫西門子，背夫水性女嬌流。
子虛氣塞柔腸斷，他日冥司必報仇。

話休饒舌。後來子虛只擯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裏，不幸害了一場傷寒〔七四〕。從十一月初旬睡倒在床上，就不曾起來。初時⑭李瓶兒還請的大街坊胡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着。一日兩，兩日三，挨到二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亡。亡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廝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拐了五兩銀

子走了無踪迹。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了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七五〕子虛，到墳上埋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男婦，也都來吊孝。送殯回來，各都散了。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張卓席〔七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回了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在時，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要了；子虛死後，越發通家往還。

一日，正月初九日。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七〔七七〕，就買禮坐轎子，穿白綾襖兒，藍織金〔七八〕裙，白苧布〔七九〕鬏髻，珠子箍兒，來與金蓮做生日。馮媽媽抱毡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就先與月娘插燭也似⑮磕了四個頭，説道：『前日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又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潘金蓮來到，説道：『這個就是五娘？』又磕下頭，一口一聲稱呼：『姐姐，請受奴一禮兒。』金蓮那裏肯受，相讓了半日，兩個還平磕了頭。金蓮又謝了他壽禮。又有吳大妗子⑯、潘姥姥，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八〇〕打醮〔八一〕去了。』一面讓坐下，換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粧飾少次與衆人，便去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曾請見的。』月娘道：『此是他姑娘〔八二〕哩。』這李瓶兒就要慌忙行禮，月娘道：『不勞起動二娘，只拜平拜兒罷。』于是二人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裳，分付丫鬟明間内放卓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八三〕，安排上酒來。

當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八四〕，月娘和李嬌兒主席〔八五〕，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橫。孫雪娥回廚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鍾鍾酒都不辭，于是親自巡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衆人各巡酒一遍，頗嘲問他話兒，便說道：『花二娘搬的遠了，俺姊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思想！二娘狠心，就不說來看俺們看兒。』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日，還不來哩！』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蒙衆娘擡舉，奴心裏也要來。一來熱孝〔八六〕在身，二者拙夫死了，家下沒人。昨日纔過了他五七，不是怕五娘怪，還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八七〕在幾時？』月娘道：『賤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日八月十五，二娘好歹來走走。』李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呵，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八八〕也要和衆位娘敘些話兒。不瞞衆位娘說：小家兒人家，初搬到那裏。自從拙夫沒了，家下沒人。奴那房子後牆緊靠着喬皇親花園，好不空，晚夕常有狐狸打磚掠瓦，奴又害怕。原是兩個小廝，那個大小廝又走了，止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個老馮，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與丫頭做鞋腳，累他。』月娘因問：『老馮多大年紀？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高言兒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屬狗兒。男兒花女〔八九〕沒有，只靠說媒度日。我這裏常管他些衣裳兒。昨日拙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晚夕同丫頭一炕睡。』潘金蓮嘴快，說道：『可又來〔九〇〕！既有老馮在家裏看家，二娘在這過一夜兒也罷了。左右那花爹沒

了，有誰管着你？』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馮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

說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跟着他娘往房裏去了。李瓶兒再三辭：『奴的酒勾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娘、三娘手裏吃過酒，偏我遞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于是拿大杯只顧斟上⑰。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吃不去了，豈敢做假〔九一〕！』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杯，略歇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放在面前，只顧與衆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傍邊，便問春梅：『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你去連你娘、潘姥姥快請來。你說：大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春梅去不多時，回來道：『俺姥姥害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裏勻臉〔九二〕，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你倒是個主人家，把客人丟下，三不知往房裏去了。俺姐兒一日臉不知勻多少遭數，要便走的勻臉去了。諸般都好，只是有這些孩子氣。』正說着，只見潘金蓮上穿丁香色〔九三〕潞紬雁啣蘆花〔九四〕樣對衿襖兒，白綾竪領〔九五〕，粧花眉子〔九六〕，溜金〔九七〕蜂趕菊〔九八〕鈕扣兒；下着一尺寬海馬潮雲〔九九〕羊皮金〔一〇〇〕沿邊挑綫裙子，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粧花膝褲；青寶石墜子，珠子箍，與孟玉樓一樣打扮。惟月娘是大紅段子襖，青素綾披襖〔一〇一〕，沙綠紬裙；頭上帶着䯼髻，貂鼠卧兔兒〔一〇二〕。玉樓在席上看見金蓮艷抹濃粧，鬢嘴邊撇着一根金壽字簪兒，從外搖擺將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個驢馬畜〔一〇三〕，把客人丟在這裏，你躲

房裏去了，你可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樓道：『好大胆的五丫頭！你還來遞一鍾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裏吃了好少酒兒，已卻勾了。』金蓮道：『他的手裏是他手裏帳，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于是揎起袖子，滿斟一大杯，遞與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陪吳大妗子從房裏出來，看見金蓮陪着李瓶兒坐的，問道：『他潘姥姥怎的不來陪花二娘坐？』金蓮道：『俺媽害身上疼，在房裏揾着哩〔一〇四〕，叫他不肯來。』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撇着那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裏打造的？倒且是好樣兒。到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對兒[18]，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宮裏御前作帶出來的，外邊那裏有這樣範〔一〇五〕！』月娘道：『奴取笑，鬭二娘耍子。俺姊妹們人多，那裏有這些相送？』

衆女眷飲酒歡笑，看看日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娥房裏管待酒，吃的臉紅紅的出來，催逼李瓶兒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罷，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只說：『家裏無人，改日再奉看列位娘，有日子住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一〇六〕，俺衆人就没些分上兒？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他爹來，少不的也要留二娘。』自這說話，逼迫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是他衆位娘再三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分付轎子回去，教他明日來接罷。你和小廝家仔細門户。』又叫過馮媽，附耳低言：『教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床房裏頭一個箱子，小描金頭面匣兒裏，拿四對金壽簪兒。

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月娘道：『吃酒去。』馮媽媽道：『我剛纔在後邊姑娘房裏酒飯都吃了，明日老身早來罷。』一面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

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妗子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小廝抱進毡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裏！』慌的李瓶兒跳起身來，兩個見了禮，坐下。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會門外玉皇廟聖誕〔一〇七〕打醮，該我年例〔一〇八〕做會首〔一〇九〕。要不是，過了年齋我就來了，因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裏算帳，七擔八柳〔一一〇〕，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這裏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姊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裏沒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没的扯淡！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風吹草動，拿我個帖送與周大人，顛倒⑲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曾？』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等我奉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口裏雖說：『奴吃不去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丫鬟，從新房中放卓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整下飯菜蔬，細巧果仁，擺了一張桌子。吳大妗子知局〔一一一〕，翅趫〔一一二〕推不用酒，因往李嬌兒那邊房裏去了。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拿椅子關席〔一一三〕，吳月娘在炕上跳着爐壺兒，孟玉樓、潘金蓮兩邊打横。五人坐定，把酒來斟。

也不用小鍾兒，要大銀衢花鍾子，你一杯，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正是：兩朵桃花上臉來，眉眼施開真色婦。月娘見他二人吃的餳成一塊，言頗涉邪，看不上來⑳，往那邊房裏陪吴大妗子㉑坐去了，由着他三個陪着。吃到三更時分，李瓶兒星眼乜斜〔一一四〕，身立不住，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這邊房裏，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那裏歇。月娘道：『他來與那個做生日，就在那個兒房裏歇。』西門慶道㉒：『我在那裏歇宿。』月娘道：『隨你那裏歇宿，再不〔一一五〕，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西門慶笑道：『豈有此禮！』因叫小玉來脱衣，『我在這房裏睡了。』月娘道：『就別要汗邪〔一一六〕，休要惹我那没好口的駡的出來！你在這裏，他大妗子那裏歇？』西門慶道：『罷，罷！我往孟三兒房裏歇去罷。』于是往玉樓房中歇了。

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前邊來，晚夕和姥姥一處歇卧。到次日起來，臨鏡梳頭。春梅與他討洗臉水，打發他梳粧。因見春梅伶變〔一一七〕，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鬟，與了他一付金三事兒〔一一八〕。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説了，金蓮謝了又謝，説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枉了五娘有福，好個姐姐！』早辰，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叫春梅開了花園門，各處游看了一遍。李瓶兒看見他那邊牆頭開了個便門，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爹幾時起蓋這房子？』金蓮道：『前者〔一一九〕央陰陽看來，也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收起要蓋。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蓋山子〔一二〇〕捲棚〔一二一〕，展一個大花園；後面

還蓋三間玩花樓，與奴這三間樓相連做一條邊〔一二二〕。』這李瓶兒聽見在心。

兩人正說話，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擺下茶等着哩。衆人正吃點心茶湯，只見馮媽媽驀地走來。衆人讓他坐吃茶。馮媽媽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接過來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個卻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甚麼罕希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衆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娘道：『只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一二三〕，好不熱鬧。到明日俺們看燈去，就到往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衆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過㉓，若到㉔二娘貴降的日子，俺姊妹一個也不少，來與二娘祝壽去㉕。』李瓶兒笑道：『蝸居小舍，娘們肯下降，奴已定奉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衆姊妹款留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縣丞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正是：合歡核桃真堪笑，裏許原來別有人。

畢竟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淺蹙蛾眉　「蹙」原作「慼」，參考崇禎本改。

②大妗子　「妗」原作「娘」，據下文改。

③坐下　「坐」原作「生」，參考崇禎本改。

④花二哥　「二」原作「大」，據下文改。

⑤不依人說　「人」原作「他」，酌改。

⑥打倘棍兒　「倘」原作「俏」，據第九十五回「打他倘棍兒」語改。

⑦明分了些床帳　「明」原作「於」，酌改。

⑧暗算明奪　「明」原作「於」，酌改。

⑨事情已往　「已」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⑩西門慶　「西」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⑪平昔　原作「半惜」，酌改。

⑫濁才料　「才」，原作「不」，據第一回「濁才料」等語改。

⑬不道　「道」原作「倒」，據第四十六回「不道央及他家去」等語改。

⑭初時　原作「的對」，參考崇禎本改。

⑮插燭也似　「似」字原無，據第六十一回「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第十四回「蠟渣也似黃」等語補。

⑯大妗子　「妗」原作「娘」，據上文改。

⑰只顧 「顧」原作「頭」，酌改。

⑱幾對兒 「對」字原無，據上下文「一對兒」語補。

⑲顛倒 「顛」原作「點」，據第三十回「顛倒奉行」語改。

⑳看不上來 「看不」原作「有下」，據第十一回：「月娘看不上」，第七十三回「看不上那三等兒九格的」等語改。

㉑陪吳大妗子 「陪」、「子」二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㉒西門慶道 「道」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㉓說過 「過」原作「道」，參考崇禎本改。

㉔若到 「到」原作「道」，酌改。

㉕來與二娘祝壽 「來」原作「老」，參考崇禎本改。

【註釋】

〔一〕玉搔頭——玉簪。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二：「武帝過李大人，就取玉簪搔頭。」後因稱簪爲搔頭。唐白居易《長恨歌》：「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二〕蛾眉——指女子的秀眉。蠶蛾的觸須彎曲而細長，故以喻女子細長的眉毛。《詩經·衛風·碩人》：「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三〕柳帶愁——比喻女子蹙眉。柳：柳葉，指眉毛。參見第二回注「柳葉」條。

〔四〕伉儷——夫婦。明陸噓雲《世事通考》卷上：「伉儷，匹偶也。」此處謂結爲夫妻。清和邦額《夜譚隨錄》卷

二：『兒家小娘子葳蕤之質，年十六，孤處無依，欲求人家蘭玉而伉儷之。』

〔五〕蘭室——女子所居之室。晉張華《情詩》之一：『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六〕相如志——漢代司馬相如離開成都時曾題橋明志。晉常璩《華陽國志》：『升遷橋在成都縣北十里，即司馬相如題橋柱曰：「不乘駟馬高車，不過此橋。」』此處實指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事，參見第三回注『文君奔司馬』條。

〔七〕文君咏白頭——古詩有《白頭吟》，傳說是卓文君所作。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詩曰：『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八〕大妗子——稱妻兄之妻。這是從小輩的稱呼。宋張耒《明道雜志》：『經傳中無「嬸」與「妗」字……妗字乃舅母二字合呼也。』

〔九〕做公的——公人；衙役。《水滸傳》第四回：『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卻不被做公的拿了。』

〔一〇〕東京開封府——古行政區名。五代晉天福三年（公元九三八年）自東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陽）遷都汴州（今河南開封），改汴州爲開封府，建號東京，改河南府爲西京。北宋沿襲不變。

〔一一〕喬神道——假作神道。神道：神鬼。宋王讜《唐語林·補遺一》：『倘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

〔一二〕了手——結束；完結。元關漢卿《四春園》第二折：『等府尹相公下馬，判個斬字，便是了手。』

〔一三〕爭鋒——爭風頭；爭鬧。明璩崑玉《古今類書纂要》：『爭鋒，子弟遇夥互相爭鬧之意。』《古今小說》卷三：『常言道：近奸近殺。倘若爭鋒起來，致傷人命。』

〔一四〕群——合毆；圍攻。《說文·攴部》：『敳，朋侵也。』民國二十四年《臨朐續志》卷十七：『俗謂聚衆而圍擒之曰敳。』本書第三十四回：『被這起光棍，不由分說，群住打了個臭死。』

〔一五〕爛羊頭——形容打得血肉模糊的樣子。元高文秀《遇上皇》第一折：『父親，拳撞脚踢，與他個爛羊頭。』

〔一六〕着人個驢耳朵——謂注意聽人說話。猶如給人安上個驢耳朵。驢馬等動物聽聲音時將耳朵豎起，故曰。

〔一七〕耳邊風——比喻聽後不放在心上的話。唐杜荀鶴《贈題兜率寺閑上人院》：『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明陳士元《俚言解》卷一：『聞言不入耳曰耳邊風。』

〔一八〕金字經——用金粉寫的經文。比喻珍貴有效的語言。人家說着耳邊風，外人說着金字經：謂自家人規勸的話如風過耳不放在心上，聽外人說的話卻當作金字真經般信奉。

〔一九〕七個頭八個胆——謂膽子大。本書第二十九回：『誰人七個頭八個胆，敢進我這房里來？』第六十一回：『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胆，他敢嗔？』

〔二〇〕嘴頭子——嘴巴。指口才。《醒世恒言》卷三十：『那張嘴頭子，又巧於應變，賽過刀一般快。』《紅樓夢》第二十三回：『鳳姐因見他素日嘴頭兒乖滑，便依允了。』

〔二一〕没耐何——没辦法。《新唐書·承天皇帝倓傳》：『帝泣下曰：「事已爾，末耐何。」』清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人事》引《枕亞浪墨續集》：『不得已曰没奈何。』

〔二二〕不看僧面看佛面——比喻看另外人的情面。《西游記》第四十二回：『正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千萬救我師父一難罷。』

〔二三〕鄰保——鄰舍；街坊。《舊唐書·食貨志》：『士農工商，四家爲鄰，五家爲保。』《宋史·王安石傳》：『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

〔二四〕凌逼——侵凌逼迫。此指受刑訊。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五：『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

〔二五〕下禮——施禮；致敬禮。明成化本《花關索出身傳》：『道童向前忙下禮。』

〔二六〕連房——指兄弟各房。同房兄弟之間往往連房而居，故曰。

〔二七〕叔伯兄弟——同祖父或同曾祖父而非同父的兄弟。

〔二八〕打倘棍兒——打棍子以使誡懼。倘：驚疑欲止貌。《集韵·蕩韵》：『倘，止貌。一曰自失貌。』《莊子·在宥》：『雲將見之，倘然止。』成玄英疏：『倘，驚疑貌。』陸德明釋文：『司馬（彪）云：欲止貌。李（頤）云：自失貌。』

〔二九〕手暗不透風——比喻封鎖嚴密，一點風聲也不漏。

〔三〇〕房分——家族的分支。《儒林外史》第十七回：『我有個房分兄弟，行三，人都叫他潘三爺。』

〔三一〕下顧——敬詞。謂對方或尊者給予照顧。《水滸傳》第九回：『小可大膽，相煩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

〔三二〕分上——人情；情面。《醒世姻緣傳》第十四回：『且是看京師有甚門路，好求分上搭救珍哥。』

〔三三〕描金——漆器裝飾技法。在推光漆面用金脚漆描綫，趁漆尚未全乾，使金箔細粉黏附其上，顯出花紋。明黃成《髹飾錄》：『描金，一名泥金畫漆，即純金花文也。』

〔三四〕蟒衣——織或綉有蟒紋的衣服。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编》補遺卷二：『蟒衣爲象龍之服，與至尊所御袍相肖，但減一爪耳。』明代前期，蟒衣是極尊貴的服飾，非經特賜不許擅服，中期以後，官民僭用之。

〔三五〕玉帶——飾有玉片的腰帶。清葉夢珠《閱世编》卷八：『腰帶用革爲質，外裹青綾，上綴犀玉、花素金銀不等。正面方片一，兩傍有小輔二條，左右又各列三圓片，此帶之前面也。向後各有插尾，見于袖後，後面連綴七方片以足之（今按：謂足十三之數。唐皇以十三銙革帶賜臣下，後因之）。帶寬而圓，束不著腰，圓領兩脅各有細鈕貫帶于巾而懸之，取其嚴重整飭而已。』

〔三六〕帽頂——指帽頂所用珠、玉、寶石等飾物。帽頂加飾本爲元人冠式，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编》卷二十六：『近又有珍玉帽頂，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意不曉此乃故元時物。元時除朝會後，王公貴人俱戴大帽，視其頂之花樣爲等威。嘗見有九龍而一龍正面者，則元主所自御也。當時俱西域國手所作，至貴者值數千金。

本朝還我華裝，此物斥不用，無奈爲作客所昂，一時競珍之。」案：沈德符此言有偏，明實沿用帽頂之制。《明史·輿服志三》：『凡職官，一品、二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彩綉，帽頂、帽珠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帽頂用金，帽珠除玉外，隨所用；六品至九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帽頂用銀，帽珠瑪瑙、水晶、香木……庶人帽，不得用頂，帽珠止許水晶、香木。』

〔三七〕縧環——腰帶環扣。釘於縧帶一端，另一端可穿於環內繫束。貴重的以金鑲珠玉、寶石等作裝飾。《天水冰山錄》有『金廂玉海内英雄珠寶縧環』、『金累絲三龍捧珠縧環』、『金鑲雕香縧環』等名目。

〔三八〕提繫——即鬏髻。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京師稱婦人所帶冠爲提地。蓋鬏髻兩字俱入聲，此音無入聲者，遂訛至此。』參見第二回注『鬏髻』條。

〔三九〕條脱——臂飾。螺旋狀，有若干圈，兩頭左右可活動，以使緊鬆。又稱條達。南朝梁陶弘景《真誥·運象》：『（綠萼華）贈詩一篇並致火澣布手巾一枚，金玉條脱各一枚。條脱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三：『唐《盧氏雜説》：文宗問宰臣：「條脱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金條脱爲臂飾，即金釧也。」』

〔四〇〕亦發——即『一發』。索性；干脆。參見第一回注『一發』條。本書第三十八回：『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裏住去罷。』

〔四一〕三拳迭不得四手——三只拳頭敵不過四隻巴掌。比喻寡不敵衆。《負曝閑談》第九回：『喇嘛僧雖有功夫，卻也雙拳難敵四手。』

〔四二〕坑閃——坑害使落空。

〔四三〕三不歸——謂没有着落。語出《管子·輕重》：以男女相好，『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歡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論議玄語，終日不歸』爲三不歸，『内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後以人流

落在外，「貪歡逐樂宕不歸」、「家鄉望斷貧不歸」、「刻牌書字死不歸」爲三不歸（見敦煌曲子詞〈長相思〉）。比喻沒有歸宿，沒有着落。

〔四四〕食盒——盛裝食品菜餚以便於提攜搬運的盒子。可有多層，如屜；每一層還可有若干隔，最上一層加蓋。可捧持，也可以加提梁提行。

〔四五〕惹眼——引人注意；顯眼。魯迅〈社戲〉：「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臺。」

〔四六〕毡條——條形氈片。用於鋪墊或張挂。清蔡奭《官話匯解》上卷：「氈條：氈子、氈單。」明陸嘘雲《世事通考》下卷：「氈條，用毳毛爲之，周時始制。」

〔四七〕大理寺卿——大理寺主要長官。《明史·職官志二》：「大理寺，卿一人，正三品……卿掌審讞平反刑獄之政令。」

〔四八〕座主——唐宋時進士稱主試官爲座主。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進士爲時所尚久矣……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明清時，舉人、進士亦稱其本科主考官或總裁官爲座主，或稱座師。

〔四九〕當官——面對官員；當面見官。《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八：「你這個奸徒，我當官與你說話。」

〔五〇〕六房——宋門下省設孔目、吏、户、兵、禮、刑六房，由給事中分治，監察六部。地方衙門吏員分曹辦事，亦分設吏、户、禮、兵、刑、工等房，渾稱曰六房。元孟漢卿《魔合羅》第三折：「自家姓張名鼎，字平叔，在這個河南府做着個六案都孔目，掌管六房事務。」

〔五一〕爲官清正——這段韵文見於《水滸傳》第十三回。「京兆宰臣官」作「縣治宰臣官」。

〔五二〕丈估——丈量估價。

〔五三〕畫字——簽字；畫押。元楊景賢《西游記》第二本第八齣：「寫了文書，要諸天畫字，都畫字了。」元孟漢卿

《魔合羅》第二折：『是實麼？畫了字者。』

〔五四〕甫能——方纔；好不容易纔能夠。宋毛滂〔最高樓〕：『甫能小睡還驚覺，略成輕醉早醒忪。』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五『甫能相見，撇着個龐兒那下。』

〔五五〕平昔——平時；往常。《世說新語·德行》：『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

〔五六〕兩腳踏住平川地——兩腳站在平地上，比喻平安無危險。平川：平坦之地。

〔五七〕找後帳兒——結帳後找補帳目。比喻事後追究。陳剛《北京方言詞典》：『找後帳，對於應當當時提出意見的事在事後纔提甚至表示反對。(例) 當時你不言語，這會兒找後帳可沒用了。』

〔五八〕過陰——巫術之一。謂靈魂離開肉體到陰間去辦事。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慈悲曲》：『正走中間，忽遇着莊裏的臾媽媽子，每日過陰，這一日正待還家。』過陰時，巫師瞑目不動，狀如毫無知覺，因喻人昏憒糊涂。此爲後一義。

〔五九〕手字兒——親手寫下的字據。元劉君錫《來生債》楔子：『這個是你的手字麼？』

〔六〇〕抵盜——偷盜；竊取。元王仲文《救孝子》第一折：『久已後俺兄弟帶出這把刀子來，則道春香抵盜了楊家的家私哩。』

〔六一〕數拳兒——掰指頭計算數目。指理財。

〔六二〕囤頭兒上不算計，囤底兒下卻算計——比喻事情有餘裕時不謀劃計算，到結末窮盡時纔想到謀劃計算。囤頭兒：糧食囤子的頂部，指糧食滿囤。囤底兒：糧囤的底部，指糧已將盡。囤子是用長條席一圈一圈螺旋狀圍起的，用糧時一圈一圈往下拆，拆到圈底，糧已無幾了。

〔六三〕食腸兒——食量。比喻欲望。《西游記》第十八回：『食腸卻又甚大，一頓要吃三五斗米飯。』

〔六四〕蒿條兒——蒿子的莖。比喻極輕的肉體刑罰。

〔六五〕走跳——走動；活動。《水滸傳》第六十五回：「因爲走跳的快，人都喚小人做活閃婆王定六。」

〔六六〕搽——嘲諷；頂撞。本書第七十三回：「兩個白搽白的，必須搽惱了纔罷。」

〔六七〕壓驚——用酒食、財物安慰受驚擾的人。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相親）或不入意，即留一兩端彩段，與之壓驚。」

〔六八〕花帳——虛帳；數目不實之帳。章炳麟《新方言·釋言》：「乾没人財，僞作計簿，曰開花帳。」《西游記》第八十九回：「把東西開個花帳，落他二三兩銀子。」

〔六九〕夫唱婦隨——謂妻子隨從丈夫的意志。語出《關尹子·三極》：「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

〔七〇〕飄風——嫖妓。風：牝牡相誘。明梅膺祚《字彙·風部》：「牛馬牝牡相誘曰風。」因作爲性關係的隱語。《切口大詞典·娼妓類》：「跑風，良家女子與人作須臾之燕好也。」

〔七一〕功業如將智力求——此詩前四句見於《水滸傳》第二十八回。「好色無仁豈不羞」作「富貴無仁實可羞」。

〔七二〕盜跖——歷史人物。跖是名字（或作「蹠」），一說姓展，春秋末年柳下（在今山東西部）人。以其聚衆爲寇，故稱「盜」。《莊子·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

〔七三〕行藏——行爲。語本《論語·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鏡花緣》第五十五回：「洛紅蕖見老尼之話不倫不類，惟恐被人識破行藏。」

〔七四〕傷寒——病名。中醫指外受寒邪所引起的病症。漢張仲景《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具緊者，名曰傷寒。」

〔七五〕發送——送喪；殯葬。《水滸傳》第二十一回：「徑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

〔七六〕卓席——成桌的席面。舊時菓品以若干種爲一桌，論桌而賣，故曰桌席。

〔七七〕五七——人死後的第五個七天。爲新亡者做佛事以七天爲一周期，稱頭七、二七……直到做滿七七爲止。清王

應奎《柳南隨筆》卷四：『或問：人死，每遇七日則做佛事，謂之做七，何歟？曰：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亦四十九日而魄散。』

〔七八〕織金——絲織工藝。即在絲織中加入金綫。織金起於元代，在弘州（今河北蔚縣）設納石矢（織金綿）局，從西域遷入金綺紋工三百餘户，專門生產織金錦。明代織金是在五枚經面緞地子上用片金織花，以花滿地緊爲特色，故又稱『遍地金』。

〔七九〕白苧布——以苧麻爲原料織成的白色的布。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苧質本淡黃，漂工化成至白色，先用稻灰石灰水煮過，入長流水再漂再曬，以成至白。』李瓶兒因在服喪期間，故戴白苧布鬏髻。

〔八〇〕玉皇廟——主殿供奉玉皇大帝的道教廟宇。民間常以主殿所供神名稱呼道觀，如東岳廟、娘娘廟等等。

〔八一〕打醮——道士爲人做法事以求福禳災。《隋書·經籍志》：『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

〔八二〕姑娘——稱侍妾。清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七：『小妻曰妾，曰嬬，曰姬，曰側室，曰簉室……曰姑娘。』

〔八三〕羊羔——酒名。泛指美酒。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十五：『羊羔酒，大補元氣，健脾胃，益腰腎。宣和化成殿真方：糯米一石，如常浸蒸；嫩肥羊肉七斤，曲十四兩，杏仁一斤，同煮爛，連汁拌飯，入木香一兩同釀，勿犯水。十日熟，極甘滑。一法：羊肉五斤，蒸爛，酒浸一宿，入消梨七個，同搗取汁，和曲米釀酒飲之。』

〔八四〕上坐——位置最尊的席位。《漢書·高帝紀》上：『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顏師古注：『上坐，尊處也。』

〔八五〕主席——主位；宴席上主人的座位。《警世通言》卷一：『伯牙推子期坐於客位，自己主席相陪。』參見第一回

注「主位」條。

〔八六〕熱孝——爲新死的親人所服之孝。《紅樓夢》第五十四回：「他媽前日沒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

〔八七〕貴降——尊稱別人的生日。元楊文奎《兒女團圓》第一折：「今日是你貴降之日，故請你來吃杯壽酒。」《歧路燈》第三十七回：「我聽說老伯貴降就在這幾日，我一定來磕個頭兒。」

〔八八〕可知——敢情；當然。表示合乎情理或心願。元高明《琵琶記》第三齣：「這般福地洞天，可知有仙姝玉女。」

〔八九〕男兒花女——指兒女。參見第七回注「男花女花」條。

〔九〇〕可又來——表示確認或同意的副詞，多用來承接他人的話頭，相當于「可不是」。元無名氏《漁樵記》第二折：「(正末云)劉家女，你有一件兒好處，四村上下別的婦女都學不的你。(旦兒云)可又來，我也有那一樁兒好處，你說我聽。」《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可又來，若是强盜，難道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

〔九一〕做假——裝假；故作客套，不實在。《醒世姻緣傳》第二十二回：「晁思才道：『飽了，飽了！這是那裏，敢作假不成？』」

〔九二〕勻臉——化粧時用手揉臉使脂粉勻淨。《紅樓夢》第五十五回：「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

〔九三〕丁香色——像丁香花那樣的淡紫褐色。明陶宗儀《輟耕錄》卷十一：「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本書第六十二回：「柳黃遍地金裙，并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紬粧花衫。」

〔九四〕雁啣蘆花——一種吉祥圖案。唐白居易《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寄之》：「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雁趁行。」自注：「緋多以雁銜瑞莎爲之也。」雁：象征班次雁行；蘆：寓意「傳臚」(明代稱殿試二、三甲第一名爲傳臚)。

〔九五〕竪領——立領。立領是明代興起的服裝樣式。

〔九六〕眉子——又寫作「楣子」。一種服飾，形制不詳。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三：「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

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

〔九七〕溜金——鎏金。將金汞混合物蘸以鹽礬涂銅器上，經烘烤，水銀蒸發，金鍍在銅器表面。

〔九八〕蜂趕菊——一種吉祥圖案。蜂：與「封」諧音，指封官，常見的圖案是蜂加冠；菊：與「居」諧音，指居官，常見的圖案是一只蟈蟈伏在菊花上，寓意「官居一品」。

〔九九〕海馬潮雲——一種吉祥圖案。由神馬與雲紋構成，象徵天馬行空。馬又含「馬上」義，雲與「運」諧音，寓意「馬上交運」。

〔一〇〇〕羊皮金——粘表在薄羊皮上的金箔。切成細條，做鞋口、帽沿或衣服鑲邊用。參見第二回注「皮金」條。

〔一〇一〕披襖——一種披在外面的罩 衣，半袖或無袖，長或及膝。五代後唐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宮人披襖子，蓋袍之遺像也。漢文帝以立冬日賜宮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襖子，多以五色綉羅爲之，或以錦爲之。」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八：「《說文》：無袂（袖）衣謂之𧝓。趙宧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即此製也。」

〔一〇二〕卧兔兒——一種女用暖帽。以貂鼠、海獺等皮毛做前臉，戴在額頭上，無帽頂。其狀如卧兔，故稱。《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兒帶。」

〔一〇三〕驢馬畜——「驢馬畜生」的歇後，歇「生」字，指生日。

〔一〇四〕揾着——側卧；斜躺着。《紅樓夢》第七十一回：「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

〔一〇五〕様範——様式；規格。元喬古〔鬬鵪鶉〕《歌姬》：「教坊馳名，梨園上班，院本詼諧，宮妝様範。」

〔一〇六〕執古——固執；古板。《醒世姻緣傳》第五十五回：「你就這麼執古性兒，就真個一口價兒？」

〔一〇七〕聖誕——道教謂玉皇大帝的誕辰，在丙午歲正月初九日。參見第三十九回注。

〔一〇八〕年例——歷年的慣常做法。《水滸傳》第三十二回：「時當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

〔一〇九〕會首——民間酬神結會的發起人或主持人。明王穉登《吳社編》：『凡神聽栖舍具威儀簫鼓雜戲迎之曰會……會所集處，富人有力者捐金穀，借乘騎，出珍異，倩妓樂，命工徒，雕金刻粉以主其事，曰會首。』

〔一一〇〕七擔八柳——形容數目或頭緒紛繁。柳：綹。

〔一一一〕知局——知趣；識相。《紅樓夢》第六十五回：『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邊走走來。」』

〔一一二〕翅趫——楮翹；翹起。此指抬起腳走開。

〔一一三〕闌席——坐在席次的最末位置。一般由主人闌席。本書第六十七回：『伯爵與溫秀才上座，西門慶闌席。』

〔一一四〕乜斜——眯縫。元無名氏《馬陵道》第四折：『腳趔趄，眼乜斜，恰便似酒酣時節。』

〔一一五〕再不——連詞。表示兩件事情的選擇關係。猶言若不，要不。《醒世姻緣傳》第十二回：『若四嫂怕見騎頭口，咱家裏放着轎車，再不，坐了抬的轎。』也說成『再不的』，見後文。

〔一一六〕汗邪——因高燒引起的譫妄症狀。指人胡說或亂來。《醒世姻緣傳》第八十七回：『你就快別要汗邪，離門離户的快走！』

〔一一七〕伶變——機伶；聰明有機變。

〔一一八〕三事兒——成一套的三件飾物，如耳挖、牙杖等。或綴於襟領、汗巾之上，起裝飾與壓腳作用。

〔一一九〕前者——前日；前些時候。

〔一二〇〕山子——人工堆造的假山。《儒林外史》第四十回：『一個大院落，堆滿了太湖石的山子。』

〔一二一〕捲棚——一種沒有正脊，前後坡交接處成弧形曲面的屋頂樣式。也指這種屋頂的建築。明計成《園冶》卷一：『捲者，廳堂前欲寬展，所以添設也；或小室欲異人字（按，指人字屋頂），亦爲斯式；惟四角亭及軒可並之。』《紅樓夢》第七十六回：『咱們就在這捲棚底下近水賞月如何？』

〔一二二〕一條邊——一排；成一條直綫狀。《歧路燈》第五十四回：「并了兩張方桌，叫出瑤仙、素馨，一條邊坐了。」

〔一二三〕燈市——元宵節前後張設花燈以供觀賞或出售的集市。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卷二：「今北都燈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罷也。」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玩月樓　狎客幫闞①麗春院〔一〕

日墜西山月出東，百年光景似飄蓬。
點頭纔羨朱顏子，轉眼翻爲白髮翁。
易老韶華〔二〕休浪度，掀天富貴等雲空。
不如且討紅裙趣，依翠偎紅〔三〕院宇中。

話說光陰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門慶這裏，先一日差小廝玳安送了四盤羹菜，兩盤壽桃〔四〕，一罈酒，一盤壽麵〔五〕，一套織金重絹衣服，寫吴月娘名字：『西門吴氏斂衽拜』，送與李瓶兒做生日。李瓶兒纔起來梳粧，叫了玳安兒到卧房裏，說道：『前日打擾你大娘那裏，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玳安道：『娘多上覆。我爹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禮，與二娘賞人。』李瓶兒一面分付迎春，外邊明間内放小卓兒，擺了四盒茶食〔六〕，管待玳安。臨出門，與二錢銀子，八寶兒〔七〕一方閃色〔八〕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列位娘，我這裏使老馮拿帖兒

請去，好歹明日都光降走走。』玳安磕頭出門。兩個抬盒子的與一百文錢。李瓶兒這裏隨即使老馮兒用請書盒兒〔九〕，拿着五個柬帖兒，十五日請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又稍了一個帖，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

月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着粧花錦綉衣服。來興、來安、玳安、書童四個小廝跟隨着，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層，臨街是樓；儀門進去②，兩邊廂房〔一〇〕，三間客座〔一一〕，一間稍間〔一二〕；過道穿進去，第三層三間卧房，一間廚房，後邊落地〔一三〕緊靠着喬皇親花園。李瓶兒知月娘眾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卓席，懸掛許多花燈。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房裏換衣裳，擺茶，俱不必細說。到午間，李瓶兒客位內設四張卓席，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凡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一四〕，前邊樓上設酒席③，又請月娘眾人登樓看燈玩耍。樓檐前掛着湘簾〔一五〕，懸着彩燈。吳月娘穿着大紅粧花通袖襖兒〔一六〕，嬌綠段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段裙。李嬌兒是沉香色〔一七〕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④。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鬢後挑着許多各色燈籠兒〔一八〕。搭伏〔一九〕定樓窗往下觀看⑤，見那燈市中人烟湊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四下圍列些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鰲山〔二〇〕聳漢。怎見好燈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二一〕，雲霞映獨鶴朝天〔二二〕。金蓮燈〔二三〕，玉樓燈〔二四〕，見一片珠璣；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圍錦綉。綉毬燈〔二五〕皎皎潔潔，雪花燈〔二六〕拂拂紛紛。秀才燈，揖讓進止，存孔孟〔二七〕之遺風；媳婦燈，容德溫柔，效孟姜〔二八〕之節操。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二九〕；通判燈，鍾馗共小妹並坐〔三〇〕。師婆燈〔三一〕，□揮羽扇⑥，假降邪神；劉海燈〔三二〕，倒背金蟾，戲吞至寶。駱駝燈，青獅燈，馱無價之奇珍，咆咆哮哮；猿猴燈，白象燈，進連城之秘寶〔三三〕，頑頑耍耍。七手八腳螃蟹燈，倒戲清波；巨口大髯鮎魚燈，平吞綠藻。銀蛾〔三四〕鬬彩，雪柳〔三五〕爭輝。雙雙隨綉帶香毬〔三六〕，縷縷拂華旛翠幰〔三七〕。魚龍沙戲〔三八〕，七眞〔三九〕五老〔四〇〕獻丹書〔四一〕；吊掛〔四二〕流蘇〔四三〕，九夷〔四四〕八蠻〔四五〕來進寶。村裏社鼓〔四六〕，□□隊共喧闐〔四七〕⑦，百戲〔四八〕貨郎〔四九〕，俱椿椿齊鬬巧。轉燈兒〔五〇〕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琉璃瓶〔五一〕輝⑧美女奇花，雲母障〔五二〕並瀛州閬苑。往東看：雕漆床，螺鈿床〔五三〕，金碧交輝；向西瞧：羊皮燈〔五四〕，掠彩燈，錦綉奪眼。北一帶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廂盡皆書畫瓶爐。王孫爭看，小欄下蹴踘〔五五〕齊雲〔五六〕；仕女相攜，高樓上妖嬈衒色。卦肆〔五七〕雲集，相幕〔五八〕星羅，講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榮枯有準。又有那站高坡打談〔五九〕的，詞曲楊恭；到看這擂響鈸⑨游腳僧〔六〇〕，演說三藏〔六一〕。賣元宵〔六二〕的高堆菓餡，粘梅花〔六三〕的齊插枯枝。剪春蛾〔六四〕，鬢邊斜插鬧東風；禱〔六五〕涼釵〔六六〕，頭上飛金〔六七〕光耀日。圍屏畫石崇之錦

帳〔六八〕，珠簾彩梅月之雙清〔六九〕。雖然覽不盡鰲山景，也應豐登快活年。

吳月娘看了一回，見樓下人亂，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哩。惟有潘金蓮、孟玉樓同兩個唱的，只顧搭伏着樓窗子，憑下人觀看⑩。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摟着，顯他遍地金掏袖兒〔七〇〕，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七一〕。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兒，把磕了的瓜子皮兒都吐下來，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來看！那家房檐底下掛了兩盞玉綉毬燈，一來一往，滾上滾下，且是倒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還有⑪許多小魚鱉蝦蟹兒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孟玉樓：『三姐姐，你看這首裏這個婆兒燈，那老兒燈〔七二〕……』正看着，忽然被一陣風來，把個婆子兒燈下半截割了一個大窟礲，婦人看見笑不了。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匝不開，都壓躍躍兒〔七三〕。須臾哄圍了一圈人，內中有幾個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個說道：『已定是那公侯府位裏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皇孫家艷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家〔七四〕粧束？』那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裏看燈彈唱。』又一個走過來，便道：『自我認的，你每都猜不着。你把他當唱的，把後面那四個放到那裏？我告說：這兩個婦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他是閻羅大王妻，五道將軍的妾⑫，是咱縣門前開生藥鋪、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子來這裏看燈。這個穿綠遍地金背比甲的，我不認的；那穿大紅遍地

金比甲兒，上帶着個翠面花兒〔七五〕的，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娘子。大郎因爲在王婆茶房內捉姦，被大官踢中了死了，把他娶在家裏做了妾。後次〔七六〕他小叔武松東京回來告狀，誤打死了皂隸李外傳，被大官人墊發〔七七〕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出來，落的這等標致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多口過來，說道：『你們没要緊，指說他怎的？咱每散開罷。』樓上吳月娘見樓下人圍的多了，叫了金蓮、玉樓歸席坐下，聽着兩個粉頭彈唱燈詞〔七八〕飲酒。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酒勾了，我和他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兩個再坐一回兒，以盡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裏無人，光丟着些丫頭們，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裏肯放，說道：『好大娘，奴没敬心也是的，今日大娘菜兒⑬没好生揀一箸兒。大節間，燈兒也没點、飯兒也没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的時候，奴送三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個，就同我這裏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鍾，也没這個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鍾鍾不辭，衆位娘竟不肯饒我。今日來到奴這湫顧〔七九〕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盡奴一點勞心。』于是拿大銀鍾，遞與李嬌兒，說道：『二娘好歹吃一杯兒。大娘奴曉的吃不的了，不敢奉大杯，只奉小杯兒哩。』于是滿斟遞與。月娘因說李嬌兒：『二娘，你用過此杯罷。』兩個唱的。月娘每人與了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起身，囑付玉樓、金蓮：『我兩個先起身，我去便使小廝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罷。家里没人。』玉樓應諾。李

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玉兔〔八〇〕東生，樓上點起燈來，兩個唱的彈唱飲酒。不在話下。

卻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裏游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爲月娘衆人今日都在李瓶兒家樓上吃酒，恐怕他兩個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賣紗燈的根前就回了。不想轉過彎來，撞遇孫寡嘴、祝日念，唱喏，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想。』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游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個，剛纔也是路上相遇。』祝日念道：『如今看了燈，往那裏去？』西門慶道：『同衆位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杯兒。不是請衆兄弟，房下們今日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日念道：『比是哥請俺每到酒樓上，咱何不往裏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往他拜拜年去，混他混。前日俺兩個在他家，望着俺每好不哭哩，說他從臘裏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通影邊兒不進裏面看他看兒。俺每便回說，只怕哥事忙，替哥撫過了。哥今日倒閑，俺每情願相伴哥進去走走。』西門慶因記掛着晚夕李瓶兒，還推辭道：『今日我還有小事，不得去，明日罷。』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拽，于是同進去院中。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八一〕，一回游賞一回新。
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生〔八二〕幾户貧？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見了，都道了萬福。祝日念高叫道：『快請三媽出來！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少頃，老虔婆扶拐而出，向西門慶見畢禮數，說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姐兒？想必別處另敘了新表子來。』祝日念走來插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算！俺大官近日相了個絕色的表子⑭，每日只在那裏行走⑮，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裏撞見⑯，拉他來，他還不來哩。媽不信，問孫天化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希大說道：『這兩個天殺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八三〕！』老虔婆聽了，呷呷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沒惱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雖故姐夫裏邊頭緒兒多⑰，常言道：好子弟不鬬一個粉頭，粉頭不接一個孤老。天下錢眼兒都一樣。不是老身誇口說，我家桂姐也不醜。姐夫自有眼，今也不消人說。』孫寡嘴道：『我是老實說。哥如今新敘的這個表子，不是裏面的，是外面的表子，還把裏邊人合八。』教那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災人禍老油嘴，弄殺人！你……』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

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卿⑱：『大節間，我請衆朋友。』桂卿哄道：『我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麼兒？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裏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只當正月裏頭二主子——快倉〔八四〕，快安排酒來俺每吃。』那虔婆說道：

『這個……理上卻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的袖了，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應伯爵道：『媽，你且住，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了：一個子弟在院裏閫小娘兒，那一日作耍，裝做貧子〔八五〕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藍縷，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說：「媽，我肚饑，有飯尋些來我吃。」老媽道：「米囤也晒，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來，我洗洗臉罷。」老媽道：「少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錠銀子，放在卓子上，教買米顧水去。慌的老媽沒口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把衆人都笑了。虔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可兒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應伯爵道：『你拿耳朵，我對你說。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表子，後巷兒吳銀兒了，不要你家桂姐了。今日不是我們纏了他來，他還往你家來哩！』虔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強口〔八六〕，比吳銀兒好多着哩！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姐夫是何等人兒！他眼裏見的多，着緊處金子也估出個成色〔八七〕來。』說畢，客位内放四把校椅〔八八〕，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四人上坐，西門慶對席。老媽下去收拾酒菜去了。

半日，李桂姐出來。家常挽着一窩絲杭州攢〔八九〕，金纍絲釵，翠梅花鈿兒，珠子箍兒，金籠墜子〔九〇〕；上穿白綾對衿襖兒，粧花眉子，綠遍地金掏袖；下着紅羅裙子。打扮的粉粧玉琢，望下不當不正，道了萬福，與桂卿一邊一個打横坐下。少頃，頂老〔九一〕彩漆方盤拿七盞茶來⑲，雪綻般盞兒⑳，銀杏葉茶匙，梅桂潑鹵瓜仁泡茶，甚是馨香美味，桂卿、桂姐每人

遞了一盞，陪着吃畢茶，接下茶托去。保兒上來，打抹春臺，纔待收拾擺放案酒，忽見簾子外探頭舒腦，有幾個穿藍縷衣者——謂之架兒〔九二〕，進來跪下，手裏拿三四升瓜子兒：『大節間孝順大老爹！』西門慶只認頭一個叫于春兒，問：『你每那幾位在這裏？』于春道：『還有段綿紗、青聶鉞在外邊伺候。』段綿紗進來，看見應伯爵在裏，說道：『應爹也在這裏。』連忙磕了頭。西門慶起來，分付收了他瓜子兒，打開銀子包兒，揑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于春兒接了，和衆人扒在地下，磕了個頭，說道：『謝爹賞賜！』往外飛跑。有〔朝天子〕單道這架兒行藏爲證：

這家子打和〔九三〕，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虛頭〔九四〕大，一些兒不巧人騰挪。遶院裏都踅過，席面上幫閑，把牙兒閑磕，攘一回才散火。轉錢又不多，歪斯纏怎麼？他在虎口裏求津唾。

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安排酒上來吃酒。桂姐滿泛金杯，雙垂紅袖。餚烹異品，菓獻時新，倚翠偎紅，花濃酒艷。酒過兩巡，桂卿外與桂姐，一個彈箏，一個琵琶㉑，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霽景融和』〔九五〕。正唱在熱鬧處，見三個穿青衣黃扳鞭〔九六〕者——謂之圓社〔九七〕——手裏捧着一個盒兒，盛着一隻燒鵝，提着兩瓶老酒〔九八〕：『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貴人！』向前打了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個喚白禿子，一個是小張閑，那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每且外邊候候兒，待俺每吃過酒，踢三跑。』于是向卓上拾了四盤下飯，一大壺

酒，一碟點心，打發衆圓社吃了，整理氣毬齊備。西門慶出來外面院子裏，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揸頭〔九九〕，一個對障〔一〇〇〕——拘踢拐打〔一〇一〕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丟拐，教小人每湊手腳不迭。再過一二年，這邊院中，似桂姊妹這行頭〔一〇二〕就數一數二的，蓋了群絕倫了，强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塵生眉畔，汗濕腮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與西門慶攜手並觀，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閑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傍虛撮腳兒等漏，往來拾毛〔一〇三〕。亦有〔朝天子〕一詞，單道這踢圓的始末爲證：

在家中也閑，到處刮涎〔一〇四〕。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趨，富貴他偏羨。從早辰只到晚，不得甚飽餐。轉不的大錢，他老婆常被人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内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說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教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聽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邊門首等着。于是酒也不吃，拉桂姐房中，只坐了没多一回兒㉒，就出來推淨手，于後門上馬，一溜烟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裏有事。』那裏肯回來？教玳安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個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使丫鬟直跟

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二更鼓纔散。正是：唾罵由他唾罵，歡娛我且歡娛。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幫閒　『幫』原作『封』，據目錄改。

②儀門進去　『進』字原無，酌補。

③設酒席　『設』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④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　此十一字原無，據後文補。

⑤往下觀看　『往』字原無，酌補。

⑥□揮羽扇　此句與下句『倒背金蟾』對偶，『揮』字上似脫一字。

⑦□□隊共喧闐　此句與下句『俱椿椿齊斗巧』對偶，『隊』字上似脫二字。

⑧輝　原作『光單』二字，似是『輝』字刻散所致。

⑨擺響鈸　『擺』原作『搧』，據第八回『擺鈸打鼓』等語改。

⑩憑下人觀看　『憑』原作『型』，酌改。

⑪還有　『還』字原空，參考崇禎本補。

⑫五道將軍　『將軍』原作『軍將』，據第二回、第八十四回同語改。

⑬菜兒　『菜』原作『來』，酌改。

⑭相了個絕色的表子 「了個」二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⑮行走 「行」原作「門」，酌改。二字草體形近，第八回「閑行」，「行」誤作「門」；第十七回「行下文書」，「行」亦誤作「門」。

⑯燈市裏 「市」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⑰頭緒兒 「緒」原作「絮」，酌改。

⑱桂卿 「卿」原作「姐」，據上下文改。

⑲拿七盞茶來 「茶」字原無，酌補。

⑳雪綻般盞兒 「般」原作「盤」，據本書多處同語改。

㉑一個彈箏，一個琵琶 「琵琶」下原衍「一個箏」三字，參考崇禎本刪。

㉒沒多一回兒 「多」原作「去」，酌改。

【註釋】

〔一〕麗春院——指妓院。麗春園是宋代妓女蘇小卿所居園名。元庾吉甫有《蘇小卿詩酒麗春園》雜劇。元吳昌齡〔端正好〕《美妓》：「莫不是麗春園蘇卿的後身，多應是西廂下鶯鶯的影神，便有丹青畫不真。」後作爲妓院的泛稱。

〔二〕韶華——美好的年華。指少年時光。唐李賀《嘲少年》：「莫道韶華鎮長在，髮白面皺專相待。」

〔三〕依翠偎紅——形容同女子親熱。此指狎妓。紅、翠：胭脂、翠花一類化粧用品，代指女子。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三折：「晴乾了尤雲殢雨心，悔過了竊玉偷香膽，刪抹了倚翠偎紅話。」

〔四〕壽桃——麵制的桃形食品。桃象徵長壽。漢東方朔《神異經》：「東北有樹焉，高五十丈，其葉長八尺，廣四五

尺，名曰桃。其子徑三尺二寸，小狹核，食之令人知壽。」故祝壽用麵桃，曰壽桃。清范寅《越諺》卷中：「壽桃，祝壽饅頭，作桃尖形。」

〔五〕壽麵——用來祝壽的長條麵。寓長壽不老之意。清范寅《越諺》卷中：「越人呼麵曰麵餑粉，切成條曰麵，其條長曰長壽麵，用以祝壽曰壽麵。」

〔六〕茶食——吃茶的食品；茶點。宋周煇《北轅錄》：「茶食謂未行酒先設此品，進茶一盞。又謂之茶筵。」清顧張思《土風錄》卷六：「乾點心曰茶食。」

〔七〕八寶兒——八種寶物構成的吉祥圖案。具體所指不一。有的指眞珠、犀角、方勝、銅鏡、金錢、玉磬、書籍、蒿葉等八種有避邪作用的東西，有的指八仙或八大菩薩所持的八種法器等等。參見第四十一回注「八吉祥」條。

〔八〕閃色——一種絲織工藝。以對比强烈的異色絲分別作經綫和緯綫，使織物在光綫下產生閃色效果。

〔九〕請書盒兒——裝請帖、拜帖等用的長方形扁盒，以示隆重。也叫「拜帖匣兒」。

〔一〇〕廂房——四合院東西兩廂的側房。東廂房坐東朝西，西廂房坐西朝東，跟坐北朝南的正房和坐南朝北的倒座構成封閉的四合院式建築。

〔一一〕客座——即「客位」。參見第七回注「客位」條。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小秦淮錄》：「廳後住房十數間，一間二層，前一層爲客座，後一層爲臥室。」

〔一二〕稍間——數間房屋中靠邊端的房間。有時實指披廈。元鄭廷玉《金鳳釵》第三折：「少了我房錢，不要你頭房裏住，你稍間裏住去。」

〔一三〕落地——到頭；到底。

〔一四〕酒過五巡，食割三道——形容酒席上已多次上酒上菜。巡：在座者均飲過一次酒稱一巡。割：指菜肴，宴席主菜由廚師親自上席切割，故稱。

〔一五〕湘簾——湘妃竹做的簾子。泛指竹簾。湘妃竹即斑竹。晉張華《博物志》卷十：「帝之二妃，堯之二女也，曰湘夫人。舜崩，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宋范成大《夜宴曲》：「明璫翠帶湘簾斑，風緯繡浪千飛鸞。」

〔一六〕通袖襖兒——當指衣袖跟衣身是一塊整料通裁下來的襖兒。古代衣料圖案講究對稱與完整，另上袖會破壞圖案的整體性，故須連袖通裁。一說通袖指衣領花紋通胸背至衣袖皆滿者。

〔一七〕沉香色——像沉香那樣的棕黃色。章炳麟《新方言・釋器》：「今人謂黃黑色曰沉香色，浙西謂之鱓香色。」

〔一八〕各色燈籠兒——元宵節婦女所戴節令飾物。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十一引《歲時雜記》：「(元夜)都城仕女有插戴燈毬燈籠，大如棗栗，如珠茸之類……又云：燈毬兒小，鬧蛾兒顫，又何須頭面。」

〔一九〕搭伏——憑靠物體趴着。元劉唐卿《降桑椹》第二折：「有此人在後園中焚罷香，搭伏着香案，盹睡着了也。」

〔二〇〕鰲山——海中仙山。《列子・湯問》：「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此處指元宵夜以彩燈堆疊的山形，像海中仙山，故名鰲山。本是宋代宮廷大型燈彩。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元夕)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山燈凡數千百種，極其新巧，怪怪奇奇，無所不有。」

〔二一〕山石穿雙龍戲水——此句描寫有水法裝置的龍燈。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禁中嘗令作琉璃燈山……又於殿堂梁棟窗户間爲涌壁，作諸色故事，龍鳳噀水，蜿蜒如生。」

〔二二〕雲霞映獨鶴朝天——此句描寫鶴形燈。龍鶴兩燈是鰲山的主燈，以彩龍兆祥，仙鶴兆壽。宋夏竦《上元應制》：「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焰平。」

〔二三〕金蓮燈——蓮花狀的燈。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十：「上元燈槊之制，以竹一本，其上破之爲二十條，或十

六條。每二條以麻合繫其稍，而彎屈其中，以紙糊之，則成蓮花一葉；每二葉相壓，則成蓮花盛開之狀。爇燈其中，旁插蒲棒荷葉剪刀草於花之下。』

〔二四〕玉樓燈——樓形燈。唐佚名《影燈記》：『時有尚方都匠毛順多巧思，結締繒彩爲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懸以珠玉金銀，微風一至，鏘然成韵。』

〔二五〕綉毬燈——綉球花形的燈。綉球又稱雪球，花白似雪，團圞如球，元張昱《綉毬花次兀顏廉使韵》：『綉毬春晚欲生寒，滿樹玲瓏雪未乾。落過楊花渾不覺，飛來蝴蝶忽成團。』可供想像。

〔二六〕雪花燈——能産生落雪效果的紗燈。元謝宗可《雪燈》：『一炬燒寒照夜長，玉蟲飛入白紗囊。冰壺吞月涵秋影，海蚌懷珠吐夜光。六出自隨飛燼落，寸輝不受積陰藏。渾疑凍壑寒崖底，忽見東風轉太陽。』

〔二七〕孔孟——指我國古代思想家孔子和孟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曾任魯國司寇。長期聚徒講學，傳説有弟子三千，晚年整理《詩》《書》等古代文獻，删修魯國史《春秋》，有記錄其談話及與門人問答的《論語》一書存世。後世儒家尊爲至聖先師。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東南）人。曾受業於孔子學生子思的門人，繼承并發展了儒家學説，被後世尊爲亞聖。有《孟子》一書傳世。

〔二八〕孟姜——本指姜姓長女。孟：兄弟姊妹中排行最長的。《詩經·鄭風·有女同車》：『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因指貌美德劭的婦女。後世因杞梁妻哭城的傳説而衍生出孟姜女送寒衣、哭倒長城的故事。

〔二九〕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指僧人形像的像生燈，表演月明和尚點化妓女柳翠的故事。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卷十三：『相傳紹興間，柳宣教者尹臨安，履任之日，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參。宣教憾之，計遣妓女吳紅蓮，詭以迷道，詣寺投宿，誘之淫媾。玉通修行五十二年，戒律凝重，初甚拒之，及至夜分，不勝駘蕩，遂與

通焉。已而詢知京尹所賺也，慚恨而死，恚曰：「吾必敗汝門風！」宣教尋亡，而遺腹產柳翠。坐蓐之夕，母夢一僧入户，曰：「我玉通也。」既而家事零落，流寓臨安，居抱劍營。柳翠色藝絕倫，遂隸樂籍……久之，皋亭山顯孝寺僧清了謂淨慈寺僧如晦曰：「老通墮落風塵久矣，盍往度之！」如晦乃以化緣詣柳翠，爲陳因果事，柳皤然萌出家之想。如晦乃引見清了，清了爲説佛法奥旨及本來面目，末且厲聲曰：「二十八年烟花業障，尚爾耽迷耶！」柳翠言下大悟，歸即謝鉛華，絕賓客，沐浴而端化。』一説清了又號月明。元雜劇有《月明度柳翠》，《古今小説》有《月明和尚度柳翠》話本。

〔三〇〕通判燈，鍾馗共小妹並坐——指判官形像的像生燈，表演陰府判官鍾馗驅魅嫁妹的故事。宋沈括《補筆談》：『明皇開元，講武驪山，還宮痁作，將逾月。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捉其小者，刳目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曰：「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痁若頓瘳，而體益壯。乃召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爲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筆圖以進。』因於歲末懸鍾馗像以驅魅。後又畫一女子於傍，謂之鍾馗小妹，并衍生出鍾馗驅鬼使送妹出嫁的故事。

〔三一〕師婆燈——肖女巫形像的像生燈。師婆：女巫，以替人降神治病驅邪爲業的婦女。清李聲振《百戲竹枝詞》注：『師婆，女覡也。俗名道媽子，又名神馬子。春日擊牛皮小鼓，歌禳二郎神，名看香，又名喜樂，鄉村最尚之。』

〔三二〕劉海燈——仿仙人劉海蟾形像的像生燈。劉海蟾：道教全真派北宗五祖之一。傳爲五代末燕山（一説渤海）人，初名操（一作嘉），字昭遠（一作宗成），改名玄英，號海蟾子。後人析其號，附會出劉海戲金蟾的傳説。清褚人穫《堅瓠戊集》卷二：『海蟾姓劉名嘉，渤海人，十六登甲科，仕金，五十至相位。朝退，有二異人坐道傍，延人談修真之術。二人默然，但索金錢一文，鷄卵十枚，擲於案，以鷄卵累金錢上。嘉傍視曰：「危

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嘉遂悟，納印，入終南山學道而仙……今畫蓬頭跣足嘻笑之人，手持三足蟾弄之，曰此劉海戲蟾圖也，直以劉海爲名，舉世無有知其名者。」

〔三三〕連城之秘寶——價值若干相連之城的珍寶。《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

〔三四〕銀蛾——元宵節飾物。用銀箔或白紙做成蟬、蛾等形狀，或戴或持或插。也叫鬧蛾、春蛾、夜蛾等。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元夕節物，婦人皆戴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游手浮浪輩則以白紙爲大蟬，謂之夜蛾。』明高任重《瑣談》：『燕地上元節用烏金紙剪成飛蛾，以豬鬃尖分披，片紙貼之，或五或七，下縛一處，以鍼作柄，婦女戴之，名曰鬧蛾兒。』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以烏金紙爲飛蛾、蝴蝶、螞蚱之形，大如掌，小如錢，呼曰鬧嚷嚷。』

〔三五〕雪柳——婦女兒童元宵節或立春日戴的節令飾物。以紙帛剪成花草，插在鬢髮上。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正月十六日）市人賣玉梅、夜蛾、蜂兒、雪柳、菩提葉、科頭圓子、拍頭焦䭔。』宋馬莊父〔孤鸞〕《早春》：『玉梅對粧雪柳，鬧蛾兒像生嬌顫。歸去爭先戴取，倚寶釵雙燕。』

〔三六〕香毬——沾有或裝有香粉的球體，可使香氣慢慢散發。宋高承《事物紀原》卷八：『長安巧工丁緩者，作臥褥香爐……爲機環轉運而爐體常平，今香毬是也。』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一：『京師承平日，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婦女上犢車，皆用二小鬟持香毬在傍，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車馳過，香烟如雲，數里不絕，塵土皆香。』

〔三七〕華旛翠幰——飾有彩旗的華麗帷車。旛：竪長條旗。幰：音顯，車帷，亦指有帷幔的車。《說文新附·巾部》：『幰，車幔也。』

〔三八〕魚龍沙戲——表演魚龍變幻的戲術。泛指幻術。《漢書·西域傳贊》：『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

抵之戲以觀視之。」注：『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爲此色也。』唐張說《侍宴隆慶池應制》：『魚龍百戲紛容與，鳧鷁雙舟較泝洄。』

〔三九〕七真——道教稱北斗七星爲七元解厄星君，七星分別名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合謂七真。前蜀杜光庭《張崇胤本命南斗北斗詞》：『南宮六聖，別賜生名；北斗七真，明祛死籍。』也稱七位得道真人，歷代所指不同。

〔四〇〕五老——傳說中的五星之精。《竹書紀年》卷上：『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七真五老，泛指仙人。

〔四一〕丹書——指神天所賜象征祥瑞的朱文符書。《呂氏春秋·應同》：『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淮南子·俶真訓》：『洛出丹書，河出綠圖。』

〔四二〕吊掛——一種懸掛飾品，用成串的鈴、球等做成。元李直夫《虎頭牌》第二折：『俺哥哥你往常時香球吊挂，幔幕紗幮，那等受用，今日都在那裏？』《水滸傳》第五十九回：『這一對金鈴吊挂，乃是東京內府作分高手匠人做成的，渾是七寶珍珠嵌造，中間點着碗紅紗燈籠。』

〔四三〕流蘇——用毛羽絲綫等製成的穗狀垂飾物。《文選·張衡〈東京賦〉》：『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李善注：『流蘇，五采毛雜之，以爲馬飾而垂之。』明張存紳《雅俗稽言》卷十二：『《書蕉》云：流蘇，古者樂器之飾，具前漢禮樂志。而後世用爲幃帳之飾，自晉以後始也……以五彩盤綫錯爲同心而下垂，如水之流下，故曰流蘇。一曰蘇猶鬚也。又散貌，今人謂縧頭蕊爲蘇是也。』

〔四四〕九夷——古代稱東方的九種民族。《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

玄夷、風夷、陽夷。」

〔四五〕八蠻——古代稱南方的八個異族國家。《禮記·王制》：『南方曰蠻。』孔穎達疏引《爾雅》漢李巡注：『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九夷八蠻，泛指外族。《尚書·旅獒》：『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宋蘇軾《司馬溫公神道碑》：『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

〔四六〕社鼓——社日祭神的鼓樂。社：土神，名后土。祭祀社神的節日曰社日。一年有兩社，曰春社、秋社。宋陸游《秋社》：『雨餘殘日照庭槐，社鼓鼕鼕賽廟回。』也泛指民間祀神的鼓樂游娛。清方文《元宵月邢氏諸子觀燈月下》：『星燈原上聚，社鼓月中鳴。』本書用後一義。

〔四七〕喧闐——喧嘩熱鬧至極。闐：充滿。宋蘇軾《竹枝歌》：『水濱擊鼓何喧闐，相將扣水求屈原。』

〔四八〕百戲——古代樂舞、雜技、幻術等表演的總稱。《初學記》卷十五引《梁元帝纂要》：『又有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案、都盧尋橦、丸劍、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跟掛、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分別記敘有宋、明時代的百戲表演。

〔四九〕貨郎——走街販賣日用雜貨的商販。貨郎搖鼓唱曲以招徠顧客，帶有表演性質。《水滸傳》第七十四回：『眾人看燕青時……扮做山東貨郎兒，腰裏插着一把串鼓兒，挑一條高肩雜貨擔子。諸人看了都笑。宋江道：「你既然裝做貨郎擔兒，你且唱個山東貨郎轉調歌與我眾人聽。」燕青一手捻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貨郎太平歌，與山東人不差分毫來去。』此處指會社表演中扮作貨郎形像的人。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所引『大小全棚傀儡』中有『貨郎』一目。本書第八十八回：『門前叫了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耍與他觀看』。可知貨郎還是一種表演項目。

〔五〇〕轉燈兒——一種供玩賞的燈品。用彩紙剪成人物，貼在燈內特制的輪子上，利用燭焰造成的空氣對流而轉動。

通稱走馬燈。清顧祿《清嘉錄》卷一：『夾燈往時最多……或懸剪紙人馬於傍，以火運動，曰走馬燈。』元謝宗可《走馬燈》：『飆輪擁騎駕炎精，飛繞人間不夜城。風鬣追星低弄影，霜蹄逐電去無聲。秦軍夜潰咸陽火，吳炬宵馳赤壁兵。更憶雕鞍年少夢，章臺踏碎月華明。』

〔五一〕琉璃瓶——用羊角、硝鉛等燒制的半透明仿玻璃瓶。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十八：『琉璃石……產于西域。其石五色皆具，中華人艷之，遂竭人巧以肖之。于是燒瓴甓轉銹成黃綠色者曰琉璃瓦，煎化羊角爲盛油與籠燭者爲琉璃碗，合化硝鉛寫珠銅綫穿合者爲琉璃燈，揑片爲琉璃瓶袋，各色顏料汁任從點染。』

〔五二〕雲母障——以雲母片爲心制成的半透明屏風，也是一種燈品。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先是，臘後春前，壽安坊而下至衆安橋謂之燈市，出售各色華燈。其像生人物，則有老子、美人、鍾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屬……其奇巧則琉璃毬、雲母屏、水晶簾、萬眼羅、玻璃瓶之屬。』

〔五三〕螺鈿床——用螺鈿裝飾的床。螺鈿：一種工藝，亦作螺填、螺甸。用螺殼或貝殼內壁鑲嵌在漆器或雕鏤器物的表面，構成有天然色彩光澤的圖案。明曹昭《格古要論》卷八：『螺甸器皿出江西吉安府盧陵縣，宋朝內府中物及舊做者俱是堅漆，或有嵌銅綫者，甚佳。』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三：『髹漆器用蚌蛤殼鑲嵌，像人物花草，謂之螺填。』

〔五四〕羊皮燈——用薄羊皮剪影爲圖案的彩燈。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羊皮燈則鏃鏤精巧，五色粧染，如影戲之法。』

〔五五〕蹴踘——踢氣毬。蹴：踢。踘：同『鞠』，毬。晉郭璞《三蒼解詁》：『鞠，毛丸，可蹋戲。』《太平御覽》卷七五四引漢劉向《别錄》：『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記黃帝。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今軍事無事，得使蹴鞠。』唐以後改爲踢氣毬。參見第十回注『氣毬』條。

〔五六〕齊雲——指齊雲社，宋代踢氣毬的會社組織。又叫圓社，或天下圓。宋陳元靚《事林廣記》續集卷七：『四海

齊雲社，當場蹴氣毬，作家偏着所，圓社最風流。」明趙南星《目前集》：『蹴鞠社名齊雲社，又爲天下圓。』

〔五七〕卦肆——賣卦占卜的店鋪。也叫卦館、卦鋪。宋劉克莊《除夕》：『更殘自算明年事，不就街平卦肆占。』

〔五八〕相幕——看相術士的帳幕，指相面鋪。

〔五九〕打談——一種說唱藝術，類似今說書夾唱。明佚名《六院匯選江湖方語》：『打貪子，說因果的。』明劉元卿《賢奕編》卷二：『沈屯子偕友人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救兵，蹙然踴嘆不已。』明陳鐸《滑稽餘韵·打談》：『向街頭場傍，喜人稠物攘，敲扇鼓，高聲唱，幾回秦漢又隋唐，信口謅一謊。』

〔六〇〕游腳僧——周游四方修行訪道的僧人。《說岳全傳》第四十四回：『韓元帥便問：「道悅禪師何在？」和尚稟說：「三日前已往五臺山游腳去了。」』

〔六一〕三藏——佛教典籍經、律、論三部分的總稱。經：佛所自說的根本教義；律：記述戒規威儀；論：經義的闡說。通曉三藏的僧人稱三藏法師。梁慧皎《高僧傳》：『沙門實意，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號爲三藏。』此處指唐代僧人玄奘，號三藏，他去天竺訪求佛經教義的故事廣爲流傳。

〔六二〕元宵——指元宵圓子，元宵節的節令食物。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十一引《歲時雜記》：『京人以菉豆粉爲科斗羹，煮糯爲丸，糖爲臛，謂之圓子……皆上元節食也。』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十：『十五日曰上元……吃元宵，其製法用糯米細面，內用核桃仁、白糖、玫瑰爲餡，灑水滾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稱湯圓也。』

〔六三〕粘梅花——以紙帛剪梅花形粘樹枝上，爲像生梅花，是元宵節的節令飾物。明高道素《上元賦》：『迺有伺節呈能，因時射利，剪綺攢花，裁羅撥蕊，偷桃李之先春，鬭群芳之鮮麗。』參見本回注『銀蛾』、『雪柳』條。

〔六四〕春蛾——即鬧蛾。參見本回注『銀蛾』條。

〔六五〕繡——同『紬』，音抽，綴集。《史記·太史公自序》：『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裴駰集解：『徐廣曰：紬，音抽。小顔曰：紬謂綴集之也。』明梅膺祚《字彙·糸部》：『繡，同紬。』

〔六六〕涼釵——薄釵；細釵。也叫涼涼簪兒。《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一回：『用手裏那把倭刀砍瓜切菜一般一陣亂砍，霎時削作了一堆碎銅爛鐵，堆在地下，說道：「小子，拿了去給你媽媽換涼涼簪兒去啵！」』

〔六七〕飛金——金箔制成的飾物。可貼在鬢髮上。也可黏在畫箋、食品上。

〔六八〕石崇之錦帳——晉代石崇與王愷（字君夫）鬬富。王愷用紫絲布做步障（遮蔽風塵或視綫的一種屏帳），石崇就用更豪華的錦步障。見《世說新語·汰侈》：『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六九〕梅月之雙清——指珠簾上飾有梅花圓月的圖案。古人稱梅爲清友，月爲清蟾、清虛、清寒等，故曰『雙清』。本書第六十七回有『梅梢月油單絹暖簾』，可知梅月是當時常用的簾飾圖案。

〔七〇〕掏袖兒——一種服飾，形制不詳。從下文妓女李桂姐『上穿白綾對衿襖兒，妝花眉子，綠遍地金掏袖』的描寫看，似是比甲的別稱。

〔七一〕金馬鐙戒指兒——馬鐙形的金戒指。馬鐙：挂在馬鞍兩側供腳蹬踏的器物，底部平，上部爲半環形。

〔七二〕老兒燈——肖老年男子形像的像生燈。明桑悅《咏老人燈》：『假合分明兩鬢秋，鮑郎衫袖帶膏油。衰顔自分隨灰滅，急景何妨秉燭游？得火常時能暖腹，避烟終夜只搖頭。卻疑南極星辰現，一點光芒落海陬。』

〔七三〕壓躧躧兒——物體上下重疊；堆疊。丁惟汾《俚語證古》：『上下相疊謂之壓洛。』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翻魘殃》：『賊死的羅壓羅，滿街上血成河。』

〔七四〕內家——指宮廷。唐王建《宮詞》：『盡送春毬出內家，記巡傳把一枝花。』

〔七五〕面花兒——婦女的面飾。用金箔、雲母、蟬翼、鰣鱗等剪作花樣，帖於面上。也稱花子。五代後唐馬縞《中華

古今注·輿服》：『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宮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畫爲雲鳳虎飛昇。至東晉有童謠云織女死，時人帖草油花子，爲織女作孝。至後周，又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碎粧以侍宴。如供奉者，帖勝花子作桃花粧。』

〔七六〕後次——次後；後來。通常指下一次。明邵璨《香囊記》第三十二齣：『公子且留下，待我先去口說一番，後次將聘物去。』

〔七七〕墊發——陷害使被發配。墊：墊陷，陷沒。《尚書·益稷》：『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漢鄭玄注：『墊，陷也。』引申指陷害，使無罪者替罪。

〔七八〕燈詞——以咏唱元宵燈節景物爲內容的詞曲，供燈節彈唱，以應時令。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成化三年十二月……內閣出小揭帖，傳與學士吳節等諸詞臣，分作燈詞。』

〔七九〕湫顧——湫隘：低下狹小。疑『顧』爲誤字。《左傳·昭公三年》：『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晉杜預注：『湫，下；隘，小。』宋司馬光《酬永樂劉秘校庚四洞詩》：『貧居苦湫隘，無術逃炎曦。』

〔八〇〕玉兔——指月亮。傳說月中有玉兔搗藥。晉傅咸《擬天問》：『月中何有？玉兔搗藥。』故以玉兔代月。唐韓琮《春愁》：『金烏長飛玉兔走，青鬢長青古無有。』

〔八一〕柳底花陰壓路塵——此詩爲唐李山甫《公子家》詩之二中的四句。原詩爲：『柳底花陰壓路塵，醉烟輕罩一團春。鴛鴦占水能嗔客，鸚鵡嫌籠解罵人。騕褭似龍隨日換，輕盈如燕逐年新。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生幾户貧？』

〔八二〕蒼生——百姓；民衆。言爲上蒼所生。《世說新語·排調》：『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

〔八三〕神祇——天神和地神。《史記·宋微子世家》：『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裴駰集解：『天曰神，地曰祇。』泛指神靈。此指人。

〔八四〕正月裏頭二主子，快倉——歇後語。不知確解。疑爲『正月裏頭二十五日，快填倉。』指以酒食醉飽。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念五日爲填倉節。人家市牛羊豕肉，恣餐竟日，客至苦留，必盡飽而去，名曰填倉。』

〔八五〕貧子——貧窮的人；窮小子。元王實甫《破窰記》第一折：『拋綉毬招婿聘婦，可可的打着個貧子。』清史夢蘭《異號類編》卷十三引《滄江野史》：『朱公裳少勵清節，自號貧子。』

〔八六〕强口——强嘴，强辯。《世說新語·文學》：『卿莫作强口馬，我當穿卿鼻。』元史九敬先《莊周夢》第三折：『每日效綢繆，今日來强口。』

〔八七〕成色——金屬貨幣或器物中所含的金屬純度。《大明律附例七》：『凡收受諸色課程，變賣貨物，起解金銀，須要足色。如成色不及分數，提調官吏人匠，各笞四十。』

〔八八〕校椅——也作交椅。一種有靠背可折疊的坐具。古稱胡床或交床。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宋陶穀《清異錄·逍遙座》：『胡床，施轉關以交足，穿綆縧以客坐，轉縮須臾，重不數斤。』

〔八九〕一窩絲杭州攢——挽作一團的杭州式髮髻樣式。《清平山堂話本·簡帖和尚》：『回轉頭來看時，恰是一個婆婆，生得眉分兩道雪，髻挽一窩絲。』

〔九〇〕金籠墜子——應作『金燈籠墜子』。參見第二十三回注『金燈籠墜子』條。

〔九一〕頂老——年少妓女。明徐渭《南詞敘錄》：『頂老，伎之諢名。』明佚名《金陵六院市語》：『小娃子爲頂老。』按：宋元時江湖切口多以『老』作人稱或人體部位的語尾，如『淥老』（眼）、『軀老』（身）、『爪老』（手）等。頂即頭，妓女稱粉頭，故切口諱作頂老。《水滸傳》第二十九回：『店裏坐着一個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說唱諸宮調的頂老。』

〔九二〕架兒——串妓院跑腿送信或送東西請賞的閑漢。

〔九三〕這家子打和——這首〔朝天子〕引自明陳鐸《坐隱先生精訂滑稽餘韵》。打和：和聲；齊聲應和。此指進吉語以討賞。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九：『參軍色作語問，小兒班首近前進口號，雜劇人皆打和畢，樂作，群舞合唱。』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三：『參軍色執竹竿拂子，奏俳語口號，祝君壽。雜劇色打和畢，且謂：「奏罷今年新口號，樂聲驚裂一天雲。」參軍色再致語，勾合大曲舞。』元商衟〔一枝花〕《嘆秀英》：『忍恥包羞排場上坐，念詩執板，打和開呵。』

〔九四〕虛頭——虛假，不真實的。《景德傳燈錄·全豁禪師》：『什麼處學得遮個虛頭來？』元王曄《桃花女》第三折：『你下次再休弄這虛頭了也！』

〔九五〕齊景融和——此曲見《詞林摘艷》戊集，題名《春景》，無名氏散套。由十隻曲子組成，南北合套，一北一南相間。第一隻曲〔錦上花〕，首句爲『齊景融和』。《雍熙樂府》卷十二亦收錄。

〔九六〕板鞭——用粗毛編織的寬而扁的束腰帶，可把長衣下擺束起。也稱扁辮或板帶。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九：『扁辮，用不堪之絨，紫色或青綠色，織如大帶子，微松軟耳。長可丈餘不等，闊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將衣搊束，離地八九寸，以防泥污。』沙汀《隨軍散記》：『那是個矮小而瘦削的漢子，一面編織着那種恰和北方人的粗豪相稱的羊毛板帶，一面回答着他的問話。』

〔九七〕圓社——宋代踢氣毬的會社組織。又稱天下圓。也指這個組織的成員。參見本回注『齊雲』條。元鄭玉賓〔村裏迓鼓〕《仕女圓社》套：『隨圓社常將蹴踘抛抱，佔場兒陪伴了些英豪。』《水滸傳》第二回：『俺道是甚么高殿帥，卻原來正是東京幫閑的圓社高二。』

〔九八〕老酒——浙江人稱紹興酒爲老酒。清范寅《越諺》卷中：『老酒，在家名此，出外曰紹興酒。』清乾隆《紹興府志》卷十八引《萬曆志》：『府城釀者甚多，而豆酒特佳，京師盛行……其名老酒者，味稍次而特多。』

〔九九〕揸頭——圓社術語。《江湖切要》：『放對曰查頭，又曰犯查頭。』明佚名《蹴踘譜》：『三人場户：校尉一人，

茶頭一人，子弟一人。立站須用均停。校尉過輪與子弟，子弟用右臁與茶頭，須轉一遭方使雜踢。」

〔一〇〇〕對障——圓社術語。三人下場踢毬，負責接傳毬的人。又稱過泛或校尉。參見前條注。

〔一〇一〕拘踢拐打——踢氣毬的幾種動作。宋陳元靚《事林廣記》續集卷七『圓社摸場』：『肩如手中持重物，用背慢下快回頭。拐要控膝彎腰取，搭用伸腰不起頭。控時須用雙睛顧，捺用肩尖微指高。拽時且用身先倒，右膝左手略微高。胸拍使了低頭覷，何必頻頻問綠楊。」

〔一〇二〕行頭——指圓社用的氣毬。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增補幸雲曲》：『這東西我曾玩過，一名叫行頭，也叫氣毬。我也略會幾腳。」

〔一〇三〕拾毛——揀漏毬。蹴踘所用之毬，古代以皮革内實羽毛制成，稱毛丸，故拾毬稱拾毛。

〔一〇四〕刮涎——厚着臉皮糾纏。《熊龍峰小說四種·張生彩鸞燈傳》：『訕語時，口要緊；刮涎處，臉須皮。』《古今小說》卷三：『誰想見面倒來刮涎，纔曉得是不停當的。』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慶喜①追歡

傾城傾國〔一〕莫相疑，巫水巫雲〔二〕夢亦癡。
紅粉情多銷駿骨〔三〕，金蘭〔四〕誼薄惜蛾眉。
溫柔鄉〔五〕裏精神健，窈窕〔六〕風前意態奇。
村子〔七〕不知春寂寂，千金〔八〕此夕故踟躕〔九〕。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隨，打馬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門首下馬，見大門關的緊緊的，就知堂客〔一〇〕轎子家去了。一面叫玳安問馮媽媽開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堂中秉燭，花冠〔一一〕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櫳，口中磕瓜子兒。見西門慶來，忙輕移蓮步〔一二〕，款蹙湘裙，下階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這裏，只剛纔轎子起身，往家裏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裏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辰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都拉去院裏家走，撞到這咱晚。

我又恐怕你這裏等候，小廝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不然，必吃他們掛住了，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官人重禮。他娘每又不肯坐，只說家裏沒人，教奴倒沒意思的。』于是重篩美酒，再設佳餚。堂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暖簾〔一三〕來。金爐添獸炭〔一四〕，寶篆〔一五〕爇龍涎〔一六〕。春臺上高堆異品，看杯〔一七〕中香醪滿泛。婦人遞與西門慶酒，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眼無親。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休要嫌奴醜陋。奴情願與官人鋪床疊被，與衆位娘子作個姊妹，奴死也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說着，滿眼落淚。西門慶一壁接酒，一壁笑道：『你請起來。既蒙你厚愛，我西門慶銘刻于心。待你孝服滿時，我自有處，不勞你費心。今日是你的好日子，咱每且吃酒。』西門慶于是吃畢，亦滿斟了一杯回奉婦人，安他上席坐下。馮媽媽單管廚下看菜兒。須臾，拿麵上來吃。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②：『今日是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在這裏，臨晚送他三娘、五娘家中討花兒去了。』西門慶坐席左，兩個在席上交杯換盞飲酒，迎春、綉春兩個丫鬟在傍斟酒下菜伏侍。只見玳安上來，扒在地下與李瓶兒磕頭拜壽。李瓶兒連忙起身還了萬福，分付迎春：『教老馮廚下看壽麵點心下飯，拿一壺酒，與玳安吃。』西門慶分付：『吃了早些回馬家去罷。』李瓶兒道：『到家裏，你娘問，只休說你爹在這裏。』玳安道：『小的知道。只說爹在裏邊過夜，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西門慶便點了點頭兒。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的，說道：『好個乖孩子，眼裏說話〔一八〕！』即令迎春拿二錢銀子，節間叫買瓜子兒磕，『明日你拿個樣兒

來，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那玳安連忙磕頭，說：『小的怎麼敢！』走到下邊，吃了酒飯③，帶馬出門。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栓。

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兒〔一九〕，卓上鋪茜紅〔二〇〕苫條〔二一〕，兩個燈下抹牌〔二二〕飲酒。吃一回，分付迎春房裏秉燭。原來花子虛死了，迎春、綉春都已被西門慶要了，以此凡事不避他，教他收拾床鋪，拿菓盒杯酒。又在床上紫錦帳中，婦人露着粉般身子，西門慶香肩相並，玉體廝挨〔二三〕，兩個看牌，拿大鍾飲酒。因問西門慶：『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西門慶道：『且待二月間興工動土。連你這邊一所通身打開，與那邊花園取齊，前邊起蓋山子、捲棚，花園耍子去處，還蓋三間玩花樓。』婦人因指道：『奴這床後茶葉箱內，還藏着四十斤沉香〔二四〕，二百斤白蠟〔二五〕，兩罐子水銀〔二六〕，八十斤胡椒〔二七〕。你明日都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着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醜陋，到家好歹對大娘說：奴情願只要與娘們做個姊妹，隨問把我做第幾個的也罷。親親，奴捨不的你！』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西門慶慌把汗巾兒替他抹拭，說道：『你的情意我知道。也待你這邊孝服滿，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不然，娶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實心娶奴家去，到明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奴捨不的他，好個人兒，與後邊孟家三娘，見了奴且親熱。兩個天生的，打扮也不相兩個姊妹，只相一個娘兒生的一般。惟有他大娘性兒不是好的，快眉眼裏掃人。』西門慶道：『俺吳家的這個拙荊〔二八〕，他到好性兒哩！不然，

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明日這邊與那邊一樣蓋三間樓，與你居住，安兩個角門兒出入。你心下何如？』婦人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于是兩個顛鸞倒鳳，淫慾無度，狂到四更時分，方纔就寢。枕上並肩交股，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

婦人且不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只陪着西門慶吃了上半盞粥兒，又拿酒來，二人又吃。原來李瓶兒好馬爬着，教西門慶坐在枕上，他倒插花，往來自動。兩個正在美處，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喚他在窗下問他話，玳安說：『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要科兌〔二九〕與傅二叔，只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三〇〕，其餘八月中旬找完銀子〔三一〕。大娘使小的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西門慶道：『你没說我在這裏？』玳安道：『小的只說爹在裏邊桂姨家，没說在這裏。』西門慶道：『你看不曉事！教把傅二叔打發他便了，又來請我怎的？』玳安道：『傅二叔講來，客人不肯，直等找爹去，方纔批合同。』李瓶兒道：『既是家中使了孩子來請，買賣要緊。你不去，惹的他大娘不怪麽？』西門慶道：『你不知賊蠻奴才，行市〔三二〕遲④，貨物没處發脫〔三三〕，纔來上門脫與人，遲半年三個月找銀子；若快時，他就張致〔三四〕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道路爲讐〔三五〕。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也。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哩。』西門慶于是依聽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網巾，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

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三六〕，騎馬來家。鋪子裏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兑銀，批了合同，打發去了。走到潘金蓮房中，金蓮便問⑤：『你昨日往那裏去來？實說便罷，不然，我就嚷的塵鄧鄧的！』西門慶道：『你們都在花家吃酒，我和他每燈市裏走了回來，同往裏邊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廝接去，我纔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廝去接，那院裏有你那魂兒！罷麼，賊負心，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每來了，弄神弄鬼的，晚夕叫了你去，合搗了一夜；合搗的了，纔放來了。玳安這賊囚根子，久慣兒牢成〔三七〕！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是他回馬來家，他大娘又是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家？在誰家吃酒哩？」他回話：「和應二叔衆人，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裏李桂姨家吃酒，教我明早接去哩。」落後我叫了問他，他笑不言語，問的急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裏哩。」賊囚根，他怎的就知我和你⑥一心一計？想必你教他話來⑦。』西門慶哄道：『我那裏教他！』于是隱瞞不住，方才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裏，與我遞酒。說空過你每來了⑧。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他没人手，後半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教我娶他。問幾時⑨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值幾百兩銀子，教我會經紀〔三八〕，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湊着蓋房子，上緊〔三九〕修蓋。他要和你一處住，與你做個姊妹⑩，恐怕你不肯。』婦人道：『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裏，巴不的來纔好。我這裏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自古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攙奴甚麼分兒〔四〇〕也怎的！倒只怕人心不似

奴心，你還問聲大姐姐去。』西門慶道：『雖故是恁說，他孝服還未滿哩。』說畢，婦人與西門慶盡脱白綾襖，袖子裏滑浪一聲，吊出個物件兒來。拿在手內沉甸甸的，紹彈子(四一)大，認了半日，竟不知甚麼東西。但見：

原是番兵出產，逢人薦轉在京。身軀瘦小內玲瓏。得人輕借力，展轉作蟬鳴。解使佳人心胆，慣能助腎威風。號稱金面勇先鋒。戰降功第一，揚名勉子鈴(四二)。

婦人認了半日，問道：『是甚麼東西兒？怎的把人半邊肐膊都麻了？』西門慶笑道：『這物件你就不知道了。名喚做勉鈴，南方勉甸國出產的，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婦人道：『此物使到那裏？』西門慶道：『先把他放入爐(四三)內，然後行事，妙不可言。』婦人道：『你與李瓶兒也幹來？』西門慶于是把晚間之事，從頭告訴一遍，說得金蓮淫心頓起。兩個白日裏掩上房門，解衣上床交歡。正是：不知子晉(四四)緣何事，纔學吹簫(四五)便作仙。

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把李瓶兒床後茶葉箱內堆放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動土。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人來昭并主管賁四，卸磚瓦木石，管工記帳。這賁四名喚賁地傳，年少，生的百浪囂虛(四六)，百能百巧。原是內相勤兒出身，因不守本分，打出吊入(四七)，滑流水(四八)，被趕出來⑪。初時跟着人做兒弟兒(四九)來，

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五〇〕，把人家奶子〔五一〕拐出來做了渾家⑫，卻在故衣〔五二〕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他這般本事，常照顧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中人錢〔五三〕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賁地傳與來昭督管各作匠人興工，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牆垣，築起地腳〔五四〕，蓋起捲棚、山子、各亭臺耍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在家看管起蓋花園，約有一個月有餘。卻在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五五〕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娶過去罷，省的奴在這裏，晚夕空落落的，我害怕，常有狐狸鬼混〔五六〕的慌！你到家對大娘說：只當可憐見〔五七〕奴的性命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奴情願伏侍你，鋪床叠被，也無抱怨。』說着，淚如雨下。西門慶道：『你休煩惱。前日我把你這話，到家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直待與你把房蓋得完，那時你孝服將滿，娶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好，好。你既有真心娶奴，先早把奴房攛掇蓋了，娶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省的奴在這裏度日如年。』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兒道：『再不的，房子蓋完，我燒了靈，搬在五姐那邊樓上住兩日，等你蓋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姐說，我還等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

到次日，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只

怕別人，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五八〕河水不礙船〔五九〕，看大姐姐怎麼說？』這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裏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說一遍⑬。月娘道：『你不好取他的休！他頭一件，孝服不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六〇〕，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六一〕。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的人，倘或一時有些聲口〔六二〕，倒沒的惹虱子頭上撓〔六三〕。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六四〕。』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走出前廳來，自己坐在椅子上沉吟：又不好回李瓶兒話，又不好不去的。尋思了半日，還進入金蓮房裏來。金蓮問道：『你到大姐姐房裏，大姐姐怎麼說？』西門慶把月娘的話⑭告訴了一遍。金蓮道：『大姐不肯，論他也說的是。你又買了他房子，又娶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了一世，方纔好。我又是一說：既做朋友，沒絲也有寸〔六五〕，交官兒〔六六〕也看喬〔六七〕了。』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倒只怕花大那廝沒圈子跳〔六八〕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在中間鬼混，怎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蓮道：『呸！有甚難處事！我問你，今日回他去？明日回他去？』西門慶道：『他教我今日回他聲去。』金蓮道：『你今日到那裏，恁對他說，你說：「我到家對五姐說來。他的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火去到那裏沒處堆放。亦發再寬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七八也待蓋了，攛掇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你這邊孝服也將滿。那時娶你過去，卻不齊備些？强似搬在五姐樓上，葷不葷，素不素〔六九〕，擠在一處，甚麼樣

子！」管情他也罷了。』

西門慶聽言大喜，那裏等的時分，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你到家所言之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姐說來，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二亂〔七〇〕，你這些東西過去，那裏堆放？只有一件打攪：只怕你家大伯子〔七一〕說你孝服不滿，如之奈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說各衣另飯〔七二〕，當官寫立分單〔七三〕，已倒斷開了的勾當；只我先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自古嫂兒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裏事。我如今見過不的日子，他顧不的我。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着死，不敢睡着〔七四〕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因問：『你這房子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西門慶道：『我如今分付匠人，先替你蓋出這三間樓來，及到油漆了，也到五月頭上。』婦人道：『我的哥哥，你上緊些！奴情願等着到那時候也罷！』說畢，丫鬟擺上酒，兩個歡娛飲酒過夜。西門慶自此沒三五日不來，俱不必細說。

光陰迅速。西門慶家中已蓋了兩月房屋，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只少捲棚還未安磉〔七五〕。一日，五月蕤賓佳節〔七六〕。家家門插艾葉〔七七〕，處處戶掛靈符〔七八〕。李瓶兒治了一席酒，請過西門慶來，一者解粽〔七九〕，二者商議過門之日。擇五月十五日，先請僧人念經燒靈，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娶婦人過門。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你燒靈那日，花大、花三、花四請他不請？』婦人道：『我每人把個帖子，隨他來不來。』當下計議已定，單等五月十五日，婦人請

了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在家念經除靈。

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與應伯爵做生日。早辰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教他買辦鷄鵝鴨置酒，晚夕李瓶兒除服〔八〇〕。卻教平安、畫童兩個跟馬，約午後時分，往應伯爵家來。那日在席前者：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吳典恩、雲離守、常時節、白來創，連新上會〔八一〕賁地傳，十個朋友，一個不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八二〕彈唱。遞畢酒，上坐之時，西門慶叫過兩優兒，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名喚吳惠；那一個不認的，跪下說道：『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叫鄭奉。』西門慶坐首席，每人賞二錢銀子。吃到日西時分，只見玳安拿馬來接。正上席來，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娘請爹早些去罷。』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就往下走。被應伯爵叫住，問道：『賊狗骨頭兒，你過來實說；若不實說，我把你小耳朵擰過一邊來！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恁日頭半天裏，就拿馬來，接了你爹往那裏去？端的誰使了你來？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或是裏邊十八子〔八三〕那裏？你若不說，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那玳安只是說道：『委的没人使小的，小的恐怕夜緊，爹要起身，早拿馬來伺候。』那應伯爵奈何了他一回，見不說，便道：『你不說，我明日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于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

良久，西門慶下來，東淨〔八四〕裏更衣，叫玳安到僻靜處⑮問他話：『今日花家那有誰來？』玳安道：『花三往鄉裏去了，花四家裏害眼〔八五〕⑯，都没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

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八六〕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裏去了，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西門慶道：『他沒說甚麼？』玳安道：『他一字通沒敢題甚麼，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八七〕要來爹家走走。』西門慶道：『他真個說此話來？』玳安道：『小的怎敢說謊！』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曾？』玳安道：『和尚老早就去了，靈位也燒了。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我知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玳安正往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玳安唬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頭兒，你不告我說，我就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繭兒！』西門慶道：『怪狗才，休要唱揚〔八八〕一地裏知道。』伯爵道：『你央及我央兒，我不說便了。』于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衆人說了一回。把西門慶拉着，說道：『哥，你可成個人！有這等事，就掛口〔八九〕不對兄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甚話說，哥只分付俺每一聲，等俺每和他說，不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是，俺每就與他結一個大胳膊〔九〇〕！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告訴俺們。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哥若有使令俺們處，兄弟情願火裏火去，水裏水去；願不求同日生，只求各自死〔九一〕。弟兄每這等待你，哥，你不說個道理，還只顧瞞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如若不說，俺每明日唱揚的裏邊李桂姐、吳銀兒那裏知道了，大家都不好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衆位得知罷，親事已都定當〔九二〕了。』應伯爵問道：『敢⑰行禮過門還未定日子？』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娶嫂子過門，俺每賀哥

去。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請俺每吃喜酒〔九三〕。』西門慶道：『這個不瞞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日念道：『比時〔九四〕明日與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杯兒酒〔九五〕，先慶了喜罷。』于是叫伯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日念捧菜，其餘都陪跪。把兩個小優兒也叫來跪着，彈唱一套〔三十腔〕〔九六〕⑱『喜遇吉日』〔九七〕。一連把西門慶灌了三四鍾酒。祝日念道：『哥那日請俺每吃酒，也不少了鄭奉、吳惠他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歹去。』鄭奉掩口道：『小的們已定早去宅裏伺候。』須臾遞畢酒，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裏坐的住，趕眼錯〔九八〕起身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謝希大道：『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誤了他的事，教嫂子見怪。』

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摘去孝髮髻，換了一身艷服。堂中燈燭熒煌，預備下一桌齊整酒餚。上面獨獨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方打開一罈酒篩來，丫鬟執壺，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今日拙夫靈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九九〕之歡，以遂于飛之願。』行畢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回遞婦人一杯，方纔坐下。因問：『今日花大兩口子没說甚麼？』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進他到房中，就說大官人這邊做親〔一〇〇〕之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閑話也無，只說明日三日哩，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兩口子喜歡的要不的〔一〇一〕，臨出門謝了又謝。』西門慶道：『他既恁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一〇二〕。但有一句閑話，

我不饒他！』李瓶兒道：『他就放辣騷〔一〇三〕，奴也不放過他！』于是湯水嗄飯，老媽廚下一齊拿上。李瓶兒親自洗手剔甲，做了些葱花羊肉一寸的匾食兒。銀鑲鍾兒盛着南酒〔一〇四〕，綉春斟了兩杯，李瓶兒陪西門慶吃。西門慶止吃了上半甌，就把下半甌送與李瓶兒吃。一往一來，迭連吃上幾甌。真個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喜歡得了不的，臉上堆下笑來，對西門慶道：『方纔你在應家吃酒，奴已候得久了。又恐怕你醉了，叫玳安來請你早些歸來，不知那邊可有人覺道〔一〇五〕麽？』西門慶道：『又被應花子猜着，逼勒〔一〇六〕小廝說了幾句，鬧混了一場。諸弟兄要與我賀喜，喚唱的，做東道，又齊攢〔一〇七〕的幫襯〔一〇八〕，灌上我幾杯。我趕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說歹，放了我來。』李瓶兒就道：『他每放了你，也還解趣〔一〇九〕哩。』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情眸眷戀，一霎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丁香〔一一〇〕，臉偎仙杏〔一一一〕。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裏，叫道：『我的親哥！你既真心要娶我，可趕早些！你又往來不便，休丢我在這裏日夜懸望。』說畢，翻來倒去，攪做一團。真個是：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一一二〕。有詩爲證：

情濃胸緊湊，款洽〔一一三〕臂輕籠。
勝把銀釭照，猶疑是夢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慶喜　原作「喜慶」，據目錄改。
②李瓶兒道　「道」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③吃了酒飯　「吃」原作「比」，參考崇禎本改。
④行市遲　「遲」原作「達」，參考崇禎本改。
⑤金蓮便問　「金蓮」二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⑥我和你　「和」原作「何」，參考崇禎本改。
⑦你教他話來　「教」原作「叫」，據下文「我那裏教他」語改。
⑧空過你每來了　「空」原作「定」，參考崇禎本改。
⑨幾時　「幾」原作「己」，參考崇禎本改。
⑩做個姊妹　「個」原作「了」，參考崇禎本改。
⑪被趕出來　「出」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⑫渾家　「渾」原作「軍」，據本書多處同語改。
⑬説一遍　「説」字上原有一「聽」字，參考崇禎本删。
⑭月娘的話　「話」原作「説」，參考崇禎本改。
⑮叫玳安到僻静處　「玳安」下原有一「道」字，參考崇禎本删。
⑯害眼　「害」原作「瞎」，參考崇禎本改。
⑰敢　原作「取」，酌改。

⑱三十腔　原作「十三腔」，據《詞林摘艷》乙集、《雍熙樂府》卷十六同曲改。

【註釋】

〔一〕傾城傾國——即「傾國傾城」。參見卷首詞注「傾國傾城」條。

〔二〕巫水巫雲——指巫山神女與楚王相會事。參見第一回注「雲雨」條。

〔三〕駿骨——駿馬之骨，比喻俊杰之才。典出《戰國策·燕策》一：「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唐杜甫《贈崔十三評事公輔》：「燕王買駿骨，涓老得熊羆。」

〔四〕金蘭——指朋友。語本《周易·繫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鼓掌絕塵》第十一回：「就此契結金蘭，以效他年管鮑。」

〔五〕溫柔鄉——喻美色迷人之境。語出漢伶玄《趙飛燕外傳》：「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面頰）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

〔六〕窈窕——指美女。語本《詩經·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七〕村子——粗蠢之人。村：粗蠢。《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孩兒生得命裏孤，嫁了無知村丈夫。」

〔八〕千金——指少女。元張國賓《薛仁貴》第四折：「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請自穩便。」

〔九〕踟躕——來回走動。形容着急無奈。《詩經·邶風·靜女》：「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一〇〕堂客——女賓；女眷。清顧張思《土風錄》卷十七：「婦人曰堂客。」《紅樓夢》第七十一回：「寧國府中單請官客，榮國府中單請堂客。」

〔一一〕花冠——用珠翠花彩裝飾的冠狀頭飾。唐白居易《長恨歌》：「雲鬢半垂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一二〕蓮步——女子腳步。語本《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參見第一回注「金蓮」條。元白樸〔駐馬聽〕《舞》：「輕衫蓮步，漢宮飛燕舊風流。」

〔一三〕暖簾——棉褡等製成的御寒門簾。《儒林外史》第十回：「隨即兩個管家進來，放下暖簾。」

〔一四〕獸炭——獸形炭。形容炭之華貴。《晉書·外戚傳》：「（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宋陳元靚《事林廣記》續集卷八：「獸炭法：炭十斤，鐵屎十斤，合搗成末，生芙蓉葉三斤合搗，入糯米膠，和捏作獸物形狀，晒乾。要用卻以燃炭燒令赤，停二日不滅。」

〔一五〕寶篆——篆香的美稱。宋洪芻《香譜》卷下：「近世尚奇者作香篆，其文準十二辰，分一百刻，凡燃一晝夜已。」

〔一六〕龍涎——香名。抹香鯨的分泌物。宋趙汝適《諸蕃志》卷下：「大食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三十三冊：「蘇門答剌國，古大食也……有龍涎嶼，獨峙南巫裏大洋之中，群龍交戲其上，遺涎則國人駕獨木舟採之以爲香。」

〔一七〕看杯——即勸杯，敬酒用的大杯。勸杯置座間，跟每人面前的門前杯不同，不敬酒或罰酒時不用，故曰看杯。

〔一八〕眼裏說話——形容人機敏，善于察言觀色，眉目傳神。清西厓《談徵·言部》：「眼裏說話：龍輔《女紅餘志》云：寵姐每嬌眼一轉，憲則知其意，宮中謂之眼語，又能作眉言。憲，寧王也。」按，「眼語」一詞，六朝即有。南朝梁蕭統《擬古》之二：『眼語笑靨近來情，心懷心想甚分明。』《漢書·李陵傳》：『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唐顏師古注：『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一九〕象牙牌兒——一種博具。共三十二枚，上面刻有從二到十二排列不同的紅綠點數。玩時按規定點數組合湊成「副兒」。明張自烈《正字通·片部》：「牌，牙牌，今戲具。俗傳宣和二年設，高宗時詔頒行天下，謂之骨牌。」

明瞿佑輯有《宣和牌譜》，收錄各種牌副名稱幾十種。」

〔二〇〕茜紅——茜草根製成的染料染成的深紅色。清楊鞏《農學合編》卷八：「茜，一作蒨，染絳之草。葉青背綠，頭尖下闊，似棗。其莖方，葉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于木上。至秋開花，結實如小椒，中有細子，根亦紫赤色。」

〔二一〕苫條——即「毡條」。參見十四回注「毡條」條。

〔二二〕抹牌——摸牌；玩骨牌、牙牌等。《元典章·刑部》十九：「捉獲閻僧住、鄭豬狗抹牌及追搜到印牌木符。」

〔二三〕廝挨——相靠；互相緊貼着。《宣和遺事》前集：「肩兒廝挨，手兒廝把。」

〔二四〕沉香——香名。晉嵇含《南方草木狀》：「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干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

〔二五〕白蠟——色白之臘，有蜜臘、蟲臘之分。此指蟲白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十九：「蠟乃蜜脾底也。取蜜後煉過，濾入水中，候凝取之。色黃者，俗名黃臘；煎煉極淨色白者，爲白蠟。」「唐宋以前，澆燭入藥所用白蠟，皆蜜臘也。此蟲白蠟則自元以來人始知之，今則爲日用物矣。四川、湖廣、滇南、閩嶺、吳越東南諸郡皆有之，以川滇衡永產者爲勝。蠟樹枝葉狀類冬青，四時不凋……其蟲大如蟣虱，芒種後延緣樹枝，食汁吐涎，黏于嫩莖，化爲白脂，乃結成蠟，狀如凝霜。」

〔二六〕水銀——金屬元素汞的俗稱。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十六：「凡朱砂、水銀、銀朱原同一物，所以異名者，由精粗老嫩而分也。上好朱砂出辰錦（一名麻陽）與西川者，中即孕澒（汞）……凡升水銀，或用嫩白次砂，或用缸中跌出浮面二朱，水和，搓成大盤條，每三十斤入釜內升澒，其下炭質亦用三十斤……五個時辰，其中砂末盡化成澒，布于滿釜。」

〔二七〕胡椒——即胡椒。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十二：「胡椒，今南番諸國及交趾、滇南、海南諸地皆有之。

蔓生，附樹及作棚引之。葉如扁豆、山藥輩，正月開黃白花，結椒累累。」按，此處所言之沉香、白蠟、水銀、胡椒，皆出南方，當是從廣南帶回者。

〔二八〕拙荆——謙稱自己的妻子。荆，荆釵。《太平御覽》卷七一八引《列女傳》：「梁鴻妻孟光，荆釵布裙。」後因以「荆」代稱自己的妻子。

〔二九〕科兑——把貨物一總按價折合給人。科：科買，本指官府向民間徵購物品，此指大宗購買。

〔三〇〕押合同——簽訂合同。押：簽字。明梅膺祚《字彙·手部》：「押，簽署文字也。」

〔三一〕找銀子——找平銀錢數目。明焦竑《俗書刊誤·俗用雜字》：「補其不足之數曰找。」《西游記》第八十九回：「前者領銀二十兩，仍欠五兩。這個就是客人，跟來找銀子的。」

〔三二〕行市——行情。指市場價格及行業規律等。《紅樓夢》第六十一回：「你們深宅大院……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

〔三三〕發脱——發賣脱手；出脱。《古今小説》卷二：「存下幾百匹布，不曾發脱。」

〔三四〕張致——裝腔作勢；拿架子。本指修飾儀表。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修邊幅曰張志，又曰拿堂。」引申指裝模樣。《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十一回：「果然是到了山西任上，便盡情張致。」該詞另有「模樣」義，見後文。

〔三五〕買賣不與道路爲讐——坐商不跟行商做仇人。買賣：此指坐地經營的店鋪。道路：指靠途旅運轉謀生的職業，此指行商。店鋪的貨物靠往來販運的行商供給，故不能跟行商爲仇。

〔三六〕眼紗——戴在臉上用于避塵或障目的薄紗；眼罩。《續金瓶梅》第十一回：「走到大街轉彎小巷口，忽然撞着一個騎驢帶眼紗的婦人。」

〔三七〕久慣兒牢成——久經其事而老練圓滑。《歧路燈》第四十四回：「這個腳户姓白，外號兒叫做白日晃，是省城

一個久慣牢成的腳户。」

〔三八〕經紀——買賣介紹人。徐炎森《金陵雜志》：「買賣之人不謀面，從中代爲説合而取用錢者，謂之爲經紀。」清李漁《十二樓·奪錦樓》：「湖廣武昌府江夏縣有個漁行經紀。」

〔三九〕上緊——抓緊；趕快。元無名氏《馮玉蘭》第二折：「小姐，上緊走動些，老爺坐着久等哩。」該詞另有「賣力」、「用心」義，見後文。

〔四〇〕攙分兒——加入并奪取别人應得的份額。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突然從中而攙入者曰劖。」

〔四一〕紹彈子——疑是「小蛋子」的方音寫法。陳剛《北京方言詞典》：「小蛋兒，睾丸。」

〔四二〕勉子鈴——即緬鈴。淫具，本是東南亞土著男子嵌于生殖器上的小珠。明謝肇淛《五雜組》卷十二：「滇中又有緬鈴，大如龍眼核，得熱氣則自動不休。緬甸男子嵌之于勢，以佐房中之術。」

〔四三〕爐——女陰。内丹家以女陰爲爐鼎，故稱。明洪基《攝生總要·房術奇書》：「爐鼎者，可擇陰人十六歲以上，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貌光潤，皮膚細膩，聲音清亮，語言和暢者，乃良器也……入爐湯養意懸懸，一深九淺數爲先。進遲退速能奪取，益精補髓壯丹田。」

〔四四〕子晉——人名。漢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游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此處把「吹笙作鳳凰鳴」的子晉跟教弄玉吹簫引來鳳凰的蕭史混爲一談。參見第十一回注「秦樓」條。這兩句詩引自唐高駢《聞河中王鐸加都統》：「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

〔四五〕吹簫——暗指「品簫」。參見第十回注「品簫」條。

〔四六〕百浪囂虚——風流輕佻，虚僞不實。百浪：博浪的方音寫法。參見第二回注「博浪」條。囂虚：輕薄虚僞。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第四折：「那廝本意囂虚，將足下虧圖。」

〔四七〕打出吊入——打出去吊進來，謂不守本分。《元典章·户部》四：『若女婿驢哥游手好閑，打出調入，不紹家業，不服丈母教令，此文字便同休離。』《警世通言》卷二十：『周三那廝打出吊入，公然乾顙。』

〔四八〕滑流水——形容人滑溜善變，難于把握。

〔四九〕兄弟兒——男寵；同性戀男子。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三：『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接，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受之如婿，弟日後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于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尚寢處如伉儷。』

〔五〇〕家人——僕人。明陳士元《俚言解》卷一：『俗呼僕從曰家人，蓋言私家之人也。』《敦煌變文集·廬山遠公話》：『夫人便處分家人掃灑廳館。』

〔五一〕奶子——奶媽；乳母。元關漢卿《五侯宴》第三折：『當初覓他來做奶子來，他將那好奶與他養的孩兒吃，將那無乳的奶來與你吃。』該詞另有『乳汁』、『乳房』義，見後文。

〔五二〕故衣——估衣。出售舊衣、原料較次或以舊染新之衣、布料的行業。《老殘游記》第八回：『因在估衣鋪内選了一身羊皮袍子、馬褂，專差送來。』

〔五三〕中人錢——傭錢；做中人所得的報酬。清李鑒堂《俗語考原》：『今于居兩方間爲之調停或作證見者，俗亦謂之中人。』《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六：『産業交關少不得立個文書，也要用着個中人才使得。』

〔五四〕地腳——地基。徐世榮《北京土語辭典》：『地腳，指建房的地基。』孟皋哉《昨天的戰爭》：『它的四壁全是用石頭砌起來的，它的地腳也滿是石頭鋪成。』

〔五五〕不的——連詞。不然；否則。本書第七十八回：『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丢下老婆在家？』

〔五六〕鬼混——攪亂；攪鬧。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攪害曰鬼諢。』《紅樓夢》第九十一回：『薛蝌此時被寶

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該詞另有『戲要』、『共同生活』義，見後文。

〔五七〕可憐見——可憐；憐憫。《宣和遺事》前集：『提點淮東刑獄章繹，可憐見商賈受苦，上奏鈔法誤民。』

〔五八〕落得——表示得到的結果符合心願，樂于接受。《水滸傳》第二十二回：『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平妖傳》第二十四回：『鄭州又是順路，落得趁他五百文錢。』

〔五九〕河水不礙船——比喻不費甚麼就可做成好事。後文又作『放着河水不洗船』。《醒世姻緣傳》第三十四回：『打哩他有没甚麼話說，我没的好合你爲仇？落得河水不洗船哩。』

〔六〇〕連手——瓜葛；關係。《續金瓶梅》第二十五回：『玉卿和師師有些連手，誰敢說他？』《歧路燈》第一百五回：『將欲擀出去，他與上司有連手。』

〔六一〕機兒不快梭兒快——織布時，織機運轉較慢，布梭移動很快。比喻正主兒倒没甚麼，旁人反倒可畏。

〔六二〕聲口——議論；輿論。本書第七十八回：『若十分進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聲口致起公論。』另有『消息』義，見後文。

〔六三〕惹虱子頭上撓——比喻自找麻煩。

〔六四〕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趙錢孫李是《百家姓》的頭四個姓，跟『依不依隨你』葉韵。意思是道理已經一條一條擺出來了，聽與不聽隨你的便。

〔六五〕没絲也有寸——謂總有些私情在裏面。絲與寸都是計量單位。《孫子算經》卷上：『蠶吐絲爲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絲，與『私』諧音，指私情。

〔六六〕官兒——小孩子；男孩。清梁章鉅《稱謂錄》卷三十二引《履園叢話》：『吾吳風俗尚樸，不論官宦貧富人家子弟，通稱某官。』《儒林外史》第四十回：『幾個小老媽抱着小官在大牆門口同看門的管家說笑話。』

〔六七〕看喬——看假；輕視。明楊柔勝《玉環記》第六齣：『他見穿儒衣的不似嫖客，吃他看喬了。』《儒林外史》第

四回：「欲待躲着些，難道是怕小婿怪？惹紳衿太爺們看喬了。」

〔六八〕没圈子跳——猶「没蛇弄」。走江湖弄蛇、耍猴、賣藝之人，表演時由觀衆圍成一個圈子，作爲表演場地。連弄蛇耍猴以乞食的手段都没有了，比喻人窮極無奈，甚麼事都幹得出來。《冷眼觀》第二十回：「若説到我們三老身上，不但鬧成叫化子没蛇弄，竟是爲着一宗奇怪的案子，氣得連性命都送掉了。」《石點頭》卷八：「吾省這番，一發是花子走了猴猻，没甚弄了……無可奈何，便去撬牆掘壁掏摸過日。」

〔六九〕葷不葷，素不素——葷不像葷，素不像素，比喻關係不清，不成樣子。

〔七〇〕破零二亂——凌亂不整齊的樣子。後文又作「破零二落」，見第九十六回。

〔七一〕大伯子——稱丈夫的哥哥。伯：音「掰」或「擺」。《紅樓夢》第四十六回：「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裏的人，小嬸子如何知道？」

〔七二〕各衣另飯——衣食都各自分開獨立。指分家另過。

〔七三〕分單——分家析産的文契；分書。清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十：「若析産符券，則名分書。」《醒世恒言》卷三十五：「那些親鄰看了分書，雖曉得分得不公道，都要做好好先生。」

〔七四〕睡——躺；卧。《儒林外史》第十二回：「那些朋友們和我賭賽，叫我睡在街心裏，把膀子伸着，等那車來。」

〔七五〕安磉——安柱礎石。《廣韵·蕩韵》：「磉，柱下石也。」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四：「磉者，柱石也。俗謂礎爲磉，又謂之柱頂石。（造屋）測平之後乃碼磉，幾柱幾磉。磉正方起鼓，中畫十字，與柱之中相合。」

〔七六〕蕤賓佳節——指農曆五月五日端午節。蕤賓：古樂十二律之一。夏曆以斗柄指寅爲元月，卯二、辰三、巳四、午五。午在地支排第七位，蕤賓在十二律中也排在第七位，故以蕤賓稱農曆五月。《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其音徵，律中蕤賓。」《漢書·律志》：「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傳繼陽物也。位于午，在五月。」

〔七七〕門插艾葉——端午風俗之一。南朝梁宗懍《荆楚歲時記》：『荆楚人以五月五日并蹋百草，采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卷二：『(五月五日)漬酒以菖蒲，插門以艾，塗耳鼻以雄黃，曰避蟲毒。』

〔七八〕戶掛靈符——端午風俗之一。《藝文類聚》卷四引謝承《續漢書，禮儀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柳桃印爲門戶飾，以止惡氣。』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卷二：『(五月五日)家各懸五雷符，簪佩各小紙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

〔七九〕解粽——端午日吃粽子。粽子以箬葉或葦葉包裹，需解而食之，故曰解粽。清厲荃《事物異名錄》引《荆楚歲時記》曰：『京師以端午爲解粽節。』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君當見祭甚善，但常所遺，苦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八〇〕除服——服孝期滿，脫去孝服。也叫『除喪』。《禮記·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

〔八一〕上會——入會；加入會社。

〔八二〕小優兒——年少的男藝人。優：俳優。《三國志·魏志·齊王芳傳》：『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裴松之注引《魏書》：『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裸袒游戲。』《醒世恒言》卷二十九：『盧柟正與四五賓客在暖閣上飲酒，小優兩傍吹唱。』

〔八三〕十八子——『李』的拆字。指妓女李桂姐。《魏書·賨李勢傳》：『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指李勢。

〔八四〕東淨——東圊；廁所。寺院廁所建于堂東側，故稱。也叫『東司』。宋陳元靚《事林廣記》續集卷三『東淨』：

「欲上東司，應須預往，勿致臨時內逼倉卒。」

〔八五〕害眼——患眼病。馬烽《三年早知道》：「怪不得白天他戴着副茶鏡，原來是害眼了。」

〔八六〕漢子——丈夫。《儒林外史》第十四回：「那些女人後面都跟着自己的漢子。」該詞另有「男子」、「孤老」等義，見後文。

〔八七〕三日——指婚後第三日。是日有吃會親酒等活動。參見第七回注「做三日」條。

〔八八〕唱揚——又作「猖揚」。大肆聲張宣揚。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能不彰著曰隱宿，其反是曰招搖，曰倡揚或倘佯也。」《紅樓夢》第六十八回：「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倡揚。」

〔八九〕掛口——掛齒；說起；提及。宋歐陽修《與梅聖俞書》：「他事非獨不掛口，亦不關心。」

〔九〇〕結一個大肐膊——扭住胳膊。指打架。

〔九一〕不求同日生，只求各自死——通常說成「不求同日生，只求同日死」，表示交情深厚，可共生死。元關漢卿《單刀會》第三折：「俺弟兄三人在桃園中結義，宰白馬祭天，宰烏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此處說成「只求各自死」，可看作是篾片的插科打諢。本書中這樣的地方很多。

〔九二〕定當——停當；安排妥貼。《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恁般時候尚不曾定當，可不是越發嬌懶了？」

〔九三〕喜酒——結婚慶喜的酒宴。《醒世恒言》卷七：「（高贊）準備大開筵宴，遍請遠近親鄰吃喜酒。」

〔九四〕比時——連詞。表示取捨關係，猶言「與其」。通常寫作「比似」。《警世通言》卷八：「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本書又寫作「比是」。參見第十二回注「比是」條。

〔九五〕把酒——手持酒杯。謂行酒或敬酒。《水滸傳》第七十三回：「老兒聽得說是替天行道的人，因此叫這十八歲的女兒出來把酒。」

〔九六〕三十腔——曲牌名。此曲爲南曲集曲，集合三十個曲調而成，故名。據明徐于室《南曲九宮正始》載，三十腔

包括〔綉帶兒〕、〔大騰樂〕、〔梁州序〕、〔三學士〕等三十個曲調。

〔九七〕喜遇吉日——此曲《詞林摘艷》乙集收錄，題作《祝壽兼生子》，并注明爲「無名氏散套」。《雍熙樂府》卷十六亦收錄，題作《慶壽》。

〔九八〕眼錯——眼光一時没注意到。《水滸傳》第二十六回：「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個老大見證。」

〔九九〕奉巾櫛——謂充當妻室。巾櫛：手巾和梳篦，指日常起居之事。宋張師正《括異志·高舜臣》：「我以君積善之家，故願奉巾櫛于子。」

〔一〇〇〕做親——結婚；成親。《醒世恒言》卷八：「若大官人病體初痊，恐未可做親。」該詞另有「聯姻」義，見後文。

〔一〇一〕要不的——形容程度深。猶言了不得，受不了。元李壽卿《度柳翠》楔子：「八月風，臘月雪，凍的要不的。」《平山冷燕》第二回：「兩宮皇太后見了，俱歡喜的要不得。」

〔一〇二〕不差甚麽——算不了甚麽。表示無關緊要。跟通常的「差不多」義有別。本書第二十六回：「拚着這命擯兌在他手裏也不差甚麽！」第八十一回：「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也不差甚麽。」

〔一〇三〕放辣騷——即放屁拉騷，罵人胡言亂語。騷：狐臭氣。後文又寫作「臊」。《水滸傳》第二十一回：「外人見押司在這裏，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任他放屁喇撒一出，没興自去。」

〔一〇四〕南酒——江南之地所産酒的通稱。清劉廷璣《在園雜志》：「京師饋遺，必開南酒爲貴重，如惠泉、四并頭、紹興、金華諸品，言方物也。」本書中有時特指金華酒。

〔一〇五〕覺道——覺得；感覺到。《水滸傳》第四十二回：「宋江行着，覺道兩邊松樹，香塢兩行。」

〔一〇六〕逼勒——逼迫。明陳士元《俚言解》卷一：『强人以所不欲曰偪仂，俗作偪勒。』元石君寶《秋胡戲妻》第四折：『明明是廣放私債，逼勒賣女了。』

〔一〇七〕齊攢——一齊。攢：聚集。元無名氏《凍蘇秦》第二折：『那蘇秦不得官，羞歸故里，怎當得一家兒齊攢聒噪。』

〔一〇八〕幫襯——湊趣；捧場。《拍案驚奇》卷十三：『他只道衆人真心喜歡，且十分幫襯，便放開心地大膽呼盧。』

〔一〇九〕解趣——知趣；識局。

〔一一〇〕口吐丁香——指接吻咂舌。丁香：舌的代稱。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十四：『鷄舌香與丁香同種，花實叢生，其中心最大者爲鷄舌。擊破有順理，而解爲兩向，如鷄舌，故名。』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五：『檀口微微，笑吐丁香舌，噴龍麝，被郎輕嚙。』

〔一一一〕臉假仙杏——謂貼臉。仙杏：喻女子白而紅潤的顏面。元無名氏〔普天樂〕：『柳眉顰翡翠彎，杏臉膩胭脂暈。』

〔一一二〕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此二句留文引自唐劉希夷《介子行》詩。

〔一一三〕款洽——親密；融洽。《隋書·長孫平傳》：『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寶玉）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

第十七回

宇給事〔一〕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二〕蔣竹山

記得書齋乍會時，雲踪雨跡少人知。
晚來鸞鳳棲雙枕，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幸得效于飛。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三〕周守備生日。西門慶那日封五星〔四〕分資、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着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荆千户、賀千户一般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五〕戲文〔六〕，只是四個唱的遞酒。

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裏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來。顧銀匠〔七〕，整理頭面完備，今日拿盒送來，請你爹那裏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都在守備府周老爹處①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裏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

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

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衆官員正飲酒在熱鬧處。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拿了些點心湯飯與玳安吃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裏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于是一飲而盡，作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

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黄烘烘火焰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準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丫鬟房中掭抹涼席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展鮫綃，脫去衣裳，並肩疊股，飲酒調笑。良久，春色橫眉，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后乘着酒興，坐于床上，令婦人横軃於衽席〔八〕之上，與他品簫。但見：

紗帳香飄蘭麝，蛾眉輕把簫吹。
雪白玉體透簾幃，禁不住魂飛魄颺。
一點櫻桃小口，兩隻手賽柔荑〔九〕。
才郎情動囑奴知，不覺靈犀味美。

西門慶于是醉中戲問婦人：『當初有你花子虛在時，也和他幹此事不幹？』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一〇〕，奴那裏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一一〕！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閒也不和他沾身。況且老公公在時，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一二〕。好不好，對老公公說了，要打倘棍兒②。也不算人，甚麼才料兒〔一三〕！奴與他這般頑耍，可不砢硶〔一四〕殺奴罷了！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就是醫奴的藥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兩個耍一回，又幹了一回。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果仁肉心，鷄鵝腰掌，梅桂菊花餅兒，小金壺內滿泛瓊漿。從黄昏掌上燈燭，且幹且飲，直耍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響，使馮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分付明日來接我，這咱晚又來做什麼？』因叫進房來問他。那小廝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西門慶與婦人睡着，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話，說道：『姐姐、姐夫都搬來了，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這西門慶聽了，只顧猶豫：『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起來。婦人打發穿上衣服，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打馬一直來家。

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床帳家活，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經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老爺被科道官〔一五〕參論倒了，聖旨下來，拿送南牢〔一六〕問罪。門下親族用事人等，都問擬〔一七〕枷號〔一八〕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一九〕連夜奔走，透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活箱籠，就且

暫在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裏打聽消息去了。待的〔二〇〕事寧之日，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經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上面寫道：

眷生〔二一〕陳洪頓首〔二二〕書奉

大德〔二三〕西門親家見字。餘情不叙。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二四〕地界，兵部〔二五〕王尚書〔二六〕不發人馬，失誤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太重。

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二七〕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二八〕。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二九〕，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家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回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三〇〕。燈下草草，不宣〔三一〕。

仲夏〔三二〕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腳。教吳月娘安排酒飯，管待女兒、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經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

子，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了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縣中孔目房〔三三〕裏，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三四〕。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兵科給事中〔三五〕宇文虛中〔三六〕等一本：懇乞宸斷〔三七〕，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虜患事。臣聞夷狄〔三八〕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玁狁〔三九〕，漢之匈奴〔四〇〕，唐之突厥〔四一〕，迨及五代而契丹〔四二〕浸强；又我　皇宋建國，大遼〔四三〕縱橫中國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諺云：霜降而堂鐘鳴〔四四〕，雨下而柱礎潤〔四五〕。以類感類，必然之理。譬猶病夫至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邪〔四六〕外入，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四七〕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尫羸〔四八〕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陛下端拱於九重〔四九〕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于下，元氣內充，榮衛外扞，則虜患何由而至哉？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五〇〕蔡京者：本以憸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耻之行，讒諂面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五一〕。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君。中傷善類，忠士爲之解體，四海爲之寒心。聯翩朱紫〔五二〕，萃聚一門。邇者〔五三〕河湟失議〔五四〕，主議伐遼〔五五〕；內割三郡〔五六〕，郭藥師之叛〔五七〕失陷；卒致金虜背盟，憑陵中夏〔五八〕。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職也。王黼〔五九〕貪庸無賴，行比俳優〔六〇〕，蒙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

迺者〔六一〕張達歿於太原〔六二〕③，爲之張皇失散；今虜之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爲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六三〕本以紈袴膏粱〔六四〕，叨承祖廕〔六五〕，憑藉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閫外〔六六〕，大姦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蒙蔽，爲　陛下腹心之蠹者也。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夷虜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紀綱廢弛。雖擢髮不足以數〔六七〕京等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　國而不爲　皇上陳之，則上辜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
宸斷，將京等一干黨惡人犯，或下廷尉〔六八〕，以示薄罰，或置極典〔六九〕，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七〇〕，以御魑魅。庶天意可回，人心暢快，國法已正，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
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便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

　　續：該三法司會問過，并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下壞事家人、書辦官掾、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洪、黃玉、賈廉、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問擬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颼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裏去了。就是：驚損六

葉連肝肺，唬壞三毛七孔心〔七一〕。即忙打點金銀寶玩，馱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卧房中，悄悄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顧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爾陳親家老爹④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已與了他二人二十兩盤纏，絶早五更，顧腳夫〔七二〕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敢往外去，隨分〔七三〕人叫着不許開。西門慶只在房裏動旦，走出來又走進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蚰蜒〔七四〕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面帶憂容，便説道：『他陳親家那邊爲事〔七五〕，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平白焦愁〔七六〕些甚麼？』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着，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鄰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綿羊駒驢戰〔七七〕⑤。倘有小人指戳〔七八〕，拔樹尋根〔七九〕，你我身家不保。』正是：關着門兒家裏坐，禍從天上來。這裏西門慶在家納悶〔八〇〕。不題。

且説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等了半日，没一個人牙兒〔八一〕出來，竟不知怎的。看看到廿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説話。叫門不開，去在對過房檐下。少頃，只見玳安

出來飲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小事兒，不得閑。你老人家還拿回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裏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裏好不惱我哩！』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裏邊，半日出來道：『對俺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裏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時分，朝思暮盼，音信全無，夢攘魂勞〔八二〕，佳期間阻〔八三〕。正是：

懶把蛾眉掃，羞將粉臉勻。

滿懷幽恨積，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轉躊躕。忽聽外邊打門，仿佛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攜手進房，問其爽約〔八四〕之情，各訴衷腸之話，綢繆繾綣，徹夜歡娛。雞鳴天曉，頓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呼一聲，精魂已失。慌了馮媽媽進房來看視，婦人說道：『西門慶他剛纔出去，你關上門不曾？』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裏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八五〕，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來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臥床不起。

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小，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纔，人物

飄逸，極是個輕浮狂詐的人。請入卧室，婦人則霧鬢雲鬟，擁衾而卧，似不勝憂愁之狀。勉强茶湯已罷，丫鬟安放褥甸。竹山就床診視脈息畢，因見婦人生有姿色，便開言說道：『小人適診病源，娘子肝脈弦〔八六〕，出寸口〔八七〕而洪大；厥陰脈〔八八〕出寸口，久上魚際〔八九〕，主六慾七情〔九〇〕所致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于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瘧非瘧，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早治，久而變爲骨蒸之疾〔九一〕，必有屬纊〔九二〕之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有累先生俯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酧謝。』竹山道：『小人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然貴體全安。』說畢起身。這裏使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吃了他的藥下去，夜裏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食加添，起來梳頭走動。那消數日，精神復舊。

一日，安排了一席酒餚，備下三兩銀子，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相謝。這蔣竹山從與婦人看病之時，懷覬覦〔九三〕之心，已非一日。于是一聞其請，即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婦人盛粧出見，道了萬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酒饌已陳，麝蘭香藹。小丫鬟綉春在傍，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九四〕。婦人高擎玉盞，向前施禮，說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效。今粗治了一杯水酒，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小人分內之事，理當措置，何必計較！』因見三兩謝禮，說道：『這個學生怎麼敢領？』婦人道：『些須微意，不成禮數，萬望先生笑納。』辭讓了半日，竹山方纔收了。婦人遞酒，安了坐次。飲過三巡，竹

山席間偷眼睃視婦人，粉粧玉琢，嬌艷驚人。先用言以挑之，因說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幾何？』婦人道：『奴虛度二十四歲。』竹山道：『又一件，似娘子這等妙年，生長深閨，處于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此鬱結不足之病？』婦人聽了，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去世，家事蕭條，獨自一身，憂愁思慮，何得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主歿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今已八個月來。』竹山道：『曾吃誰的藥來？』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太醫院〔九五〕出身，知道甚麽脈！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没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也還有子女没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之路？甘爲幽鬱，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講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大官人。』竹山聽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小人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把攬說事⑥，舉放私債，家中挑販人口。家中不算丫頭，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倘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九六〕，坑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時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況近日他親家那邊爲事干連，在家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落不合〔九七〕的，多丢下了。東京行下文書坐落〔九八〕府縣拿人。到明日，

他蓋這房子，多是入官抄沒〔九九〕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則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況且許多東西丢在他家，尋思半晌，暗中跌腳，『怪嗔道一替兩替〔一〇〇〕請着他不來，原來他家中爲事哩。』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恁樣個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問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親事，舉保來說，奴無有個不依之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小人打聽的實〔一〇一〕，好來這裏說。』婦人道：『人家倒也不論乎大小，只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喜歡的勢不知有無〔一〇二〕。于是走下席來，雙膝跪在地下，告道：『不瞞娘子說：小人內幃失助⑧，中饋〔一〇三〕乏人，鰥居〔一〇四〕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見愛，肯結秦晉之緣〔一〇五〕，足稱平生之願⑨。小人雖啣環結草〔一〇六〕，不敢有忘。』婦人笑以手攙之，說道：『且請起。未審〔一〇七〕先生鰥居幾時？貴庚多少？既要做親，須得要個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小人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一〇八〕建生。不幸去年荆妻〔一〇九〕已故，家緣〔一一〇〕貧乏，實出寒微。今既蒙金諾〔一一一〕之言，何用冰人〔一一二〕之講？』婦人聽言笑道：『你既無錢，我這裏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證。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辰，招你進來入門爲贅。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小人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宿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盞〔一一三〕，已成其親事。

竹山飲至天晚回家。婦人這裏與馮媽媽嘀議，說西門慶家如此這般爲事，吉凶難保，「況且奴家這邊没人，不好了一場，險不喪了性命。爲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過其日月，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通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把蔣竹山倒踏門〔一一四〕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門面兩間開店，煥然一新的。初時往人家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疋驢兒騎着，在街上往來搖擺。不在話下。

正是：一井死水全無浪，也有春風擺動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周老爹處　「處」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②打倘棍兒　「倘」原作「白」，據本回後文及第九十五回「打他倘棍兒」語改。

③歿於太原　「歿」原作「殘」，據《金史·張中孚傳》改。

④老爹　「老」原作「家」，參考崇禎本改。

⑤打着綿羊駒驢戰　「綿」字原無，據第六十九回同語補。

⑥把攬　「把」原作「抱」，據第二回「把攬説事」等語改。

⑦行下文書　「行」原作「門」，據第十回「一面行文書」、第七十八回「東京行下文書」等語改。第八回「閑行」、第十二回「行走」，「行」皆誤作「門」。

⑧内幃 『幃』原作『爲』，參考崇禎本改。

⑨足稱平生之願 『足』原作『只』，參考崇禎本改。

【註釋】

〔一〕給事——即給事中，官職名。秦漢時爲列侯、謁者等的加官，以在殿中供事，故名。隋唐以後爲掌駁政令之官。《宋史·職官志一》：『給事中，四人。分治六房，掌讀中外出納及判後省之事。若政令有失當，除授非其人，則論奏而駁正之。』明代給事中分吏、户、禮、兵、刑、工六科，參見本回注『兵科給事中』條。

〔二〕招贅——女方招男方上門結婚。元無名氏《舉案齊眉》第二折：『妾身孟光，自從俺父親將梁秀才招贅入門，七日光景。』

〔三〕帥府——宋代經略安撫司的代稱。以其統帥一路兵民而稱帥臣，署府稱帥司或帥府。《宋史·職官志七》：『經略安撫司，經略安撫使一人，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帥臣任河東、陝西、嶺南路，職在綏御戎夷，則屬經略安撫使兼都總管以統制軍旅……建炎初，分置帥府，以諸路帥臣兼。』本書指守備府。守備爲鎮守一方的軍事長官，故以帥府擬之。

〔四〕五星——五錢。星：戥秤上標識計量單位的圓點。稱量金銀的戥子，一小星等於一錢，故稱一錢（金銀）爲一星。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一：『有白金五十星，聊充講下一茶之費。』

〔五〕搬演——扮演；演出。明王士禎《鳴鳳記》第一齣：『且問後房子弟，搬演誰家故事？』

〔六〕戲文——本稱南宋及元代流行在南方的戲曲，又叫南戲。後泛稱戲曲。《拍案驚奇》卷二十八：『只如南北戲文，極頂好的，多說《琵琶》、《西廂》。』《紅樓夢》第二十二回：『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

〔七〕銀匠——加工銀器的匠人。唐白居易《寄兩銀榼與裴侍郎》之二：『慣和麴糵堪盛否，重用鹽梅試洗看。』自

注：『銀匠洗銀，多以鹽花梅漿也。』

〔八〕袵席——臥席。《韓詩外傳》卷二：『妾得侍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袵席，十有一年矣。』

〔九〕柔荑——柔而白的茅草嫩芽。多用來比喻女子纖手。《詩經·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

〔一〇〕睡生夢死——形容糊裏糊涂地生活。通常作『醉生夢死』。

〔一一〕營生——謀生手段；活計。代指某些不宜直接說出的行爲。此處爲後一義。明成化本《白兔記》：『天殺天剮的，怎麼做這等營生！』

〔一二〕狗血噴了頭——形容罵得很凶，使人狼狽不堪。狗血：俗謂避邪之物。《太平御覽》卷九〇五引《風俗通》：『太史公記云：秦始皇殺狗磔四門，以禦凶災。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户，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以狗血噴頭，是民間厭勝妖人之法。用來形容罵人，謂被罵之人如同被狗血噴了頭。《儒林外史》第三回：『范進因没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

〔一三〕才料兒——製作成品的原料。指人的才能或德行。用於貶義時，猶言『東西』、『家伙』。元秦簡夫《東堂老》第一折：『那潑烟花專等你個腌材料。』

〔一四〕砢硶——醜；感到醜；使人出醜。字又寫作『砢磣』、『砢磪』。《醒世姻緣傳》第八十九回：『越發罵的十分利害，百分砢磣。』《兒女英雄傳》第十五回：『趁着我家有事，要在衆人面前砢磣我一場。』

〔一五〕科道官——指監察官。明代於中央設六科給事中監察六部；都察院設十三道監察御史，巡按各道（省），合稱科道。《明史·選舉志三》：『給事中、御史謂之科道。』

〔一六〕南牢——似指南鎮撫司獄。《明史·刑法志三》：『鎮撫司職理獄訟，初止立一司，與外衛等。洪武十五年添設北司，而以軍匠諸職掌屬之南鎮撫司，於是北司專理詔獄。』

〔一七〕問擬——審訊并擬定罪罰。

〔一八〕枷號——刑罰名，即戴枷示衆。清刊《六部成語·刑部》：「以木板拘其頭，曰枷號。或一月，或二月不等。」明徐渭《殺狗記》第三十六齣：「胡子傳見利忘義，反覆小人，着枷號市曹三個月。」

〔一九〕幹辦——宋代監司屬官，由長官委派處置各種事務。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舊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高宗（趙構）嫌名，易爲幹辦。」

〔二〇〕待的——待得；等到。宋孫光憲〔生查子〕：「待得没人時，偎倚論私語。」

〔二一〕眷生——姻親稱呼。結親之家，尊長對卑幼自稱眷生，反之自稱眷晚生，平輩則自稱眷弟。此處爲陳洪稱西門慶，應作「眷弟」。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二：「今世不論親誼有無，並不論相識與否，而書刺概稱眷弟、眷晚生。」

〔二二〕頓首——周禮九拜之一。後多用於書信，表示敬禮。《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鄭玄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唐賈公彥疏：「二種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則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

〔二三〕大德——稱頌人品德高尚的美辭。

〔二四〕雄州——區劃名。五代周顯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置，宋代轄境相當河北雄縣、容城地。明初降爲縣。

〔二五〕兵部——隋唐至清代中央六部之一。《宋史·職官志三》：「兵部，掌兵衛、儀仗、鹵簿、武舉、民兵、廂軍、土軍、蕃軍，四夷官封承襲之事，輿馬器械之政，天下地土之圖……其屬三：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

〔二六〕尚書——官職名。始置於戰國時，爲掌文書之官。尚即掌也。隋唐至清爲中央各部的首席長官。

〔二七〕三法司——明清時中央三個司法機構的合稱。《明史·刑法志二》：「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

〔二八〕發邊衛充軍——明代刑罰。充軍分極邊、烟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幾種。以千里爲附近，二千五百里爲邊衛，三千里外爲邊遠，四千里爲極邊。發邊衛充軍，即發配到兩千五百里遠的衛所去服軍役。《明史·刑法志一》：「流有安置，有遷徙，有口外爲民，其重者曰充軍。充軍者，明初唯有邊方屯種；後定制，分極邊、烟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

〔二九〕令愛——尊稱別人的女兒。元無名氏《連環計》第三折：「既是你的令愛與了我做夫人，你久後就是國老皇丈哩。」

〔三〇〕没齒不忘——終身不忘。没齒：終生；一直到死。《論語·憲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聊齋志異·長亭》：「狎弄於危急之中，何怪其没齒不忘也。」

〔三一〕不宣——書信結尾用語，表示不一一細說。漢楊修《答臨淄侯箋》：「反答造次，不能宣備。」後省作「不宣」。唐柳宗元《答元饒州論政理書》：「書雖多，言不足道意，故止於此。不宣。」

〔三二〕仲夏——農曆五月。夏季三個月，四月曰孟夏，五月曰仲夏，六月曰季夏。仲：居中也。《逸周書·周月》：「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

〔三三〕孔目房——衙署辦理文牘的吏房。《資治通鑒·唐玄宗天寶十載》：「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胡三省注：「孔目官，衙前吏職也。唐世始有此名，言凡使司之事，一孔一目，皆須經由其手也。」

〔三四〕邸報——傳報皇帝詔令、臣僚奏章、官員任免等朝中要聞的文書。邸：客館。漢代郡國在京師設邸，傳鈔詔令奏章等，稱邸報。宋代以後改由官方傳報，但仍用邸報之名。《全唐詩話》卷二：「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宋蘇軾《小飲公瑾州中》：「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滁山憶醉翁。」

〔三五〕兵科給事中——官職名。明代給事中分吏、户、禮、兵、刑、工六科，分管六部。兵科給事中即分管兵部的規

諫稽察官員。《明史·職官志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都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中各一人；給事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十八，刑科八八，工科四人。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

〔三六〕宇文虛中——歷史人物。字叔通，宋成都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大觀進士，累遷中書舍人，曾上書諫聯金攻遼。金兵南下，爲軍前宣諭使，數使金營議和。建炎二年（公元一一二八年）使金被留，歷官金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等職，后被誣謀反，全家被焚死。《宋史》有傳。

〔三七〕宸斷——皇帝的裁斷。宸：帝王居處，代指帝王。明梅膺祚《字彙·宀部》：「後人指帝居曰宸。《增韵》：帝居北辰之宮，故從宀從辰。」《金史·完顏匡傳》：「《書》曰：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耳。」

〔三八〕夷狄——古代二部族名。夷居東方，狄居北方。泛指北方異族。《論語·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三九〕玁狁——古代北方部族名。《詩經·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毛傳：「玁狁，北狄也。」鄭玄箋：「北狄，今匈奴也。」

〔四〇〕匈奴——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

〔四一〕突厥——古代阿爾泰山一帶的游牧民族。《隋書·突厥傳》：「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四二〕契丹——古代民族名。東胡的一支，居今遼河上游西拉木倫河一帶。北魏時自號契丹。唐末，迭剌部首領耶律阿保機統一各部，於公元九一六年建立契丹國，建都皇都（今遼寧巴林右旗）。《舊唐書·北狄傳》：「契丹，居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

〔四三〕大遼——古國名。公元九四七年，契丹國改國號爲遼，改皇都爲上京。疆域北到今色楞格河，南到今天津、霸縣、雁門關一帶，是與北宋對峙的中國北方王朝。公元一一二五年爲金所滅，共歷九帝，二百一十年。

〔四四〕霜降而堂鐘鳴——指自然界感應現象。《山海經·中山經》：「豐山……有九鐘焉，是和霜鳴。」晉郭璞注：「霜降則鐘鳴，故言和也。」又郭璞《九鐘》詩：「九鐘將鳴，凌霜乃落；氣之相應，觸感而作。」

〔四五〕雨下而柱礎潤——亦指自然界的感應現象。礎：柱底石。潤：潮濕。天將下雨則柱石潮濕。《周易·乾》：「同氣相求。」唐孔穎達疏：「同氣相求者，若天欲雨而礎柱潤是也。」宋邵伯溫《辨奸論》：「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

〔四六〕風邪——中醫謂致病六淫之一，屬陽邪，爲外感疾病的先導。《素問·風論》：「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後漢書·馬后紀》：「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

〔四七〕盧扁——即扁鵲。戰國時名醫，因家於盧國，故又稱盧醫或盧扁。《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唐楊玄操《難經序》：「黃帝八十一難經者，斯乃勃海秦越人之所作也……以其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宋辛棄疾〔六州歌頭〕：「口不能言臆對，雖盧扁藥石難除。」

〔四八〕尫羸——僵枯瘦弱。尫：病名。《呂氏春秋·盡數》：「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尫與傴人。」高誘注：「尫，突胸仰向疾也。」羸：瘦。

〔四九〕九重——指宮禁，朝廷。語本《楚辭·九辯》：「君之門以九重。」唐盧綸《秋夜即事》：「九重深鎖禁城秋，月過南宮漸映樓。」

〔五〇〕崇政殿大學士——作者虛擬的官職名。崇政殿：宋宮殿名。宋趙昇《朝野類要》卷一：「試進士則崇政殿。」大學士：官職名。唐中宗景龍二年於修文館設學士四人備顧問，是爲學士之始。宋代設觀文殿、集賢殿大學

士，由首相、次相分領；又設端明殿、龍圖閣、天章閣等學士、直學士之職。《宋史·職官志二》：「學士之職，資望極峻，無吏守，無職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歷史上并無崇政殿大學士一職，蔡京亦未被封爲大學士，只做過端明殿和龍圖閣學士。

〔五一〕元元——黎民；百姓。《後漢書·光武帝紀》：「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李賢注：「元元，謂黎庶也。」

〔五二〕朱紫——貴官的服色。唐制，官員五品以上服緋（朱），三品以上服紫。借指高官顯爵。唐白居易《秦中吟·歌舞》：「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

〔五三〕邇者——近者；近的。《爾雅·釋詁下》：「邇，近也。」

〔五四〕河湟失議——指蔡京主議對西夏用兵之事。河湟：黃河與湟水的合稱，亦指河湟兩水之間的地區。《新唐書·吐蕃傳》：「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彥等議棄湟州失策，復薦高永年、王厚爲帥，從之。二年夏四月，詔宦者童貫監洮西軍，六月，童貫復湟州。」

〔五五〕主議伐遼——指蔡京等人主張約金人攻遼之事。《綱鑒易知錄》卷七十五：「（宋徽宗重和元年）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遂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吊伐。若允行，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五六〕內割三郡——趙宋約金攻遼，講定宋得石晉賂契丹故地山前、山後十七州，而忽略平、營、灤三州非石敬塘所賂地。滅遼后，金以前約不允三州之地。《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備得之，金主不肯。」

〔五七〕郭藥師之叛——指遼降將郭藥師叛宋降金之事。《宋史·奸臣傳三》：「郭藥師，勃海鐵州人也……宣和四年九

月，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七年十二月，金兵已南下破檀、薊……斡離不及郊，藥師率軍官迎拜，遂從以南。」

〔五八〕金虜背盟，憑陵中夏——指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金兵毀盟南侵事。《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粘没喝、斡離不分道入寇。初，斡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户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離不遂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按：依照書中編年，此回當爲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一一一五年），割三郡、郭藥師之叛、金人入侵事都還没有發生。這篇奏文當寫於宋徽宗宣和七年或欽宗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即金兵兩次南侵之間。

〔五九〕王黼——北宋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人。崇寧進士，宣和二年（公元一一二〇年）代蔡京執政，掌聯金滅遼事。金兵南侵，欽宗即位，被殺於東京附近。《宋史》有傳。

〔六〇〕行比俳優——指王黼粉墨唱曲事。《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蔡）攸有寵於帝，進退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涂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戲笑取悦。」

〔六一〕迺者——乃者；遠的。指時間靠前的。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八引《倉頡篇》：「迺，遠也。」

〔六二〕張達殁於太原——指宣和七年金西路軍攻打太原，太師張達戰死事。《金史·張中孚傳》：「父達，仕宋至太師，封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承節郎。宗翰圍太原，其父戰殁，中孚泣涕請跡父尸，乃獨率部曲十餘人入大軍中，竟得其尸以還。」

〔六三〕楊戩——北宋末年宦官。官彰化軍節度使，遷太傅。先后在京東西、淮西北一帶根括民田，又在濟、鄆等州湖沼地帶，徵收租税和船舶税，苦民甚重。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卒。

〔六四〕紈袴膏粱——指錦衣美食。紈袴：細絹做的褲子。膏粱：肥美的食物。也指過着錦衣美食生活的富貴人家子

弟。《兒女英雄傳》第八回：「你是個紈袴膏粱，這也無怪你不知。」

〔六五〕祖廕——祖先的廕封。指後代子孫以祖上的功勞或官爵而受封或做官。《二刻拍案驚奇》卷七：「他有祖廕在身，未及調官，今且守孝在漢州。」《宋史·職官志十》「文臣廕補」：「太師至開府儀同三司：子，承事郎；孫及期親，承奉郎；大功以下及異性親，登仕郎；門客，登仕郎……」

〔六六〕閫外——城門之外。《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閫以內者，寡人治之；閫以外者，將軍治之。」因以閫外指統兵在外。《三寶太監西洋記》第五十三回：「自古道：朝中天子三宣，閫外將軍一令。」

〔六七〕擢髮不足以數——拔下頭髮也難以計數。用以形容罪行之多。語本《史記·范睢蔡澤列傳》：「范睢曰：『汝罪有幾？』（須賈）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六八〕廷尉——官職名。秦置，九卿之一，掌刑獄。南北朝以後改稱大理寺卿。這裏指司法官。參見第十四回注「大理寺卿」條。

〔六九〕極典——極刑。指死刑。典：法規。《明史·宦官傳一》：「初，太祖禁中官預政。自永樂後，漸加委寄，然犯法輒置極典。」

〔七〇〕荒裔——指邊遠之地。荒：距京國二千五百里之地。《尚書·禹貢》把古代王城以外的地方分爲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荒最遠。裔：邊地。《後漢書·杜篤傳》：「意以爲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

〔七一〕驚損六葉連肝肺，唬壞三毛七孔心——猶言丟魂喪膽，形容恐懼之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張守節正義：「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七二〕腳夫——以替人運輸或搬運貨物爲業的人。明都穆《都公談纂》卷下：「召倉官，云欲下倉視糧，命各鄉里正集腳夫於倉。」《水滸傳》第四十回：「只見法場南邊一伙挑擔的腳夫，又要挨將人來。」

〔七三〕隨分——聽憑；任憑。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三：『世事何時逢坦蕩，人情隨分就猜嫌。』另有『隨便』義，見後文。

〔七四〕熱地蚰蜒——形容人坐立不安，像在熱地上亂爬的蚰蜒一樣。蚰蜒：節肢動物，多足，生活在陰濕的地方，不耐熱。《紅樓夢》第三十九回：『那焙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熱地裏的蚰蜒似的。』

〔七五〕爲事——猶犯事，做違法的事。《三刻拍案驚奇》卷十五：『況且竊盜爲事，聲名揚開去不好聽。』

〔七六〕焦愁——焦急憂愁。晉葛洪《抱朴子·勤求》：『空自焦愁，無益於事。』宋司馬光《田家》：『皇心雖惻隱，蓬户或焦愁。』

〔七七〕打着綿羊駒驢戰——綿羊挨打，山羊嚇得打戰。比喻某人受到懲罰，與之有關或情況相似的人也會受到驚動。駒驢：山羊。《清稗類鈔·動物》：『青海之山羊似綿羊，而毛光潤。有羖䍽，黑多於白，角削身小。』《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注：『羖䍽，山羊。』

〔七八〕指戳——指指點點。謂背後議論或揭發。《醒世姻緣傳》第二十六回：『你不周濟他也罷了，還要許多指戳，許多笑話。』

〔七九〕拔樹尋根——比喻追究事情的根源。元無名氏《碧桃花》第一折：『你可也休將咱盤問，則管裏絮叨叨拔樹尋根。』

〔八〇〕納悶——煩悶；苦惱。《石點頭》卷一：『你在家中納悶，何不出來尋相知朋友，去散散心也好。』

〔八一〕人牙兒——人之芽。指幼童。本書第三十回：『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媽。』多用來形容人之極少。《紅樓夢》第七十一回：『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芽兒也沒有。』此處是後一義。

〔八二〕夢攘魂勞——猶言眠思夢想。攘：紛亂。

〔八三〕間阻——阻隔；不能相通。《小孫屠》第十齣：『幾曾間阻，兩不分離。』元朱庭玉〔行香子〕《寄情》：『娘間

阻，人調鬪，枉教咱千萬生受。」

〔八四〕爽約——失約；違約。唐李商隱《爲張周封上楊相公啓》：『郭伋還州，尚不欺於童子；文侯校獵，寧爽約於虞人。』《水滸傳》第四十二回：『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

〔八五〕隨邪——隨從邪惡，進入邪途。元宮天挺《范張鷄黍》第二折：『他從來正性不隨邪，凜凜英雄。』元王曄《桃花女》第四折：『你看一火隨邪的弟子孩兒都死了也。』

〔八六〕肝脈弦——中醫指肝臟的脈像浮而緊，反映肝部氣滯血淤。漢張仲景《傷寒論·辨脈法》：『脈浮而緊者，名曰弦也。弦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也。』作者在這裏暗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的一句話：『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指李瓶兒患病是因爲『欲男子不可得』。

〔八七〕寸口——中醫指兩手橈骨頭內側的橈動脈處，是中醫診脈的部位。以該處離魚際恰一寸，故名。又稱氣口、脈口。《難經·一難》：『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

〔八八〕厥陰脈——即上文說的肝脈。厥陰：經脈名，有手厥陰絡脈、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絡脈、足厥陰肝經等。這裏指足厥陰肝經。

〔八九〕魚際——經穴名。位於第一掌骨中點之橈側赤白肉際處。通常該處能捫到脈搏，但爲時甚短，若脈博停留時間長，稱久上魚際。多見於肝氣鬱結的病症。

〔九〇〕六慾七情——指人的各種慾望和感情。六慾：人的六種慾望。《呂氏春秋·貴生》：『所謂全生者，六慾皆得其宜也。』高誘注：『六慾：生、死、耳、目、口、鼻也。』七情：中醫指能致病的七種情緒。《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外因六淫八風感，內因六慾共七情。』注：『喜過傷心，怒過傷肝，思過傷脾，悲過傷肺，恐過傷腎，憂久則氣結，卒驚則氣縮。凡此七情爲病，亦屬內因。』

〔九一〕骨蒸之疾——以潮熱盜汗爲主要症狀的疾病。骨蒸：形容其發熱如自骨髓中蒸發而出。

〔九二〕屬纊——指死亡。以新綿置臨死者鼻前，以驗其是否斷氣，曰屬纊。《禮記·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漢鄭玄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

〔九三〕覬覦——非分的希圖。《左傳·桓公二年》：「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晉杜預注：「下不冀望上位。」

〔九四〕白金——即銀子。《爾雅·釋器》：「白金謂之銀。」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一：「有白金五十星，聊充講下一茶之費。」

〔九五〕太醫院——宮廷醫療機構。唐稱太醫署，宋稱太醫局，金始稱太醫院。《明史·職官志三》：「太醫院，院使一人，院判二人。其屬：御醫四人，吏目一人，生藥庫、惠民藥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太醫院掌醫療之法。」

〔九六〕班頭——一班人中領頭的。古時朝見，臣子分成若干班部，每班排在第一位的叫班頭或班首。引申指頭目、領袖。元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本第二折：「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頭。」另稱衙役，見後文。

〔九七〕半落不合——形容事情進行到一半而未完成的樣子。本書第五十二回：「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的，欺負我的哥哥。」按，半落：即「半拉」，一半。《兒女英雄傳》第四回：「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拉咧，不聽咧？」

〔九八〕坐落——即着落。責成；指派。《二刻拍案驚奇》卷五：「相公還是着落開封府及早追捕，方得無失。」

〔九九〕抄沒——查抄沒收。明沈德符《敝帚軒剩語·凶宅》：「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一百二回：「又動了電報，咨行他原籍，也把家產抄沒了。」

〔一〇〇〕一替兩替——一趟兩趟。替：表示走動次數的量詞。《水滸傳》第四十七回：「只聽得門前四五替報馬報將來。」

〔一〇一〕的實——的確；確實。元無名氏《賺蒯通》第二折：「今日個蕭何反間施謀智，黑洞洞不知一個的實。」《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你替我說這事，須要十分的實。」

〔一〇二〕勢不知有無——形容人高興或恐懼得不知怎樣才好，連「勢」在哪裏都不知道了。勢：男性生殖器。《太平御覽》卷六四八引《尚書緯·刑德放》：『丈夫淫，割其勢也已。』

〔一〇三〕中饋——家中供膳諸事。《周易·家人》：『無攸遂，在中饋。』孔穎達疏：『婦人之道……其所職，主在於家中饋食供祭而已。』因用以代指妻室。《官場現形記》第三十八回：『他是上年八月斷弦，目下尚虛中饋。』

〔一〇四〕鰥居——男子獨居。鰥：男子無妻。《釋名·釋親屬》：『無妻曰鰥。』明袁宏道《與陶祭酒》：『小居寂寞，鰥居冷淡。』

〔一〇五〕秦晉之緣——指聯姻。春秋時秦晉兩國世爲婚姻。《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後因以『秦晉之匹』、『秦晉之好』等爲聯姻之詞。《世說新語·言語》：『衛洗馬初欲渡江。』注引《衛玠別傳》：『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三國演義》第十六回：『主公仰慕將軍，欲求令愛爲兒婦，永結秦晉之好。』

〔一〇六〕啣環結草——指想方設法以報恩。啣環：晉干寶《搜神記》卷二十：『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見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爲鴟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結草：《左傳·宣公十五年》：『魏武子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後因以『啣環結草』爲報恩之典。

〔一〇七〕未審——不知。《楊家將演義》第四十三回：『小可有一事稟知，未審殿下允否？』

〔一〇八〕卯時——干支計時指早晨五時至七時。

〔一〇九〕荊妻——謙稱自己的妻子。荊：荊條。以荊條爲簪，形容簡陋之甚。清李漁《憐香伴》第三齣：「只是荊妻早逝，後嗣杳然。」參見第十六回注「拙荊」條。

〔一一〇〕家緣——家業；家產。金《董解元西廂記》卷六：「夜擁孤衾三幅布，書欹單枕是一枚磚，只此是家緣。」《西游記》第二十三回：「我倒是個真心實意，要把家緣招贅汝等。」

〔一一一〕金諾——千金之諾。敬稱別人的允諾。語本《史記·季布欒布列傳》：「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一一二〕冰人——指媒人。《晉書·索紞傳》：「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因稱媒人爲冰人。

〔一一三〕交歡盞——交杯酒。古稱「合巹」。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用兩盞以彩結連之，互飲一盞，謂之交杯酒。」《西游記》第七十一回：「大王與娘娘今夜才遞交杯盞，請各飲乾，穿個雙喜杯兒。」

〔一一四〕倒踏門——即入贅。男方到女家入户成婚。也叫倒插門。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三：「入贅曰倒踏門。」《西遊記》第二十三回：「你要肯，便就教師父與那婦人做了親家，你就做個倒踏門的女婿。」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陳經濟花園管工

堪嘆人心①毒似蛇〔一〕，誰知天眼〔二〕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鄰物，今日還歸北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三〕，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奸狡爲活計，恰似朝雲與暮霞。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饑餐渴飲，帶月披星。有日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四〕，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過路人風裏言，風裏語〔五〕，多交頭接耳，街談巷議〔六〕，都說：兵部王尙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秋後處決。止有楊提督名下親屬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七〕，且待今日便有次第〔八〕。

這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

龍德街〔九〕牌樓〔一〇〕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太師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的，是楊提督府裏親隨〔一一〕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何如說，家主〔一二〕不曾分付招惹他，以此不言語，放過了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了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不在家了，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一三〕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跟出老爺去了。』來保道：『且住。他不實說與我，已定問我要些東西。』於是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大爺〔一四〕？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稟，大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況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大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有甚事引你稟見大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一五〕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見了，所以不曾赶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纔去了。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一六〕，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三間敞廳〔一七〕，綠油欄杆，朱紅牌額〔一八〕——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琴堂』〔一九〕四字。

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見爲祥和殿學士〔二〇〕兼禮部〔二一〕尚書、提點太一宮使〔二二〕。

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后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廳上垂着朱簾，蔡攸深衣〔二三〕軟巾〔二四〕，坐于堂上，問道：『是那裏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小人赶來後見。』因向懷中取出揭帖〔二五〕遞上。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二六〕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二七〕論列，連日回避。閣中〔二八〕之事，并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二九〕李爺秉筆〔三〇〕。稱楊老爺的事，昨日內裏〔三一〕消息出來，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往到李爺那裏說去。』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俯就，看家楊老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三二〕迤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三三〕兼禮部尚書，名諱邦彥〔三四〕的，你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裏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祇候官〔三五〕呈過一緘，使了圖書〔三六〕，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老爺，如此這般替他說。

那高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紗〔三七〕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后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三八〕，并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況你

楊爺，昨日聖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已定問發幾個。』即令堂候官〔三九〕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着『王黼名下：書辦官〔四〇〕董昇，家人王廉②，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掾〔四一〕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四二〕之輩。揆置本官，倚勢害人，貪殘無比，積弊如山，小民蹙額〔四三〕，市肆爲之騷然。乞敕下法司，將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來保等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慶，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蔡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十兩銀子。

來保路上作辭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店錢，星夜〔四四〕回到清河縣。來早〔四五〕到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對月娘說：『早時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落日已沉西嶺外，卻被扶桑〔四六〕喚出來。於是一塊石頭方才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關了，花園照舊還蓋，漸漸出來街上走動。

一日，玳安騎馬打獅子街所過，看見李瓶兒門首開個大生藥鋪，裏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

朱紅小櫃，油漆牌面〔四七〕，吊着幌子〔四八〕，甚是熱鬧。歸來告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夥計，開了個生藥鋪。』西門慶聽了，半信不信。

一日，七月中旬時分，金風〔四九〕淅淅，玉露泠泠③。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人，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幾日。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嫂子娶過來不曾？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家陳宅那邊爲些閒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每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裏邊吳銀姐那裏吃三杯，權當解悶。』不由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玳安、平安牽馬，后邊跟着走。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短，思鄉猶恨馬行遲。
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西門慶被他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已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望家走，到於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勒住馬，問道：『你往那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裏魚籃〔五〇〕會，替過世二爹燒箱庫〔五一〕去來，赶進門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么？我明日和他說話去。』馮媽媽道：『兀得④大人還問甚麽好也未⑤！把個見見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兒，吃人掇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

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遍，不見你，大門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理。今教別人成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問：『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着，看看至死；怎的請了大街上住的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到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鋪，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腳，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王八！他有甚麼起解〔五二〕！』于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并西門大姐四個，在前廳天井〔五三〕內月下跳百索兒耍子⑥。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從往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閑的聲喚〔五四〕，平白跳甚麼百索兒！』〔五五〕赶上金蓮踢了兩腳。走到後邊，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西廂稍間一間書房，要了鋪蓋，那裏宿歇。打丫頭，罵小廝，只是沒好氣。

衆婦人站在一處，都甚是着恐〔五六〕，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甚是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扠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卻教他蝗蟲螞蚱〔五七〕一例〔五八〕都罵着。』玉樓道：『罵我每也罷，如何連大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槽道〔五九〕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子只我是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裏，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裏何不教他連我也踢不是？你沒偏受

用，誰偏受用？恁的賊不識高低貨，我倒不言語，你只顧嘴頭子嗶哩礴喇〔六〇〕的！』那金蓮見月娘惱了，便轉把話兒來摭說〔六一〕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他不知那裏因着甚麼由頭兒〔六二〕，只拿我煞氣〔六三〕。要便睜着眼望着我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嘲他來！他不打你，卻打狗不成？』玉樓道：『大姐姐，且叫了小廝來問他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辰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恁個腔兒！』不一時，把玳安叫到根前，問他端的。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廝來吊拷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子。』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每都在院裏吳家吃酒，散的早了，來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要不的。』月娘道：『信那沒廉耻的歪淫婦，浪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踏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大藥鋪。我來家告爹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六四〕的。』月娘道：『如今年程〔六五〕，論的甚麼使的使不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裏眠酒裏卧底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再醮嫁人，孝服都不曾滿，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下。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六六〕。

卻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婿陳經濟安他在花園中，同賁四

管工記帳；換下來昭來，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姐白日裏使在後邊，和月娘衆人一處吃酒，晚夕歸前邊廂房中歇。陳經濟每日只在花園中管工⑦，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飲食都是小廝內裏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女，都不曾見面。

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六七〕賀千户送行去了。月娘因陳經濟搬來居住，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酬勞他酬勞，向孟玉樓、李嬌兒說道：『待要管，又說我多攬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勞兒〔六八〕。那個興心〔六九〕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七〇〕誰上心？』月娘於是分付廚下，安排了一卓酒餚飯點心，午間請經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經濟撇了工程，教賁四看管，逕到后邊參見月娘，作畢揖，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卓兒，拿蔬菜案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白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姐夫酬勞。』經濟道：『兒子蒙爹娘擡舉，有甚勞苦？這等費心！』月娘遞了酒，經濟傍邊坐下。須臾饌餚齊上，月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裏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着手⑧，便來。』少頃，只聽房中抹的牌響。經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與玉簫丫頭弄牌。』經濟道：『你看没分曉〔七一〕！娘這裏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也不會？』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

兒。』當時月娘自知經濟是個志誠的女婿，卻不道是小夥子兒〔七二〕，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有〔西江月〕爲證：

> 自幼乖滑伶俐，風流博浪牢成〔七三〕。愛穿鴨綠〔七四〕出爐銀〔七五〕，雙陸象棋幫襯。琵琶笙箏簫管，彈丸〔七六〕走馬〔七七〕員情〔七八〕。只有一件不堪聞：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經濟道：『娘和大姐看罷，兒子卻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間，怕怎的？』一面進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床上，鋪茜紅氈看牌，見經濟進來，抽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別人，見個禮兒罷。』向經濟道：『這是你三娘哩。』那經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大姐三人同抹，經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經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七九〕，經濟出了恨點不到頭〔八〇〕，吳月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一〕，八不就〔八二〕，雙三〔八三〕不搭兩么兒〔八四〕，和兒〔八五〕不出，左來右去，配不着色頭〔八六〕。只見潘金蓮掀開簾子走進來，銀絲䯼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仙掌體，可玉貌，笑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姐夫在這裏。』慌的陳經濟扭頸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月娘道：『此是五娘，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八七〕罷。』經濟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姐，你來看，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八八〕。』這金蓮近前，

一手扶着床護炕兒，一隻手拈着白紗團扇兒〔八九〕，在傍替月娘指點，說道：『大姐姐，這牌不是這等出了。把雙三搭過來，卻不是天不同〔九〇〕和牌〔九一〕？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姐。』衆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月娘連忙攛掇小玉，送陳姐夫打角門出了。

西門慶下馬進門，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然後逕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提刑所賀千户新陞新平寨知寨〔九二〕，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拿帖兒來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没酒，教丫鬟看酒來你吃。』不一時，放了卓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菓盒酒〔九三〕掛紅〔九四〕，少不得叫廚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二人上床宿歇。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幾杯酒就醉了，倒下頭鼾睡如雷，齁齁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子有些餘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聽碧紗帳内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子起身來，執着燭滿帳照蚊，照一個燒一個。回首見西門仰卧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醒。其腰間那話帶着托子，累垂偉長，不覺淫心輒起，放下燭臺，用纖手捫弄。弄了一回，蹲下身去用口吮之。吮來吮去，西門慶醒了，罵道：『怪小淫婦兒！你達達睡睡，就摑混〔九五〕死了。』一面起來，坐在枕上，亦發叫他在下儘着吮咂，又垂首玩之，以暢其美。正是：怪底佳人風性重，夜深偷弄紫鸞簫。有蚊子雙關

〔踏莎行〕〔九六〕詞爲證：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九七〕膩細，行行一派笙歌〔九八〕沸。黃昏人未掩朱扉，潛身撞入紗廚〔九九〕內。款傍香肌，輕憐玉體，嘴到處胭脂記〔一〇〇〕。耳邊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

婦人于是頑了有一頓飯時。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叫春梅篩酒過來，在床前執壺而立。將燭移在床背板上，教婦人馬爬在他面前，那話隔山取火，插入⑨牝中，令其自動，在上飲酒取其快樂。婦人罵道：『好個刁鑽〔一〇一〕的强盜！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怪剌剌教丫頭看答〔一〇二〕着，甚麼張致！』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當初你瓶姨和我常如此幹，叫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到好耍子。』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的，甚麼瓶姨鳥姨，題那淫婦則甚〔一〇三〕？奴好心不得好報，那淫婦等不的，浪着嫁漢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你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裏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辨嘴〔一〇四〕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一〇五〕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根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爲甚麼！養蝦蟆得水蠱兒病〔一〇六〕，如今到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如此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睜〔一〇七〕。若嫁了別人，我倒罷了。那蔣太醫賊矮王八，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一〇八〕來？他

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面前〔一〇九〕開鋪子，大剌剌做買賣。』婦人道：『虧你有臉兒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的先吃飯〔一一〇〕，你不聽，只顧求他，問姐姐。常言⑩：信人調，丢了瓢〔一一一〕。你做差了，你抱怨那個？』西門慶被婦人這幾句話，冲得心頭一點火起⑪，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由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這裏理他！』

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一一二〕之間，猶不能免，况朋友乎？饒吳月娘恁般賢淑的婦人，居于正室，西門慶聽金蓮衽席睥睨〔一一三〕之間言〔一一四〕，卒致于反目〔一一五〕，其他可不愼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尚氣〔一一六〕，彼此覿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裏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到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⑫尚氣之後，見漢子偏聽于己⑬，于是以爲得志，每日抖搜着精神，粧飾打扮，希寵市愛。因爲那日後邊會遇陳經濟一遍，見小夥兒生的乖猾伶俐，有心也要勾搭他。但只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的西門慶往那裏去，不在家，便使了丫鬟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

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親友掛紅慶賀遞菓盒的，也有許多；各作人匠，都有犒勞賞賜。大廳上管待官客，吃到晌午時分，人纔散了。西門慶看着收拾了家火，歸後邊睡去了。陳經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床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梁吃了恁半日酒，你就不曾吃了些甚麼？還來我屋裏要茶吃！』經濟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麼來？』婦人問道：『你爹在那裏？』經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麼……』叫春梅：『揀粧裏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夥兒就在他炕卓兒〔一一七〕，擺着四碟小菜，吃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個兒我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聽？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經濟笑嘻嘻慌忙跪下，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那婦人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夥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或吃茶吃飯，穿房入屋，打牙犯嘴〔一一八〕，挨肩擦膀〔一一九〕，通不忌憚。月娘托以兒輩，放這樣不老實的女婿在家，自家的事卻看不見。正是：只曉採花⑭成釀蜜〔一二〇〕，不知辛苦為誰甜。

堪嘆西門慮未通，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床錦被藏賊睡，三頓珍羞養大蟲。
愛物只圖夫婦好，貪財常把丈人坑。
還有一件堪誇事：穿房入屋弄乾坤〔一二一〕。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人心 「心」原作「生」，據《水滸傳》第五十三回引首詩改。

②王廉 第十七回作「賈廉」。

③泠泠 原作「冷冷」，參考崇禎本改。

④兀得 「兀」原作「尤」，據第二回「兀的誰家大官人」、「兀的誰叫老娘」等語改。

⑤好也未 「未」原作「來」，酌改。案，「也未」猶「也不」，用在句末，表示選擇。《聊齋志異·菱角》：「往視新婦來也未。」

⑥百索兒 「百」原作「馬」，據下文改。

⑦管工 「工」字原無，據上文「管工」語補。

⑧使着手 「着」原作「看」，參考崇禎本改。

⑨插入 「插」原作「托」，酌改。

⑩常言 「言」字原無，酌補。

⑪一點火起 「起」原作「無」，參考崇禎本改。

⑫月娘 「娘」原作「姐」，據上下文改。

⑬偏聽于己 「于」字原無，酌補。

⑭只曉採花　『曉』原作『繞』，參考崇禎本改。

【註釋】

〔一〕堪嘆人心毒似蛇——此詩見于《水滸傳》第五十三回，爲該回引首詩。

〔二〕天眼——佛教所說五眼（肉、天、慧、法、佛）之一。又稱天趣眼。《大智度論》卷五：『於眼，得色界四大造清淨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見，自地及下地六道中衆生諸物，若近若遠，若粗若細，諸色無不能照。』

〔三〕湯潑雪——熱水潑在雪上，雪即融化。形容很快消除。語本漢枚乘《七發》：『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水滸傳》第五十八回：『若是拿得此人，覷此城子，如湯潑雪。』『水推沙』意同。

〔四〕萬壽城門——宋東京城門名。按，宋東京城門無名『萬壽』者。有萬勝門，在城西，與去清河方向不符。疑指城北酸棗門，以其門外有萬壽觀而言。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萬壽觀在舊酸棗門外。』

〔五〕風裏言，風裏語——私下傳播的話。《紅樓夢》第三十二回：『我近來看着雲丫頭神情，再風裏言風裏語的聽起來，那雲丫頭在家裏竟一點兒作不得主。』

〔六〕街談巷議——在街巷中談論。形容議論紛紛。語本《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七〕定奪——決定可否。奪：做決定；裁定。宋范仲淹《奏辯陳留移橋》：『既聞差王礪重行定奪，遂令人探問移與不移。』

〔八〕次第——頭緒；眉目。敦煌鈔本《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直待修行有次第，爲汝宣揚得也無。』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一折：『他明日回話，必有個次第。』該詞另有『次序』義，見後文。

〔九〕龍德街——宋代東京街名。清周城《宋東京考》卷十七：『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裏，江乃折南，又

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蔡京兒媳）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龍德街當指通龍德宮之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梁門，正名閶闔（門）。出梁門西去，街北建隆觀……街南蔡太師宅。」與本書所記地理位置合。

〔一〇〕牌樓——一種做裝飾用的建築物。二柱或四柱，柱間施額枋，柱上安斗拱檐屋，下可通行。《西游記》第六十回：「忽見一座玲瓏剔透的牌樓，樓下拴着那個辟水金睛獸。」

〔一一〕親隨——貼身隨侍的吏員或奴僕。《水滸傳》第二回：「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個親隨。」

〔一二〕家主——奴婢的主人。《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于燕，爲其家主報仇。」《亞細亞言語集》卷一：「家主兒，是底下人的主人。」清顧張思《土風錄》卷十七：「僕隸稱主人曰家主公。」

〔一三〕管家——管理家務的僕人。泛指奴僕。明周祈《名義考》卷五：「奴婢之監知家務者謂之當家，或云管家。」《明史·嚴嵩傳》：「士大夫輻輳附嵩，時稱文選郎中萬寀、職方郎中方祥等，爲嵩文武管家。」

〔一四〕學士大爺——指蔡京長子蔡攸。學士：官職名，後文說蔡攸任「祥和殿學士」。參見第十七回注「崇政殿大學士」條。大爺：奴僕稱排行居長的少主人。《兒女英雄傳》第三回：「華忠聽公子這話，想了一想，因說道：『大爺這話倒也是。』」

〔一五〕借情——順着情勢；趁機。

〔一六〕待待——略等一會兒。《說文·彳部》：「待，俟也。」段玉裁注：「今人易其語曰等。」

〔一七〕敞廳——指前後相通的寬大廳堂。一般內部不設隔斷，作會客、辦公使用。《儒林外史》第六回：「（來富）看見敞廳上中間擺着一乘彩轎。」

〔一八〕牌額——匾額。供懸掛，題有作爲標記或表示贊揚的文字的長方形木牌。《水滸傳》第三十九回：「雕檐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

〔一九〕琴堂——治事廳堂的代稱。稱贊官員治事有方，政簡人和。語本《呂氏春秋·察賢》：「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二〇〕祥和殿學士——作者虛擬的官名。宋有崇政殿，又名祥曦殿，祥和殿或指此。但宋代無「祥和殿學士」之職。蔡攸曾任龍圖閣學士和宣和殿大學士，小說大約據此虛擬。參見第十七回注「崇政殿大學士」條。

〔二一〕禮部——隋唐至清代中央六部之一。《宋史·職官志三》：「禮部，掌國之禮樂、祭祀、朝會、宴饗、學校、貢舉之政令……其屬三：曰祠部，曰主客，曰膳部。」

〔二二〕提點太一宮使——官職名。提點：提舉檢點之省。宋代官職有「提點××事」之名目。太一宮：道觀名，內祀太一神。周城《宋東京考》卷十二：「太一宮有四：一在城東南蘇村，爲東太一宮，太平興國中建。一在城西南八角鎮，爲西太一宮，天聖六年建。一即五岳觀舊址，爲中太一宮，熙寧初建。一政和間改龍德宮爲北太一宮。」提點太一宮使爲主管太一宮的官職。《宋史·職官志十》：「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京祠以前宰相、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餘則爲提點，爲主管，皆隨官之高下，處以外祠。」蔡攸曾任「提舉上清寶籙宮」，小說大約據此虛擬。

〔二三〕深衣——古代諸侯、大夫等家居穿的常服。此指類似深衣的家居常服。《禮記·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鄭玄注：「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孔穎達疏：「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

〔二四〕軟巾——頭巾；便帽。與硬質的官帽相對而言，表示是家居常服。

〔二五〕揭帖——啓事帖；揭載細目的帖子。元虞集《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明戚繼光《練兵實紀》雜集卷三：「凡有大事申報上司，于文書之外，仍附以揭帖，備言其事之始末情節，利害緣由。」

〔二六〕白米——行賄用語，指白銀。《明史·李廣傳》：「李廣，孝宗時太監也……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

〔二七〕言官——諫議之官，如御史、給事中等。清梁章鉅《稱謂錄》卷十四引《韵府群玉》：「諫官曰言官。」「明史·李應昇傳》：「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得罪輔臣以去。」

〔二八〕閣中——指內閣。明初忌大臣權重，廢宰相，置殿閣大學士，協助皇帝辦理政務。永樂初，選翰林院官入閣，參與機務，稱內閣。中葉以後，權職漸重，成爲決策機構。明許灝《兩湖塵談錄》卷九十五：「我朝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然宰相也。」

〔二九〕右相——謂副相。此指宋徽宗宣和年間拜尚書右丞的李邦彥。宋初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參知政事爲副相。宋神宗元豐以後權歸尚書省，不設令，以左右僕射爲正相，左右丞爲副相。故曰。

〔三〇〕秉筆——執筆。指在御前主持起草詔令。《宋史·職官志一》：「僕射輪日當筆，遇假故，則以丞權當筆知印。」

〔三一〕內裏——指內廷，宮中。《水滸傳》第七十八回：「來日內裏相見，面奏天子。」

〔三二〕天漢橋——橋名。在宋代都城汴梁城內汴河之上。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一：「投西角子曰相國寺橋。次曰州橋，正名天漢橋，正對于大內御街。」

〔三三〕資政殿大學士——官職名。《宋史·職官志二》：「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翰林學士下。十二月，復以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班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資政殿大學士自欽若始。」

〔三四〕李邦彥——歷史人物。宋懷州（今河南沁陽）人，字士美。出身市井，善謳謔蹴鞠，自號「李浪子」。徽宗大觀二年（一一〇八）以上舍第一人及第，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一一二一）拜尚書右丞，

遷左丞、少宰、太宰。人稱『浪子宰相』。建炎元年（一一二七）責潯州（今廣西桂平）安置，一一三〇年死。

〔三五〕祇候官——侍從官。《宋史·職官志六》：『騎軍有殿前指揮使、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祇候。』『東上閤門、西上閤門使各三人，副使各二人，宣贊舍人十人，祇候十有二人。掌朝會宴幸供奉、贊相禮儀之事。使、副承旨稟命，舍人傳宣贊謁，祇候分佐舍人。』後泛指在長官身邊隨侍以備差遣的官吏。

〔三六〕圖書——圖章。宋張耒《湯克一圖書序》：『圖書之名，予不知其所起。蓋古所謂璽，用以爲信者。』明陳士元《俚言解》卷二：『古人于圖畫書籍皆有私印，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私印呼爲圖書……余聞鄉村人有呼圖書印者，或即古語。』

〔三七〕縐紗——一種表面自然縐縮而微顯凹凸不平的絲織品。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至織花綾紬，則去此兩扇，而用桄綜八扇，凡左右手各用一梭交互織者，曰縐紗。』

〔三八〕封緘——密封；包好並加上封記。此指密封的信。唐李適之《大唐故法現大禪師碑銘》：『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于師……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

〔三九〕堂候官——在堂上隨侍以備差遣的官吏。元鄭廷玉《後庭花》第一折：『自家王慶，在這趙廉訪老相公府內做着個堂候官。』

〔四〇〕書辦官——掌文書案牘的官吏。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九：『書辦爲管文書者通稱。』《明史·劉瑾傳》：『《通鑒纂要》成，瑾詆諸翰林纂修官謄寫不謹，皆被譴，而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謄。』

〔四一〕府掾——府署的僚屬。掾：掾史，中央及地方官署的佐吏，多由長官自行辟舉。《舊唐書·沈法興傳》：『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劉子翼爲選部侍郎，李百藥爲府掾。』

〔四二〕狐假虎威——比喻倚仗別人的勢力逞威風。語出《戰國策、楚策一》：『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

見我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

〔四三〕蹙額——皺眉頭。《孟子·梁惠王下》：「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宋史·岳飛傳》：「飛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

〔四四〕星夜——連夜。形容急速。《三國志·吳志·呂岱傳》：「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

〔四五〕來早——第二天早晨。唐薛調《無雙傳》：「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户一宿，來早同去未晚。」

〔四六〕扶桑——神話中的樹名。傳説日出其下。《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四七〕牌面——即牌額。參見本回注『牌額』條。

〔四八〕幌子——店鋪的標志物。表明經營性質，並用以招攬顧客。也叫『望子』。《兒女英雄傳》第七回：「走了半日，肚子裏餓了，没處打尖。見這廟門上挂着個飯幌子，就在這裏歇下。」

〔四九〕金風——秋風。《文選·晉張協〈雜詩〉之三》：「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李善注：「西方爲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

〔五〇〕魚籃會——即盂蘭盆會。後文寫作『盂蘭會』。盂蘭盆：梵語的音譯。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三：「盂蘭盆，此言訛也，正言烏藍婆拏，此譯云倒懸。」據《盂蘭盆經》云：目連以其母死後極苦，如處倒懸，求佛救度。佛令他在僧衆夏季安居終了之日（即農曆七月十五日），備百味飲食，供養十方僧衆，即可解脱。中國于六朝時開始仿行，後加入了燒焰口、焚錢山等内客。參見第三十四回注『中元節令』條。

〔五一〕燒箱庫——爲亡者焚化錢紙，是盂蘭盆會的一項活動。箱庫：紙扎的錢箱銀庫，内裝紙錢和紙錠，焚化用。

〔五二〕起解——起色；出息。解送錢貨或配囚上路叫起解。《水滸傳》第十五回：「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或以上路寓指前途，轉指出息？待考。

〔五三〕天井——庭院。清顧張思《土風錄》卷四：「階前庭曰天井。案，本爲井名。《山海經》：「天井夏有水，冬無

水……後人以庭空而方，狀如井形，因號天井。」

〔五四〕聲喚——呻吟；因難受或快感而發出的聲音。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六：「痛而呻者，江南俗謂呻喚。」元狄君厚《介子推》第三折：「太子問臣聲喚做甚那？有幾處熱癤壞瘡發。」

〔五五〕跳百索兒——跳繩。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跳百索」：「（正月）十六日，兒以一繩長丈許，兩兒對牽，飛擺不定，令難凝視，似乎百索，其實一也。群兒乘其動時，輪跳其上，以能過者爲勝，否則爲索所絆，聽掌繩者擊爲罰。」

〔五六〕着恐——着慌；害怕。

〔五七〕蝗蟲螞蚱——螞蚱：蝗蟲的俗名。比喻沒有區別。

〔五八〕一例——一律；等同。《水滸傳》第五回：「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繁華一例相看。」

〔五九〕沒槽道——沒規矩。槽道：走水的通道。比喻規矩、約束。參見第五十回注「槽道」條。

〔六〇〕嗶哩礴喇——象聲詞。形容急速說話聲。清翟灝《通俗編》卷三十五：「必律不剌，煩言聲也。」元李行道《灰闌記》第二折：「想是個久慣打官司的，口裏必力不剌說上許多。」

〔六一〕摭說——用話掩飾；辯解。明璩崑玉《古今類書纂要》卷十一：「嗻說，以是云非。」

〔六二〕由頭兒——理由；原因；借口。明王衡《鬱輪袍》第六折：「他甚由頭，揑道斜封敕，這纔是平地一聲雷。」

〔六三〕煞氣——出氣；發泄怒氣。郭澄清《大刀記》一：「仿佛他那滿肚子火氣沒處去發泄，現在要照着這塊火石來煞氣似的。」

〔六四〕使不得——不行；不可以。《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二：「果然嚴蕊若去，此邦便覺無人，自然使不得。」

〔六五〕年程——世道；時尚。

〔六六〕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俗諺。世事十有八九不如人意，能和人說起的不過二三成。《晉書·羊祜

傳》：「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宋方岳《別子才司令》：「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明袁于令《西樓記》第二十七齣：「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六七〕提刑所——提點刑獄的衙署。案：提刑所不見于史。宋代提刑衙門稱「提點刑獄司」，簡稱提刑司。《宋史·職官志七》：「（熙寧）六年，置諸路提刑司檢法官。」明代稱「提刑按察使司」，乃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的衙門。提刑所大約是把明代軍衛的千户所跟錦衣衛掌刑獄的鎮撫司合揉在一起，借用宋代提刑司的名稱而自造的衙署名。

〔六八〕打勤勞兒——爲別人幹活。元李好古《張生煮海》第一折：「行童終日打勤勞，掃地方完又要把水挑。」

〔六九〕興心——起意，動念頭。元蕭德祥《殺狗勸夫》第四折：「只待要興心啜賺俺潑家私，每日家哄的去花街酒肆。」

〔七〇〕上心——放在心上；用心。宋朱熹《朱子全書·中庸一》：「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

〔七一〕没分曉——不明道理；不懂事。元喬吉〔一枝花〕《雜情》：「堪笑這没分曉的媽媽，則抱得不啼哭娃娃。」

〔七二〕小夥子兒——少年或青年男子。清李玉《清忠譜·血奏》：「這小夥子倒會放刁。」

〔七三〕牢成——因久有經驗而圓滑老練；滑頭。明劉效祖〔鎖南枝〕：「人說你有些糊涂，我看你全是個牢成。」

〔七四〕鴨綠——即鴨頭綠。似鴨頭頂羽的一種綠色。漢史游《急就篇》卷二：「春草鷄翹鳧翁濯。」顔師古注：「春草、鷄翅、鳧翁，皆謂染彩而色似之，若今染家言鴨頭綠、翠毛碧雲。」宋蘇軾《清遠舟中寄耘老》：「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搖鳳凰影。」

〔七五〕出爐銀——顔色名。即銀紅，以其似剛出爐之銀色，故名。參見第十一回注「銀紅」條。

〔七六〕彈丸——射鳥用具。以金屬或膠泥製丸，用彈弓發射。《說文·弓部》：「彈，行丸也。」漢李尤《彈銘》：「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爲矢，合竹爲樸。漆飾以[illegible]，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鳧鷖。」

〔七七〕走馬——跑馬；縱馬游逸。唐李益《漢宮少年行》：「繞明走馬絶馳道，呼鷹挾彈通繚垣。」

〔七八〕員情——圓情；踢氣毬。《說唐》第十二回：「那各處拋毬的把持，盡來看美女圓情。」

〔七九〕天地分——骨牌名。由二張牌組成，一張十二點，一張二點。十二點稱作天牌，二點稱作地牌，故名天地分。

〔八〇〕恨點不到頭——骨牌名。由三張牌組成。中間一張十一點，左右二張各十二點。單張骨牌最高點數爲十二點，這副牌只差一點就可達到滿點之數，故曰恨點不到頭。點：暗指命運。

〔八一〕四紅沉——骨牌名。這副牌點數不固定，但每張牌上必須有一半是四紅點，故名四紅沉。骨牌是由骰子變化來的，最初骰子上只有四點爲紅色（後來一點也爲紅色），其余點數爲黑色，所以骨牌中紅色點數較少。

〔八二〕八不就——骨牌名。這是一副組合特殊的雜色牌。玩骨牌每人八張，按規定的點色組合湊成一套，曰骨牌副兒。通常一副牌由兩套三張副兒、一套二張副兒組成。八不就以八張牌爲一副，其中六張是兩兩成雙的，剩下的兩張未配成雙。没達到八張皆成雙，故名八不就。

〔八三〕雙三——骨牌名。即天牌，上下各雙行三點，故稱雙三。又稱長三。一張骨牌的點數是由二只骰子的點數組成的，名稱仍沿用骰子點數。

〔八四〕兩幺兒——骨牌名。即地牌，上下各一紅點，故稱兩幺。也叫長幺。

〔八五〕和兒——和牌。和：音「胡」。參見本回注「和牌」條。

〔八六〕色頭——骨牌中配套的花色點數。

〔八七〕長禮兒——即常禮兒；平常見面所致的敬禮。《漢書·郊祀志下》：「古者壇場有常處，寮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

〔八八〕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比喻年輕的贏了年老有經驗的。小雛兒：幼鳥。老鴉子：老烏鴉。

〔八九〕團扇兒——有柄的圓形扇子。漢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如明月。」

〔九〇〕天不同——骨牌名。由六張牌組成，點數不固定，但每張牌上必有一半是六點。天牌由兩組六點組成，這副牌有一半點數符合天牌要求，另一半點數各不相同，故名天不同。

〔九一〕和牌——鬪牌時，牌的花色點數符合規定的要求，將牌放倒，叫和牌。誰先和牌，誰是贏家。也指符合叫和規定的牌。

〔九二〕知寨——官職名。鎮守一寨的軍事長官。《宋史·職官志七》：『砦（寨）置于險阨控御去處，設砦官，招收土軍，閱習武藝，以防盜賊。』

〔九三〕遞菓盒酒——送菓盒和酒與人賀喜。菓盒：裝有菓品的禮盒。

〔九四〕掛紅——懸掛紅幛。表示慶賀。元鄭廷玉《金鳳釵》楔子：『你若得了官，我便準備着菓盒酒兒，與你掛紅。』

〔九五〕攪混——攪擾；攪亂。本書第二十九回：『等我吃了梅湯，等我攪混他一混去。』

〔九六〕踏莎行——曲牌名。南曲〔仙呂宮〕、北曲〔商角調〕均有此牌名。南曲較常見，字句格律與同名詞牌同，雙調五十八字，字數定格爲四、四、七、七、七、四、四、七、七、七。北曲曲譜與南曲不同，八句三十一字，少見。

〔九七〕楚腰——謂細腰。語本《韓非子·二柄》：『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宋張炎〔淡黃柳〕《贈蘇氏柳兒》：『楚腰一捻，羞剪青絲結。』

〔九八〕笙歌——用笙吹奏歌曲。此處暗指蚊鳴。《禮記·檀弓上》：『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九九〕紗廚——紗帳。以木爲架，頂及四周蒙紗，裏面住人，可防蚊蠅。又叫碧紗櫥。唐司空圖《王官》之二：『盡日無人只高卧，一雙白鳥隔紗櫥。』

〔一〇〇〕胭脂記——皮膚表面的紅色斑記。此處指蚊蟲叮咬後的紅色斑痕。《紅樓夢》第四回：『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記，從胎裏帶來的。』

〔一〇一〕刁鑽——古怪特殊。《西游記》第六十八回：「那國王聽得聲音尖狠，又見相貌刁鑽，唬得戰兢兢，跌在龍床之上。」

〔一〇二〕看答——看。答：詞尾。

〔一〇三〕則甚——做甚麼；幹甚麼。用在句末，表示疑問或反問。元喬吉《金錢記》第一折：「你怎生眼不轉睛看那秀才則甚？」

〔一〇四〕辨嘴——拌嘴；口角。清高靜亭《正音撮要》卷二：「辯嘴，講口。」

〔一〇五〕上房的——正房；正妻。四合院建築坐北朝南的房子叫上房。正妻住上房，故曰。

〔一〇六〕養蝦蟆得水蠱兒病——歇後語的前半句，後半句歇『着甚麼來由』。蝦蟆：蛙類，今通常寫作『蛤蟆』。水蠱：中醫指由水濕不運引起的腹部脹大之症。養蝦蟆和得水蠱病之間並無必然聯係，只是借用二者都有腹部膨脹的特點。爲養蝦蟆卻得了水蠱病，比喻爲了別人的事或不值當的事而自己受害，故歇「着甚麼來由」，意即『爲着甚麼？』本書第四十一回：『我養蝦蟆得水蠱兒病，着甚麼來由來！』

〔一〇七〕立睜——愣怔；發呆。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一：「老和尚也眼狂心癢，小和尚每授頭縮項。立掙了法堂，九伯了法寶，軟癱了智廣。」

〔一〇八〕下截——下身；下肢。特指陰部。《拍案驚奇》卷十七：「我對你師父說了，打你下截。」

〔一〇九〕眼面前——眼底下；面前。《二刻拍案驚奇》卷十：「莫姥心裏也有些疑心，不在眼面前了，又没人敢提起。」

〔一一〇〕先下米的先吃飯——比喻先下手的先獲益。《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回：「俗語說，先下米先吃飯，果然有命，水到渠成。」

〔一一一〕信人調，丢了瓢——比喻信人調唆，受到損害。調：挑唆。

〔一一二〕昆弟——兄弟。昆：兄長。《詩經·王風·葛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毛傳：「昆，兄也。」

〔一一三〕睥睨——斜視；窺伺。此處指伺機進讒言。《淮南子·修務訓》：「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

〔一一四〕間言——挑撥離間的話。

〔一一五〕反目——夫妻不和。《周易·小畜》：「夫妻反目。」孔穎達疏：「夫妻乖戾，故反目相視。」

〔一一六〕尚氣——賭氣；斗氣。後文又寫作「上氣」。《西游記》第七十六回：「賢弟這話，卻又像尚氣的了。」

〔一一七〕炕桌兒——一種在炕上使用的短腿矮桌。《老殘游記》第九回：「當中一個正方炕桌，桌子三面好坐人的。」

〔一一八〕打牙犯嘴——鬬嘴；互相嘲戲挑逗。《紅樓夢》第六十五回：「這裏他女人隨着這些丫鬟小廝吃酒，又和那小廝們打牙撂嘴兒的玩笑。」

〔一一九〕挨肩擦膀——肩膀緊貼肩膀。形容親密或擁擠。元無名氏《來生債》第一折：「你怎麼偏要挨肩擦膀的，舒着手往我懷裏摸甚麼？」

〔一二〇〕只曉採花成釀蜜——這兩句詩出自唐羅隱《蜂》，原詩作：「採得百花成蜜後，为谁辛苦为谁甜？」

〔一二一〕弄乾坤——耍手段；耍花招。《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你放的狗屁，你弄的好乾坤哩！」

第十九回

草里蛇邏打〔一〕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花開不擇貧家地〔二〕，月照山河處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百事還教天養人。
痴聾喑啞家豪富，伶俐聰明卻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算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景，裝修〔三〕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一日，八月初旬天氣，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莊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一起樂工，雜耍〔四〕步戲〔五〕。西門慶從巳牌時分，打選衣帽齊整，四個小廝跟隨，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細果，約同①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閑中游賞觀看。裏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口心紅漆綽屑〔六〕②；周圍二十板，砧炭〔七〕乳口〔八〕泥牆。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多臺榭〔九〕。假山眞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論四時賞玩，各有去處：春賞燕游堂，檜柏爭鮮；夏賞臨溪館，荷蓮鬬彩；秋賞疊翠樓，黃菊迎霜；冬賞藏春閣，白梅積雪。剛見那嬌花籠淺徑，嫩柳拂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游堂前，金燈花〔一〇〕似開不開；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平野橋東，幾朵粉梅開卸；臥雲亭上，數株紫荆〔一一〕未吐。湖山側，纔綻金錢〔一二〕；寶檻邊，初生石笋〔一三〕。翩翩紫燕穿簾幕，嚦嚦黃鶯度翠陰。也有那月窗〔一四〕雪洞〔一五〕，也有那水閣風亭。木香〔一六〕棚與荼蘼〔一七〕架相連，千葉桃〔一八〕與三春柳作對。也有那紫丁香〔一九〕，玉馬櫻〔二〇〕，金雀藤〔二一〕，黃刺薇〔二二〕，香茉莉〔二三〕，瑞仙花〔二四〕。捲棚前後，松牆竹徑，曲水方池；映階蕉棕，向日葵榴③。游魚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二五〕，荔枝擎出鬼王頭〔二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攜手遊芳徑之中，或鬬草〔二七〕坐香茵之上。一個臨欄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個伏檻觀花，笑把羅紈〔二八〕驚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臥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棋。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玩花樓望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那耐寒君子竹〔二九〕，欺雪大夫

松〔三〇〕。端的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來。』不一時，經濟來到。頭上天青〔三一〕羅帽〔三二〕，身穿紫綾深衣，腳下粉頭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根前坐下。傳杯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棋；孫雪娥與孟玉樓卻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防經濟悄悄在他身背後觀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滾〔三三〕④。』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睞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陳經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摟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伙兒推了一交。卻不想玉樓在玩花樓遠遠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裏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才撇了經濟，上樓去了。原來兩個蝴蝶也沒曾捉的住，倒訂了燕約鶯期〔三四〕，則做了蜂鬚花嘴〔三五〕。正是：狂蜂浪蝶〔三六〕有時見，飛人梨花沒處尋。經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怏然不樂，口占〔折桂令〕〔三七〕一詞，以遣其悶：

我見他斜戴花枝〔三八〕，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實，未見情實。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説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莊子上吃了酒回來，打南瓦子〔三九〕裏頭過。平昔在三瓦兩巷〔四〇〕行走耍子，搗子每都認的——那時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爲光棍〔四一〕是也——内中有兩個：一名草裏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被西門慶資助，乃鷄竊狗盜〔四二〕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裏耍錢〔四三〕，勒住馬近前説話。二人連忙走至根前，打個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莊上請我每吃了酒來。我有一樁事央煩你每，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没的説。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今使令小人之處，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你二人恁説，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裏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説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這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説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便了。』因在馬上摟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説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叫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裏拔蒼龍頭上角，西岳華山⑤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得，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受。』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説：『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每推托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扒倒地下磕了個頭，説道：『你老人家只顧家去坐着，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四四〕⑥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官府到

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所夏老爹那裏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何消你說。』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在夏提刑守備府，做了個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題。那兩個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耍錢去了。

西門慶騎馬進門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眾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簾內看收家火。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裏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火，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裏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每今日和大姐開門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莊子上叫了四個唱的，四個搗倒小廝(四五)，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沒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四六)對衿衫兒，五色縐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四七)挑綫裙子，裙邊大紅光素段子白綾高底羊皮金雲頭鞋兒；頭上銀絲䯼髻，金廂玉蟾宮折桂(四八)分心(四九)，翠梅鈿兒(五〇)，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出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淫心輒起，挽着⑦他兩隻手兒，摟抱在一處親嘴。

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咂的舌頭一片聲響。婦人一面摟起裙子，坐在身上，噙酒哺在他口裏，然後在卓上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澀剌剌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了造化了。娘手裏拿的東西兒

你不吃？』于是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纔罷了。西門慶又要玩弄婦人的胸乳，婦人一面摘下摖領子〔五一〕的金三事兒來，用口咬着，攤開羅衫，露見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就就的香乳。揣揣摸摸良久，用口犢之，彼此調笑，曲盡于飛。西門慶乘着喜歡，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鋪，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果子鋪〔五二〕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華、張勝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墮業〔五三〕的衆生〔五四〕，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五五〕。』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那蔣太醫？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五六〕的，見了人把頭兒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作做〔五七〕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腳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腳？』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哩。也是左近〔五八〕一個人家請他看病，正是街上買了一尾魚，手提着，見那人請他，說：「我送了魚到家就來。」那人說：「家中有緊病，請師父就去罷。」這蔣竹山一直跟到他家，病人在樓上，請他上樓。不想是個女人不好，素體容粧，走在房來，舒手教他把脈〔五九〕。這廝手把着脈，想起他魚來，掛在簾鈎兒上，就忘記看脈，只顧且問：「嫂子，你下邊有貓兒也沒有？」不想他男子漢在屋裏聽見了，走來採着毛〔六〇〕打了個臭死，藥錢也沒有與他，把衣服扯的稀爛，得手纔跑了。』婦人道：『可可兒的來！我不信，一個文墨人兒〔六一〕，他幹這個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六二〕，就誤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

內藏奸詐。』兩個説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火，歸房宿歇。不在話下。

按下一頭，卻説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六三〕部，門前買了些甚麼景東人事〔六四〕、美女相思套〔六五〕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心。不想婦人曾在西門慶手裏，狂風驟雨都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漸頗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爛，都丢吊了。又説：『你本蝦鱔——腰裏無力〔六六〕，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家。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六七〕鑞槍頭〔六八〕⑧，死王八！』罵的竹山狗血噴了臉，被婦人半夜三更赶到前邊鋪子裏睡。于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中來。每日聒聒着算帳，查算本錢。

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鋪子小櫃裏坐的。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浪浪蹌蹌，楞楞睜睜〔六九〕，走在欖子上坐下。先是一個問道：『你這鋪中有狗黄〔七〇〕没有？』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黄〔七一〕，那討狗黄？』又問：『没有狗黄，你有冰灰也罷，拿來我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只有水片〔七二〕，是南海波斯國〔七三〕地道出的，那討冰灰來？』那一個説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鋪子，他那裏有這兩椿藥材？咱往西門大官人鋪中買去了來。』那個説道：『過來，咱與他説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裏夢裏！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鋪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每陰騭了。故

此先把幾句風話〔七四〕來，教你認範〔七五〕。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唬了個立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卻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七六〕，快休說此話！』蔣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貧，賴債不富〔七七〕。想着你當初不得地〔七八〕時，串鈴兒〔七九〕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了這步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銀子，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裏借你銀子來？就借了你銀子，也有文書保〔八〇〕人。』張勝道：『我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蠟渣⑨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材〔八一〕，狗男女！你是那裏搗子，走來嚇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颼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只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華一腳踢過一邊，那裏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魯大哥，你多日子也耽待〔八二〕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八三〕？』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八四〕了；打了你一面口袋——倒過醮來了〔八五〕⑩。你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八六〕湊了還他，纔是話。你如何把硬話

兒〔八七〕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見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八八〕了。』不提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叉〔八九〕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九〇〕裏，將髮散開，巾幘都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九一〕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攘，走來簾下聽覷，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個立睜。使出馮媽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關閉了門户，家中坐的。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裏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陞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罵〔九二〕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的通不認得此人，並没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説〔九三〕，他反不容，亂行踢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麽説？』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光景，延挨不還小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了，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駡小的，説小的搶奪他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便是保人。望爺查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立借契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爲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如有欠

　　少時，家值錢物件折準〔九四〕。恐後無憑，立此借契爲照者。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說道：『可又來！見有保人、文契，還這等抵賴。看這廝咬文嚼字模樣，就相個賴債的！』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個人，不由分說，拖番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個公人，拿着白牌〔九五〕，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

那蔣竹山，打的那兩隻腿剌八〔九六〕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噦在臉上，罵道：『沒羞的王八！你遞甚麼銀子在我手裏，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王八砍了頭是個債樁〔九七〕，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王八！』那四個人聽見婦人屋裏攘罵，不住催逼，叫道：『蔣文惠，既沒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九八〕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裏邊哀告婦人，直撅兒〔九九〕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積陰騭〔一〇〇〕，四山五舍〔一〇一〕⑪齋僧，布施這三十兩銀子了。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那〔一〇二〕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了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了。西門慶留在捲棚內，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一遍。西門慶滿心大喜，說：『二位出了我口氣，足可以勾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西門慶那裏肯收⑫，『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酬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

銀子，自行要錢去了。正是：嘗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一〇三〕心。

卻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出來，歸到家中。婦人那裏容他住，說道：『你還是那人家哩！只當奴害了汗病〔一〇四〕，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尚且不勾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買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一〇五〕、藥篩、箱籠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一〇六〕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錫盆水，赶着潑去，說道：『喜得冤家離眼前！』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後悔。每日茶飯慵餐，蛾眉懶畫，把門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于今恩愛淪。
房中人不見，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鋪不開，靜落落的。歸來⑬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⑭：『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在屋裏睡哩。會勝〔一〇七〕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

一日，八月十五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都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旋邀了應伯

爵、謝希大兩個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兒兩個在傍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内投壺〔一〇八〕頑耍。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東淨裏出恭〔一〇九〕，見了玳安，問道：『家中没事？』玳安道：『家中没事。大廳上坐堂客都散了，家火都收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衆人，大娘邀的坐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裏，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羹菓，兩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説爹不在家了，也没曾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裏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説不吃酒，强説着教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倒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説，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文蕙打發去了。二娘甚是後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一一〇〕，還教小的回他聲去。』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閑去，你對他説：甚麼下茶下禮〔一一一〕，揀個好日子，抬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裏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裏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面走到李瓶兒那裏，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説道：『好哥哥，今日多有累你，對爹説，成就了二娘此事。』于是親自洗手剔甲，廚下整理菜蔬，管待玳安酒飯。説道：『你二娘這裏没人，明日好歹你來，幫扶天福兒，看着人搬家火過去。』

次日⑮，顧了五六付扛，整擡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蓋的玩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段子紅，四對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興四個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了兩個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

西門慶那日不往那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幅巾〔一一二〕⑯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爺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一一三〕；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一回，于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一一四〕，逕往他那邊新房裏去了。迎春、綉春兩個丫鬟，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教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裏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裏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睡。金蓮道：『他是個新人兒〔一一五〕，纔來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裏火，等我奈何〔一一六〕他兩日，慢慢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入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裏歇去了。

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鬟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在

床上，用腳帶〔一一七〕吊頸，懸梁自縊。正是：連理未諧鴛帳底，冤魂先到九重泉〔一一八〕。兩個丫鬟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床上婦人吊着，唬慌了手腳，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着一身大紅衣服，直捉捉吊在床上。連忙和春梅把腳帶割斷，解救下來，撅了半日，吐了一口精涎，方纔甦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娶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裏去，惹他心中不歹麼？恰似俺每把這椿事放在頭裏一般，頭上末下〔一一九〕，就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裏，看着鍋裏〔一二〇〕。想起來，你惱不過我來。曾你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臨了〔一二一〕招進蔣太醫去了！我不如那廝？今日卻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念〔一二二〕了。』正說話間，忽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裏上吊哩！』慌的玉樓攛掇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于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視。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摟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來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衆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

次日，晌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正是：身如五鼓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西門

慶向李嬌兒衆人説道：『你每休信那淫婦，裝死兒唬人，我手裏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進房裏去，親看着他上個吊兒我瞧方信。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衆人見他這般説，都替李瓶兒捏兩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中去了。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個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覷，看裏面怎的動靜。

且説西門慶見婦人在床上，倒胸着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悦。先把兩個丫頭都赶去空房裏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駡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一二三〕，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麽，緣何流那毯尿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瞧！』于是拿一繩子丢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説的話來，説西門慶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裏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炕裏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床來，脱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脱，被西門慶拖番在床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脱去上下衣裳，戰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説過，教你略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厮？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惱。那矮王八有甚麽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子根前開鋪子，要撑〔一二四〕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説

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把奴想的心斜了。後邊喬皇親花園裏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奴精髓，到天明鷄叫時分就去了。你不信，只問老馮和兩個丫頭便知端的。後來把奴攝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纔請這蔣太醫來看。恰吊在麵糊盆內〔一二五〕一般，乞那廝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廝砍了頭是個債樁，被人打上門來，經官動府。奴忍氣吞聲，丢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攆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教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麼可是没的說。奴那裏有這個話，就把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算有如此，我也不怕你。道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裏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了，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小計⑰，教那廝疾走無門〔一二六〕，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官，弄到一個田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還是你可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廝誰强？』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一二七〕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一二八〕之下。休說你仗義疏財，敲金擊玉，伶牙俐齒，穿羅着錦，行三坐五〔一二九〕，這等爲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没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自這一句話，把西門慶歡喜無盡，即丢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

來，穿上衣裳，摟在懷裏，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廝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一三〇〕！』即叫春梅：『快放卓兒，後邊快取酒菜兒來。』正是：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三一〕。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約同　『約』原作『酌』，參考崇禎本改。

②口心紅漆綽屑　此句跟下句『砧炭乳口泥牆』對偶，『心』字上似脫一字。

③向日　『向』原作『白』，參考崇禎本改。

④走滾　『滾』原作『滚』，據第二十八回『及到中間又走滾了』、第五十二回『滾上滾下的走滾大』等語改。

⑤西岳華山　原作『西華岳山』，酌改。

⑥穩拍拍　『拍』原作『扫』，據第九十八回同語改。

⑦挽着　『挽』原作『搀』，酌改。

⑧鑞槍頭　『鑞』原作『臘』，參考《西廂記》『銀樣鑞槍頭』語改。

⑨蠟渣　原作『臘茶』，參考第五回『面皮蠟楂也似黃了』、第十四回『臉唬的蠟查也似黃』等語改。

⑩倒遇醮　『醮』原作『蘸』，據第二十六回第七十二回等同語改。

⑪四山五舍　『四』原作『西』，參考崇禎本改。
⑫西門慶那裏肯收　『西』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⑬歸來　『來』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⑭西門慶道　『西』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⑮次日　二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⑯幅巾　『幅』原作『福』，參考崇禎本改。
⑰小計　『小』原作『行』，參考崇禎本改。

【註釋】

〔一〕邏打——尋釁毆打。邏：邏惹；引惹。明賈仲明《玉壺春》第三折：『那裏怕邏惹着囊揣的這秀才，兀良！我則怕生嚇殺軟弱的裙衩。』

〔二〕花開不擇貧家地——此詩見于《水滸傳》第三十三回，爲該回引首詩。文字小有不同。

〔三〕裝修——建築術語。指我國傳統建築中除柱梁斗拱等承重結構之外，頂棚、門窗、槅扇等木作工程。裝修又分爲內檐裝修和外檐裝修。內檐裝修指室內的槅扇、龕罩、壁藏等。外檐裝修指用來隔斷室內與室外的門窗槅扇等。

〔四〕雜耍——雜技。清顧祿《清嘉錄》卷一：『雜耍諸戲，來自四方，各獻所長，以娛游客之目。』開列的名目有高竿、走索、穿跟斗、吞劍、弄刀、弄甏、舞盆、撮戲法等。參見第十五回注『百戲』條。

〔五〕步戲——指不搭臺子隨地演出的民間雜戲。《醒世姻緣傳》第三十八回：『我聽說家裏叫下的步戲，城裏叫了三四個姐兒，等待這二日了。』

〔六〕綽屑——古時立在正門兩旁用以表彰孝義的木柱。通常寫作『綽楔』。《新五代史·李自倫傳》：『其量地之宜，高

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七〕砧炭——疑應作「砧灰」，指用灰土夯築地基。明代以后，我國傳統建築采用開挖基槽，槽底夯築灰土（三份石灰，七份黃土）的做法。清刊《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凡夯築灰土，每步虛土七寸，築實五寸。」

〔八〕乳口——城牆上呈凸凹形狀的短牆，俗稱垛口。此處極言牆圍高大如有垛口之城牆。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一：「西有黃河東華岳，乳口敵樓沒與高。」

〔九〕臺榭——我國古代建築名。平而高的建築曰臺，臺上架屋曰榭。《尚書·泰誓上》：「惟宮室臺榭。」孔安國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榭。」《爾雅·釋宮》：「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郝懿行疏：「榭者，謂臺上架木爲屋。」

〔一〇〕金燈花——花名。即山慈姑，又叫「鬼燈檠」、「朱姑」等。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三：「山慈姑……根狀如水慈姑，花狀如燈籠而朱色，故有諸名。」

〔一一〕紫荆——落葉灌木或小喬木，皮可入藥。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十六：「紫荆……其木似黃荆而色紫，故名。其皮色紅而消腫，故瘍科呼爲肉紅。」

〔一二〕金錢——金錢花。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九：「毗尸沙，一名日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一年進來中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五引蘇頌《圖經本草》：「（旋覆）葉似柳，莖細，六月開花如菊花，小銅錢大，深黃色，上黨田野人呼爲金錢花，七八月采花。」

〔一三〕石筍——石灰岩溶解液下滴後凝結成的筍狀石柱。石筍只能生在石灰岩溶洞中，這里是誇張的說法，指條狀的太湖石。唐范攄《雲溪友議》卷一：「題詩畢，俄見一女郎，振瓊璫，扶石筍，低回而謝。」

〔一四〕月窗——圓月形的窗。明計成《園治》卷三：「月窗式，大者可爲門空。」姚承祖《營造法源》辭解：「月洞，牆垣上辟有空宕，而不裝窗之空洞。」月洞亦月窗之一種。

〔一五〕雪洞——假山內的洞穴式房間。無窗，室內用紙從棚頂糊到地腳，四落皆白，故名雪洞。《紅樓夢》第四十回：『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

〔一六〕木香——一種攀緣植物。花白色或黃色，搭棚種植，供觀賞。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下》：『木香之種有三：其最，紫心白花，香馥清潤，高架萬條，望若香雪。其青心白木香、黃木香二種，皆不及也。』另有一種藥用草本木香。

〔一七〕荼蘼——植物名。清汪灝《廣群芳譜》卷四十二：『酴醾，一名獨步春，一名百宜枝杖，一名瓊綬帶，一名雪纓絡，一名沉香蜜友。藤身灌生，青莖多刺，一穎三葉，如品字形，面光綠，背翠色，多缺刻。花青跗紅萼，及開時變白，帶淺碧，大朵千瓣，香微而清，盤作高架，二三月間爛熳可觀……本名荼蘼，一種色黃似酒，故加西字。』

〔一八〕千葉桃——桃花名。清汪灝《廣群芳譜》卷二十五：『千葉桃，一名碧桃花，色淡紅。』

〔一九〕紫丁香——丁香的一種。爲落葉灌木或小喬木，跟藥用丁香（一名鷄舌香）不同。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下》：『紫丁香花，木本，花如細小丁香，而瓣柔色紫，蓓蕾而生，接種俱可。』

〔二〇〕玉馬櫻——即馬纓花。合歡的俗名。清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九：『合歡，一名合昏，一名夜合……俗呼馬纓花。處處有之，枝甚柔弱，葉纖密，圓而綠，似槐而小，相對生，至暮而合……五月開花，色如醮暈綫，下半白，上半肉紅，散垂如絲。』

〔二一〕金雀藤——即金雀花。清汪灝《廣群芳譜》卷四十二：『金雀花叢生，莖褐色，高數尺，有柔刺。一簇數葉，花生葉傍，色黃形尖，旁開兩瓣，勢如飛雀。』

〔二二〕黃刺薇——即黃薔薇。以其莖多刺，故曰。清汪灝《廣群芳譜》卷四十二：『黃薔薇，色蜜花大，韵雅態嬌，紫莖修條，繁夥可愛，薔薇上品也。』

〔二三〕茉莉——花名。清汪灝《廣群芳譜》卷四十三：「（茉莉）佛書名鬘華，原出波斯，移植南海……弱莖繁枝，葉如茶而大，綠色團尖，夏秋開小白花。花皆暮開，其香清婉柔淑。」

〔二四〕瑞仙花——即瑞香花。參見第十一回注「瑞香花」條。

〔二五〕菩薩面——形容芍藥花之嬌艷。宋方岳〔沁園春〕《和趙司户紅藥》：「笑身居近侍，階翻萬玉，面勻菩薩，髻擁千螺。一一牙籤，英英碧字，占定花間甲乙科。」紅藥，即紅芍藥。

〔二六〕鬼王頭——形容荔枝形狀，如鬼王之頭。

〔二七〕鬭草——一種游戲。南朝梁宗懍《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西人并蹋百草，今人又有鬭百草之戲。」鬭草分文鬭與武鬭。文鬭以所采花草名相對，對不上的作負。武鬭以所采草莖對拉，被拉斷的一方作負。

〔二八〕羅紈——指團扇。多用羅或紈製成。紈：細絹。漢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唐杜牧《秋夕》：「輕羅小扇撲流螢。」

〔二九〕君子竹——竹的美稱。唐白居易《養竹記》：「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多樹之于庭焉。」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一：「出牆有千竿君子竹，繞寺長百株大夫松。」

〔三〇〕大夫松——秦始皇曾封泰山一松樹以五大夫之職，故稱。《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三一〕天青——顏色名。像雨後天空那樣的淡青色。清梁同書《古窰器考》：「柴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滋潤細媚，有細紋。相傳當日請瓷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三：「天青色，入靛缸淺染，蘇木水蓋。」

〔三二〕羅帽——明代中葉以前流行的羅製帽子。明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二：「瓦楞鬃帽在嘉靖初年唯生員始戴，至二十年外則富民用之，然亦僅見一二，價甚騰貴。皆尚羅帽、紵絲帽，故人稱絲羅必曰帽段。」

〔三三〕走滾——滾動。比喻變化不定。明佚名《墨娥小錄》卷十四「行院聲嗽」：「說不定：走滾。」

〔三四〕燕約鶯期——指男女間私下的約會。元喬吉《揚州夢》第三折：「成就了燕約鶯期，收拾了心猿意馬。」

〔三五〕蜂鬚花嘴——蜂鬚與花心接觸，暗指接吻。後文又作「蜂頭花嘴」，見第五十二回。

〔三六〕狂蜂浪蝶——比喻輕薄狂蕩的男女。《拍案驚奇》卷十一：「紫燕黃鶯，綠柳叢中尋對偶；狂蜂浪蝶，夭桃隊裏覓相知。」

〔三七〕折桂令——曲牌名。也叫〔蟾宮曲〕、〔天香引〕等，屬北曲雙調。吳梅《南北詞簡譜》注稱：「此調或十句、十一句、十二句、十三句，或多至十七句，句法皆大同小異。首句必六字，以下四字句，或四句或五句，再用六字二句，以下直至末句，俱四字語也。」

〔三八〕我見他斜戴花枝——此曲《雍熙樂府》卷十七「雜曲」部收錄，題作《題情》，作者佚名。原曲共四隻曲子，本曲爲第三隻。文字有所不同。

〔三九〕瓦子——都市中娛樂和買賣場所集中的地方。也叫瓦市、瓦肆、瓦舍等。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瓦中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四〇〕三瓦兩巷——泛指游樂場所。瓦：瓦子。巷：指平康巷、清水巷等妓院集中的街巷。通常作「三瓦兩舍」。《水滸傳》第二十一回：「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

〔四一〕光棍——地痞；無賴。清李鑒堂《俗語考原》：「俗謂無籍匪徒以敲詐爲事者爲光棍。」元蕭德祥《殺狗勸夫》楔子：「卻信着這兩個光棍，搬壞了俺一家兒也。」

〔四二〕鷄竊狗盜——偷鷄摸狗；小偷小摸。語本《史記·叔孫通傳》：『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

〔四三〕耍錢——賭錢；賭博。《兒女英雄傳》第七回：『獨他好吃懶做，喝酒耍錢。』

〔四四〕穩拍拍——安穩、穩妥的樣子。元無名氏《賺蒯通》第四折：『只不如守着農莊，倒也穩拍拍常爲田舍郎。』

〔四五〕搗倒小厮——即搗喇小子。表演搗喇的演員。見第六十四回注『搗喇小子』條。

〔四六〕水緯羅——一種絲織品。或作『水圍羅』。明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二：『羅初尚暖羅、水圍羅，今皆用湖羅、馬尾羅、綺羅，而水圍羅又下品矣。』

〔四七〕碾光絹——經上漿、碾刮工藝加工的絹。表面光平而挺括。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凡帛織就，猶是生絲，煮練方熟……練後日乾張急，以大蚌殼磨使乖鈍，通身極力刮過，以成寶色。』

〔四八〕蟾宮折桂——一種吉祥圖案。蟾宮：月宮。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晉書·郤詵傳》：『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因以蟾宮折桂指科舉及第。

〔四九〕分心——首飾名。戴在髮髻正中。或云即『挑心』。參見第九十回注『挑心』條。

〔五〇〕翠梅鈿兒——翡翠雕成的梅花形釵鈿。參見第二十回注『墊根兒』條。

〔五一〕攛領子——附加的衣領。後文又作『攛領兒』。攛：把附加物縫綴在衣服上。本書第四十一回：『青段攛的金八吉祥帽兒』，第六十七回：『一溜攛五道金三川紐扣兒』。

〔五二〕臉上開菓子鋪——比喻臉上被打得青紫相間，如同擺着五顏六色菓品的菓子鋪一般。《紅樓夢》第四十七回：『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

〔五三〕墮業——墮入罪業；造孽。

〔五四〕衆生——佛教指一切有情、假衆緣而有生的人或物。《法華經·序品》：『六道衆生，生死所趣。』有時專指畜生（也用來罵人）。

〔五五〕罪業——佛教三業之一。業：佛教用語，指身、口、意三種活動。身、口、意所造之罪曰罪業。唐玄奘譯《贊彌勒四禮文》：「衆生但能至心禮，無始罪業定不生。」

〔五六〕謙恭禮體兒——謙遜有禮貌，守規矩。

〔五七〕作做——捉弄；暗算。元無名氏《盆兒鬼》第二折：「你本是個會做作狠心大哥，更加着個會撺掇毒害虔婆。」參見第十二回同條注。

〔五八〕左近——附近；鄰近。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夷水》：「每至大旱，平樂村左近村居輦草穢著穴中，龍怒，須臾水出，蕩其草穢。」

〔五九〕把脈——以手按脈；診脈。元無名氏《冤家債主》第二折：「我昨日請一個太醫把脈。」

〔六〇〕採着毛——揪着頭髮。毛：毛髮。

〔六一〕文墨人兒——讀書人；有文化的人。

〔六二〕迎面兒——正面；表面。明張居正《請停止內工疏》：「慈慶、慈寧兩宮，着該衙門修理見新，只做迎面，欽此。」

〔六三〕戲藥——刺激性慾的藥；媚藥。

〔六四〕景東人事——淫器。俗名角先生，即人工陰莖。景東：緬甸地名，在撣邦高原東南，鄰近中國、老撾、泰國邊境。人事：即人勢，男子外生殖器的諱語。明佚名《如夢錄·街市紀》：「鐘樓口……樓下洞內，有南京雜貨、廣東人事、房中技術。」

〔六五〕美女相思套——淫具。姚靈犀《瓶外卮言》謂：「與今風流如意袋同……專爲助情媚內者，帶刺高稜，取悦于女。」

〔六六〕蝦鱔，腰裏無力——歇後語。蝦腰彎，鱔腰軟，故以「蝦鱔」歇「腰裏無力」，指男子性能力低下。

〔六七〕中看不中吃——適于看而不適于吃。比喻表面好看而沒有實際用處。《西游記》第二十回：「似那俊刮些兒的，

叫做中看不中吃。」

〔六八〕鑞槍頭——用白鑞做成的槍尖。比喻外表堂皇卻不中用的人。鑞：鉛和錫的合金，色白，質軟，俗稱焊錫。元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本第二折：「呸！你是個銀樣鑞槍頭。」

〔六九〕楞楞睜睜——眼神發直發呆的樣子。《醒世姻緣傳》第八回：「晁大舍正在西邊涼亭上晝寢，聽得這院裏嚷鬧，楞楞睜睜趴起來。」

〔七〇〕狗黃——作者依「牛黃」虛構的中藥名。狗膽結石稱狗寶。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狗寶生癩狗腹中，狀如白石帶青色，其理層疊，亦難得之物也。」

〔七一〕牛黃——中藥名。又叫丑寶，牛膽汁凝結物，色黃，主治驚癇寒熱。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引陶宏景《名醫別錄》：「牛黃生隴西及晉地，特牛膽中得之，即陰乾百日使燥。」

〔七二〕冰片——中藥名。龍腦香樹脂的加工品。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十四：「龍腦者，因其狀加貴重之稱也。以白瑩如冰，及作梅花片者爲良，故俗呼爲冰片腦，或云梅花腦。」

〔七三〕南海波斯國——古國名。今伊朗古稱波斯。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史稱八昔，與波斯音近。所謂南海波斯國即指此。

〔七四〕風話——戲言；不正經的話。《古今小說》卷十三：「那女子到說些風話，引誘趙昇。」

〔七五〕認範——也作「認犯」。認賬，承認過犯。本書第九十二回：「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

〔七六〕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比喻自身無缺欠，別人就無空子可利用。彈：同「蛋」。《紅樓夢》第六十一回：「又道是蒼蠅不抱無縫的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

〔七七〕於官不貧，賴債不富——官在任上不會窮困，賴債不還不會因此而富有。

〔七八〕得地——得志；發迹。元李壽卿《伍員吹簫》第四折：「久以後你須得地，略把眼照覷休忘。」

〔七九〕串鈴兒——走街郎中用的響器。爲一中空的金屬環，環內裝金屬丸，形制比鐲子略小些，套在食指上，搖動發聲。又叫虎撐。《新刻江湖切要》：「虎撐：寸玲。」《老殘游記》第一回：「老殘就拜他爲師，學了幾個口訣，從此也就搖個串鈴替人治病糊口去了。」

〔八〇〕保人——爲訂約人履約提供擔保的人。元無名氏《鴛鴦被》楔子：「我借與他十個銀子，着他立一紙文書，你就做保人。」

〔八一〕殺材——詈語。該殺的家伙。《水滸傳》第三十八回：「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

〔八二〕耽待——寬容；諒解。元張國賓《薛仁貴》第二折：「我只見麻繩背綁教他難掙閨，着誰來把孩兒耽待。」

〔八三〕撒野——行爲放肆粗野。清高靜亭《正音撮要》卷二：「撒野：放刁，無王法。」《官場現形記》第六十回：「只有你這個不懂規矩的在這裏撒野，還不給我滾開！」

〔八四〕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歇後語。橄欖初食略澀，咀嚼後回味甘甜。「灰」與「回」諧音，故以「吃了橄欖灰兒」，歇「回過味來」。比喻人吃了虧或受到教訓才明白道理。

〔八五〕打了你一面口袋，倒過醮來了——歇後語。第七十二回作「打面面口袋，倒過醮來了。」第二十六回省作「倒過醮來了。」反芻動物把咽下去的食物再反回口內咀嚼，俗稱倒醮（嚼）。比喻回過味來；明白過來。「打了你一面口袋」，取義未詳，待查。

〔八六〕限——合同規定的履行時間。此指還債的期限。《水滸傳》第四十九回：「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限外，不行解官，痛責枷號不恕。」

〔八七〕硬話兒——口氣强硬的言辭。《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五回：「如今的年程又荒荒的，說不的硬話。」

〔八八〕吃了早酒——早晨空腹吃酒易頭暈，比喻人犯糊涂。

〔八九〕仰八叉——仰面跌倒狀。元孟漢卿《魔合羅》第二折：「靠着時呀的門開了，滴溜撲仰剌叉吃一交。」元鄭光

祖《伊尹耕莘》第二折：『垛子也射不中，把我仰不剌叉跌下馬來。』『仰八叉』即『仰剌叉』，『八』或是『不剌』的合音。

〔九〇〕洋溝——陽溝；露天的排水溝。明陳士元《俚言解》卷一：『宅舍開溝出水，明顯者謂之陽溝，小圳放水謂之陰溝。』

〔九一〕青天白日——大白天。比喻公開的場合。李白《上留田行》：『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

〔九二〕毀罵——毀謗辱罵。元關漢卿《緋衣夢》第三折：『那廝可便舒着腿挺，扠着門桯，精唇口毀罵不住聲。』

〔九三〕分說——分辯；辯白。元無名氏《抱妝盒》第二折：『我這裏越分說，他那裏越疑猜。』

〔九四〕折準——折合找平；抵價。元王實甫《破窰記》第三折：『你那裏奪來的富，折準我那從前受過的苦。』

〔九五〕白牌——官衙拘捕人的令牌。

〔九六〕剌八——兩腿因疼痛而不敢正常行走的樣子。後文又寫作『剌扒』。民國二十四年《臨朐續志》：『躐跋：兩足行不順利也。音如臘八。』

〔九七〕砍了頭是個債樁——形容人負債過多，死後仍欠着債。樁：指人被砍頭後殘軀如同木樁。

〔九八〕挨遲——拖延。《歧路燈》第八十回：『你們只管挨遲，他在家下就要跳的。』

〔九九〕直撅兒——身體挺直貌。撅：應作『橛』，短木樁。《醒世姻緣傳》第十一回：『晁大舍也直橛兒似的跪着。』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慈悲曲》：『又罰王祥整夜跪，直撅跪在畫簾前。』

〔一〇〇〕陰騭——陰德；人間所做而被陰間暗中記錄的好事。語出《尚書·洪範》：『惟天陰騭下民。』本謂默默地使下民安定，後指陰德。

〔一〇一〕四山五舍——泛指各方叢林道院。

〔一〇二〕那——挪；挪用。《儒林外史》第五十二回：『他向日挪我的五十兩銀子，得便叫他算還給我。』

〔一〇三〕尤雲殢雨——指男女昵戀歡合。後文又作「殢雨尤雲」。尤：過分；殢：滯留。宋杜安世〈剔銀燈〉：「尤雲殢雨，正繾綣朝朝暮暮。」

〔一〇四〕汗病——熱病；以發燒爲主要症狀的疾病。

〔一〇五〕藥碾——碾製藥材的工具。槽狀，槽內置輪狀碾，碾有柄，可用腳踏柄使碾轉動，以碾碎槽內藥材。

〔一〇六〕開交——分開；結束關係。元無名氏《雲窗夢》第一折：「起初怕不有些錢鈔，如今使的無了。俺這妮子戀着，不肯開交。」

〔一〇七〕會勝——也許；恐怕。明佚名《墨娥小錄》卷十四「行院聲嗽」：「不道得：會勝。」

〔一〇八〕投壺——一種游戲。游戲者各執箭，按規定的距離和樣式，把箭投入箭壺中，多中者勝。《禮記·投壺》：「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又曰：「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壺去席二矢半，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一〇九〕出恭——大便的諱語。清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身體》：「今人以屙圊爲出恭，非也。當作出共，共即糞字之省耳。」清李鑒堂《俗語考原》：「明時考試，設有出恭入敬牌，防閑士子擅離坐位。士子通大便時，恒領此牌。俗因謂通大便爲出恭。且謂大便爲大恭，小便爲小恭云。」按，謂出恭產生於明代，難於確定。元關漢卿《四春園》第三折：「俺這裏茶迎三島客，湯送五湖賓，喝上七八盞，管情去出恭。」

〔一一〇〕吐口兒——開口。表示應允。《金屋夢》第二十一回：「李師師起初全不吐口。」清黃六鴻《福惠全書·刑名》：「多方說合，始得從旁勸解，而尸親仍未嘗吐口。」

〔一一一〕下茶下禮——指訂婚時男方給女方送聘禮。明許次紓《茶疏·考本》：「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結昏，必以茶爲禮，取其不移置子之意也。今人猶名其禮曰下茶。」

。

〔一一二〕幅巾——古代以全幅帛制的裹頭之巾。後指日常用的軟帽。宋李上交《近事會元·幞頭巾子》：『今宋朝所謂頭巾，乃古之幅巾，賤者之服。』《文公家禮》：『幅巾用有黑繒六尺許申屈之，右邊就屈處爲橫輒，左邊反屈之，自輒左四五寸間，斜縫向左圓曲而下，遂循左邊至于兩末，復反以所縫餘繒使之向裏，以輒當額前裹之，至兩耳旁，各綴一帶，廣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頂後相結而垂之。』

〔一一三〕下氣——使態度平和或恭順；伏氣。唐韓愈《答張籍書》：『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

〔一一四〕寶瓶——婦女出嫁時懷抱之瓶。內盛金珠五穀等，入洞房後傾倒在炕（床）上，象征給夫家帶來富足與平安。民國二十四年《張北縣志》：『用女孩一人持一瓶，內裝稻米及金環，以五色綫束之，俗謂之寶瓶……（攙親人）將寶瓶遞在新人右手內……第三日晨，擇女客一人，將前新婦下轎時手持之寶瓶，令新郎、新婦衣襟底對鋪在桌上，反復撤之。另一人念喜歌。』

〔一一五〕新人兒——指新娘。有時也可指新郎。《醒世恒言》卷七：『大船二隻，一隻坐新人，一隻媒人共新郎同坐。』

〔一一六〕奈何——難爲；刁難。元岳伯川《鐵拐李》第一折：『休教走了這老子，等我慢慢的奈何他。』另有『辦法』義，見後文。

〔一一七〕腳帶——束緊褲腳的布帶；裹腿。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六：『行縢，吳下曰腳帶。』

〔一一八〕九重泉——地下深處。指人死後葬處。唐杜甫《送鄭十八虔貶臺州司户》：『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一一九〕頭上末下——頭一回；初次。《紅樓夢》第九十一回：『舅爺頭上末下的來，留在咱們這裏吃了飯再去罷。』

〔一二〇〕吃着碗裏，看着鍋裏——比喻貪心不足，有了一樣，還想得到另外一樣。《紅樓夢》第十六回：『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裏看着鍋裏的。』

〔一二一〕臨了——到最後；末了。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五十六：『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元王曄《桃

花女》第二折：『臨了又有一個油嘴小星兒，也與我一歲。』

〔一二二〕念——用言辭打動。

〔一二三〕虧心——負心；對不住良心。元喬吉《兩世因緣》第二折：『比及你見俺那虧心的短命，則我這一靈兒先飛出洛陽城。』

〔一二四〕撑——搶占；排擠。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計去用事者而己得容焉曰撑。』《老殘游記續集遺稿》第四回：『他可以多住些時，沒人敢撑他。』

〔一二五〕掉在麵糊盆內——掉在麵糊盆內則七竅被塞，比喻糊涂不明事理。元關漢卿《救風塵》第四折：『麵糊盆再休説生死交，風月所重諳燕鶯侶。』元無名氏《村樂堂》第四折：『過來波，包龍圖門中麵糊盆。』

〔一二六〕疾走無門——走投無路；找不到逃脱的門路。

〔一二七〕三十三天——佛教稱慾界六天的第二天（小乘有部謂慾界十天中的第六天），音譯爲忉利天。晉法顯《佛國記》：『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説法。』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忉利……此譯三十三天。』或謂此天在須彌山頂，爲帝釋所居。中央一大城，四方各八城，合三十三天城，故名。《大智度論》卷九：『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上有三十三天城。』因用以比喻極高之處。

〔一二八〕九十九地——與『三十三天』相對，極言其位置之低。

〔一二九〕行三坐五——又作『行三坐四』。形容闊綽、排場，行坐都有多人伺候。本書第八十一回：『他媳婦子在外與王母豬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

〔一三〇〕碟兒天來大——把碟子看得像天那麼大。比喻沒見過世面。

〔一三一〕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此二句留文引自唐劉禹錫《竹枝詞》之一，原詞爲：『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利用『晴』『情』諧音，喻人看似無情卻有情。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在世爲人保七旬〔一〕，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悔，浮華〔二〕過眼恐非眞。
貧窮富貴天之命〔三〕，得失榮華隙裏塵〔四〕。
不如且放開懷樂，莫使蒼然兩鬢侵。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幾句柔情軟話，感觸〔五〕的回嗔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個相摟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卓兒，往後邊取酒去。

且說金蓮和孟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打聽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是春梅一人在院子裏伺候。金蓮拉玉樓兩個打門縫兒望裏張覷〔六〕，只見房中掌着燈燭，裏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七〕，他倒聽得伶俐。』那春梅便在窗下潛聽。一回，春梅走過來，金蓮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這春梅聽了，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

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曾？』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八〕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站立。那時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站在黑頭裏，金蓮吃瓜子兒，兩個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便向玉樓道：『我的姐姐，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裏。頭兒沒動，下馬威〔九〕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個好不順臉〔一〇〕的貨兒，你着他順順兒，他倒罷了；屬扭孤兒糖的〔一一〕，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乞小婦〔一二〕奴纔壓枉造舌〔一三〕我那一行院〔一四〕，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乞他奈何的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

二人正說話之間，少頃只聽開的角門響，春梅出來，一直逕往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去？』那春梅笑着只顧走。那金蓮道：『怪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走怎的？』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腳，方說如此這般，『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說哩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卓兒，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便向玉樓說道：『賊沒廉耻的貨！頭裏那等雷聲大，雨點小〔一五〕，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麽的。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裏丫頭？你替他取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毬聲浪顙〔一六〕，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

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的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待動彈。不知怎的，聽見幹貓兒頭差事〔一七〕，鑽頭覓縫〔一八〕幹辦〔一九〕了要去，去的那快！見他房裏兩個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賣蘿蔔①的跟着鹽擔子走——好個閑嘈心的〔二〇〕小肉兒！』玉樓道：『可不怎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想伏實〔二一〕，只不他爹使他行。鬼頭兒〔二二〕，聽人的話兒，你看他②走的那快！』正說着，只見玉簫自後邊驀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裏？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怪狗肉，唬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曾？』玉簫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菓去了。』因問：『俺爹到他屋裏，怎樣個動靜兒？』金蓮接過來道：『進他屋裏去，尖頭醜婦蹦到毛司牆上——齊頭故事〔二三〕。』玉簫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告他說。玉簫道：『三娘，真個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簫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玉樓笑道：『怪小狗肉兒，你倒替古人耽憂〔二四〕。』正說着，只見春梅和小玉取了酒菜來。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個勾當兒，雲端裏老鼠——天生的耗〔二五〕。』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把酒菜擺在桌上，這春梅和小玉就出來了，只是迎春、綉春在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簫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路去了。金蓮教春梅關上

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可惜團圞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

不說金蓮獨宿，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床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之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之蝴蝶對舞。正是：今宵勝把銀缸照，祇恐相逢是夢中〔二六〕。有詞爲證：

淡畫眉兒斜插梳〔二七〕，不忺〔二八〕③拈弄〔二九〕綉工夫④。雲窗霧閣深深許，
蕙性蘭心款款呼⑤。多艷麗，更清姝⑥，神仙標格〔三〇〕世間無。從今
罷卻相思調，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個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來四小碟甜醬瓜茄〔三一〕，細巧菜蔬，一甌頓爛鴿子雛兒，一甌黃韭乳餅〔三二〕，并醋燒白菜，一碟火薰肉〔三三〕，一碟紅糟鰣魚〔三四〕，兩銀廂甌兒白生生軟香稻粳米飯兒〔三五〕，兩雙牙箸。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上半盞兒，就教迎春：『昨日剩的銀壺裏金華酒〔三六〕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三七〕，方纔洗臉梳粧。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三八〕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廂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老公公的，起下來上等子〔三九〕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䯼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眾人有這䯼髻沒有？』西門慶道：『他每銀絲䯼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䯼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

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四〇〕，打一件金九鳳墊根兒〔四一〕，每個鳳嘴啣一掛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金廂玉觀音滿池嬌〔四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李瓶兒分付：『那邊房子裏沒人，你好歹過去看看，委付〔四三〕個人兒看守，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啻啻磕磕的〔四四〕，獨自在那裏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你分付，我知道了。』袖着鬏髻和帽頂子出門，一直往外走。

不防金蓮鬅着頭〔四五〕，站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看雀兒撞兒眼〔四六〕！』那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怪行貨子，你還來，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着⑦，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怪火燎腿〔四七〕三寸貨〔四八〕！那個拿長鍋鑊吃了你〔四九〕，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罷麽，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麽？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他袖子裏重重的，道：『是甚麽？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去袖子裏就掏，掏出一頂金絲鬏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鬏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你每沒有這鬏髻，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鬏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麽？』西門慶道：『這鬏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五〇〕，一件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五一〕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姐那件

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五二]枝梗的。』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篡[五三]。綁着鬼[五四]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勾打個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隨處[五五]也掐個尖兒[五六]。』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鬏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鬏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五七]，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

卻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了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辰分付下他，往王姑子庵裏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了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怪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唬的不敢言語一聲兒，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鱉的慌[五八]。一個人也拉剌[五九]將來了，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六〇]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子在那裏，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晚夕同在那裏上宿[六一]睡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作養娘抱[六二]，巴巴[六三]叫來旺兩口子去。自他媳婦子七

病八病〔六四〕，一時病倒了在那裏，上床誰扶持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個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下邊孩子們也没投奔。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六五〕，也甚是没意思。看姐姐恁的依俺每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個意。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六六〕，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瘩〔六七〕，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的來？如今聳六七個在屋裏，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六八〕。我當初大說攔你，也只爲好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了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況他孝服不滿，你不好娶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裏，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六九〕，自瞞我一個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七〇〕。今日也推在院裏歇，明日也推在院裏歇，誰想他只當〔七一〕把個人兒歇了家裏來。端的好在院裏歇！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等花麗狐哨〔七二〕，喬龍畫虎〔七三〕的，兩面刀〔七四〕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兒！你倒如今反被爲仇。正是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倒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没漢子，守寡在這屋裏。隨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幾句話，說的玉樓衆人訕訕的。

良久，只見李瓶兒梳粧打扮⑧，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衿羅衫兒，翠藍拖泥〔七五〕粧花羅裙。迎春抱着銀湯瓶，綉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衆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

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的。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與大姐下個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爹，那些時兩個不說話，因爲你來！俺們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個老公婆〔七六〕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花枝招展，綉帶飄飄，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不要來攛掇。我已是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傍，把拿抿子〔七七〕，與李瓶兒抿頭，見他頭上戴着一付金玲瓏草蟲兒頭面⑨，并金累絲〔七八〕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七九〕，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蟲頭面，只是有些抓住了頭髮。不如大姐姐頭上戴的這金觀音滿池嬌，是揭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根前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惜薪司〔八〇〕掌廠〔八一〕，御前班直，後陞廣南鎮守。』玉簫笑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的好柴〔八二〕！』小玉又道：『去年城外落鄉〔八三〕，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知道甚麼，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八四〕。』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裏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勾了〔八五〕。』小玉又說道：『朝廷昨日差了四個夜不收〔八六〕，請你老人家往口外〔八七〕和番〔八八〕⑩，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八九〕。』

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便道：『怪臭肉每，幹你那營生去，只顧奚落他怎的！』于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

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就與他計較：『明日發柬，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九〇〕。少不的拿帖兒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裏再叫一個，和天福兒輪著晚夕上宿就是，不消教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近前分付：『你和天福兒兩個輪，一遞一日，獅子街房子裏上宿。』不在言表。

話休饒舌。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插花筵席〔九一〕，四個唱的，一起雜耍步戲。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是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日念、孫天化，第五席常時節、吳典恩，第六席雲離守、白來創〔九二〕。西門慶主位，其余傅自新、賁地傳、女婿陳經濟，兩邊列位。先是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時分，坐轎子就來了，在月娘上房裏坐的。官客在新蓋捲棚內坐的吃茶，然後到齊了，大廳上坐。席上都有卓面，某人居上，某人居下。先吃小割〔九三〕海青卷兒〔九四〕，八寶攢湯〔九五〕；頭一道割，燒鵝大下飯〔九六〕。樂人撮弄〔九七〕⑪雜耍回數，就是⑫。下去，四個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兒弟不當，斗膽請新嫂

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緊，花大尊親，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你這話難說。當初已言在先，不爲嫂子，俺每怎麽兒來⑬？何況這個嫂子，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那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每都拿著拜見錢〔一〇〇〕在這裏，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單管胡說！』乞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秃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賭幾個誓真個我就後邊去了！』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景，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猱廝狗〔一〇一〕好不利害，倒没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赶着玳安踢兩腳，笑道：『好小狗骨秃兒，你傷的我好！趁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可二十欄杆。』把衆人、四個唱的都笑了。那玳安到下邊，又走來立着，把眼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

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腳下人〔一〇二〕赶出去，關上儀門。四個唱的都往後邊，彈樂器，簇擁婦人上拜。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攛掇，替他抿頭〔一〇三〕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又早鋪下錦氈綉毯，麝蘭纔厂〔一〇四〕，絲竹和鳴。四個唱的導引前

行，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兒，下着金枝綠葉沙綠百花裙⑭，腰裏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一〇五〕，胸前項牌〔一〇六〕纓落〔一〇七〕，裙邊環珮玎璫；頭上珠翠堆盈，鬢畔寳釵半卸，紫瑛金環耳邊低掛，珠子挑鳳〔一〇八〕髻上雙插，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恍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到筵前。四個唱的，琵琶箏弦，簇擁婦人，花枝招颭，綉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

卻說孟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一〇九〕後聽覷。聽見唱『喜得功名遂〔一一〇〕⑮』，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夫共妻』，直到『笑吟吟慶喜，高擎着鳳凰杯。象板銀箏間玉笛，列杯盤，水陸〔一一一〕排佳會』，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根前，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裏？』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動意，惱在心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裏有哥這樣大福！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兒：『快請你娘回房裏，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吳月娘衆人聽了，罵『扯淡輕嘴〔一一二〕的囚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個唱的見他手裏有錢，都亂趨捧〔一一三〕着他，『娘』長『娘』短，替他拾花翠，疊衣服，無所不至。

月娘歸房，甚是悒怏〔一一四〕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盤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裏。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進我屋裏來做甚麼？』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裏來。』月娘教玉簫接了，掠在床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花枝招颭，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裏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卓面去。到家對我說，你與姐夫兩個不說話⑯。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請。姐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没了。自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一一五〕。三從四德〔一一六〕，乃婦道之常。今後，姐姐，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得你不做好好先生〔一一七〕，纔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俺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故了的算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强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⑰！』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個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了茶來。吃畢茶，分付放卓兒，留吳大舅房裏吃酒。吳大舅道：『姐姐没的說，我適纔席上酒飯都吃的飽飽的，來看看姐姐。』坐了一回，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那日，四個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

自此西門慶一連在瓶兒房裏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是潘金蓮惱的要不的，背地⑱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許多不是，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正是：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莊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群，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個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鬟，衣服首飾粧束出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弦子〔一一八〕，蘭香學胡琴〔一一九〕。每日三茶六飯〔一二〇〕，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兑出二千兩銀子來，委付夥計賁地傳開解當鋪〔一二一〕。女婿經濟只要掌鑰匙，出入尋討，不拘藥材。賁地傳只是寫帳目，秤發貨物。傅夥計⑲便督理生藥、解當兩個鋪子，看銀色〔一二二〕，做買賣。潘金蓮這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一二三〕、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嘗當許多銀子出門。

陳經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卓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是何人，

我家姐姐是何人？我若久後没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陳經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裏。蒙爹娘擡舉[20]，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耽待便了，豈敢非望！』這西門慶聽見他會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21]；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綿裏之針，肉裏之刺〔一二四〕，常向綉簾窺賈玉〔一二五〕，每從綺閣竊韓香〔一二六〕。有詩爲證：

東床嬌婿〔一二七〕實堪憐，況遇青春美少年。
待客每令席側坐，尋常只在便門穿。
家前院後明嘲戲，呆裏撒乖〔一二八〕暗做奸。
空在人前稱半子〔一二九〕，從來骨肉不牽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見中秋賞月，忽然菊綻東籬〔一三〇〕，空中寒雁向南飛，不覺雪花滿地。一日，十一月下旬天氣。西門慶在友人常時節家會茶[22]飲酒，散的早，未等掌燈時分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並馬而行。剛出了常時節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雪花兒來。應伯爵便說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裏也不收我每。知你許久不曾進裏邊看看桂姐，今日趁着天氣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一三一〕，咱望他望去。』祝日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月風雨不阻[23]，出二十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

得他自在。』西門慶于是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逕往東街勾攔那條路來了。

來到了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裏掌起燈燭，丫頭正掃地不迭。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上面列四張校椅，四人坐下。老虔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裏來晚了，多有打攪；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每，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卓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麽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到。不想今日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看官聽說：原來世上惟有和尚、道士并唱的人家，這三行人不見錢，眼不開，嫌貧取富，不說謊調詖〔一三二〕也成不的。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紬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丁雙橋。販了千兩銀子紬絹，在客店裏安下，瞞着他父親來院中敲嫖。頭上拿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教桂姐，連忙陪他後邊第三層一間僻淨小房那裏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每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邊一力攛掇，酒餚菜蔬齊上，須臾堆滿卓席。李桂卿不免箏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猜枚行令。

正飲酒在熱鬧處，不防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窗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兒在房內，陪着一個戴方巾〔一三三〕的蠻子〔一三四〕飲

酒。由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卓子掀倒，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個小廝上來，不由分說，把李家門窗戶壁床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一三五〕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兒又是個小膽之人，外邊嚷鬧起來，唬的藏在裏間床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呸！好不好，就有媽哩，不妨事。隨他發作，怎的叫嚷，你休要出來。』且說老虔婆兒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不慌不忙，拄拐而出，說了幾句閑話。西門慶心中越怒起來，指着駡道，有〔滿庭芳〕〔一三六〕爲證：

> 虔婆你不良，迎新送舊，靠色爲娼。巧言詞將咱誑，說短論長。我在你家使勾，有黄金千兩，怎禁賣狗懸羊〔一三七〕？我駡你句眞伎倆，媚人狐黨，衠㉔一片假心腸。

虔婆亦答道：

> 官人聽知：你若不來，我接下別的，一家兒指望他爲活計。吃飯穿衣，全憑他供柴糴米。沒來由暴叫如雷，你怪俺全無意。不思量自己，不是你憑媒娶的妻。

西門慶聽了，心中越怒，險些不曾把李老媽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死勸，活喇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裏上馬回家。正

是：

宿盡閑花萬萬千，不如歸去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錢。

又曰：

女不織兮男不耕，全憑賣俏做營生。
任君斗量并車載〔一三八〕，難滿虔婆無底坑。

又曰：

假意虛脾〔一三九〕恰似眞，花言巧語弄精神。
幾多伶俐遭他陷，死後應知拔舌根〔一四〇〕。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蘿蔔　『蔔』原作『葡』，酌改。

②你看他　『他』字下原衍一『的』字，參考崇禎本刪。

③不忺　『忺』原作『忻』，據《清平山堂話本·簡帖和尚》改。

④綉工夫　『綉』原作『倩』，據《清平山堂話本·簡帖和尚》改。

⑤款款呼　三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⑥多艷麗更清姝 六字原無，參考《清平山堂話本·簡帖和尚》補。
⑦拉着 『着』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⑧打扮 『打』原作『不』，參考崇禎本改。
⑨草蟲兒頭面 『頭』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⑩和番 『和』原作『知』，參考崇禎本改。
⑪攝弄 『攝』上原有一『攝』字，參考崇禎本刪。
⑫閒着清吹 『着』原作『省』，參考崇禎本改。
⑬俺每怎麼兒來 『兒』原作『見』，參考崇禎本改。
⑭綠葉 『綠』原作『線』，酌改。
⑮喜得功名遂 『遂』上原有一『完』字，參考《盛世新聲·越調》《詞林摘艷》癸集〔合笙〕曲刪。
⑯你與姐夫 『與』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⑰變心 『變』原作『憂』，參考崇禎本改。
⑱背地 原作『替他』，參考崇禎本改。
⑲傳夥計 『計』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⑳抬舉 『抬』原作『招』，參考崇禎本改。
㉑都教他寫 『他』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㉒會茶 『茶』原作『答』，參考崇禎本改。
㉓每月風雨不阻 『月風』原作『風月』，參考崇禎本改。

㉔衙　原作『衡』，參考第十一回『衙一味死溫存活打劫』語改。

【註釋】

〔一〕在世爲人保七旬——此詩見于《水滸傳》第七回，爲該回引首詩。末二句作『得便宜處休歡喜，遠在兒孫近在身』。七旬：七十歲。唐白居易《偶吟自慰兼呈夢得》：『且喜同年滿七旬，莫嫌衰病莫嫌貧。』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

〔二〕浮華——虛浮不實的榮華富貴。唐賈島《寓興》：『浮華豈我事，日月徒蹉跎。』

〔三〕貧窮富貴天之命——謂人之窮達乃由上天注定。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六：『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

〔四〕隙裏塵——孔隙所透光綫中的飛塵。比喻榮華得失像隙光中飛塵那樣輕微。唐謝偃《塵賦》：『隱洞房而難睹，因隙光而可見。』蔣防《隙塵賦》：『觀乎杲杲初陽，沉沉暗室，纖光乍進，爰爰其質。』

〔五〕感觸——感動；觸發。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于此而意于彼。』

〔六〕張覰——張望；窺視。章炳麟《新方言·釋言》：『凡相竊視謂之瞍，或謂之覘，或謂之占，今音轉如張。』

〔七〕小肉兒——對年輕晚輩或下人表示疼愛的稱呼。《西游記》第七十九回：『當時傳播，俱來各認出籠中之兒，歡歡喜喜，抱出叫哥哥，叫肉兒。』

〔八〕地平——指用磚木等鋪成的地面。清范寅《越諺》卷中：『地坪，磚大方尺者。』

〔九〕下馬威——官吏初到任時對下屬顯示的威風。《漢書·叙傳上》：『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後泛指一開頭就向對方顯示威力（多指動用武力）。《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八：『先是一頓下馬威，打軟了，然後解到府裏來。』

〔一〇〕順臉——迎合別人臉色。

〔一一〕鬭扭孤兒糖的——「孤」應作「股」。扭股兒糖：糖漿漏成細絲後一股股扭成花樣的糖食。多用來形容人的扭捏情態。這裏指人扭別不馴順。《紅樓夢》第二十三回：「（寶玉）便拉着賈母，扭的扭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

〔一二〕小婦——妾；小老婆。《漢書·元后傳》：「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嘗已適人，于禮不宜配御至尊。」顏師古注：「小婦，妾也。」本書多用作詈詞。

〔一三〕造舌——造謠；弄唇舌。

〔一四〕行院——行業會館。通常指妓院。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行院，大抵金元人謂娼妓所居。」後文又寫作「衏衕」。《蕩寇志》第七十九回：「這是衏院裏的苦肉計。」

〔一五〕雷聲大，雨點小——比喻聲勢大而實際行動少。語本唐代僧人法眼語錄。《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問：從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一六〕秘聲浪顙——對人言辭聲腔的粗俗說法。後文又作「秘聲顙氣」、「秘聲浪氣」。《醒世姻緣傳》第八十七回：「明日只別要惹人的屄聲顙氣的，我不饒你！」

〔一七〕貓兒頭差事——比喻替人幹的差事。《元典章》卷五十七：「把持官府之人處處有之……遇有公事，無問大小，悉皆奔投囑托關節，俗號貓兒頭。」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三：「今冬笋之已透風有毛者曰貓兒頭，又言人之幹事不乾淨者曰貓兒頭，亦曰貓兒頭生活。此起于元，元時新官出京，而貧者有人應付盤纏即同去，到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今人呼罵達官家人，亦曰貓頭。」

〔一八〕鑽頭覓縫——比喻多方尋找門路。《官場現形記》第三十一回：「他在炮船上的時候，亦很賺得幾個錢，一到南京，便鑽頭覓縫的尋覓事情。」

〔一九〕干辦——想方設法操辦；張羅。與常用之『經辦』義有別。本書第四十五回：『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辦着送他去了。』

〔二〇〕賣蘿蔔的跟着鹽担子走，好個閑嘈心的——歇後語。生蘿蔔吃多了，胃不舒服，北方話叫『嘈心』，故以『賣蘿蔔的』歇『嘈心』，諧音指『操心』。以『鹽担子』歇『咸』，諧音指『閑』。『閑操心』即為不相干的事操心。後文又作『賣蘿蔔的拉鹽担子，攮咸嘈心』。

〔二一〕伏賓——趴伏。比喻躲懶。

〔二二〕鬼頭兒——稱機伶狡猾的人，含昵愛意。《紅樓夢》第四十七回：『小鬼頭兒，你怕些甚麼？不過罵幾句完了。』

〔二三〕尖頭醜婦磞到毛司牆上，齊頭故事——歇後語。尖頭醜婦見不得人，以頭去碰（撞）毛司（廁所）的牆，把尖頭碰成齊頭（平頭）的了。齊頭又有『並頭』之義，指人交頭並肩相親熱的樣子。故事：舊例。此指西門慶跟李瓶兒又恢復舊日的親熱。

〔二四〕替古人耽憂——比喻為不相干的人或事憂慮。《西游記》第七十八回：『且來寬衣服睡覺，莫替古人耽憂。』

〔二五〕雲端裏老鼠，天生的耗——歇後語。老鼠又叫耗子，雲端裏的老鼠，自然是天生的耗子。『耗』又跟『號』諧音，指春梅等是天生的那一號（類）專幹貓兒頭差事的人。或謂『耗』與『好』諧音，指天生喜好幹這種差事，亦可通。

〔二六〕今宵勝把銀缸照，只恐相逢是夢中——此二句留文引自宋晏幾道〔鷓鴣天〕詞，原詞為『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葉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夢魂與君同。今宵賸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二七〕淡畫眉兒斜插梳——此曲見于《清平山堂話本·簡帖和尚》，文字為：『淡畫眉兒斜插梳，不忺拈弄綉功夫。雲窗霧閣深深處，靜拂雲箋學草書。　多艷麗，更清姝，神仙標格世間無。當時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卻不

如。」

〔二八〕不忺——不想；不願。忺，音「先」。明梅膺祚《字彙·心部》：「忺，《方言》：青齊呼意所好爲忺」。明劉兌《嬌紅記》：「你愁得來不忺妝扮，我害得來不思茶飯。」

〔二九〕拈弄——拈起擺弄。《平山冷燕》第四回：「詩詞小道，小兒女家或者拈弄慣了，做文難道也能如此？」

〔三〇〕標格——風范；風度。唐楊敬之《贈項斯》：「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宋蘇軾〔荷華媚〕《荷花》：「霞苞電荷碧，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

〔三一〕甜醬瓜茄——以甜醬腌製的瓜茄。清曾懿《中饋錄·制甜醬法》：「白麵以涼水和之，製成薄餅式，蒸熟，切成棋子塊，罨草內。數日生黃霉後，日曬夜露。每十斤入鹽三斤，開水二十斤，曬成收之……制醬瓜醬萵笋法，須將瓜剖開曬乾，夜間將鹽略腌之。次早拭淨鹽水，另用盆貯甜醬，將瓜浸入，曬于日中。數日後將瓜取出，另換甜醬浸之。」

〔三二〕乳餅——一種乳制品。晉盧諶《祭法》：「夏祠別用乳餅，冬祠用環餅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造乳餅法，以牛乳一斗，絹濾入釜，煎五沸，水解之。用醋點入，如豆腐法。漸漸結成，漉出以帛裹之，用石壓成，入鹽甕底收之。」

〔三三〕火熏肉——即火腿，也叫火肉。明高濂《遵生八箋·飲饌服食箋上》：「火肉，以圈豬方殺下，只取四隻精腿，乘熱用鹽。每一斤肉，鹽一兩，從皮擦入肉內，令如綿軟。以石壓竹柵上，置缸內二十日，次第三番五次。用稻柴灰一重間一重疊起，用稻草烟熏一日一夜，掛有烟處。」

〔三四〕紅糟鰣魚——用紅糟腌制的鰣魚。紅糟：以紅麴（秫米麴）釀酒之糟。鰣魚：一種名貴魚類。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十四：「鰣，形秀而扁，微似魴而長，白色如銀……連鱗蒸食乃佳，亦可糟藏之。」清曾懿《中饋錄·制糟魚法》：「將魚去鱗及雜碎，用鹽擦遍，置缸內腌之。數日一翻，腌到月餘起鹵曬乾。正月內即可截成塊，

先將燒酒抹過，再將甜糟略和以鹽，一層糟，一層魚，盛于甕內封固。俟夏日取出蒸食，味極甜美。』

〔三五〕香稻粳米飯兒——一種優質稻米做的飯。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二十五：『其在松江粒小而性柔，有紅芒白芒之等，七月而熟，曰香秔。其粒小色斑，以三五十粒入他米數升炊之，芬芳馨美者，謂之香子，又謂之香糯。』

〔三六〕金華酒——浙江金華出產的米酒，明代中期享有盛名。明馮時化《酒史·金華酒》：『浙江金華府造，近時京師嘉尚。』清袁枚《隨園食單·茶酒單》：『金華酒，有紹興之清，無其澀；有女貞之甜，無其俗。亦以陳者爲佳，蓋金華一路水清之故也。』

〔三七〕甌子——小碗；盅子。也作『甌兒』。《篇海類編·器用類·瓦部》：『甌，椀小者，今俗謂碗深者。』唐李煜《漁父》：『花滿渚，酒滿甌。』

〔三八〕細軟——指輕便易攜的貴重物品，如首飾、珠寶、錦緞等。明賈仲明《對玉梳》第三折：『誰想顧玉香夜來收拾了房中細軟，共梅香走失，不知何往。』

〔三九〕等子——即戥子。秤量貴重物品或藥品的衡器，最大單位是兩，小到分或厘，比較精確。宋李廌《師友談紀》：『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

〔四〇〕毀——把成品重新加工或改成別的東西。《歧路燈》第五十八回：『我今日把細皮鏈毀造了，改成撅嘴鏈兒。』

〔四一〕墊根兒——鈿根兒；釵鈿。宋戴侗《六書故·地理一》：『鈿，金華爲飾，田田然。』

〔四二〕觀音滿池嬌——一種髮飾花樣。爲觀音菩薩與滿池蓮花之狀。元柯九思《宮詩》之十二：『觀蓮太液泛蘭橈，翡翠鴛鴦戲碧苕。說與小娃牢記取，御衫綉作滿池嬌。』自注：『天歷間御衣多爲池塘小景，名曰滿池嬌。』

〔四三〕委付——委派；托付。《後漢書·桓帝紀》：『元服已加，將即委付。』

〔四四〕齊齊磕磕——行動不靈便、磕磕碰碰的樣子。

〔四五〕鬅着頭——頭髮鬆散未整理。《集韵·登韵》：『鬅，鬅鬙，髮亂。』

〔四六〕雀兒撞兒眼——嘲笑人晚起睡眼惺忪的話。謂雀兒已出巢，尚睡眼模糊，小心讓雀兒撞上眼睛。

〔四七〕火燎腿——形容慌張匆忙的樣子，猶如火燒着腿似的。

〔四八〕三寸貨——罵人的話。指人形像猥瑣，心地狹窄。一說三寸貨指男子外生殖器。清翟灝《通俗編》卷二十九：『鄙俗嘲能言者，曰三寸鳥七寸嘴。』

〔四九〕拿長鍋鑊吃了你——比喻危險緊急或後果嚴重的事態。多用于反詰，表示不可能有這樣的事。長鍋：謂長形的煑人的鍋，本無其物。鑊：煑或半蒸半煑。《爾雅·釋訓》：『鑊，煑之也。』通常寫作『烀』。《醒世姻緣傳》第四十四回：『素姐說：「狗！他家有長鍋，呼吃了我罷！」』

〔五〇〕甸兒——即鈿兒，釵鈿。參見本回注『墊根兒』條。

〔五一〕滿破——充其量；至多。《兒女英雄傳》第三回：『原說滿破着不用他們，我一個人也服侍你去了，誰想又害了這場大病。』

〔五二〕揭實——謂物體內部的實心的。揭，疑爲『搗』的誤字。

〔五三〕滿寡——滿打滿算。

〔五四〕綁着鬼——無論如何；不管怎樣。本書第四十四回：『不然，綁着鬼隻是俺這屋裏丫頭和奶子。』第八十七回：『綁着鬼也落他多一半養家。』

〔五五〕隨處——到處。《兒女英雄傳》第十六回：『這些年我隨處留心，逢人便問。』

〔五六〕掐個尖兒——搶先佔便宜或出風頭。元武漢臣《老生兒》楔子：『他從來有些掐尖落鈔，我數一數。』

〔五七〕鬼推磨——『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略語，形容被人指使得團團轉。明沈璟《義俠記》第十二齣：『自古道，有錢能使鬼推磨，一分錢鈔一分貨。』

〔五八〕憋的慌——氣不夠用而胸部壓迫得難受。比喻心氣不順而心情壓抑難受。

〔五九〕拉剌——拉；拉扯。剌：詞尾。後文又作「拉剌剌」。

〔六〇〕搖鈴打鼓——搖鈴和擊鼓都是報時傳信的手段。守倉人上半夜搖鈴，官衙擊鼓報更。這裏指派人巡夜看守。也用來形容大肆宣揚，使人知道。見後文。

〔六一〕上宿——值宿；值夜。明張存紳《雅俗稽言》卷十四：「今以卑賤之人值夜守卧者，名曰上宿。」《三國志平話》卷上：「驚起衙内上宿兵卒，約叠三十餘人，向前來拿張飛。」

〔六二〕作養娘抱——當作珍貴的東西加以愛護。養娘抱：指嬰兒。

〔六三〕巴巴——特地；專門地。《紅樓夢》第十六回：「方纔姨媽有甚麼事，巴巴打發了香菱來？」

〔六四〕七病八病——形容多病。《孽海花》第二十四回：「就是雯青家裏，一年到頭，上下多少人，七病八痛，都是他包圓兒的。」

〔六五〕隔二騙三——隔膜疏遠；冷落。此指關係疏遠。第八十九回又作「隔二偏三」，指位置偏遠。

〔六六〕嚷鬧——吵鬧。元馬致遠《青衫淚》第三折：「不想老虔婆逐日嚷鬧，百般啜哄。」後文又作「攘鬧」。

〔六七〕臉瘩——「瘩」不見于字書，疑是「瘁」的誤字。《廣韵·江韵》：「胮，脹。瘁，同胮。」

〔六八〕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順着人情說好聽的話，討人喜歡；不看情況，一味愚直，惹人憎嫌。幹：同「戇」，戇直，迂愚剛直。唐元稹《酬李相公》：「戇直撩忌諱，科儀懲傲頑。」

〔六九〕行茶過水——指定親下聘禮之類的事。定親聘禮叫茶禮，行茶即下聘禮。過水本無此一說，是由行茶隨文衍生的同義詞，也指過聘禮。明楊柔勝《玉環記》第二十四齣：「下禮行茶都莫提，我自有施爲。」

〔七〇〕合在缸底下——被倒扣在缸裏。比喻被封鎖消息，一點聲息不露。合：器物口朝下倒置。唐張讀《宣室志》卷七：「忽見一缶合于地，光即啓之，其缶下有泉。」

〔七一〕只當——副詞。到底；終于。本書第二十四回：『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叫你小厮送去了。』第四十六回：『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纔罷了。』

〔七二〕花麗胡哨——顏色繁雜鮮艷。形容人作風浮華輕狂。《西游記》第十一回：『我家是清涼瓦屋，不像這個害黄病的房子，花狸狐哨的門扇。』

〔七三〕喬龍畫虎——裝扮的假龍畫出來的虎，比喻裝出來的模樣。

〔七四〕兩面刀——兩面有刃的刀。比喻要兩面手法，陰一套，陽一套。一般作『兩面三刀』。元李行道《灰闌記》第二折：『我是這鄭州城裏第一個賢惠的，倒說我兩面三刀，我搬調你甚的來？』

〔七五〕拖泥——女裙下擺鑲的拖邊。擺長及地，故曰拖泥。明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二：『裙有銷金拖，自後翻出。』

〔七六〕公婆——謂夫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對沈老兒公婆兩個說：「虧了乾爺乾娘。」』今言『公母』。參見第八十九回注『公母』條

〔七七〕抿子——蘸油或水抹頭髮用的小刷子。《紅樓夢》第四十二回：『忙開了李紈的妝奩，拿出抿子來，對鏡抿了兩抿。』

〔七八〕累絲——一種金屬加工工藝。又叫花絲，用金銀絲或片盤繞、編織成花樣，結合點用錫或銀焊牢成型。《紅樓夢》第八回：『寶玉頭上戴着累絲嵌寶紫金冠。』

〔七九〕梳背兒——壓髮梳。梳齒插入髮中，梳背較高，飾以圖案或制成花樣，插在頭髮上做飾品。

〔八〇〕惜薪司——明代內府四司之一，掌宮內所用薪炭之事。《明史·職官志三》：『惜薪司，掌印太監一員，總理、僉書、掌道、掌司、寫字、監工及外廠、北廠、南廠、新南廠、新西廠各設僉書、監工無定員，掌所用薪炭之事。』

〔八一〕掌廠——掌管廠。廠：工部及內廷諸司的儲料場。明代內廷特務機構因用內廷儲料場舊地，亦名『廠』，如東

廠、西廠、內行廠等。《明史·刑法志三》：「（劉）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以花太監「御前班直」、「廣南鎮守」的地位看，似非掌管薪廠的小太監，很有可能是掌「辦事廠」那種特務機構之「廠」。

〔八二〕挨的好柴——受杖刑或鞭笞。此指李瓶兒挨鞭子抽。《宋史·刑法志二》：「或斷薪爲杖，掊擊手足，名曰掉柴。」明佚名《墨娥小錄·行院聲嗽》：「吃棒，餐柴。」宋羅燁《醉翁談錄》卷二：「冒稱進士，且請吃柴。」指受杖刑。

〔八三〕落鄉——鄉下發生水災。落：同「澇」，雨水成災。

〔八四〕告水災——因遭水災而告討求乞。此處用來打趣李瓶兒因挨鞭打而告饒。

〔八五〕鄉裏媽媽拜千佛，磕頭磕勾了——歇後語。農村婦女上廟拜佛，見佛像便磕頭，拜一千個佛像，要磕一千個頭，故歇「磕頭磕夠了」。調侃李瓶兒向西門慶磕頭求饒。

〔八六〕夜不收——軍中哨探。因夜間在外活動，故名。清梁同書《直語補證》：「夜不收，軍中偵事者之稱。」《明實錄·英宗正統實錄九》：「沿邊夜不收及守墩軍士，無分寒暑，晝夜瞭望。」

〔八七〕口外——指長城以北地區。口：特指長城的重要關口，如喜峰口、古北口等。元孫仲章《勘頭巾》第四折：「趙令史枉法成獄，杖一百，流口外爲民。」

〔八八〕和番——和親。漢族王朝利用結姻與異族統治者交好。唐李山甫《陰地關崇徽公主手迹》：「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爲國羞。」

〔八九〕會叫的好達達——雙關語。達達：一義爲漢人對蒙古族的俗稱。明葉子奇《草木子》卷四：「達達即韃靼。」明黃元吉《流星馬》第二折：「官人不省的達達官人番話，我則說的漢兒話。」一義爲男女間的昵稱，參見第八回注。這裏以「口外和番」歇「會叫的好達達」，字面用前一義，實際指李瓶兒昵稱西門慶爲「達達」，用後一義。

〔九〇〕會親酒——婚後擇日（一般在第三日）邀請雙方親屬宴飲相見，曰吃會親酒。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至一月，女家送彌月禮合，婿家開筵，延款親家及親眷，謂之賀滿月會親』。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婦家以飲食供送其女，或加服飾酒禮，遍拜婿之諸親，隨時舉會，號曰做三朝。』

〔九一〕插花筵席——也叫流水席。不論客人多少，隨到隨坐，坐滿一桌即開一桌。前桌撤下，後桌插入，故曰插花。紅白事宴客多用插花席。

〔九二〕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六席雲離守、白來創——這種兩人一席的宴客方式叫開席，行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間。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七：『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巳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棹一張……再後十餘年……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肴七八器。』

〔九三〕小割——筵席主菜之前的次要菜肴。割：烹飪，代指菜肴。《新唐書·閻知微傳》：『子則先，以武三思婿免死。玄守在藩時，以善割蒙寵。』

〔九四〕海青卷兒——肴饌名。海青：海青菜，藻類植物，似紫菜而色綠。疑是用海青菜捲餡制作的食品。

〔九五〕八寶攢湯——若干種原料燴成的湯。朝鮮崔世珍《老乞大集覽》下：『團攛湯，《質問》云：細切肉爲丸，又切薄肉片，着于湯內食之，方言謂之團攛湯。又云：以乾粉做成粉皮兒，用鷄肉絲兒、豬肺、豬肚，俱切成絲兒，合成包兒做湯。』

〔九六〕燒鵝大下飯——用整隻鵝燒製的筵席主菜。大下飯：主菜。清顧仲《養小錄》：『白燒鵝：肥鵝，治淨。鹽、椒、葱、酒多擦內外，再用酒蜜塗遍。入鍋，竹棒閣起，入水、酒各一盞。蓋鍋，以濕紙封縫，乾則以水潤之。用大草把一個燒過，再燒草把一個。勿早開看，候蓋上冷方開，翻鵝一轉，封蓋如前。再燒草把一個，候冷即熟。』

〔九七〕撮弄——表演雜技、手技。清翟灝《通俗編》卷三十一：『撮弄，亦名手技，即俚俗所謂做戲法也。』宋周密

《武林舊事》卷七：『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戲、撮弄等，各呈伎藝。』該詞另有『攦弄』、『戲弄』等義，見後文。

〔九八〕笑樂院本——滑稽戲。院本：本是行院演出的腳本，後代指戲劇。《水滸傳》第一百四回：『那時粉頭已上臺做笑樂院本。』

〔九九〕清吹——不用伴奏的笙笛等管樂吹奏。晉陶潛《述酒》：『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一〇〇〕拜見錢——見面禮金。明葉子奇《草木子》卷四：『元朝末年，官貪吏污……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

〔一〇一〕猱廝狗——即猱獅狗。一種毛長而蓬松的哈巴狗，俗稱獅子狗。猱：毛髮蓬亂。《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到了來賓樓門口，一隻小猱獅狗叫了兩聲。』

〔一〇二〕腳下人——下人；奴僕。

〔一〇三〕抿頭——用抿子蘸油或水刷理頭髮，使整齊。

〔一〇四〕馝馞——香氣濃鬱的樣子。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十二：『馝馞者，香烟氣重貌。』

〔一〇五〕壓袖——類似條脫的腕飾，需要時可束衣袖于內。

〔一〇六〕項牌——一種戴在項上的飾物，牌狀，上鏨吉語之類。

〔一〇七〕纓落——用金銀或珠玉綴成的頸飾。通常寫作『瓔珞』或『纓絡』。《南史·夷貊傳上·林邑國》：『其王者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紅樓夢》第三回：『（鳳姐）項上帶着赤金盤螭瓔珞圈。』

〔一〇八〕珠子挑鳳——即鳳釵。釵頭作鳳形，鳳口銜珠牌或珠串，故曰珠子挑鳳。

〔一〇九〕軟壁——屏風。

〔一一〇〕喜得功名遂——此曲《詞林摘艷》癸集收錄，注曰：『無名氏《彩樓記》。』曲牌爲〔合笙〕，是一組〔越調〕

套曲，由〔合笙〕、〔調笑令〕、〔道合〕〔耍廝兒〕、〔鮑子令〕、〔聖樂王〕、〔梅花酒〕、〔餘音〕八隻曲子組成。與本回有關的曲詞爲：『〔合笙〕喜得功名遂，重沐提攜，荷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夫共妻，腰金衣紫身榮貴。今日謝得親幃，兩情深感激。喜重相會，喜重相會，畫堂羅列駢珠翠，歡聲宴樂春風細。今日再成姻契，效學于飛，如魚似水。〔調笑令〕笑吟吟的慶喜，高擎着鳳凰杯。呀，象板銀箏間玉笛，列杯盤水陸排宴會。狀元郎虎榜名題。我則見蘭堂畫閣列鼎食，永團圓世世夫妻。』

〔一一一〕水陸——指水中陸上所產的各種食物。《晉書·石崇傳》：『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

〔一一二〕輕嘴——輕薄嘴；說話輕佻不莊重。《紅樓夢》第三十五回：『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

〔一一三〕趨捧——趨奉；趨附奉承。《何典》第十回：『臭花娘見他喜歡鬼奉承的，就隻管「奶奶長」「奶奶短」的趨奉他。』

〔一一四〕悒怏——憂鬱不快樂。唐蔣防《霍小玉傳》：『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怏成疾，今欲二年。』

〔一一五〕痴人畏婦，賢女畏夫——愚蠢的男人怕老婆，賢惠的女子敬畏丈夫。《醒世姻緣傳》第六十九回：『丈夫就是天哩，癡男懼婦，賢女敬夫，折墮漢子的有好人麼？』

〔一一六〕三從四德——舊時婦女應遵守的的道德標準。《儀禮·喪服》：『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後漢書·皇後紀序》：『九嬪掌教四德。』唐李賢注：『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

〔一一七〕好好先生——稱一團和氣，不得罪人的人。《世說新語·言語》：『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劉孝標注引《司馬徽別傳》：『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好好先生』之稱或謂本此。元無名氏〔水仙子〕《冬》：『只不如胡盧蹄每日相逐趁，到能夠吃肥羊飲巨觥，得便宜是好好先生。』

〔一一八〕弦子——樂器名。即三弦，一種三根弦的彈撥樂器。《老殘游記》第二回：『那彈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錚錚鏦鏦彈起。』

〔一一九〕胡琴——樂器名。《元史·禮樂志五》：『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頸龍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馬尾。』

〔一二〇〕三茶六飯——形容茶飯周到。《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做得粗，整得細，三茶六飯一時備。』

〔一二一〕解當鋪——收取抵押品放債取利的店鋪。後文又作『假當鋪』。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江北人謂以物質錢爲解庫，江南人謂爲質庫。』元楊景賢《劉行首》第三折：『小生姓林名盛，字茂之，在這汴梁城內開着座解典庫。』

〔一二二〕銀色——銀子成色。即銀錠中所含純銀的比例。明陸噓雲《世事通考》下卷『銀色類』有『七呈』、『八呈』、『九呈』、『九一』至『九九』等名目，謂『呈，銀之呈色。七呈以上者用之，乃可通行；若六呈以下，用則壞其心術，切不宜矣。九一、九二、九三、至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上十呈者，方爲之真紋細絲也。』

〔一二三〕古董——有價值的古物。亦作『骨董』。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三：『買賣七寶者，謂之骨董行。』清顧張思《土風錄》卷五：『舊玩器曰古董。』

〔一二四〕綿裏之針，肉裏之刺——比喻人表麵柔和內藏奸險，隱而不露。元石君寶《曲江池》第二折：『笑裏刀剮皮割肉，綿裏針剔髓挑筋。』

〔一二五〕窺賈玉——事未詳。

〔一二六〕竊韓香——晉賈充女私下贈奇香給韓壽事。參見第十三回注『竊玉偷香』條。

〔一二七〕東床嬌婿——稱女婿。《世說新語·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

卧，如不聞。」郄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逸少，即晉代著名書法家王羲之。後因稱婿爲『東床』。

【一二八】呆裏撒乖——表面老實而實際乖滑。通常作『呆裏撒奸』。參見第八十六回注『呆裏撒奸』。

【一二九】半子——半個兒子，指女婿。《新唐書·回鶻傳》上：『詔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婿，半子也。」』

【一三〇】菊綻東籬——晉陶潛《飲酒》之五：『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因以『東籬』作菊花的典故。

【一三一】孟浩然踏雪尋梅——戲劇故事。元馬致遠《凍吟詩踏雪尋梅》、明朱有燉《孟浩然踏雪尋梅》均演此事。馬致遠劇不傳。朱劇用唐代詩人李白應詔立撰《清平調》故事，穿插李白攜孟浩然踏雪尋梅，競咏梅花的情節。

【一三二】說謊調詖——說假話，弄虚詞。此『調詖』非今『頑皮』之義。清卓亭子刪訂《新刻江湖切要·人事類》：『說話曰吐調，會說曰調皮。』元無名氏《漁樵記》第三折：『都是你這老燊麻嘴，没空生有，說謊吊皮，片口張舌，謅出來的。』

【一三三】方巾——明代文人所戴的方形軟帽。全稱爲『四方平定巾』。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十四：『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楊維楨入見太祖時所戴。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下。』《明會典》：『洪武二十三年，製四方平定巾式頒天下。』

【一三四】蠻子——對南方人的蔑稱。古代稱南方邊遠之地曰蠻。《尚書·禹貢》：『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禮記·王制》：『南方曰蠻。』因稱南方人爲蠻子。《水滸傳》第二十九回：『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不省得了。』

【一三五】墩鎖——捆綁并關押。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凡出票拿人，馬房動刑，裏外看守，敦鎖淨軍，皆其職管。』

〔一三六〕滿庭芳——曲牌名。南北曲均有，同屬〔中呂宮〕，每曲十句，字數定格不同。此處爲北曲小令。

〔一三七〕賣狗懸羊——猶『掛羊頭賣狗肉』，謂名實不一，以假貨色騙人。明圓極居頂《續景德傳燈錄》卷三十一：『二十年來坐曲錄床，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

〔一三八〕斗量車載——形容數量多。《三國志·吳志·吳主傳》：『遣都尉趙咨使魏。』注引《吳書》：『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一三九〕假意虛脾——虛情假意。虛脾：虛情。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七：『說盡虛脾，使盡局段，把人臁勾廝欺謾。』元張養浩〔山坡羊〕：『真實常在，虛脾常敗。』

〔一四〇〕拔舌根——謂說謊受到懲罰。傳說陰間有拔舌地獄，專懲說謊謗人者。《法苑珠林》卷八十七：『今身言無慈愛，譏謗毀辱，惡口離亂，死即常墮拔舌、烊銅、犁耕地獄。』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一〕

脈脈傷心只自言，好姻緣化惡姻緣。
回頭恨罵章臺柳〔二〕，赧面〔三〕羞看玉井蓮〔四〕。
只爲春光〔五〕輕易泄，遂教鸞鳳〔六〕等閑遷。
誰人爲挽天河水，一洗前非共往愆。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開門，下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於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内悄無人聲。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此必有蹺蹊！』于是潛身立于儀門内粉壁〔七〕前，悄悄試聽覷。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放卓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不説話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八〕焚香，夜沓祝禱穹蒼，保佑夫主早早回心，齊理家事，早生一子，以爲終身之計。西門慶還不知。只見丫鬟小玉放畢香卓兒，少頃，月娘整衣出房，向天井内滿爐炷了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

吳氏，作配西門，柰因夫主流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瞞着兒夫〔九〕，發心每逢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保佑兒夫，早早回心，棄卻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願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滿庭香霧月微明。
拜天盡訴衷腸事，那怕傍人隔院聽。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口中不言，心内暗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原來他一篇都爲我的心，倒還是正經夫妻。』一面從粉壁前叉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恰燒畢了香，不防是他大雪裏走來，倒諕一跳，就往屋裏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説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不曉的，你一片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丢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裏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裏。你也就差了！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那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潞綢對衿襖兒，軟黄〔一〇〕裙子；頭上戴着貂鼠卧兔兒，金滿池嬌分心，越顯出他粉粧玉琢〔一一〕銀盆臉，蟬髻鴉鬟〔一二〕楚岫雲〔一三〕。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根前深深作了個揖，説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的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荆山玉〔一四〕，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知君子，方纔識

好人。千萬作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裏自生由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裏也難擡放①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丫頭攆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作氣〔十四〕不作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你的人去說②。』那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折跌腿裝矮〔一六〕子，跪在地下，殺鷄扯脖〔一七〕，口裏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一八〕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③，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香卓兒〔一九〕，還不收進來罷？』小玉道：『香卓兒頭裏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没羞的貨！丫頭根前也調個謊兒〔二〇〕。』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月娘道：『不看世界〔二一〕面上，一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和他坐的一處，教玉簫來捧茶與他吃了。那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同到李家，如此這般嚷鬧，告訴一遍。『我叫小廝打了李家一場，被衆人拉勸開了。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踹不踹不在於我，我是不管你。傻才料，你拿晌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的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二二〕封着他也怎的？』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於是脫衣，打發丫鬟出去，要與月娘上床宿歇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定兒〔二三〕吃。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勾了，要思想別的事卻不能勾。』那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

語〔二四〕了。』月娘道：『怎的中風不語？』西門慶道：『他既不中風不語，如何大睜着眼說不出話來？』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你！』西門慶不由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膊上，那話插入牝中。一任其鶯恣蝶採，殢雨尤雲，未肯即休。正是：得多少海棠枝上鶯梭急，翡翠梁間燕語頻。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之處，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睥幃睚枕④，態有餘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于帳內。正是：意恰尚忘垂綉帶，興狂不管墜金釵。有詩爲證：

鬢亂釵橫興已饒，情濃尤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粧臺立，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晚夫妻幽歡不題。卻表次日大清早辰，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裏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粧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椿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二五〕，誰曉的！』因問：『端的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裏，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裏歇了一夜。』金蓮道：『俺每那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不知怎的⑤，平白浪揮着〔二六〕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丫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每說，昨日他爹和應二在院裏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

婦家甚麼破綻，把淫婦每門窗户壁都打了。大雪裏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兩個纔到一答裏。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二七]的，砑[二八]死了！相他這等，就没的話說；若是别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過來說道：『早時[二九]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鬼牢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逕倡揚，使漢子知道了。有這個道理來？又没人勸，自家暗裏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幹淨假撇清。』玉樓道：『他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風老婆不下氣，倒教俺每做分上，怕俺每久後玷言玷語[三〇]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每說和。那個因院裏着了氣來家，這個正燒夜香，湊了這個巧兒。正是：我親不用媒和證，暗把同心帶結成。如今你我這等較論[三一]，休教他買了乖兒[三二]去了。你快梳了頭，自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人，每人出五錢銀子，教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爲他廢事起來。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三三]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你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個勾當没有？』玉樓道：『大雪裏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

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李瓶兒還睡在床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還睡，懶龍纔伸腰兒。』金蓮

就舒進手去，被窩裏摸見薰被的銀香球，説道：『李大姐生了彈這裏。』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每有椿事來對你説。』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爲你起來。今日大雪裏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三四〕，叫迎春開廂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

玉樓教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見玉樓從後邊來，説道：『我早知也不幹這個營生！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小淫婦説：「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裏來。我那討銀子？」要着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説沒有，「雖是日逐錢打我手裏使，都是扣數〔三五〕的。使多少，交多少，那裏有富餘錢？」教我説了半日，「你當家〔三六〕還説沒錢，俺每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三七〕？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出來了。他慌了，使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由教我恁惹氣刺刺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奸倭的淫婦！隨問怎

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黃桿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禿〔三八〕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多少！』

一面連玉樓、金蓮共湊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時節家會茶起，『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鴇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不出來。爹就惱了，不由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窗户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步馬回家。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蜜罐兒長連〔三九〕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四〇〕，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他？想着迎頭兒，俺每使着你，只推不得閑，「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下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起他淫婦來了。看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不對你爹說！』玳安道：『耶嚛〔四一〕，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四二〕，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便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裏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如此這般，『今日俺每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飲酒，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罷。我教你五娘不告你

爹説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四三)于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

且説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裏來興買了鷄鵝下飯，逕往廚房裏去了；玳安便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簫：『小廝的東西是那裏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裏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裏見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四四)，提兩罈攙着些這酒吃。』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石崇錦帳圍屏，放下軸紙梅花暖簾(四五)來，爐安獸炭，擺列酒筵。

不一時，廚下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長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四六)的孩兒！誰這裏替你磕頭哩？俺每磕着你，你站着。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已定(四七)。還不跪下哩，也折你的萬年草料(四八)。若不是大姐姐帶攜你，俺每今日與你磕頭？』于是遞了西門慶，賴了鍾兒⑥，從新又滿滿斟了盞，請月娘轉上，遞與月娘。月娘道：『你每也不和我說，誰知你每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没甚麼。俺每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每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每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受了半禮。金蓮戲道：

『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看俺每面上⑦，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沖撞了姐姐，俺每不管他來！』望西門慶說道：『你裝憨打勢〔四九〕，還在上坐着。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不是哩！』那西門慶只是笑，不動身。

良久遞畢⑧，月娘轉下來，令玉簫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五〇〕。惟孫雪娥跪着接酒，其餘都平叙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余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並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己與大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五一〕。』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五二〕，琵琶、箏、弦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五三〕『佳期重會』〔五四〕云云。西門慶聽了，便問：『誰教他唱這一套詞來⑨？』玉簫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五五〕！』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經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箸，合家金爐添獸炭，美酒泛羊羔。正飲酒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撏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五六〕，漸似鵝毛〔五七〕。刷刷似數蟹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

但行動衣沾六出〔五八〕，只頃刻⑩拂滿蜂鬚〔五九〕。似飛還止，龍公試手于起舞之間；新陽〔六〇〕力□⑪，玉女尚喜于團風〔六一〕之際。襯瑤臺，似玉龍鱗甲繞空飛〔六二〕；飄粉額，如白鶴羽毛接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六三〕⑫。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六四〕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罐，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六五〕，與眾人吃。正是：白玉壺中翻碧浪，紫金杯⑬內噴清香。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報道：『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朝上向眾人磕下頭去，又打了個軟腿兒〔六六〕，走在傍邊，把兩只腳兒並立。西門慶便道：『你來得正好。往那裏去來？』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行⑭劉公公那裏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計掛着爹宅內姐兒每，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樨金橙茶〔六七〕⑮，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套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弦調定，頓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六八〕『寒風布野』〔六九〕云云。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團靶勾頭鷄膆壺，滿斟窩兒酒，傾在銀法郎〔七〇〕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杯。西門慶又在卓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面蒸餅〔七一〕，一碗韭菜酸笋蛤蜊湯〔七二〕，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鵝〔七三〕，一碟香噴噴曬乾的巴子肉〔七四〕，一碟子柳蒸〔七五〕的勒鯗魚〔七六〕，一碟奶罐子酪

酥〔七七〕拌的鴿子雛兒，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三扒兩咽，吞到肚內，舔的盤兒乾乾淨淨，用絹兒把嘴兒抹了，走到上邊，把身子直竪竪的靠着槅子〔七八〕站立。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字，一向也不過那邊去。論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合歡樂。先是陳經濟、大姐徑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分付：『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裏。』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關上大門。于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為證：

赤繩緣分莫疑猜〔七九〕，扊扅夫妻〔八〇〕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諧〔八一〕。

卻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西門慶動意〔八二〕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裏邊陪禮。月娘早辰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小廝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在前廳上坐着哩。』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挨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裏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教小廝把餅拿了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大雪裏家裏坐着罷，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諾，說道：『哥昨

日着惱家來了，俺每甚是怪他家：從前已往，哥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冤家路兒窄〔八三〕，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每心裏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都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他家，娘兒每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兒，原先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裏陳監生〔八四〕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是秘書省〔八五〕⑯陳參政〔八六〕的兒子。丁二官見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每賭身發咒〔八七〕，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裏，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既他央了俺兩個一場，顯的我每請哥不的。哥去到那裏，略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八八〕，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卓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教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你爹但來晚了，都在你身上，等我和

你答話！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不教他早些來——休要那等到那黑天暗地的——我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八九〕的一般。行吃着飯，丟下飯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游營撞屍〔九〇〕撞到多咱纔來！』那時十一月廿六日，就是孟玉樓壽日，家中置酒等候不題。

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院裏，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酒，應伯爵、謝希大在傍打諢〔九一〕要笑，說砂磴語兒〔九二〕，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不用着人兒，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自認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撅〔九三〕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九四〕。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兒，念了經打和尚，往後不省人了〔九五〕？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翅膀毛兒乾了〔九六〕。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于是不由分說，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怪攮刀子的〔九七〕，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的爹那甜！我是後娘養的〔九八〕，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鷄〔九九〕結爲弟兄，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鷄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兩個女

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蠏云：「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掀〔一〇〇〕的恁樣了！」于是兩個⑰一齊赶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裏花攢錦簇，調笑頑耍。不題。

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並兩個姑子〔一〇一〕，都在上房裏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的。只見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來，俺每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伙兒〔一〇二〕走走去。』玉樓道：『我這裏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說了這個⑱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腳，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哩，說：『俺每只好葷笑話兒〔一〇三〕，素的休要打發出來。』月娘道：『你每由他說，別要搜求〔一〇四〕他。』金蓮道：『大姐姐，你不知，大師父好會說笑話兒⑲。前者那一遭來，俺每在後邊奈何着他，說了好些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不慌不忙，坐在炕上，說：『一個人走至中途，撞見一個老虎，要吃他。此人云：「望你饒我一命，家中止有八十歲老母，無人養活。不然，向我家去，有一豬與你吃罷。」那老虎果饒他，隨他到家。與母說，母正磨豆腐，捨不的那豬，對兒子說⑳：「把幾塊豆腐與他吃罷。」兒子云：「娘，娘，你不知，他平日不吃素的。」』金蓮道：『這個不好。俺每耳朵內不好聽

素，只好聽葷的。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該大媳婦遞酒〔一〇五〕，說：「公公好相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相官？」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公公道：「你說的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隸。」公公道：「卻相甚麼？」媳婦道：「公公相個外郎〔一〇六〕。」公公道：「我如何相外郎？」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一〇七〕裏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每都說在裏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胆，許他在各房裏串，俺每就打斷他那狗禿的下截來！』

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不見到。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裏不在家，那裏去了？』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他打了一場，和他惱了，賭了誓再不去了，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麼？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證見，你敢和我拍手〔一〇八〕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王八先來打探子兒〔一〇九〕，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辰勾使鬼走來勾了他去了。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一一〇〕，叫了去，不知怎的撮弄〔一一一〕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一一二〕，不知涎纏〔一一三〕到多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廝他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且在門首買瓜子

兒磕。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不迭。

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裏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良久，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裏。西門慶撞見，唬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唬我一跳。你每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裏？這時纔來，教娘每只顧在門首等着你。』

良久，西門慶在房中，月娘安排酒餚㉒，端端整整擺在卓上。教玉簫執壺，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酒，然後眾姊妹都遞酒完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㉒，並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釀，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眾姊妹陪西門慶，擲骰〔一一四〕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一一五〕上飲酒：一個牌兒名〔一一六〕，兩個骨牌，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個：『擲個六娘子〔一一七〕，醉楊妃〔一一八〕，落了八珠環〔一一九〕，游絲兒抓住荼蘼架〔一二〇〕。』不犯。該西門慶擲，說㉓：『虞美人〔一二一〕，見楚漢爭鋒〔一二二〕，傷了正馬軍〔一二三〕，只聽見耳邊金鼓連天震〔一二四〕。』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一二五〕，因二士入桃源〔一二六〕，驚散了花開蝶滿枝〔一二七〕，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一二八〕。』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一二九〕，

臨老入花叢〔一三〇〕，壞了三綱五常〔一三一〕，問他個非奸做賊拿〔一三二〕。」果然是個三綱五常，吃了一杯酒。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一三三〕，搭梯望月〔一三四〕，等到春分晝夜停〔一三五〕，那時節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一三六〕。」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一三七〕，見群鴉打鳳〔一三八〕，絆住了折腳雁〔一三九〕，好教我兩下裏做人難〔一四〇〕。」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道：「念奴嬌〔一四一〕，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襴〔一四二〕，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一四三〕。」正擲個四紅沉㉔。月娘滿令〔一四四〕：「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眾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

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眾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兩口兒好好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一四五〕。」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耽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着做〔一四六〕，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一四七〕！」玉樓道：「我的兒，你再坐回兒不是？」金蓮道：「俺每是外四家兒的〔一四八〕門兒的外頭的人家。」於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說道：「這個李大姐，只相個瞎子，行動〔一四九〕一磨趄子〔一五〇〕就倒了。我搊〔一五一〕你去，倒把我一只腳跺〔一五二〕在雪裏，把人的鞋也蹀泥了㉕。」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儀門首

那堆子雪。我分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白不肯㨶，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玉：『你打個燈籠，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裏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躧在泥裏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踩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没些嘴抹兒〔一五三〕。恁一個小淫婦，昨日教丫頭每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意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倒都知道，俺每卻不曉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單管咬群兒。』

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行叫『李大姐』、『花大姐』，一路兒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中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内。金蓮已帶半酣，拉着㉖李瓶兒：『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裏。』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内，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上走〔一五四〕，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纔說話了。』不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話下。正是：若得始終無悔吝〔一五五〕，纔生枝節便多端。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擡放 疑應作『招放』。『擡』俗體『抬』與『招』形近。本書第八十一回『太師爺府中招放不下你我？』第二十三回『我是沒處照放他。』

②管你的人 原作『管的你人』，參考崇禎本改。

③西門慶見小玉 『小玉』原作『玉簫』，參酌上下文改。

④睥幃矖枕 『睥』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⑤不知 原作『又和』，酌改。

⑥賴了鍾兒 『賴』疑應作『涮』。

⑦看俺每面上 『看』原作『有』，酌改。第十四回『看不上來』，『看』亦誤作『有』。

⑧遞畢 『遞』原作『迎』，參考崇禎本改。

⑨這一套詞 『這』原作『道』，參考崇禎本改。

⑩只頃刻 『只』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⑪新陽力□ 此句跟上句『似飛還止』對偶，疑脫一字。

⑫眩生花 『眩』原作『燭』，據宋蘇軾《雪後書北臺壁二首》詩改。

⑬紫金杯 『杯』原作『壺』，參考崇禎本改。

⑭酒醋行 『行』原作『門』，酌改。本書多處『行』誤刻作『門』。

⑮木樨金橙茶 『樨』原作『穉』，『橙』原作『燈』，酌改。

⑯秘書省 『書』原作『山』，酌改。

⑰兩個　『個』原作『過』。參考崇禎本改。

⑱說了這個　原作『這個說了』，酌改。

⑲好會說笑話兒　『好會』原作『會好』，酌改。

⑳對兒子說　『說』字原無，酌補。

㉑安排酒餚　『排』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㉒上壽的酒　『酒』原作『菓』，參考崇禎本改。

㉓說　原作『我』，參考崇禎本改。

㉔正擲個四紅沉　『個』原作『了』，參考上文『果然是個正馬軍』、『果然是個三綱五常』語改。

㉕踹泥了　『踹』原作『跳』，據上文『把人的鞋也踹泥了』語改。

㉖拉着　『拉』原作『接』，參考崇禎本改。

【註釋】

〔一〕勾使——捉卒。勾：拘捕。《水滸傳》第二十二回：『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勾使即奉命捉人的捕役。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第二折：『這上面若簽個押字，使個令史，差個勾使，只是一張忙不及印赴期的咨示。』此處用作動詞，指應伯爵應李桂姐所請，硬拉西門慶赴院，猶如奉票勾人。

〔二〕章臺柳——指風塵中女子。語出唐許堯佐《柳氏傳》。章臺：漢代長安街名，泛指妓院聚集之地。柳：指唐代詩人韓翃姬柳氏。安史之亂中，柳氏被蕃將沙吒利所劫，時韓翃在平盧節度使侯希逸帳下做書記，使人寄詩給柳氏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後因稱風塵女子爲章臺柳。

〔三〕赧面——因羞愧而臉紅。赧：臉紅。《說文·赤部》：「赧，面慚而赤也。」明歸有光《與吳三泉書》：「中夜思之，痛心赧面。」

〔四〕玉井蓮——傳說華山峰頂有池，內生蓮花，曰玉井蓮。《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引《華山記》：「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唐韓愈《古意》：「太華山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此處跟「章臺柳」對用，比喻賢貞高潔的婦女。

〔五〕春光——比喻男女情色之事。清洪昇《長生殿》第十九齣：「呀，這春光漏泄怎地開交？」

〔六〕鸞鳳——鸞鳥和鳳鳥，比喻夫妻。《廣雅·釋鳥》：「鸞鳥，鳳皇屬也。」唐盧儲《催妝》：「今日已成秦晉約，早教鸞鳳下妝樓。」

〔七〕粉壁——白色牆壁。此指照壁，影壁。影壁中心塗粉白，故曰。唐李白《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州清。」

〔八〕拜斗——禮拜星斗。《北斗本生真經》：「紫光夫人亦號北斗九真聖德天后……若有信心男女，能於上春日一心齋戒，肅誠神明，設九光醮，迎請紫光聖母並七元君……冤家苦報，如九日輪照於冰山，應時消釋。」

〔九〕兒夫——婦女自稱其夫。兒：女子自稱。前蜀魏承班《滿宮花》：「夢中幾度見兒夫，不忍罵伊薄倖。」

〔一〇〕軟黃——柔和的黃色。軟：柔和。宋楊萬里《最愛東山晴後雪》之一：「最愛東山晴後雪，軟紅光裏涌金山。」五代和凝《柳枝》：「軟碧搖烟似送人，映花時把翠蛾顰。」

〔一一〕粉粧玉琢——粉粧成，玉琢就。形容人肌膚白皙。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二本第四折：「御怎生借得一陣順風，將小生這琴聲吹入俺那小姐玉琢成粉捏就知音的耳朵裏去者！」

〔一二〕蟬鬢鴉鬟——婦女髮式。蟬鬢：兩鬢如蟬翼狀的髮式，也叫「蟬鬢」、「蟬鬟」。晉崔豹《古今注》卷下：「瓊樹乃製蟬鬢，縹眇如蟬翼，故曰蟬鬢。」元陳孚《嘉興》之二：「象梳兩兩蟬鬟女，笑擁紅嬌買藕花。」鴉鬟：少

女所梳雙環狀髮式。唐于濆《擬古意》：「鴉鬟未成髻，鸞鏡徒相知。」此處是泛指。

〔一三〕楚岫雲——楚山雲，比喻女子的濃髮。宋玉《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

〔一四〕有眼不識荆山玉——比喻分辨不出人或物的真實價值。荆山玉：指和氏璧，歷史上有名的貴重玉石。《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一五〕作氣——惹氣；賭氣。

〔一六〕折跌腿裝矮子——曲腿做出矮人一截的樣子。是下跪的戲語。

〔一七〕殺鷄扯脖——形容情急告饒的樣子。後文又作「殺鷄扯腿」。《醒世姻緣傳》第八十三回：「你就作揖唱喏，殺鷄扯嗉兒的，待央及的我們出去哩麽！」《紅樓夢》第二十一回：「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背後只望着平兒殺鷄抹脖，使眼色，求他遮蓋。」

〔一八〕涎臉涎皮——賴皮賴臉；厚着臉皮不識羞。明李開先《寶劍記》第十四齣：「你這等涎皮賴臉的，俺管監的吃風！」

〔一九〕香卓兒——上香用的桌子。

〔二〇〕調謊兒——撒謊。後文又作「吊謊」。《拍案驚奇》卷九：「今說將來，便是我昔年求聘的了。我何曾吊謊！」《醒世恒言》卷二十五：「淺而易見之事，怎說在下掉謊？」

〔二一〕世界——佛教語。指整個空間與時間。《楞嚴經》卷四：「何名爲衆生世界？世爲遷流，界爲方位。汝今當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爲界；過去、未來、現在爲世。」實際使用時，具體所指不同。此處指世人；衆人。

〔一一二〕封皮——封條。貼在門户或器物上的字條，表示封閉，不準開啓。《醒世恒言》卷十五：『（知縣）又發兩張封皮，將庵門封鎖不題。』

〔一一三〕撈定兒——『撈豆兒』的粗俗説法，指得寸進尺的非份要求。《醒世姻緣傳》第二十二回：『後來漸漸的待要烤火，烤了火又待上炕，上了炕又待要撈豆兒吃。』北方農村冬天常在炕上置火盆，火盆内烘些黄豆、山芋之類，故可『撈』吃。撈：順手拿。

〔一一四〕中風不語——中醫指腦血管栓塞或破裂引起的失語症。《金匱·中風歷節病脈證》：『夫風之爲病……多見卒然昏仆，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語言蹇澀，半身不遂，六脈沈伏。』

〔一一五〕背哈喇子——即僻旮旯子。角落；偏僻的地方。哈，應作『蛤』。後文又作『僻格刺子』。《醒世姻緣傳》第五十九回：『這裏就好背肐拉子待親家的?』《兒女英雄傳》第十五回：『怎麽着你們連個大廳也不開，把人家讓到那背旮旯兒裏去?』

〔一一六〕浪擺——放蕩而又招搖。浪：見第十一回注。擺：雙關語，字面指行走時伸腰拉胯的動作，暗指女子性動作。

〔一一七〕擺話——叙話；説話。擺：説。俗語『路不平，衆人踩；理不公，大家擺』。

〔一一八〕硓——即『磣』，醜。民國二十三年《大名縣志·方言》：『醜曰磣』。明馮惟敏《僧尼共犯》第四折：『昨日這場出磣的事，只怕送了殘生。』

〔一一九〕早時——早是；幸虧。參見第七回注『早是』條。

〔一二〇〕玷言玷語——閑言碎語；不好聽的話。玷：污。南朝宋鮑照《代白頭吟》：『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

〔一二一〕較論——爭論；計議。《晉書·皇甫謐傳》：『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

〔一二二〕買乖兒——得了便宜還顯示乖巧；賣乖。《宛如約》第十四回：『不曾細心防備，遂被司空約這小畜生暗暗與趙宛子約會了，賣了乖去。』

〔三三〕當家兒——本家；自己家的人。民國二十年《青縣志》：『族人曰當家子。』《醒世姻緣傳》第二十回：『剛纔不是怪奶奶不說，只是說當家子就知不道有這事，叫人笑話。』

〔三四〕纏腳——裹腳；纏足。舊時女子以布帛緊束雙足，使足骨變形，腳型尖小。

〔三五〕扣數——按數；依照規定數目。章炳麟《新方言·釋言》：『今人謂度量多少弗令過剩爲扣，扣分、扣數是也。』

〔三六〕當家——主持家政。清顧張思《土風錄》卷十：『職掌家事曰當家。』元楊暹《劉行首》第二折：『教你當家不當家，及至當家亂如麻。』

〔三七〕六月日頭，没打你門前過也怎的——歇後語。日頭：太陽。六月光照足，太陽把每一家門口都照過。比喻人人都有份。

〔三八〕骨禿——即骨頭。打骨禿出來，即從骨頭中榨出來，比喻吝嗇到極點。

〔三九〕長連——長久不斷。本書第五十九回：『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搐起來。』

〔四〇〕不揪不採——不理睬。明蘇復之《金印記》：『女婿功名不遂回來，一家不偢不保。』

〔四一〕耶嚛——嘆詞。表示驚訝或不滿。後文又作『耶嚛嚛』。《水滸傳》第四十六回：『見鬼耶耶！我自在路上買得這隻鷄來喂，何曾見你的鷄！』

〔四二〕日頭打西出來——太陽從西邊出來。比喻反常之事。本書第七十五回：『今日日頭打西邊出來？』

〔四三〕落錢——侵吞經手的銀錢。元無名氏《劉弘嫁婢》第二折：『這王秀才有些快落鈔，我試數一數。』《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七十回：『我聽那老者一席話，纔曉得這裏酒味不好的緣故，並不是代我買酒的人落了錢。』

〔四四〕雙料茉莉酒——酒名。明馮夢禎《快雪堂漫錄》：『茉莉酒法：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编竹爲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數十朵，綫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雙料：謂所加輔料不只茉莉花一種。

〔四五〕軸紙梅花暖簾——用藤皮繭紙做的保暖用簾子。上繪梅花，有軸，不用時捲起，用時放下。參見卷首詞注「紙帳梅花」條。

〔四六〕老氣——老練沉得住氣。杜甫《送韋十六評事》：「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一：「爭奈滿生有些不老氣，恰像還要把這件事瞞人的一般。」

〔四七〕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已定——歇後語。楊角葱：應作「羊角葱」。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十六：「又有一種樓葱，亦冬葱類，江南人呼爲龍角葱……又名羊角葱。」北方將過冬後再發留打籽的葱，亦稱羊角葱。羊角葱質老味辣，歇「老辣」，指人老練、手段狠。羊角葱不一定非靠南牆不可，這裏以「靠南牆」歇「倚定」。「倚」跟「已」諧音，「已定」即「一定」，指人有主意，拿得穩。

〔四八〕折你的萬年草料——折壽的粗俗說法。人一生與飲食相始終，故以折食指折壽。折草料是把人比作畜牲，用于玩笑或自謙。《水滸傳》第二十九回：「小人有何才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

〔四九〕裝憨打勢——裝糊涂；假作痴呆。後文又作「裝憨打呆」。見第三十七回注。

〔五〇〕回酒——受人敬酒後以酒回敬。

〔五一〕老林，木木的——拆字歇後。「木木」是「林」的拆字，指人木訥不機伶。《醒世姻緣傳》第八十回：「狄希陳倒還是林大哥——木木的，童奶奶聽見，隨說「不好！」」

〔五二〕家樂——私家所蓄樂班或歌女。元喬吉《揚州夢》第一折：「老夫有一家樂女子，頗善歌舞。」

〔五三〕南石榴花——曲牌名。石榴花，南北曲都有此牌名，都屬〔中呂宮〕，一般用在套曲內。此處冠以「南」字，表明是南曲。

〔五四〕佳期重會——此曲見《群音類選》清腔類，題作《閨怨》，並注明「亦入弦索」。《南九宮詞》亦收錄。此套曲由兩隻〔石榴花〕、四隻〔漁家傲〕及一隻〔尾聲〕組成。寫一女子和情郎約會而焦急等候的情景。其中有「佳期

重會，約定在今宵」，『頓忘了對星月和伊祝檮』，『恨不得將他咒倒，及至相逢依舊好』等句子。潘金蓮叫丫鬟唱此曲，暗中諷刺吳月娘燒夜香乃有意等候西門慶，與之相會。

〔五五〕胡枝扯葉——胡亂牽纏；東拉西扯。《儒林外史》第二十一回：『牛浦回家，問着他，總歸不出一個清帳，口裏只管之乎者也，胡支扯葉。』

〔五六〕柳絮——比喻雪花。參見第一回注『飛鹽』條。南朝梁劉孝綽《對雪》：『桂花殊皎皎，柳絮亦霏霏。』

〔五七〕鵝毛——比喻雪花。唐白居易《雪夜喜李郎中見訪》：『可憐今夜鵝毛雪，引得高情鶴氅人。』

〔五八〕六出——指雪花。出：指花穗等分張的部分。雪花呈六角形，故曰六出。《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南朝陳徐陵《咏雪》：『三農喜盈尺，六出舞崇花。』

〔五九〕拂滿蜂鬚——形容雪細如花粉。唐朱慶餘《題薔薇花》：『粉著蜂鬚膩，光凝蝶翅明。』

〔六〇〕新陽——初春。《文選·謝靈運〈登池上樓〉》：『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呂延濟注：『春爲陽，秋爲陰也。』

〔六一〕團風——即搏風。乘風；弄風。唐錢可復《鶯出谷》：『搏風翻翰疾，向日弄吭頻。』

〔六二〕玉龍鱗甲繞空飛——形容雪花飛舞。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引張元咏雪詩：『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捲卷滿天飛。』

〔六三〕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形容雪後天寒地凍的景色。語出宋蘇軾《雪夜書北堂壁二首》之二。原詩爲：『城樓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始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

〔六四〕太湖石——江蘇太湖所產的一種園林用石。宋杜綰《雲林石譜·太湖石》：『平江府太湖石，產洞庭水中。性堅而潤，有嵌空穿眼宛轉險怪勢。』

〔六五〕雀舌芽茶——嫩茶芽。唐劉禹錫《病中一二茶客見問因以謝之》：『添爐烹雀舌，灑水淨龍鬚。』宋沈括《夢溪

筆談》卷二十四：『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

〔六六〕打軟腿兒——即打僉兒，行半跪禮。參見第三十五回注『打僉兒』條。

〔六七〕木樨金橙茶——加有桂花和金橙的茶水。木樨：桂花的別名。清汪灝《廣群芳譜》卷四十：『桂花點茶，香生一室，菊英次之，入茶爲清供之最。』金橙：橙的一種。宋蘇轍《和文與可洋州園亭金橙徑》：『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柑大。穿徑得新苞，令公憶鱸膾。』

〔六八〕絳都春——曲牌名。屬南曲〔黃鍾宮〕，有引曲、正曲兩式。多變體。

〔六九〕寒風布野——此曲見《詞林摘艷》庚集、《雍熙樂府》卷十六。題作《冬景》。全曲由十四隻曲子組成，〔絳都春〕是第一隻。這十四隻曲子描述了冬季的各種景色及富貴人家的種種冬令活動，跟本回西門慶合家賞雪的情節正對景。

〔七〇〕法郎——即琺瑯。又作佛郎嵌、拂林、發藍等。搪瓷的舊稱。工藝技術于元明之際由西方傳入我國，明景泰年間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琺瑯器景泰藍。明王佐《新增格古要論》卷七：『大食窰器皿，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者與佛郎嵌相似，嘗見香爐、花瓶、合兒、盞子之類，但可婦人閨閣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又謂之鬼國窰。』

〔七一〕蒸餅——籠蒸的發麵食品，無餡。也叫籠餅。即今之饅頭、蒸饃之類。《晉書·何曾傳》：『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明蔣一葵《長安客話》卷二：『籠蒸而食者皆爲籠餅，亦曰炊餅，今畢羅、蒸餅、蒸卷、饅頭、包子、兜子之類是也。』按：這一段食品名，亦是關合性器的游戲文字。參見第二回注『河漏子』諸條。

〔七二〕韭菜酸笋蛤蜊湯——湯名。清袁枚《隨園食單·水族無鱗單》：『剝蛤蜊肉，加韭菜炒之，佳。或爲湯亦可。起遲便枯。』

〔七三〕水晶鵝——不如醬等帶色調料而蒸或炖製的全鵝。涼食，汁湯中的膠原蛋白冷凝成透明的凍，狀如水晶，故名。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庚集：『水晶膾，豬皮割去脂，洗淨。每斤用水一斗，葱、椒、陳皮少許。慢火煮皮軟，取出，細切如縷，卻入原汁内再煮，稀稠得中，用綿子濾，候凝即成膾。切之，釅醋澆食。』

〔七四〕巴子肉——風乾或曬乾的肉。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日曬肉曰巴，凡物之乾如臘者皆曰巴。』元韓奕《易牙遺意》卷上：『算條巴子，豬肉精肥各另切作三寸長條，如算子樣，以沙糖、花椒末、宿砂末調和得所，拌勻，曬乾，蒸熟。』

〔七五〕柳蒸——一種烹飪法。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卷一：『柳蒸羊……于地上作爐，三尺深，周回以石燒，令通赤。用鐵芭盛羊，上用柳子蓋覆，土封，以熟爲度。』

〔七六〕勒鮝魚——即鰳魚鮝。鰳魚：又名脍魚、曹白魚等。鮝：乾魚。《集韵·養韵》：『鮝，魚臘。』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十四：『勒魚出東南海中，以四月至……小首細鱗，腹下有硬刺，如鰣腹之刺；頭上有骨，合之如鶴喙形。乾者謂之勒鮝，吳人嗜之。』

〔七七〕奶罐子酪酥——乳製品。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酪潼，北人多造之……用乳半杓，鍋内炒過，入餘乳，熬數十沸，常以杓縱横攪之，乃傾出罐盛，待冷掠取浮皮，以爲酥；入舊酪少許，紙封放之，即成矣。』

〔七八〕槅子——傳統建築中不承重，起隔斷或封閉作用的長窗、門扇、室内間槅等。也叫槅扇。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祿山夢見殿中槅子倒，幡綽曰：「革故從新。」』

〔七九〕赤繩緣分莫疑猜——此詩見於明李昌祺《剪燈餘話·江廟泥神記》。原詩共八句，這裏取首尾四句，文字略有改動。赤繩緣分：指姻緣。傳說唐代韋固曾見老人月下檢書，問之，老人曰：『天下之婚牘耳。』又問：『囊中何物？』老人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妻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繫，雖讎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逭。』見唐李復言《續玄怪錄》卷四。

〔八〇〕扊扅夫妻——指患難夫妻。《樂府詩集》卷六十《琴歌三首》（百里奚妻作）引《風俗通》：『百里奚爲秦相，堂

上樂作，所賃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換弦而歌。問之，乃其故妻，還爲夫婦也。亦謂之扊扅歌。」歌辭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百里奚：春秋時人，秦繆公用五張羊皮爲之贖身，拜爲相。扊扅：門閂。百里奚貧甚，別家時，妻子宰了伏蛋的母鷄，以門閂爲炊，與之餞行。後以此指患難夫妻。

〔八一〕百年諧——謂夫妻共同生活到老。元無名氏〔集賢賓〕《皂羅袍》：『美滿恩深情厚，願百年諧老，共守白頭。』

〔八二〕動意——動怒；起意。元無名氏《娶小喬》第三折：『某等四將，乃元帥治下，何勞如此動意。』

〔八三〕冤家路兒窄——雠人或不願相見的人偏偏碰上，猶如狹路相逢，無可回避。《西游記》第四十五回：『正欲下手擒拿，他卻走了。今日還在此間，正所謂冤家路兒窄也。』

〔八四〕監生——國子監的生員。《新唐書·選舉志上》：『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明史·選舉志一》：『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品官子弟曰廕監，捐貲曰例監。』

〔八五〕秘書省——官署名。南朝梁始設，掌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唐宋均沿置，元廢。明清圖籍均藏內府而不設秘書省。《宋史·職官志四》：『秘書省，監、少監、丞各一人。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曆數之事，少監爲之貳，而丞參領之。』案：秘書省無『參政』職，參政爲明代各省布政司副長官，把秘書省移接行政省，乃小說家言。

〔八六〕參政——明代官職名。《明史·職官志四》：『承宣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從二品；左右參政，從三品；左右參議，無定員，從四品。參政、參議因事添設，各省不等。』

〔八七〕賭身發咒——指着自己的身體發誓。賭咒：起誓。《紅樓夢》第十二回：『賈瑞急的賭身發誓。』

〔八八〕死告活央——極力地央求。

〔八九〕奔命——奔走性命；逃命。《舊唐書·黃巢傳》：『僖宗夜自開遠門出，趨駱谷。諸王官屬相次奔命。』多用來

形容倉惶急走。

〔九〇〕游營撞尸——罵人到處游逛。游營：巡邏軍營。《紅樓夢》第八十回：「死娼婦！你這會子做甚麼來撞尸游魂？」

〔九一〕打諢——本是戲劇表演用語。打：即打科表演動作。元王實甫《破窰記》第一折：「寇準打背推科。」諢：即諢語，逗趣的話。《玉篇·言部》：「諢，弄言。」打諢即說逗趣的話。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後泛指說笑逗趣。

〔九二〕砂礓語兒——疙瘩話；含有諷刺或打趣意味的話。

〔九三〕撅——惡語回絕。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憑怒而以語詬詈之也曰攫。」民國十四年《獻縣志》卷十七：「罵人謂之卷，亦謂之撅。」民國十七年《膠澳志·民社志》：「撅人，即詈人。」

〔九四〕門詞兒——盲女沿門乞討所唱的詞曲。也叫「門歌」或「鑼鼓書」。內客多敘新近發生的事，唱腔結構簡單，爲四句單曲體，分歌頭、歌尾、歌身。歌身可上下句反復演唱。明葉憲祖《鸞鎞記》第十五出：「〔貼念介〕自從盤古分天地，幾個作佛幾人仙。今朝仙女臨凡界，住在咸宜觀裏邊。鍊師說：請相公去唱門詞罷，做甚麼詩！〔中淨〕門詞正是女眷極喜的，你鍊師怎麼不留我唱唱？」

〔九五〕念了經打和尚，往後不省人了——歇後語。謂事成之後就不再記得出過力的人，反而以怨報德。省：記得。

〔九六〕翅膀毛兒乾了——乳雛剛孵出時，翅羽是濕的，不能獨立生活。翅膀毛兒乾了，比喻已能獨立，不再需要別人的呵護。類似的說法有「翅膀硬了」、「羽毛長滿了」等。

〔九七〕攮刀子的——挨刀子扎的。謂人不得好死。攮：刺；扎。《醒世姻緣傳》第五十八回：「這天多昝了，還不家去，在人家攮血刀子叨瞎話！」

〔九八〕後娘養的——比喻不受重視。後娘：繼母。

〔九九〕田鷄——蛙的別名。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十二：「蛙好鳴，其聲自呼。南人食之，呼爲田鷄，云肉味如鷄也。」

〔一〇〇〕捩——「勒」的借字，緊束。唐張鷟《游仙窟》：「細細腰支，參差疑勒斷。」本書爲雙關語，實指性行爲。

〔一〇一〕姑子——尼姑的俗稱。《紅樓夢》第七回：「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一處玩耍呢。」

〔一〇二〕打夥兒——搭夥；結伴。元無名氏《小尉遲》第一折：「你本是那潑泥鰍打夥相隨從，可便乾鬧起一座水晶宮。」

〔一〇三〕葷笑話兒——指含有猥褻意味的笑話。葷：葱蒜等有特殊氣味的菜。《說文·艸部》：「葷，臭菜也。」徐鍇繫傳：「通謂芸臺、椿、韭、蒜、葱、阿魏之屬。方術家所禁，謂氣不潔也。」此處指含有「不潔」意味的言辭。

〔一〇四〕搜求——尋找；尋求。唐薛逢《開元後樂》：「中原駿馬搜求盡，沙苑年來草又芳。」本書指過分要求或尋人短處。

〔一〇五〕遞酒——敬酒。《水滸傳》第三十七回：「不時間，又請差撥、牌頭遞杯。」

〔一〇六〕外郎——本爲官職名。漢代稱沒有固定職務的散郎爲外郎。宋元以後用來稱呼衙門中的書吏。明陳士元《俚言解》卷一：「吏稱外郎。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貴客，故僭擬以尊之。」元孫仲章《勘頭巾》第二折：「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麵。水麵打一和，糊塗成一片。」

〔一〇七〕六房——衙署吏員分曹辦事的吏、户、禮、兵、刑、工等房的合稱。此處雙關，暗指西門慶的六房妻妾。

〔一〇八〕拍手——擊掌爲誓。參見第十二回注「排手」條。

〔一〇九〕打探子兒——打探；探聽消息。

〔一一〇〕鋪謀定計——策劃計謀。元高文秀《澠池會》第一折：「出口誇言離趙國，鋪謀定計入潼關。」

〔一一一〕攛弄——變戲法。指以假像哄騙人。元高則誠《琵琶記》第二十五齣：「但是來無踪，去無迹，對面騙人如攛弄。」

〔一一二〕回爐復帳——比喻重復已做過的事情。回爐：重新放回爐中加工，比喻重做。《西游記》第三十回：「把行李等老豬挑去高老莊上，回爐做女婿去呀。」復帳：覆核帳目。特指妓女接待第二個客人。《醒世恆言》卷三：「你如今快快尋個覆帳的主兒，他必然肯就。」

〔一一三〕涎纏——没臉没皮地糾纏。明徐渭《歌代嘯》第二折：「餓肚腸煞會涎纏，俏騙老偏多伎倆。」

〔一一四〕擲骰——擲色子。骰：骰子，也叫色子，小的六面正方體，六面分別刻有一至六點。玩時將骰子擲于特定的骰盆內，以點色大小及組合名目賭勝負。玩法有多種，骰數從一到二十四個不等，通常用二個。《紅樓夢》第七十三回：「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斗牌。」

〔一一五〕牌譜——記載骨牌點色搭配名目的書，供行酒令時參檢。明瞿佑編有《宣和牌譜》

〔一一六〕牌兒名——曲牌名。清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曲套中有牌名，有名同而體異者，有體同而名異者。」

〔一一七〕六娘子——曲牌名。全稱爲〔河西六娘子〕，屬北曲〔雙調〕。字數定格爲七、六、九、五、五、六，共六句。

〔一一八〕醉楊妃——骨牌名。也叫「七紅沉」，由八張牌組成。其中七張牌以紅色點數爲主，一張牌爲九綠點。九點中有六點雙行竪排，三點斜排，象征人醉倒倚卧，紅點象征人醉酒赧顏，故名醉楊妃。

〔一一九〕八珠環——骨牌名。由二張各四綠點的牌組成。四點位于牌面的四角，呈環狀；兩張牌共八點，故名八珠環。

〔一二〇〕游絲兒抓住荼蘼架——見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三折〔駐馬聽〕曲。原詞是：「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抓住了荼蘼架。」根據酒令內容的需要，文字上有些變動。暗指家妻妾關係復雜。

〔一二一〕虞美人——曲牌名。南曲〔南呂宮〕、北曲〔正宮〕均有此牌名。南曲較常見，字句格律與同名詞牌半闋同。

〔一二二〕楚漢爭鋒——骨牌名。由二張各十一綠點的牌組成。十一點中的五點象征梅花，梅從木，寓指楚；六點象征水，寓指漢。故名楚漢爭鋒。

〔一二三〕正馬軍——骨牌名。由三張牌組成。左麵一張牌十二點，上六下六；中間一張牌十點，上五下五；右麵一張牌八點，上四下四。牌點整齊對應，猶如馬軍列陣，故名。

〔一二四〕耳邊金鼓連天震——見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二本第一折〔六幺序〕曲。原詞是：『耳邊廂金鼓連天震，征雲冉冉，土雨紛紛。』此處暗中關合着西門慶六妻妾吵鬧聲不絕于耳。

〔一二五〕水仙子——曲牌名。南北曲許多宮調均有此牌名，以北曲〔雙調〕爲常見，另一常見者屬北曲〔黃鍾宮〕，名〔古水仙子〕。

〔一二六〕二士入桃源——骨牌名。由三張牌組成。中間一張牌六點，綠二紅四；左右兩張各八點，皆紅。以紅點象征桃花，二綠點象征二士，故名。此處暗中關合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西門慶妻妾群中。

〔一二七〕花開蝶滿枝——骨牌名。由三張牌組成。中間一張牌六點，四紅二綠；左邊一張牌八點，皆紅；右邊一張牌四點，皆綠。以十二紅點象征花，六綠點象征蝶，故名。

〔一二八〕落紅滿地胭脂冷——見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二本第二折〔耍孩兒〕曲。原詞是：『俺那裏落紅滿地胭脂冷，休辜負了良辰美景。』此處暗指李嬌兒被冷落的境況。

〔一二九〕鮑老兒——曲牌名。北曲〔正宮〕〔中呂宮〕均有此牌名。〔中呂宮〕常用，字數定格爲八、七、八、六、四、四、四、四、四、四，共十句。

〔一三〇〕臨老入花叢——骨牌名。由三張牌組成。中間一張牌十點，六綠紅四；左右兩張牌各八點，皆紅色。六綠點象征六十歲，二十紅點象征花叢，故名。

〔一三一〕三綱五常——骨牌名。由三張牌組成。中間一張牌四點，上一紅點，下三綠點；左右兩張牌各二點，紅色

以三綠點象征三綱，五紅點象征五常，故名。

〔一三二〕非奸做賊拿——見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三折〔得勝令〕曲。原詞是：『誰着你夤夜入人家，非奸做賊拿。』此處暗中關合潘金蓮與陳經濟的不正當關系。

〔一三三〕端正好——曲牌名。一屬北曲〔正宮〕，一屬北曲〔仙呂宮〕。字數定格一般是三、三、七、七、五（仙呂于第四句後可酌增三字句）。

〔一三四〕搭梯望月——骨牌名。由三張牌組成。中間一張牌三點，一紅二綠；兩邊二張牌各四點，皆綠色。一紅點象征月，四綠點象征梯，故名。

〔一三五〕晝夜停——骨牌名。由三張牌組成。左右兩張牌各二點，紅色；中間一張牌六點，一紅五綠。整副牌紅綠各五點，分別象征晝與夜，故名晝夜停。停：均分。春分日晝夜長短相等，所以也說成春分晝夜停。

〔一三六〕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見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二折〔石榴花〕曲。原詞是：『爲一個不酸不醋風魔漢，隔牆兒險化做了望夫山。』望夫山：又稱望夫石。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夫歸而化爲立石。因以爲名焉。』《西廂記》用來比喻崔鶯鶯久立牆外聽琴。本書暗指李瓶兒久望西門慶不至。

〔一三七〕麻郎兒——曲牌名。屬北曲〔越調〕。北方一些地區把蜻蜓也叫麻郎兒（麻讀陰平）。此處乃一語雙關。

〔一三八〕群鴉打鳳——骨牌名。由三張牌組成。左右兩張各六點，上三下三，斜排，皆綠色；中間一張七點，上三，斜排，綠色，下四，紅色。以斜排的三綠點象征群鴉，一紅點象征鳳，故名。

〔一三九〕折腳雁——骨牌名。由三張牌組成。左右兩張牌各六點，上三下三，斜排，象征飛雁；中間一張牌三點，上一下二，似雁折足，故名。此處暗指孫雪娥。

〔一四〇〕好教我兩下裏做人難——見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二折〔滿庭芳〕曲。原詞是：『禁不得你甜話兒熱

趟，好看我兩下裏做人難。」此處暗指孫雪娥兩方都不討好。

〔一四一〕念奴嬌——曲牌名。南北曲均有此牌名，屬〔大石調〕。字句格律與同名詞牌前半闋同。另北曲〔大石調〕有《百字令》，別名《念奴嬌》，與詞牌全闋同。

〔一四二〕錦裙襴——骨牌名。又叫『籃子』或『花籃』。由三張牌組成。左邊一張十二點，右邊一張八點，皆綠色；中間一張十點，四紅六綠。以筒狀排列的綠點象征裙，以四紅點象征裙子的襴邊，故名。

〔一四三〕春風夜月銷金帳——見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二本第二折〔耍孩兒〕曲。原詞是：『俺那裏準備着鴛鴦夜月銷金帳，孔雀春風軟玉屏。』此處暗指孟玉樓跟西門慶當夜共寢事。

〔一四四〕滿令——完令。酒令行畢，令官滿飲一杯，宣告酒令完滿。

〔一四五〕淘氣——頑皮。元曾瑞〔采茶歌〕《閨中聞杜鵑》：『無情杜鵑閑淘氣，頭直上耳根底，聲聲聒得人心碎。』

〔一四六〕老米醋，挨着做——歇後語。做米醋時，一缸接一缸地填料發酵，故歇『挨着做』。做：又有『較量』『打鬬』的意思，此指潘金蓮逐個地和人挑釁。

〔一四七〕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歇後語。媒人婆，歇『老娘』。樓子：樓房。一般人上高處有些害怕，媒人婆上慣了小姐的綉樓，故歇『耐驚耐怕』。此處潘金蓮以『老娘』自稱，謂並不怕孟玉樓和她『答話』。

〔一四八〕外四家兒的——謂血緣關係疏遠的。《紅樓夢》第二十八回：『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倒把外四路的甚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

〔一四九〕行動——動輒；動不動。《紅樓夢》第三十一回：『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

〔一五〇〕磨趄子——身體歪斜。

〔一五一〕搊——攙扶。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扶曰搊。』唐樞《蜀籟》卷二：『掃帚倒了都沒人搊。』

〔一五二〕蹅——踏在積雪或泥水中。音『插』上聲。民國二十三年《平谷縣志》：『蹅，初瓦切，人在雨雪中行也。』

〔一五三〕嘴抹兒——言語；辭令。《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二回：『心地使得，本領也不弱，只不過老實些兒，沒甚麼大嘴末子。』

〔一五四〕在一個跳板兒上走——比喻命運相關或在一起共同生活。跳板兒：一端搭在車船邊或高臺堆垛上的長木板，供人上下走動。在一個跳板上走的人須互相關照，否則易摔下去。

〔一五五〕悔吝——悔恨。《後漢書·馬援傳》：『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駡李銘

巧厭多勞(一)拙厭閑，善嫌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妒貧遭辱，勤怕貪圖儉怕慳。
觸事不分皆笑拙，見機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爲人難做做人難。

話説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都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在後廳與衆客飲酒，倒也罷了。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自家癆病死了，月娘新近與他娶了一房媳婦。娘家姓宋，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當先(二)賣在蔡通判家(三)房裏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廚役蔣聰爲妻小。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做活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蔣聰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四)，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廚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婆央來

旺兒對西門慶説了，替他拿帖兒縣裏和縣丞説，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説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惠蓮。這個老婆屬馬的，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了。生的黄白淨面〔五〕，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脚還小些兒。性明敏，善機變，會裝飾。龍江虎浪〔六〕，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風的領袖①。若説他底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人來倒目隨。托腮并咬指，無故整衣裳。坐立隨搖腿，無人曲唱低。開窗推户牖，停針不語時。未言先欲笑，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衆家人媳婦上竈，還没甚麽粧飾，猶不作在意裏。後過了一個月有餘，看了玉樓、金蓮衆人打扮，他把鬏髻墊的高高的，梳的虚籠籠的頭髮，把水鬢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慶睃在眼裏。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綉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七〕。約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八〕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在家，没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簫：『房中另放卓兒，打發酒菜湯飯點心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内看見惠蓮身上穿着紅袖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故意問玉簫：『那個穿紅襖的是誰？』玉簫回道：『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

婦子惠蓮。』西門慶道：『這媳婦子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裙子。』說了就罷了。

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户家吃生日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惠蓮正往外走，兩個撞了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吶吶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老婆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到他屋裏，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酒席上斟酒，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說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爹纔開廚櫃拿了這疋段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惠蓮開看，卻是一疋翠藍四季團花〔九〕兼喜相逢〔一〇〕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若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爹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爹與你買。今日赶〔一一〕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何如？』那老婆聽了，微笑而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屋裏伺候。』玉簫道：『爹說小厮每看着，不好進你這屋裏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裏，那裏無人，堪可一會兒。』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裏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

卻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裏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

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匀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在上房門首②，金蓮問：『你爹在屋裏？』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這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裏面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說，進入花園裏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裏，只見他兩個人在裏面纔了事。老婆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裏做甚麼？』老婆道：『我來叫畫童兒來。』說着③，一溜烟〔一二〕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裏邊繫褲子，罵道：『賊没廉耻的貨，你和奴才④淫婦大白日裏在這裏端的幹的勾當兒！剛纔我打與那淫婦兩個耳刮子⑤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一三〕也不算！俺每閑的聲喚在這裏來，你來也插上一把子。老娘眼裏卻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即要這奴才淫婦，兩個瞞神唬鬼〔一四〕弄剌子兒〔一五〕，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卻和你每答話！』那西門慶笑的出去了。

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每說：『爹來家，使玉簫手巾裏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來旺兒媳婦子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老婆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

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腳，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圖漢子喜歡。惠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算與他衣服、汗巾、首飾、香茶之類，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粉，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裏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裏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有詩爲證：

西門貪色失尊卑，群妾爭妍竟莫疑。
何事月娘欺不在，暗通僕婦亂倫彝〔一六〕。

一日，臘月初八日〔一七〕，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一八〕家送殯。教小廝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教春梅⑥等四人彈唱。西門慶正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經濟在傍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一九〕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寶跟着，夾着毡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喏不迭，誇道：『誰似哥好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

水葱兒〔二〇〕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卻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二一〕，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粉錢來罷。』少頃，春梅等四人見了禮，進去了。陳經濟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才教好些。房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教應寶⑦叫了轎子，買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遲了一步兒。』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一面分付小廝，後邊看粥來吃。只見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日新⑧，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裏答應，兩日來爹宅裏伺候。』說着，兩個小廝放卓兒，拿粥來吃。就是四個鹹食，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雛兒，一碗春不老〔二二〕蒸乳餅，一碗餛飩鷄兒。銀廂甌兒粳米投着各樣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經濟吃了，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裏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小廝畫童兒連卓兒擡下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應伯爵並馬相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

那月娘房裏玉簫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內亂廝有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裏攛混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王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

越發養活的那王八靈聖兒〔二三〕出來了，平白撚我手的來了。賊王八〔二四〕，你錯下這個鍬撅了〔二五〕。你問聲兒去，我手裏你來弄鬼！等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王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户。沒你這王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王八來，撅臭〔二六〕了你這王八了！』被他千王八⑨萬王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二七〕。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

李銘唬的往外走了，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惠蓮在房裏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氣的春梅道：『情知是誰。叵耐李銘那王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廝，留下一卓菜并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簫他每，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王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兒〔二八〕也怎的！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廂房裏去了。王八見無人，儘力向我手上撚了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待笑。我饒了他！那王八見我吆喝罵起來，他就即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與賊王八兩個耳刮子纔好！賊王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二九〕的邪皮〔三〇〕行貨，教你這王八在我手裏弄鬼。我把王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怪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兒氣的黃黃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王八攆了去就是了。那裏緊等着供唱撰錢哩也怎的，教王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王八業罐子滿了〔三一〕！』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三二〕也怎的！』宋惠蓮道：

『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持着。』金蓮道：『扶侍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王八，也錯上了墳(三三)，你問聲家裏這些小廝每，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三四)？遇喜歡，罵兩句；若不喜歡，拉到他主子根前就是打。着緊把他爹扛(三五)的眼直直的⑩，看不出他來？賊王八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三六)！』因向春梅道：『没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他那廂房裏做甚麼？卻教那王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簫和他每，只顧頑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三六)屋裏？』春梅道：『都往對過大姐房裏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⑪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自此遂斷了路兒，不敢上門。這李銘，正是：從前作過事，没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習教歌妓逞富豪⑫，每日閑庭弄錦槽(三七)。
不意(三八)李銘遭譴斥，春梅聲價競天高。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家風　「風」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②立在上房門首　「在」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③說着　「說」原作「看」，參考崇禎本改。

④奴才　「才」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⑤耳刮子　「刮」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⑥教春梅　「教」字下原有一「唱」字，酌刪。

⑦應寶　「寶」原作「保」，據前後文改。

⑧李日新　「日」原作「自」，據後文改。

⑨千王八　「王」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⑩把他爹扛的眼直直的　「爹」原作「的」，酌改。

⑪西門慶分付　「西」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⑫富豪　「富」原作「家」，酌改。

【註釋】

〔一〕巧厭多勞——手巧的人苦于多勞作。語出《莊子·列禦寇》：「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二〕當先——原先；當初。《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三：「當先在劉家，而今的丈夫叫做辛德。」

〔三〕通判——官職名。宋置，爲州、府的輔官，與知州、知府共同處理政務。《宋史·職官志七》：「宋初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職掌倅貳郡政，凡兵民、錢穀、户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

與守臣通簽書施行。」

〔四〕刮言——以言語挑逗。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與人有桑中之期曰偷，相挑曰刮。』

〔五〕黃白淨面——面部膚色在黃白之間，不十分黃，也不夠十分白。也說成黃白淨兒，或黃白淨子臉等。徐世榮《北京土語辭典》：『黃白鏡子兒，指微黃而光潤的面色，或指有這種面色的人。如：劉老師長得文文雅雅，一副黃白鏡子兒。』

〔六〕龍江虎浪——形容女子謔浪風騷。虎：喻女色。浪：女子放蕩。

〔七〕期程——路上用的時間。泛指在外的時間。唐張說《蜀道後期》：『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

〔八〕旱路——陸路；陸上通道。《水滸傳》第十一回：『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卻是水路，全無旱路。』

〔九〕團花——團形的花紋圖案。《儒林外史》第一回：『爲頭一人，頭戴武巾，身穿團花戰袍。』

〔一〇〕喜相逢——一種吉祥圖案。以喜鵲、鳳凰組成盤旋相對的團形圖案，寓歡喜相逢之意。

〔一一〕赶——趁；利用（時間、機會）。明無名氏《風月南牢記》第二折：『今日趕個空，便瞞着周家去走一遭。』

〔一二〕一溜烟——形容跑得快，踏起一溜灰塵。後文又作『一道烟』、『一滚烟』。元無名氏《射柳捶丸》第三折：『聽的廝殺，拽起衣服，往帳房裏則一溜烟。』

〔一三〕脹豬——豬宰殺後，用鐵制錐管往豬的皮下吹氣使脹起，易于褪毛。比喻把人皮肉打得腫脹。

〔一四〕瞞神唬鬼——欺騙哄弄人。《紅樓夢》第二十回：『你們瞞神弄鬼的，打是我都不知道呢！』

〔一五〕弄刺子兒——弄鬼；耍手段。本書第七十五回：『把我當甚麽人兒，在我手内弄刺子！』

〔一六〕倫彝——倫常；人倫常道。彝：常道。明汪廷訥《種玉記》第二十八齣：『我寧甘一死，難居側室亂倫彝。』

〔一七〕臘月初八日——農曆十二月八日。臘本爲祭名，于冬至後三戌日祭百神，因稱舉行臘祭的月份爲臘月。《史記·陳涉世家》：『臘月，陳王之汝陰。』裴駰集解引宗懍《荆楚記》：『臘節在十二月，故因是謂之臘月也。』佛教

傳說，臘月初八日爲釋迦牟尼成道日，僧寺舉行紀念活動。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十：『十二月……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隊念佛。以銀銅沙羅或好盆器，坐一金銅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楊枝灑浴，排門教化。諸大寺做浴佛會，并送七寶五味粥與門徒，謂之臘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雜料煮粥而食也。』明劉若愚《酌中志》卷二十：『（十二月）初八日，吃臘八粥。先期數日，將紅棗捶破泡湯，至初八早，加粳米、白果、核桃仁、栗子、菱米煮粥，供佛聖前；户牖、園樹、井竈之上，各分布之。舉家皆食，或亦互相餽送，誇精美也。』

〔一八〕推官——官職名。唐代始設，明代爲知府的屬官。《明史·職官志四》：『府，知府一人，同知、通判無定員，推官一人……推官理刑名，贊計典。』

〔一九〕三弄梅花——此曲見《詞林摘艷》丙集，曲牌爲〔粉蝶兒〕，首句是：『三弄梅花，戍樓中角聲吹罷。』明陳大聲作。全套共由九支曲子組成，題作《閨情》，寫女子雪夜思人，〔粉蝶兒〕是它的第一支曲子。《雍熙樂府》、《群音類選》亦收入。

〔二〇〕水葱兒——一種生長在淺水中的葱類植物，莖青白而圓潤。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上：『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黄紫三種，出始興。』明楊慎《升庵全集》卷八十：『水葱生水中，如葱而中空，又名翠管。』多用來形容少女長得水靈秀美。《紅樓夢》第四十六回：『誰教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葱兒似的。』

〔二一〕素手——空手。指未帶禮物。《三俠五義》第六十六回：『猛然想起鄧車生辰已近，素手前去，難以相見。』

〔二二〕春不老——芥菜的變種。莖葉多用作腌菜。又稱雪裏紅。明王世懋《學圃雜疏·蔬疏》：『芥多種，以春不老爲第一。』清汪灝《廣群芳譜》卷十四：『秋間嫩春不老芥菜，陰半乾，擇去黄葉老梗，將根劈爲數瓣。每斤用炒鹽三兩五錢，將鹽陸續揉入菜內……入罈內，仍取原汁澆入，用泥封固，至立春即移房內架起。』

〔二三〕靈聖兒——靈性；聰敏的機性。此處是反語。元關漢卿《竇娥冤》第三折：『若没些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

得湛湛青天。」

〔二四〕下鍬撅——硬打主意；强使手段。元楊文奎《兒女團圓》第三折：「那廝敢平地下鍬撅，一謎裏便胡謅亂說。」元汪元亨〔醉太平〕《警世》：「並頭蓮上下鍬鐝，姻緣簿碎扯。」

〔二五〕王八——對妓院、樂户人家男子、或妻子有外遇的男人的惡稱。又作「忘八」。吳漢痴主編《切口大詞典·娼妓類·八大胡同妓院之切口》：「王八，用于掌班領家者。」也用作詈辭。元施惠《幽閨記》第三十九齣：「咳，這個天殺的老忘八！」

〔二六〕撅臭——即缺臭，缺得發臭，山東等地方音，「撅」讀若「缺」。缺臭是反語，實謂並不缺少。本書第四十回：「大剌剌對着主子坐着，倒撅臭與他這個主子兒了。」第七十七回：「蔣胖子掉在陰溝裏，缺臭了你。」可證「撅」、「缺」諧音。

〔二七〕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形容人慌忙逃命。星命學將乾支與五行配合，以人的生時推定命運的五行所屬，如「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等等，故有金命、水命之說。此處以不論你是金命還是水命，皆走投無命，極言慌急之甚。

〔二八〕褶兒——折痕；皺褶。比喻規矩、體統。後文又作「摺兒」。本書第二十三回：「狂的有些摺兒也怎的！」第七十五回：「慣的有些摺兒，不管好歹就駡人。」

〔二九〕不三不四——行爲不端；不正派。《二刻拍案驚奇》卷五：「趁着喧閙叢中幹那不三不四勾當的，不一而足。」《老殘游記》第十九回：「白天裏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賭錢，夜間就住在小銀子家。」

〔三〇〕邪皮——作風不正派。後文又作「斜皮」。《醒世姻緣傳》第十九回：「那邪皮子貨，就住到四不居鄰的去處，他望着塊石頭也騎拉騎拉。」

〔三一〕業罐子滿了——做惡到了極點。業：罪惡。參見第十九回注。元孔文卿《東窗事犯》第二折：「你看看業罐滿，

潄潄死限催，那三人等候在陰司內。」

〔三二〕五棍兒——指夾手指的刑具拶子，用五根小木棍組成，故曰。

〔三三〕錯上了墳——謂找錯了對象。

〔三四〕吊嘴兒——調嘴；耍嘴皮子。《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他見你，一定不敢調嘴。」

〔三五〕扛——音「剛」。頂撞。後文又作「訌」。元尚仲賢《氣英布》第一折：「你將那舌尖兒扛，嘴則將劍刃兒磨。」《西游記》第四十回：「八戒聽說，扛住行者。」

〔三六〕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歇後語。姜味辛，故以「生姜」歇「辣手」，指人生性潑辣，不好對付。

〔三七〕錦槽——指樂器。槽：弦樂器架弦的格子。唐李賀《秦王飲酒》：「龍頭瀉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棖棖。」

〔三八〕不意——不想；沒料到。唐郎士元《長安逢故人》：「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

第二十三回

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①

行動不思天理，施爲怎卻成規。
徇情縱意任奸欺，仗勢慢人尊己。
出則錦衣駿馬，歸時越女吳姬〔一〕。
休將金玉作根基，但恐莫逃興廢。

話說一日臘盡陽回〔二〕，新正佳節〔三〕。西門慶賀節〔四〕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裏下棋。玉樓道：『咱每今日賭甚麼好？』潘金蓮道：『咱每人三盤，賭五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二錢買個豬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豬頭咱每吃。只說他會燒的好豬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稀爛。』玉樓道：『大姐姐他不在家，卻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裏，也是一般。』說畢，三人擺下棋子，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銀子。金蓮使綉春兒叫將來興兒來，把銀子遞與，教他買一罈金華

酒，一個豬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廚房裏，教來旺兒媳婦惠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裏等着，我每就去。』那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裏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蛾兩個看答着，是請他不請他是？』金蓮遂依聽玉樓之言。

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豬首，送到廚下。惠蓮正在後邊，和玉簫在石臺基上坐着搗瓜子兒〔五〕哩。來興兒便叫他：『惠蓮嫂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豬首連蹄子，都在廚房裏，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裏去。』惠蓮道：『我不得閑，與娘納鞋〔六〕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七〕教我燒。』來興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揚長〔八〕出去了。玉簫道：『你且丟下，替他燒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聲氣氣〔九〕的。』惠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會燒豬頭？巴巴的栽派〔一〇〕與我替他燒。』于是起身走到大廚竈裏，舀了一鍋水，把那豬首、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安在竈內，用一大碗油醬并回香、大料拌着停當，上下錫古子〔一一〕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豬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一二〕盛了，連姜蒜碟兒，教小廝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裏，旋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揀上分兒〔一三〕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與月娘吃，使丫鬟送到上房裏。其餘，三個婦人圍定，把酒來斟。

正吃中間，只見惠蓮笑嘻嘻走到根前，說道：『娘每試嘗這豬頭，今日小的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剛纔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這豬頭倒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

你用一根柴禾兒？』惠蓮道：『不瞞娘每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揀碟兒〔一四〕揀了一碟豬頭肉兒，遞與惠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嘗嘗。』惠蓮道：『小的自知娘每吃不的鹹，没曾好生加醬，胡亂也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于是插燭也似磕了三個頭，方纔在卓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

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豬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每因在李大姐處下棋，贏的李大姐豬頭，留與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均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每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叫將郁大姐來，晚間耍耍，有何妨碍？强如那等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就是初五日，我先起罷②，使小厮叫郁大姐來。』于是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日。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又該我擺酒，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你每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擺。』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閑，教李大姐挪在初十日也罷了。』衆人計議已定。

話休饒舌。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往鄰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姊妹歡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日，卻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

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妗子都在這裏過節頑耍。看看到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强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一五〕，沒的那俺每去赤腳絆驢蹄〔一六〕。」似他這等說，俺每罷了，把大姐姐都當驢蹄子看成〔一七〕。』月娘道：『他是恁不是才料處窩〔一八〕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裏吃酒，郁大姐在傍彈唱。當下也有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

那日西門慶不在家，往人家去了。月娘分付玉簫：『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在房裏打發他吃就是了。』玉簫應諾。不想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向前替他脫了衣裳。西門慶便問月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前邊六娘房裏，和大妗子、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一九〕你應二爹送的那一罈茉梨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旋把茉梨花酒打開，西門慶嘗了嘗，說道：『自好你娘每吃。』教玉簫、小玉兩個提着，送到前邊李瓶兒房中。惠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簫送酒來，惠蓮俐便，連忙走下來接他的酒。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下，這老婆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都大〔二〇〕回了？』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每吃的甚麼酒，說是金華酒，教我把應二爹送的這一罈茉梨花酒，拿來與娘每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卓兒，有見成菜兒

打發他吃。』玉簫應諾，往後邊去了。

這惠蓮在席上站立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每吃。』月娘分付：『對你姐說，上房揀粧裏有六安茶〔二一〕，頓一壺來俺每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二二〕走到後邊，玉簫跟在堂屋門首，取茶來了，掀了個嘴兒〔二三〕與他。老婆掀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坐在他懷裏，兩個就親嘴咂舌頭做一處。老婆一面用手揝着他那話，一面在上噙酒哺與他吃。老婆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你與的那香茶都沒了。』又道：『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我還他。』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門慶要解老婆褲子。老婆道：『不好，只怕人來看見。』西門慶道：『你今日不出去，在後邊晚夕咱好生耍耍。』老婆搖頭說道：『後邊惜薪司擋住路兒——柴衆〔二四〕。咱不如還在五娘那裏，色絲子女〔二五〕。』于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由他二人在屋裏做一處頑耍。

常言路上說話，草裏有人。不防孫雪娥正從後來，聽見房裏有人笑，只猜玉簫在房裏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腳。玉簫恐怕他進屋裏去，便一徑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往那裏吃酒？』那雪娥鼻子裏冷笑道：『俺每是沒時運的人兒，漫地裏栽桑——人不上他行〔二六〕。騎着快馬，也不上趕〔二七〕他。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兒酒？自下窮的伴當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廚房裏去

了。

這玉簫把簾子掀開，老婆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扠出來，往後邊看茶去了。須臾，小玉從外邊走來，叫：『惠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哩？』老婆道：『茶有了，着姐拿果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惠蓮道：『爹在房裏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裏取茶葉、剝果仁兒來。』于是打發衆人吃了茶，小玉便拿回盞托去了。這惠蓮在席上斜靠卓兒站立，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二八〕，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幺〔二九〕搭在純六〔三〇〕，卻不是天地分〔三一〕？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子是個錦屏風對兒〔三二〕。我看三娘這幺三〔三三〕配純五〔三四〕，只是十四點兒〔三五〕，輸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每在這裏擲骰兒，插嘴插舌〔三六〕，有你甚麼說處！』幾句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飛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三七〕。

這裏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開簾子進來，笑道：『你每好吃！』吳大妗子跳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去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我去罷。』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即跟了來，見西門慶吃的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惠蓮在後邊一夜兒罷，後邊沒地方兒。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好不好？』金蓮

道：『我不好駡的，没的那汗邪的胡説！隨你和他那裏合搗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裏③，我是没處照放〔三八〕他！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他在這裏。你不信，叫了春梅小肉兒，問了他來。他若肯了，我就容你容他在這屋裏。』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每不肯，罷，我和他往那山子洞兒那裏過一夜。你分付丫頭拿床鋪蓋，生些火兒那裏去。不然，這一冷怎麽當？』金蓮忍不住笑了：『我不好駡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行孝順，在那石頭床上卧冰哩〔三九〕。』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休奚落我。罷麽，好歹叫丫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我知道。』當晚衆堂客席散，金蓮分付秋菊，果然抱鋪蓋籠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預備。

惠蓮送月娘、李嬌兒、玉樓進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説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道：『也罷，你前邊睡去罷。』這老婆打發月娘進入，還在儀門首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莫教襄王勞望眼，巫山自送雨雲來。這宋惠蓮走到花園門，只説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曾扣角門子，只虛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内，只見西門慶又早在那裏頭秉燭而坐。老婆進到裏面，但覺冷氣侵人，塵囂滿榻。于是袖中取出兩個棒兒香〔四〇〕，燈上點着，插在地下。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兢〔四一〕。老婆在床上先伸下鋪〔四二〕，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四三〕，掩上雙扉，兩個上床就寢。西門慶脱去衣裳，白綾道袍〔四四〕，坐在床上，把老婆褪了褲，抱在懷裏。兩隻脚蹺在兩邊，那話突入牝中。兩

個摟抱，正做得好。卻不防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已是定了，在房中摘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花園內，聽他兩個私下說甚話。到角門首，推了推，開着④，遂潛身徐步而入。也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四五)，花刺抓傷了裙褶，躡足隱身(四六)，在藏春塢月窗下站聽。良久，只見裏面燈燭尚明，老婆笑聲說西門慶：『冷鋪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渴的老花子(四七)，就没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裏來了。口裏啣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四八)睡了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腳怎的？你看過那小腳兒的來，相我没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的⑤？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勾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處，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腳兒還小。』老婆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金蓮在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于是又聽勾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四九)，你娶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五〇)的，是後婚兒(五一)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人兒。』老婆道：『嗔道恁久慣老成⑥，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五二)，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只肐膊都軟了，半日移腳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裏面，把俺每都吃他撐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五三)。待要含忍(五四)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五五)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門倒銷(五六)了，

懊恨歸房宿歇。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清早辰，老婆先起來⑦，穿上衣裳，蓬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没插，吃了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⑧叫迎春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銷門兒，就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晚夕他聽了去了。這老婆懷着鬼胎〔五七〕，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從東淨裏出來，看見他只是笑。惠蓮道：『怪囚根子，誰和你雌着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嫂，俺每笑笑兒也嗔！』惠蓮道：『大清早辰，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没吃飯——眼前花〔五八〕。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這老婆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枉口拔舌〔五九〕⑨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裏睡？怎的不來家？你丢塊瓦兒，也要下落〔六〇〕。』平安道：『我剛纔還看⑩嫂子鎖着門，怎的賴得過？』惠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裏，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裏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醃螃蟹，説你會劈的好腿兒〔六一〕。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旋簸箕的，説你會咂的好舌頭〔六二〕。』把老婆説的急了，拿起條門拴來，趕着平安兒繞院子罵道：『賊汗邪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説不説！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有甚些摺兒也怎的！』那平安道：『耶嚛，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説？我曉的你往高枝兒〔六三〕上去了。』那惠蓮急訕〔六四〕起來，只赶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鋪〔六五〕簾子下走出來，一把手⑪將拴奪住了，説道：『嫂子爲甚麼打他？』惠蓮道：『你問那雌牙鬼囚根子，口裏六説白道的〔六六〕，把我的肐膊都氣軟了。』那平安得

手，往外跑了。玳安推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往屋裏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葫蘆兒順袋〔六七〕裏，取出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盪兩個合汁〔六八〕來我吃，把湯盛在銚子〔六九〕裏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接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盪了合汁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娘房裏打了卯兒〔七〇〕，然後來金蓮房裏。

金蓮正臨鏡梳粧，惠蓮小意兒，在傍拿抿鏡，掇洗手水，殷勤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也不理他。惠蓮道：『娘的睡鞋〔七一〕裹腳〔七二〕，我捲了收了罷？』金蓮道：『由他，你放着，教丫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惠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裏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丢着罷，亦發等他每來拾掇〔七三〕。歪蹄潑腳〔七四〕的，沒的展污〔七五〕了嫂子的手。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持他，纔可他的心。俺每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七六〕，轎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七七〕、秋胡戲。』這老婆聽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七八〕只是個大綱兒〔七九〕。小的還是娘擡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孔兒裏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子裏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要了你，俺每莫不與你爭⑫？不許你在漢子根前弄鬼，

輕言輕語〔八〇〕的。你說把俺每躧下去了，你要在中間踢跳〔八一〕。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等想心兒〔八二〕且吐了些兒罷！』惠蓮道：『娘再訪⑬，小的並不敢欺心。倒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道：『傻嫂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裏有這幾個老婆，或是外邊請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問聲⑭，你六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裏出氣〔八三〕，甚麼事兒來家不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走到儀門夾道〔八四〕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你是個大滑答子貨。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裏，放爛了纔好。想起甚麼來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八五〕。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老婆瞅了一眼，往前邊去了。

平昔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買西，赶着傅夥計叫傅大郎，陳經濟叫姐夫，賁四叫老四。昨日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八六〕起來，常和衆人打牙犯嘴⑮，全無忌憚。或一時教：『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驚心兒〔八七〕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辰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老婆罵道：『賊猴兒，裏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三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八八〕。看我進裏邊對他說不說！』

玳安道：『耶嚛⑯，嫂子，行動只拿五娘唬我。』幾時來一回，又叫：『賁老四，你替我⑰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誤了買賣，好歹專心替他看着，賣梅花的過來，叫住，請出他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裏，打開廂兒揀，要了他兩對鬢花大翠〔八九〕，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裏摸出半側銀子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鑿，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帳，丢下走來，蹲着身子替他鎚。只見玳安走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鑿。』一面接過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那銀子。婦人道：『賊猴兒，不鑿，只情〔九〇〕端詳的是些甚麽？你半夜没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玳安道：『偷倒不偷，這銀子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裏的。前日爹在燈市裏，鑿與賣方金⑱鐾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兒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裏？』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麽帳兒！』婦人便赶着打。小廝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賣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裏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⑲拿了去，我算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甚麽吃。』那婦人道：『賊猴兒，你遞過來，我與你。』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裏，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别的還塞在腰裏，一直進去了。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九一〕、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教與各房丫鬟并衆人吃。頭上治的珠子箍兒⑳，金燈籠墜子〔九二〕，黄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潞紬褲兒，綫捺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樨香

桶子〔九三〕三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

這老婆自從被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裏把小意兒貼戀。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腳針指，不拿强拿，不動强動。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九四〕，就來前邊金蓮這邊來。每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打成夥兒㉑。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一處坐。每日大酒大肉頑耍，只圖漢子喜歡。這婦人見抱金蓮腿兒〔九五〕。正是：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順水流。有詩爲證：

金蓮好寵弄心機，宋氏姑容〔九六〕犯主闈。
晨牝〔九七〕不圖今蓄禍，他日遺愆竟莫追。

毕竟未知後來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校記】

①藏春塢　「塢」原作「梅」，據目錄及後文改。

②我先起罷　「我」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③在這裏　「在」字原無，酌補。

④開着　「開」原作「門」，酌改。

⑤也怎的　「的」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⑥恁久慣老成　『恁』下原重一『恁』字，參考崇禎本刪。

⑦起來　『起』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⑧西門慶隔壁　『西』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⑨枉口拔舌　『枉』原作『提』，據第二十五回、第五十一回等『枉口拔舌』語改。

⑩還看　『還』原作『遠』，參考崇禎本改。

⑪一把手　『手』原作『首』，據第三回、第九十六回等『一把手』語改。

⑫與你爭　『你』字原無，酌補。

⑬娘再訪　『訪』原作『放』，參考崇禎本改。

⑭你問聲　『問』字原無，參考第二十五回『你問聲兒』語補。

⑮打牙犯嘴　『犯』原作『配』，據第十八回、第六十四回等『打牙犯嘴』語改。

⑯耶嘌　『耶』原作『那』，據本書多處『耶嘌』語改。

⑰你替我　『替』原作『對』，參考上文『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語改。

⑱方金　疑應作『方巾』。

⑲你敢　『敢』原作『赶』，參考崇禎本改。

⑳珠子箍兒　『箍』原作『篩』，據本書多處『珠子箍兒』語改。

㉑打成夥紀　『打』原作『行』，據本書多處『打（成）夥兒』語改。

【註釋】

〔一〕越女吳姬——泛指美女。《文選·枚乘〈七發〉》：『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劉良注：『齊越二國，美人所出。』金元好問《後平湖曲》：『越女顏如花，吳兒潔於玉。』

〔二〕臘盡陽回——冬去春回。唐元稹《酬復言長慶四年元日郡齋感懷見寄》：『臘盡殘消春又歸。』臘：農曆十二月。參見第二十二回注。陽：溫暖，指春季。《詩經·豳風·七月》：『春日載陽，有鳴倉庚。』《爾雅·釋天》：『春爲青陽。』

〔三〕新正佳節——農曆新年。正：正月，農曆第一個月。《集韵·清韵》：『正，歲之首月。』唐孟浩然《歲除夜會樂成張少府宅》：『舊曲梅花唱，新正柏酒樽。』

〔四〕賀節——拜年；祝賀節日。《儒林外史》第二回：『想這新年大節……我怎好不去賀節？』

〔五〕攧瓜子兒——即攧子兒。參見第二十四回注『攧子兒』條。攧子兒的玩法有多種，其中一種是用瓜籽兒之類的細碎物品，抓一把拋起復用手背接住，再拋起，翻掌用手心接住，如此反復，比誰接住的多。

〔六〕納鞋——納鞋底。家做布鞋，先把碎布一層層地黏成袼褙，按鞋大小剪成足形，再把兩三層剪好的袼背用細繩密密地縫到一起，做成鞋底，曰納鞋。

〔七〕坐名兒——指名。《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六：『提點相公坐名要問這寶鏡，必是知道些甚麼來歷的。』

〔八〕揚長——大模大樣離開的樣子。《儒林外史》第六回：『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廝跟着，一哄去了。』

〔九〕聲聲氣氣——不滿的言論。參見第十一回注『聲氣』條。

〔一〇〕栽派——指定；指派。含有強加於人的意味，多指給人強加罪名。《醒世姻緣傳》第十一回：『你致死了我還沒償命，又使銀子要栽派殺我的爹合我的哥。』

〔一一〕古子——即盬子。炊具，似鍋而深，周圍陡直，蓋合緊密。多用來煮湯，也叫湯盬子。明郎瑛《七修類稿》卷

十三：「及籍家資，劉瑾計有金二十四萬錠……金銀湯盞五百。」

〔一二〕冰盤——大盤。以夏日用之盛冰鎮瓜果而得名。清范寅《越諺》卷中：「冰盤，最大之盤，古之籃也。」宋王安石《書任村馬鋪》：「冰盤膾美客自知，起看白水還東馳。」

〔一三〕上分兒——等級高的；上等。《紅樓夢》第四十五回：「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

〔一四〕揀碟兒——宴席上供揀菜或分裝果品用的小碟子。後文又作「減碟」。

〔一五〕十輪酒——一種輪流做東會酒的活動。通常由十人參加，每人輪一次，故曰十輪酒。

〔一六〕赤腳絆驢蹄——光腳走路的陪伴騎驢的，比喻陪伴不起。絆，應作「伴」。

〔一七〕看成——看待；對待。《醒世恒言》卷一：「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

〔一八〕處窩——懦窩。遇事怯懦，見不得世面。陳剛《北京方言詞典》：「處窩子，因缺少閱歷、鍛煉而遇事怯懦。」老舍《牛天賜傳》：「說話呀，處窩子！」

〔一九〕年下——農曆新年。《醒世姻緣傳》第三十三回：「這一年十二月十五，早早的放了年下的學，回到家中。」

〔二〇〕都大——多大。都，「多」的記音字。本書第九十四回：「你今年都大年紀？」

〔二一〕六安茶——茶名。明許次紓《茶疏》：「大江以北，則稱六安。然六安乃其郡名，其實產霍山縣之大蜀山也……河南山陝人皆用之。南方謂其能消垢膩，去積滯，亦甚寶愛。」

〔二二〕獵古調——形容迅速轉身走開。一說「獵古」是「跍股」的記音字。跍，音「劣」，《集韵·馬韵》：「跍，身不就貌。」今魯西、徐州等地仍說。本書第八十三回：「他一個獵古調兒……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

〔二三〕掬嘴兒——撮起嘴唇示意。《紅樓夢》第九十六回：「只見紫鵑在黛玉身後和他掬嘴兒，指着黛玉，又搖搖手兒。」

〔二四〕惜薪司擋住路兒，柴眾——歇後語。惜薪司：內廷掌管柴薪的機構，故歇「柴眾（多）」。柴：又有說話、議論

義。明徐渭《南詞叙錄》：『胡柴，亂說也。今人云被我柴倒，即此字。』柴眾：即口舌多，指後邊人多嘴雜。

〔二五〕色絲子女——『絶好』二字的拆字。《世說新語·捷悟》：『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絶妙好辭也。」』

〔二六〕漫地裏栽桑，入不上他行——歇後語。漫地裏：到處。入：插進。桑樹雖可插條成活，但隨地亂栽不能成，故歇『入不上行』。入：又指加入，這裏是孫雪娥說自己入不起吳月娘她們的十輪酒會。

〔二七〕上赶——主動接近或討好別人。浩然《金光大道》：『我乾嘛老是上趕着找他呀。』林予等《咆哮的松花江》：『他見人就點頭哈腰，上趕着找話說。』

〔二八〕擲骰兒——一種博戲。用若干骰子擲在特製的盆中，以點數名目賭勝負。這裏指用兩個骰子擲出規定花色的玩法。

〔二九〕長幺——指兩隻各一點的骰子點數。幺：一點。兩個一點等於幺的加長，故曰長幺。骨牌是由骰子發展來的，兩隻骰子點數組成一張骨牌點數，名稱即沿用骰子點數，所以骨牌的兩點也稱長幺。

〔三〇〕純六——兩隻六點的骰子點數。純：音『全』，成雙。本是古代射禮和投壺的計數單位，二算曰純。骰子兩隻一樣，亦曰純。

〔三一〕天地分——骰子與骨牌名目。用兩隻骰子擲二次，兩個幺點，兩個六點。六爲天，幺爲地，故名天地分。骨牌亦有此名目，參見第十八回注。

〔三二〕錦屏風對兒——骰子名目。兩隻四點，兩隻六點。四點爲紅色，六點爲綠色，搭配起來狀如錦飾屏風，故名。骨牌亦有此名目，由兩張十點的牌組成，十點中四紅點六綠點。

〔三三〕幺三——指一隻幺點和一隻三點的兩隻骰子的點數。骨牌亦有此名，爲一張四點的牌，一紅點在上，三綠點在

下。

〔三四〕純五——兩隻五點的骰子點數。

〔三五〕十四點兒——一副骰子（或骨牌）的總點數爲十四點，是成副骰子（骨牌）所規定的最小的點數。清金杏園輯《宣和譜牙牌彙集·鋪牌名注》：「凡鋪牌，每人八扇，以三扇合成一牌。五色一樣或三色相同者，要配十四點至十八點，皆成牌；不足點爲亡牌。」

〔三六〕插嘴插舌——從旁加入談話；插話（含不滿意味）。

〔三七〕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謂羞赧至極，難以雪洗。西江：長江中下游，泛指大江。《莊子·外物》：「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三八〕照放——承攬并安置（人員）。後文又作「招放」。本書第八十一回：「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招放不下你我？」

〔三九〕王祥卧冰——孝子故事。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一：「（王祥）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記纂淵海》卷二引《孝子傳》：「王祥事繼母至孝。母疾思食魚，時冬月，冰堅不可得。祥解衣卧冰上，少時冰開，雙鯉躍出。」此處借此調侃西門慶冬夜卧於山洞石頭床上。

〔四〇〕棒兒香——香名。用細杆做心，裹以香料，呈棒形，杆一端外露作柄，可插於較硬的地方。

〔四一〕打兢——打噤。打顫；發抖。《二刻拍案驚奇》卷九：「做了夫妻之後，時常與素梅說着那件事，兩個還是打噤的。」

〔四二〕伸鋪——鋪開被褥。

〔四三〕禪衣——一種類似僧衣的禦寒大衣。明文震亨《長物志》卷八：「禪衣，以灑海剌爲之，俗名瑣哈剌，蓋番語不易辨也。其形似胡羊毛片，縷縷下垂，緊厚如氈，其用耐久。來自西域，聞彼中亦甚貴。」

〔四四〕道袍——一種家常穿的長袍，也是道士的常服。斜領大袖，腰無帶褶，四沿鑲邊。又叫直裰、直身等。明劉若

愚《酌中志》卷十九：「直身，製與道袍相同。」明文震亨《長物志》卷八：「道服，製如中衣，以白布爲之，四邊延以緇色布，或用茶褐爲袍，緣以皂布。」

〔四五〕蒼苔冰透了凌波——謂户外久立腳都冰透了。元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本第二折：「我在窗兒外幾曾輕咳嗽，立蒼苔將綉鞋兒冰透。」此回正當冬令，不該有青苔，乃用《西廂》句意。

〔四六〕跙足隱身——側足藏身。跙足：側腳站立。《集韵·禡韵》：「跙，衺足也。」

〔四七〕冷鋪中捨冰，賊受罪不渴的老花子——歇後語。冷鋪：指軍巡鋪屋或遞鋪。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收領公事。」這種鋪屋極簡陋，無取暖設備，故曰冷鋪。乞丐冬夜寄宿其中。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五：「京師謂乞兒爲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坊鋪居之內積草秸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納一錢於守者，不則凍死矣。其饑寒之極者，至窖乾糞土而處其中。」冷鋪本已冷，再往冷鋪中捨冰，冷上加冷，其中住的花子（乞丐）就非受罪不可了。故歇「受罪不渴（可）的老花子」。此處指西門慶。

〔四八〕冷合合——形容冷的感覺。後文又作「冷呵呵」。明馮惟敏《集賢賓》《秋思》：「雨絲兒哨的窗兒破，冷呵呵。」

〔四九〕秋胡戲——縮腳語。縮「妻」字，指妻子。秋胡：春秋時魯人。漢劉向《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納之五日而去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曰：「暑日苦曝，獨自採桑。吾行道遠，願托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元有《秋胡戲妻》雜劇。此以劇名縮腳。《醒世姻緣傳》第二回：「跑的遲些，你那秋胡戲待善擺布我哩！」

〔五〇〕女招——以處女身分嫁人。

〔五一〕後婚兒——再嫁；再婚。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三：「謂娶再醮之婦曰後婚。」

〔五二〕意中人兒——情人；心上人。宋晏殊〔踏莎行〕：「當時輕別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

〔五三〕逞臉——露臉；得面子。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三：「姮娥傳語這妖蟆，逞臉則管不了。」《紅樓夢》第七十四回：「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在我們眼前逞臉。」

〔五四〕含忍——容忍；忍讓。《三國志·魏志·程昱傳》：「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

〔五五〕記兒——記號，《水滸傳》第四十八回：「他如今都把白楊樹斫伐去了，將何爲記？」

〔五六〕銷——用銷子、插管等把門窗等可開合的物體固定住。明馮夢龍輯《山歌·扇子》：「上頭箍緊下銷釘。」

〔五七〕懷着鬼胎——比喻心裏藏着不敢告人的事或念頭。《水滸傳》第六十六回：「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

〔五八〕三日没吃飯，眼前花——歇後語。三天没吃飯，餓得眼睛發花。比喻人頭昏眼花。

〔五九〕枉口拔舌——亂説憑空揑造的壞話。《醒世姻緣傳》第七十四回：「小孩兒家枉口拔舌，吃齋念佛的道友們，説是娼婦哩！」

〔六〇〕丢魂瓦兒，也要下落——比喻凡事都需有根據。參見第二回注「丢下塊磚兒，一個個也要着地」條。

〔六一〕醃螃蟹，劈的好腿兒——歇後語。螃蟹腿通常是折曲着的，醃的螃蟹則將腿兒張開，故歇「劈的好腿兒」。實指女子行房姿勢。

〔六二〕旋簸箕的，咂的好舌頭——歇後語。旋簸箕：用柳條編結簸箕。簸箕：盛器。製作時，工匠時常用口水咂潤結紮柳條的綫繩或皮條，故歇「咂的好舌頭」。實指接吻。

〔六三〕高枝兒——比喻地位高的人。《紅樓夢》第二十七回：「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裏。」

〔六四〕急訕——發急羞訕。訕：羞慚。

〔六五〕印子鋪——放高利貸的店鋪。因借債時限定分批償還的日期，每次還款都在摺子上加蓋印記爲憑，故名。清張燾《津門雜記·打印子》：「印子錢者，晉人放債之名目也。每日登門索逋，還訖，蓋以印記，以是得名。」

〔六六〕六說白道——胡說八道；亂說。後文又作『囉說白道。』或『胡說白道』。本書第二十六回：『休再吃了酒口裏六說白道的。』第三十九回：『這六姐，好恁囉說白道的。』《水滸傳》第二十一回作『白說綠道』：『正在那裏張家長，李家短，白說綠道。』

〔六七〕葫蘆兒順袋——葫蘆形的裝零星物件的小口袋。順袋，參見第十二回注。

〔六八〕合汁——用粉芡勾兑的濃湯。朝鮮崔世珍《老乞大集覽》上：『湯即粉羹也。凡人買燒餅、饅頭而食者，必有湯并飲之，用以解渴，亦曰飲汁。』

〔六九〕銚子——一種斗深、口大、有柄的煮器。《說文·金部》：『銚，溫器也。』段玉裁注：『今煮物瓦器，謂之銚子。』《紅樓夢》第八十四回：『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聲，銚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

〔七〇〕打卯兒——應卯；簽到。此處指到場露一下面。參見第一回注『畫卯』條。

〔七一〕睡鞋——纏足婦女睡眠時穿的軟底鞋，以防止裹腳布散開。清顧張思《土風錄》卷三：『閨閣中臨寢著軟底鞋曰睡鞋，取足不放弛也。案，《南部烟花》記陳後主宮人卧履，以薄玉花爲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則是時已有睡鞋。』《白雪遺音·馬頭調·掩綉户》：『卸去了殘粧，挽了挽烏雲，換上了底兒上綉花紅緞香睡鞋。』

〔七二〕裹腳——纏足婦女裹足用的長條布。清西厓《談徵·物部》：『詩云：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之行縢也。言以裹腳，偪束其脛，自足至膝，可以跳騰輕便也……古樂府有雙行纏，蓋婦人以襯襪中，即今俗謂裹腳也。』

〔七三〕拾掇——收拾整理。《醒世姻緣傳》第四十九回：『我把這重裏間拾掇拾掇，你合媳婦兒來住。』

〔七四〕歪蹄潑腳——腳型不周正。這是潘金蓮暗中敲打宋惠蓮夜裏所說『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的話。《白雪遺音·馬頭調·兩隻金蓮》：『兩隻金蓮一般大，又不倒打，又不歪拉。』

〔七五〕展污——沾污，弄髒。元關漢卿《魯齋郎》第三折：『你待展污俺婚姻簿，我可便負你有何辜。』明湯顯祖《牡丹亭》第十齣：『呀，淫邪展污了花臺殿。』

（七六）正名正頂——有正當名分。頂：頭。正頂：正頭，指名分正式的。《紅樓夢》第四十六回：「想是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

（七七）正頭老婆——正式的合法的妻子。參見第七回注「正頭娘子」條。

（七八）無過——無非；只不過。《新編五代史平話·梁史上》：「小生慣誦經史，教導鄉裏徒弟無過是教他學習個孝弟忠信的道理。」

（七九）大綱兒——綱常名義所要求的主要方面；大端。三國魏曹植《節游賦》：「愈志蕩以淫游，非經國之大綱。」

（八〇）輕言輕語——小聲說話。指背後說不負責任或搬弄是非的話。

（八一）踢跳——蹦跳；跳騰。《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九回：「他也不似往時踢跳，跟了別的牛沿場行走。」

（八二）想心兒——想法；念頭。

（八三）一個鼻子眼兒裏出氣——比喻兩個人或幾個人聲氣相通，言行一致。《官場現形記》第四十回：「你們一個鼻子管裏出氣，做的好事情當是我不知道！」

（八四）夾道——兩牆間的較狹窄的通道。清高靜亭《正音撮要》卷二：「夾道，兩邊夾牆窄路。」《紅樓夢》第四回：「西南上又有一個角門，通着夾道子，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

（八五）走水的槽——比喻人嘴巴不嚴，泄露消息。

（八六）花哨——顏色鮮艷而復雜。比喻浮華虛張的言行。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牆頭記》：「我老實不會叨，誰能弄那花花哨。」參見第二十回注「花麗狐哨」條。

（八七）驚心兒——經心；留心。《鼓掌絕塵》風集二：「元來這康公子雖然睡着，此事也是經心的。」《紅樓夢》第五十八回：「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

（八八）三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歇後語。胭脂和粉是婦女常用的化粧品，用量很少。一下子弄來三斤

二斤，搽起來没完没了，故歇『搽了又搽』。謂人好打扮。

〔八九〕鬢花大翠——首飾。翡翠製成花形，戴在鬢髮上。明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三：『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裝綴明珠數顆，謂之鬢邊花，插兩鬢邊。又謂之飄枝花。』

〔九〇〕只情——只管；只顧。《西游記》第二十回：『行者那裏肯放，執着棒，只情趕來。』

〔九一〕剪截——小塊的布料；布頭。

〔九二〕金燈籠墜子——燈籠狀的金質耳飾，是燈節（元宵）佩戴的節令飾物。清李漁《閑情偶寄》卷三：『飾耳之環，愈小愈佳……切忌爲古時絡索之樣。時非元夕，何須耳上懸燈？若再飾以珠翠，則爲福建之珠燈、丹陽之料絲燈矣。其爲燈也猶可厭，况爲耳上之環乎？』

〔九三〕香桶子——桶狀的香袋。

〔九四〕打到面兒——到場露一下面。參見第十一回注『打照面兒』條。

〔九五〕抱腿兒——比喻巴結攀附有權勢的人。元高文秀《誶范叔》第一折：『調大謊，往上趲；抱粗腿，向前跳，倒能夠祿重官高。』

〔九六〕姑容——姑息寬容。元楊梓《敬德不伏老》第一折：『如執法即當取斬，今原情暫且姑容。』《東周列國志》第七十一回：『景公惜其驍勇，亦姑容之。』

〔九七〕晨牝——牝鷄司晨。比喻女子掌權理事。牝：雌性。語出《尚書·牧誓》：『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一〕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銀燭高燒酒乍醺，當筵且喜笑聲頻。
蠻腰〔二〕細舞章臺柳，檀口輕歌上苑春〔三〕。
香氣拂衣來有意，翠微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安得韓生醉後醒〔四〕。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五〕，人間燈夕〔六〕。西門慶在家，廳上張掛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正面圍着石崇錦帳圍屏，掛着三盞珠子吊燈〔七〕，兩邊擺列着許多妙戲桌燈〔八〕。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列坐。都穿着錦綉衣裳，白綾襖兒，藍裙子——惟有吳月娘穿着大紅遍地通袖袍兒，貂鼠皮襖，下着百花裙；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搊箏歌板，彈唱燈詞。獨於東首設一席，與女婿陳經濟坐。一般三湯五割，食

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綉春都在上面往來斟酒②。那來旺兒媳婦宋惠蓮不得上來，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裏磕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他便揚聲叫：『來安兒，畫童兒，娘上邊要熱酒，快儹酒上來。賊囚根子，一個也没在這裏伺候，多不知往那裏去了。』只見畫童盪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裏伺候，往那裏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廝走來説道：『嫂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説嘤喝，教爹罵我。』惠蓮道：『上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關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惠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九〕。就是，甚麽打緊，教你雕佛眼兒〔一〇〕？便當你不掃，丢着，另教個小廝掃。等他問，我只説得一聲。』畫童兒道：『耶噪③，嫂子，將就些兒罷了，如何和我合氣？』于是取了苕帚來，替他掃瓜子皮兒。這宋惠蓮外邊磕瓜子兒，不題。

卻説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經濟没酒④，分付潘金蓮，連忙下來滿斟一杯酒，笑嘻嘻遞與經濟，説道：『姐夫，你爹分付，好歹飲奴這杯酒兒。』經濟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兒不住斜溜婦人，説：『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慢吃。』婦人一徑身子把燈影着〔一一〕，左手執酒，剛待的經濟用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捏。這經濟一面把眼瞧着衆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脚兒上踢了一下。婦人微笑低聲道：『怪油嘴，你丈人瞧着，待怎的？』看官聽説：兩個自知暗地裏調情頑耍，卻不知宋惠蓮這老婆又是一個兒，在槅子外窗眼裏，被他瞧了個不亦樂乎。

正是：當局者迷，傍觀者清〔一二〕。雖故席上衆人倒不曾看出來，卻被他向窗隙燈影下觀得仔細。口中不言，心下自思：『尋常時在俺每根前，到且是⑤精細撇清，誰想暗地卻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出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是有話說。』正是：

誰家院內白薔薇，暗暗偷攀三兩枝。
羅袖隱藏人不見，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吃酒去了。分付月娘：『你們自在頑耍，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去了。

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斑。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或月下整粧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惠蓮，在廳前看經濟放花兒〔一三〕。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也。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姐說，往街上走走去。』惠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走。』金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去，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裏等着你。』那惠蓮連忙往後邊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出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裏穿件衣裳去，這回來冷，只怕夜深了。』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帶出件來我穿着，省得我往屋裏去走一遭。』那李瓶兒應諾去了。獨剩着金蓮一個，看着經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經濟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

衣裳，不害冷〔一四〕麽？』只見家人兒子⑥小鐵棍兒，笑嘻嘻在根前舞旋旋的，〔一五〕且拉着經濟，問姑夫要炮㷰，〔一六〕放。這經濟恐怕打攪了事，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㷰，支的他外邊耍去了。于是和金蓮打牙犯嘴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也怎的⑦？』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一七〕了！頭裏躡了我的腳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胆，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經濟道：『你老人家不與也罷⑧，如何扎筏子來唬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子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蟲蟻兒〔一八〕！』正說着，見玉樓和惠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雪娥見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嗔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上房裏⑨玉簫，你房裏蘭香，李大姐房裏迎春，都帶了去。等他爹來家問，就教他答話。』小玉走來道：『俺奶奶也是不去，我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

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畫童兩個小廝打着一對紗吊燈跟隨。女婿陳經濟躧着馬，擡放烟火花炮〔一九〕與衆婦人瞧。宋惠蓮道：『姑夫，你好歹略等等兒。娘們攜帶我走走，我到屋裏搭搭頭〔二〇〕就來。』經濟道：『俺們如今就行。』惠蓮道：『你不等我，就是惱你一生。』于是走到屋裏，換了一套綠閃紅〔二一〕段子對衿襖兒⑩，白挑綫裙子，又用一方紅

銷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⑪并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着衆人走百媚兒〔二二〕。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二三〕，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脣。經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一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二四〕。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游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熱鬧。左右見一隊紗燈引導，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爲出於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那宋惠蓮一回叫：『姑夫，你放過桶子花〔二五〕我瞧⑫。』一回又道：『姑夫，你放過元宵炮熗我聽。』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兜鞋〔二六〕，左來右去，只和經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吊了鞋？』玉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樓道：『你叫他過來我瞧，真個穿着五娘的鞋？』金蓮道：『他昨日問我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他套着穿。』惠蓮于是摟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紗綠綫帶兒扎着褲腿，一聲兒也不言語。

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裏。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裏走走去。』于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迤逦往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打門，老馮已是歇下，房中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在炕上睡。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衆婦女進來，旋戳開爐子頓茶，挈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馮，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每在家酒飯吃的飽飽來。你每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飣下菜兒〔二七〕纔好。』李瓶兒道：

『媽媽子，一瓶兩瓶取了來，打水不渾的〔二八〕，勾誰吃？要取一兩罈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不知你成日在家做些甚麽？』婆子道：『奶奶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裏，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裏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二九〕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鬏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撰他些銀子使。』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裏只元宵兒一個，不勾使，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你倒把這大的賣與他罷。』因問：『這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屬牛，十七歲了。』說着拿茶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并惠蓮都前後瞧了一遍，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窗子瞧了一遍。陳經濟催逼說：『夜深了，看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腳兒不停住，慌的是些甚麽？』於是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馮媽媽送出門，李瓶兒因問：『平安往那裏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教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户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媽子，早些關了門睡了罷。他多也是不來，省的誤了你的睡頭〔三〇〕。明日早來宅裏伺候。你是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三一〕。』婆子道：『誰是老身主兒，老身敢張致！』李瓶兒道：『媽媽休得多言多語，明日早與你二娘送丫頭來。』說畢，看着他關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

回家。

走到家門首，只聽見住房子的韓回子〔三二〕老婆韓嫂兒聲音，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三三〕，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三四〕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夜晚剜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在當街上撒酒風〔三五〕罵人。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腳，金蓮使來安兒：『你去叫韓嫂兒，等俺每問他個端的。』不一時，把韓嫂兒叫到當面，『你爲甚麼來？』韓嫂子不慌不忙，扠手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從頭兒告訴。』唱〔耍孩兒〕〔三六〕爲證：『太平佳節元宵夜』云云。玉樓等衆人聽了，每人掏袖中些錢、果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裏。』那陳經濟且顧和惠蓮兩個嘲戲，不肯搊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

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穿着紅襖，玄色段比甲，玉色裙，勒着銷金汗巾，在門首笑嘻嘻向前道了萬福，說道：『三位娘那裏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纔因小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耶嚛！三位娘上門怪人家〔三七〕，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杯兒來？』生死拉到屋裏。原來外邊供養觀音八難〔三八〕并關聖賢〔三九〕，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他十四歲女兒長姐在屋裏。卓上兩盞紗燈，擺設着春臺菓酌，與三人坐。連忙教他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

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磕，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廝來興在門首迎接。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曾？』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經濟在門首放了兩筒一丈菊和一筒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正是：醉後不知天色暝，任他明月下西樓。

卻說陳經濟因走百病兒，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來旺媳婦宋惠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辰梳洗畢，也不到鋪子內，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裏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坐的，放着炕卓兒，纔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去了，燒香。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教你小廝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累癱瘸〔四〇〕⑬了哩。跟了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裏，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廝送送也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亮了，今早還扒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從佛堂⑭燒了香來，經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經濟把因走百病，被人剜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每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模樣子！』說畢，玉樓、

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屋裏吃茶，經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經濟：『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幾句說經濟……

那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裏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荆千户——新陞一處兵馬都監(四一)——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旋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陪荆都監在廳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來，後邊要茶。宋惠蓮正和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裏撾子兒(四二)，賭打瓜子(四三)，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打！』因叫惠蓮：『你過來扯着淫婦一隻腿，等我合這淫婦一下子。』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荆老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廝打頑耍，不理他。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來這一日了。』宋惠蓮道：『怪囚根子！爹要茶，問廚房裏上竈的(四四)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裏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裏用的茶，不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廚房下，那日該來保妻惠祥。惠祥道：『怪囚，我這裏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惠蓮嫂子說，該是那上竈的首尾(四五)，問那個要，他不管哩。』這惠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裏人，俺天生是上灶的來？我這裏又做大家夥(四六)裏飯，又替大娘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竈的是你叫的？誤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

安道：『荆老爹來坐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駡。』當下這裏推那裏，那裏推這裏，就耽誤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取茶菓、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駡平安來，另換茶上去吃了，荆都監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竈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月娘上房，告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去與人吃，你往廚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竈，採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惠祥上竈哩。』慌的月娘説道：『這掍辣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將惠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忙做飯⑭，炒大娘子素菜，使着手，茶略冷了些。』被月娘數駡了一回，饒了他起來，分付：『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簫和惠蓮後邊頓茶，竈上只管大家茶飯。』

這惠祥在廚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恨恨走來後邊，尋着惠蓮，指着大駡：『賊淫婦，趁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裏人，俺每是上竈的老婆來？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竈要茶，上竈的是你叫的？你我生米做成熟飯——你識我見的〔四七〕；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鍬土上人〔四八〕。你恒數〔四九〕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蓮道：『你好没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走來拿人散氣？』惠祥聽了此言，越發惱了，駡道：『賊淫婦！你剛纔調唆打我幾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五〇〕數不了，來這裏還弄鬼哩！』惠蓮道：

『我養漢，你看見來没有？扯臊淡哩！嫂子，你也不什麼清淨姑姑兒〔五一〕。』那惠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蹺起腳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我不說你罷，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五二〕。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說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惠蓮道：『我背地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惠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不怕哩！』兩個正拌嘴〔五三〕，被小玉兒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場兒。頭裏不曾打得成，等住回卻打得成了。』惠蓮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裏腸抅了也不算！我破着這命擯兌〔五四〕了你，也不差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惠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裏，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

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三歲，先到李瓶兒房裏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裏。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正是：梅花恣逞春情性，不怕封夷〔五五〕號令嚴。有詩為證：

外作禽荒內色荒〔五六〕，連沾些子〔五七〕又何妨。
早辰跨得雕鞍去，日暮歸來紅粉香。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迎春 「春」原作「香」，據上下文改。
②往來 「往」原作「下」，酌改。
③耶嚛 「耶」原作「那」，據本書多處同語改。
④沒酒 「沒」原作「設」，參考崇禎本改。
⑤倒且是 「是」原作「提」，參考崇禎本改。
⑥只見家人兒子 前四字原作「不是大家」，參考崇禎本改。
⑦也怎的 「怎」原作「恁」，酌改。
⑧也罷 「也」原作「他」，酌改。
⑨上房裏 「上」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⑩褄兒 「褄」原作「矣」，酌改。
⑪飛金 二字下原有「三個香茶」四字，參考崇禎本刪。
⑫我瞧 「瞧」原作「醮」，酌改。
⑬癱瘓 「瘓」原作「瘍」，參考第八十二回「把腰累癱瘓了」語改。
⑭佛堂 二字原無，據上文補。
⑮因忙做飯 「忙」原作「把」，酌改。

【註釋】

〔一〕元夜——元宵；農曆正月十五。宋歐陽修〔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

〔二〕蠻腰——指舞女的細腰。唐孟棨《本事詩·事感》：『白（居易）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三〕上苑春——疑爲歌曲名。上苑：皇家林苑。漢武帝建上林苑，周袤三百里。後作爲皇家園林的泛稱。南朝梁蕭統有《上林》辭，收入樂府。辭曰：『千金駿裹騎，萬斤流水車。爭游上林苑，高蓋逗春華。』『上苑春』或許與此有關。

〔四〕韓生醉後醒——事未詳。疑用唐代韓翊與柳氏事。唐孟棨《本事詩·情感》：『是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耶？」韓具話之。有虞候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柳驚出，即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即以柳氏授韓。』參見第二十一回注『章臺柳』條。

〔五〕元宵——農曆正月十五。爲一年中首次月圓之夜，故稱元宵，亦稱元夜、元夕。民間有鬧花燈、吃元宵、走百病、跳白索、打燈謎、迎紫姑神等活動，是我國最熱鬧的傳統節日之一。唐韓偓《元夜即席》：『元宵清景亞元正，絲雨霏霏向晚傾。』

〔六〕燈夕——元宵。唐代以來，放燈、觀燈成爲元宵夜的主要活動，故元宵節又稱燈節、燈夕。宋劉克莊《燈夕》：『士女如雲服珥鮮，暫陪獵較亦欣然。』

〔七〕珠子吊燈——吊掛的珠子燈。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珠子燈，則以五色珠爲網，下垂流蘇，或爲龍船、鳳輦、樓臺故事。』清周生《揚州夢》卷三：『有珠燈，方者以木爲胎，穿珠成行草，成花紋。玲瓏者以鐵絲爲膽，

穿珠成寶蓋，成禽鳥式。然燃燭處必雕檀木嵌玻璃。」

〔八〕妙戲桌燈——供桌上擺放的繪有戲文故事的奇巧燈品。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燈品至多……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春雨堂五大間，左爲汴京御樓，右爲武林燈市，歌舞雜藝，纖悉曲盡……外此有五色蠟紙菩提葉，若沙戲影燈，馬騎人物，旋轉如飛。又有深閨巧娃，剪紙而成，尤爲精妙。」

〔九〕六月債兒熱，還得快——歇後語。六月小麥上場，糶了新麥就有錢還債。故以『六月債』歇『還得快』。比喻很快就還擊或報復。元施惠《幽閨記》第六齣：『六月債，還得快。稟老爺，打多少？」清繆蓮仙《夢筆生花·杭州俗語雜對》：『六月債，還得快；一根藤，纏殺人。」

〔一〇〕雕佛眼兒——給佛像雕刻眼睛，是佛像雕刻中最重要的一項。比喻繁雜重要的工作。

〔一一〕影——遮擋；隱蔽。《敦煌變文集·捉季布傳文》：『更深潛至堂階下，花藥園中影樹身。」《水滸傳》第六十五回：『張順戴上頭巾，遮塵暖笠影身。」

〔一二〕當局者迷，傍觀者清——當事的人因身在其中，認識往往受到局限；旁觀者站在客觀立場，往往看得比較清楚。《新唐書·元行冲傳》：『當局稱迷，旁觀必審。何所爲疑而不申列？」《老殘游記》第十三回：『實在說的不錯，倒是沒有人說過的話！可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一三〕花兒——花炮；烟花。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用生鐵粉雜硝、磺、灰等爲玩具，其名不一……因而有花草人物等形者，曰花兒。名幾百種：其別以泥函者，曰砂鍋兒；以紙函者，曰花筒；以筐函者，曰花盆。總之曰烟火云。」

〔一四〕害冷——怕冷；感到冷。《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九回：『漸次到了冬至，小珍珠依舊還是兩個布衫，一條單褲，害冷躲在廚房。」

〔一五〕舞旋旋——團團轉的樣子。唐代有胡旋舞。《新唐書·禮樂志十二》：『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宋代

教坊有舞旋色。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張真奴舞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衆伎》：「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舞旋色、歌板色、雜劇色、參軍色。」大約表演以旋轉爲主的舞蹈。後用以形容蹁旋打轉的樣子。

〔一六〕炮熗——爆竹。明沈宣〔蝶戀花〕《除夕》：「炮仗滿街驚耗鬼，松柴燒在烏盆裏。」《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裏面拿出一串祁門小炮熗。」

〔一七〕慣便——習慣；熟悉。元高明《琵琶記》第三十三齣：「我出路慣便，自有分曉。」

〔一八〕城樓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蟲蟻兒——歇後語。蟲蟻兒：某些地區對麻雀一類小鳥的稱呼。金《董解元西廂記》卷一：「蟲蟻兒裏多情的，鶯兒第一。」蟲：又可稱人。宋柳永〔玉樓春〕：「蟲娘舉措皆淹潤，每到婆娑偏恃俊。」清二石生《十洲春語》：「姬則如銀潢泛月也，發意善遁，舉體若狂，雲卷猋流，百出駛冶，亦蟲人中之尤者。」城樓上的鳥雀受慣驚嚇，故歇「耐驚耐怕的蟲蟻兒」，實指人見過世面，不怕嚇唬。《醒世姻緣傳》第六十回：「我可不是那鼓樓上小雀，耐驚耐怕的哩！」

〔一九〕烟火花炮——焰火爆竹。放烟火是明代元宵節令活動之一。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卷二：「向夕而燈張……樂作……烟火施放。烟火則以架以盆，架高且丈，盆層至五，其所藏械，壽帶、葡萄架、珍珠簾、長明塔等。」參見本回注「花兒」條。

〔二〇〕搭搭頭——用巾帕蓋在頭上。是婦女外出時的粧束。

〔二一〕綠閃紅——一種紡織工藝。以綠色經綫爲地，緯綫則用紅色，織物產生紅綠變幻的閃色效應。參見第十五回注「閃色」條。

〔二二〕走百媚兒——即走百病。見本回該條注。

〔二三〕白綾襖兒——以白綾爲面料的襖。婦女元夜出游宜衣白，所以此處强調「都是白綾襖兒」。宋周密《武林舊事》

卷二：「元夕節物，婦人皆戴珠翠、鬧娥……而衣多尚白，蓋月下所宜也。」

〔二四〕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均烟火名。形制不詳。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烟火》：「烟火花炮之製，京師極盡工巧。有錦盒一具，内裝成數出故事者……又有霸王鞭、竹節花、泥桶花、金盆撈月、叠落金錢，種類紛繁，難以悉舉。至於小兒頑戲者，曰小黄烟。其街頭車推擔負者，當面放大梨花、千丈菊。又曰：滴滴金，梨花香，買到家中哄姑娘。」

〔二五〕桶子花——桶狀的烟花。如前引《宛署雜記》所云「花筒」，《帝京歲時紀勝》所云「泥桶花」，大約就是此類。

〔二六〕兜鞋——提鞋。宋向子諲《鷓鴣天》：「垂玉箸，下香階，並肩小語更兜鞋。」

〔二七〕飣下菜兒——把菜肴碼放在食具内。指整治菜肴。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七十六：「飣，謂置肴饌于盤榼之中也。」

〔二八〕打水不渾——打水而水没有被攪渾。比喻數量不足或程度輕微。本書第八十六回：「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麽？」

〔二九〕序班——官職名。《明史·職官志三》：「鴻臚寺，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序班五十人……序班典侍班、齊班、糾儀及傳贊。」

〔三〇〕睡頭——最疲乏想睡的感覺。《紅樓夢》第七十六回：「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

〔三一〕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歇後語。石佛寺：元李好古《張生煮海》雜劇所寫寺院名。書生張羽得東華帝君所贈三件實物，煮海求聘龍女。龍王請石佛寺長老勸解張生，入海成親。演出時可能有長老拿腔打諢，說「不得閑」等語的表演，故有此歇後語。第三十七回作「石佛寺裏長老，請着你就是不閑。」

〔三二〕回子——回族人的俗稱。《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四回：「生得凹摳眼，蒜頭鼻子，白臉黄鬚，像個回子模樣的

番子先喝了聲。」

〔三三〕馬房內臣——管理馬房的太監。馬房：內廷養馬之所，與象房等同屬御馬監管轄。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都城東北有大牆等二十四馬房。』

〔三四〕走百病兒——明清時婦女元夜節令活動之一。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正月十六夜，婦女群游祈免災咎，前令人持一香辟人，名曰走百病。』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二：『齊魯人多以正月十六夜游寺觀，謂之走百病。』

〔三五〕撒酒風——醉酒後現出瘋瘋癲癲的樣子。元無名氏《凍蘇秦》第三折：『這廝原來酒後失德，撒酒風那。』

〔三六〕耍孩兒——曲牌名。又名〔魔合羅〕。南北曲都有此牌名，屬〔般涉調〕，亦入〔正宮〕、〔中呂〕、〔雙調〕。明清民間小曲亦有名〔耍孩兒〕者。

〔三七〕上門怪人家——到人家中卻無友好的表示，猶如怪人招待不周。一般用於請人到家中而對方有些推脫的場合。《儒林外史》第二回：『今日先生爲甚麽不用肴饌？卻不是上門怪人？』

〔三八〕觀音八難——即觀音解八難。八難：佛教謂難於見佛聞法的八種障礙。《維摩經·方便品》天臺疏卷三：『言八難者，三惡道（案：地獄道、餓鬼道、畜牲道）爲三，四北鬱單越，五長壽天，六盲聾瘖啞，七世智辯聰，八佛前佛後。』觀音是救難的菩薩，《悲華經》載佛爲觀音授記云：『汝觀天人及三惡道一切衆生，生大悲心，欲斷衆生諸苦及煩惱故，欲令衆生住安樂故，今當字汝爲觀世音。』故民間有觀音解八難的說法。《西游記》第八回：『（觀世音）解八難，度群生，大慈憫故；鎮太山，居南海，救苦尋聲。』

〔三九〕關聖賢——稱關羽。關羽在明代中後期被奉爲『關聖帝君』，祀武廟，與孔子並稱爲『聖人』。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五：『凡人之歿而爲神，大概初歿之數百年則靈著顯赫，久則漸替。獨關壯繆在三國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爲忠惠公……明洪武中，復侯原封。萬曆二十二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進爵

爲帝，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繼又崇爲武廟，與孔廟並祀。」

〔四〇〕癳瘑——駝背。此指腰痛不能伸直。《醒世姻緣傳》第七十回：「叫人尋下皮鞭木棍，要打流了你的羅鍋哩！」

〔四一〕兵馬都監——官職名。《宋史·職官志七》：「路分都監，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州府以下都監，皆掌其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

〔四二〕撾子兒——一種游戲。用羊拐骨、杏核、沙包等作子兒，另用一小沙袋拋接，在拋接的間隙整理或抓取散擲在地上的子兒，以抓取與拋接準確與否賭勝負。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卷二：「是月也，女婦閑，手五丸，且擲，且拾，且承，曰抓子兒。丸用象木銀鏢爲之，競以輕捷。」《紅樓夢》第六十四回：「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裏抓子兒贏瓜子兒呢。」

〔四三〕打瓜子——一種小兒游戲的懲罰方式。勝家用并攏的手指或掌外側驟擊負者胳膊上的肌肉，被擊部位會有瞬間的隆起并有麻脹感。北方某些地區把成塊狀的肌肉稱「肉瓜子」，故擊打臂肌的懲罰手段曰打瓜子。因隆起的肌肉狀如蠕動的老鼠，有的地方又稱作「打死耗子」或「打皮老鼠」。《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五回：「我合你贏打瓜子。我輸了，給你一個錢；你輸了，打你一瓜子。」

〔四四〕上竈的——在竈上主理炊事的人。《水滸傳》第二十四回：「這廝上鍋上竈地不干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

〔四五〕首尾——此指職分之內的事。《紅樓夢》第十七——十八回：「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

〔四六〕大家夥——衆人。《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咱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兒女英雄傳》第十九回：「因這上頭，大家夥兒纔商量着說。」

〔四七〕生米做成熟飯，你識我見的——歇後語。生米是如何做成熟飯的，大家都知道。比喻彼此都了解事情的真相或已成的格局。

〔四八〕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鍬土上人——歇後語。促織：蟋蟀。癩蝦蟆：蟾蜍。促織和蟾蜍都藏在泥土中過冬，有可能被一鍬挖出來，故歇「一鍬土上人。」比喻人地位、命運相同。

〔四九〕恒數——橫豎；反正。後文又作「恒颼」、「恒是」。元無名氏《射柳捶丸》第四折：『橫豎我的面皮比他大些，這功勞都是我的。』《西游記》等二十回：『橫豎想只在此山，我們尋尋去來。』

〔五〇〕養漢——婦女與男人私通或出己資供養情夫。清高靜亭《正音撮要》卷二：『養漢子：勾野佬。』清蒲松齡《聊齋俚曲集·禳妒咒》二：『養漢老婆不生兒，奸搗的沒了種了。』

〔五一〕清淨姑姑兒——清白的尼姑。指守身的婦女。姑姑：對出家女子的稱呼。明湯顯祖《牡丹亭》第二十八齣：『敢是游方的小姑姑麽？』

〔五二〕一拿小米數兒——一把小米的數目。指數量多。小米：谷子的去殼籽實，個兒很小，一把能抓起許多個。

〔五三〕拌嘴——口角；爭吵。《紅樓夢》第二十九回：『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和林姑娘拌嘴呀！』

〔五四〕擯兑——兑換（性命）；抵換。

〔五五〕封夷——風神名。又稱「封家姨」、「封十八姨」等。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三：『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耽道，餌術及茯令三十歲……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曰：「欲到封十八姨處。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眾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眾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

〔五六〕外作禽荒內色荒——在外耽迷於田獵，在內耽迷於女色。語出《尚書·五子之歌》：『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

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詩又見於《警世通言》卷十九，文字小有不同。

〔五七〕些子——一點兒。唐貫休《苦熱寄赤松道者》：「蟬喘雷乾冰井融，些子清風有何益。」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一：「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些子。」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

名家臺柳綻群芳，搖拽鞦韆鬬艷粧。
曉日暖添新錦綉，春風和藹舊門牆。
玉砌蘭芽幾雙美，絳紗簾幕一枝良。
堪笑家麋〔一〕養家禍，閨門自此壞綱常。

話説燒燈〔二〕已過，又早清明〔三〕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①，先在花園内捲棚下擺飯，看見許多銀匠在前打造生活。孫寡嘴作東，邀去郊外耍子去了。

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四〕，至是西門慶不在家，閑中率衆姊妹每遊戲一番，以消春晝之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李嬌兒辭以身體沉重打不的，卻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看何如。當下兩個婦人玉手挽定彩繩，將身立于畫板〔五〕之上。月娘卻教

宋惠蓮在下相送，又是春梅。正是：得多少紅粉面對紅粉面，玉酥肩并玉酥肩；兩雙玉腕挽復挽，四只金蓮顛倒顛。那金蓮在上頭便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要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跐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時扶住架子，不曾跌着，險些没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六〕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有甚麽好？已定腿軟了跌下來。也是我那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七〕家有一座花園，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是②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上喜〔八〕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個立鞦韆。』月娘道：『你兩個仔細打。』卻教玉簫、春梅在傍推送③。纔待打時，只見陳經濟自外來，說道：『娘每在這裏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每氣力少，送不的。』這經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九〕，于是潑步撩衣向前，說：『等我送二位娘。』先把潘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那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唬的上面怪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慌的陳經濟說：『你老人家倒且急性，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相這回子，這裏叫，那裏叫，把兒子痨病〔一〇〕都使出來了，也没些氣力使。』于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

着他大紅底衣〔一一〕，摳了一把。那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經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一二〕先叫成一塊，把兒子頭也叫花了。』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早時又沒跕下我來④。』兩個打到半中腰〔一三〕裏，都下來了。卻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手挽彩繩，身子站的直屢屢，腳跐定下邊，風來一回。卻教玉簫和惠蓮兩個打立鞦韆。這惠蓮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裏，然後抱地飛將下來，端的卻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看媳婦子，他到會打。』正說着，被一陣風過來，把他裙子刮起，裏邊露見大紅潞紬褲兒，扎着臟頭紗綠褲腿兒，好五色納紗〔一四〕護膝，銀紅綫帶兒。玉樓指與月娘瞧，月娘笑罵了一句『賊成精的』就罷了。這裏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

話分兩頭，卻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還，押着許多馱垜箱籠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下了頭口⑤，進入裏面，拂了塵灰，收卸了行李。到於後邊，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一五〕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裏？』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鞦韆雖是北方戎戲〔一六〕，南方人不打他。婦女每到春三月，只鬬百草耍子。』雪娥便往廚下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曾吃？』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裏洗洗臉

着。』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説道：『你的媳婦兒，如今是那時的媳婦兒了？好不大了！他每日只跟着他娘們夥兒裏下棋、搊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竈上做活哩！』正説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説：『來旺兒來了。』只見月娘自前邊走來坐下，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子酒吃。等一回，他媳婦宋惠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且往房裏洗洗頭臉，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裏。惠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兒，舀水與他洗臉攤塵[一七]，收進褡連[一八]去，説道：『賊黑囚，幾時没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來家。』替他替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已是⑥日西時分。

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根前參見，悉把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一九]上來家，只少雇夫過税。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二〇]。明日早裝載進城，收卸停當，交割數目。西門慶賞了他五兩房中盤纏，又交他家中買办東西。

這來旺兒私己帶了些人事[二一]，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粧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二]，二十個胭脂[二三]。背地告訴來旺兒説：『自從你去了四個月光景，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從段子起⑦，金蓮屋裏怎的做窩巢[二四]，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裏打撅[二五]，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包帶在身邊，

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怪道箱子裏放着衣服首飾，我問着，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到是爺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

到晚夕，到後邊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肺腹之言⑧，因開箱子中，看見一疋藍段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裏的段？誰人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裏[二六]，故意笑着回道：『怪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二七]見我没個襖兒，與了這疋段子，放在箱中，没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來哄我！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裏的？』婦人道：『呸，怪囚根子！那個没個娘老子[二八]？就是石頭狢刺兒[二九]裏迸出來，也有個窩巢兒；棗胡兒[三〇]生的，也有個仁兒；泥人合下來的，他也有靈性兒；靠着石頭養的，也有個根絆兒。爲人就没個親戚六眷[三一]？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叙梳，是誰與我的？白眉赤眼[三二]見鬼到，死囚根子！』被來旺兒一拳來，險不打了一交兒，『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没人倫的豬狗有首尾。玉簫丫頭怎的牽頭、送段子的，與你在前邊花園內兩個幹，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裏明幹，成日合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來我手裏吊子曰兒[三三]！』那婦人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要個下落。是那個嚼舌根的没空生有[三四]，枉口拔舌，調唆你來欺負老娘？老娘不是那没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淨地方。誰說我？就不信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腳略趄兒，把

宋字兒到過來！我也還跐着嘴兒説人哩，賊淫婦王八，你來嚼説〔三五〕我！你這賊囚根子，得不的個風兒就雨兒〔三六〕，萬物也要個實纔好。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語兒，來旺兒不言語了。半日，説道：『不是我打你，一時被那廝局騙了。』婦人又道⑨：『這疋藍段子，越發我和你説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裏，三娘生日，娘看見我身上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説道：「媳婦子怪剌剌的，甚麼樣子，不好。」纔與了我這疋段。誰得閑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篇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咒駡了樣兒與他聽，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旺兒道：『你既没此事，罷，平白和人合甚氣？快些打鋪〔三七〕我睡。』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説道：『怪倒路死〔三八〕的囚根子，啉了那黄湯〔三九〕，挺你那覺〔四〇〕受福。平白惹老娘駡你那毬臉彈子〔四一〕。』于是把來旺掠番在炕上，面裏鼾睡如雷的了。看官聽説：但凡世上養漢子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咬斷鐵的漢子，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説〔四二〕的話，十個九個都着了他道兒。正是：東淨裏磚兒——又臭又硬〔四三〕。有詩爲證：

宋氏偷情專主房，來旺乘醉詈婆娘。
雪娥暗泄蜂媒事，致使干戈肘腋〔四四〕傍。

這宋惠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到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由，只顧海駡〔四五〕。雪娥不敢認犯。一日，禍便是這般起⑩：月娘使小玉叫取雪娥，一地

裏尋不着。走到來旺兒房門首，只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裏出來⑪。只猜和他媳婦說話，不想走到廚下，蕙蓮在裏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户說話，只爲⑫揚州鹽商〔四六〕王四峰，被安撫使〔四七〕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⑬釋放。剛打發大户去了，西門慶家中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裏跑出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

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廝，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要了我老婆。使玉簫丫頭拿一疋藍段子，到房裏啜他⑭，把他吊在花園裏姦耍；後來怎的停眠整宿，潘金蓮怎做窩主〔四八〕。由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裏，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我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頭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因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根前再說話。破着一命剮，便把皇帝打〔四九〕！』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裏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這來興兒本姓因，在甘州〔五〇〕生養的，西門慶父親西門達往甘州販絨去，帶了來家使喚，就改名叫做甘來興兒。至是十二三年光景，娶妻生子，西門慶常叫他在家中買办〔五一〕食用，撰錢。近日因與來旺媳婦宋氏勾搭，把買办奪了，卻教來旺兒管領。這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兩個有殺人之仇。聽見

發此言語，有個不懷仇忌恨的？于是走來潘金蓮房裏，告訴與金蓮。

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來興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興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裏，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道：『別無甚事，叵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裏吃的稀醉了，在前邊大吆小喝，指豬罵狗，罵了一日。又邏着小的廝打，小的走開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說⑮：『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裏，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要了他的老婆⑯。使玉簫怎的送了一疋段子到他房裏，又是證見。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裏，和爹兩個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如今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五二〕，不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乞那廝暗算。』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先吃一驚。這金蓮不聽見便罷，聽了此言，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算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說：『五娘說那裏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

只是這等說。」

說畢，來興兒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個他爹和這媳婦可有⑰？』金蓮道：『你問那没廉耻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九焞十八火〔五三〕的主子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房裏，和大婆作弊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廚子蔣聰⑱。見過一個漢子也怎的⑲？不可舞手，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瞞神兒唬鬼，使玉簫送段子兒與他做襖兒穿。我看他膽子，敢穿出來，算他好老婆！也是一冬裏，我要告訴你没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户家吃酒不在，咱每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每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兩個觀風。我還不知，故教我徑往花園裏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裏面。教我罵了兩句：「賊狗肉，我從新又怕起你爹來了？」我到疑影〔五四〕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五五〕，不想走到裏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裏幹營生。他老婆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乞我罵了兩句「没廉耻」。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裏，打旋麽〔五六〕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裏，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裏過一夜兒，乞我和春梅折了幾句，再幾時容他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没的把我扯在裏頭，說我招惹他。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裏頭弄碜兒〔五七〕？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嗔道賊臭肉

在那裏坐着⑳，見了俺每意意似似〔五八〕的，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裏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猖揚，甚麼樣子？傳出去了醜聽。』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五九〕。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裏偷你的小娘子〔六〇〕。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樁事咱對他爹說好，不對他爹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倘忽那廝真個安心，咱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提備？六姐，你還該說說。正是爲驢扭棍傷了紫荊樹〔六一〕。』金蓮道：『我若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就合下我來。『正是：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六二〕。有詩爲證：

來旺無端醉詈主，甘興懷恨架風波。
金蓮聽畢眞情話，咬碎銀牙怒氣多。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鬢不整，睡搵香腮，哭的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見有來興兒某日親自聽見他罵你，說此言語。思想起來，你背地圖要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番正，那廝殺你便該當〔六三〕。與我何干㉑？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之計，夜頭〔六四〕早晚，人無後眼〔六五〕，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廝有首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那上房裏小玉便知了。』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

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揭條。早是奴没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長下女，教賊奴才揭條[22]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我尋人情[23]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没羞，我都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這西門慶[24]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興兒，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由。這小廝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走到後邊，摘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頭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他來旺兒屋裏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裏，委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竈，不許他見人。此事表過不題。

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惠蓮，背地親自問他。這老婆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没的說。他可是没有這個話，我就替他賭了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個頭八個膽背地裏罵爹？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六六〕，他靠那裏過日子？爹，你不要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老婆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來。他每日吃醉了，在外風裏言風裏語駡我。』惠蓮道：『來興兒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說俺每奪了他的，不得撰些錢使。挾下這仇恨兒，平空做作出來，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裏，在家裏和他合氣。與他幾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脱脱〔六七〕，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休要放他在家裏，曠了他身子。自古道：飽暖生閑事，饑寒發盜心。他怎麼不胡生事兒！這裏無人，他出去了，早晚

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叫他早上東京，與蔡太師押送生辰担〔六八〕，他又纔從杭州回來家，不好又使他的，叫來保去罷。既你這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時，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細絹絲綫，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好。休放他在家裏，使的他馬不停蹄纔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摟他過來親嘴。老婆先遞舌頭在他口裏，兩個咂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鬏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殼子兒〔六九〕。」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拔絲〔七〇〕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老婆道：「不打緊，我自有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

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赶後日三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京押送蔡太師生辰担去。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兒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兒打聽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

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裏，不見西門慶，只見陳經濟那裏封蟒衣尺頭。先是叫銀匠在家，打造了一付四陽捧壽銀人，都是高一尺有餘，甚是奇巧。又是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杯〔七一〕，兩套杭州織造大紅五彩羅段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七二〕和大紅紗蟒衣，一地裏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

不一時，西門慶與他同往，上樓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疋玄色焦布，俱是金織邊五彩蟒衣，比杭州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强十倍，把西門慶喜歡要不的。正在捲棚內教陳經濟封尺頭，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裏？你封的是甚麼？』經濟道：『爹剛纔在這裏來，往六娘那邊樓上去。我封的是往東京蔡太師生辰担的尺頭。』金蓮問：『打發誰去？』經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敢打發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叫到屋裏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還有鹽客王四峰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説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把老婆丢與你，坑了你這頭子，拐的往那頭裏停停脱脱〔七三〕去了，看哥哥兩眼兒哩！你的白丢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賠他。我説在你心裏，隨你，隨你，老婆無故〔七四〕只是爲你。這奴才發言不是一日了。不爭㉕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裏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裏，早晚没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説不的他。你若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説的西門慶如醉方醒。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早來邀請 四字下原有「常時節」三字，參考崇禎本刪。

②也是 「是」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③在傍推送 「在」原作「右」，酌改。

④早時又沒跕下我來 八字原在「卻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句下，係刻誤竄行，今移正。「跕」原作「站」，酌改。

⑤下了頭口 「下」原作「打」，參考崇禎本改。

⑥已是 「是」原作「時」，參考崇禎本改。

⑦段子 「段」原作「後」，酌改。

⑧肺腑 「肺」原作「頓」，酌改。崇禎本作「胸」。

⑨婦人又道 四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⑩這般 「般」原作「段」，酌改。

⑪出來 「出」原作「去」，參考崇禎本改。

⑫只爲 原作「央及」，參考崇禎本改。

⑬討人情 「討」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⑭到房裏 「到」原作「別」，據下文「到他房裏」語改。

⑮來興說 「說」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⑯他的老婆 「的」原作「爹」，參考崇禎本改。

⑰他爹和這媳婦　原作「他和爹這媳婦」，參考崇禎本改。
⑱蔣聰　「蔣」原作「滿」，據上文改。
⑲也怎的　「也」原作「他」，酌改。
⑳在那裏　「裏」原作「在」，參考崇禎本改。
㉑與我何干　「我」原作「他」，參考崇禎本改。
㉒揭條　「揭」原作「揚」。參考崇禎本及本書多處同語改。
㉓虧我尋人情　「我」原作「你」，參考崇禎本改。
㉔西門慶　「西」字原無，參考崇禎本補。
㉕不爭　「爭」原作「曾」，參考崇禎本改。疑「曾」是「爭」的方音寫法。

【註釋】

〔一〕家麋——指妻妾。

〔二〕燒燈——指元宵節放燈。特指燈節末日（正月十七日或十八日）焚燒花燈。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國朝上元節燒燈盛于前代，爲彩山峻極而對峙于端門。」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引劉邦彥《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七夜詩云：「試看燒燈如白日，鰲山無影海漫漫。」

〔三〕清明——節氣名。在公曆四月四日、五日或六日。《淮南子·天文訓》：「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是日有踏青、掃墓之習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七：「尋常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大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麵造棗䭉飛燕，柳條穿之，插于門楣，謂之子推燕。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頭。寒食第三節，即清明日矣。凡

新墳皆此日拜掃……諸門紙馬鋪，皆于當街用紙袞疊成樓閣之狀，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

〔四〕鞦韆——游戲用具。高梁上繫二繩，下端綴以長方木板。人立板上，用力擺蕩，起于空中。蕩鞦韆是婦女清明節活動之一。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登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爲宴樂。』永樂大典本《析津志》：『清明寒食，宮廷于是節最富麗，起立彩索鞦韆架，自有戲蹴鞦韆之服，金綉衣襦，香囊結帶，雙雙對蹴。』

〔五〕畫板——彩繪的鞦韆踏板。《警世通言》卷十六：『紅粉佳人爭畫板，彩絲搖曳學飛仙。』

〔六〕只當——到底；終于。本書第二十回：『今日也推在院裏歇，明日也推在院裏歇，誰想他只當把個人兒歇了家裏來。』第二十四回：『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叫你小廝送去了。』

〔七〕臺官——御史臺長官的統稱。《宋史·職官志四》：『御史臺，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崇寧二年，都省申明：臺官職在繩愆糾謬，自宰臣至百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當劾，皆得糾正。』

〔八〕身上喜——指處女膜。女子新婚初夜處女膜破裂見紅稱喜紅，故曰。《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二回：『拿了一只雄鷄，把大針在那鷄冠上狠撥……擠出血來，滴在白絹上面，假粧是程大姐的破身喜紅。』

〔九〕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歇後語。鐘須撞擊纔能發聲。老和尚不去撞鐘，自然一聲響也發不出。『得不的』還有『巴不得』義，意即『巴不得有這一聲』，指陳經濟巴不得吳月娘有這一聲吩咐。

〔一〇〕癆病——中醫指結核病，多指肺結核。此處指累得氣喘。《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感冒風寒起的，如今竟成了癆病了。』

〔一一〕底衣——指襯褲。也稱中衣或小衣。本書第四十一回：『扯去秋菊底衣，婦人打着他。』參見第八回注『小衣』條。

〔一二〕吃不得緊酒——俏皮話。緊酒：急酒。吃酒過急則易醉，指人頭暈眼花。

〔一三〕半中腰——事情進程的中間，半截。蔣光慈《鴨綠江上》：『倘若我倆在傍時，常常半中腰把話停止了，向我倆簌簌地流淚。』也指位置的中間，見第六十八回。

〔一四〕納紗——蘇綉針法之一，即戳紗，又稱穿紗或納綉。以素紗爲綉底，用彩絲綉滿紋樣，四周留有紗地。用色依花樣順序進行，內深外淺或外深內淺均可。刺綉按紗地格數眼進行，用長短不一的垂直綫條，有規則地參差排列成各種圖案花紋。花紋變化較多，有芭斗紋、桂花紋等。

〔一五〕黑腪——又黑又胖。腪，音『運』，胖。《集韵·隱韵》：『腪，腪腯，肥也。』

〔一六〕戎戲——應作『山戎之戲』。《太平御覽》卷三十引《古今藝術圖》云：『寒食鞦韆本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也。』山戎：北方民族名，又稱北戎，匈奴的一支。

〔一七〕攤塵——撣塵，掃去灰塵。攤：『撣』的方音借字。本書第五十回：『那一隻袖子裏掏出個汗巾兒來把塵灰攤散。』

〔一八〕褡連——也作搭連、答褳、褡褳等。一種布製的長條形口袋，中間開口，兩頭各有一袋。袋口間留些距離，可以搭在肩上，或在腰帶上。袋口朝外。元無名氏《馮玉蘭》第一折：『兀那前頭的車上掉了我的搭褳，我拾起來者。』

〔一九〕官船——官府徵派的船。唐王建《荊門行》：『欲明不待燈火起，喚得官船過蠻水。』《水滸傳》第四十一回：『蔡九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

〔二〇〕趕腳銀兩——雇車運貨所付的酬金。趕腳：用牲口、車輛載人或爲人運貨并收取酬金。《醒世姻緣傳》第二十五回：『賤賤的飯食草料，只剛賣本錢，哄那趕腳的住下。』

〔二一〕人事——此指禮物。清錢大昕《恒言錄》卷一：『人事，禮物也。許觀《東齋記事》云：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

事。自唐已有之。」元張國賓《合汗衫》第四折：「有甚麼人事送些與老爺，就放了你去。」

〔二二〕杭州粉——杭州產的化妝用白粉。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八：「《墨子》云：禹造粉。張華《博物志》云：紂燒鉛錫作粉。則粉之來亦遠矣。今金陵、杭州、韶州、辰州皆造之……彼人言造法：每鉛百斤，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木甑內。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鹽泥固濟，紙封甑縫。風爐安火四兩，養一七，便掃入水缸內，依舊封養。次次如此，鉛盡爲度……每粉一斤，入豆粉二兩，蛤粉四兩，水內攪勻，澄去清水，用細灰按成溝，紙隔數層，置粉于上；將乾，截成瓦定形，待乾收起。」

〔二三〕胭脂——或作燕脂、胭脂等。一種紅色的化妝品，涂于唇頰。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三：「燕脂，古造法以紫金染綿者爲上，紅花汁及山榴花汁者次之。近濟寧路但取染殘紅花滓爲之，值甚賤。」

〔二四〕窩巢——鳥獸栖居之所。比喻落腳處，或居處。《老殘游記》第七回：「大盜有幾處窩巢，鏢局也是知道的。」

〔二五〕打橛——打橛；打椿。橛：短木椿。此爲男女交合的隱語。

〔二六〕就裏——內情；底細。元無名氏《漁樵記》第四折：「若不是哥哥說開就裏，你兄弟怎麼知道。」《紅樓夢》第九十九回：「賈政不知就裏，便說：『要來亦是你們，要去亦是你們。』」

〔二七〕後邊——代指女主人。此指吳月娘。女眷居內院，僕人居前院，故曰後邊。

〔二八〕娘老子——母親。楊沫《青春之歌》第一部第二章：「娘老子十六歲就跟你爹結了婚。」

〔二九〕犄刺兒——旮旯兒；角落。《西游記》第四十六回：「須臾，剃下髮來，窩作一團，塞在那櫃腳紇絡裏。」《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七回：「姑娘無法，只得咕嘟着嘴背過臉去，解扣鬆裙，在炕旮旯裏換上。」

〔三〇〕棗胡兒——棗核；棗的種仁。核：方言音「胡」。

〔三一〕親戚六眷——泛指親屬。六眷：六親，指父母、兄弟、姑舅等親屬，歷來說法不一。《儒林外史》第五回：「過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嚴家來，寫了幾十副帖子，遍請諸親六眷。」

〔三二〕白眉赤眼——平白地；没來由地。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七：「語無稽曰白眉赤眼。」《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白眉赤眼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

〔三三〕吊子曰兒——轉文；賣弄文辭。後文又作「調子曰兒」。《論語》記錄孔子的言論，多用「子曰」二字，轉指掉文。

〔三四〕没空生有——憑空揑造；無中生有。元無名氏《漁樵記》第三折：「說了這一日，都是你這老蒜麻嘴没空生有，說謊吊皮，片口張舌調出來的。」

〔三五〕嚼說——議論；說別人的壞話。《醒世姻緣傳》第三十二回：「你吃你那飯罷，你嚼說我待怎麼？」《紅樓夢》第二十四回：「怎麼好好兒的，你們娘兒兩個在背地裏嚼說起我來？」

〔三六〕得不的個風兒就雨兒——猶「聽風就是雨」。聽見刮風就以爲是下雨了。比喻聽到一點消息就信以爲真，進而妄加推斷，做出反應。《紅樓夢》第五十七回：「也没見我們這位呆爺，聽了風就是雨。」

〔三七〕打鋪——搭置床鋪。也指鋪設被褥。《水滸傳》第五十六回：「兩個婭鬟在房門外打鋪。」《清平山堂話本·陰騭積善》：「當直王吉下了宿，在床前打鋪自睡。」

〔三八〕倒路死——猝死在街頭。咒人不得好死。舊稱倒斃街頭者爲「路倒」或「倒卧」，意與此同。清周亮工《書影》卷二：「余見都城之貧民饑寒而死者，名曰倒卧。」

〔三九〕黃湯——指酒。含厭惡意。元無名氏《硃砂担》第一折：「我則是多吃了那幾碗黃湯，以此趕不上他。」《水滸傳》第十四回：「你卻不徑來見我，且在路上貪噇這口黃湯。」

〔四〇〕挺覺——睡覺。挺：放直身體。《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吃罷，扒上床挺覺去了。」

〔四一〕臉彈子——臉蛋；面頰。亦泛指臉。《醒世姻緣傳》第六十六回：「狄希陳唬的個臉彈子瑩白的通没了人色。」《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回：「不由的把個紫膛色的臉蛋兒羞的小茄包兒似的。」

〔四二〕左話兒右説——説反話；繞着彎兒説話。本書第七十五回：「你拿左話兒來右説着哩。」

〔四三〕東淨裏磚兒，又臭又硬——歇後語。後文又作「毛司裏磚兒，又臭又硬。」東淨：廁所。廁所裏的磚，自然又臭又硬。比喻人名聲臭態度又强硬。《醒世姻緣傳》第十九回：「誰想這樣邪皮物件，就如那茅廁裏的石頭一般，又臭又硬。」

〔四四〕肘腋——胳膊肘與胳肢窩。比喻切近之處。《三國志·蜀志·法正傳》：「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于肘腋之下。」唐杜甫《草堂》：「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

〔四五〕海罵——漫罵；無具體目標地亂罵。《醒世姻緣傳》第八十七回：「張樸茂的老婆抱着京哥怪哭，寄姐坐在船板上海罵。」

〔四六〕鹽商——販鹽的商賈。古時鹽由國家專營。商人從官府購買鹽引，運銷官鹽，稱鹽商。《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虞秀才重修元武閣，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四七〕安撫史——官職名。唐代爲朝廷派出巡視撫恤災害戰亂地區的官職，故稱安撫史。宋代爲掌一路兵民之官，或稱經略安撫使。《宋史·職官志七》：「經略安撫司，經略安撫使一人，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舊制，安撫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或曾歷侍從乃得之，品卑者止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明代爲武職土官。

〔四八〕窩主——窩藏罪犯或贓物的人。清刻《六部成語·刑部》：「窩主，窩藏盜賊之主人也。」《元典章·户部六》：「窩主王月興不合于至大四年九月初三日窩藏蔡軟驢于本家地窨子内。」

〔四九〕破着一命剮，便把皇帝打——豁出一條命去，連皇帝也敢打。謂只要豁出去，什麼都敢做。剮：一種刑罰，割肉離骨。《紅樓夢》第六十八回：「俗語説：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來！」

〔五〇〕甘州——地名。今甘肅張掖一帶。西魏廢帝三年（公元五五四年）改西涼州爲甘州，因地有甘峻山而得名。宋爲西夏地，明設甘州衛。

〔五一〕買办——采買；選擇購買。也指采買的差事或負責采買的僕役。《紅樓夢》第四十六回：「他哥哥金文翔，現在是老太太那邊的買辦。」

〔五二〕穿青衣抱黑柱——謂奴僕既穿上青衣，做了下人，就應忠于主人，忠于職守。青衣：黑衣，僕役的服色。「柱」與「主」諧音，指主子。民國二十三年《奉天通志》卷一百：「穿青衣，抱烏柱，謂食其食者須忠其事，如桀之狗吠堯，跖之客刺由是也。」

〔五三〕九焞十八火——反復用火加熱。焞：同「炖」。比喻多次重復做某事。此指宋惠蓮與多人發生性關係。

〔五四〕疑影——猜疑；懷疑。《水滸傳》第三十五回：「宋江聽了，心中疑影。」《歧路燈》第八回：「那隆吉兒，我也只是疑影是學裏坐的病起來了。」

〔五五〕查子帳——指不清白的男女關係。宋王讜《唐語林》補遺卷一：「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從放不拘禮度者爲查。」

〔五六〕打旋磨——轉着圈兒。形容求情討好的樣子。《紅樓夢》第九回：「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

〔五七〕弄碜兒——做醜事。碜，同「磣」，醜。民國二十三年《大名縣志·方言》：「醜曰磣。」

〔五八〕意意似似——意意思思；似有意似無意欲做不做的樣子。《醒世姻緣傳》第九十八回：「周相公再三的勸着姑夫，不肯做呈子，姑夫也疑疑思思的，只是那書辦催的緊。」《紅樓夢》第六十五回：「他只意意思思的，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什麼法兒？」

〔五九〕左右的皮靴兒，没番正——歇後語。皮靴没反脚正脚，左右脚可以換着穿。比喻雙方互換。

〔六〇〕小娘子——指妾。《醒世恒言》卷三十三：「貴與同渾家王氏年少齊眉，後因没有子嗣，娶下一個小娘子，姓

陳。」

〔六一〕爲驢扭棍傷了紫荆樹——爲做一根驢扭棍而砍損了紫荆樹。比喻爲卑微不值錢的事物傷害了珍貴有價值的人或物。驢扭棍：即驢紂棍，繫在驢尾下的横棍，兩端用繩連着鞍子，防止鞍子向前滑。紫荆：落葉灌木或小喬木，花紫紅色。傳説南北朝時田真家有一叢紫荆樹，兄弟三人商議分家，樹便枯了；和好，樹又活了。見梁吳均《續齊諧記》。

〔六二〕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引自宋邵雍《詔三下答鄉人不起之意》詩，原詩爲：『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鹽司無用苦開陳。』

〔六三〕該當——應該；應當。《負曝閑談》第二回：『命裏該應得錢，一個也不會短。』

〔六四〕夜頭——夜裏。敦煌曲子詞〔南歌子〕：『白日長相見，夜頭各自眠。』《海上花列傳》第十四回：『耐夜頭一點鐘再來，倪等來裏。』

〔六五〕人無後眼——人腦後没長眼睛。謂難以預料將來或暗中發生的事。揚州評話《武松》第六回：『我們有前眼没有後眼，恐怕你老悄悄崩家伙逃掉了。』梁斌《紅旗譜》：『誰又長着前後眼？』

〔六六〕又吃紂王水土，又説紂王無道——又在紂王的土地上生活，又抱怨紂王不仁道。比喻得了某人好處，還説某人壞話。紂王：商代最後一位君主，暴虐無道。

〔六七〕信信脱脱——乾脆没有牽掛。又作『信信拖拖』。本書第三十七回：『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

〔六八〕生辰担——祝賀生辰的禮担。明瞿祐《歸田詩話》卷中：『蔡京當國，倡爲豐亨豫大之説，以肆蠱惑。其生日，天下郡國皆有饋獻，號爲太師生辰綱。』

〔六九〕頭髮殼子兒——用毛髮做成的低檔鬏髻。也叫假殼。清董含《三岡識略》：『余爲諸生時，見婦人梳髮高三寸

許，號爲新樣。年來漸高至六七寸……皆用假髮襯墊，其垂至不可擧首。」

〔七〇〕拔絲——一種金屬加工工藝。將金屬加熱，拉成細絲。

〔七一〕玉桃杯——玉製的桃形杯。傳說仙苑有桃，食之長壽。（參見第十五回注「壽桃」條）故壽禮用桃形杯。《天水冰山錄》載抄沒嚴嵩的家產有「玉壽字桃杯」、「玉桃杯」等名目。

〔七二〕蕉布——應作「蕉布」，芭蕉類纖維織成的布。《後漢書·王符傳》：「葛子升越，桶中女布。」注引沈懷遠《南越志》：「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五：「蕉類不一，其可爲布者曰蕉麻，山生或田種。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純灰水，漂滌令乾，乃績爲布。本蕉也，而曰蕉麻，以其爲用如麻，故葛亦曰葛麻也。廣東人頗重蕉布，出高要、寶查、廣利等村者尤美。」

〔七三〕停停脫脫——即停停妥妥。形容穩妥沒有疏漏。本書第七十二回：「人家悄悄幹的事兒停停脫脫，你還不知道哩。」

〔七四〕無故——同「無過」。無非；只不過。元劉唐卿《降桑椹》第一折：「他無故只是劉普能，他就是普賢菩薩，我也不讓他。」